

THIS IS MY LIFE
我 的 一 生

By Liu Peilin / 劉培麟 著



THIS IS MY LIFE
我 的 一 生

BY Liu Peilin/ 刘培麟 著

序

我，刘培麟，目前来说，还是男性。我1956年2月生人，今年63岁。

我的生活经历是在青岛，那广袤无垠的大海，拥抱了我。

自幼是抱养来的，生身父母不知为何人。如今，有人劝我寻找亲生父母，我婉言拒绝了。因为，相隔这么多年了，不知从何找；况且当时没印象，毕竟年龄太小。再是，他们没尽做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没必要为此大费周折……

欣闻：

我的日记，即将出版成书，心情跌宕起伏，不能平静。

多少年来，自己一直坚持写日记。从1964年，我锻炼着、尝试着写日记，但那时还很幼稚，写的全是孩子之间发生的事。但从那起，一直写了下去，小学到中学，再到高小毕业，直至下乡、就业也没放下过。不幸的是，由于“文革”的抄家，和我颠簸流离的生活，日记丢失了很多。

写作，是我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无论是经济困难时期，还是一个人被放逐时期，直到下岗、失业、无家可归甚至拾荒度日，这一切，都没放下我手中的笔和本子。几经耕耘，积累到今天的内容。我时常想，只要精神不倒，一切困难都会遁形而去；只要精神不倒，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的书，集结了我的坚持和很多志愿者在背后的努力，没有这些，一切都是空的。

我这个人，一是爱学习爱看书；二是喜欢穿女装做女人——这是我一生的坚持。

借这个机会，我谢谢大家！谢谢夜以继日做录入、校对的朋友，同时我感谢唐冠华、黄金、荣荣和喜公益团队。

刘培麟
二零一九年九月



刘培麟的穿戴女妆早期的影像



2016年刘培麟被迫换成男装，之后又换回女妆



刘培麟因住宅因意外火灾第一次受到媒体关注



2017年刘培麟在青岛临时居住的地下室



2018年，本书编者召集朋友和志愿者将刘培麟的400多万字手写日记进行电子扫描存档，以备本书印刷录入



2019年，刘培麟捐资在正荣公益基金会成立喜公益专项资金



2018年春节，本书编者与刘培麟在青岛散步

特别感谢（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陈哲、黄金、韩瑾禧、韩宇、欧国耀、钱荣荣、仇少璐、戚文、宋蓬勃、唐冠华、王东伟、王俊、
邬睿颖、徐凤宝、徐莲芳、小米、徐尚、邢振、邬方荣、杨树

感谢以下机构：

家园计划 AnotherLand、正荣公益基金会、喜公益项目组、荒唐制造、精神需求管理委员会、
前额叶

感谢录入志愿者：

刘新蓓、唐靖茹、连国智、张文静、詹程、赵博宇、于扬、卢水、卢晶晶、韩晓斐、查人、韦韦、
杨欣、旺旺、霖霖、李硕（Esther）、胡梓、陈远凤 ChenY.F、阴镜羽（低卡甜心）、曲奇饼干 -zzj、
阿红、毕宿五、张萌、王心鸣、夏洛、周思琦、兰戈、朱睿、邓诗咏（花花花）、王依然 - 我
小三轮呢、海南的雪、凉白白、钟婉、烟雨、蚊、糖炒栗子、叫我彩子酱（篮球）、涵涵全宇
宙后援会会长、扫雷大王、董大大董大、悠哉日常大王、早起早睡、元气少女凡大猫、蘑菇醒醒、
麻吉麻吉、1990、Echo、flandie、Laks（糖果）、Camellia、Cain、Christina、chinchin、
Lx、Loco、L-lu、Leslie、Hermione、Karway、ed、KEI.、fifa、Hermione、Ark、lion、
Keries、SUE

向所有参与本书众筹的伙伴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编者按

刘培麟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她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如果她作为一个流离失所的拾荒者能够将自己在捡来的成箱的残破本子里所写下断断续续的字迹变成一本書籍，捧在你的手里被你阅读。那我相信，没有什么梦想是不能实现的了。

我从刘培麟四百多万字里日记里，反复阅读，甄选出情绪和语义尽量不重复的段落。在日复一日面对这些洋洋洒洒的生活感悟的同时，我也在经历我的生活。经历从未有过的遭人怀疑恶语相加的众筹风波；为刘培麟手术、搬迁、为新房清扫布线，奔走挥汗的日夜；维护我们的权益，与邻居、房东、路人的冷眼和嘲笑针锋相对、软硬兼施的时刻。

刘培麟曾在日记中多次怀疑，这些文字谁会看，会有人看么？有生之年会有这一天么？

600多天过去，我和我的伙伴们：黄金、邢振、戚文、钱荣荣、正荣公益基金会、数以千计的志愿者们，我们走下来了。眼前的事实，一字一句地回答了刘培麟向命运的叩问。

我坚信，总有如同我们这一群人，始终不懈地，让梦发芽，钻入坚硬的现实，当有一天，我们遭遇苦难，也定会有另一群“我们”站出来，让阴影消退。

这种不畏世俗，基于人道的团结和信任在如今尤为罕见珍贵。在我的世界观中，一个个体命运的改变意味着人类全体的可能性。这日记中每个字，含着刘培麟对生命的希望。也就是，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希望。

老刘，说起孤独，那是你的老朋友了。而我知道，你并不是他唯一的朋友。因为孤独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或许，也是我们终将走向一起的原因。

唐冠华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目錄

自序	002
一九九三年～二〇〇零年	006
二〇〇零年～二〇〇五年	064
二〇〇五年～二〇一零年	139
二〇一零年～二〇一七年	158

早期自序：

夜深人静，只有窗外的树叶在寒风中发出“瑟瑟”的声音，我独自一个人，蜷缩在这黑黝黝的屋里，没有灯光照明。因为一次口角，邻人盛怒之下，剥夺了我照明的权利，我找了许多人，说这不是我的错，可是听者却轻视如风般的一笑了之，不予解决这照明的实质问题。我的那位邻人却如胜利者似的在我面前飘来荡去，他毫不隐讳地说：“电是我掐的，你却如何？”话语如此恼人，态度轻佻，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是的，面对这样的人，蛮不讲理的人，我是奈何不了的，法律也奈何不得，我想他是否能得到道义和良心的谴责，也许他是“胜利者”，或以“胜利者”自居。

我接受了青岛路的教训，不想硬碰硬，采取了“忍让”之策略，但还是被事实证明我又一次的错了。错在哪里？错在我不该不去据理力争，争取我的权利。如此以“武训”为样，“踢一脚，赚一文”的办法，却又没人理会。

我男扮女妆近十几年，深知这是病，但却无力自拔。我听过许多健康讲座，知道手淫的严重后果，而现在，我的下身，生殖器严重萎缩，精液早泄，整日弄得下半身潮乎乎的，走路也不甚方便。很想去“体检”或是借此机会“做了去”，以示我之做女人的决心，所以，我想，我的机会不会太多，便在幽暗的灯光下，写下“我的自白”一文。

一·我的身世

我出生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二月份，据说那年是“猴年”。所以，我属猴。

但我却没有猴般的灵巧性，我天生地笨拙，而且是“愚笨”。由于营养不良，我自幼得了一种病，畸形的胸脯，据母亲说，这是天生的。于是母亲带我去了医院，却又险些死在医院里，当我躺在冰冷的棺材里时，确实，院方的说法是：“你的孩子因患有先天性疾病，窒息而亡”，母亲却不听医生的劝阻，强行将我从太平间里抱回时，却奇迹般地发现我还残留着一口微弱的气息！

于是，母亲恼啦，找到了院长和主治医师，用现在的词就叫“讨一个说法”，责问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病儿？！院方因此而一再道歉并实施了抢救，

而且免除了一切手术费用，至此，我又得到了“新生！”

我的命的确很“幸运”，但确又是母亲的功劳，若非如此，我早已不在人世！我是抱养的。

我现在的母亲是养母，而我的生母却早已“投井自尽”。

据说，生我那年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母亲生下兄弟六个，老大为“玉麟”，老二为“吾麟”，老三为“兴麟”，老四为“瑞麟”，老五为“青麟”，我是老六为“培麟”。在弟兄们排行中我最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的，到一九五六年正是成立八周年的时间，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百废待举。

那时，我们整个国家，异常的贫穷和落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号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当时，我们家的处境也挺难，孩子多，口粮少，母亲的奶水不足，养育我们却又如此之艰涩！

生父爱喝两口，他的酒量之大，及在为了孩子的问题上，与母亲发生了不愉快，继而扬手打了她，为此，母亲撇下了嗷嗷待哺的孩子，愤而走向了后院的深井，掀开井盖，跳井自尽！待父亲发现，为时已晚，那时，定格为57年”，而那时我正好两岁。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父亲面对我们一群不大的孩子，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直到他后来又续了弦，娶了个当时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婆”。

我的这位“后母”，很有一套“理家”的方式方法，她让我的大哥，那年才十几岁，去了煤矿，下井干了矿工，二哥去当了兵，成了解放军中的一员，三哥也去了煤矿，老四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当大哥他们受不了苦，跑回来时，这位“后母”竟不让进门……

我和最小的哥哥被送到叔叔家抚养，也就是现在的，已经过世的养父母。他们没有儿子，据说只有一个闺女，这老生闺女自嫁人后再也没回娘家。当然，我也没见过她，对她的存在与否，自小就没在头脑中留下印象，倒是长大后，听现在的母亲提起过她，说她如何如何的不孝，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我的姐姐。

二·服装八厂

服装八厂的前身是**被服厂**，是由养父领着十几名军属成立的，好象在56年吧，也许还早，在濮县路上，现在已成了一座大酒楼。

父亲是当时那间厂的负责人，1958年时，不幸病倒，一病就是十二载。

我与养父，感情不深，因为，在我幼年时，在我的记忆中，他就只是一个病人，不会说话，只会“嗷嗷”地叫喊。

养父患的是高血压引起的偏瘫，半边身子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得有人照顾。当不幸降临到这个家庭时，养母毅然的辞去了工作，担负起照顾全家的责任。

那年月是实行票证供应的，是计划经济年代。所以，日子过得很艰难，尽管这样，有点好吃的，养母也尽可能地让我们先吃。

但是，养母的脾气暴躁，谁要是惹她生气啦，她会不问情由，实行棍棒教育的，我们弟兄俩个的屁股每每都吃到这种苦头。

父亲去世后，服装八厂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每次都可以从厂里拿批厂外加工的活儿做，主要的就是钉纽扣，母亲钉缝，我们小弟兄俩个则帮着绞线头，叠衣服……

要说艰苦，那个年代又有几家不是这样呢？

三·划成分

那个年代，政治风云变幻，“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时，街道上经常召集居民开会，他们把居民分成几个小组，由组长带领，在某一个大院，有计划地念一些“红头文件”和学习毛主席的语录，谈阶级斗争新动向，动员大家向反动分子作斗争。

记得有一次，街道上给每人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如实填写，在“成份”一栏中，母亲指着它问组长：“这一栏怎么写？”

“啊，你就写‘**资本家**’吧。”组长看了一眼表格，面无表情地说。

“可我们没有什么资本啊，静斋他一直是……”没等母亲说完，那干部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母亲的话，“要你怎么填你就怎么填。”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拿起笔，写下了“资本家”三个字。

由此以后，资本家的阴影一直笼罩我们家的每一个成员心中。

“可笑，有那么贫穷的资本家么？”但在那个年代，谁又敢站出来说个“不”字呢？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做我母亲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我母亲揭发我父亲的问题。我母亲指着卧床不起的父亲，说：“他，一个病人，能有什么问题呢？”那两个人见从我母亲口中没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相互对视了一下，悻悻地走啦。

四·我的中学时代

我比别人晚毕业一年，是因为数学不好，被留了一级，直到66年，才被分到青岛二中上初中。

1966年，社会上乱了起来，当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看到有不少学生被人拖着走在马路上，被拖的学生身上满是灰渍和血迹。接着听说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随着毛主席的“我的一第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

（该自序未完成，因在青岛面临搬家而中断）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日

因工作上的需要，没有人非要我去，我自告奋勇的去了。这是一个小厂，是个体经营的，它地处八大关一隅，这里风景宜人，是疗养避暑的胜地。别看厂不大，姑娘不少。我之所以要来，是出于两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想自己也已近不惑之年，企图在此挖掘潜力，振奋一下精神；二是旧地重游，重温过去的日子。

在“女儿国”里呆的时间长了，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抑或羡慕、妒嫉兼而有之吧。总之，有她们的存在，我变得好像不孤独了。

走进她们中间，好象置身于“百花园”中。这里的姑娘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确是一群“打工妹”。走进她们中间，你会被她们的欢声笑语所感染，我好像似在梦中。和我搭档的是一个个子和我差不多的姑娘，她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很精神也很稳重，说不上什么原因，接触了几次之后，我好像喜欢上了她，时间长了不见她，心里有股空荡荡的感觉。我们谁也不曾想过去爱谁，但我确实确实的被她迷惑住了。她有一副天生丽质的脸庞，望着她那苗条的身影，我不禁感叹一声：太美啦！简直是一美人。

我没有去捅破这层“帘”，因为我要把她埋藏在心底，也不想过于去破坏这美好的瞬间，让这段感情始终在我心中。人生是花，而爱便是蜜。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过于激动，我好像在语无伦次。但是请你相信我，这是我的真实感受。这段日子里，我闭上眼睛，都可能梦见她，可望而不可及，最终是一场梦而已。

回来以后，我想去约她，又怕人家不肯。再者说，以我现在的家庭条件也不允许。尽管我需要爱，也想有个家，有“家”的渴望是迫切的，我始终要面对现实。

我知道，怜悯和施舍是得不到纯真的爱情的，爱情是两颗心交织在一起，心与心的碰撞，才能产生爱的火花。

我恋爱过多次，也见过不少姑娘，可是都失败了。我也失恋过，我的周围被可怕的“灰色”包围着，我孤独，我惆怅，但是我毫无办法。

——我失去了一切，包括爱情。

——我的一生，或者说，我是不是一个多余存在的人？

我想以此为题材，写一本书，搜肠刮肚地苦思冥想，不知从何下手。提起笔来，顿觉千斤。

权且叫杂志吧，因为它是“四不像”，随你怎么想，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

一个人他需要爱，需要爱情的力量，而最终他没得到，你能体会得到吗？

真正的爱他需要时间来证明一切，我这又算什么？是“舶来品”吗？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好像我在故弄玄虚。

你这是不切实际的“单相思”。确实如此，我不想否认。谁不想潇洒走一回，怎样才能“潇洒”，又有谁来明明白白我的心呢？

梦里几度相会，怕失去却失去。人生青春几度“梦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但我有时也办不到。现实对我来说是不是太残忍了，太苛刻的几乎不近人情。

在和她相处的时间里，我试着去接近她，但又不忍心去伤害她。求爱，是人生的本能，我也是人，有时我这么想，但是反过来再一想，不能因为我，毁了她的幸福。我的心情始终是矛盾的，因为我不可能是柳下惠，可以坐怀不乱。我企盼着有一天会有“奇迹”出现。

我认了一个“姐姐”，虽然年龄不对，但我想这样做，因为我需要，她对我太好了，我有许多话想对她倾述，可又不知从哪说起。同时，我感觉我是孤独的，需要有人帮我，同情我。

一切又都太迟了。我想。

离开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平静的像一潭死水。

把一个少女同夕阳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同鲜花联系在一起？因为人生终非都有“伊甸园”。我常常有意无意地欺骗自己，欺骗自己的感情，没有谁来貌似公正。

因为我是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我称之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在所有的日子里，我受尽了孤苦地煎熬，这对我那年逾七旬的老母，我该怎样去抚慰她老人家的心。每日里我强颜欢笑是因为我一文不名。

难以名状的心态，使我面壁而泣。已近不惑，何以面对？是因为我的存在

本身是一个错误，很快，我想到了却此生，但我不情愿。

再见吧，我的青春，因为她已成为过去，不管未来的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我也要走下去。

我也有一段值得难忘的人和事，也是我的初恋，只可惜，她永远地离我远去了。

那是一个冬季，当时我才 20 岁。有一天，有人来找我，说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叫我晚上到中山公园去见面。那天天很冷，我提前到了，间隔没有几分钟，介绍人陪她来了。

她扎着两条小辫，搭到胸前，辫梢上的红色蝴蝶结，格外撩人。一双大眼睛，红扑扑的小脸蛋分外惹人喜爱。她 1 米 58 的个头，是山东高密人，在青岛警备区司企部里给人当保姆。

那是一次偶发事件，使她改变了初衷。当时，我们谈恋爱已经快二年了，家里来电报。第二天，我给她买好火车票，送她上了火车，谁知，此一去，再也没有音信，我试着给她去了几封信，都石沉大海。

为什么说她使我难忘呢？因为她人很勤快，对老人很体贴，对我也很好。这就是我的初恋，因为她给我的印象很深。

从那时起，我便一蹶不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又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因为我是这样想的，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书，不是每人都能念懂的，生活的道路还很长，需要人去奋斗，去拼搏！

因为想试着去爱，却偏没有得到，是命运给我开了一个不大的玩笑，但它付出的感觉又太沉重。

不敢想有一天会有人叩开我的心扉，因为爱火已经熄灭。没有人知道我的心，爱情的大门已经关闭，不会再有人来了，至少是这样。

现在的我，表面看来，嘻嘻哈哈，好像一副诸事无关的样，其实又有谁来读懂我的心呢？我何尝不想有个家，有疼我爱我的人，又有谁能理解我呢？我活的又太累，没有人来分担，这时的我，孤独无助，在生活海洋中几度呛水，差点淹没自己，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既然选定的生活道路，就要走到底，因为肩上的担子还很重。

改革开放，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份位置，我都自愧弗如，始终没有勇气的面对这一切，因为我还没有找到自身的价值。——我不想就这样下去，可是又该如何去面对呢？

初中的生活，我又学了些什么呢？十年动乱改变了一切，披着“初中毕业”的外衣，却又四六不懂的我，我又该如何应付自如呢？

过去的生活仅能说明过去，它不能证明我的未来。我的语文水平很好，这又有什么用呢？没有我发挥的余地，想上夜大，苦于无助，只能搁置，看着人家发财，我却无能为力。没有人想了解我的过去，仅靠回忆过去来维持，那是没有用的，也是痛苦的。

不要笑话我，真的，这只是我真是思想的写照。

关于八大关的故事，自己是在一种极端的思恋之下，不着边际地写了我的感受。不过，这件事始终没有启口，更谈不上负责什么。

我是个庸人，没有什么本事，却见异思迁，梦想获得爱情，不知道这算什么。我常常一个人想，但得不到结果。往事绚丽一片片凋零，我的心中一直去回响着一首歌词：不曾在你面前流泪，不曾祈求你的同情，不是我不愿面对，只是怕你为我伤悲。也就在这一刻，我的心碎成点点泪水，泛滥在心灵的最底层。

所有的梦想都被碎了，剩下的是什么呢？是苦？是甜？是酸？逝去的青春永不再来。对于昨天，让我感动，而对于今天，我却在默默承受着孤苦的思恋。

韶华易逝，岁月无情，等待着我的还有许多事情，我不会永远的颓废下去，我会把这一段情感收藏起来，酿成酒，在疲惫的时候，酩酊一场，在远离你的岁月中，为你，为不知名的她，默默地祈祷，珍重！

要知道，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背负着一个浓重的十字架。不是你抛弃它，就是你被它压倒。默默地祈祷，把爱珍藏，此生我再也没有别的奢求。友谊，只有以真诚为基础，才会天长地久。我希冀有一天，我不再悲伤，活得再充实一些。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日

写这篇杂志时，我想了许多，也改掉了许多繁冗的词句。自己看完之后，感觉有词不达意之处，对于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可以沉溺于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而我却在酿着一杯爱情的苦酒，试着醉一回，却无法解脱思恋之苦。

梦中的她，已成为过去，没有人为我伤心，没有人为我祈祷，只是在心里呼唤，让我保留这份爱，这份真情！

多想再见到她，多想再吻她一次，一切只是梦幻而已，究余我一人独处，不流泪的男儿，今感叹成文……

不管你们谁看了这篇文章，不要取笑我的浪漫，而是在心底，默默地为我祝愿，我终究是一个失去爱的人，我需要人间的真情，这就是我写这篇杂文的目的，同时也是我真情实感的流露。人不能没有感情，我也一样，活着太累。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三日

没有人会听我的倾诉，他们只会不屑一顾，对于他们，我不怨，因为他们可能不记得有我这么一个人。对爱的向往和追求，可是现实又不容许，只有我去默默的爱。

亚当和夏娃犯了一个错误，他俩不该去偷食人间的禁果。对于我来说，命里该有的终归有，命里没有的莫强求。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五日

和农村里来青打工的张师傅聊起来，话题谈到男婚女嫁方面，他说，现如今农村里姑娘找对象的眼光也挑剔，家里没存款，房子不够宽敞你干脆别想。

他们那儿基本上还是以媒婆拉线为主，姑娘看中了谁家，首先男方要花一笔可观的钱。例如：看一次家里要50元，到女方家头一次要交礼金1千元，另外还有彩礼，女方一年四季的穿戴及给媒婆的费用等等。过门时，还要有“吉利钱”，开口叫一声“爸，妈”都要出钱。所以说，如今农村里的闺女

也不好要。她们很少有人去城市落户。在农村，这方面的事情很讲究，心里头攸地凉了半截，未来我想，实在不利，找一个农村姑娘，看来此路是行不通的。

张师傅说，在农村，眼下是你没有一定的存款和起眼的住宅及，女方根本不买你的帐，到商店看好一样东西，首先，男方得掏钱，待一切都买好之后，你必须还要有节余，否则，亲事告吹。一切靠钱铺路。农村姑娘现在也讲究穿戴，所以说，一般人她们是瞧不起的。

另外，还有倒贴的户，但为数不多，极少，但男方一定也要有必要的家财，否则，也是不行。他说，在这些方面，城市和农村竟无二致。

他们不再是“泥腿子”，并非党的政策，他们也逐渐走上了富裕之路，他们告别了养育他们几代人的土地，走进了工厂，成了一名工人。他们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比我们城市的都高，所以说，在农村找对象是不容易的。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

二楼的文洁是我儿童时代的伙伴，长大了却成冤家对头，两家的大人也不往来。这两年，他们居然成了我们这幢楼的首富，素有“彪子”之称的文洁竟开上了车，租上了天鹅有限公司的中巴士。不敢想象，我们整座楼层的人都对他们家很鄙视，可又无可奈何。忘不了92年夏季的一天傍晚，我发现文洁在大白天倚着墙头在撒尿，我便上前去制止，谁知他却口出狂言，并大打出手。我再三忍耐，谁知竟打上门来，我奋起自卫，在厮打中，他占了上风，我被他打得遍体鳞伤。我报了派出所，派出所派出人去找他并要他交出打人凶手，谁知身为市南公安分局的杨立明竟把他们藏起来，并花言巧语，蒙混过关。派出所人员一看都是他们自己人，也就势化小纠纷，我是被逼无奈也只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追究。为这事，同事孙师傅把我好一个骂，我认了，因为我毫无办法。我能斗过他们吗？况且还在一个楼上住，抬头不见低头见，为这事犯不上憋气。谁敢保证他们日后不报复。从那以后，院里的卫生我便放弃了。

我不会打架，遇上事情也尽量回避，实在避不过去，也能和他们“豁出去”，可是事后便不知所措啦。真是没用，所以说我这种人必定是“生来无用”的。

我不大喜欢体育活动，可我经常看报。在报上看到中巴之战后，深为中国的体育担忧，报端上经常报道施拉普纳总统领导有方，可这一次为什么会惨败于他人之手呢？其原因还是思想负担太重，轻视了对方的存在，使中国队在球场上接连失利，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是值得国人深思的。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

闲暇时分，或是在夕阳脉脉的黄昏，或是在清冷的灯光下，没有人相伴，一人在寂寞的星空中数着天上的繁星，寻找着爱河的位置……

当一个人独处静思时，回忆这个精灵，便也可能从思绪中的深处盈盈飞来，轻轻悄悄叩击我的心扉。在恬静的氛围中，衔来往事的画轴，渐渐铺展开在脑际，于是平静的心似有轻风吹过，荡起阵阵涟漪。每到这时，一股酸楚感也犹然而升。

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漫步街头，看到双双对对的情侣，踽踽而语。我不禁潸然泪下，我希望有一天，我也会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孩。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八日

前几天，远立崂山区的我的哥哥，来看望母亲，两手攥空拳，进门就哭穷，仿佛我倒成了一个“万元户”。母亲有点不高兴，就说：青，你也长大了，人家儿女来家了，都拎着东西来，你可倒好，我拉扯你这么大，什么光也没沾着，倒来向我伸手要钱。他一听，二话没说，拔腿就走。可巧，路上碰到了我，他向我借钱，我说你可借着啦，我比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想，我养着老母亲，你们不养便罢了，反过来，向我要钱，我没向你们要老人的生活费算便宜了，上哪找这样一个弟弟去，反过来讲，我早到法院告你去啦。我料想他听完，一定能发火，可是他竟一声没吭，走啦。在马路上，人来人往，我不愿大声嚷嚷，那样没意思，让他自个回去寻思去。

说实话，到底是亲兄弟，我真有点可怜他，不为别的，为孩子——我的唯一的侄子，我也应该帮他，可我也是无能为力。纵然我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九日

我有五个哥哥，都是亲兄弟，所不同的是各人走的路不尽相同。他们中大都下过乡，接受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都相继成了家了，过上了舒适的日子。剩下我一个，谁也不想染指，好似我是一个“传染病患者”，谁沾上谁倒霉，可怜我孤身一人，侍候着虚弱多病的老母亲，她没有低保收入，完全依靠着我的一点微薄的薪水养活她，经常是“捉襟见肘”。实在是没别的为生，就到处取借，借贷实在无辙，我就想法找活干，填补家用，杯水车薪，也就只能如此而已。

现在的价格涨的很快，完全依靠我一个人的收入显然是不行的，想找活儿干，短时期内又很难找到，无奈，家用开销又很大，电费，水费，房租缺一不可，烧火用的煤根本接不上，要想存点钱，根本无法谈及。

有时，上他们那里去，谈及此事，他们都面有难色，这个家里有事，那个

孩子需要照顾，一个个都比我困难，所以我也聪明起来，尽量少去或不去。说起来，他们中每一个人没有赡养之责任，原因很简单，老人没有抚养他们，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责任。曾到有关部门去反映，都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越弄越僵，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不找麻烦，自己也就认啦。

处在这种前后无助的情景之下，要想成家，谈何容易。想干买卖，自己又干不了，光着急，没辙。老三给我说，依靠谁也不行，只能是自己干。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日

电视连续剧《黑槐树》全部播完了，剧情围绕着究竟该怎样赡养老人而展开的。剧中老大，老二，老三和三个闺女为养活老人而发生的争执，也是现在人们的心态的不同展现。有的人视老人为累赘，不愿赡养，推来攘去，以致酿成悲剧。

人，谁都有老的时候，要让他们在垂暮之年得到一份儿女之爱，是每个做子女的责任。

我们的国家是文明古国，素以“文明”称道于世。在这个国度里，中国人究竟以何种面目表现自己呢？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国人有了用武之地，但是不能忽视我们的传统道德。

尊老爱幼是我们的美德，我们应该大力倡导人们做一个文明市民，对长辈奉献出一颗爱心，使他（她）们老有所养。

在赡养问题上，自己做得不是很好，反正尽自己的能力，完全依赖别人来扶助，未必是良策。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六月十八日）今天，我又看到了她。上午我奉厂长的指示，到太平角取缝纫机压脚，本来这事也怪不好的，我是这样考虑。

她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去的时候，她正在摘菜准备早饭，我们闲聊起来，话题转到收入方面来。她问我：

“你的工资在那边（指厂）是不是最高？”

“可以这样说吧，我们是日工资。”我说。

“你还好吧。”她忽然问起来我这个。我忙说：“托福，还可以。”她的脸突然红起来，忙把脸扭向一边，但还是被我看见啦。我忙把话题捡起来，问她“你呢？”她说：“一样。”我又问：“你的工资多少？”“每月在二百元左右，另外还有补贴。”

这时，外面有人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过了一会儿，那人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忙起身告辞，她送我到门口，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说有空一定再来。我说，好，一定。

仅有几天的别离，似有许多话要说，但见面之后，又不知从何说起。我恨自己到关键时刻，忽然变得笨拙起来。

想爱一个人真不容易，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人的感情就是怪。我想给她写信求爱，又怕家庭条件不允许；再看我们之间不大了解，冒昧行动，又会造成双方的痛苦。

刘厂长的病不知是否已愈，我的事她不知给办了没有。这次去，没见到她。

一九九三年六月廿二日

小杨，我昔日的对象，今天有事偶过她的摊前，她比以前憔悴，她用眼神瞅瞅我，低下头，又去招徕买卖。

去年，冬季的一天，有人把她介绍给我认识，经过面试，彼此感觉良好，我们便和其他人一样，漫步去海边，畅谈一切，我突然觉得那天夜晚的月亮是那样的明。天有些冷，我的心却是热的，我们拥抱，我们亲吻，月亮仿佛是害羞似的躲进云层。海风扑打着海面，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就在这个夜晚，我们两颗心碰在了一起，她接受了我的爱。甜蜜总是伴随着痛苦。由于我的错误，也是求偶心切，忘掉了一切，也忘掉了现实，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眼看快过春节，她提出要我陪她回去过节，也是对她做出一个交待。我一听，有点傻眼，心想，怎么去，两手攥空拳可不行，我略思忖，对她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呢，不急，因为这事——我想说，我还没作准备呢，话到嘴边，拐了弯，说，不巧的很，我母亲最近身体不太好，家里就我一个人，又快过春节了，还有些家务，我看我还是不去了吧。你替我代问她老人家好就行。我这里还有点钱，你

拿去，路上用。她说啥也不要，我说，100元钱，我的心意，她说什么也不用，临走，她答应回来以后办事。

春节过去以后，她仍没有回来，我有些着急，因为临走那天，我没去送她，不知道她的归期。为这事，我懊恼了好长时间。

大约过了两月，她回来了，第二天晚上，我去看她，她提出要去我家看看，我这才慌了神，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推脱不掉，只得硬着头皮，领着她回去。也就在这个节骨眼，出了毛病，我们的关系从此中断，任你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直到恋爱破裂。

这中间，经过了许多波折，我真是小心翼翼，生怕事变，怕着怕着，还真来啦。我千方百计的想弥补因我造成的过失，好话说遍，甚至于给她下跪，发誓，都打不动她的心。

我理解她的心情，可是谁来理解我的心情。我们之间的“合同”撕毁了，我的心也碎了，发誓再也不找对象。可是命运给我开了一个玩笑，直到去八大关遇见她，使我再度“陷进了感情的泥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都很尴尬，虽没有说话，但一切也就不言自明了，还用再费口舌吗，没有可能再恢复“外交等级谈判”，一切情况彼此都心里有数，没有人充当“和平大使”，也没有用。要是有用，我也不用等到今天。我曾经努力过，也试图说服她，可这些都是徒劳的。从那以后，我们就这样分道扬镳了。

那末，分手以后，你想过她吗？想，为什么不想，为这事，我想过多次，苦恼过多次，我恨自己的无能，想再去找她面谈一次，又没有勇气去面对；好容易鼓起勇气去找她，却连吃“闭门羹”，我就这样失败了投降了。让过去的日子过去吧，不必灰心，振奋精神，面对生活。

一九九三年六月廿三日

想外出打工，曾和孙师傅商议过，可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想去送报，现在不行，早上时间可以，下午就不行啦，因为本职工作不能耽误。完全放弃这里的工作，显然不可能。牵扯社保等许多问题，也就只能小打小闹，弄几个油盐钱，而后，再走一步看一步。

面对“浩瀚”的“大海”，却不敢下，怕“呛水”。实在说着，是自己没本事。不怨天，不怨地，只能怨自己。

一九九三年六月廿四日

前一阵，时常有孩子出走事件发生。各家报纸电台都披露了这件事：一个女孩因不堪学业的重压，离家出走；沈阳六位少女集体出走……等等。

这无疑与我们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有关，我认为，学校就是学校，不应该把眼光放在钱上，我们搞的是义务教育，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一下国外的经验。学生为什么出走，学校、家长应该汲取一下教训，固然看一个学生平时学习的怎样，分数是重要的，但是因势利导，对待学生出现的错误，要善待他们，友好的和他们交朋友，然后诱导他们，认识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对待他们，首先要一分为二，不要“一刀切”把学生看死了。学校的目的是育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你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你，互相取长补短，求得学业上的进步，否则，将一事无成。

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我们要教育好孩子，首先要教育好自己。家长们也不要“揠苗助长”，要根据他们的爱好，慢慢的引导他们，让他们掌握命运，是什么材就是什么材，你急也无用，更不可搞“棍棒教育”，凡是想搞“棍棒教育”的，首先你自己是愚昧的，更说明缺少教育的恰恰是你自己。

应该承认，任何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高人一等。望子成龙梦想，是每个父母的希望，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他们毫无怨言地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然而，适得其反，这一厢情愿的期待与付出却变成孩子们极力挣脱的逼迫和苛求，为什么不能和他们沟通呢？他们心态大人们是否理解？他们在想什么？

我们的教训够多的啦，为什么还要不放过孩子，让他有自己的“小天地”；张开理想的双翼，自由自在飞翔，多给他们一点时间，我想是会成功的。他们这一代青年人和我们那一代人不同。同样，我们所处的年代和他们更是大相径庭，他们的想象力与思想境界比我们丰富，所以说，我们在教育他们怎样对待学习上，首先自己要学习，在学习上求得一致，我想两代人

之间的感情是会“沟通”的。不要埋怨什么，要争取更好的成绩。
要这样想：是花朵他总会开放，是金子他总会放光。让我们试着去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也正需要这样的父母，不是吗？

一九九三年六月廿五日

坦荡如一泓蔚蓝的湖泊，洁白似镜，清澈而深邃。

一个坦荡的人，并非没有烦恼，只不过我善于把烦恼当作一张废纸撕掉；
一个坦荡的人，并非没有忧伤，只不过我善于把忧伤的愁绪编织成一张希冀的网；
一个坦荡的人，并非没有痛苦，只不过我善于把痛苦的伤痕化作升华的力量。

不是吗？失恋时多一份坦荡，人生就少一份痛苦，少一份颓唐，就有“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自慰，就有收敛残梦，寻觅新程的蓬勃的青春。

失败时，多一份坦荡，心里就少一份懊恼，少一份沮丧，就有了“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自恕，就有了重整旗鼓，孕育东山再起的希望。

坦荡是心境，是涵养，是气质，是境界。

生活中多一份坦荡，开阔的心胸，就不会有烦恼，人生就会轻松许多。

我不知道我是否坦荡，反正失恋的感觉是苦涩的，想潇洒走一回的感觉使我鼓起生活的风帆。形象点说：坦荡是晶莹的白雪，江河的净水，平原的绿茵，苍穹的星辰……愿人生多一点坦荡，在人生的旅程上，你会承受一切灾难和困苦，不必忧伤，用美好的意念代替一切，命运就会美丽许多。
告别旧日的我，去重塑人生。

一九九三六月二十六日

昨天晚上，到老二家去玩，谈起了有关我的前途，我们有一段对话，不妨摘录一下，在座人员有我侄女刘坤、嫂子。

“最近怎样？”二哥问。

“还不是一样，无聊的很，厂里活不多。”我说。

“嘻，现在的服装行业都不行啦。”二哥说。

我叹了一口气，又说：“那你不想办法给我调动一下，那怕是干勤杂，只要

工薪高，什么都行。”

他叫我去老四那里去碰运气，说不定，他能给我一点活干。嫂子这是插话说，老四那儿恐怕够呛，他正寻法儿往下减人，连老二他小舅子都给炒了，他还能用别人吗。老二本人和他又合不来，只有老大还去那边干。老二叫我去试试看，说别的没办法。我说，我见了直打怵，恐怕不行。

老二又说：“我和你一样，都是工薪阶层，上了班，一杯茶水，一张报纸。我现在管能源，我的权限就是谁的车油不够了，我可以拿给他几吨或者几升油，别的我说了也不算。搞第二职业都不行，上了班哪里也不能去。算算我在公交公司干了三十六年，从13岁就自谋出路直到当兵，谁还给我想办法，还不一样干到现在。

二嫂说：“你二哥困难的时候，谁来拉过一把？我们结婚时，又有谁给我们一分钱，全靠我娘家的陪送，才结的婚，那是你二哥是个穷兑油子，你还小，能混过来就不错啦。”

二哥说：只有成了家，有了儿女，就要承担家庭的一切，对老婆，孩子就要有一份责任和义务。现在。闺女都大了，也快到出嫁的年龄，我还要给她们攒点，好置办嫁妆。

我说：“你们都成了家，都有自己的儿女，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养一个老母亲，你们谁还去关心过我？”

二哥叹了一口气，说道：“弟，总怨天尤人是不行的，关键是自己想辙，譬如，搞点小东西卖，茶蛋？糖球都可以嘛，必要的时候，去卖报纸，也能挣钱的。”说到这儿，二嫂又说，你不是找了一个对象吗，叫她帮你一块儿干。我说快别提了，有她不多，没她不少，从今往后，我也不想再找了。二哥说：你现在要紧的是抵钱，只要钱到手，不怕没人跟，18的黄花闺女跟一个年纪比她大的一样过日子。青年人很爱面子，虚荣心强，去买一辆三轮，蹬那个很挣钱。我说钱呢？谁肯出点钱给我，我想买三轮不是想了一天，关键没本钱。

他叫我去跟老四说，“念手足之情的份上，一锤子的买卖，你借给我四百块钱，我分期付款，相信他还是肯的。”

我说，你不能借点给我？他说我不行，他摇了摇头，我也是指着工资吃饭，

我刚才说了，你侄女都长大了，要穿要吃，我还要按月给她们存点，手头也不富裕。

我一听，此路果然是行不通。最后他劝我，想开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鲁迅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才有路。道理你也懂，就看你怎么用。现在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找别人都无济于事。凡事要灵活一点，不要太死心眼。

我无可奈何的说，得，听君一番话，胜读十年书，哥，有你这句话在，我当小弟也不难为你，不过到时候你们可得帮我。听一听，帮，怎么帮，要我出钱。我说谁叫我们是弟兄，你不管谁管。我有点发赖。小青那没指望，我以后就靠你们啦。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是爱莫能助。只能靠自己，别人给个三元五元不好干什么，杯水车薪，只能增长你的依赖思想。我说的确是，依现在的物价及消费水平，这点钱确实不好干什么。

他说起了老四的小儿子小彬，淘气的要学车时，他说，你千万别学这玩艺儿，你长大开了一辈子车，还不是没出息，给人家当车夫。你看你爸爸多好，经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长大了，给你爸当助手。

我问他，你是否还在那儿干（指老四的酒楼）他说他也就用我给他开开车，车夫而已。我说，不管什么“夫”，给钱就行。我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说能退下来当然好，去开个出租，也能捡点实惠。

我知道，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只得告辞。他送我到楼梯口，我们也就此话别。我说，你不介意的话，以后我还会来。这就是我的哥，话说到这份上啦，我说也没用。

本来我想跟他要点钱，现在看来，一切不必啦。唯一的办法是自己的路自己走，毛主席说的话：穷则思变。只有自己才能够救自己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本来，我对他们寄予幻想，但是终究使我这点唯一的“幻觉”都消失了，有些事虽小，却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这件事要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不会拒绝的，区区2元钱，何必呢！

昨天，有事路经四方，不慎轮胎扎破了，找到小店铺去修，老师傅要修理

费 1.20 元，我身上一分未带，可巧，修理点离三哥家很近，举步就到，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去找他借 2 元钱，以救燃眉之急，不想，好不容易爬上 8 楼，叩开门，三嫂却不待我解释，满脸冰霜，口口声声没有钱，把我推至门外，无奈，我只好又回到修车点，此时我的心情很乱，我强抑住自己的情绪，把实情给修车的老师傅讲了，老师傅挺同情达理，二话没说，就给我把车修好了，当我从师傅手中接过修好的车子时，我深感对不起老人，谢过老师傅，我的心里好一阵内疚。

我从内心感谢他。多谢了，陌生的修车人！再见了，可敬的老师傅，等我有了钱，一定给您送去。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昨天，又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是环卫局的家居宿舍区的一个姑娘，长得一般，个头高，年龄 25 岁，第一次见面，差点失约，住在 25 中附近，身体还有病，不过我还不清楚她姓什么。

情况就这样，当我给她开诚布公的把一切谈开之后，她没再表示什么，竟径直的直奔 25 路车站，表示要回家，我看出来了，她这是不同意的兆头。我和她一起上的车，车号 0453 号，在车上，我直后悔，因为出门时，竟忘带钱，这时，女售票员开始注意我了，没辙，车到延安路站，我从侧门来了个“溜之大吉”，此时，我也顾不上她了，自己要紧的是别被售票员抓住，我的心里像揣了兔子。下车以后，我一路走到延安一路汽车站。刚巧，1 路车进站，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和女售票套起了近乎。售票员问我：“同志，你的票？”我说：“哎呀，真对不起，我出门时忘了带钱包。”

她说：“那你下次注意。”说完，她又朝车厢内其他乘客招呼买票。我趁她闲暇的时间，对她说：“你们干这一行也真不容易。”可不，起早贪黑。”她说。“你们队的人我大都认识。”“是吗？”她问。我点点头又说：“我家有三个是干公交的。”她笑了，车到青医站，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后就下了车，别说这一招儿还挺管用。我记下了车号 0159。她再跑一圈，回去也就下班了，我想。我并不是有意识地逃票，实在是没办法的事，你不知道那个尴尬劲儿，车上千百双眼在盯着你看，仿佛你正在偷东西，叫人逮着的滋味，叫人难受，

要是口袋里装着钱的话，何苦遭这个罪。要知道，她这个好人，只买了一张票，分明是要我好看，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也没必要把她送回家，因为她没给我机会表达什么。以后我自然会解释清楚的。

此次之行，我还挺幸运，没出洋相，否则，我真的完了。

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日

虽说没去送她，回来想想自己也不对，不管怎样，一个大姑娘去走夜路，孤孤单单一个你也放心？既然已经做了，就等着介绍人来找我吧，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这一天，不管事情成功与否，不要为此事，把一生的大事给搅了。

上周给老闫干了点活，言明干完活随即付工钱，可十天过去了，活也干完了，还没见着他付给你一分钱，找他，他说他没钱，急了，他说你没干好，钱不给啦。你说窝火不窝火。没办法，只好自认倒楣，这两天，车间为上童棉装，忙得不亦乐乎。对我来说，正好没我的事，有限的点活，玩着就干啦。最近工资又开不出来，老闫的钱又不及时付，想借钱又无法开口，怎么办？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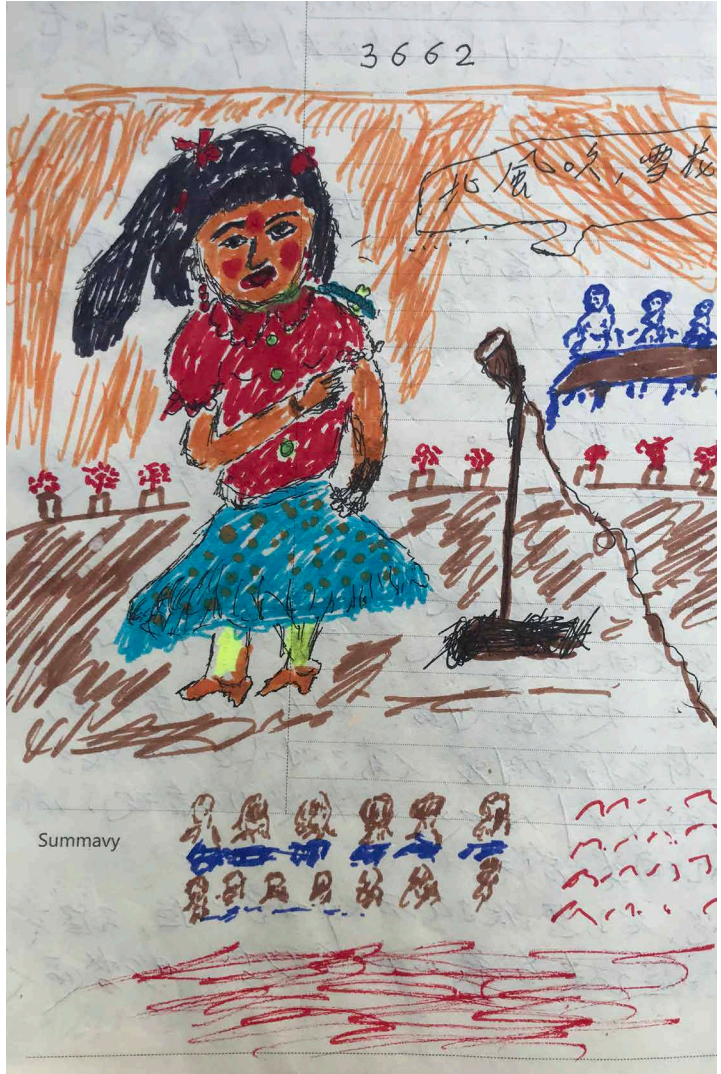
很多年前就抄录过贝多芬的名言：音乐当使人类爆发出火花。其实当时抄录它只感到新奇，对其内涵并不太懂，一则年轻，对事势看得很朦胧；二则贝多芬的作品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当克莱德曼充满现代感的钢琴曲横扫中国大陆并巩固了许多年之后，才发觉它脂粉气太浓了些，渐渐竟有些反感，不过那旋律却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偶去收音机里又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但绝不是克莱德曼。它是一曲《命运》，它古典雄厚象水中的漩涡一样一下子紧紧吸引住了我。令我透不过气来，我深深地沉溺其中，被那种没有一丝一毫奶油小生气的旋律把握着，激来荡去。这才是真正的《命运》，它所表现的精神，它的力度，痛苦和所有人面对时的飞变做出的反映，都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震撼。

乐曲渐渐消失了，房间里重新归于一片寂静之中，但沉思中的我依然被那首《命运》的悲壮所笼罩。

3662

心願吹，雪花



其实《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 1807 年继《英雄》之后更完美更深刻的思想。1803 年贝多芬完成了他最喜爱的《英雄》，这本是音乐家献给拿破仑的，但最终贝多芬还是冠以《英雄》献给了所有的英雄们。《英雄》之后音乐家沉寂了，继而以更磅礴的气势向死神、向人生、向命运宣战。这便是撼人心魄，永远都那么魅力十足的《命运交响曲》。

命运是风，是雨，命运是一个展现人生最强悍的音响，命运是英雄之后更大更深刻的思索和挑战。

命运之神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然《英雄》之后便没有《命运》。把握时机，向命运挑战！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日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这首歌又在耳畔响起。以某种意义上讲，这首歌它要人们面对生活的现实，“潇洒走一回”，也是现代人们直视人生的心态之一。尤其是潇洒，作为蕴含着健全心态和凝聚着人类高度生存智慧的人生风格和追求，也作为一种感召，一种释放，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深入到我们的生活观念与方式中了。

改革开放，使人们处在节奏紧张的竞争潮中，疲惫，压抑。心灵无奈在所难免。压力超限时，心灵蒙蔽时，痛苦极点时既不能看破红尘，又不能疏世品茶，应该怎么办？关上屋门或躲在阴暗处埋头痛哭或举起酒杯痛饮人生，潇洒走一回，一醉求解脱，然而这都不是办法，当你昂首挺胸，直面种种人生的悲欢离合，你能不能高歌一曲以证明你的潇洒与超脱。

当麻木与痛苦已成昨夜，当日坚强的心胸蓦然醒悟：“过程极富有意义，幸福来源于微小的细节。”在初夏的阳光里，人们不会知道你曾面对的枯寂，单调与灰暗，不会知道你也有悲哀或不被人理解的痛苦的日子。这时候，你是否也能微笑着面对生活，面对蓝天，面对人生的一切，去潇洒地发现人生的目的与追求，发现自己已尽力去领略这种生活，而人活一世，图的是什么呢？有此小结，存此小照，谁又会说你不曾潇洒过呢！

人生充满挫折，岁月充满蹉跎，生命充满奋争，无奈与欢歌，那只是人们对生命对大自然的渴求和感激，而我们又不能说没有潇洒。所有的生命，

人们不知道珍惜它，当它一旦失去时，你又会叹惜人生的不公平，仿佛失去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这时候你还会唱《潇洒走一回》吗？你是否觉得青春无悔，最终对人生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毫无办法可言，也就只能过一时看一时，用我的方式去面对复杂的人生。

我不知道该怎样表白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解剖自己。我只知道，命运对我的不公平，也许我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也许我是多余的，来到人世间，看不到鲜花和阳光。人们很少同情，更多的只有讥讽和蔑视。怜悯已成了我的代言词，我不知道我自己有多糟糕，注定我这一生要一无所有的是什么，是命运的安排吗？

没有谁肯无私的“介入”我的生活中来，大概我这个人不适合有“女朋友”，姻缘也个个离我而去，“光棍”的日子将伴我终生，这也是我的命吗？

一九九三年七月四日

随着通讯事业的迅猛发展，BB机几乎人人都有一架，这不仅体现了现代人的潇洒和自信，而且也便于通讯联络。处在当今的时代，人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忙着发财，BB机是不可缺的移动电话。当你在茫茫人海中迷失方向的时候，自己呼一呼，便能找到迷失的你，找到失去的自我。

生在一个物质文明日趋发展的时代，我们实现了祖先神话般的梦想，享受着高科技带给我们的便捷，但同时也在失去许多祖先流传下来的宝贵的东西。诸如大自然的纯净，心境的安然与恬淡，人际关系的亲密与淳朴……似乎现代文明吧人世间一切都给简化了。人与人之间变得复杂起来，经济头脑发达的人们，都在向“钱”看，一时间，“金钱万能”束缚了人们文明的标准，交友成了社交的简化；友谊掺杂“水份”成了“公共关系”；大自然被工业废气所污染，于是人们的心灵也被“金钱”污染；人和人之间看不到纯真的友情，变得市侩起来，狡黠起来；纯真的爱情被无端的“污染”。总而言之，现在的一切都在向“钱”看，“世间万物皆下品，惟有钱财步步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趋向高标准，结婚的标价也“水涨船高”，爱情的标准也用上了“经济杠杆”这个标度尺，感情基础+金钱+婚姻这个公式被废弃化。甚至连朋友的含义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使人捉摸不定。

现代人都聪明了，没有多少人去怀旧，想念童年，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交换价值，等价交换取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人们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淡化了人情的交往，更多的想象与设计自己的未来。

然而，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人都需要友情，当我们发现丢失和遗忘的时候，就免不了在感情谴责中寻呼，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消失，反而变得心与心之间难以沟通，形成“代沟”现象，彬彬有礼的握手寒暄没到感到彼此陌生，可见，物质生活的丰富无法弥补现代精神生活的匮乏。

现代人的真诚哪里去啦，人人变得庸俗起来，我们呼唤真诚和友情，呼唤纯洁的友谊，不以虚假来走过人生，让心灵的铜臭气净化成人们感情中永远的桥梁。

这一切，用 BB 机是难以胜任的，它可以给人们工作上的及业务上的便利，但丝毫取代不了人们的感情交往。所以说，BB 机可以休矣！它代替不了现代文明。

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

旧日我有一个女朋友，也是在服务站工作，她没有别的，就是说话咬字不清。过去我和她很要好，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之间的关系中断，以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她和别人结了婚。结婚她也没告诉我，就这样，一直到现在，俩人都有了爱子。听说现在又要闹离婚，女方坚持离，男方及家长不同意离，后来她妥协了，答应凑付过。婚姻岂能凑付，两人感情不合，快刀斩乱麻。那天她来给她母亲开退休费，我们谈及此事，她哭了，哭得我好乱，一时不知该怎么劝慰她。我该怎么办？她离了婚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是否能够容纳她？

俗话说，劝和不劝离。为了她和她的孩子，为了她以后的幸福，还是劝她和她丈夫和好为上。

有人劝我，在她离了婚以后，由我接纳她，和她一起过。这可以吗？我的心很乱，不知究竟应该怎么办。

一九九三年七月七日

偶到海涌路去办事，遇一残疾男青年骑一三轮车在街头卖唱，围观者甚众，有一少女众目睽睽之下，旁若无人地送上人民币拾元，众哗然。在现如今歌量如林，其价码也颇高的时候，人们能亲眼目睹这一场面，无不浮想联翩。郑智化也是一残疾青年，他的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走红了大陆的舞台，赢得了许多少男少女们的追逐而倾倒。

我想，有关当局如果是“伯乐”的话，应该“及时”的发现“人才”，不为别的，为了活跃岛屿文化的需要，更好地发挥他的歌喉，对他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互有裨益，何为此不举呢？

现在的红歌量多如牛毛，可以这么说，但象郑智化这样的残疾歌手在大陆是不多见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残疾人当中选拔一两名歌手呢？也许我孤陋寡闻，但事实上呢……毋庸置疑，他的唱法很出色，表情也发挥的很好，我不禁为他惋惜，这样一位好歌手，为什么不能再舞台上发挥呢，流落于街头，乞食于糊口。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也许这“里面”故事还很多，非一般人所能知晓。但最起码的，我们还应当有一颗“爱心”吧。

歌手来自于民间，只有到民间去发掘人材让民间的轻歌小唱来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其事业有望矣！

有一老者称，在这之前，已有一男士奉送上人民币数十元，我不禁感叹，这世上到底是“知音”多，可怜这位残疾男青年，用他那好听的歌喉，赚取一点微薄之薪来维持。不过，我总为他叹惜，他应该在条件成熟时为自己正名，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好歌手，加以培养，将不逊色于港台歌星郑智化，甚至不低于郭富城！

一九九三年七月八日

有这么一件事，使我很生气。

日前，有人要和我们换房弄院补贴我们1万五千元钱，地点是在沧口区公园附近，交通方便，回来后，和老母商量，她却不同意，为这事，我们吵翻了。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换房啦。

按理说，有这等好事，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况且，现在我们很需要一笔钱。老母是故土不愿离，这我理解，可不能理解的是她把人人都想象

的那么坏，说什么“犯法”，难道换房就是犯法吗？没听说过。我说你可以不为自己想，可你也不能不为我想想。我们是话不投机，越讲越僵，我恨不得要她立刻就出事！可她毕竟是我母亲，算了吧，忍着点吧，受穷不是一天啦，本来就这么个命，我认了。有人愿意一辈子受穷，我死也得奉陪到底，彻底做个“孝子”，否则，又能怎么办呢？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今天开始续写日记。

今年是一九九八年，自离异之后，又过上了独身的日子。

去年，自婚后一直是抬不起头来，我的婚事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是非曲直自不待论。

结婚，意味着成家，也表示一个人志向成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她（他）是一个完整的成年人，从十八岁走向成熟；走向成年，是不容易的，这里面无不包容着个人奋斗争取的结果。

离婚后的生活，使我感慨万千。首先，我失去的是一个家庭；而面对我的又是那么一个不谙事理的、尚在病中的妻子，她的病由来已久，在我未认识她以前，她病得就不轻……

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人凡活在世上，无不有“功禄”二字。实在说，有点庸俗化。英雄有英雄的世界观；凡人也有他的世界观：那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蜡烛，当它燃烧时，给人间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当它烧尽时，给人们带来的是无尽的黑暗和彷徨！

九八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度，这一年，因工厂歇业，而穷困潦倒的我，在行将走向未名路之前，幸得好心人的指点，才又绝处逢生，找到了一丝光明。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

我不想复述我的过去，这在我以前的日记中已有记述。

人有时，不得不靠着回忆，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时光。婚前的喜悦，替代了未婚前的痛苦；而婚后的日子，且又那么的不可名状！

作为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他都想有一个家，一个温柔而贤惠的妻子，

有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家庭，这决非是幻想之中的事。

谈到幻想，我幻想自己若是一个女孩子，命运又当如何？当然，幻想最终不能成为现实，就像我那可爱的妻子，在婚后，拼命地把我妆扮成一个女子，给我穿裙子，在她的意念里，我，可能是一个女人，但又不是，我是她的男人，是她的丈夫。

毋容讳言，在人生的舞台上，我扮演的是一个不为人知的 B 角，没有鲜花，一切都那么的平常！

今天，重又拿起笔，记录我的一生，但是不能光记那些流水账，要有一个新开端。

万事开头难，拿起笔来，似重千斤，心中纵有千言万语，跃然纸上的，可能只是生活之中的一部分。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自 95 年 3 月份酝酿租房子到请进老单已有三年多的时间，这三年多的时间，我不但没从他那里挣来租金，反而赔进去不少，细算起来，我亏吃大啦。但又对他无计可施，你来软的，他不听；你来硬的，他比你横；你撵他走，他回头再回来；你若报警，反累及于我本人。想来想去，还是和为贵吧，权当没他这个人，至于房租在他身上是没指望了。

事坏就坏在我当时不应该心太软，让他钻了空子。

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我想，也挺不容易，撇家舍地，到城市找活儿干，咱能照顾的，尽量照顾，诚奈我也不富裕，租房的目的就是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适得其反，你越对他“施仁”他越觉得你软弱可欺。

做买卖，不论亏赚，理应不欠房租，可是他们兄弟俩个，今日不是这个叫苦连天，就是那哀声叹气，众口一词，买卖不好干。天知道，他们一天又挣了多少钱，可房租呢？多一分也不纳。你奈何为？

初讲定为两个人，一个人每晚 8 元，可是钱在哪儿呢？

除去他们的吃喝，每晚两俩人交了 14 元钱，有时甚至还拒交，气得你真是不得了。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我真想把他们撵走，可是无论怎样，他就赖上了，死皮赖脸，令你奈他不得。

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拉家常，给他们讲我为什么租房，你目前交得得钱，还不及你们的吃喝。

纵然你费尽口舌，他还是我行我素。

他说，我们是亲戚，从你母亲那里算起，我们应该是亲戚关系（因为我母亲是高密人氏，他们也是高密），理应照顾些。你瞧，他就是这样来对付。我说我不管这些，你来做一天买卖，也是赚钱的生意，没有道理不多交房租，这和走亲串门又是两回事。既然你住进来，就非是一天两天，而是长期租住，你应该交这个钱。他不听，反而说我，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

我说我是上一辈欠他的，这次来是算计我的。我对他们，那可真是“恩威并施”，可并不奏效，他们依然故我。

至于我的一切，全然不顾，论别的，还都好说，一讲到钱，他比我变得快。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我自单位下岗后，托“朋友”的照顾，来到观海山（俗称凉台山）工作，任务是打扫卫生，月薪少点，因我知道我自己，任啥本事没有，要说挣大钱，咱不沾边，也就是搞点小闹腾啥的。

本来，论说，我有房子租着，饿不着，干不干的没啥，可是不行，咱还得依靠自己，干多干少是另一回事，多少还能自食其力，所挣的是自己的血汗钱，坦然无虞。

去年，十二月底大约是快过春节吧，单位放假，一直到节后，也没上班，很长时间啦，我知道，光指望老单这个人的房钱是不行的，干脆，自己再找点活儿干。

说话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复工的信息，我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人不能总在家里闲着，我去找职介所，职介所倒很热情，但一要“下岗证”我傻眼了，只好告辞。

偶遇刘仲和，他在园林局工作，是个负责的，我跟他谈了我的处境后，他也挺同情，第三天，他就介绍我上山啦，就是刚才谈到的凉台山。

去那里，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经理，他姓董，他负责有几个山头的绿化工作。他告诉我具体任务，应该注意的事项。末了，他说，首先，别累着，

慢慢干，我不要求你几天之内干完它，但活儿要干得顺。时间上没有限定，完全由你自己，只要能把活干好就行。

观海山，站在山上你往四处看，一切风光尽收眼底：碧波荡漾的大海，鳞次栉比的高楼……

但是，此山近在咫尺无人识，这确实是一大遗憾，据说，此山游客并不多，只有邻近的人上山来锻炼一下身体，再就是小孩子来这里打闹嬉戏，偶尔也有几个外来谈恋爱的青年男女……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

今天，山上来了一个姓贺的（我的新同事）他高高的个，性格比较内向，不大讲话，人家和他说话，他也很少搭茬。

我想，这个人很怪，不大好接近。

因为是初次见面，我挺尊重他的，但有好几次，我问他什么事，他总是不回答我。于是，我就尽量不和他讲什么。

今天的任务是挖树穴，这活儿挺累，一上午下来，我都快坚持不住了，但是，我咬咬牙，还是坚持了下来，回到家，汗水湿透了内衣。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

没想到，天气突然变化得这么大，31日淅淅沥沥地下了点小雨丝，晚上狂风大作，掌灯时分，外面大雨不止，今天早上却格外的冷。

昨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和老单吵了起来。

饭后，他去收拾他的东西，我无意地问了句：“要走？”他抬起头，煞有介事地回答：“星期五回去。”

我一听，有点火，我也不动声色，过去，把他的被和小四的被打起包，说：“你要走不是？把它都带走，从今往后，别再回来！”

他一听，便说：“快清明啦，不回去过节？”

“过节，过节！过个屁！你挣了几个钱，回去过节？你回来有没有一个月，自己心里有没个数？这两天，你简直太不像话啦，给我的房钱一个劲儿地往下落，由每晚的4元减至3元，你想干什么？！”我大声地斥责。

“哎呀，你不知道不好挣？”他可怜兮兮地回答。

“你少拿这套来讹人，谁不知道你，帐往里算不往外算，算计人算计到我这儿来。”我说。

“这样吧，明天晚上还是4元。”他看着我说。

“4元我也不要啦，我担不起，你不要走么？把你的东西全部带走，我看看，离开你，我是不是就不行。”我说。

“好吧，那我不回去啦，还不中？”他说。

“别，你别这么说，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你走不走，自己说了算，别扣在我的头上！”

他没有再说话，手里玩弄着杯子。过了好一阵，他说：“不是在外面上的货不好卖，那你光说。”

“好卖不好卖，那个我管不了，就你们这个卖法，卖不卖就不干啦，你挣出谁的了？你能挣出个什么来。”我说。

“好话丑话都给你说啦，你不听，不该我事，人家把你当人来看，你自己偏不往人上走。要走不留！”我又说。

他不知是听见没有，好一阵没有再说什么。就在今早上，早早收拾完，他拎起包，就走啦。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日

时也！运也！命也！

从近期的《生活导报》上的招聘信息称市环卫处近日将招收一批待岗失业职工，从事收集垃圾和清扫街片的工作，其优惠的政策和优厚的报酬，使我“怦然心动”，有点“想入非非”，到单位想开个证明，厂长说：“开可以，厂里补给一百四十元钱，从此一切不管。”

“那么怎么办？”我有点拿不定主意。据职介处的工作人员说：“此工作属长期临时工，工厂因工作需要，可以随时调回。不过还是需单位出具《失业证明》，只不过是暂时性的。”

以我目前在观海山工作的情况看，薪水很低，加上单位上的140元，再扣去房租，也只能维持一下生活。

陈说：“你别傻了，那么些年的工龄不要了？”她只是小声地地说。

周华说：开也不起作用，咱厂没出《待岗证》。

看来，此路是暂时走不通啦。先在这里干着吧，看看以后的情况是否能允许再回厂。

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

休息了两天，今天是个不错的天气，艳阳高照，与昨日不同，昨日阴云密布，傍晚下了一场小雨，应了古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诗中所说情景。

今天还是个清明节。

老单走了，不辞而别，这一走，归期无望。算计着单位好发工资啦，下午到单位去看看，到了厂才知道今天他们休息。正欲回返，碰见范永安，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我们俩在车间外的马路上谈了一阵，话题自然是关于我。

“哎，小刘，你在那边怎么样？”他问。

“嘻，对付着有活干呗。”我说。

“叫我说，你最好能办过去，那边怎么说也比这儿强。”他说。

“可不。就是目前来说，在那边干工资有点少。”我说。

“能离开这个厂就好，别管他钱多少。我是上了岁数，不行了，你还是个中年，抓紧时间，别再拖啦。”他说。

“我上个星期三去找过王瑞玉，她很不耐烦，听了以后说，我可以给你开，但开了证明以后，你别后悔，一切厂里可都不管啦。”我说。

“你别听她的，她那是唬你，想拴住你。这个厂就叫她弄得不景气。”他说。

“我现在心里很矛盾，想在那边干吧，不但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工资又少；想回来吧，厂里又没有我的活干，且又不能和她顶牛。”我这样说。

“你先办办看吗，不行再说。”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厂支撑不了几年了，要工龄还有什么用。”

我们又随便谈了点别的，我告辞出来后，想想他的话不无道理，可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此时的我，又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一九九八年四月九日

关于女人，不管她温柔贤淑也好，撒泼刁蛮也好，她总归是女人。男人还真离不开她，要不为什么造物主把人类造得有男有女？

我说实话，也想身边有一个比较贤惠而可爱的妻子，有一个美满而幸福的家。但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近乎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可能我的命不好，注定要与女人无缘？

世界上的事很复杂，男女之间的事也不简单。过去的婚姻观和现在婚姻观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是我在这方面失败的主要原因。

同样，我并非把女人看得很重要，但是生理上的需要，你又不能忽视。

尽管这个道理人人都懂，结婚的目的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属于我的一次婚姻，以喜剧形式开始，而以悲剧的结局结束，本来对于我来说，只是一场人间的闹剧，有人劝我，但我对她还充满了些许的浪漫蒂克，觉得人嘛，十个指头伸出来不一样齐，不一定要求她十全十美。

但是，我终没想到的是，她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采取了卑劣的手段，到有关部门告我有强奸之嫌，而且是针对其女儿而言，我震怒的心情难以名状，我惩罚了她，然后提出分手。而实际上，这个家已经在她的“指挥”下，几经覆没。

有一段时间，我想好好地对待她，但最后换来的，却是一场噩梦！通过这场婚姻的失败，我确实感到，在以后的时间里，如果有这方面的女人，一定要先看清楚人再说，避免重蹈覆辙。

一九九八年五月七日

有人说：现在拾荒的少了，我看，非也！

今天当我拐向大港时，发现前边的垃圾桶旁边有一妇女在拾破烂，无独有偶，在商河路也看见三个手持编织袋，穿着整齐的女人在拾，我经过她们身边的时候，她们还朝我出怪样，被我骂了几句。

这四个人的出现，破坏了我拾荒的情绪，在这一地段，我没拾到什么。

天气时阴时晴，风还是挺大的，除了拾了三个较大的低盒外，其他的很少。拾了一件女式外套，方格的。

今天，碰见一个男人，那天时，他问我，我如此的装扮，派出所不管吗？我问他：为什么要管？穿衣戴帽，个人所好，况且我没犯罪，他们凭什么管我？

他说了一句，说我这模样，能吓倒一批人。我说，十几年了，我也没听说吓死谁，不是一样吗，我现在这样穿啦，就不在乎什么啦。

所以，他们拿我也没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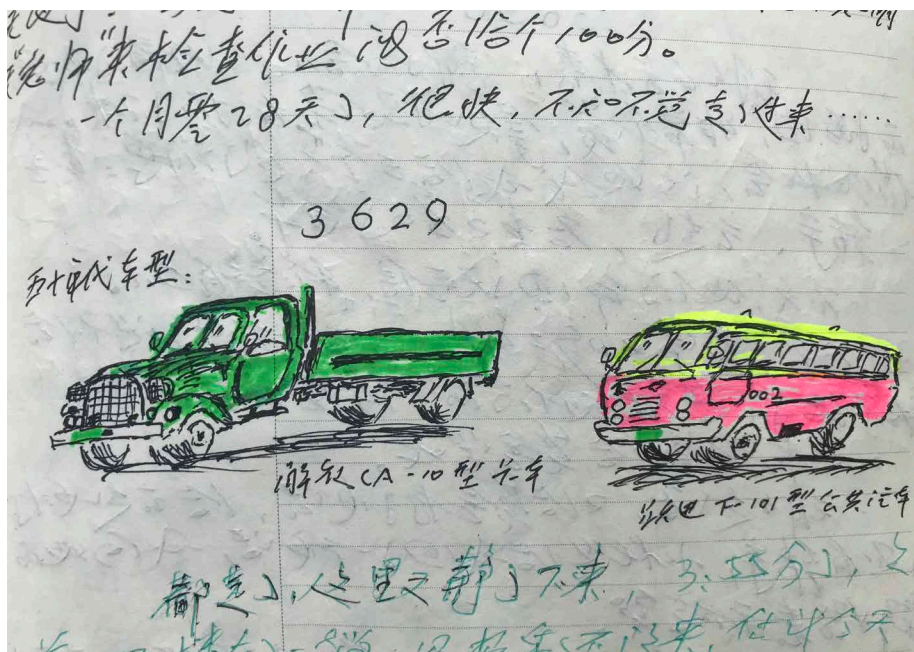
话不投机，谁也没有再说什么，各走各路。

那些人一直没有兑现他们曾经的承诺。

现在，讲什么“诚信”“正能量”，在我这里全都是放屁，说过的话当耳旁风，这分明就是撒谎不讲信誉。

三个月了，他们做到了吗？很简单，能作则作，做不到的，别轻易许诺，若要是这件事打官司的话，他们非输不可。

其实，这又并非原则性的事，他们也有他们的自由，我也不去惹那个麻烦，一切取决于自愿。



病房，一切都是那样的安谧。

我俩都在为一个人忙碌着：洗尿单、喂饭……一切是那么的井然有序。我不由得想她投去敬佩的目光——她，一个农村来的姑娘，用她全部的爱，维护着，不，应该说，是照顾着，细心地非常执着，护理着一个并不是她的长辈，一个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脑血栓患者康树勋老师。

望着他清癯安详的面孔，使你无法和他的辉煌相比，此刻，他正躺在病榻上，和病魔斗，和死神抗争，但，他已经到了耄耋之年。

小惠，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少女，视老者为亲人，望着眼前这一幕幕的场景，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不由地慨叹：倘若亲生儿女能有此耐心和毅力吗？

我们相识的时间尽管非常之短，但她的细微如至地关怀，使我感到无地自容。因为和她相比，我是不能够称职的——因为我也是外人，一个受聘而来的男人，在这方面逊她一筹。

夜深了，我辗转反侧，病房的那一端传来了一阵女病号的呻吟和呼喊……朦胧间，我忽然有一种感觉，它深深地攫住了我的心，我不由地有一种犯罪感，我暗笑自己的荒唐——一个小的可以做自己女儿的姑娘，你完全可以她的长辈。

的确，我无法否认自己对她的好感，因为她的一颦一行，都深深地在我的脑海里。是的，我应该为自己一刹那的想法感到脸红。

我回头四顾，房间里依然如故。

突然，门开了，她站在了门口，脸上笑容依旧，如一缕春风，“对不起，我来晚了”，她略带歉意的笑脸掩饰了她的疲惫。我不由得回之，“呵，天亮了。”第二天、第三天，就这样，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闲暇的时候，我们时常也聊天，我们互相了解，我虽然对她如何看待我一无所知，但我对她却加深了对她的敬慕和好感。

我浑然不知该怎样表达我内心对她的好感，在我完成任务时，竟没再见到她——因为还不到交班的时间。

我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病人，也离开了她……

她，始终在我脑海中出现。

那天，我有幸在市场上看到他，她还是那么的质朴；脚步依然是那么的匆匆有力……

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孩子，祝你永远幸福！

我之所以把这一切写下来，的确，她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现时有哪一个女孩子会有此耐心来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况乎外人？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人吃五谷杂粮，生命之源如同小河流尚有淤塞，就会梗阻，人既如此。

孔子曰：凡人者，无一虞乎……孝之父母，人之共情。

“你一个女孩子，只身在外，难道你不想家吗？”当我听到她讲自己如何来到青岛，又如何受人之托在这里照顾病号，连年也没有回去过时，我这样问。“想。谁不想自己的父母？谁不想自己的亲人？”说到这里，她的眼里噙着泪水。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看？”我又问。

“咳，没办法。我是沂南人，女孩子一人在外，颇有不便。在青岛，一时也难找到合适自己的活。巧啦。碰到一个朋友，是她介绍我来的。”

“这家人挺好的，可说是教育世家吧。”

说到这里，她忽然收住话头，不再往下说了。

这就是她，一个芳龄刚至地女孩，为了多赚点钱，背井离乡，一个人闯荡青岛，倘若不测，不是连家也难回了么？

想到此，我问她，你不害怕吗，她甜甜地一笑，算作回答。我似明白了许多但又糊涂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结过婚吗？”

我不知怎样回答，稍顿片刻，我惨然一笑：“算是吧。但又离啦。”

“为什么呢？”她问。

这个问题，似好回答但又难回答。这一刻，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一难解的问题，就像学生怕见老师一样，我低头不语。

她见我未回答她提出的问题，便又转了个话题：“人，非要离婚吗。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过日子？谈对象时，互相好的不得了，为什么结了婚就不是那样了呢？”

她接连的几个问题，使我不得不开口：“小惠，你还年轻，有些事你还不太懂，你说的这些，我也闹不清楚。”

“我知道，你有痛苦，不愿回答我这个问题。”她看出了我的心事，说道。

“其实，这样也好，省得两个人在一块，别别扭扭的。”她说。

“孩子呢？”稍顷，她又问道。

“那个孩子是个女孩，非我亲生之女。”我这样回答。

沉默。我们谁也没再开口。

时间飞快的流逝，我抬头看了一下表：“你好回去休息啦。”我想尽快结束这样的谈话。“几点啦？”她问。

“差一刻八点。”我告诉她。

谈话结束了，但留给我的的是无以描述的心情。

一九九八年六月一日

关于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去老二、四、三家去的情况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先讲一下老二（吾麟）公交公司开车，且又是复员军人。对他，我自小是比较敬重的，军人嘛，凡事都蛮是那么一回事。家庭历史问题，咱不去追究；可他对我，则不是太好。论讲大道理，我比不了他；你若有求于他，则是“竹篮打水”。他有言之曰：凡事不要依赖他人，不要去要求人家如何而自己庸而备之。琢磨一下，似不无道理，但是细细品味各种言语，窃以为谬也！因之，我们是什么人？外人？与你不相干？否！我们是亲兄弟，亲兄弟之间还分彼此吗？

老四人人皆讨之。因之家中房屋被私自变卖之缘故，兄弟之间有了反目，互相不致来往，谁也不去打听他，他也不去任何一家，“清水衙门，独一寺”，倒来得清闲自在！

老三，这人挺会来事，处事比较圆滑，于是躲着走，就怕别人治他点什么；有贤内助的帮衬，如虎添翼。

他这人很会说话，但办大事不成，因之，弟兄已分家，能过一时则一时，“至晌午时说话，不给自己当家”，完全夫人说了算。

综上所述，自己“识相一生”，人家过得是啥日子？看看你又是怎样的呢？
去的时间长了，人家会对你是个什么看法？

所以，平常时间尽量不去和少去，不与他们之间的哪一个人发生关系。
鉴于上述观点，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环境及自身的价值，都不能够与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人相比较，更不能时时事事处处依赖于他们，并对他们存有
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为他们并不欢迎你乃至说他们不需要你时你最好别出现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日

我的这一百元钱，做哟铵下午去市场买了大米一袋 32 元；

挂面 4 包；

肉 20 元；

蒜薹 2 元 / 斤，3 元钱的；

买了 13 元钱的鸡蛋；

3 元钱的柿子……

又及，连同笔，本子在內，也记不清究竟花了够不够，还余下 15、20 元。

这就是我的花销别的还没敢买。

就在买这些东西时，竟围上来几个老太太和小媳妇，我有点不悦，说：“没见过卖东西的？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其中有个老太太说：“嚯，买的大米。”

“不买还抢啊！”我气的来了这一句，噎得老太太再没吱声。

这时，一个中年妇女开口了，说：“你买大米怎么吃。”

我冷笑一声：“上你家吃去吧，给你买的。”

那女子走了，人们也逐渐散去了，我对旁边卖盐的男子说：“满嘴的废话。”

那男子说：“哎，现代的人，都这样。”

买大米怎么吃，这话她也会问，真实的，不知她回去吃什么？石头！

挺好的事让他们一搅合全乱了，我想不起自己来的目的啦，冷静下来完成了自己应该买的东西。

走在市场上迎面过来四个警察，面面相觑，我想：我怕你个球！老子没做

亏心事，看就看，看谁躲谁的目光，最终，谁也没找谁的麻烦，我们错肩而过，其中一个还回头看了一眼，我想：有心事。

在马路上经常会遇见警察包括交警，不去惹他们，现在网络健全，我的事，他们一查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更何况我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名人！

在观海路，没少和他们打交道，也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何必去追个明白呢。到昨天，搬过来一年啦。

从不习惯到习惯，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着，没有奇迹，平淡无味“像一个流程的囚犯”，我经常这样想自嘲着，和邻居，谁也不上门，偶尔来几个查电表的，真会来做客的，没有！

我挺寂寞，但又很安逸，因为没有人可以打扰我的生活。我的生活空间一直很稳定，真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你不来我也不去，彼此见面，高兴时说上几句，不高兴时，谁也不说一句话。“近在咫尺，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这里我确实是“名”人，所以，常了，有些事也看得开走得出去。

拾了袋饺子皮，切成条状，当面条，拾得肉丸子，瘦肉，又成了我的一顿晚餐，开始就这样，有时还是拾不到的。

有富就有穷，这是恒定的规律，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常事。

今天早上，热了热昨晚上剩下的饭菜，早上起的晚了，匆匆的洗脸梳头扎辫子，这一忙乎，想起了给手机充电的事，插上电源……嘿，这就要上厕所，妈的，我骂道。

新闻联播开始了……

每天早上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拾了一件紫色的女士拉链外套，穿上正合适，昨下午干洗的衣服还晾在院子里，还不是太干，早上的风，刮的有点凉。

想来有点意思，日子在我这里，充满了快乐，有高有低，不去做任何无意义的幻想，我就是我，丝改变不了什么。

有时我也还是问自己：我这辈子活得有价值吗？

可是谁也改变不了我的现实状况，看来，穿女装做女人，是我下半生的必

由之路。路，是人走出来的。

看了《金婚》这部电视剧，也为剧里的男女主人公高兴或者流泪，也想着有个家的好处，想着有一个娇妻依偎在自己身边，那日子该有多幸福。

其实，这就是命，这就是缘分，缘分不到，求也没用。

可是，这一切，我都没有，曾经幻想着但不成现实，随着泡沫似的，一点点溶掉，灭掉。

幻觉，手淫，我的生殖器已经失去了功能，不能否认，也不敢否认，是我自己造成的，怪不得谁。

现在，假如，有一个女人，我也很难给她幸福，不如阉了，彻底地做个女人，可是，又有谁来做，经济条件又是否允许呢？事实证明：目前的状态，我无法传宗接代，刘家在我这里没有了后续的烟火传人，就是连自己在晚年时，谁来伺候。

一九九八年六月三日

昨天下午，天空下起霏霏细雨。

园林的老郝来找我上工，我推脱说下雨不好走，今天就算了吧，反正上午我已干完了冲厕的活儿。

老郝是老园林工，他的工资我比不了，所以，我尽量克制住自己不满的情绪，不和他发生任何纠纷。因之他这个人挺不好说话，凡重点的活或是脏点的活他都要我去干，他在一旁站着吸烟并指手画脚。起初，我挺烦他，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要论年龄，他和董启强都比我小，按理说他们应该尊重我，管我叫“大哥”，可是并没有这样的称呼，反而以“小”字代称。有关这个，我不好计较，在工资问题上，我与老董之间误解不少，因为他虽然身为经理，可在工资问题上却是说了不算，有好几次，我们俩都在这个事情上搅不清。

有一次，我发牢骚，说他“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为什么说呢？站在我的角度说，既然你招用了我，你就得付工资给我，这是天经地义。但是，你既然说了不算，还招人干啥？

自己既然不想付出很多，而且又要人家说你这个人很不错，这不是“立牌坊”，又是什么呢？

不管你唱红脸也好，白脸也罢，在我没找到工作之前，我给你对付着干，给多少工资干多少活儿。

信号山的老刘头，家是外地，干的活和我一样多，他到手的工资比我多，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和他有某种关系？我至少还是本地人，本地户口，又是下岗工人，为什么同工不同酬呢？我几次提出这个事来，他几次搪塞并给老刘摆手，说他干的比我多。

我说，经理你如果也给我像老刘一样的工资的话，这个也不用你操心。他听后，付之一笑，说他说了不算，云云，理由摆了一大堆，其本意就是暂时不行，得等，至于等到什么时间，他也没法说清楚。

我无意和他为这个事闹翻，总想给他点时间考虑，因为我已经干了这么长的时间，原单位不好再回去，想找其他的工作干，眼下又不可能，只好再多忍一段时间，好在这里的活我已经比较的熟悉啦。

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

今天，天气依然阴沉沉的，上午还又下起了一阵小雨。

在山上没事，和园林干部谈天，无意中他说：“真想到农村去住着，空气新鲜。”我说：“现在的农村已不是过去的农村，乡镇企业，村办企业都发展起来了，很难说还保持着新鲜的空气。”

“对，乡镇企业包括有些作坊，排出的废弃污水都排入了河里。”他说。

“现在要找污染源比较少的地带，当属比较远的贫困山区或乡村，譬如沂蒙山一代，那边比较好些。”我说。

“咱青岛，要说水质好，还得是沂蒙山，山上流下的泉水甘甜。”他说。

我们谈了很多，最后的话题转到时事政治方面。

“‘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那现在的眼光看，是对是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那是当时的社会发展和历史的潮流。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很明确，是为了防修反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的《我的第一份大字报》，其矛头首先指向了中央，指向了刘少奇，罗瑞卿等一大批革命的同志，建国的元勋。

早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就对彭德怀提出过批判。”我一口气说了这一些。他有些惊讶。

“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抗战。”他说。

“1924年，毛主席刚上井冈山的时候，全国还在打内战。”我说。

“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最终我们还是在六盘山打了打胜仗，在遵约会师。”我又说。

“日本鬼子不侵略中国，中国就不会发生抗战。也因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他说

“远在‘七·七·事变’前，日本人就以帮助中国开矿山为名，首先占领了东三省，但还没有拉开全面进攻中国之序幕。”我说。

“可以这么说，没有毛泽东领导下的全面抗战，中国的局面打不开。我继续说。

“行啦，说这些干啥。”老郝提出反对。

话题又自然转到了目前的局势上。

“眼下，下岗失业的这么多，这笔账怎么算呢？”他说。

“这是一笔糊涂账，你可不能算到共产党的账簿上。”我说。

“乱啦。一个人下来还不怎么的，两口子一块儿下岗，那才叫惨呐。”老郝说。

“失业就再就业，总有一天会饱和，叫你无业可就。”他这样说。

“现在就是在岗的人，心里也不是很踏实，说不定哪一天，会被失业。”我说。我们又扯了一回别的话题，看看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

小惠，一个纯情的女孩，她美丽而不妖冶，她贤惠而不做作；她人如其名，温柔而贤惠。

她今年才20岁，人说少女是一朵艳丽无比的花朵，她比花朵还美丽，尤其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我几乎为她而痴迷。

在医院陪床的那段日子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心如意。尽管晚上不曾安睡片刻；可是一见到她，疲惫早已抛之脑后！

我们之间通过交谈，建立了一种正常的友谊，我已早过了恋爱年龄，虽有一段不尽如人意的婚史，但最后还是分道扬镳啦。每当谈起这一段令人不

愉快的往事，自己都要感慨半天，长吁短叹，悔不当初。

这一切，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正当我要接班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病号家属提前换了另外一个人，起初令我不解，原来人家是亲戚！

完了！一切都完了！你一切的努力，都化作烟云，烟消云散啦！

我们来不及道别；甚至来不及互致通讯地址，一切都是那么的匆匆忙忙；我痛击双腕，想再去看她，她已人去楼空。

我多么想再看她一眼，尽管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尽管我找不着一个合理的借口，我都要去看看她。

尽管我多么的喜欢女孩子，可女孩子却好像与我无缘！在社会上闯荡了这么多年，除了人家介绍的之外，没有一个是主动认识的。小惠，是我见到的所有的女孩子中最美丽的一个姑娘，她有点像蒲松龄笔下的漂亮女鬼；她像《梦幻天使》里的楚楚，那样叫人魂不能自守！

时间已过去七天，但一切恍若在梦中，在梦中，也只有梦中相会，才是自由的和浪漫的——梦里的她，身穿着婚纱；我们手挽手，共同迈进圣洁的教堂……突然，她不见了，眼前好像发生了什么……

咳，此时天已大亮，我不禁自语：“昔人已乘黄鹤去……”

一九九八年六月九日

（七号）晚上6：30跟街道干部一起巡逻。当巡至江苏路电7宿舍（疗养院），我们接着折回原路。

第一次巡逻，心里总还是拿不准，万一真碰上个歹人什么的，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对付？我们一行六个人，就我一个男的，好在我们这个路段比较安静，很少有坏人出没。

有个饭店的女老板和我们聊起了前几次的凶杀案，那真是“谈虎色变”。确实，最近发生的类似凶杀的案件，还真有几起，像发生在上个月的前海边一个女青年无辜被刺事件，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其胆量非同一般。

为什么杀人？有仇，有怨，没有，因只是过路人，谁也不去在意谁。在下岗职工大量涌入社会的今天，治安状况如此不堪，真乃令人寻味。

风闻最近一个时期，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前海一线晚上十点以后，马

路上几乎没有几个人，人们都无不为此担心。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

今天，是到信号山报道的第一天。

上午，经理安排我们三个人打药灭虫。

柴油机在欢快地转动，喷枪射出的强大水束压向山上的树林。接近中午 11 点时结束战斗。

经理小董办了件“好事”，就是给毗邻的侨务办的花园也打了药，虽然人家付了钱，但此举还是被他的“上司”训了一顿，说他“没事找事，谁叫你给他们干的？”经理回来大呼“冤枉”。

午饭时，经理拿出 50 元钱，20 元钱还给老郝，另外 30 元犒劳大家，因之大家辛苦了一上午，经理做东（但钱是公款），我们买了点菜肴，装了六斤散啤，另外买了些炉包，大家在山上聚了一次。

借着酒劲，我又和小董为工资的事说了起来。经理的本意这次要把我留在信号山上，我推说干不了，经理问为什么不干了，我说“秃头的虱子明摆着”，我这个 150 的人，干不了此山的活，多谢你的关爱。

“你怎么就这么不懂道理。”他说。

“怎么说？”我装作糊涂。

“只要上边给我名额和工资款，我还能亏了你吗？”他说。

“经理，那天你到我家也看到了，我的生活多么的拮据，别的不说，光水、电费就占去了一多半。我在单位实拿 91 元钱，我又到哪去弄钱呢？”我说。

“过一段时间，等我弄到了工资款，就把山上的事安顿下来，我不是不给你钱，而是现在不行。”他呷了一口水（他因有糖尿病，忌酒），这样说。

“我把你调来，自有我的目的——因为这个山人逐渐少了，信号山就我和老刘两人干，忙不过来；另外，你们那个山（指观海山）面积小，留下一个人蛮可以。我的意思是观海山留下老郝，干好干坏由他一个人负责，你可以过来替替老刘，因为这个山挺大，七月份又要来检查，这个山无疑是重点。”他把他的计划说了一遍。

“那么，我来这的任务是干什么？”我问。

“老刘扫地，刷厕所，你负责把山上的青草拔一拔，另外也扫扫地，每天来时，现安排。”他说。

“也是八个小时？”我问。

“八个小时。”他肯定地回答。

“那么，周末或假日如何安排。”我不放心，又问了一句。

“只准休一天”他这样告诉我。

我们的谈话被来者打断了。

今天，在市政府门口碰到仲和，问起我的近况，我说，“先混着吧”，他问我下岗证办了没有，我说还没呐。单位要我写申请，才能办，我还没写。

他说不办不行，一定要办。我说了王瑞玉给我说的话，他告诉我说，你给她这样说，就说我现在没饭吃，你看怎么办，要么我到你家去吃；否则你就得安排我回去复工，有人家干的就有你干的，不行，你和她玩玩法律，到有关部门去告她，看她到那时还怎么说。我现在就全指着厂子，没有别的，咱只有干活挣钱吃饭。

我的意思是先别把事弄得太僵，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找王厂长把这事谈谈。告辞以后，我又把这事思索了一遍，确实不像话，怎么说也是厂里的工人，干了这些年，末了连句像样的话都没有，也不来看看工人目前的生活情况，这又怎么不叫人寒心。

目前，我正准备着手就有关问题找有关部门给我解决。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三日

今天又是一个周末。

上午，在山上干了重活，我们三个把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草点着烧掉，因之草太多，不好处理。

天上下起了霏霏细雨，在这个时候，上来一对新人，新娘白纱拉地，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男的西装革履，头上插着花环，胳膊紧挽着美丽的娇娥。摄影师跑前忙后的跟着摄像，此刻，新娘站在那里，后边燃起一团烟雾，犹如天山上的仙女一般，众人为之叫好，遗憾的是，摄影师并没有摄入这组镜头，而另取了他景。

小董要我去观海山一趟，通知打老郝明天不休息，去 35 号加班。

35 号，是哪所在？我没有问，我想与我关系不大。

这两天，信号山上大活儿不多，像刈草一类的小活儿又不是太累，但也不轻快，干一上午，腰累得都站不直。有部电视剧《站直喽，别趴下！》此刻，我恨不得找个地方躺一会儿。

我们拔着草，聊着闲嗑，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关于去康家当陪护的事，自己始终未打这主意，伺候病号，并非一日之所能事，除了小惠是个女孩，照料得比较细之外，我所能干的，也就是帮病号翻个身，闲下来帮着小惠洗洗尿布。

我把这件事给小董讲，小董不相信，直晃脑袋，我怀疑你还能伺候病号？他说。

“你不相信，我伺候了好几个人，都是鳏寡老人。”我说。

“那人家到最后，没给你点除报酬外的东西？”小董问。

“这个恐怕没有吧。”我说。

“小刘要挣大钱了。”他不无讽刺意味的说。

我没有理会，心想，信不信由你。

此时，在我边上的老刘插话了“经理，你怎么不信任人，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小刘就不能伺候病人啦，这是个好事儿，是吧，小刘？”

我一笑置之，没接茬。

总之，我想，我的后半生，就像海洋中的一叶小舟，随风飘荡而被人们所遗弃的一条破船而已。

我没有了家，没有了一切，包括我生存的空间。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

随着改革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区委，区政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精神，在街道上招聘居委会主任，副主任进行差额选举，同时也招聘一些年龄在 18-55 之间的下岗待业人员竞选这一职位。

上午，河水路在八号院召开了第一次居民大会，会上，由郑书记宣读了《街道居委会组织法》并同时就有关问题做了详尽的说明。

今天，到会的大多是老年人，中年人不多，大概加我之内，算男性中的一

个中年。

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会后，由办事处的李同志做了简短的讲话，他的话，博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最后，会上选出了各组的代表人，我也有幸算作一个吧。

雨后初阳，但天上还略有点阴，上午，帮孙婷种了棵榆树。

这次选举是连那些热心（平时）街道工作，并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人来担任街道工作。

街道干部孙主任开玩笑的说：“刘，报个名吧，混个官当当。”

我知道我的这两把刷子，“文革”期间毕业，按这会儿的文化水平或档次比，只能算小学文化，能干得来这个吗？

可我知道，这是个机会，但是，街道上的事挺多，挺复杂，万一干不好呢？不能不承认，在我们这个居委会，街道干部都不错，对我挺照顾的，也知道我平时的为人，不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虽说自己现在是一个人独居，又下了岗，但我并没有去做对不起祖宗的事。

自己现在要是竞争一个街道工作，不是不行，我知道我自己有时也有些小毛病，遇事比较懒，再说自己究竟有无这方面的“实力”。

我确实没有什么把握。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

车间里挺静，没有往日的喧闹，机器停止了转动，一切都那么的顺其自然。昨天，到厂里去看到的却是这么一副景象：车间里的布料堆积如山，全车间只有两个人，程琳和孙明琴，两个人在那做样品。而下面（黄岛路）车间里六个人在那拉布裁剪，大约裁出的衣服全都送到加工点做。

我在车间兼财务的屋里和关华，老高玩了一会儿，聊了点别的。

看到厂里这幅场景，心想，亏了没要求回来，否则，还不得没活干。眼下，虽然钱是少点，但却较稳定。

昨孙大姨告诉我，要是去康家，还是要求值夜班，白天不能耽误休息和工作，我想也对。

昨没到山上去。

和孙师傅失去联系很久，不知现在怎样，昨天遇到他闺女，想问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怕碰钉子。

我的这条路究竟走对了没有，放着厂里的活不干，跑到外单位去混那不起眼的150，虽然厂里给投着保，但我心里终是不踏实。

我不知出于何种心机，竟不止一次地和外单位的或熟识的人讲，我有一个女儿，与前妻离婚以后，虽表面上由法院把女儿判给了妻子，我却每月负担女儿的生活费。

呵，天晓得，实质上并非如此，女儿不是我的亲骨肉，我没有负担她的义务。——为了换取某种心态上的平衡，却是为了博取一点廉价的同情，为什么？看到别人过着幸福的日子，自己着实心里不是个滋味，确实，经过了一场婚变，自己已经是一个离过婚的人，或是说是一个过来人，但是这场婚变却使我失去了很多。

我们的离婚没有经过法院，是协议离婚，互不赊欠，没有家产的纷争，也没有财富的拖累，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常，和搬家一样。所以，我之所以诌出那样的“神话”，完全是为了心理上的平衡。

没有人再给我介绍女朋友，因为我一贫如洗，没有人愿意给我介绍，因为我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在别人眼里，与女人离婚者，十有八九是男人的过错。

不过，也有因女人对家庭不负责任而离婚的，这总是少数。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日

我今年42岁了，也算人过中年了，望着镜中的我，头上已有了少量的白发，脸上的皱纹也添了不少。

人生这时候都爱回忆童年，孩提时的幼稚，顽皮已经成为过去，“河水不能倒流”。

我是个男人，但我更喜欢做一个女人，但是自己知道已错过人生最好的机会，性别是无法更改，只得自己在家“孤芳自赏”，留发扎小辫儿，穿花衣花裙，抹口红胭脂，基于经济不允许，口红尚未买。

我就觉得姑娘漂亮美丽，穿什么都好看，而男人如同干枯的枝叶，在美丽

衣裙的映衬下，它显得是枯灰和凋敝，不论男的是否西装革履，都不如女孩子穿得美丽和大气。

我不知这是否叫“变态”或“心理障碍”，我就觉得只要不利用这一点去犯罪，自己喜欢穿什么，完全是个人间的私事，法律也有“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和自由”这一条。

就算我现在开始注重打扮，也扮不出儿时的模样，同时也扮不成女人，自己去心里说，也只有等来世再说了。

今天在山上，经理告诉我，要我去拔月季园里的青草，无意间，在草丛间捡到一枚宝石项坠，我如获至宝，捡起来，擦了擦，戴在自己的胸前。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

今天，我在山上，昨天起了一身疙瘩，到这会儿还没好利落，皮肤好似短了一截似的。

天上阴沉沉的，但并没落雨，接近午时下了一点雨丝，今年的雨水挺勤，这种天气对麦子并没有多大好处。

下午四点多钟，雷鸣电闪，瓢泼似的雨下了有半个小时，我忧虑地看了看天空，心想，他们两个高密客是否已经割了麦子。

这两天，我把家里略为收拾了一番，重新布置了房间。

南方客因为有任务在身，需在外一周的时间：高密客2日回去的，至今还未回来。看到屋里的情况，心里真不好受，凭着一个家，自己的家，叫外人住，而且弄得乱七八糟，自己有心不想租啦，并决心在99年或更早的时候，结束这种状况。

“我就这样下去吗？”我默默的问自己，但也无可奈何，生活的确有时太难啦。我欣赏女人，但对女人却是“讳莫如深”。因为自己并不曾有多少积蓄，所以对她们却不从谈起。过去还有个王大爷给我介绍，现在王大爷早已作古，又有谁愿管这种事呢？就是有人愿管，自己又能为之付出多少呢？现在的婚姻，有哪一个不是因为“钱”垒起来的。

现在不是过去的年代，毛泽东的时代，不管城市或乡村，凡女孩子能找一个勤快能干的工人就是好样的；农村的姑娘为能找到一个市里的工人，自

以为比别人光荣！可是到了如今这个年代，什么都变了味！

的确，要是想要结束目前这种状况实在太不容易，首先，灼手可热的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自己的生存就是问题。每个月的140元钱不好干什么，抛去水电，自己还有几个钱呢？更不用说存啦。

既是租，也赚不了多少钱，两方面的客人都肯多出钱，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吵也无济于事。

怎么办？自己时常为之所困扰，去告了厂长？怎么告，能告倒她吗，况且还有一个姜虹，此人不太好斗。

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这么混着吧。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现在，不必考虑单联贵的存在都，他既要来，就来；不来也没办法。从昨天起，我的生活暂时受到挑战，因离开工资尚有五、六天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

不能叫南方客提前交租了，因为我还有一个计划，因为他去外边能联络到价格比较便宜的电视机，我意暂用他的钱买下来，我给他折半价房租。所以，目前，就是再有困难，也不能领取。

今天下午，应周华之约，到她对象单位去送布头，和他谈起了我的事。我简单的介绍了我目前的情况，他挺同情，要我写个申请，把“下岗证”办下来就妥了。我说再等等看，实在不行，再申办也不迟。

今上午，休息没上班，在家略为收拾了一下内务。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

每晚一次的夜巡逻，累的我精疲力尽，白天干了一天，晚上还得参加巡逻，而且没有报酬，属于尽义务。

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到了夜晚，尤其是夏日的夜晚，人们到海边乘凉，晚风习习，好不惬意，真是一个迷人的夜晚。



看，街心花园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看，海边长椅上，礁石上一对对情人在喻喻情话……海上风平浪静，栈桥处人海如潮……

看着这些情景，使我不禁有点触景生情，不堪回首，自己今年已经是43的人啦，步入了中年的行列。

离婚差不离有一年了。一年啊，这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可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婚姻，就糟到这种地步！惨呐！

想想，我也真是的，在处理这种事上，我承认我自己是彻底败了。

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

我的父亲——继父，在我刚记事的时候，他就病卧在床，那时还不太严重，还能住着拐杖领我上街，去给母亲送饭（那时母亲还在工作）。

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国家正处在艰难的时期，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便进入了一个癫狂的年代。

我没有得到父亲的爱抚，一直到他老人家病逝，我没有在他面前尽孝过，他的吃喝完全由母亲一人承担，更多的是，兄长的殷勤侍奉，由于那时我尚年幼，不谙世事。

今年的“父亲节”，使我想起了亲爱的父亲，尽管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的生父和养父是亲兄弟，但长期以来，家族的矛盾使弟兄们产生了隔阂，甚至殃及到了做儿女的。直到现在，虽然我们之间的老人已经作古，但两家的兄弟关系依然沿袭着，但也不互相往来。

兄弟间的隔膜，使我们彼此生疏了几年多，相互之间礼仪尚轻。

在我的一生当中，对他们之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着强烈的不满，但是，我曾经努力的去适应这种不协调的场合，无以为力的是自己反而成为了“众矢之的”，没有人可以以为我是他们的兄弟，缘阡陌之人待之使人拒之以阂！

我愤然长揖，苦曰：我命之苦矣！

长期以来，我没能得到兄弟们一分一毫的帮助（指父母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更无有念及手足之情登门看望的，实我一人为赘也！

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父辈也好，子辈也好，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在我的脑海中时之邈然。好在我这个人比较的心胸开阔，凡事不沉闷压抑，时之即过，我之我也，更他何由？

古人云，兄弟之情乃手足也，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做这种不念及骨肉同胞的不义之举，这种事不值得效仿。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

A

第一次经商，心里没底。

今天，上午到伏龙山找侯姐玩，我们聊了一阵，她有意叫我卖货，什么货？就是她们厂生产的“昆布辣味丝”，“昆布”即为之海带，这种产品有两种，大包，小包，大包是不辣的，价格为 2.30 元；小包则为 1.50/包，她给我发的货很便宜。

市场上人很多，可买我的货的人却极少，我吆喝了半天，买的少且问的多。

B

今天，山上的老刘来给我送靴子，我正好不在。晚上他又来了，就着这个由头来的，我不太欢迎他。

C

关于卖货，关心我人目前有两种看法：一是牵扯精力太大，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二是当前市场上的蔬菜价格普遍较低，人们买咸菜的很少。劝我不要急功近利，还是保证目前的工作为要。

另外，劝我要勤俭持家，能省的地方尽量省。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

热闹了一时的“开店铺”风潮，可以说是暂告段落，小傅近期多日没来催问，可能他也能有所顾虑。

自从干上马路保洁这活，自己觉得还适应，活不算太累，但也不轻松，每日扫完后，还得巡回检查，不过占不了多少休息时间，少不得你还要多查几次。

环卫临时工小李对此颇有微词，其主要是她把我介绍来的，有些事没介绍明白，这样就使得她多干了几遍。

据她说，我没来之前，她们要多干两遍，中间还能多休息一下，我这一来，她们好像内部有点乱。少时，她想不让我干啦，后又改嘴说，你若愿干，就继续干吧。

我有我的想法，既然来了，就好自为之吧。找活儿不容易，虽说没经人官方，但你干不好，人家照样不用你。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来说，这工作还可以，中间可以捡点废弃物来填充一下自己的生活。

侯姐那边批发来的货，不太好卖，我没有太多的信心，还剩十来包，想待些日子退回去，不置可否。这两天，家里的煤气用完了，苦于没钱，只得暂时停火，做饭时，借用邻居的，好在只用一次，而且是晚上的时间。

不是说一点钱没有，零花十足够用的，大款项的钱是紧张的。想换气就是一个麻烦，你能开口再借吗？

所以，我想，再苦熬几天，熬到我开钱就好办啦，浙江路的老刘（修车）前年我因为修理自行车，曾经借过他一笔钱，昨天不意间碰见他，问了一下，他说我欠他 70 元，我告诉他，等几天我给他送过去。

另外，电费也下来了，还得备好电费款。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

今天，我想扎着小辫去上工，走到青医门口，觉得有点不好看，便松了下来。我虽然是个男的，但特别喜欢做一回女孩，我不知这是否是心理上的障碍。打光棍的日子不是每个人都好受的，尤其是在身边经常缺少女性时，这种变化是不足为道的。

前些日子，我试着扎着一对小辫出去的时候，没见有人说什么，自己的胆子于是放的很大了，那一天，得亏戴了顶太阳帽，把小辫塞在里面，回到家，赶紧放了下来。

晚上，我略化了点妆，穿了一身红连衣裙，从前海栈桥一直逛到中山路，愣是没人发现我有什么异常，还别说，穿裙子的感觉就是不错，浑身上下觉得特风凉。

但是，有时我也不是光这样打扮，得适度一些，该男的还是得是男的，你当改性别就那么容易。

尤其是自己已经是四十多的人啦，总得有所顾忌，你说是吧？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二日

最近今天，由于房客搬走，经济一时处于低谷，尽管是他们中的某一人可能还要回来，但是就我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由于在山上干活（临时仅发 150 元的工资），没法继续干下去，在 7 月 27 日开过以后，在山上又干了两天，遂在第三天由姓李的女朋友介绍，到了环卫，在这期间，我的 150 元在还过账后，所剩无几，加之，水电等费用交出后，我的生活一度受窘。

别的都还好说，就是没起，没有它，你就做不成饭，所以这两天只得节俭度日，以期靠到发薪为止。

我向邻居求助时，思想上考虑了很多，不愿向老钱张嘴，老钱那人不像毕大姨，爽快乐于助人，他斤斤计较，凡事有求他，他都要唠叨上几句，这几晚上做饭想暂用一下他的炉火，已经和他打过招呼，可他还是一副不愿意的样子。

嘿，谁叫你手上无钱呢？

我考虑过暂时借钱，因为我知道借钱的滋味，所以我能度过这暂时的困难时，尽量不去依赖于他人，再说，通过这几天的拾荒，生活上短期内还能过得下去，只是得暂停煤气。

我想，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自己继续在环卫干下去，收入是不成问题的。尽管捡到的不多，卖掉也只能维持几天的生活，但这已经足矣。

生活中不能有太多的依赖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不管前途如何，路还是要走下去，报纸也要继续订下去。

今天下午，高密来人了，是我以前的房客小徐，不过他今天还带来了一个青年，要在这里暂时小住几天，我同意啦。

因为他们来的突兀，我一时没有准备，加上这几天经济本来就特紧张，他们这次来，可能会使经济有所缓和。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四日

七月八日，青岛迎来了她的节日——啤酒节。

今天，啤酒城内热闹非凡，有大型歌舞，有文艺演出，各国的友好人士也慕名而来，啤酒城内一时商贾云集，盛况空前。

今年的啤酒节与往年不同，被各个新闻媒体炒得火热，但是我敢断言：有很大一部分人会被拒之门外，期间不外乎有经济困难者，他们虽然也想参与其中，但是高额的门票会使他们望会兴叹。

当然，这只是绝少部分，凡能入会者，不乏大款有之，洋洋洒洒，一副“自命不凡”的姿态，令人望而生厌。

范永安，今天力邀我入教，说信教可给你带来好运，耶稣基督会赐福给他的虔诚的信徒们，是弟子们在百年之后，能顺利的进入天堂。

“主告诉他的弟子们：世界末日就要到了，神灵会福佑他们，到那一天，你

会升入天堂，在那里，你可以享受到人类所享不到的幸福。”小范边说边施以动作。

“范，我明确地告诉你，我谁也不相信，我就相信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一切，至于人死后能进入天国，那纯粹是无稽之谈。”我这样说的。

“信不信由你自己决定。”范说：“神能赐给你好处，上帝会帮助你。”

“上帝？”我听了觉得好笑“哈哈，上帝什么样，你见过没有？”我说。“在我穷困潦倒需要帮助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你不祷告，上帝不认识你。”范说。

“哈哈，上帝！上帝！中国有几个上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时代都是皇帝统治奴役几百万的人民，那时的上帝在哪里？人民还不是照样受苦。”我说。过了一会儿他说“信教是劝人行善，不做坏事，好人做好事，死了可进天堂。”

“天堂什么？你见过？”我问。

“没见过。”他说。

“这不就行啦，人活着是一口气在，人一旦没有了生命，什么天堂啊，地狱啊什么的，一概都是骗人的把戏。”我说。

他见说不动我，便从兜里掏出一本《圣经》叫我抽空读一读，从中得到教益，得到神化。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

满以为能在环卫长久干下去，可是有些事偏偏与你的想法不相一致。

我是在六月廿九日经人介绍，并经他们的程组长同意后，在环卫干了这份活，起初以为很轻松，其实并不是这样，每天早上除了必须的清扫外，还要巡检卫生一次，巡到12点，我以为我能胜任，自己还想，不就是巡逻吗？无所谓！

可是，干了几次之后，并未得到队长的认可，还说我在巡逻方面未达到他们的标准，几次下来，我又一次被涮了下来，自己沮丧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就这样，这份活儿并没干到月底，我很恼火，一股怨气撒到了程面前：这算什么事，为什么这么不近人情！

程对我的评价倒够人味：“你撮堆不错，力也出啦，确实干的不赖，可就是

队长嫌你巡逻的不够。”

“噢，一次巡逻不好就辞退这是哪家的规矩？不要忘啦，我不是你们眼中的民工，我是个下岗工人。”我颇为不满地说。

“这话你还别对我说，等你见了队长和他说去，我只不过是给你传个话，执行她的指示。”看样子，这个女人也挺厉害，是个角，目前还不能够和她僵下去，这样对我不利。

“今天呢？”我火气稍减，缓了口气问到。

“你不必干啦，回去吧，再另外找份活儿，关于这两天的工资，你要等到下个月的14号才能领。”她告诉我。

“不必了吧，既然人已不再你们这干啦，何必等到十四号。”我说。

“好吧，我回去和队长商议一下，提前给你。”她这样说。

这样在我的坚持下，第二天的下午，我从她手里领到了半个月的200元钱。拿着这沉甸甸的200元钱，心里不知是个啥滋味，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

望着这二百元钱，这是救命钱，在哭了几年之后，在停灶几天之后，这笔钱，如同救命的稻草不知要派啥用场的好！后来，到了华联商厦想买一台电风扇，才160元钱，心里真想买，售货员看到我在那徘徊，主动过来介绍商品，此时我脑子思想斗争很激烈，再买与不买之间，斗争的很久，一个说：“买了吧，价格并不太贵，东西买啦，就是买啦，反正用得着的东西。”

另一个说“不行，留着它吧，家里的煤气还等着你去灌，另外还有电费。”想到这里，我毅然决定不买，以后再说吧。

我看过售货员给我试过样品之后，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虽售货员这样说：“我在到别处去看一看，回来再买，好伐？”

售货员看了我一眼说：“这台挺不错的，样式也好。”

“谢谢，真的，我必须到别的地方转转，才好决定。”说完，我逃也似的离开了。就这样，买电风扇的计划再次落空，我心里感到怅然若失。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

单位的工资尚未开，今天去厂里找王瑞玉，去过她家后，她母亲告诉我：王瑞玉去厂里啦。

我去厂办找到了王瑞玉，她正在和高师傅商量事情。

我进门以后，她看了我一眼，似说：有事？我心里说，找的就是你，我坐定以后，开门见山地说：“厂长，我想回来上班，怎么样？”

“那还行？你说来就来，那会儿和你说，你回来也可以，你说愿意在山上干，怎么这会儿又反悔啦。”

“不是反悔，你不知道在外边的活并不好找，又没有证，到哪都不收。”

“你想办什么证，叫上会计给你办。”她说，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在外边干，多好，厂里给你提着来，一分钱不要你的。”

“厂长，你不想想，一百四十元钱，好干什么？除去水电还剩下几个钱。”我苦笑着说。

“这会儿，厂里也面临着停产，停产期间，所有的人一律按 140 元发，这是上边定的。”她说。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那我怎么办？总不能这样混下去吧。”

说了半天，她叫我再去找一下仲和，叫再给我想想办法。

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从办公室出来到会计那边，看到她正在写“工资表”，便没多打扰，说了说我的情况后便告辞了。

下午，不想高密的单联贵又回来啦，我回来，他正四仰八叉的躺在里间屋的床上，我生气地撵他走，但他却赖在那里不动，等我的火气缓一缓，他告诉我，他那里弄了一台十七寸的电视机要 220 元一台，叫我待个七八天，跟他去高密去哪。

我答应啦，“不过，钱我不拿，等经济条件好啦再说。”我说。

“行，可以，不过得免我一年的房租。”单说。

“不行，只能免两个月。”我说。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

我恋恋不舍地去了街头理发摊剃去了我的长发。

这里有个故事：原在山上认识的徐师傅，曾早就许诺要给我介绍个对象，当时我没同意，架不住他左劝右劝，我也就同意啦。

这事已过去了有半年的时间，昨天下午，他来到我这里，提起了这档子事：“人是莱阳的，离过婚，带一小男孩，今年十六岁。她长得挺漂亮，保你一看就办医，女方今年三十多岁。”他介绍说。“你去理理发，收拾一下，明后天我带你去见见女的。”他又说。

我略思付了片刻，便答应了下来。

十五号的下午，我收拾一新，到了她那里，她暂住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很多铺，床上凌乱的放着东西，她就在屋的里面，用床单拉起一个帷幔，全当作遮挡之用，里面电视、录音机、炉灶等东西到挺齐全。

人果然长得不错，瓜子脸，一对大眼，没化妆的脸上，使人第一眼就看出她是乡下嫚。

经过介绍，我们彼此认识啦，她把我让进里屋，问了一些情况，我一一回答后，她便谈了自己的情况，我心想：同意了吧。

聊完之后，她提出要跟我回家看看，我同意啦，可等走到青医，她要我停车要去看一个朋友，便在西瓜摊上买了一个西瓜到了住院处，我放下车子等着她。

过了不长时间她回来说，朋友不在，邻床的人说她出去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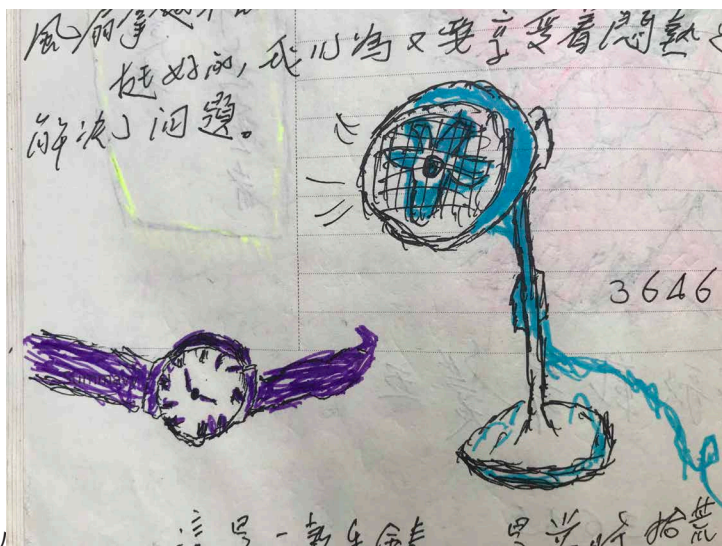
“走吧。”我说。

“好”，哪知，刚出住院处的门就遇到了她（当然我并不认识），我只笑了笑，没打招呼，她和她席地而坐，谈了很长时间，那女的只朝我这边看，我心想，这是在谈我哩，我也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她就起身朝我走来，我想，可说完了。没想，她突然改了主意，不去我那儿啦。我一愣，问她为什么，她说，今晚怕是没时间。等改天她找着徐师傅一同来，我也只好点头同意。也说是正合适，因为中午我的同学来这儿借地午睡，我走后，他还在梦乡里，我没跟他说我要出去。

一路上，我就担心他万一起不来，我俩一回去，屋里躺着一个大男人，不大好说，想想，冷建也真是的，凭着自己的家不回去，偏偏跑到我这里来

午睡，理由是我这风凉，清净。

这几天，也正逢房客都不在，我一个人也稍觉冷清。



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

今天，是周日，闲来无事，我照着镜子在梳妆打扮。

.....

我不可能想到百年之后，我的第一个读者是谁，岁月匆匆，人海苍茫，人的一生好似匆匆过客，稍纵即逝，不可一贻。

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

我不知道怎么干才好，这几天，小李无不埋怨说我干的不好。

什么是好？马路就是马路，你想叫他变成一尘不染那是不可能的。其中最令我头痛的就是观海路下段，这条路总长不过十五米，可就两旁的杨树，光它落下的枯枝烂叶，没有两袋也差不多，每次总在一至两袋上。

这仅是个夏天，如果到了秋冬两季，不是这一条路的问题啦，而是多条，因为树叶都到了枯黄期。

一九九八年八月三日

中国的希望工程远没有结束，因为农村中的个别地区还很穷，还有上不起学的孩子，昨天的日记中我谈了我的看法和实地去农村走了走发现的问题。我们看问题，办事情，不要只流于形式，不注重实效。

这次在农村，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家长自身的文化素质问题。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

孩子的求知欲很高，这就需要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怎样做才能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个问题吧不光在农村，在城市，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

也许是工作太累啦，每天天不明就去扫大街，我感觉今天有些不舒服，尤其痔疮犯了，夹在里面，不敢行动。

今天，又惹得小李不愿意，说要再这样下去，星期一她就撵我走，我不想和她计较也不想和她去讲什么，正好，不用你撵，明天我不来了。

由于太劳累的缘故，我的痔疮又犯啦，特难受，今天一上午，我艰难的忍耐着，一步一挪的坚持把活干完，就这样干，还觉得那位队长大人不愿意，指着垄沟对我下了死命令，不管今天干到多晚，必须给我扫干净！

我想和她辩理，可以想：算啦，何必和她上那份火，自己能干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我违背了“圣旨”。

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

今天，我因病，在家休息。

早上七点半钟，王大姐在楼下喊我，我本想应声，可又一付思：别，还是去看看吧，想到这，我坚持着走到窗前往下一看，果然是她，另外还有李为敏。只见她，腆着个脸，正往上看，见到我也不说话，还是王说：“小刘，怎么又不干啦？”我回话说不是，是因为有病在身，今天要上医院。“今天检查卫生。”王大姐说。“真对不起，我走不动，如何去得？”我说。

她们走后，我想去医院，半路上遇见王学忠她母亲和孙大姐，听说我患的是痔疮，便告诉我用八角叶熨水烫洗可好。王大娘她儿媳告诉我不用去医

院，去药店买一种专门治痔疮的药就行。

我到药房买了一贴“痔疮宁”的胶囊夹在腘沟里，还真管用，不到十分钟，便不怎么痛啦，才花了三元五角钱。

在医院挂号时，挂号室告知：今天没有普通号，全是专家号。我想挂专家也行，多花了4元钱。

青医这次门诊大楼建得很是豪华，比原来的宽敞多了，采光也不错，大厅设有“就诊指南”等告示，还有导医小姐坐堂。大门口门卫一边一个，我想过去没有这些名堂，不也挺不错的，干嘛非弄得“神秘兮兮”的！就好像不是去医院看病，倒像进了兵营的感觉，浑身不自在！

我乘着电梯，来到位于六楼的外科门诊，里面就医的人不算很多，我把挂号单及病例交于服务台，服务小姐，不如，确切的说，是一位女士，她把病历平摆在桌前，看了看，问我：“看什么地方？”

“外科，腘上长痔疮。”我说。“稍等。”她头也未抬地说。

这时，我不敢大坐，仄着身子藏在靠椅上，过来一个值班大夫，手上拿着一个电视遥控器，一会儿按一个台，就这样换来换去，最后固定在一个台上，屏幕上出现了描写德国二战时的场景，一个德国军官正在指挥，士兵前进，霎时，坦克冲了上去……

看到这些，我不由脱口而出，“这是德国占领苏军阵地后，发生的第二次冲锋”。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看过？”我点点头。“看病？”他又问。

“是。”我说。

“哪里不好？”他开始问。

“大夫，我好像长了个痔疮，能不能给治一下？”我可怜兮兮的说。

“趴下，把屁股撅起来，我看看。”

我走到屏风后，趴在床上，大夫过来一看：“你这是痔疮。”

“往里按了没有？”他问。

“没有。”我回答。

他套上乳胶手套，给我用力往里摁，我痛得“哎呀”一声。他说，“不要紧啦，回去以后，多摁，我给你开点药，拿回去一天搽两次。”

拿着医生给开的药方，我到划价，等拿出来一看，“我的妈，两幅药四十多

元”。我打消了去交款的想法，出了医院，一路径直到了龙口路药房，花了三元五角，买了药。

一九九八年八月九日

比我想象的要快，我第二次被环卫“涮”了下来。

原因是因为我没经过她同意，擅自休了病假。

今早上，我开始扫街，沿途扫下去，等到快近七点的时候，李骑着车过来，离我老远就喊：“小刘！小刘！”

我停下来不解地看着她。

车到近前还未停稳她就说：“你不要干啦，回去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人。”

说话的口气非常强硬，不容你说什么，掉头就走。

“怎么啦，不能生病啦？”我冲她喊：“你干什么？”

她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盯着我，“不准你干！就是这样！”说完扬长而去。

“不打算啦，这鸟活。”我想。

于是我就这样又丢了一份差使。

回来后，我把经过给街道干部孙主任说了，正好王大姐也在。

“不干不干吧，只是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王说。

“只有另外再想办法啦，困难是困难了点，我想，以后再找份活肯定不容易。”我说。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早上5点钟，我到日照路2号二楼送奶，二楼202室女主人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一袋钙奶，她说：“师傅，昨天我奶拿得晚，发现有1袋漏的，你看能不能给换一下？”我看了看袋上的包装，的确，是5月27日的，于是，我给她换了1包，回来后，与小胡好一阵解释，才拿回一包奶，给平原路8号三楼送去。

因为该楼的水管的原因，水的压力不够，吃水成了问题，我了解了一下，这里的人都大半夜起来接水，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水的压力才会上来。

看样子我要去准备一个水缸才行。

买来一部手机，却不知怎么充电，成了一个“摆设”，昨天，我想打个电话给同学，显示屏上却打出了：“请充电”的提示语。我手忙脚乱地拨弄了一个晚上，也没能充上电，急得不知怎样才好。

昨天，在出门的时候，邻居老太太告诉我，要我把搬家时所扔的垃圾清理一下，说居委会要查的。我回来后，立即把废弃物清理了。

碰到了我中学的同学高鹤岗，他开着一辆日产白色面包车，我当时没注意到，他从倒车镜里看见了我，并缓缓地把车停下，和我打招呼。我愣了一下，抬头看是他，我俩在路边聊了起来，我告诉他我的近况。他脸上露出同情的神态，问我孩子多大啦，慌促之中，也许是爱虚荣之心占了上风，我竟说“孩子上初中三年级。”他“噢”了一声。说完这句话，我觉得有些后悔，觉得对不起老同学，没说实话，顿时，感到脸上有点发慌。幸亏了同学没看出什么破绽；也幸亏了同学之间，这些年来，少有来往。否则，真有一天，会“露馅”的。

说来也是，谁没有孩子？孩子是父母的希望和寄托。可我就没有，也许是这辈子的“思儿”情绪，要到下辈子才会有。

在今天这个社会，没有孩子，竟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孩子，你处处都得替他们着想，从上学到就业甚至连娶媳妇，都会成为你的一件“心病”，如果在哪一点上做得不好或不够，你会为此而负疚一辈子，有一种对不起孩子的感觉。

下午，在家闷着无聊，出去走走。在青医附院门口的三角地，看见老谭蹲在那里拨电话，我上前问他，“干什么？”他一抬头看是我，便说：“我给你打电话，怎么打也不通。”我闻听，“噗嗤”一笑：“我关机啦，你还怎么打。”“你怎么关机干什么？”我说：“没事我老开着个机有啥用？你晚上去吧，我在家等你。”谭说：“远啦，不愿意动弹。”我说：“充电我不会，你过去教教我。”他说：“那好，你弄点好吃的，我就过去。”“嘿嘿，阎王不嫌小

鬼瘦，我没钱啦，你不知道。”我说。

晚上，譚果真来了，談話間，他告诉我了一个坏消息：小贺找过我，问我到哪里去了。譚未讲。

當初，我为什么要急于离开沂水路，是因為在那边住久了，因為经济上的原因，欠了点钱。虽然钱数不多，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我想还，尽快还上，可心有余而力不足，况现在又无工作可做，尽靠送奶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没有别的法子。

这几位“黄世仁”，我是惹不起的，心想罢了，我不想搞得两败俱伤，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记得，离此不远，就是小沈哥哥的住处，看起来，我得注意提防着他们，不能被他们发觉。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三百元的手机，要卖不过 10 元，亏啦。

日前，我从别人手里以 300 元的价格买下了一部手机，系二手货。不慎掉在地上跌断了天线，今与老譚拿去修，修不了，要卖也值 10 元钱！

我白扔了 300 元。今天也多亏了老譚，他给我打电话，打不通，他想到可能是摔坏了天线，过来和我说，我也没办法，无力回天，只得按他说的办。我们从齐东路跑到胶州路，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只得以 10 元把它卖掉，否则，在手里也是废壳一个。

在齐东路遇到小沈，她问我上哪去，我说有事，我怕她再纠缠不清，赶紧借故走开了。

最初，我以为，不过只是个天线而已，只要不影响通讯就行，瞎，从来没玩过那玩意，真有了手机，又不懂得如何使用，看来不懂科学是不行的。

天线一断，手机再好也是废的。（最后的消息：手机只卖了捌元钱）

瞎，不说别的，我是真心疼我那三百元钱，它能使我过好几天的好日子。当初就不该要！

这也是一个用钱买的教训！

晚上，譚又来，又是在我这吃的晚饭。没办法，认了吧，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他一个“朋友”了，只要不犯原则上的事，他来就来吧，无非就是钱上

吃亏了。

很长时间，没扮女妆了，今晚上，我自己给自己化了个女妆，好看极了，大红连衣裙，红艳艳的嘴唇，老谭说，等拿个照相机拍下来，正八经的画个妆。谭要去逛夜市，邀我一同去，可我一身的女装怎么去，他只好一人去了。

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

在一个浩瀚无垠的沙漠上，有一个人独自在这里成长，寂寞与孤独；风沙与野兽；· · · · · ·

在一个风暴的夜晚，我孤独地伴着微弱的灯光，沙漠里传出了狼的嚎叫，谁来看望这个孤独无望的人？

风沙掩盖了一切，往日的忧愁已被岁月的风沙抹平，谁来帮助我？暴风雨中走来了我，是那样的疲惫。

风暴洗尽了我的脆弱的东西，我依然一个人站在这无垠的荒野之上。

女人，这个岛上还有女人？只见那女人头上的红色纱巾，在随风飘舞· · · · · ·待我走进时，却是茫茫的沙海· · · · · ·于是我喊：女人，你在哪里？回答我的依然是风的呼啸。

周围是一片俱寂，少有人烟，荒野里头留下了我的脚印。

在这举目无亲的岛上，唯有我在？

难耐的寂寞与孤独中，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岁月抛弃了我，我已饱尝人间的辛酸。女人是我永远的梦想。

我要在日落之前抵达我生命的目标。尽全力地靠近她，接受她的温柔。

昨天下午，老谭来了，他给我捎来了女性的化妆品，我笑了：“嘿，齐了，就差裙子衣服啦。”他说：“别急，慢慢弄。”

他说他晚上不一定来，因为活较忙。我说你只要7点半不来，我就不等你啦。聊了一会小赵的事，他便回去了。

他真的把我当成了女人了，我挺高兴的。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日

今天，是青岛解放纪念日。（53周年）

发工资了，又补上血了，在连困了4天之后，“血液”又畅了。

上午，送完奶，小胡问我，有错没有？我回答不敢夸口，一是有自骄之嫌；二是真的不知道是对是错。如若客户没有电话投诉，便是对了，否则就是错。

回来后，给猫做了鱼，分了两碗，大猫和小不点的，看着它们贪婪的吃相，心里抚慰了许多。小不点很顽皮，顽皮得可爱。

扫街的姊妹对我说，要我在经济稍好点的情况下，弄个情人玩玩或是找一个农村的姑娘，成个家，不行，她可以帮忙找一个。

我说，只要经济一有好转，这件事倒是值得考虑。至于情人吗，我看就算啦吧。最后我开了个玩笑说咱俩挺合适，你看呢？她挥起扫帚就要打我，我借机跑掉了。

我知道她早已成家，不过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二零零二年六月三日

清晨，天空电闪雷鸣，却下起了小阵雨，雨过天晴一阵后，天又阴了下来，看样子还要下雨。

社区卖奶又换了人，以前是王主任的丈夫在那儿卖，可卖了一阵后，大概群众颇有反映，可能他自己也有觉察，便不再出售牛奶了。

看来广西路社区的这帮“官老爷”并未把我放在眼里。罢！罢！

早上，我问了才来摆摊卖奶的小伙子，他们说是主任安排的，一个月大概800元的酬金。

这两个卖奶的小伙子并非本地人，而是外来务工人员，不知缘于何故，不留给下岗失业者。

我不敢断言他们从中是否收了好处，只不过是没掌握证据罢了。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买房的事进行一半，突然房办又以“产权不清”为由不予买卖合同上签字，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牵扯到私房部分。

“必须是直系亲属才行。别人是不行的。”经过交涉，得到这样的答复。

“这房子已经装修到一定程度了，怎么办？叫老刘付钱也是不可能的，我看是否进行一下公证，我们已经买下这套房子啦，等他办好之后，这处房子还是我们的。”小赵和老孙这样说，我在旁边听到的。

也就是说，目前这处房子的承租人还是我刘培麟，别人不能取代。那末，以后究竟怎么样，小赵还要去咨询一下。

我想，是否由换房形式出现，不知可行与否？

“不过，老钱的房买下来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刚才，我在房办门口还和孙健说，这钱拿到之后的用途，这下全泡汤啦。

“老的都死了；小的也死了，究竟这房子到底是属公还是属私，我也不甚明了。”我对小马说。

曾记得，我母亲生前告诉我，这房子是我父亲当时用6袋面粉买下来的（解放前的币值。我们当时住的是三楼的整个一座楼，后来文革时期（也许可能追溯到55年）被房办收去（也有人说是楼下周文坚迫于形势，上缴了国家）。

现在，双方老人都已死亡，没有办法去查清这里面的源缘（渊源）。

赵说：“鉴于日前出现这样的局面，他要把沂水路2号的房继续装修，完了以后，出租出去，把这个钱挣回来，这个钱你是没有了。如果能有人出个证明材料，能把这个房子办下来，这个钱还给你。”

我想：目前，只有去问一下四方，看他们是否清楚此事。

问题出现啦，怎么个解决方法呢？这个事如果一时解决不了，沂水路的房子我也没了，他们再撤灶，那我的出路可就惨啦。真像他们所预言的那样：麻烦大着呢，你到那时，无房子住，你找谁去？这个事，只有小青知道，可他早已走上了黄泉路。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房子的产权到底属于谁，当时是如何办的，有无资料可证明。

养父卧床12载，后在78年故去，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母亲于95年夏天也因病故去，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在她生前断断续续地听她讲过：周之

坚是这儿的房东。· · · · · 当时，由于没考虑到要买房也没在意。

考虑到能下岗失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周之坚也已经作古啦，他俩的子女情况我也不清楚，知道老大在上海，老二在广州，至于具体地址，谁也说不好。

三楼这处房子，文革时期，变换了好几个房主，后由青医直管，黄某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勒令遣返后，曾在龙江路居住过，落实政策后，没有再回沂水路。

钱某一家是 67 平（66 平？）夏天，举家从当时的莱芜一路搬过来的，一直未动，直到女主人去世，一直在沂水路，现钱家已买下此房，但不知如何办的。

一楼是臧广兴家的私房，这早已被历史证明，他有好几处房产，（这还是去查房产档案时发现的，但做儿女的并不知道，只知道沂水路 2 号这处房子是他们的父辈留下来的。）

二楼的房子现已易主，在早是周之坚的，后“文革”红卫兵造反抄家，他被遗至江苏路 10 号的一处地下室里。后他的房子由陈辅新一家抢占，一直到 90 年陈家搬走；中间一家也搬走后，杨立明一家也在 97 年搬至东部，现在整个二楼属于王姓的，他是一个某文学社的编辑，他花了十几万买下二楼的全部。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

也许，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有点愚蠢至极。

下午，我想去四方，可去了以后怎么说，他们是否会帮这个忙，我想除了老大玉麟外，别人是不知情的。可老大已经去世了呀！

细想一下，这件事还真的叫小贺给言中了。麻烦真的来啦，而且来的这样的出乎意料。

我没有注意了，想给老谭打个传呼，叫他过来商量一下，可又一想，一个农村人他又可能知道什么呢？再说，他来了就得伺候他，还要好吃好喝，今天的钱除了缴房租（沂水路）外，还剩十几元钱，日子还得过，他又分文不掏，来了就白吃，吃完了净道理。

这件事如果办不好的话，不但钱没啦，而且房子也就没啦。赵新洁不会束手，而且她们也会去找明白人，到时只会对我不利，弄得不好，一场官司也是在所难免的。

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想退已是无路可退。

二零零二年六月四日

房办管理员昨搬出了一摞图纸，指着图纸上标明的部位说，你这个房牵扯到私房部分，还不能买我们也不能卖，因为产权不清。一句话，犹如当头浇了一桶凉水，浑身上下凉透啦。

我试着争辩，可一点用也没有，人家就明确告诉你，这个房目前不能卖。我真是搞不懂啦，我们邻居都把房买下来了，为什么到我这里，会“产权不清”了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不清楚。

小赵埋怨我，我又去埋怨谁呢？总不能埋怨已经死去的人吧。

但处在那个时代的人，谁又会想到以后的事呢？



昨天晚上，老谭来了，我给他说了昨上午发生的事。他说，“什么也不用说了，得罪人啦，”

我说：“怎么讲？”“你不想想，老钱也买了，二楼也买啦，为什么到你这里反而被卡住了？一是街道，二是派出所。”谭这样一说，我有点恍然大悟。“派出所小吕，别看他走路一扭一扭的，十足的娘娘腔，可他是举足为鼎的人物，他要出面买房，一切就可迎刃而解。”谭继续他的分析：“派出所是他们的一级领导，一个电话或者去个人说一句话，你这个房子就不用想办通顺。”

我问：“是不是把这个事给小赵说说？”

老谭：“他会明白的。别小看那帮人物，适当的递个话请请礼，事不难办。”

我说：“她叫我去四方问问。我敢去问吗？问来问去不露馅才怪，那才坏了呢。”

刚写到这里，老谭也走了才半个多小时，赵新洁又急匆匆地来了，来了就是一阵高嗓门，我俩差点抬起杠来，她非认为我那房是私房，说我骗了她。说来吵去，我们统一了认识，明天去趟房产局，上午9点去，目的是查一下过去的房产档案。为此我们俩还去了趟老钱的家，可是钱家锁着门。

清晨起雾啦，远处的景物被笼罩在晨雾之中。

照例送奶。

去沂水路6号门口，刚支好车子，小胡就过来了，若有所指地问：“奶正好？”

我没好气的回答：“正好。”

她什么也没说从我眼前走过去，我暗地里“哼”了一口，“什么东西，有权的不敢得罪，去拿这些人发泄威风。”

从6号院走出一个女同志，我叫不出她的名字来，但彼此也熟络。她问我：“侧院可否也定了牛奶？”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可能没有吧。”她“噢”了一声，转身离去。我不解地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想：“人家定不定奶与你何干？”

二零零二年七月三日

杨永莲，现在我还没忘了她。不过她现在又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

那年是88年吧？我们厂的第一批合同制工人，小姑娘长得很秀气，一笑俩酒窝，戴着深度眼镜，当时她在费城路住，我去过两次。那时都年轻，不知利害，在别人的怂恿下，不自量力地去杨家求爱，结果弄巧成拙。

自那次洋相出尽后，互相再见面，觉得尴尬和别扭；尽管我对她有好感，可人家姑娘却不感冒。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自己也觉得乏味了。

唉，太累啦。出师未捷，先打了白旗。

这是我第一次“涉足”恋爱。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越界半步，一般都是别人介绍，自己才刚见面。否则，只能把爱埋在心底。

第二个目标，是王玉萍。她跟我住的近，曹县路。我在当时的拉车师傅李希林的鼓动下用“情书”的形式，连着几封，未见动静。因为都在一个厂，不好太“造次”，只得装迷糊，可心里是“十八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投递情书的第三天，被她当众洗了个“透心凉。”

总之，在单位上，两网下去，没“网”上一个姑娘，倒落下了众人的笑柄。

接受了几次的“教训”，自己变得乖戾了。在看到徐洪佩时，只能深深的把爱埋在心底，保持住同事间的距离。明知自己喜欢她，却始终不敢大胆的去明示，生怕被拒绝。结果，鲜花被别人无情地“摘”了去，自己却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悄悄落泪。

我承认，感情这东西是不好处理的。对徐洪佩，从内心充满了对她的爱和思念，没有一时停止过。于是，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这一切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在孙师傅和药铺的力挺下，转移了大方向，去和一个自己不相爱的人，一个典型的弱智给合成了一个家。而这个家并不完美，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是残疾。唯一的，是她600多元的工资。

她有胆囊炎，时常去医院，可以这么说，她的工资百分之二十全都花在治病上，于是她成了医院里的“常客”，没有一个医生护士不认得她；“你怎么又来啦？”于是，她那张不是十分利索的嘴，开始了她的“营业”，我还得给她当“翻译”。

这是命运对我讥讽与打击。几个月之后，我在她的攻势下，彻底打了“白旗”。

由于她的诬告，我差点“折戟沉沙”。

现在，我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啦，从此以后不再浪漫。闲下来的时候，想着自己的身后事，喟然嗟曰：悲哉！想不到我刘某人能走到这一步。我愧对祖宗！

很久以前，碰见刘显君，看样子，她还没忘了我，老远就打招呼。躲是来不及了，只有迎上去：“干啥去？”“出来办点事。”“还没结婚？”“等着你。”几句玩笑过后，进入正题。她要出来找房子，和她丈夫“离婚”。“还没离下来？”“他不离，整天在家发凶。”

我说“想当年，我被你搞了个乱七八糟，七荤八素，本以为你找了个对象能好好过。可谁又想到会是这样。”

她说“过去就过去啦，提这干什么？有房子告诉我一声。”

她走了以后，我才想起，忘了问她要她的电话。

以前，我也“追”过她，帮她买煤帮她给老人看病，可她却“甩”了我，投入到了另一个人的怀抱。

回忆往事是甜蜜但也带着些许的苦涩。闲来无事信手拈来全当笑料，可我并不把这看成是取笑的资本，那是通过回忆这段往事，证明自己对女人的无奈和渴望。

不知怎么搞的，一辈子自己就没有正经八百地碰过女人，我指的是那种正常的女人而不是病态的女人。

有人给我算过，说我命里犯“克”，没有一个女人接近我而接近我的只有疯子和傻子。如此而已！没有“解药可服！”

上午，到赵新洁家。

只见屋门开着，屋内无人。“空城。”我自语道。又等了近40分钟，赵新洁从外面进来，手里拎着菜。“你真大胆，撬着门就出去了。”我责备道。“没事。近便，一会儿的事。”她说。“你有事？”“啊，不放心，过来看看。”“你还得去找一下周文坚她大闺女。”她说。“到哪去找？”

“问一下你的邻居。”

“星期二的时候，去房管所了，和老钱去的。还是不行，因为当时周的大闺女95年去办的时候，别的房都交了，唯留下你的房子未交，居托管房。”

咳，真麻烦！没有别的办法了。小赵说：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也不能不管你，只不过钱不能给你。

“房子眼看就要到期，还有 80 天的时间。”我说

“不行，再往里续；再不行，给你去沂水路搭个阁楼你住着。”

“你看着吧。”我说。

“你那件事办得如何？”她说的是特困的事。我摇了摇头说：“不行。”“你不好跟他们讲理。”“讲理？你看这个世道还有理可讲吗？”“我准备放弃。”“你得天天去找他们。”我无望的摇摇手，“没用。”

下午四点多钟，去找钱茂富先生，他正好在家。彼此都是老邻居，我俩开起了玩笑之后，我把小赵要我传给他的话讲了。要他在 8 点前后，一定要等着小赵。

二零零二年七月四日

我不知道该怎样才好，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个错误。当初如果想的深一点远一点，也许这样的低智商错误不会发生。现在，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如果说，这件事让四方知道了，会出现个什么样的结局？他们能够出钱摆平这件事吗？小赵的意思是让他们去调查，她和我是否是亲戚关系。我说：“这个事可不行，万一他们知道了，还不问起来？”她说只要肯出钱，她可以考虑退出。因为她为这个房子花了不少钱了。“我看还是先别叫他们知道，万一要是知道了，吃亏的能还是我吗？”明年的房租还要看涨；今年市里还要安排搞水表的一户一表制安装，让每家至少出 300 元。特困户只要有特困证可以免掉这部分的费用。我这边的房子眼看就要到期，这一切的事情又该如何解决。

可怕的是，“特困证”的被拒使我的生活陷入了可怕的困境。

海面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雾，在晨雾笼罩下的海边，游人观赏着大好美景……早上，结束了一早上的送奶工作，沿着海边一路走来，清理着纷乱的思绪。快结束送奶时，平原路 12 号的大娘站在大门口，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在沂水路 12 号，我卖给了在 12 号楼居住的顾客两包钙奶，她付了 2 块钱给我。

这样，就给原来的订户少送两包。我想再回去拿也来得及。

那这个大娘站在门口干什么呢？原来她是在等我给她送奶。

当她看见我送完邻院的奶之后，没给她送，又见我原地掉头往回走，老太太沉不住气啦：“喂，同志，你是送奶的吧？”我停下车子：“是啊，大娘，您有什么事吗？”因我不知道她就是我的订户，故此有这一问。

“你怎么没给我送？”老太太问。

“大娘，我回去换奶，一会儿就给您送。”当我知道她就是我的订户之后，我这样告诉她。

“我给你说，小伙子。是这么回事，28日我交了31元钱之后，1号就没给我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太太解释说。

“没给您送？不会吧？”我略为沉吟了一会，一想可不，1号因对方少发了一包钙奶，到她这里，就没有了。想着回去取，可回去和老板一争吵，把这事给忘啦。算啦，人家既然找着要，就把这袋奶也给补上吧。我这样想着这件事，回去把这事办了。我又垫上了1块钱。给她送回去时，我把奶交给了她本人，并说了声：“对不起。”

和昨天穿裙子扎小辫送奶一样，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只有奶站的老同学戏谑地问了一句：“老刘，今天怎么不扎小辫了？”“想扎，时间不多啦。”我也回了一句：“但我还是想扎。”他笑了，我们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在日照路上，遇见晨练的黄岛路上的两个大娘，我们很熟。开玩笑的说：“小刘，昨天是你‘媳妇’送的，是不是？”我明白了，她们还在取笑，我也不在乎地说：“就是。”那大娘说：“好俊的媳妇。”

我昨天早晨，不知怎么搞的，有一股力量，促使我非穿裙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出去，这股冲动，带来了一些什么反应呢？似乎反响并不十分强烈，也许人们并未意识到什么或者说对男人穿裙子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是说认可了这件事。因为毕竟是在公众场合，穿着花裙子已经很惹眼了。

今天，我有意留心了一下，我所碰到的熟人中，没有一个提及昨早的事，仿佛一日之间，忘得一干二净，或许人们不屑提及。

如果我要经常这样穿着出没于大街小巷，会有一种什么后果？换而言之，

如果是一个女的，穿着男人的衣服，人们可能还能接受的话，那来一个男人，若是穿着女人的衣裙，那就更不必大惊小怪了，毕竟这是一种服装，只要他不去做犯法的事，我想是不会有人去校对的。

下雨啦。小赵要办的事，能否办得成。我想：要是没什么变化的话，不会办不成的，以小赵的办事能力来讲，这点小事，难不倒她。

转眼到了七月。

七月有党的生日，有“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七月是流火的七月。

盛夏，酷暑难当，在我这个 17 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只有朝北的一扇小窗可以透风。但还是挡不住夏日的骄阳。屋里寂静得很，也静的让人心慌，我一个人独自在这间小屋里，没有与人交谈。猫在做着它们的梦，在梦中做着各种姿态。咳，人世间，也只有它们没有忧愁与烦恼。它们高兴了手舞足蹈，博得主人的欢心；饿了，它们依偎在你的身边，久久不肯离去，仰着它那脖颈，一个劲儿的嚷着叫着，它们可不管你有多大的烦心事，只要有吃有喝，它们可以尽情的吃喝。主人的酸，甜，苦，辣一个人独担。

而我在这间斗室里，犹如坐牢般，没有朋友之间的往来。“门可罗雀”就这样，我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总期望着有一天会有“奇迹”发生。可是，纵然你“望穿秋水”也没有用。索然无味地日子我一天天地走过，这世上就没有一个我可倾心的人，我的“知音”，哪怕是天上的一只小鸟，我也想与之交谈，无奈它不懂人的语言，眼瞅着它们飞向遥远的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

七月，人们把它说成：“黑色的七月。”高考是在七月，人们盼望着能金榜高中，光宗耀祖！人们把分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为了这一天，他们苦读诗书，饱尝“寒窗之苦”；为了这一天，他们放弃了一切，而家长们又何不盼儿女们能够“成龙”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在这一刻，仿佛世界上的一切变得凝固了；地球因此而停止了转动。

而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虚度着光阴……我不甘心就这样“沉沦”下去；

我挣扎，当时，茫茫的人际中，何处是你的“落脚”之处。

我恨这一切！是谁？断送了我的生命？！是自己吗？

伟大的心胸，应当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

的勇气来对付一切的不幸。

不要去埋怨人生给你带来什么，首先看看你是不是去认真地对待生命中的每一天！

二零零二年七月六日

受台风的影响，今早上，感到格外的凉爽。

按例送奶。

送完沂水路1号的奶后，我因内急，就找了个隐蔽之处解决问题，刚解决完，从门里出来一个老者，他见我在这内急，斥责我：“混帐东西！”在这之前，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身份，并说了对不起，可这位老者不听解释，怒骂不止，我无意和他过不去也无心去和他针锋相对，只得讪讪离开此处。

我事后就想起这件事，即使我是做的不对，只考虑，你作为一个老者，也不能置道歉而不顾，骂个不休吧。难道骂人是解决彼此争端的妙药吗？骂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只能使争执升级。鲁迅称之为“国骂”。

骂人者，理屈也。不论他们如何标榜自己的“文明”，可是一旦遇到道理与道德，他们会原形毕露。我们何不以理去服人呢？

早上回来，小猫和老毛们在嬉闹，这时，邻门大姨过来说，小刘呀，你养的这只猫，跑来跑去像跑马似的，我们每天早上跟着它们上早班。4只小爪子在地上跑时发出的声音简直像在过“马队”。

我连忙跟她说“对不起，小猫们太调皮了。”实在说，真拢不住它们。

我一开门，两个比我跑得还快，“嗖”地一下，你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它们以跳出门外了。

看来，这两只猫是不能再养了。今上午，我从外面回来，邻家赵大格就找我说这个事，说：“老刘，我请教你个事”，我不解其意，问：“什么事？”他说：“这个养猫，有没有时间上的规定，早上必须几点放出来，什么时候再圈回去？”这个，没有。不过，按道理也是只动物，时间长了，它也想出去跑跑。”于是，他提出了他的看法，说：“这样不行，耽误我休息，你赶紧想个办法，再往下，我就不好说啦。”

要我把养了一年多的猫处理掉，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无论怎么说，它跟了

我以来，给我带来了欢乐和责任。咳，没办法，为了不得罪众邻，忍痛割爱吧。明天把它们送出去。

二零零二年七月七日

今天是“七·七”事变 65 周年纪念日。

65 年前的今天，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一举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鬼子。

今早上，我把猫分两次放出去，减少对邻居的骚扰，也避免弄出响动，影响别人。因为整个清晨，人们都还在酣睡中，你也不能为了自己而影响他人，这是不道德的。

要让我把它们处理掉，从感情上来讲，还真有点舍不得，也只好在今后注意啦，不去违犯众命所忌。

今天，知了开始了在树上的聒噪，预示着盛夏的来临。不过，这只是几只小知了在学着鸣叫罢了，真的大知了到来的时候，那时整个夏天就跟火炉一般。七月如流火，就是这个道理。

我常想，假若现在有一个人，他愿资助我一千甚至还要多，我想，他是否有病或者有别的原因，那样，我付出的代价也就太高了。首先，你得问明原因，是否另有企图或者利息比别人高出一倍。

啊，这好像很正常，但又不正常。因为我付出的要比得到的高出许多倍，我会因此而付上一笔高额的利息，我这一辈子是偿还不起的。

我需要钱，特别的需要。但没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友情的或是低付出的。否则，我将承担不起或力不从心。

这世界没有无本之源。所以，我的悲剧就在于没有钱！

没有钱就等于你没有任何东西，地位，权势，你所需要的一切，女人，家庭，你通通没有！

所以，当你面临饥寒交迫时，你没有选择人生的权利和要求。

你的梦幻，追求，永远只是一个遥远的幻觉而已，丝毫改变不了你的现实！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现实，永远改变不了的现实。在我生命行将结束时，

它将随我一起陪葬！

二零零二年八月九日

今天，终于把送奶的钱拿下来了。

早上，送到沂水路3号，回来走到大门下档处，正碰见一个江苏来青推销产品的，问我要否。我回答不要。

正在说话间，小胡在楼下喊我，而且火气很大。我知道这是为着什么。我没去和他计较，问：“什么事？”

我说：“不是早和你说了吗，那奶不好放，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强说道：“为什么以前都放，这次却放不进去？”

我说：“干什么？他那是送报纸用的，不是送奶用的，你搞清楚了再说话！”

她不说啦。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昨天沂水路10号瓶奶是怎么回事？”

我说：“瓶奶怎么回事，给他送去啦。”

她说：“人家说，少1瓶。”

我说：“不可能吧。”

她喊道：“什么不可能？”我不管啊，你包损失！”

我被她这一说，也想起来了，昨天，是少了一瓶，想回来给补上，可回来后，却给忘啦。

唉，又被抓了把柄。

这工钱，七折八扣，到手的只是110元钱。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也姓林，叫心如。和电影明星林心如同一个名字。

初听时，我吓了一跳，林心如，居然有人也叫林心如。可眼前这个叫心如的女孩子，看模样，只有十四、五岁，浓眉大眼，两只小辫垂在耳际，俊俏的脸庞，穿一身红花连衣裙。

我和她是在车站认识的。那天（11日）我到四方去找同学，看到一小女孩在那徘徊，我并没在意她，当车来时，我正欲上车，只见那女孩用眼看着我叔叔，能帮我一下吗？”



“什么事？”我问。

“啊，我把钱丢了，能帮帮我吗？我一定还你。”小女孩可怜兮兮的说。说实话，我身上只剩下10元钱了，不是不想帮她。我犹豫了一下。

想了一会，我问“姑娘，你到哪去？”“到四方。”“从这到四方也就一元钱。”“行，上来吧。”

我们聊了一路，还是青岛某某中学的学生，在路上，不慎把乘车卡和钱包丢了，“叔叔，我回去就还你。”

“不用啦。”我说。

这点小事，我并没把它放在心上，车站到了，我们各自奔向各自的目的地。这件事，过去很长时间了，女孩并未来，也许有什么事耽搁了。说实话，不就是一元钱吗？我不想她能还我。

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

昨天热闹了一阵，今天却俱寂难耐。

饥饿、空虚、孤寂又袭上心头，两天了，经济无着。我怕我是到头了，好

像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

这份难受，是我自找的。房子卖了人家得了好处，现在我却成了“杨白老”，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艰难捱过这难耐的日子。

跟谁借？

难道就这样白白等死吗？这个月刚刚开始生活就走入了死胡同。小胡的钱别想拿啦，因为中间“别”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我花心血付出了代价，把它修复的刚刚好用了，他们却又要回去。

我想：我不能白给他们。

我的下面死了。

精液可能已经消失。我把自己浓妆艳抹，打扮得跟“新娘”似的，却毫无异常，生殖器无勃起的迹象。

这可能与我长期以来，“自恋”有关。当初，每次化妆后，都有异常反应的，可近一个时期，由于性生活的孤寂和女性接触几乎没有，所以，自己长时间的“单恋”使得自己遗精过甚。

我没有和哪个姑娘有过这种“性的媾和”，完全是自己的“性”行为，这是心理上的障碍。在我的幻觉中，我就是个女性。而且经过化妆，觉得还有点像女人，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有时自己觉得有点难为情，时间一长，竟“豁”了出去，有时一扮上就不愿“卸妆”。

今早上，我对着镜子画好妆后，抹上指甲油，镜子里出现一个“姑娘”，虽然这个姑娘长得有点难看，可左看右看，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红衬衣，花裙子，和其他姑娘相比，自己一样没少。可不能仔细看，仔细看准露怯。

来自长期的精神上、物质上、经济上以及当今社会竞争如此激烈的形式，这就有一种压抑感和落魄的感觉。总感到自己比别人处于劣势的地位，自卑感就油然而生，而且愈发地强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追求公平这种感觉特别厉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七日

怎么办？

今早起来梳头时，发现头发早已变成女人型。我不知道，是否就这样出门。天渐渐的凉了，秋天到了。

下午三点多钟，老谭他儿突然一个人来了。而且我毫无准备。化了妆的我使他很吃惊

“你，怎么……”

“好看吗？”我故意这样问。

“好，漂亮。”他笑着说。

“你爸呢？”我问。

“他不在家。我出去干活回来没钥匙，所以到你这里来。”他说。

他进来后，一直在看书，我们再没搭话。就这样一男一“女”共居一室，我心里有一股异样的感觉，想了想，便开始卸妆。

过了很长时间，他父亲来了。他们父子俩开始聊了起来。

这时，老谭问我：“他什么时间来的？”

我想了想说：“大概是三点半吧。”

老谭他儿现在饭店打工。

他儿这时对他父亲说：“我来时，刘叔叔正在唱戏呢。”

老谭问：“什么戏？”

我说：“凤还巢。”

老谭这时来了兴趣，要给我化妆。我又一次默认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二日

前些日子，我向老谭提出，让他给我一间地下室住。没过几天，他还真给我找着了。

晚上，我同他一块去岔口二路3号看房子，连去了两趟，房东都不在家。

回来的路上，遇上了一个熟人，一个很久不往来的孙大姐。我俩站在路边聊了起来，她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没有事干。”，她让我明天上午去她那里，推销保健品。我答应试试看。

中午，在小赵那里。两口子正在吃午饭，见我去，俩人并没有起身以礼相让。

我只好随便地找了个地方坐下，孙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吃了没有？”

“没呢，我来想给你说个事。”俩人谁也没说话，一阵难耐的沉默后，孙问：“什么事？”

我呐呐地说：“最近，我找了个事儿，推销保健品。”

孙问：“什么保健品？”

我此时却把保健品的名称忘了个一干二净。

这时，小赵突然说：“你不知道推销是犯法的事，你能干了啦？”

“试试吧，我也不知道能干了什么。”我嗫喏着不知所以然。

一阵难捱的沉默能使人窒息。

最近，我抽时间去平度路19号，看望了我的前妻孙爱清。这是一幢老式房子，分左右两个跨院。

这里出门就是最早的永安大戏院，后改为延安大戏院。这里过去每晚都有京戏演出，自从改革开放，这里的景象变萧条啦。（后来干脆改成工艺品商场）

孙氏带着女儿就住在有边缘的二楼里。从谈话中得知，她又与她的后夫离婚了。她就是这么一个人，拿婚姻当儿戏，丝毫不知珍惜。唉！也难怪啦，她不是正常人嘛！

要用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她对待她，那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咳！话又说回来了，我也挺可怜她的！一个有残疾的妇女带着一个弱智的女儿要生存在这么一个社会，是多么的艰难啊！

但她挺过来了，每当谈及她的女儿，她都挺自豪。

在忙完了一切事情之后，我如约来到岔口三路5号院。孙大姐热情地接待了我。

这是一座老宅子，院落很大很阔。两层式楼房，错落有致。孙大姐引我到了她住的房间。吓！多么宽敞的房间，房间内还有一侧门，可以出入，右边是一座假山，非常别致的一个地方。

它和我以后要来住的地方仅一墙之隔。（因变故，没住上）

一阵客套话之后，她开始给我讲课。只见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保健

品的知识，她讲得是那样的投入，简直到了忘我的程度。我傻傻地呆呆的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但当她讲完了，我还是一脸的茫然。

前一阶段，经济稍有好转时，添了两个大件。这个时候，老谭回来了，过来看我，他问我：“这台彩电是不是小赵送给你的？”

“胡说，这是我亲自去台东的国美商场买的，用了将近一千元钱（899元）。”他不相信，我拿单据给他，这才算罢了。

若要说不，老谭这个人，热心还真热心。可就是有一样不好，见不得人家有点什么东西。若被他瞅上，他是千方百计地弄到手，有时还真是不择手段。去年搬家时，老钱给我了一台录音机，被他看上了，软磨硬泡地弄到手。据说又被他用坏了。

没办法，我的小收音机又成了他唯一的目标，这不，又被他占了去。

我若不是还要利用他，我早和他反目啦。为了以后的事好办，只好忍了。

日前，去了车间。车间里只有孙和程两个人在干活。

程问及我的事，我说：“不行，她没拿我当回事。再说，房子到手了，我这边她更就一屑不顾了。”

程说：“还那么个样？她不是对你挺好的嘛？”

我说：“那要看什么时候。”

过了一会儿，程问：“老刘，我坐车时，看见你，穿一条裙子。是不是你？”

我说：“不知道。”在她面前，我无法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喜欢姑娘。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我离开了那里。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三日

11日我来到利津路职介中心找工作。因时间尚早，我又到了人民路的职业介绍中心，也是没开门。

一刻钟后，我到了利津路，进得大厅，里面找工作的人还不是很多。我看到了迎面墙上的电子显示屏排出了不少招工的信息，我驻足观看半天，没有适合我的工作。

想了一会儿，我去找了工作人员，她要我先填张表。表填完递上去以后，她问我：“今年什么岁数？”

我回答：“46。”

她说：“你属于大龄啦，请你到10号窗口办理。”我拿着表，来到了10号窗口，里面已经有不少妇女在求职，我说明情况，并把表递上去，和其他人一样，站在那里等着。

人渐渐多了起来。正在我焦急的时候，机会来了。五四广场招20名下岗工人，我并没有急于报名，看看其他人的反应并不强烈。又看了一会儿，我对工作人员说：“算我一个，我去试试。”工作人员开了一张招工单给我。

昨天，有事路过平原路。在经过一家劳动局办的“美发中心”，被里面的人叫住了，说免费理发。

起初，我并不太相信，不想进去，可又无法拒绝对方的一再劝说，看看自己的头发也够长的。

屋里的人真不少，可谓“座无虚席”。他们大都是学员，今天结业考试，于是到门口拉客来啦。经过20分钟的“修理”，我的长发没了。“行啦，这下不用扎小辫了。”我不无惋惜的叹口气。

12日早上，天下起了小雨。早上出门，偶感一阵寒意。

我来到五四广场时，还不到8点。

我遇见正在清扫马路的一名青年，他说就在前面的售货亭内。

在售货亭，从里面出来一个胖妞。我们认识，以前，我在这边卖过报纸。我俩谈了一阵，她告诉我，老板姓苏。这就是我要找的“公司”。它竟是一个“售货亭”，看来并没有什么规模。

里面的人还在酣睡。

有一位游客要买工艺品，在敲窗户。少顷，里面一个人喊：“别敲了，这会儿不营业。”

我看了一下表，整八时！

我在门口，等了一阵后，终于开门啦。

门后出来一位男同志，他问：“你有什么事？”

我告诉他，我是应聘来的，要找经理。

他说：“你等会吧。”说着就把门关啦。

过了好一会，那个男的又出来了。他叫我进去，原来他就是我要找的苏总。

他让我自报家门。然后他说：“我想，我认得你，你以前卖过报纸，对吧？”

我连忙说：“对。”

他问：“你今年什么岁数？”

我说：“46 周岁。”

他说：“我们对你们的要求就是爱岗、敬业能吃苦。”

我说：“这方面没问题。”

他说：“你不晕船吧？”

我说：“不。”

他说：“那好，你去办两件事：一是去检查身体，办张健康证明；二是带两张相片。”

我说：“好吧。”

他最后又说：“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批这样的人员，他们都没有什么特长。都是属于“饿死不当亡国奴”的那种，企业垮了他们也没指望了，但他们在这里干得都挺好。”

我试探着问：“工资是多少？”

他说：“工资 500 元，以后是 600 元。”

我回来后，径直去济水路，找着小赵。

小赵说：“现在不行，得到 29 日。你先想法借借。”

我非常沮丧的离开了济水路。

又要搬家啦。这次不是搬回去，而是搬到一个新的所在——金口二路 3 号。

老谭去找房东协调去了。

为什么要急着搬？

因为老谭要去济南办事，临走之前，想把这事办妥。

老谭昨晚上说：“如果你在青岛混不下去了，他可以在他们那里弄一处房子，花 1000 来元钱，再给你找个活干。”

我说：“好。”不过，不是现在，如果将来真的有那么一天，我想我是会考虑的。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上午老谭来说，不行。对方非要今天付款。“付上款，你就住。”老谭转述了老王的话。

我一脸的无奈，看看屋里一片狼藉，我真的有点束手无策。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大哥、小哥已经去世啦，他们去了天国，到了另一种世界里去了，但愿那里没有仇视和争斗，愿他们的灵魂永远的平安幸福！

家里没有什么可卖的。

唯一一台彩电和电风扇，这两件东西是唯一能够值钱的，也是我的唯一的两件奢侈品。

老谭曾在几天前，力劝我把它们卖掉，我明白他的用意所在。我没有同意。它们是我的唯一的两件精神支柱。这可能就是我在目前的这种食不果腹的状况下，依然能坚持下去得原因，人在，东西在！

失去了它们，无疑就是失去了生命！

今天，我又一次把目光盯在了它们身上时，我着实的苦啊！

理智告诉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走廊上很静，不时地传出阵阵沁人的酒菜香味，我贪婪地嗅着这醉人的酒菜的香味……

今天，整饿了一个上午。饥肠辘辘的我，多么希望有人送吃的来呀，哪怕是一个窝窝头也好啊。可这一切却并没有。

我象死人般的被囚在这荒凉的地方。没有人想起还有我的存在。

今天是八月十五，有钱的人，围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而我，一个落魄之人，无处可去，只有孤寂和我在一起。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如果在得不到补充是否会死去？这是一个完整“归宿”。没有牵挂的这样离去该是多么地省心啊！

我脑子里闪过要死的心，想就这样，默默地走完自己的人生。

我彷徨矛盾的心情在吞噬着我的心，仿佛死神又在向我招手。

我看见了小哥，他这样对我说：培，不要这样，要活下去。可是我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人生啊。

今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哪里也没去，去干什么？单纯为了一顿饭吗？如果是这样，就干脆哪里也不去！

今天是9月22日星期日。

昨天的八月十五，就这儿混过来了，两个馒头，菜是前天吃剩的。花生油没了，又没有钱买。此时的我，欲哭无泪。认了吧，这都是命啊！

还有7天，等待着这漫长的7天，犹如等7年！好在我有忍耐力，我不妨就勒紧裤带等到29日。这天正好也是一个星期天。

这几天，我哪里也不去，因为没有用，没有人会施舍与你，除非你是一个残疾人！可惜我不在此列，除了智商有点缺陷外，人还是蛮不错的，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但这一切，又怎么说呢。有一段时间找不上活，而刚找上活，又要去办什么《健康证》，办证就要花钱，求遍所有我认识的人，都说爱莫能助。钱借不到，四方又不能去，因为去也是碰钉子，况且我卖房这件事，我始终瞒着，再过去哭丧着脸借钱，说不过去。

前天，去看孙爱清（我的前任妻子），孩子也在家。啊，孩子出落成一个姑娘啦，只可惜是弱智。

我向她要钱，因为去年她借了我100元钱，一年了也没还，所以，我想要回来。她说，她父亲病了，身上没有钱。我看她那副可怜相，再说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没有坚持在向她要。

我问春丽：“还认识我吧？”春丽的回答是：“不认识。”她妈在一边听着也不做声，我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谁叫她不是你亲生骨肉哩。闷坐了片刻，我离开了她们，什么也没说。只听春丽最后喊了句：“你别来啦！”

钱没要着，反而让孩子撵了出来。我有点不甘心，我无计可施，揍她一顿，那会惹来更大的麻烦。

日记本快用完了，笔也剩最后的一点油。先就写到这里吧，明天还不知会怎样过去。



二零零二年十月九日

昨天晚上，洗了个澡，因为没有煤气，已有三天没洗澡了。

洗完了澡，真爽！

邻居过来找门子：“老刘，你看，你把污水都倒在哪里啦？你看。”说着，他拉开了电灯。

果然，因为楼道黑，厕所也没灯（有灯是他家的，他控制着）。这时，我看到，确实，厕所内污渍遍地。我只好连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厕所没灯，一时没注意，我来收拾。”我回来拿东西，把厕所清扫了一遍，又用水冲了。我不是故意的。着着实是因没灯，看不清蹲坑的位置所致。

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互相让一下也就可以啦。

不是这样，他在旁边又数落开了“再以后，别这样倒。你看你弄了这一地，楼道内就咱两家人，人家都不回来，顶多也就回来睡个觉。这样让他们看着啦，该怎么说？骂一顿，不值得！再说，现在这个天气还可以，如果是冬天的话，稍一结冰，必会滑倒人。去年，有一个老太太上厕所被滑倒了，

磕得不算轻，上医院住了好些天，人家还不算完。”他一口气把话说完，弄得我也无话可说。

“这是我的错，下次注意就是。”我只好这样说。

我这时，趁着水龙头上有水，我拎着桶，在接水。他在里面蹲坑。

我把话题岔开啦：“国庆节还出去走了走？”

“哪儿也没去。去干什么？有钱行，到处去逛逛，没有钱，去看什么？看人？没啥意思。”他说。

这时，电视机里传来了《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插曲。他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谁演的？”

我说：“不如王晓棠演得好。这部电视剧里面全是新面孔，演得有点造作。”

他说：“过去，有这部同名的电影，是王晓棠主演的。里面演蓝毛的那个演员演得真实。把蓝毛的狠、坏、辣演得是淋漓尽致，当时，赚了观众不少的眼泪。”

我说：“我有这部小说。电影我也看过确实是这样。”

水满啦。

我们谁也没再说话，我把水拎回了家。

这个月又要收水费啦，拿什么付呢？房租尚且欠着。这日子还怎么过？

想找个活干，看来目前还有点困难。

极度的空虚和寂寞，干点什么能排解我心中的郁闷呢？

出去？已是夜半时分，“上哪去？”一时没了主意。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二日

如今，小哥不在人世了，我又没有多少时间可去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父亲母亲和小哥。他们说冷。他们斥责我为什么把房子卖啦而不和他们商议？

我把所有的遭遇说给他们，父母气得直骂老二老三这个狗娘养的！哥哥抱着我哭，说这个世道太黑啦，我是让你嫂子逼死的。记着有一天为我报仇。说着哭着，一声雄鸡高叫，天亮了，我醒来了。梦中的情景依然在我脑海中，

不知是啥征兆。

现在，嫂子春兰改嫁他人，不知他们的坟是否还安在？
报仇，这个仇怎么报？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现在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不知不觉，今天已是十月七日啦，国庆七天的长假，今天是最后一天。

今天是七日，是断炊的第三天。

我有好多的“不甘心”，可是我又能怎样呢？肚子在不断地提着抗议，可我却毫无办法，只能这样熬着。饿啦，喝点盐水，赖以充饥。对我来说，好像又回到了六二年和六三年，那时我小，还不懂什么是挨饿的滋味，有母亲呵护着，我终于长成了大人。

现在虽然说条件比过去要好，可是我却看不到它的“好”，因为我有太多的“无奈”。

我想，就这样默默地离开这个世界，没有牵挂，没有担忧……就这样，走完自己的人生。

我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是多余的。所以沦落到今天，落魄到今天，全是自己造成的！

埋怨这个社会，好像欠公允；埋怨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失业，想想又不是我一个。这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社会现象。

“我为人人，谁人为我？”我被“禁锢”在一个四面无人的荒岛之上，除了萧瑟的秋风，满目的荒草还有什么呢？

我仿佛看到了落日的余晖，还挂在天幕上的是它的影子，也一点一点的消失啦。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四日

7日，反正已是这样了。去天津路看看今天是否上班，结果，去了一看，大门紧闭，说明今天还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顺着台东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家”中。在家里，套了毛背心还有点冷，

出去这么一趟反而出了不少的汗。

从九月份，断断续续地靠“赊账”度日，今天，无论如何，不能再赊下去啦，挺大的人，就这样混下去吗？

可是不这样，又有何法呢？总不能“束手待毙”，但内心却不想当“伸手阶级”这是矛盾，吃饭问题解决不了，何堪以存？

我想，我的本质还没有坏到以赊账为生存条件的地步。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五日

10月8日，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

早晨，太阳不错，可是阳光灿灿的，可我的心情却一直没能灿烂起来。眼瞅着就要没饭吃啦，这话未免叫人听起来有点夸张；也可能作为一句笑话，未置理会。

是啊，改革开放多少年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在提高，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有很大的改善。话是不错，因人而异，各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求全责备。

首先，我个人的情况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天生愚笨，缺乏自信心，跟共产党干了这么些年，一旦下来，自谋职业，自己就傻眼了，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干点什么。

培训班结业三年啦，结业以后自己还是一无是处。

“用非所学，学非所用”在培训班学到的那点书本知识，根本就是“纸上谈兵”。对我不起任何作用。

在上绘图课时，自己心不在焉，没从根本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现在，要运用到实际上去啦，心里想：结业啦，去找一间修理厂，小试锋芒，可是人家一听是初学这门手艺，根本不招呼你。

干点别的吧，又无资本，况且现在下岗失业者居多，再去干买卖，显然自己不是对手。

结业三年，基本上是在家闲了三年。钱少还不太想干，钱多又干不来。

在北海船厂干了八天，终因体力不支而被辞退；送奶吧，200块又嫌太少，和老板发生争执，一气之下自己甩了这份活。下来之后，重新找职业，去

了利津路，好歹找了份活，这回可是工资高的，心想：去干吧。兴冲冲地去了，又满脸沮丧的回来，人家要健康证，凭证上岗。

咳，办个健康证有什么，办去呗。可钱呢？一个多星期之后哦，好歹有了点钱，没敢干别的，直奔“市检疫中心”，钱花了，结果也出来了，你的肝呈阳性，必须复查！

这一复查，又得交钱，倒霉的事发生了，我的钱包不见啦！得，这复查一事又成了泡影。

回来后，千思万想觉得不是个事，想到要人单位去问问，暂时没有证行不行？对方回答：没有证不能上岗。对方已经这样做了回复，没有别的法子可想。

回来之后，直接又奔利津路，这样来回倒腾，半个多月过去啦，还是没有活儿。

想去再干老本行，无奈，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第三次去了利津路，这次好啦，碰到各单位招工。赶快报名吧，自己掂量了半天，找了一间大酒店报了名，填了表。高高兴兴回去等消息，无奈，只因通讯不方便，同事老孙又不配合。这事只得又“泡了汤。”

没办法的情况下，想到了我还有沂水路的房子，钱至今还在小赵手里。去了之后，我是开门见山，小赵是非要等证拿下来之后，一并结清。

在我极力索要之下，前后共付了500元钱，这500元钱，还掉了欠人家的菜钱，肉钱，医药费；又换了煤气，还钱基本上用了近一半，还余下150元钱，就这150元钱，我说过了，还叫人掏了包。正所谓“阎王不嫌小鬼瘦。”现在只剩了平原路8号的100元还没还了，人家还指不定怎么骂我呢。

国庆节和八月十五一样，空着肚子熬过了这7天的“漫长刑期”，指望节后赶紧找活干，因为还欠着小管的房租。

今天没法去利津路，估摸第一天上上班，肯定没有啥事。到厂里去玩了会儿，王瑞玉也在车间里。

聊了一会，互相开了几句玩笑，便告辞了。

程琳说我老了，有白头发了。是呵，人到了这般岁数，不老还等啥？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六日

10月8日下午，我考虑了许久，为了生存，决定去捡破烂，用捡这些废品的钱糊口不丢人。《让爱重来》里有这样一句话：“……别看捡废品，也是自力更生。”

这一次，跑了一下午，成绩不错，第一次卖了1.05元。一元零伍分，够买俩馒头的。

第二趟回来，清点一下成绩：只捡了6个矿泉水瓶。积少成多，这才开始。这是一种锻炼。

初始时，觉得面子不好看，挺丢人的。拣顺手了，也就不觉得怎么的，只要不偷不摸，能捡几个算几个，务实些，生活就是要磨炼人。

我顺着黄县路、龙江路、信号山路、阴岛路、福山支路开始一路捡去，尔后顺着海泊桥往回走，一路上丢弃的矿泉水瓶很少，现在捡矿泉水瓶的太多了，你走在路上，无意之中就会碰到一个或老人或清洁工，轮到我能捡到的机会很少。

今天是9月9日，日记写的超前了。每天的事太多了。

我开始捡废品啦，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条出路。要知道，它总比饿肚子强，那种一分钱憋死英雄汉的滋味，自己不想再出现。

昨天，路过贾世洲家，本想进去看看她。又一琢磨：多少年没联系了，不知道她是否还在泰州一路住，就这样贸然去访，总也不太好。况且自己混得也不太强。

想到这里，我强压下了自己的念头。

我和她认识，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和她父亲在一个单位上班，她父亲这人很厚道，待人非常和善。她有两个女儿，79年令尊大人去世后；由她的小女儿顶替进厂，不久，由于厂内某些事情的发生和小贾本人所为老实木讷，遇到事情只会逆来顺受，不曾反驳一句，由于精神上受到压抑，得了一种叫“精神忧郁症”的病，时常发作，后来没办法，也只得休班回家

医治和疗养，后来再也没见她回去上班。

她的姐姐则和她妹妹相反，她非常刁钻和泼辣，我和她接触过几次，我常怀疑，她姊妹俩是不是一个娘生的。她母亲那人也很好，是一个很善良的妇道人家。

怎么生出来的两个女儿，性格截然不同呢？

谈到她，不由地使我联想到了我的另一个女同胞，也是同事。她进厂的时间比较晚。刚进厂时，她给我的印象是，人很老实，长得挺漂亮，一对杏核眼，她是哪里的人我不记得啦。

她有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我知道这些事，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单位组织职工郊游，好像是去崂山，她把她的女儿也带了去。

同事们对她都很照顾，在这之前，大概同事们对她的家庭情况很了解，出于一种同情心。

她的缝纫机踩得很好，做活也是不错，就是有时好像精神上有些不太正常，干着活就叫骂起来。据我猜测，可能和家庭有关。

有了解内情的人说，她丈夫对她非常不好，非打即骂，导致她得了这种病。后来工作不下去了；也是被辞了回去，后来，病情益发严重。现在，我时常看到她，穿着破烂，蓬头垢面的出现在无棣一路上，我看到她经常向路人乞讨。其状况令我看不下去，想过去帮她，但碍于自己也是一个穷光蛋，无法帮她。

九日上午九点又一次来到利津路职业介绍中心。

大厅内只有寥寥的几个人。有很多人都在一楼看公示牌或在信息台前查询信息。

我去了三楼，和一楼一样，不过，比一楼要空。大龄招工咨询台前围坐了几名女工，她们都是来找工作的。

她们和工作人员搞的关系很熟络，她们毫不拘束地与工作人员谈笑询问有关工作上的政策和问题。

男同志很少，后来陆续来了些，也都是来找工作的。有一个男同志，很会和女工作人员调侃，她们之间似乎很熟识啦。

她们的谈话，不时的引起一些人的哄笑，不过都是善意的。

我上前问了几个招清洁工的单位，得到的回答是收女同志。很遗憾。

我在那里等，看了一阵，觉得确实无望，才离开了大厅。刚才有个老同志，介绍说他要招一个能写信和材料的人，看起来，好像是属于文字档案工作。老人说，刚去时，一天10元，如果能够胜任，报酬还会增加。他要求的条件是，懂政策和法律的有关条文，年龄可以适当放宽，相当于秘书和文书。

有一位女同志，接受了大爷的招聘，跟着大爷走啦。我想“毛遂自荐”一番，可是自己并不懂法律，对政策性的东西更是模糊。所以试了几试，未敢应聘。王家麦岛有家企业招保安，工资500-700之间，不报销交通费。我去问了一下还是不行，说是已满额。

“工作太难找啦。”一个和我一样去找工作的人这样说。

“既然保洁工要女同志去做，我回去穿上老婆的衣服化上妆是不是也可以？”一位男同志调侃的回答引起了周围人的一阵大笑。

那位女工作人员也幽幽地说：“可以。只要你能穿着来，我马上可以把你介绍出去。”

那位调侃的男同志红着脸跑了出去。

我在一边看着。似乎有可笑之处，但是我没有笑。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可笑的，既然招女同志，那男同志能干什么呢？不正好反过来了么。

这时，旁边正好坐着一位小姐，她吆喝那人：“别走哇，我这里什么都有，你过来，我马上可以给化妆。”旁边有几个妇女马上嚷嚷开了，“就怕晚上他老婆不让他上床。”

那位小姐笑得直不起腰来，幸好这时，来了几个登记的，场面才安定下来。我出去看那人时，那男人早不见了踪影。

今下午，出去跑了一圈，收获不大，只拾了5个矿泉水瓶；两个易拉罐；1个茶叶桶和一张纸壳1张半岛报。收车回来，已是万家灯火。

晚上家里只有半块馒头权作充饥，一杯白开水充作润喉。特殊时期的生活充满了苦涩。

九月十日，昨天晚上，饿了一晚上，早晨胃有点不舒服。胃药用完啦，本打算再去药房买点，看现在之情形也只好作罢。

如果这种情况再不设法解决，继续这样下去，死，尽管是遥期在指。这是没办法的事，不能借你也借不出来，因为之一是你把房子卖了手里肯定有钱；二是处于一个新的环境，彼此不了解；三是有人会这样说，一个大活人，有胳膊有腿，

干嘛非要借？借不是唯一的出路，可是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工作天天去找，闲下来的时间去拾点废品，权充糊口，对我来说，没有第二条路可选择。眼看着就要面临交房租和水费啦，自己拿什么去付？房东已有微词之意，如果自己再拿不出租金的话，我还能再住下去吗？那种让人撵的滋味可想而知。

眼看冬季即至，自己将何以栖身呢？面临死亡；面临无房可住，又有谁来解决呢？唯有靠自己，可一下子哪弄钱去，吃的问题可以少吃或不吃，这住的问题可是当务之急，不能再拖啦。

尽管我乐观，但此时此刻，我一点也乐不起来。

老杜的事是否能在十月份办妥，我没去问他。但是他曾承诺说十月份解决，但不知是否言出即行。我可以说，没得到他半点好处，有时去向他借点钱，他和他老婆也尽推辞不借。没办法，谁叫我交友不慎呢？

昨晚上做了个梦，我和老杜打起来了，我一怒之下，把他杀啦。

处于目前这种状况。

我想来想去，始终找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想去再次卖报，可手头没有钱。可有了钱之后，你又要忙着还一下旧账，这一下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你不可能不还钱，因为有的债务已经拖了近两年至三年的时间，债主有时上门，弄得自己确也尴尬与无奈。

现在手里还有 400 余元的旧债未了，不能再添新账了。

做人有个原则，但真正的去做一个人也很难，当一个人身处逆境时，他非常需要朋友的鼎力相助，但你平时为人不够，使朋友也很难为你

“两肋插刀”，人家反斥你不讲信用。那自己也觉得好没面子。

现在，都在讲诚信，诚信乃做人之根本，没有诚信，你一事无成。

我在这方面，实在说，欠火候，做得不够好。使我失去了好多的朋友。

有时，想好了去借钱的各种理由，也想这种理由是否能使对方慷慨相助，解囊无虞；但有时也会想到：如果自己届时还不上怎么办？所以有时，互相见了面，画到嘴边终难以启口，恐被对方拒绝，使自己处于两难之地。这是一个能力问题，“借时容易，还时难。”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实力，还是不开口或少开口的为好，免得到处得罪人。

我可以这样说，由于经济的原因，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失去做人的根本，也失掉朋友与自尊！

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思想剖析。

我想：现在肯定有人视我为：“不讲信用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一点也不奇怪。

上至兄长，下至朋友，一旦我若登门，不用问，一定又是借钱来啦。小赵有句话：“有钱你不会来，没钱啦就来了。”

有的谈一两句话尚可；聊得非常热火，一旦接触到“借钱”两字，便默默无语讳之及深，掉头走开；有客气点的，婉言拒绝。

这也是大实话。

今天我写了这些思想深处的东西，不要笑话我，也不要归为“无稽之语”之类。

现在，我切实地感到无助的无奈与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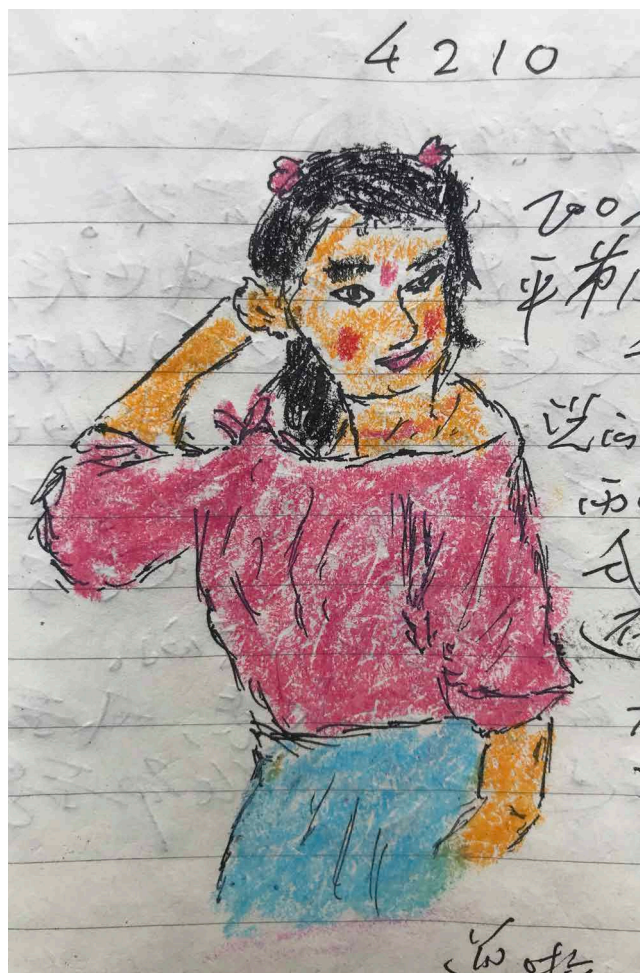
我感到，这个无助的我，是那樣的渺小和失落。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

唉！共产党的工作不好找。有人这样说，我亦有同感。来利津路几天了，一件活也没找成，还搭上一上午的时间。

十月十一日，上午，我来到了利津路。不来不行啊，你总得有份事做，长啦不是也闲不起吗。

在职介所，遇见了江苏路婚介处的一位女士，她也在那里坐着，不过她是



来招女营业员的。我们谈了几句，后来由于人太多了，没有多聊。

昨天下午仅吃了一个火烧，没顶住事，晚上饿的有点支持不住，便切了葱花，放上两瓣大蒜，放上虾皮倒上油炆了个锅，倒上一锅开水，这也权作是一顿晚饭。咳！这一天又这么凑付过来了。我不想再赊账啦，赊不起啊。现在就有两笔账至今还没结，又怎好去给人再开口。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九日

我在这里想谈一下我的第一个对象王莲凤的故事。

大约是在80年吧，我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位名叫王莲凤的小姑娘。她给我的印象是漂亮。见面的那天，是在前海栈桥。她穿了一件连衣裙，我们最初谈得很好。

一年以后，她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手。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问她，她说我们不是同路人。我再追问她才说，她老家已经给她订了婚，要她回去完婚。我说那么你同意了？她点头说她准备回去啦。为这个事，当时我在厂里还闹着要房子，并和我母亲闹翻啦，决定和她出来单过。结果还是闹得一团糟，婚没结成，弄得双方都不愉快。

现在，听说她生活得很好，有了一个女儿，如今都已高中毕业。这就是我的一段往事。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日

关于我扮女装的事，已在车间里传开。据说是程林看到的。

我不否认，我特别喜欢女装，不为别的，我觉得穿上它特来劲，漂亮好看飘逸，一身女装的我比一身男装更好看，扎上两条大辫子，搽上胭脂抹上粉涂上口红，描描眉，涂上手指甲。嘿，别提有多好看！比男人强百倍。可我知道，这身行头不能公然穿着上街，因为仔细看就能露出破绽。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在家偶尔的行为。

有时也出去，不过机会很少，大都在晚上天黑以后或清晨这段时间。没有别的目的，仅仅为了好看而已。

我的女装太少啦。

十月十一日，来到利津路职介中心，今天是礼拜五，大厅里前来招工的单位还真不少。和上次一样，招的工种都是业务员促销员经理主任之类，和我搭不上界。

大厅里，摩肩擦踵人流不断，前来应聘的人着实不少。我巡视了一番，发现今天酒店来得少。

在“援助大龄职工”专柜前，围得人也不少。我在那里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始终没有适合我的活。这时候，宜春路小区有个大爷姓孙，前来招保姆，每月450元的酬金，从上午九点到下午5.30分，并负责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包括做饭）。他特别强调要女同志。

我看看表，时针已指向9:45，我略站了一会儿，觉得希望不大，便离开了中心，我又来到了位于人民路的“职介中心”。这里的人很少，大厅内除了工作人员外前来找活干的人很少。

大厅的右侧，有人在看“公示牌”（电视屏幕），上面显示出各个用人单位的招工信息。

我站在那看了一会，便出来啦。顺便去大嫂家给红红说说那件事。

上得楼梯来，扣开门，刚落座，喘息甫定，大嫂开口啦“你别往这跑啦，你那肝病，谁也害怕传染。再说，旭贺也在这边住，万一给孩子染上了，怎么办？”

“别说啦，大嫂，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走就是，算我没来。红红，本来我是来告诉你工作的事，这样一来，我看不必啦。”说完，我拿起包，走出了大门。

“我怎么这么没志气！”我心里恨自己责备自己。嘿，本来想混顿饭吃的，这下子混来了一肚子的气。

顺路拐弯的来到沂水路，恰逢小赵在家，家里还有一个木工。

赵在做饭，说没盐啦。我听说后自告奋勇地说我去买，我有车子。赵拿出1.50元钱，买了盐后，余下了0.5元。饭做好了，小赵他们在大口吃着饭，我却被“晾”在了一边。过后，她说，因我肝有病，怕传染，不敢叫你上桌。咳！这个肝坏了我的事！

小赵告诉我，让我搬至南京路。说那里，有间套房，她已经给我付了一年

的钱。那边的条件比这里好。她说：房产证还没下来。她去问了，不知什么时候。我一听，心凉了半截，又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在年底？”我问了一句，她说她也不清楚。

她让我回来准备一下，后天听消息。

现在，人人都怕我，怕我什么？肝炎。怕万一传染上，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复查？我怎么不想？可是这需要钱。现在去医院，没有钱，你能治得起吗？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这次，沂水路的小楼建好啦。可她也改了初衷，把我发往了市区的东部——南京路。

真要是像她说的那样，那可是个好地方。那里是市区发展的重点地区，而且交通方便，靠五四广场也比较近。

小赵让我收废品，那样进钱也快也不少挣钱。可是我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识秤，秤杆上的星码我就来不了。难道我什么也不能干啦？我不相信，我一定要争取找到我合适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

在平安路有家酒店招勤杂工，我想在那边干，可是人家老板说已招满啦。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前天，在沂水路碰见广兴。他问我：“今天歇着？”

我告诉他：“下来啦。”

他问：“为什么？”

我告诉他：“‘健康证’没办下来。没有‘健康证’不能上岗。”

他不解地问：“在海里捞漂浮物要什么‘健康证’”。

我苦笑地摇了摇头：“咳，谁说不是哩，可人家就有这么个规定，我也没办法，只有回来喽。”

他没再说什么。我看他进了大门里，我也就走啦。

最近，听说江苏路检察院门口的报亭子叫人盗啦。那是小崔的亭子。原来是我的地方，后来我干不下去了。改由他来干。

这是报应！

小崔这家伙挺能咋呼，不干人事。小崔为办这个亭子借了不少的钱。这是他有能耐的地方。可是沾了亲朋好友的光，否则他就是脱了裤子也很难办到。

不过，他对我不怎么好，本来说好三七开，可到最后，竟一毛不拔！问他要过几次，他始终没有给，借口生意不好做。后来我也放弃了。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这两天，算是活过来啦。怎么说呢？一个字：“忍。”有了这种精神，就能有一种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毛主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正是基于此，我决心能则忍。

倒上点花生油，切上几根葱，生姜倒上酱油，加上水，这就是饭。对付了这顿，然后第二天再想办法。

但决不去做见不得人的勾当。

捡点瓶子罐子之类，卖掉换几个钱，这样，第二天的饭费就整出来啦，心安理得。用这种方法穷对付，一天天就这样稀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

今天，职介所全体休息，找工作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火葬场，以前谁听谁都害怕，因为经常与死人打交道，怎么死的都有。但生老病死，人之常路，有句话叫“黄泉路上无老少。”

这里的工作，在以前来说，少有人光顾，那种见了死人就害怕的人，根本就不敢去说。

如今，这项职业成了肥差。为什么呢？待遇高了，工资也高。而且过去是人工管理，现在改由电能来焚烧尸体。所以说，现在，失业的多啦，遇到有这种活，都抢着往里去。

不敢想象，这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勇敢精神。

我则没有那个胆量，虽说说而已。还真不敢往那个方面去想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仲秋节过去了，国庆节也过去，浑浑噩噩地又过来啦，眼看着天渐渐地变冷啦，冬季的脚步已经在叩响“地狱之门。”

没有余力去准备过冬御寒的衣物，所有的尽是旧时之物，有的已不能穿着，却无力更新。

炉具是个问题。这个冬季怎么过，对我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自然有了钱，一切会迎刃而解。没有了钱，这一切就会无从谈起。

这是实力与命运的抗争！

写到这里，这一本日记又快用完啦。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

今天感冒还没好利索。

上午按照昨天商量的，九点我们到这里的“租房办公室”登上记。

一切办完之后，我和石杰分手离去。

今天的石杰，胳膊上戴着黑纱。我想对她母亲的死表示点什么，但她没给我时间让我表达这一切，只是问了我的身体状况，一切是那样的平淡。

我来到了永平路的职介所，常同志给我开了一纸介绍信让我去滄口俱乐部（原滄口电影院）里面有一家快餐店，找一个姓孙的经理，他开了一个奶站，需要送奶的。几经打听，找到了该店，却被告知，经理不在，下午再来。

回来，路经“滄口区半岛都市报发行站，”地址是四流中路 150 号。我想实在不行的话，还得重操旧业。

到这里来，需要乘車。可是手头钱不多啦。连拿电视带看病，却也难为人呐！找石杰帮助，她又在服丧期，怎么开口？况我这身行头出现在众人面前，也颇觉难堪。

刚才，打电话向石杰求助，她给我算了笔帐，认为我尚有余款，不足以相助。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就这样熬下去啦。

春节快到啦。各单位的外来务工的乡下民工大都返乡团聚，这样一来，城市里的一些单位岗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空缺。我想去碰碰运气，不过

现在的人还很讲究穿戴，像我这样。邋遢的像个叫化子，人家能要嘛！我自己不想这个样，也想往好里整，可目前家还未搬来，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我现在很落魄！落魄到无人理的地步！眼看着春节快要到了！自己什么也没有，不但政府的补助享受不到，自己却成了一个“黑人”。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九日

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今天是腊月十五，离年关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今年这个春节怎么过，现在的我一点谱儿都没有。

还有四天的时间就要开庭给我与赵新洁的房产官司。这事我始终悬着一颗心，怕万一这事败诉以后，我将处于一种何等悲凄的境地。到那时，不但捞不着钱而且连住处都没啦。真正到那时不但石杰会恼我甚至赵新洁也不会放过我。

但愿在石杰的努力下，事情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九日

我现在还是个人吗？

狼狈、猥琐、邋遢。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印象不会最佳。所以，我现在应该尽量减少外出，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城市污染。”自从石杰插手并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把我安置在她的“翼”下以来，衣服只有两件，没办法换洗。其余的都扔在了苏州路的家里。出来很长时间了，去年的夜晚和石杰溜回去过，还得左顾右盼，生怕被人盯梢。我自己想单独回去，但因没有得手的交通工具而且坐车还要花钱，只得暂时放弃此念头。搬家的事自过了元旦后，再没提起过。因为这个时间每个人身边都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先是我去给人干全天的院护，继而又是石杰的母亲丧期未滿百日，还有许多事需要石杰办理，所以我的也就搁置一边。虽说是暂时的，可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生活起居还存在着许多想不到的困难。锅、碗、瓢、盆及油、盐、酱、醋，甚至煤气都还未到位。另外添置又不允许。偏偏我又患了严重的感冒而且一直不好，想去医院看病，可没有钱这病却又怎么看呢？只得强顶着吃点药算完。

想出去拣点破烂可又不太熟悉周边的环境而且昨天出去了半个下午，最终还是空手而回。也许是心里作用，我发现有人总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弄的我很不自在。但主要的还是拉不下面子来。

想想我现在的处境是任何人所想象不到的。

临近年关，政府的各种补助享受不到，而且自己目前也没有能力经济情况也不允许去和常人比，所以也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春节的那一天，离开这里，离开青岛，出去讨饭度日，……也许日后会饿殍于街头。

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

所以，现在当你走到大街上，很难看见（见）红领巾的踪影，他们失去了活泼、天真的一面，整天被作业包围着……他们为“分数”而奋斗，为考重点而绞尽脑汁！

这就是现代文明带来的社会现象！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

今天，口袋里剩下最后的1元钱。怎么支配它呢？我颇费踌躇：买馒头就不能买菜，而且又在小铺里赊了10包方便面（0.70/包）。怎么办呢？

前天，石给了12元，除掉还小铺的9元，还余3元。三元钱，对付着到今天。（10包*0.70=7.00元）

大前天，整理日记时，才发现我以前（2002年）的日记被赵新洁偷去5本。这5本日记是致命的！因为里面记录了我认识石杰的全部经过和有关老谭和我去青岛日报社的过程。

这下，赵新洁有了攻讦我的资料啦。她完全可能在我的这几本日记上作文章，为她所利用。

若不是石洁那天提醒，我还不知道呢。这一查，果不出之所料。

真是麻痹！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一日

昨天，这里的社区中介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活儿：刷车。

这还是石杰前天晚上来通知我的。

当晚，我对她谈了我对这场官司的看法和体会。

第二天（10日），我来到中介，屋里已有了客人，他们是来买房子的。

谈话的时间很长。

我被安置在一边的沙发上坐下，等着安排。

过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这里的陈师傅来了。我们刚谈了几句，被后边来的一位中年女同志给打断啦。

这位女同志是从河南来的，到青岛打工。

陈师傅把她安置到邢台路77号的一家名叫“华悦茶厅”去干清洁工。

我应陈师傅的安排，把这位女同志，不，应该叫她于惠梅送到茶厅。不巧的是，当我们找到这里以后，一位当班的小姐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她把我当成中介的人啦。她说：她们这里要的是本市的。外地的不要，没地方住的。

无奈，我把她又回送回到了中介。陈师傅说，不要紧，再有机会再说。

又等了一会儿，陈接到了一个电话后把我送到位于永清路的一家个体“顺达”洗车服务部。

我们去时，老板正在忙着手里的活儿。见我们来了，示意让我们到屋里坐。陈因为有事先走啦。屋里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男青年。经介绍，知道他姓白。过了一会儿，老板一姓楚，是这里的西流庄人。他们夫妇共同合开了这样的一个洗车铺。生意还可以。

这位姓楚的老板对我说了他办这个店的辛苦和其他的几个我应知道的事。

他们是想找一个能在他这里住的。

据楚先生介绍，他这里以前用过一位姓吴的洗车工，活干得不赖，时间一长，有点懈怠。有一次，在擦车时，偷了车主放在驾驶室里的10元钱，事发之后，他被老板辞退啦。

通过一番交流，我被留下啦。因我刚到，对洗车这工作还不太熟悉，在接了一个要去年审的出租车之后，我跟着小试了一下，知道要做的这个活也确实不容易。

午饭很丰盛，看起来，是为我准备的。老板的太太特意弄了一条活鲤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们交谈着，气氛很融洽。他交待说，我在这里干，一天提成一元；提成另算，月工资是三百元，管吃管住。当然，住我是不住的。管吃就足够啦。

他说，要先押我一个月的工钱，等以后酌情补发。我考虑了一下，同意啦。交谈中，他要先把我的送到李村的一个同行那里，培训一段时间，然后回来，独当一面。看来，他对我还挺器重。

席间，我喝醉啦。我这是到这里后第一次喝酒，而且是白酒。几杯酒下去，我有点支持不住，被安排到里屋休息。

醉酒的滋味不好受，我吐了个稀里糊涂，脚底好似踩了一包棉花，趑趄着走了回来。

我没忘了给石杰打电话，在电话里，我告诉她，我被“录取”了，她很高兴，嘱咐我要好好干，不要辜负了她一片苦心。她有时间会来看我的。我告诉她了地址。

总算有了一份工作，虽然是个体的，只要我干一天，他就要支我工钱。这个活儿比较地适合我。因为这个活儿，闲的时间比干得时间长。因为车不是很多。据老板介绍，多得时候，有时一人干不了。有时，夜间还有来洗车的。

这个工作，给我创造了实践的机会。

这个机会很难得，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复习了一下我所学过的洗车知识，真正得接触汽车，以前学得只是理论上的东西，没有真正地上车摸过一会儿。当然我是指机械方面，譬如，发动机，气缸，等。

现在的汽车，都是高科技的，里面的音响，自动变速装置自己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对它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通过这个有利的时机，去接触这些东西，是我梦寐以求的。

很长时间没摸，对它实在有些生，我不知道，是否能真正地驾驭它，千万不要到时出洋相啊。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二日

植树节

3月11日,老板安排我到这里的水上公园,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刷车的技巧。

早晨,六点多钟,正是人们晨练的时间。

水上公园,波光粼粼,人们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

我站在桥堍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今天要看的目标——顺康达洗车点。

大约七点钟的时候,开进去一辆捷达出租车,伙计们正忙着装水管——他们把皮管伸向公园里的河中央,然后用抽水机往里面抽水。这时候又开进两辆出租车,同样,也是刷车。

大约7点45分左右,一辆大客也开进了院里,司机下来,招呼两个小伙计,然后,两个小伙计放下手里的活,过来给他的车冲洗。

他们干的很快,四辆车很快就出场啦。

我回去后,向老板汇报了这一切。

今天,大概是市里检查卫生,我们一天没大开张,只是在下午的时候,冲刷了一辆摩托车而且还是熟人的。

三点半的时候,来了辆军车,要求冲洗地盘。活儿还是我和老板干。

说起来,都是酒惹得祸。前天,因一时贪杯,失了礼数也没了面子,“丢人哪!”我清醒过来后,自我责备着。

第二天,过去以后,先向老板道歉说了对不起,昨天失了礼。他淡淡地说,没事。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

呆了好一会儿,老板又说:“老刘,喝酒这东西,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酒能误事、伤人,但你如果适量地喝点,它能起到舒经活血之效。

你的这点酒量,充其量也就是二、三两,再多了就不行啦。人家给你倒酒时,你最起码的估计到自己已经喝得差不多啦,让一下,说我不能再喝啦。你看你,给人吐了到了床上和被褥上,人家好不满意,以后喝酒注意点,酒我这里有的是,管够,但千万不可狂饮,那样,只会伤了自己的身体。”老板的一席话,说得我是面红耳赤,不知所措的看着他,他没再说什么。吃过饭之后,他说要整理一下门口的路面,铺上石板(六角板)。

因我久没干这种力气活儿啦，体力还真有点跟不上，没干多久，就累得我气喘吁吁，腰疼的直不起来了。

老板见状，说我手拙。笨！他亲自做示范，教我如何刮地面也叫平整地面，然后铺砖，铺好以后，往上面洒沙子，嵌缝。

昨天，我和他到这里最大的农贸市场—西流庄农贸市场去买菜。在路上，我问他签合同的事，他说，都是本地人，签什么。不过愿签也行。但是，我的意思还是不用签啦，你我心中有数就行，我也绝亏待不了你。工资我按月发，只要你好好干，没什么问题。

我说还是签一个吧，对以后有好处。他没再吱声，我也没再坚持说下去。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三年

昨天老板说得雨雪天气今天看一切正常，雨雪并没有来捣乱。

如果真要下雨，这个活儿可没法干，只得休息了。“待天一放晴，活儿就开始啦。”老板这样说的。

今天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很矛盾。

整个一上午刷车的活儿很少。

在刷车点的对面有一家叫“顺意达”的物资交流商行，他家的进出货很多。我不知道我的老板跟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反正，只要他们的车一出现，首先，忙坏了我的老板小楚，他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把卸车的活儿揽了下来。

在卸货过程中，无意间的一个小差错，在别人看来没什么而且连对方货主都没表示什么。好家伙！他回来后，火冒三丈，斥责我，说我不会干活，给他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

我想和他争辩，又一想：我找份工作不容易，而且只干了三天，又出事，实在是不好说。想到这里，我强压住心中的不快，他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听着。

这件事有这么严重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卸货中，不慎把包装豁开了一个不起眼小口，值得如此大动肝火吗？！再说，这车货并不是你的，与你毫无关系。

我是来挣钱的，我帮你的朋友卸了两货车，好人你为啦，我又图什么？！

他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可我办不到！我要生存！我需要的是钱！朋友怎么啦，朋友就可以用人干活不给钱啦？

真的，我想不通！下班后，给石杰去了电话，说了这件事。她让我明天该去还去，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看他又怎样说。

我觉得他这件事干得太过分啦，一点也不替别人考虑。

他有个朋友叫小白的，听说了这件事后，说他“多管闲事。”这本来就不是我应该干的。

整一车的大件布匹，我一个人来完成，而且没有丝毫的报酬，干完啦还要训你一顿！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我应该怎么办呢？

再被辞退或是自己知趣地离开？如果这样的话，石杰会怎样想；中介又会怎样看？以后又该怎样生存？！

从昨天开始，给我的饭不再是美味佳肴而是他们吃剩的残羹剩饭！说好听的是节约；说句不好听的，是在讨饭！

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或心态，怎么就这么拿人不当人？

在如今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人和人究竟怎样相处？是把棱角磨平啦，人云亦云还是据理力争？据理力争的后果会是什么？不言自明，面临的是被无情地辞退。你再无法选择与逃避，毕竟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

本来我以为，这一次可遇到了明主。第一天的谈话，是那樣的通达世理，对我们，不，应是我一个人是那樣的体谅与同情，使我深受感动。

可是，仅过了一天，我对他，他对我，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据说，他也是一个离过婚的，也有着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用他的未婚妻小盛的话说，是一根藤上的苦果。他也是一个孤儿，而且离婚后没有住处。

他俩目前只是一块儿合住，并没履行登记结婚手续，用现在的话说是“试婚”。

合则聚；不合则分。

他俩有时干那事时并不感到羞赧，当着人前嬉笑打闹，接吻说些不堪入目的粗话。

我有时都为他们感到脸红。

我无意干涉他们的这种私生活。可我倒觉得，他们在干这种事分一下场合！此话暂且搁下不提。

我在担心着我自己会被第四次“辞退。”

我无时无刻地不在担心着我的命运或未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今天，上午一切正常。

正吃着早饭，小白来啦。他今天没出車。上午車不多，小楚弄了两个菜，两人喝上了。

我今天犯了一个错，就是到小铺里拿了两瓶啤酒。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挺熟的，而且小白众人在我的印象里还不错，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和他交往一下。

小楚今天买的海蛎子。说实话，海蛎子这东西我从未吃过，我开玩笑的问了一句：“这是些什么？”

小楚说：“你没吃过？”

我说：“真的，吃过还问你。”

小楚：“妈了个*，你再说一遍。”

我听这句话，不是味儿，便没再说什么。

为了这瓶酒，小楚好不愿意，责令让我退掉！还是他媳妇说：“拿都拿来啦，再叫他退掉，多不好。不如这样，他用了多少钱，给他去钱不就行啦，酒，你们能喝就喝，不能喝，放到一边，等下午让他带回去。”

圆场是打不下来啦，我心里再不高兴，也得忍着。当然，酒席上是没我的事。正吃着，他的一个开出租的朋友来找他玩。

小楚让他的朋友一块喝酒，这位朋友说开车来的，不能喝。

这时，这位朋友就坐在我旁边，我无意发现他口袋里的钱露出来了，怕他丢啦，便好心地提醒他的这位朋友：“师傅，您的钱快掉出来啦。”本是一件好事，可看来他的那位朋友也是个“粗人”，他说：“掉了你拾着。”这是一句什么话？我还没怎么说话，小楚斥责我，：“快点吃，吃饭怎么慢！快

给我出去支牌子！”我馒头刚咬了一口，还没等咽下去。“什么事儿？整个中午连饭也不让好好地吃啦！”我心里挺窝火，可又不敢顶撞他，我知道到他这吃这碗饭不容易。能忍则忍吧！

这顿饭我是不敢再往下吃啦！只得起来出去“支牌”啦！

下午，天变啦，大风刮得天昏地暗，霎时间，风沙走石，大风使你无法站立。我夹着牌子回去，和他说：“风太大，无法站，马路上车又很少。”

小楚说：“不行！能拉一辆是一辆。妈了*的，到我这儿就得听我的！”我还是忍着，又出去站了一会，不错，老天开眼，来了一辆车，正在这时，又来了一辆，忙极了，可人家还在屋里云天雾地的喝酒聊天！

我一看，云彩快上来了，雨很快就要下！我不敢迟缓，忙打开水泵，拿起枪就往车上冲水。

大概我拿枪的姿势不对，老板从背后打了我一巴掌，喷着满嘴的酒气。“老刘，你妈了个*，谁叫你这么干的！我是老板，你才是个打工的！”我一愣，这和打工不打工又有什么关系？来活儿就干呗。正想着，他夺过水枪，就冲起车来。

冲完了车，豆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车主急啦，因为还有一点“尾巴”，车主说：“算啦，下雨啦。”

就这样，好马把活儿拉完。

来了一辆车，车上下来一个搞推销的，推销的是一种专门擦车用的什么剂，小楚又和人家一句一句的拉上了，小白看不过，说了他几句，他竟不识好赖，冲着小白就是一顿“抢白”，把人家小白的一片好心全当成了驴肝肺小白怕他不识真伪，上当受骗，出去帮他说了几句话。小楚好不乐意，和小白争辩起来，嘴里脏话连珠！俩人差点打起架来！

（二）

我现在成了使唤“丫头”。早晨去啦。扫地、擦桌子、捅炉子、倒垃圾、倒尿盆、给狗换食物、收拾工具，稍一疏忽，便会招来斥责。

为了这份活，这一切，只好这样啦。

他比我小，现在，好像完全不必要了，他成了“老大”，我成了“小字辈”，他公然说：“大有什么用？他现在就是打工的，我高兴了他就是个人，我不

高兴啦，他什么也不是！”

今天中午，碰见了小学同学王东国。我怕被他撞见，但还是撞见了，他问我：“你怎么跑这儿啦？”

“咳，一言难尽。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我到这里来办事，路过这里。”

我和他聊了几句，他问我：“在这儿干，一个月拿多少？”

“三百元。”他说：“太少啦。”我告诉他，先混着呗。

正聊着，小楚过来了：“老刘，你过来。”

没办法，只得和东国告别。

跟老板回屋后，老板问我：“他是谁？”

“我小学同学。”我说。

“告诉你，老刘，不准你和人家说这里的事！”他告诉我而且不是开玩笑！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失去了自由成了他的犯人？”我只好“唯命是从”，为了对得起石杰，对得起这份活儿，我压下了心中的不满。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上午，小楚没接车。

中午，小楚宴请他的朋友。

我很知趣地把饭端到地上霸着吃。在我进屋拿馒头时，小楚假惺惺地说：“老刘，一块吃吧。”我摸透了他的脾气，你要真的坐下啦，那就坏啦。他会立刻让你走开，而且毫不留情面。

下午，在我支牌（就是站在街头招揽生意）期间，家里发生了事情，据说，小楚喝醉了酒，把院里的工作人员（后来知道是他的一个亲戚）给打啦，而且后果非常地严重。村里的治保人员打了110，十分钟后，110来啦，小楚竟疯也似地守着110的民警殴打报信的村民，终引起围观村民的不满。警察强行将他带上警车，他竟又挣脱出来，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坐了进去。警察又把这辆出租车拦下，责令他下车，他却强令司机开车，司机不敢开，

他就上前拔电门钥匙，这下事情闹大啦，警察索性把他拷在出租车上，让司机把他送到派出所去。警车在后面一路跟着。

这边，围观的众村民，议论纷纷。看来，小楚平素为人不怎么样，这件事的发生，村民没有一个向着他说的。尤其是他的胞嫂。

屋里，一片狼藉。墙上，洗衣机上，桌子上，甚至喝水的茶杯上，到处都残留着斑斑血迹！

女老板让我帮着清理现场，消除血渍，我借口着见血我会晕，不想介入。

女老板竟然说：“你擦不擦，不擦给我滚！”我没理茬。回头给石杰去电话，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她却以为我不想干啦，在电话里说了我一顿。

她说：“只要你不参与进去，如果警察问起来，你有话说，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情况不清楚就行啦。”因电话机周围有很多村民，我也就没多说。

小楚被拘留啦，他老婆也被公安传过去啦。家里没人，我想走也没法走开。正当这时，来了两辆车要刷车。我告诉他们，不刷啦。可他们非要刷，无奈，只好我一个人忙活了两辆车，把他们打发走。

我一个人留在屋内，看墙上的血渍，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我想，通过这一次的事，知道了小楚的为人。往后，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妙，免得自己吃亏。我随便的吃了晚饭。

正当这时，小楚的老婆从派出所回来啦，告诉我，小楚被拘留啦。我只得佯装同情地说：“咳，不该啊。”

小楚的女人哭泣，看样子挺哀伤的样子，哭她的命不好，又哭小楚可怜，两岁没了爹娘，还受人欺侮！

哭完了，她噙着眼泪对我说：“刘，你回去吧。明天你愿来就过来看看，反正，活是没法干啦。”

我什么也没说，点了一下头。

对面的贸易货找进来了二百袋化工材料，没人卸车。让我帮着卸车。我给他这里的负责人说：“我并不是你的装卸工。而且就我一个人卸车，我干不了”他说：“帮帮忙。”

我说：“不行，这个忙帮不了。”

他回去啦，过了一会，他又出来啦，还是找我，这会儿，他说：“给你十元钱，行不行？”

我说：“少三十不干。”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女老板又从中调和，最后定下二十元。

卸完车，回到家已是九点多。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这次出现的突发事件，完全是酒惹出来的祸。

这件事本不应该发生，但它却发生啦，这给生意上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把人打伤啦，不管伤情如何严重，这赔款是免不了的。你小楚有天大的本事，能躲得起吗？！况且对方还是一个政府官员！你一个平民，竟敢对法官下此手段，小楚啊，你也太胆大妄为啦！

我才去干了十几天，发生了这样的事，真是令我遗憾！本来，我还想问他预支点工钱，交上房租的，这下，一切全都泡汤啦！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日

预料中的事成了现实。早上，女老板告诉我，老板可能回不来啦，她说她干不了也不想再干，让我回去，中午过去看一看。

关门啦。我10日去的迄今为止已经干了22天，并没给我付工钱。

(二)

石杰让我去中介，说明情况。我想，看看再说。如果他实在是不干啦，问清他究竟怎么个事，再作主张。

我的可恨的疝气又来捣乱。早上起床疼得不行。我想把它“作”了去，可自己又不行，怕危及生命。上医院吧，花钱又不少，况且自己又没办医疗保险。

(三)

真想给赵同学去个电话，求她帮一下忙。官司这事又遥遥无期，而且她也言明，以后在我这边的事，由我自己负责。可我这刚干了几天，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让人猝不及防！

房租、水电想两道难以逾越的“大山”，横亘在面前，可不是市里，知道我

情况，不交也没人说什么，可是……

中午，我到小楚那儿去，正碰上有车要刷，我遂上前欲去告诉司机，一抬头，女司机向这走来。

近前，我问：“大姐，这活……”

女老板走上前，问：“师傅，你要刷车？”

司机点了点头：“能行吗？”

女老板问：“你急不急着走？”

司机：“不急，我过来吃饭。”

女老板：“那行，我们两个人给你慢慢刷。”

正说着，小白骑着他那辆“木兰”过来啦，“大姐，怎么样了？”

女老板向小白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进屋，身后的门关上了。

我把车容整好之后，一切拾掇完，女老板要睡觉，她刚睡下不长时间，鲁B-40XX号出租车司机（是小楚的朋友）来探问消息。他刚走没半个小时，派出所两个人来送拘捕通知书，要女老板在上面签字，女老板不签，双方吵起来。

我们在外面站着，过来一个民警，叫我进去，我问什么事？他说：“签字。”
“签什么字？”

“给家属送的拘捕通知书。”必须由家属在上面签字。

“可我不是他的家属，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我们执行任务，希望你配合。”

“这……我？”我看着女老板，此时，女老板的脸色铁青。

“签吧。”女老板说。

警察走啦。

女老板下令关门歇业，什么时候干另行通知。

临走时，她说：“把狗放啦。”

“它还会回来的。”“不用管它。”

“那么我的工资怎么办？”

“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

“那，我还怎么找工作？”

“你常来看看点。”

就这样，22天之后，又回工啦。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今天是月末，最后一天。

天逐渐的暖和起来，“树枝开始发芽，花朵开始绽放吐蕾，大雁又开始飞回来啦，听那河水在欢唱，它唱着春天。

牛儿在田间奔走，铁牛犁起波浪，我歌唱着美好的春天。”我想起了儿时的课文。

人生如梦，属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从今天起，因为老板的缘故，刷车停业啦，我也因此在家休息。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只有春天播下了种子，秋天才能有收获。

每个人在春天来临的时候，都有希望冀美好的愿望，同样的人和同样的生命，我的希望是什么呢？贫苦和渺茫连在了一起，使我在忧伤和悲忿中度过了这芥芥的一生，生命里没有歌声与欢笑，无尽的孤独使我终生的伴侣。

（三）

今天，在永安路社区中介。

屋门锁着。外边已站着一位前来买房的中年人。

他告诉我：“锁着门，没有人。”

我说：“可能有什么事出去啦。”

少刻，陈师傅回来啦。“来啦。”我说。

我向陈师傅简单地叙述了详情。他说：“厉害，竟敢动手打法官。”

他开始打开簿子给我介绍别的职业。

突然，他说：“你去送奶去吧？”

我说：“可以。”

他把我领到街对面一个门口贴着招“送奶工”启示的屋里，里面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正在低头忙着手里的活。

旁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位也是来找活的长者。

陈师傅进门就问：“哎，你们要不要送奶的。”

答复说：“要。”

对面一女工作人员指着旁边的凳子说：“请稍坐。”

我在椅子上落座以后，陈师傅便回去啦。

我打量着我旁边这位长者，似乎在哪里见过，噢，我想起来啦，他就是以前在报社卖报的那个人。还好，他没认出我来。

过了一会，这位女工作人员说：“你们都带钱了吗？”

“带钱？”我俩异口同声的问。

“嗯，押金 500 元，不干时，再退给你们。”

我一伸舌头，心想：妈呀，500 元，现在不说 500 元，我连 50 都拿不出来。我想了一会，便找了个借口走出来，给石杰打手机。

第一遍按过之后，得到的录音提示是：“对不起，你打的电话是空号。”又打第二遍依旧如此。

我便放弃此公话到了路对面的小卖部，打了那里的公话。当然，电话打通啦，也落了通埋怨。我向她说了这件事，她说：“不行，你房租还交不上呢，哪有 500 元？”

回到了陈那里，陈问：“行吗？”我苦笑着摇头，叹了口气：“不行啊，拿不出啊。”

陈说：“不交押金怎么行。”

从中介所出来：我又来到了小楚那里，刚拐过弯，就看到，门已插上牌了，大门洞开。

我进去一看，女老板和一位常来找他们打扑克的王氏夫妇在屋里聊天。

门口水渍还未干，我意识到：可能已接了一个车。我不动声色的问：“大姐，可以干活了？”

“干活，干什么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你今天开门是为了什么？”我有点不解。

“你眼色真好使啊。活儿没法干，你还是回去吧，有什么事，我会通过中介向你说的。”

“那，我的工资？”

“瞎不了，等小楚回来一分不少给你。”

“好吧。”我拿着我的饭盒走出大门。

我看到，刷车的工具及水桶已在门口排列齐全。

不知怎么地，一种不祥的预感掠上了我的心头：“他们是嫌我干活慢，趁这个机会，回掉我。可又一想，工资未付就还有希望回去。”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一日

昨晚上，石杰来了。

她又喝酒啦，喝了酒的她，显得更加妩媚。

她看见我在灯下写日记，说：“你又写？成天写什么？”

“就这么点精神安慰啦，不写又干啥？”我这样说。

“难道你想当作家？你要能成作家，那又倒好啦。”她不无讥讽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是略微苦笑了一下，算是回答吧。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

(一)

昨天，有这样的两件事弄得我很尴尬，一个是回来后，向邻居大娘去借五元钱，大娘很委婉地予以拒绝啦。她说她只有20几元钱啦，今天不巧又让他的侄子拿去用啦。

第二件是水费下来了，一个青年人来收水费，我问多少钱？他告诉我：你是一个人吧？12元整。

我只好告诉他，请他明天再来，我向他扯了一个谎说钱忘在单位啦而实际上我分文皆无！昨天又向病人借了10元，除去买菜票还掉借小王的钱，还仅有2元多钱，回来我又买了挂面。

石杰要星期一才能回来。

（二）

今天，清晨，我还是提前了半个小时从家里出发。收拾完病房里的一切事物。今天，老人的液输得很晚，因为老人的手和脚肿得厉害，根本无法下针，护士一看这种情况，干脆，她给停了针，说是回去向大夫说一下。

直到十点，大夫才姗姗的过来，走马观花式的看了一下，问了问情况，什么也没说。他们走后，又过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护士小姐才过来给输上液，这次，另外找了扎针的位置，扎在了脚上。

这位护士，工作时心不在焉，刚扎时，她给扎在手腕上，一针下去，扎错了位置，病人喊疼，她好像没听见似的，还要继续往下扎，我忙拉住她的手：“小姐，这不是在屠宰场，请您手下留情。”

她这才恍然醒悟，但是，针是拔出来了，她的面部依然没有任何表情，俨然象一只冷血动物。她走了以后，我诅咒她，不得善终。好人都下了岗失了业，可她为什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垂危的病人？！

老人疼得直咧嘴，不住的说：“遭罪！遭罪呀！真不如一下子死了得好。”

我连忙劝慰道：“大爷，话别这么说，您要活得好好的，治好了病比什么都好。我没有父亲，我把您当成我的亲身父亲来看待。”

这句话，并不是心血来潮，真正的是由感而发。几天来，通过伺候病人，确实使我明白了一个人，活在世上的艰难！

老人非常和蔼可亲，有什么好吃的先让我吃，我不吃他不乐意。他真的比我的亲身父亲还胜千倍！我伺候了不下廿十几个老年病人，没有一个象崔大爷这样的。他不刁难人，而且有些事上还替你想，比如，在没有什么事时，他催着你休息；到吃饭时间啦，他总是说：你先去吃饭。

他经常在有些事上，自己动手，不用别人操心。

傍晚，小韩来得很晚。

我把应注意的事和他应干的事逐一交代完毕后，离开病房。这小家伙也是兼职。

（三）

下班时，我给石打了电话，她的回话使我从头凉到了脚。她说：“洗车点锁着门。去了好几趟，都没找着人。”这下，我完啦！我想。

我把水费的事给他讲啦，她说：“不用给。才去了几天，而且天天不在家。”可是，我初来乍到，有些事还真不想也不敢轻易去得罪这里的每一位和我相处的邻居。

石杰对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我也摸不准她是什么态度。

这几天的日子，确实难过。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五日

给石杰的这个电话，我真不愿打，因为我知道，在目前，给她提“困难”这件事，犹如“抱薪救火”，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可是，不和她说又怎么办呢？自己这几天，像一个没头的苍蝇，到处乱碰，又好似一个乞丐，在向人讨饭吃。本来，我还有一线希望，再等几天，拿下钱来，什么都好办啦。可是，一切事情都不是朝着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去发展。

（二）

在我面前，摆着一份“病人每日就餐及排便一览表”上面必须写明时间及进食之量，排便次数等。护士要求必须这样记，以此对病症有所了解，便于治疗。

看到床上坐着的病人，我心里很难受，想起了我的养父。养父卧床12年，他是偏瘫，用一句现代的医学用语就是所谓的“植物人”。

养父最后是因为染上“褥疮”而去世的，他死那年正好是76岁。

他病得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困难时期，老百姓生活在低标准的年代。

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相当艰难，这是我以前的日记里已经说过……

我侍候的老年病人也不少，我第一次对现在我为之服务的老人产生了浓重

的情感。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老人的慈善和蔼；从他身上，反射出我的人生之路，我的晚年……由此可以想象到，将来我若染病，其境况可堪虑！

今天，和大爷有一段对话：

“大爷，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睡不宁，憋气。”

“昨天晚上吃饭了吗？”

大爷摇了摇头，“不想吃。”

“多吃饭，才能治好病，治好病回家过‘五一’节。”

大爷笑啦，点头道：“回家，过节。”

“我来了十天啦。”我告诉他。

大爷点点头。

“小韩这孩子怎么样？”

“好。”他伸出了大拇指。

对大爷的这番谈话，都是写在纸上的。我们在纸上“交流”。交流着感情。

我问他，想大娘吗？他笑啦，指指前面然后又拍拍胸脯：“生气，想她。”

“别生气，好好吃饭，把病治好啦。”

老爷子流眼泪啦，我的鼻子也有点酸酸的，想哭，但是干涩的。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

没有电视，减少了干扰，我可以利用这段空闲，静下心来想许多我的问题。

我自去年的九十月间到今年，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很显然，这段生活非常糟糕。我认为，天塌啦地陷啦，举目无处。在这种情况下依附谁，无疑都是负担。这担子不轻，我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从某种现象上看，与其无相错之处！

石杰充当了我的“保护人”，这点，无论怎么说，这段时间我是生活在她的“卵翼”之下，求得一息安存之所。她可以说是无时不担心着我的安全与否。

我的所有行动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有时，我也会趁“隙”做出些“越轨”之举。

也是因为现时生存出现了危机。她有她的困难而我有我的苦难，开口不易，可不说呢？连低标准都难达到的生活，实在是举步维艰呀！

这一切，多亏有了这么一个“保姆”的角色，让我在医院里陪护一个晚期的癌症患者，我喜不自胜，看又找到了一个生存的所在，有付出就有收获。在这里，我把他——第一次的把他，我的病人看做是我的“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他，宽慰他；我想，人，这一辈子都不容易，谁没有个病，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我总是悉心地照料着病人的吃和喝，不使他在我的管辖之下出现任何“闪失”，造成遗害！我尽着我的一份职责和良心。

这段时间，我从老爷子那里，从他的身上好似看到了我的未来，我会是一种什么情况？也许从未想过。但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因为事实上，我：也无儿无女，没有谁会为我的身后“招幡引魂”，由此，我看到了下场及结局！

石杰的到来及走后，引起了我无尽的遐思。但生活是残酷的有时又是很现实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谓的“爱情”不会来到身边！抛却私欲，自己已是残废之躯。

我说过，我想她。此话确真也是有所流露，这很正常，也许是不正常。因为我不配，尤其在现阶段——尤其是在一个少妇的面前，应该保持矜持！

但我不知所以的说出来啦，有些后怕，但见她反应平淡，我也就释然而为之啦。

近来，有一种意识，在我心中很强烈——想女人。想有一个知冷知热的贤惠而又温顺的妻子与我相依终生。

这种想法已非一日。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今天是星期天。

医院走廊上很安静，老人一直在昏睡。

病人的身体素质基本上很不错，昨天下午给他量得血压。从血压上来看，一切正常，体温也没有显著变化。基于这些情况，老人的生命线还可以延长一些时日。

这可能是主的旨意？

我想：这是老人平素锻炼的结果。据说，他年轻时不挑食，不激怒。所以，他的身体抗御疾病的能力相对强些。

病人在病重期间，身体出现一些反复是正常的，只要不危及到生命。

今天，我已经“穷途末路”了。经济上暂时出现了困顿状态，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能接济下来。“人道主义援助”，在我这里行不通！因为昨日得知朋友石杰已病重住院，此讯焉知真假？抑可是“眉顿之词”之也？

还有十几天的时间，我在等待！

（二）

没有电视，报纸是我最大的精神需求，每天看一份报纸，使我受益匪浅。它既增长了知识又开拓了视野，因受经济所限，这方面的用度一直延接不上，只好跟报摊主协商，待7日以后，一并结清，并言出即随！

我卖过报纸，深知这一行的难处，所以，我当格外注意，能不欠就不欠。

两份报，算起来，不当什么，可是细算一下，这也是一笔“消费”。

（三）

这两天，老人的吃饭方面成了问题。

我对他说：“大爷，您得吃饭啊，不吃饭哪来的劲。”

我着急的说：“没办法也得吃，吃饱啦好治病。”

我边说边递过饭，让他吃。推挡不过，他只抿了一小口，权充吃过。见他往下吞咽时的痛苦，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我想起了老人中午时的默默祷告。

主又在哪里呢？谁也无法回答。主是无形的，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又快到下班吃饭的时间啦。一天就这样匆匆的擦肩而过，明天，又会是怎样的一天呢？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昨晚六点钟的时候，小韩没有来，病人要大便。

我说：“好。”说着，我便做好了一切准备：坐盆、手纸。为了病人大便顺利，我又去了护士那里，要了四只“开塞露”，（一种排泌的药）打进以后，只有几分钟，只听得“噗哧”几个大个的就下来啦。老人憋得脸青紫，喘得更

厉害了。我忙扶住他，让他稳住身体，然后轻轻地扶起他，给他揩净屁股。刺鼻的臭味直冲出来，我屏住呼吸，端起便盆去了厕所。

一切收拾完毕，七点十分，小韩才走进病房。我有点不满，对他说：“你能不能早点来？”

他说：“我五点下班。”

我没有再说什么，我只对他说：“老人已经大便过啦。晚上你光给他吃点饭别忘了给他吃药。另外，他那里的疮口你注意点。”

我走的时候，病房大门已经上了锁。我绕到侧门，走了出来，天空落起了雨点。“不好，又要下雨。”我自言自语的说。

（二）

还有两天就是“五一国立劳动节”。

我有一个心愿，但是向谁说呢？

我想祝愿石杰，身体健康，越长越漂亮。这是我第一次对一位女性袒露我的心声。

没有女人的男人是悲哀的，同样，想做女人的男人是不幸的；但愿这样的梦想成为现实，成为我的唯一的一位“红颜知己”。但好象又不自量力。

你配吗？我也知道我自己我不配有这种“好事”深知自己受经济之所限，不能给她经济上的回报，也无力在她患病期间去尽一分“朋友”之心；朋友之“谊”。但我还是通过电话问候了她，不管她是否接受。

我的祝福通过电话，并没有鲜花奉上，这是我的缺憾之处，仅能够通过笔来抒发自己的心语。

夜里下了一夜的雨。

我想说，我每日每时都在想她，念她。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我说过要“痛改前非”，可是我控制不住这种强烈的欲望，终于又穿上了裙子。这也许与儿时有关。儿童时代，我特别羡慕那些女孩子，她们的鲜艳的服饰，使我喜不胜看，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会穿。可是再看看自己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夏天穿着能捂出一身的“痱子”来，出点汗周围一点“白圈”

就好像在海水里浸过。

看看女孩子，穿着飘逸的裙子，衣服是那样的好看。

回来后，央求母亲给我也做一套花裙子，母亲不干，对我说：“你是男孩子，怎么能穿那种衣服呢？”

于是我就偷着穿。直到有一天，被母亲发现，她责备我。架不住我再三地央求，母亲终于同意啦。

我高兴极啦。“六一”那天，我在家里，让母亲给我打扮成女孩子。

从那时开始，我便染上了爱穿女人衣服的习惯，实在没办法了才穿上男孩子的衣服，只要有机会。

长大啦，知道这事不可能再发生，只好压抑着。

和孙爱清结婚后，她的反常表现，使我有穿女装的机会。

结婚第一天，她让我穿上连衣裙，刚开始，我还端着大男人的架子，不肯就范。

她就骂我，说我不喜欢她。后来被她弄得我也就不在乎啦。

只要我休班在家，她就必须给我化妆，并告诉我不准理发。后来一段时间，我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后来才知道她有病，叫“精神分裂症”同时她还有“胆囊炎”，后来我们分手啦，是因为一次家庭大裂变！

我之所以当时接纳了她，成为我的“媳妇”，完全是同事的安排，他们隐瞒了她的病史。

后来，和她离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失去了再婚的机会。从精神上和感情上受了重创，感到自己完啦。

精神上的崩溃，经济上的窘迫加之跟周围的人交往不多，同事之间关系一般，久而久之，自己或多或少地受了刺激！

母亲去世后，我的生活少有人问及加之后来的离职，使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离职后，厂里给办了一张“失业证”，在分文没有的情况下，办了一个报摊，后来由于资金的原因经营不下去，半途夭折。

报摊换人后，折了几个钱，除去还账，余下的钱跑流动，后来流动一度受挫。在家休了半月，参加了“职业培训”，后来，兄长去世，使我更加失去了依靠。

街道上对我很冷淡。我知道，因为自己困难，困难的人困难的家庭，加上自己不会来事儿，请客送礼自己又拿不出钱来。所以，在观海路辖区，干部们对我很冷淡。无论找工作或平日的的生活，根本就不过问。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萌生了变卖房产的念头。

这个想法一开始，是街道干部提出来的。当时自己没同意，也就算啦，后来经济上日趋紧张，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把家中凡是值钱的家具全部变卖以求生存。

这件事后来被一个叫王萍的知道啦，她几番找我，问我有没有想法。

记得有一次，她喝醉啦，来我家找我，谈起这个事，我说暂时不想卖。

她问我若要卖，能卖几多钱？我由于不了解当时的房产价格，随口说了一个价：十万。她给我回了一个价：六万伍仟元。

我想：六万伍就六万伍吧。多少还有个赚头！这时，我的头脑一时发热，未加仔细考虑，第二天，给她说明，同意你出的这个价。你能找着人吗？我以为，找不着也就算啦。我也并不是非急着卖不可。而且，卖了我一个人到哪去住。

我是这样想的。

2002年刚过完元旦，7日吧，一天晚上，王萍领着一个人来，看了看房子，问了问情况，来人什么也没说。后来，王萍也没说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在陆陆续续地来过几个人看房子之后，都没了下文。这事也就算结束啦。

春节过后，由王萍介绍，家住在黄岛路的一个姓赵的俩口子来我这看房子。见面后，互相觉着眼熟，后来他一介绍，才知道他们是当时我们厂车间的邻居。

在谈到房子的实质问题时，他问我，卖多少钱？我说我也不大了解，七万元钱吧。他们嫌贵，给压到了六万，后来又压到了三万。我说我不卖啦。他们说，都了解你的情况，你放心，这件事亏不了你，将来以后你的一切我全包了。

我还是不同意。

接连一个月下来，孙家并不算完，轮番来“轰炸”，最后，弄得我也没了主意。

没人可商议，只好同意他的价格。……

以后在这方面出了乱子，这就是今天的官司。

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日记是人生的足迹，日记是精神慰藉，它忠实地记录着人生……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

我现在的情况是，经济紧张，吃饭无着。依靠别人的救助已是一种美丽的幻想……

在各种想法被“否决”之后，我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我不愿像“寄生虫”一样地生活着，可是现实又不允许自己“自由行动”，我的朋友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之，从表面上看，她讲得也不无道理；官司正在进行着，为了我的安全着想……但是，这还有一个现实问题，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我的生活。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到底应该选择哪种生活之路，这是目前我之思索的问题……

中午的天空，阴云密布，似乎有一场大雨要来临。

今天没去任何地方，为什么呢？

目前，身上已是分文皆无，想找份工作已悬空多日！我现在的状况是山重水复多无路，柳暗花明没有村。

我又一次的把自己打扮起来，为的就是要自己呆在家里，不去接触别人，也不去想三想四。

上午，老太太说：“忘了叫你和我一起去西流庄那边了。那边的西瓜挺大的价格便宜，我想称几个，又怕拿不动。”

我听了，胡乱地答应着。不想让她进来，我这身女儿妆，别再“惊”着她老人家！今早上，刚化好妆，就听得她在门口喊我，问我几点啦，我告诉她，现在是8点20分。

她走了以后，这里静了下来，没有人打搅我！我穿上女装后，扎好小辫，

下面竟没有任何反应！我忽然意识到，没有勃起的原因是生殖器出了问题，而且很严重！

疝气是个老病根啦，不会是因为它而坏了事？想去医院根治或是咨询一下，又羞于启齿。

长久地与世隔绝，不接触异性或少交往的缘故，自己儿时的单恋或手淫是坏事的根本！自己也知道，此举不雅，可从心里讲，控制不了我想女人，尤其是想做一个女人的决心。但还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及人言的“畏力”，这个想法只好让它“烂”在心里。偶尔时为之，也竭尽背着人，暗地里搞点“小动作”。

我厌恶男人，所以对男人的一切，我尽量不去想它动它。实在没办法了，为了生存为了需要，也只好穿上男装。但回来之后，我就穿上女装，去做一会儿女人和小嫖，求得精神上的慰藉！

不要笑我“太痴”，这是我自小的“愿望”。但由于条件的制约，没有实现。

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

昨天晚上，黄在这宿了一晚上，今天又住了一天。

今天早上，看到报纸上登的关于一个男人男扮女妆的事。我们俩就此开了会儿玩笑。

他让我扮成女人样给他看看。正好，今早上人家给了双女式高跟鞋，我穿着正好。于是，我找出了丝袜，穿上了红衣裙，在他面前旋了一个转，问他：“你看我漂亮不？”

他一看，连喷：“漂亮。和真的一样，不过，就是那胡子不好办。”

我说：“好办，用剃须刀一刮就是。”

收拾完了之后，他让我就这样和他一起去搬家公司。我略一犹豫，问他：“就穿这条裙子？”

他点点头。

我俩上了路，我背着挎包，低着头，跟在他后面。早晨，正是上班的高峰，行人挺多。步履匆匆中，谁也没注意，我正暗暗庆幸与得意时，忽听背后有人小声说话：“这人是男是女？”那男的说：“你少管，管那么多干啥？”

第一次穿着高跟鞋走这么多的路，脚拇指有点痛，我尽量挺起胸脯。

在永安路快到晓翁村的时候，黄让我在那里等他。他去看看，一会儿就会来。我站在花坛前面，把挎包往肩上挎了挎。我这时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人在注意着我，都朝这里看！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那里，来回踱着步。过了有十几分钟，黄过来啦，我问他“怎么样？”，他告诉我：“老板没去。”回到家里，他不让我卸妆，并要我再去菜市场买一个西瓜。我推诿不过，只得去买。这次，我换了一件短袖飘带女衬衣，脸上的妆更浓了一些。我去了西瓜摊，一问价，0.70/斤。我拿起一个西瓜，称了一下，吓！八斤多！5元多钱。我只有两元钱，只得悻悻地将已到手的瓜放下，佯称钱不够，回去取。

我回来后，把事一说。他说你不好去买柿子？我说算啦，省点吧。他说他嗓子干得难受，非去买不行。我说你去吧，我不去了，累死我啦。

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

昨天，我的那身装束引起了众邻的反感。据说他们要报警，被黄拦下啦，说都出门在外，不容易。你们何必呢？再说他穿什么并不妨碍你们，是不是？

小黄回来和我说，其实他们的对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说实话，我现在这个样，内心也很矛盾与痛苦。小黄说：“你们这边的人很爱管闲事啊。”“吃饱了撑的！”我说了句。

但是，说归说，还是不得不有顾忌。中午后，便没有再穿。

下午，陈师傅的到来，使我颇意外，尤其是他提出那两包废品，我就感到如芒刺在背。但又不好说别的。

黄学义提出要晚上回工地，怕老板再找茬。

送走了小黄，我又回到了中介。这时，中介还没打烊。小两口及他们的母亲都在。

在中介坐着聊了一会儿。

小朱给我了一件她穿过的红衣服，并开玩笑的说要送我口红。

二零零三年六月八日

昨天，在干活中，老陈突然问起我的年龄，我告诉他，我是五六年二月生人，今年整四十七周岁。他听了以后说，他想给我介绍个对象。

我连忙说不行，至少现在不行。第一个是目前经济不稳定，自己单口难支的情况下，再找一个伴儿，以后的生活如何安排？再说，人家对方如果对经济情况不满意，我又奈何了谁呢？

婚姻，是件严肃的事情。既然两个人要互相结合在一起，就要对婚姻负责。过日子不是小孩过家家，搞搞游戏，两人要长相厮守。任何的一种生活方式，都要两人共同去磨合去面对。

所以，依我现在之情形，我宁可放弃这段故事……

二零零三年六月九日

昨天晚上，给学义送去了几件生活用品和衣服。

他刚下山，正在和伙伴们吃饭，见我去了，非常热情的邀我入座，和他一起吃晚饭。

我说吃过啦。他不听，非要让我再喝点酒，盛情难却之下，只好坐下喝酒。菜不丰盛，但朋友之情溢于内心。酒是“洋河大曲”，我看到，他们每个人的床前都放着一扎这样的白酒。

我与他们打过招呼之后，学义又出去买了五香花生米，我俩对饮起来。

我问他，“今天怎么样？够累吧？”

他说：“还可以，今天没浇水，刨了一天的坑。”

“在哪？在山上？”

“嗯。”

“昨天，老板没问你吧。”

我突然想起星期天的事，问他。

“没问。”

“他怎么不问呢？”我有些不解。

他问我是否找着工作，我告诉他还没有。

他让我常去小朱那里，帮她干点什么，说小朱这姑娘人挺好，待人实诚，热心。

我们边喝边聊，我说我不能再喝啦，我还要骑车回去。

吃完了饭，我又坐了一会儿，便回来了。学义把我送到路口，我们分手。临别时，我让他注意点自己的身体，别累着。

（二）

我扎着小辫，穿着套裙出现在小朱面前，小朱笑得很开心。这是一场梦，梦里的情景至今记忆尚存。

那天，在中介，谈起了这件事，她是那样的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要振奋起信心，勇敢地面对生活。

“女人，遭受的创伤更多。做女人难。”小朱说。“女人漂亮，能吃一辈子青春饭吗？到终她还会老去。就像盛开的花朵一样，时间不会很长，它会敝帚自珍。”“女人怀孕时期最痛苦，你知道吗？因为女人这时的肚子里正孕育着一条小生命。她要为未出世的小生命负责，她要忍受分娩前的痛苦与折磨。”

“女人天生柔弱，是被男人玩弄的对象，一旦玩腻了，这女人就会在他眼里一钱不值。”

小朱的话，像一把开启已经锈蚀的锁的钥匙。我想，以后不会这样下去。

久违了！前海栈桥，今天你还是风采奕奕，蔚蓝的海水像一匹蓝色的绸缎，镶嵌在小青岛上的，似一只夺目的珍珠。

百年商业老街正在改造。

人在极尽边缘时，不言非困。

下午，我开始捡破烂的生涯了。这完全是被现实所逼。因为没有收入，势必会饿殍。石杰走啦，剩下的我，为穷所困……

沿途像我一样拾穷的不在少数。我顺着重庆中路、环城南路、二零八国道来到了市南区的团岛、中山路一带。

这里，有我过去的熟人，有我过去的辉煌，但时间已经把过去的时光湮



没……没

生活的五味我已备尝殆尽，留下的是无尽的思考……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一日

今天，黄学义被工地隋老板无情地给辞退啦。他辞退黄的理由说起来很荒唐，经不起推敲。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个馒头。

据小黄说，昨天晚上从山上回来后，他出去买馒头，回住地时，大门已上锁，叫开门后，老板不悦，并申斥他，不准他出去，并吓唬他说：“晚上外出，公安局会来人抓的。”

小黄申辩说：“我不能不吃饭啊，干了一天的活儿。”

就为了这事，今天一早，隋某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辞啦。

事有凑巧，我正好从那路过，看见了这一情景，很为他抱不平，但又无可奈何。

小黄为此也很苦恼和冤屈：“力也出了，活也给他干啦，到了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

我只好劝他：“别丧气，回来就回来吧。钱给了吗？”

“没呢。他说13日给中介送过去。”

我一听，要麻烦。我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么？

回来后，我俩去了社区中介，和小朱说了这件不愉快的事。小朱也很愕然：“他怎么会这么干。”

今天的小雨下了一天。

现在，我一个人的平静生活被打乱啦。

根据我目前的情况看，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已相当困难，再冷不丁地添上一个人，情况就更加难办。

他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为此也表示以后会离开这里。

中午，他出资买来了菜，喝了他从工地带回的一瓶“商羊”白酒。

我们谈了以后在一起的生活，表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共同渡过过目前这段困难的时光。

现在，他是住进来啦。石杰还不知道。下午，中介小朱的母亲问我：“他和

你一起住，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我摇了摇头：“不知道。因为我在以前就说了以后让他住我这里的话，再要悔口不好。”

我开始拾荒了，以此为谋生的一个手段吧。小朱今天说，目前找工作还是很困难。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

今天，到市里捡破烂。

沿途并没歇车，一路拣去，到回来时，已经是满满的一车。

垃圾箱里散发着臭味，令人不敢靠前，不少人都掩鼻而过。我强抑住令人作呕的酸臭气味，在里面翻找着我认为是能够换钱用的东西，例如易拉罐、矿泉水瓶之类的东西。

我把小黄也派出去捡破烂啦，两个人一起捡，捡得还多些。

但两人不能都在一起，那样不好，只有分开干，回来时集中。小黄今天也捡了不少，他比我拣得仔细，连馒头块也当作废品捡进来了。

一天下来，我累得不行，腿痛痛的，回来后，真的不想动弹了。

真的，我没想到我能“混”到今天的这一步！

没有别的办法可供选择，只有目前这一条自己救自己的路可走。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四日

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小黄因为邻居要给他找工作，兴奋异常，提出要喝酒。我没反对，但也出了难题：“喝酒？什么题目？没有下酒的菜和肉，怎么喝？”

他说：“简单点，炒大头菜。”

于是，他去买酒去啦。过了一会儿，酒买回来啦，买的是“兰陵二曲。”我们开始边吃边喝边聊，聊着聊着，不知怎么的，我竟动了感情，借着酒劲我哭了，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想起了白天的事，想起了石杰对我的态度以及她说的话，怎么不令我失望和伤心呢？

我在他面前——一个刚来不久的农村人面前，肆无忌惮地哭着，因为我俩

的话题，勾起了我的伤心的往事。

他说：“秋后你到我那里去，吃、喝不用你花钱。”

我答应着。

我想起了高密的谭维义，他曾经也说过这句话令我感动异常。可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一次谈话中，他竟然否认了他曾经说过的话和许下的诺言，又令我十分地沮丧与失望。

这次，我又该去相信哪一个呢？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日

昨下午，他（黄学义）在看了我的日记之后，逐步地了解到我的遭遇并表示同情。

他让我跟他去他那里，离开这座令人悲伤的城市。

“你到我那里去吧。离开这里，我那里什么也有。”

“好吧。”

“如果我还找不上活儿的话，咱就走。”

“你去啦可以放羊。”

“行啊。我想自己住一间。”

“可以。我那里有房子。”

“我去了零花钱如何解决？”

“好办。剪羊毛、卖羊崽都可以赚到钱。我那里吃水不用花钱。”

今天，告别了青岛。

当我最后的一次环顾一下我所住的房间时，心里百感交集。今天的离开，实属迫不得已。

石杰和朱丽虹并不知道我的行踪。事先我谁也没告诉。

离开了青岛，离开了生我养我多年的故土，心里的酸楚真是不溢言表。是悲哀？是悲泣？今后的生活又如何安排命运又会怎样地安置我？这一切，我没有结论。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六日

昨天，是这里的大集。

早上，四点来钟，我和小黄就下地了。今天是给玉米下种。

农业这活，看上去容易，实际上我干起来却不摸头绪，锄地变成了刨坑，后来小黄干脆让我往窝里浇水。

下乡一年回来把这些农活都忘了，手也感到有生疏。

干完了农活，我和黄学义去赶集。

我车子骑得快，不一会儿便到了，集上货色很多，前去赶集的人也不少。

公路两旁晾晒着农民刚收下来的麦子，那金黄色的麦粒，就像是在地上铺就一席柔软的地毯。公路上车不是很多，是因为昨天是赶墟的日子。

我多想买点东西啊，可是身上没有分文！到了农村，没有报纸可看，我从城里带来的东西没有开包，至今还在编织袋里封着。我后悔带来了那么些书和杂志。

他们父子待我很好。

我这些天，始终在想着一个问题，究竟要不要在这里长住下去？

从城里来到农村，暂时抛却了一切的烦恼和忧愁，但是，“家”里的一切又使我“挥之不去”。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 - 八月十八日

日子在一天天的煎熬中过去，今天的太阳仍然很“毒”。

周末，不知不觉中一个星期又过去啦，等待我的是什么？不是金钱也不是鲜花，孤独、苦闷充斥了我的内心世界，我与这个“世界”已经隔绝了。本指望卖废品能多赚几个，但是，一切都是空想而已。

我依然漫无边际的游弋，在幻想，但又能解决点什么呢？我不愿重新再去回首往事，那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令我头痛！

现在，我不得不去正视生命的存在。对我的生命，我看上去已经无所谓，但实际上，我很看重。

这段时间的生活，不，这些年的生活，我不得不去借助那些“垃圾食品”赖以度日或生存，他们或被污染可能上面还有毒性物质。但我已管不了那些，

在拾这些食物时，我祈祷商场，愿上帝能给我“庇佑”，冥冥之中，上帝也真的“庇护”了我，使我不至于被“毒倒”。

在拾这些东西时，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他们中有好奇好疑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问我或许有些(几句)善意的提醒：它们太脏，小心得病！我感谢这些人！

生命这东西也挺怪，在环境好的时候，不觉怎样，这病那灾的，时不时往医院跑。但在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恶劣的时候，却不觉有“恙”存在，它们能去啦？自己这些年不曾去体检过，不知道身体中是否存在有大量的“病货”，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曾在十年前，被检测出患有“大三阳”（肝炎），至于是什么性质，我没再去医院一是受经济的约束，而是也不想去医院，总想靠靠再说。

为这事，说给几个“亲戚”听，他们听了后，不但不是给予关怀和积极治疗，反而把我“拒之门外”，“别传染给孩子们”，这是几个嫂子的话，于是，我的心被冷透啦！

现在，正是用这些“弃来之食”养活了我！

有时，我想到尽早结束生命，但在实施时，却又那么的难以做到！

我怕死！甚至想到，死是那么的可怕，我也曾服侍了几个病危的老人，有几个老人就在我眼前逝去，我感到了一种恐惧的存在！

在钢厂医院，在三医，凡是我去过或服侍过的病人中，大都是些企业的退休工人和干部，看着他们活着时的谈笑风生或看着他们在死去的恐惧和苍白的面孔，我想到了我自己：我将来不如他们！

“生命诚可贵，活着价更高，若为生命去，一切全可抛！”

我把这些“食物”拿回来，分为两类，一则小猫使用，好一些的则留下自己吃。我可怜那些小生命，它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却“陪伴”着我，度过了生命中的每一天！

现在我不愿再去回顾那些往事，不堪回首的往事！正是由于过去的错误之举，才导致了今天的结局！但是这是根生命中最“敏感”的神经，我不愿再去触及它，如果有人问起的话，官司打了八年，总归是输得一派涂地！我恨这个社会，更恨法院那些判官们为什么不来问问我的感受呢？或是听

听我的讲述，但是这些都没有，等来的却是一纸无情的判决！
那些法官们，吃了被告吃什么？那些与之有染的人，用尽各种手段，贿赂了法官！

天气很热，虽然时令已至未伏，但秋老虎的威力未减，中午的太阳炙热灼人，马路的沥青都被阳光晒得有些烫脚。

我走在福山路上，这是一段坡路，两边的建筑仍然是些老式院落，走过去再拐过弯，上去大陡坡，那就是有名的“小鱼山”公园，它是新开发的园林建筑，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改建的。

我爬上这段山路，累得我浑身是汗，体力看来不如从前，心跳得“咚咚”响，公园门口有不少的游客，他们看见我简直有些惊呆了：“哇噻！好漂亮呀！”游客中发出这样的惊呼：“吓死人啦！”我无暇去理会他们的议论，专注地盯着门口的每一只垃圾桶，看看里面有无值得拾去换钱的东西，看来很失望！垃圾桶里像是早已被人翻过，只有一些塑料食品盒凌乱地附在上面，定是游客吃完食品后扔进去的，我随便的看了一眼，便骑上车，默默地离去。坡很陡，很窄，一米多宽的路面，我刹着闸，车沿着坡路徐徐的向下滑去，这时，从坡底上来一辆旅游大巴，开车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没有让车的意思，仍然加大马力往上冲，我见势不好，踩死刹车，跳了下来，让他过去。这时，我发现车上的乘客目光齐刷刷的都在看我，不时发出欢快的惊呼，我微笑的目光迎着他（她）们的目光，很自然的向他们招了招手，以示友好和热情，他们中也有人向我招手，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与惬意！

那天，我穿着一件白色带花边的连衣裙，头上仍然插着几朵红花。“一个拾破烂的，打扮得这般漂亮做啥？”有人不解，其实，我自己有时也是这么想，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自己不是准女性，不能像其他姑娘那样进出公共娱乐场所。

就这样，还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呢！有人用一种歧视自己的目光看我，言语中带有一种轻蔑或挑逗的口吻，他们称我“人妖”或“美女”，对前一种称呼，我不搭理，对后一种称呼，我则乐得接受。

早在 03 年我就暗地里喜欢上了女装，那时还在市南的某某路 15 号的临时住处，那也是个夏季，我穿着一件刚买的白色连衣裙，出没于人流中，最初，有一种羞涩的感觉，但时间长啦，这种感觉形成了一种自然与平常。时常的认为：自己就是女性！有一次在清晨去送奶的时候，自己穿着一件大红的裙子却被人告到奶站，自己为这件事丢了个“饭碗”，他们以为我有“精神病”！

有了初一就有初二，在此种情形下，我由暗转为了明，公开的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穿着女装出没于各种场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穿戴也不得不停止了一段时间，但我还是很想，这时我想到了去“变性”，可是经费呢，又有谁来给我“买单”？

这里，我想说的是，在青岛路 2 号，我是孤立的。很简单，因为我是男扮女装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他们打我骂我，甚至破坏了我的生活，我却无处说理，被打坏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凶手逍遥法外，这一切说明了什么，他们歧视我。就说有个姓曹的，不是本地人，啊，这个院所有的住户都是农村来的，他们中成分复杂，以前那个姓曹的对我甚好，我也帮他干过不少活，可是一年后他逐渐的对我冷淡起来，我不怪他，可能是受人挑唆吧。单说有对姓于的夫妇，出奇的坏。这对狗男女，酗酒如命，喝醉了就大打出手。我被他打过多次，前不久六月十五日的下午，我又无缘无故的被他两人打了，但最终的结果是，和上几次一样。派出所某些警员和他沆瀣一气，千方百计地护着他。对我的被伤害，敷衍了事，给点破烂东西，算是对我的补偿。

回过头来，再说那位姓赵的，他们赵氏一家全都在这里居住，我称他们为“假善人”，其实，他们比姓于的更坏，他们曾多次的将垃圾往我门口扔，我与之说理，他们却不认账，我搬过来五年了，备受凌辱，他们说我是假丫头，假女人，言语中带着嘲讽。

我的身份证一直没换，其根本原因就是我的形象和穿戴。上个月，为办医保去过几次派出所，让他们给办“户籍证明”。他们让我换装照相，还要交 20 元钱，但换了几身衣服都不行，索性我也不去找他们了，十多年了，我

不也这样过来了吗？

医保的表格填好了，交上去了，可至今年没有什么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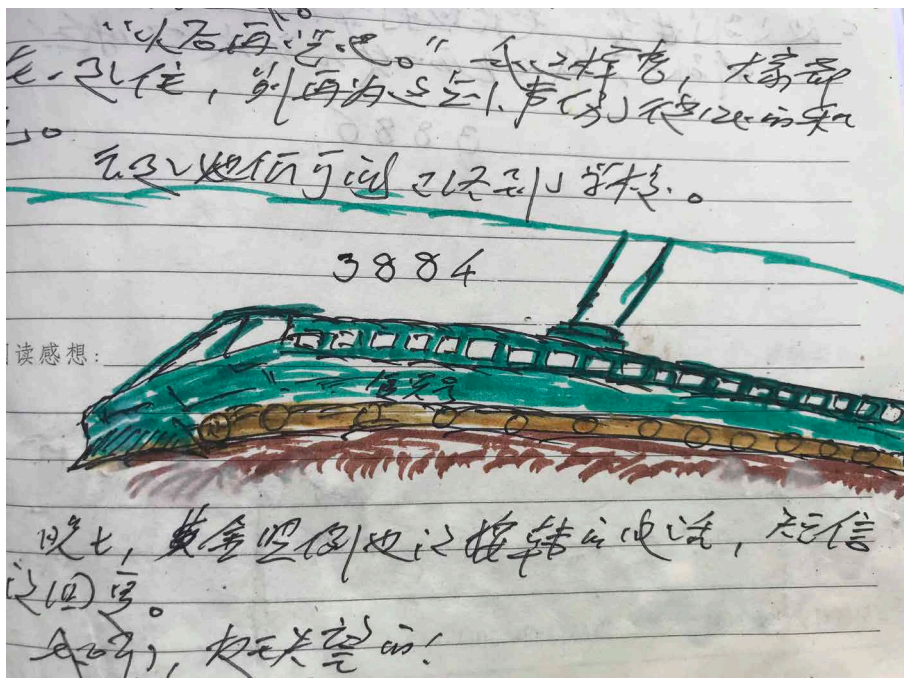
那么，不会去问问？可又一想这事可有可无，但没有它，在现今社会中确实又不行。但问了又能怎样，还不如不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就没再去车那再去居委会，他们早市取表，这时老人正准备收摊。我走上前去，递上十元钱，说：“取表”。老人又忙去开柜取表，可他又转身对我说，表还没修好，让我周一去取表，我一听挺失望的，心想这位老师傅怎么言而无信呢，可又没办法，所以挤出人群，继续去拾荒。

8月16日，是个周日，在团岛。有幸拾了50元钱，有点“喜出望外”，但又不辨真假，便揣着这50元钱回来了。在路上，我还琢磨着有了这50元钱，可真是个好机会，还去肉账。还有点余钱，便用这20元买了菜和肉。用它结账时，摊主告诉我这50元是假币，我一听，如兜头浇了一桶冷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亏着认识，摊主也没说别的，把钱又给了我。看着这张面值是50元呢的大票自己很是懊丧，懊丧的是早知是假币，就不该去拿它，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金钱方面保持一种风格，所以，我拿了，也吃亏啦。但我是心不甘，存着一种侥幸心理去了报摊，在那一验证，果然有假，她问我钱的出处，我说是拾来的。

现在浑身上下仅还有4元钱，表是没法去拿啦。又还不了帐。钱虽少，总归心不安呀。

这两天的天气有点凉爽，上午八点半从家里出发。路线还是大学路至齐东路。在鱼山路海洋学院门口的叉路上，遇到一位多事的老太太。她正颤颤我拾了不少的蛋糕。

巍巍的在前面走着，一步还三回头，看见我，走向身边的一位过路青年：“……他是男是女？”那男青年大概不愿多事，只是朝我这边撇了一眼：“不清楚”。这男青年自顾自的走了，可这老太太还不算完，指着我骂开了，我也不愿意这位老太太论是非，便什么话也不说避开她朝前走去。



蛋糕，糕点之一，它最好吃，每逢节假日买上点蛋糕和其他的点心，探望亲朋好友。记得小时候，为了吃几块蛋糕挨了不的揍，那时经济条件拮据，母亲轻易不大买蛋糕，都是下乡的大哥他们过年探亲带回来的，当时父亲卧床不起，蛋糕都会给父亲留着，我有时也能吃几块，人小，嘴又馋，有时趁大人不在偷偷的拿去吃了，母亲发现后，很是恼火，把我狠狠的揍了一顿，从那以后再也没吃过。.....

现在，蛋糕，饼干扔的到处都是，俯拾即是。我记得有句诗，形象地比喻和刻画了农民种粮食的场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口号，主张节约每一粒粮食和“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建国 60 年了，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渐渐的，节约已经被富有淡化了，甚至陌生啦。

8 月 18 日，天还不亮，我被一阵响声惊醒。趴到窗口向外看去，外边黑乎

乎的，一个人影推着助力车正向外走去，从后背看，象是老赵，“咦，一这么早干嘛去？”我在心里产生了疑问。

刚刚想再睡下，就又见泼妇小兰端着盆水从房前走过，“妈的，晦气！”我在心里暗自骂着。楼上据说断水、断电已有数日。但据我观察，二楼并没有断电呀，我的电也正常使用，“活该！报应！”我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前天，据老魏讲，他又一次无辜的受到于氏的袭击，我听了，心想：那是你愿意的，自找苦头。他们平白无故的欺侮一个残疾人，这本身就侵害了我的利益。完全可以有理由去告他们，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做，“让他们良心发现”或等待他们自行灭亡，这是多么的愚蠢和无知。

于氏俩口之所以敢这么无法无天，完全是派出所的某些人“罩”着，给他提供信息和帮助，一旦真正地出了大问题，他派出所也摆脱不掉干系！

早晨，雨停啦，但天还是阴沉沉的。七点钟出车，一路上老天保佑，一滴雨未下，十点回来时，天就下开了雨，还好，我已到了家。

出去的早，应该有收获，可是沿途看到那些该死的清洁工，他（她）们把垃圾箱都抢空啦！我暗咒他（她）们不得好死，可又无可奈何，看看车筐里的东西，兼职屈指可数！

上次，我就和在广州路的穷环卫工干了一架，但最终我还是打不过他，被他占了上风，妈的，这帮农村来的环卫工，甚是可恨！他们挣着工资，还不够！还要跟我们这些拾荒的抢饭碗。

碰见卖海货的，是在前海（太平路小公园）他和他的妻子正在那里卖苞米，看见我，他把我拦下，几句玩笑过后，便说还账的事，语气中带有威胁的口吻，我不去接茬，只说看情况再说。

看见张江，是在莱芜二路X号附近，他开上了残疾人的三轮车，但他并不是残疾人。他明显的比以前胖了许多，以至于我都不敢认他。但我俩近在咫尺，他都没能认出我来，（也许，我是这样看的）。但也许是我男扮女妆的形象使他就是认出我来，也不愿交谈吧（事实可能如此）。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九日

秋八月，天气一早一晚有些凉爽。

昨天晚上，没起火做饭，一则木柴经过雨水一淋，有些湿，二则身上真的没有钱，可谓“钱途无卜”所以，凑付了一顿了事，打开了一瓶酱，吃了半个面包。

晚上闲来无事，收拾了衣物，补查补丁，经过一番折腾，发现取在最下层的衣服都已受潮发霉，最吓人的是上面还有些甲板虫和老鼠屎，洗是不可能的啦，因为洗不掉，只得作处理。

正忙着，有人来找老赵，赵家老二就在院里接待来访的客人，当客人发现我时，打了招呼，但老赵在向客人介绍我时，很不友好，指着我的乳房说“小啦，再大些。”语气很不友好，我真的有点恼，遂回敬了他几句。

我认为，赵此举意在嘲弄人，侵犯了我的隐私。

他的客人走后，我们似仇人一样，谁也不说一句话。

早上，八点左右，还是出去拾荒，因为我靠它吃饭。

在莱芜路，我遇见了原城建局开小车现已退休的温师傅，我看见他时，他是戴着黄色的袖章，上面写着“巡逻”两字。

我不便上前相认，他似乎也没看出来是我，就这样，我从他面前走了过去。从外面回来正值中午，看见了程琳和小李，她俩个并肩走在青岛路上，小李戴着一副墨镜，走近了，我才认出来是小李，刚想打招呼，小李先开口了“妈的，刘培麟。”说完，他就和程走了过去。

望着她们的背影，我也小声的骂了句“×养的，不认人啦。”

旅游的人都在青岛路聚集，她们的眼光也齐刷刷的盯着我看，仿佛我是个怪物，他们中有人掩面窃笑或窃窃私语着，议论着，我被他们看的有点不自在，便迅速的支好车子，跑进了大院。

院里没人。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8月22日是周六，这天，当我到了团岛时，有汽车在卸沙子。这是通往居民区的一条小路，我只得跳下车子，推着过去。车上的人说什么的都有，有一句话顺风飘到我的耳朵里，“不是个妓女，就是婊子。”我支下车子走

上前去，问那说话的青年，请问：“你见过嫖子和妓女啦？”那男人见状不吱声了，看出有点脸红，旁边有人赶紧上来圆场：“他不是说你。”

“噢，那倒怪了，这里没有第三个女性，莫非……？”我话还没有说完，那个青年赶紧“道歉”说不是有意的，等等。

这时，逐渐有人围了上来，司机见状，赶紧吆喝，众人快干活，别再闲三话四。我不想再纠缠下去，便也离开了。

到刘家峡路时，已近10点多，没有东西可拾。正欲离开，一妇女叫住了我。让我等会儿。

时间不长，那女的拿来了一件粉红色的旗袍，“这给你。穿上一定好看。”我接过这件衣服，连说“谢谢”

这是粉色带花边的适合“新娘子穿”。我穿在身上，就成了新娘子。

那件粉色的旗袍，我坚持穿了两天，因为它是长袖，下摆口至脚面，干起活来显得尤为笨拙，好在骑自行车心里有数，没出意外，穿至今日，倒是显得有些脏啦。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

今天是“教师节。”

因有昨天的采访，今天，我就特别留意外边群众的反应，结果，一切都很平常，淡淡的，好似人们已经习惯了我的出现。

粉红白圆点的套装穿在了我的身上，顿觉年轻了不少，但也掩盖不了“脸上的皱纹纹”。用记者的话说就是“布满了沧桑”的一张脸，看不出“哪点是女人的形象。”

但自我感觉颇好。

在拐嘉祥路弯时，适逢厂同事小周的爱人小刘，我和他打了招呼，但他的反应很是平淡，敷衍似地“哼”了一声，径自顾去。

我习惯了这种歧视性的目光，带着蔑视。

今天，福山路一带铺沥青，路面封了一半，而且今天特别不好，直到回家为止，仅拾了一些碎纸屑而已。

迫不及待地打开《信报》，找到了那篇文章。题目就叫“男儿身女儿装的刘

培麟的精神世界很丰富”，内容和采访的基本一致，多少有点出入，也就随他去啦，人们的见解不同嘛。

现在，陌生的或不陌生的，都知道我的名讳啦。在大街上，他们直呼我的名字，我有点怕，但也无可奈何。谁叫自己出名啦，“人怕出名，猪怕壮”一点不错。不过，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哦！

报纸人人看，接下来，面对我的，是什么？可想而知的是，他（她）们会指责我吗，把本来就显稀疏的亲戚关系再添上一把“佐料”，成为街谈巷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五号

青岛路2号院开始动工啦，首先，他们把老头的仓库清理出来，用了大小车辆才把东西运走，虽然是这样，这些前来施工的组织者是何许人也，我弄不清楚，反正为首的是一个胖青年，样子挺凶的，还有一个体格较瘦的青年，大概他们就是所谓的“头儿”吧。

居住在这里的全部外来户，没有一个抱成团儿的，“各念各的经”，纷纷选择了“逃”的上策，他们没有听老头儿的宣传，起来和他们做斗争，都知道那样干了，吃亏的是自己。

别看他们挺能咋呼，“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如今，除了一两户人家之外，就是我啦，看着他们一个个地搬走，我自诩“本人是最牛”的喽。

因为我真的没地方可去，所以，对搬与不搬，我似乎是不当回事的。

昨天，下了一场小雨，我去了办事处，找见张科长（民政），他具体负责低保困难户的，所以，我找了他，诉说了原委，他说“让我自己解决”，言外之意就是他“解决不了”，他直把话题往我的穿着上引，嚷嚷“不换装不与我对话”，……旁边甚至还有许多不相干的人起哄，说我“不应该穿裤子”“要穿裙子”……总之，难听的话多着哩，一千女职员甚至要撵我“出去！”，我有些恼，但守着众多的人，不好发，便半开玩笑的说：“你说了不算，这还是政府的部门，我有权进来。”

她说我“什么都明白”，我说“不明白就不来啦。”

借着张科的话，我说：“你若不管，我可要上马路搭棚子啦。”

他没接茬，说上午他有个会，必须参加，让我下午三点以后去办事处找他。结果，下午三点以后，我如约前往，可张科却“爽约”啦，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是南方人，他对我说“慢慢正解决，你回去对她们说再宽容限时日。”我没再说什么，退了出来。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认为，话已说到这份上，再多说也无用，他们根本就不重视！

一个低保者，没有房子住，自然有他的错误，但是，在漫长的等待和消息之日自己没有地方可申，只有凭天由命！

自“8.16”开始的搬家，使我经历了又一次的磨难。

因为那人催得急，又毫无回旋的余地，为了免及祸灾，只得临时屈就，搬至了大门口，在青岛路2号的门口——露天中，放上了我的家具，没有准备，我很迷茫和沮丧，及至中午时分，来了个收废品的，我说他们像苍蝇”一样，专门“叮”那些搬家人群，不论人家是否同意，搬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直达到达到他们的目的为止。

房子终于盖起来了，不论是公也好私也好，总之，总算有了一个窝，这个“窝”，是建在了马路上。

这还不算是主要的交通要道，但是，早晨来这里锻炼的人不少。他们一来，这里便热闹了，笑语喧哗，时间一长，我感到有点烦。

最初，她（他）们还有一种猎奇心理”，过来问三问四，有的甚至是冷嘲热讽，面对这些，我是针锋相对，对他（她）们的挑逗或挑衅，原则上是不予理睬。晚上，住在这附近的老同事，请原谅，我竟忘了她姓什么，反正是自己的同事，老人年事已高，迈着她那不太利索的步子，来看我，给我带来了一些吃的。

她看了我的住处和搭起来的小屋，不无担心地问：“漏不？晚上安全吗？”看着这位慈祥的老人，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泪水顺着双颊在流，“孩子，别哭，慢慢会好的。”她这样安慰我。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搬过来快一周啦。

我去过办事处，和他们争吵了一次，但接下来却毫无结果！

令人失望的结局。

这间屋盖得比原先在院里的板房宽了寸许，有了回旋的余地。但美中不足的却是没有电灯，到了晚上，借助路灯的照明，却被树挡着，射进来的灯光是微弱的。

我不得已开始了烧蜡烛，一支支的蜡烛被燃尽，在烛光下，看不了书，写不了日记。没有哪一个官员过来关心一下，他们却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丝毫没有任何顾虑地干着他们的工作，对上司可以坦然地报着“政绩”，他们的这些“政绩”可以助他们升官擢职，薪水可以比任何人高，望着一沓崭新的人民币，他们心安理得的装入布袋里。而我，却风餐露宿，饱经寒霜之苦。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夜里的雨，始终没能下，仅“湿润了地皮”，我想。

还算好，屋里没有漏雨的地方。昨天下午，我又铺上了一块帆布，尽管不大，但也能起点作用。

晚上，屋里漆黑一片，我点燃了蜡烛，屋里才又有了点光亮。

晚饭后的我，百无聊赖地斜偎在床上，想着刚才对门老头对我说得那件事，他说：办事处下午来人找我，没找着，对他说，办事处已经给我找着了间房，正要我搬家呢。我没吱声，心想：果然来啦，才盖起来没有几天。后来又一想，国庆60周年大庆即将来到，政府不会让你在马路上安家的，以为不雅观，会给政府不好看。所以，我听到这消息时，并不感到很吃惊，但也释然，“最终不过如此。”

早上，不，确切地说，一夜未曾合眼的我，在凌晨的四点就起床了，这段时间，我失眠得特厉害，不知怎么搞的。

卫生清洁工小刘一早来找我，告诉我开钱的事，我回说：“知道啦。”并问她，

还有什么补助没有，她回答没有。

这个月，我挺住了，没有借钱，因为每个月的下旬，我都要借的，好在我适时归还，倒也落个心静。

这次，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买了辆自行车（原先的那辆丢了），钱也是借的，130元。

这段时间的花销和吃食全是靠拾来的食物充饥度日。

我在靠近人民法院体育场的墙边，安下居来，这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她（他）们说，我妨碍了他（她）们。

嗨！鬼才知道，我什么地方妨害了他们。

有句话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为没米没钱发愁的时候，小范来了，他来看我，给我带来了花生油和15元钱，我发自内心地感激，这才是“雪中送炭”之举呀。

有了这钱，我买了生活用品，没有电灯照明，前天晚上，一位从未谋面的老大娘给我送来了一袋蜡烛。有了它，省却了不少的麻烦。

今天，是我拿低保薪水的日子，十点，我兴冲冲地来到了银行，经过排队等候，在将要临到我的时候，女营业员看到我，对我说，钱还没到。我听了后，心立刻凉了半截，在从银行出来时，我就想，这是为什么？莫非……？不好的预兆，我不敢再想下去啦，要耐下性子等明天再说。

搬来后，吃水成了大问题。院里原有的一座公用水塔被拆除了，各户吃水都（有办法的引水到家里）到后院的一家饭店里提，并且要缴钱，至于多少，众说不一。

因为我穿的是女装，饭店的人“歧视我”，不准我接用，无奈，我又骑车去了湖南路林处提了水。“妈的，他们这是搞水垄断。”我这样想。

因为地方窄，垒炉子是个问题，三天来，自己不曾做饭，没炉子，如何做？要去买炉子，自己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于是，跟居委会申请要煤气，但是，也无济于事，居委会也不能立马就给解决啦。

这里离办事处挺远，如何解决吃水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目前，吃饭完全靠拾来的食物充饥，卫生安全没有保障，说不上哪一天会

误食有毒食品，会一命呜呼！在这种生存形势下，自己还奢求什么呢？一切都是命里注定。

当我提着两把水壶去办事处提开水时，想在沿途小卖部买两节电池。

但是，令我失望的是，这里的大小店铺竟然告之“无货。”小小的一节电池，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们“奇货可居”不是“为人民服务”么，现在，没有钱，谁为谁服务呢？古而有之，毋须论是非。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日

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下，这里的人们是否接纳我呢？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当我出现在他（她）们的面前时，他们会怎么样？会惊讶？！也许更多的是猜疑，有一天，出自一位稚童口中的话，虽然吐字不是十分的清楚，但隔着一道门，我听得清楚：“小 x 巴！”我不知这是否大人所教，但它却清清楚楚地响在我的耳廓中，我的自尊心不由地受到了伤害。

我想冲出去与大人理论个明白，但是，谁又能听你的呢？

搬过来后，所有的人都与我保持着距离，仿佛我是一个恶魔！好在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现象。

我是个女孩儿吗？有时，我也在问着自己，但是，潜意识里，承认自己是女性的只有自己，因为胡须的存在，我自己却感到了难堪！

没办法，这也是一种病态，不是吗？

有人故意走到我的跟前，无话找话的与我搭讪，我有时装作不曾听到，但出于本能，我还是有问必答。这一下，彻底地露了陷。

那么，对方的口气就变得有些轻佻了，带有侮辱性的语言便从他那没有遮挡的嘴里吐了出来，我若反击吗？会加重对方的恼怒，若听之任之么，对方会更加变本加厉地讽刺和挖苦，使我的性格会由此软弱。有时，我会知趣地附和着对方，尽量地缓和对方的口气，使对方知道，我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知道进退。

有人劝我换装，被我拒绝了，我已深陷其中，无力自拔啦。我说过，我不

愿做男人！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日

搬来四天啦，基本上算是安顿下来，但是，生活上还是受到了阻碍，没地方生火，这是最致命的一个关键。人得吃饭，连着几天，未曾吃上一口热饭。受它的影响，我的拾荒也不得不缩短了行程，早早地就结束了“工作”。因为没地方放拾来的东西。

今天是中秋节。

上午，出去沿福山路一趟，拾了不少吃食，这样，就基本解决了我和猫的吃饭问题。

为了能吃上一口热饭，也想在屋里临时用砖垒个灶，可又怕用火不慎，引起火灾，这个主意随即被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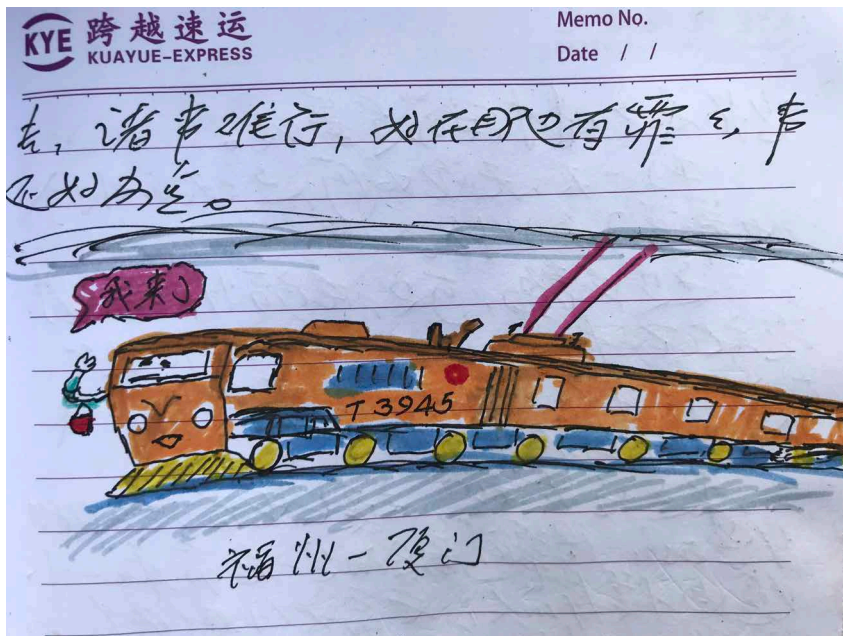
仲秋是团圆之日，下午，没再出去。

去办事处提开水，一出门，就遇见一个小男孩指着我说：“这是个男的。”我看了小男童一眼，他顶多八、九岁的样子，来到办事处，大门敞着，传达室没人，但进了大门之后，在进办公楼大门时，却遇见了当日值班的女职员，她对我很有看法（反感），我对她也有看法，认为她“多管闲事”，她见了我，让我“滚回去！”，我尽力压住火，和她说好话与她周旋，她说：“潍县路没水，跑这儿来打水？”

我说：“有水我还用找这麻烦。”

这时，她把身子一闪，让我进去打了水。

在这里，我看到，办事处新建的办公大楼已现雏形，新大楼挡住了老楼的阳光，你敢说，这不是违章建筑吗？但是，人家是机关单位，是市府的下级机关，有权利，所以说，现今社会的一个怪现象，老百姓盖房是违法违章的，而官方则是公理尤在的。老百姓还敢说话吗？你老百姓再有气，又有何用？



二零零九年十月四日

凌晨，突如其来的一场雷雨，屋里开始了漏雨，“妈的，不是说不漏雨吗？”我扭亮电灯，开始找盆接水，嗨，短短的一场雨，我接了三盆雨水！

要知道这屋漏雨，说啥我也不来住。

一场秋雨一场寒，仲秋过了，又要开始准备过冬的衣服啦。

早晨，要出去时，发现车后胎有些瘪，便回来拿气筒，这时，门口有了人，是对门的邻居和她的女儿，我发现，她们的眼神是那样的一种目光，我坦然地迎了上去，并没有丝毫的胆怯和羞涩。

她们给我让开了一条路，我打开屋门，拿起气筒又走了出去。

外边的自行车前筐里多了几块石块，这也包括车座上都压上了石块，我暗自发笑，自言自语地说：“这准是那小女童干的。”原来，就在我支车子查看车况时，有一个小女童站在我面前，不说话，两只乌黑的小眼睛在注视着我，好像在说：“你是谁？是阿姨吗？”

小女童已走开，我摇摇头，拿下石块，扔在了一边。

我开始了检修，可是，试打了几次，都没成功。无奈，只得又去了林的修车铺。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心里很矛盾，以我现在的身份和这身装束，即使我把这本自以为“传记”的文章写完，又能如何？历史已成为过去时，又有谁为我鼓与呼？

也许是“命里注定”，也许我步入了“歧途”，它的代价很伤悲，可以说，我被打入了“另册”。

我很久没和石联系啦，因为“官司”的事，我不知今后该怎么办。既然输了，我的人生又该如何书写，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没人理我，亲人已经离我而去，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

我搬到这个大杂院，已经有 70 多天了，本以为“这是生活在最底层啦”这里的所有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接纳了我，我也很识趣，乖戾，基本上做到不去“骚扰”他人，想做一个“生活在真空”的人，可是，办不到！总有人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这期间，有人打了 110，报警称“一个男扮女装的男人，混迹于这座大杂院中“欲有不轨之举”。110 来了，了解了事委，做了适可的“安抚”事态算是平息了下来。

可是，这并不算结束，有人就有矛盾存在，这一点也不奇怪，“阶级斗争，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然，在现阶段，不存在“阶级斗争”之说，但针对现实之状况，确实又很难说服人，为了丁点小事，给人断电，以泄己愤！我为“这是小人”之举！

搬来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怨辄有责或无责，自己最清楚，可偏偏就有人对我的诉说“置若罔闻”，反去与对手“言和互好”是非之观在这里成了“倒流”。断电已有 18 天啦，没办法，事情反映到办事处，得到的回答令人失望！没人关心我的事我的权益受到威胁，似乎这一切，都是我的不对。

我忍，忍字头上有把“刀”，刀悬谁之上，我又有有点“愚不可及”，谁又能听我“肺腑”。

我拟将我的“自传”暂停，再写下去，我将无法面对着黑暗的一夜。

青岛路的血与泪，教会了我怎样去做，尤其是在遇到暴力时，再不能做“任人欺凌的小羊”。

寒风瑟瑟，节令已是冬季，屋内无取暖之设备，人冻得够呛，只能在忙碌

了一天之后，早早的上床，用被取暖。

两只小生命，已经一前一后，离我而去，它们的惨死，给我敲响了“命运的警钟”，于是，对人生无所谓的思想萌发了，可就在这时，有一个不速之客，“下车伊始”哇里哇啦，听了半天，我听出点眉目，似让我：“滚蛋！”我忍住气，问他什么来头，他的态度很粗暴，直言有我的“好看”，我不明就里，径直去找办事处，谁知，张科又另有高就，民政上换了另一官人，此人姓韩，他“很热情”地听了我的诉说，与我一起来到潍县路 19 号。

那人出现了，在官与官的交谈中，我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此人姓苗。在双方见面后，他完全没有了刚才的那副架势，霸气和蛮横劲，换了一副“面孔”，指责起我在用火上的事，“这是火灾隐患！”他似乎振振有词，听来很有道理，但是，这事是相辅相成的，我反应过多次，但总得不到解决，无奈，人要吃饭，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只得依照老办法，垒灶点火，点火已很长时间了，没有发生任何大小事故，因为一旦发生火情，对我而言，百害而无一益，在这一点上，我也很谨慎，火不离人，在做饭时，我不离灶台半步，以防不测。

我看这人有点多余，想在这事上做点文章，抬高自己。这种人像是“混蛋！”我想：有的时候，拳头也许会解决问题，气得我当时真想揍他，但是还是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而作罢！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这几天，天气变冷了，也许是年龄有些大了吧，身体适应不过来。想想，明年就是 54 岁的人了，感到有点可怕，人生恍惚，难道就这样下去吗？我有时心里也挺矛盾，想恢复原态，可又舍弃不了女儿妆，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就是一女孩儿，唉，女人吧，我该怎么办呢？

前天，碰见了以前的女同事，我都没好意思招呼她，同事几年，我如今混成这样，人家该怎么看我，估计这些年来，有关我的传闻，她也听说过不少。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过罢了“冬至”，吃了自己包的饺子，现在，我包饺子的水平大有进步，从

不会擗皮到会擗皮，从不会捏褶到会捏褶，唉，还是环境造就人呵！

毛主席曾经说过：“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在这种艰难环境的熏陶下，对生活的困难，能做到自抑，自理，不依靠别人。当然，你想依赖，又能去依赖谁呢？自己在九年前犯下的错误，只有自己“埋单”啦，而事实正如此。在青岛路，饱受外人的欺凌，来到潍县路，虽然也与邻居有摩擦，但还能过得去。“关起门来。各人过各人的日子”这是我的宗旨。虽然，我男扮女妆，但日子过得也安然。

现在，没电照明，这是唯一的遗憾，只好选用蜡烛为照明工具，在这座院里，我是唯一没电的户。

那位画家走了，再没露面，是我那晚上的话“吓”着他了，也是也不是。

总之，自己的话又多了点。

一句话，能掂出一个人的心来，他若是真心想帮你走出困境，你就是话说得再多，别人也不会介意的。反之，你希望得到的，越是离你而去。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多面的，不能强求一律。

那天，在办事处，偶而听说石曾经找过我，她找我时，仍然是“青岛路”的地址，搬迁时，我没去通知她。

她对我不重要。

出于一种心态，便打电话复她，她除了在电话里“埋怨”我外，更多的是想沾我的“光”。

什么“光”，什么“便宜”呢？

她在电话中说：“我替你打了八年的官司，虽然输啦，但我也出了不少的力。目前，房子败局已定，但是，你要知恩……”总而言之，我必须报答她为此付出的一切。她说如果有了廉租房，必须交由她住，这是先决条件，而且顶我之名义……

对她提出的这一要求，我明白，如果我不按照她的意思去办，她将要我还上她为我打官司的全部费用，而且，她也知道我还不起，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当最后的一支蜡烛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照例，又陷入了一片黝黑之中，

幸得有充电灯照明，但总不如点灯来得痛快。今天是二〇〇九年的最后一天，作为我，一个男扮女装的人，没有出没于公共场合，更不会去参加什么晚会之类的活动，仅于此，我自己与这个世界有些“隔绝”。

今晚的月亮象空中的电灯，把“天井”照得很亮，邻人家的灯还没熄灭，屋里还有人在说笑，间或的传出了孩童的哭闹，我喜欢孩子，但由于我的缘故，家庭观念对现在的我来说，很淡薄。

二〇〇九年结束了，我撕掉了最后一页的日历，明天，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坐起来，扭亮手电，打开收音机，听着山东台的“田园晚风”，听着主持人与听众的交谈，但心里又突然的感动啦，在这之余，想想自己，确实有点“不負責任”，从出事之后，亲朋、好友都不再往来，所以，在社会交际中，显得一片空白。

十年，我自认为自己是女人，但与之来说，差距太大，无法与真正的女性相比，在她们面前，我有些“涩”，不敢去正视她们。

我失掉了很多机会，譬如再就业；譬如重建一个家庭；譬如怎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知道，人们在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眼光看我，把我划入了“另册”，但我很正常，有思维，这些，人们都看不到……

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

短短的三天假期，瞬间即过，今天是工厂企事业，包括机关，上班工作的第一天。

早上，一觉醒来，发现外面大风呼啸，凛冽的寒风从门缝中挤了进来，我裹紧了被子，但寒风吹来，又增添寒意。

北风瑟瑟，雪花纷飞，今天眼看是无法出去，只好呆在家里，屋里并不暖和，但总比呆在外边强。

六点了，天还不亮，我点着了蜡烛，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我穿好了衣服，点着煤气，烧了壶开水，接着又下了锅面条。

对面邻居给了一个大纸箱，让我把多余的衣服盛进去，并嘱咐我“注意用火安全。”说实话，我对火还是持谨慎态度的。这自不必多说。

年前，领到一千多低保金后，没敢乱花，用它购置了煤气，在街道发了两袋水饺的购物券之后，去华联领了回来，在1日元旦那天，自己又动手包了100多只水饺。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九日

又拿起了笔，屋里又黑又窄，没有地方可供写作，日记，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不得不中断了……

日子过得很快，距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啦！

二零一零年某日

最近，有人说我“脸色不正”，怕有疾病，劝我买医疗保险，说投资后会返还，我问：“得多少钱？”时，他们要我去“劳保中心”咨询一下。

结果出来了，要付两年的“保费”，1640元！天呐！杀人不用刀，我上哪去取那么多钱。

她们说，如果有了大病，可报销所花之费用。

这是好事，我想办，可又有谁能借这么多钱，借啦，还得考虑如何还上。

他们把我的低保也算上，这还不够，本月还有“烤火费”，加起来，还有贰佰多元的缺口。

这几百元钱，可是救命钱！

我的所有证件都在一个叫“石杰”的女人手里，包括法院的判决资料，自08年官司判定之后，这败局已定，便再没有与她见面，后几次在电话中问她索要证件，她都用各种借口拒绝归还，有一次，我也是用办“病残证”之事问她要证件，她竟开口问我要钱，我无法满足她的要求，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对此，我没了“章程”，自己的证件，落在别人之手，怎么办，一直没有下文。在房屋官司中，她是我的代理人，那时，为这场官司，她是投入了不少的财力，在整个事件中，我被她藏了起来，充当了“傀儡”的角色。

十多年过去啦，她还能“复案”吗？

事实证明：我错啦，而且非常之惨，为此，我失去了一切。

我去过胶州某农场，因受不了农场主的“虐待”，我夜走同三高速，连夜赶回了青岛。

回来后，又遭到了赵某的毒打，险些要了我的小命！

在派出所的调解下，打人者拿出了五十元钱，算作“赔偿”。

我又去过藁西水集，因生活无着又骑上自行车赶回了青岛。

失去了房子，我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流浪汉”和“乞丐”也失去了往日的人的“尊严”。

在这一切都还未发生之前，我是有工作的，后来因单位效益不好，便被下岗。回家之后，开始贩报，后一度“流产”，报纸卖不成了，便又去送奶，后因穿裙子一事被老板“辞退”。我后来在当时的观海路送过煤气，又因一次车祸，失去了工作。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

今天早晨，雾，远处笼罩在一篇雾霭中。

“喂，给你照张像好吗？”一个准少女站在了我的面前，手里拿着手机，问我。

她年龄不大吧，我想着，迟疑了一下，说：“你照吧，照完了给钱。”

她塞给了我 10 元钱，说：“就这些啦，没多带。”我知道是“谎话”但不想够多的为难她，收下了这 10 元钱。

小姑娘长得挺秀气，不知谁有福气，能把她娶进门。

哎，我是不行喽，望女兴叹啊。我有点嫉妒。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天，阴沉沉的，气温略微有些下降，风力大，不太冷！

早上六点，天还不太亮，六点半起来后，先去湖南路打水，顺便把充电灯送过去。

老李在做着出摊前的准备工作，我把灯递了过去。

沂水路 2 号甲张书周的老伴在门口溜达，我叫了声：“张大娘。”

她问我：“吃饭了吗？”我告诉她：“吃过啦。”

天气很冷，但经过这一仗，我倒不觉得怎么冷啦。

拾了两袋肉包子，回来给了老妈一袋，自己留了一袋。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有个人在派出所说：“要摸摸我的乳房，看硬挺不硬挺。”我说：“这可是派出所啊。”

在这种情形下，我满腹的话不知向谁说，怎么说。

“你好漂亮。”这是他们说的。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我祝各位新年快乐！

今天，是2011年的第一天，对于我来说，40年前我的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有母亲、哥哥；而40年后的我，远离了这一切，走上了一条艰涩的道路，历经（尽）磨难和侮辱，但我忍了下来，苟且偷生，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在生活中，我学会了忍耐；我力求成为女性，但男性的本色却使我在扮女妆时遭受了种种的磨难，我渴求成为女性，但在现实中，也不可能了却我的夙愿……在生活中，我是“假丫头、假姑娘、假大嫚”，一切都包含着“假”。我想告别这种生活，但是，十二年的女妆生涯使我“陷入”深深的“困顿”之中，我站在镜子前欣赏自我的同时，从意念上，我相信——自信而成为自豪！

拟女人化而名不实也！

随着年龄一天天的增长，自己的这种情结也趋之“完结”。

我又该怎么生活呢？

我循规蹈矩的生活，深恶偷、盗等不义之举，但在生活中却屡屡地遭受到这种行为的侵害，但使我遗憾而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在我面前，公平和正义难以得到伸张，在自己的生存之权利受到不法之徒伤害时，法律为什么

奈何不得呢？匪夷所思之令人难解，难道我没有生命之权吗？

我自省并没有超越人生之“底线”。在现实生活中，我低调没有什么“高消费”，力求过着一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

在现实中，我扮演着一种“乞丐”，我常常这样比拟。因为我没有房，没有车更没有巨额存款，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生活。

也许，我天生命该如此！

这是我在新年中的对个人的一种总结。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人分三六九等，人群中有好也有坏。

当我图省事、近便，去了四方路一家土产店时，却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

这家店的店牌上明明写着“厨房炊具”，可店老板却拒人于门外，言称：她店里不卖锅。我坚持进去看看再说，女店主却始终不让我进，我很生气，说：“哪有你这样开店的，我是买东西，是顾客，你店里有你为什么你不卖？我就不相信！”

最后，女店主急眼啦，说“我就是没有！”在这种情形下，我不愿再和她吵下去，只得去了芝罘路。

这家店太欺人！

我不是去捣乱或是去抢劫的，我是凭着我的一颗心，实实在在的缺少某件东西，而且需要它时，店家却拒而不卖，有这种道理吗？！

垃圾箱里有几件好的的女式衣服，可拿起来一抖一看，嘻，全部都被剪了个乌七八糟，根本没法看没法穿！

嘿，这家人家真行。我无奈地只得扔下。

要过年啦，真想有几件像样的漂亮衣服，买，又没钱，只能靠拾，而拾者又寥几？

上午，和熙的阳光照得人身上暖融融的，感觉风不是太大。

“今天天不错。”我对老李说。

“唉，听天气预报说，今天没法过啦。”他说。



拿了报纸，沿观海一路开始拾。

先头在德县路七中拾了一些编织袋和塑料膜，占了整个车筐，这样，走不远，便满了一车筐。在湖南路拾了一只电饭煲和多媒体音箱，第一次拾到“大货”。今天是腊月二十六，还有四天，我身上的钱不多啦，只余了二十余元，我想这钱留着吧。俗话说，好过的年难过的日子，往下怎么办？

拾了一些肉、辣椒，吃的暂时能解决了。这是些肥肉，只有炼油吃，省了花生油。

在观海一路，遇见了在平原路开小卖部的王老头，他朝我挥挥手，示意我不要下来了，他说没事和我说。我明白，微微颌首示意友好。

今年的鞭是买不成啦，把全部的资金全都买了锅和被小偷偷走的日用品，这些都是生活必需的东西。

从外边回来时发现，挂在外间屋墙上的肉皮不见啦，是猫偷吃啦？可是，猫怎会够得着呢，肯定是被小偷偷走了。“妈的，穷不起啦。”我暗暗骂道。本来我想炖出来做菜用。

下午，感到冷，很冷。外边的柴禾不多啦，再不节省点，恐怕烧不到过年。因为斧子找不着啦，不得已，要用它劈木头，又去买了把斧子。

小崔回来啦，他说昨天下午的事，我骂道：“你他娘的还挺爱管闲事的，不怕累着。”

他脸皮厚，嘿嘿一笑，没有说什么。

在德县路七中门口，不知谁扔了一包衣服，我把好的衣服拾了出来，然后去办事去打水。

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正在湖南路拾荒的我，听得这一声“叫好”声，明知是“贬”意，但我并不介意，说：“就这点门面啦，不多啦，用完拉倒。”那女人“噗哧”一声笑啦，说：“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点，是吧？”

“不好意思，正是此意。”

她听了没说给也没说不给，笑着走啦。

这女人我不认识，只是路遇，算随便说说而已。

早上，出门时，看见姓林的刚从外边回来。

现在，逼得我没办法，只得撬开那间废弃的屋子，去放杂货。

小崔把门口那间小屋也占上啦，我问他“怎么不回去过年？”他说：“回去干什么，在这不一样过，一个人呗。”

他今年才四十几岁，家里就没有老人吗？几次问他“成家没有的？”他都不正面回答，所以，他的身世在我这里是个难解的谜。

快过年啦，今天我买了两斤牛肉和两斤猪肉。

“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红灯记》中的一句唱词。

我也亦然，家里家外，又有哪一件我不得亲为呢，你不动，饭不会吃进肚子里，你不做，没人会同情你，天上也不会给钱花。

人，就得会劳作，只有劳作，生活才会有滋味，幸福，不是你抄着手，什么也不干就来的。

今天，在七中门口，拾了一堆纸箱，这几天，拾荒的渐少，都去忙年去了，我何不趁此多干点呢。可是，我也有我的活啊，打水，是最重的活儿。水，居家不可少，做饭需要水，洗澡还得用水，没有水，便是上甘岭也徒奈何。去办事处打水，得看门卫的脸色，高兴啦，自不必多说，放行，不高兴了，说下大天来，门就是不开，你再急也没办法。

这不，今天下午去办事处打水，也是干部们都在院里，但是，还是听到了门口的声音：“明天别来啦！”好像这水是他们家的。

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除夕。

天气有点乍暖还寒，太阳出来以后，才感到暖和了一些。忙着处理家务，去买肉迟了一步，到了肉铺，人家正准备打烊。

我走出肉铺，心想：难不成就吃不上饺子啦。再找找看。我边拾便走得到了湖北路菜店，看见那里肉架上还有不少的肉，我走上前去，说：“小老板，来20元的肉馅。”在小老板称肉时，我光顾看看周围还有什么菜，不经意间，有一个小男孩在我身边磕倒，我急忙上去抱起小孩子，哄他道：“小男孩要勇敢，不哭啊。”他的父亲连忙跑过来，拉住孩子，说：“不要紧，小孩子，快叫阿姨。”小男孩怯生生地看着我，哭得更厉害啦。

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直到卖肉的叫我，我才醒过腔来。

我又买了两棵白菜，0.8元一个，至此，我身上只有几元钱啦。

“鱼，还没买，菜，也没买……唉，这个年，要买的东西还是很多呢。”

真的，看着别人大包小包的买年货，心里真的有点妒忌。

要是没有被盗事件屡屡发生，也许我这个年过得比谁都富裕。关键钱全用在了置办家什上。

上午，那个济南籍的女人来看我，她果真买了一根肠，说是“给猫的。”我说：“猫不缺吃的。”她说，她来过几次，赶上我不在家。“今天，我早点来，还真就碰上啦。”

她告诉我，这个院五月份就要动工啦。这个消息她让我暂时保密。

她走后，我想：假若是真的话，我又往哪去呢？……

下午，我让小崔过来拿货，他让我等过完年，出了正月，现在不干啦。在聊天中，知道小崔只上过两年小学，文化知识比较肤浅，他不知道“杜月笙是谁，干什么的？”，不知道“毛主席是谁。”我说：“不可能吧，你的知识水平如此糟糕。”我又问他：“曹操是什么人？”他竟打不上来。“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那意味着什么呢？”若要给他讲历史，又怎能一句话讲透呢。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今天，是正月十五。

春节，年，到了今天，算是结束啦，日子还刚开始。

“每逢佳节，我都思念着他们。”

唉，屈指算来，有十一个年头喽，这还要从我卖房还债开始，出了这事之后，他们就把我拒之门外，崂山那边更是如此。

我知道，我铸成了大错，在这之前，没去商量他们，为此，十一年里，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没奈何，我男扮了女妆，是在受了刺激之后，但我的思维并没有乱。十一年里，我颠沛流离，举无定所，时而住马路，时而租屋住，这期间的租金都是由代理人代缴。

拾荒也有十人年头啦，从兴到衰，没攒下什么，不欠账就算不错啦。

老大病故时，我正在卖报，因为没有电话，等我知道消息时，人已经火化，为此，我受到了大嫂的责备及众兄长的埋怨：“你大哥病啦，你连来都不来！”这种声音，使我感到无地自容与无力的表白，更确切地是，在大哥病中时段，我一分钱也没出，这足以使我感到难受和自责。

说实话，在他们面前，我更感到的是拘束和“放不开”。从小的“自卑”造就了我的性格？也许，不在一起生活，自然形成的一段距离。

论排辈，他们是我的“叔伯哥”，因为我自幼送给了别人家的原因，所以，长大后，彼此间，受大人们的影响，产生了“隔膜”。从小到大，我的养母就不止一次的骂他们的长辈是“狼羔子”，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他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我的养母如此恨他。

原来，他是我的生身父亲，同时也是我养父的弟弟，在养父病重期间，我没见过他们来过一次。

他的儿子管我的“养父母”叫“二爷二娘”，他们一我的这几个哥哥们在下乡时，每逢春节，都是到他们的“二爷二娘”家过的。

他们大包小包的带来当时最好的土特产，在他们回去时，养母也是倾合力给他们捎上最好的礼物。

那时，我还小。

1966-1969年就是这么过来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是：老大—刘玉麟，下乡去了菜西*存庄大乔生产队，

老三—刘兴麟，也是在菜西；

老四—刘瑞麟，支边去了新疆建设兵团。

老二—刘吾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甘肃，复员后，回到青岛，在公交公司开车直到退休。

在这些弟兄们当中，当属老二，最使我感到自豪。

但是，我还是在他们面前感到了某种拘束，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我的家庭状况不算复杂，养父—刘经斋，身患重病，卧床十二载，养母—单五云，一个家庭妇女，担起便宜的重担。

哥哥（老五）刘青麟，我—刘培麟，自然排行为老六。

那是个艰苦的年代。

自我记事起，首先，看到的是身罹重疾的父亲，可以说，我们小哥俩，没有享受到父爱。

我哥比我大，自懂事那天起，就承担了照顾父亲的责任；我最小，又有病，属照顾的一员。

我记得，我们家在当时最穷最困难，那还得从三年自然灾害说起。

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底子薄，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下，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讲“阶级成份”的年月里，我们家一度被排成了“资本家”，后来在“三反五

反中又被划成“中农”直到文革。

我们家有“资本”吗？

据说，我的爷爷，曾在是伪时期，在火车站开过买卖，我父亲后来为躲日本鬼子抓捕，连夜到了青岛，后来，母亲也到了青岛，住在周村路的一个大院里。

我没听说过家里有什么钱、金条之类，倒是“贫穷”造就或影响了我的一生。母亲在当时的天桥（云南路）卖过破烂（衣服），为的是添补全家人的生活。

……

这就是我的养父母的情况，大致就讲这些，总之，或许还与事实有些出入（不符），但也只能就我所能回忆起的情形之一。

我的生母，是在一次与父亲的争吵中，跳井死的。（据说，并已封闭）。

关于这件事，我不想说得太多，因为我所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吧。

……

现在，雯雯的孩子可能也不小了，该上学了吧，其他的侄子侄女们，日子过得可能也挺好吧……

至于我，你们的“叔叔”，日子过得很艰苦，每天同“敌对”分子“斗争”，残酷而艰巨。因为你们的叔叔，现在是“女性”装扮，有的人就百般地刁难我，我不甘心忍受，数次报警，不得其果。

自从卖鸟一事，爆发以来，自己辗转反侧，终觉对不住故去的亲人，也许，这种“磨难”就是一种惩罚。

我很盼望能得到你们的宽容和谅解，我想这也许是我的一厢情愿，或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将伴随我的终生，灵魂将得不到永远的安宁。

尤其是晓晓，自幼我把你看大，没想到你是这样绝情寡义，在我困难时，向你求助也是迫不得已，没想到啊，没想到！

我不想沾你什么，更不想在我的晚年生活依靠你，我知道指望不上！我全当没你这个侄子，你最好也别认这个不争气的叔叔。

我现在的日子虽然过得苦，但是我在苦中生存，在苦中求乐！忘不了的那次与你母亲的见面，尴尬而苦涩，愧恋而不安，因为

我犯下的错误，从良心上感到，我确实错啦，再怎么样，也不能把房子卖啦，那是我们唯一的祖传“遗产”。

晓晓，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在我行将就木之前或之后，不要指望我给你留下什么“遗产”和“遗物”，唯一的就是一摞不值钱的日记。

这是我的唯一希冀和要求，希望它同我一起化为灰烬！

这些日记，你愿保留下来，自然更好，从中可以汲取教训。

也许你已经有了心上人，我在千里之外，衷心的祝福你，希望你们幸福、甜蜜。

天气又冷了下来，不过，这次是“弱”冷空气，由此，我看到了“春”的希望。经历了一个冬天的严寒，我觉得我又活了下来。

算来，我今年过了生日，也是五十多岁的人啦，算是中年人吧，我的一生一事无就，愧对祖先呀。

目前，不，很久以前，我想到“变性”，可经济力量又不允许，只能委屈了自己！没有了工作，指望拾荒养活自己，自力更生，苦撑着一线生命！今天正月十五，想到应该写点什么：权作一个“交待”。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踩高跷，不会踩的人乍上去，准摔个鼻青脸肿。

元宵节那天，有人准备让我去踩高跷，我去啦，那里有位负责的女同志，看了看我，着我：“能行吗？”我心里没底，说：“试试看吧。”

那女的也没再说什么，招呼在一边忙着的另一个姑娘，说：“你过来，领他/（她）去化一下妆。”

那女的一见我，笑得直不起腰来，她笑着说：“认识你。”我却不认得她。妆也化好了，木橛子也绑上啦，可是我都站不起来走不了步，急得我抓耳挠腮，心想：这不砸啦。

有一个女的过去跟旁边的一位负责高跷的人一说，那女的走过来，笑着说：“不行吧？要不，你跑旱船。”

“跑旱船的人够啦。”有人提醒。

“算啦，我下场吧。”我说。

就这么着，钱没赚着，差点丢了“丑”。

所以，那天有人问我呀，我连忙说：“惭愧，惭愧，那活儿干不了。”

今天是“雨水”

周末，出来较晚，今天可谓“旗开得胜”，拾的东西很丰富，有香肠2根（两端有霉点）；没开封的鸡一只；猪肉（袋装）若干；松花蛋一只；甜点一袋及“饮多乐”一宗。

这些都是富人们扔出来的。

我对围观的“看客”们说：“足够我吃的。”

他们中有的“谴责”这种“浪费”行为；有的评价说这种人“纯粹是胡闹。”我则以为：“没有他们的扔，就没有我的吃的。”众人皆笑。

有老者说：“中国还没富裕到这种浪费的地步。”

回来后，我把它们处理了一下，切去霉变部位，把这些切去的肉分给了猫们。它们在狼吞虎咽的吃着，互不相让，看着它们的吃相，我开心地笑啦。

今天，我炖了一锅肉。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文革”，那久已逝去的锣鼓声，红旗如林，喇叭嘶，都已成为历史，成为遥远的过去……

那时我家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单位—青岛服装八厂的照顾，我们把他 / 她们生产的服装领回来，加工、线头、钉扣，以这种方式维持生活。

哥哥，刘青麟在外边干临时工（用一句现在的话叫“打工”），那时的工资很低，但我家的生活基本上就依靠了这点收入。

回想这些往日旧事，足以使我今日之生活的泛思。

下午，起风啦同时也起了雾，很冷。

今天，很幸运，我在湖北路垃圾筒里拾了一包过期的药品，我也没检查里面是否有垃圾存在，一并扔到车里，回来时，我特别的检查了这个包，因

为包里有包，有一个纸包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打开一看，我惊讶的叫了一声：“妈呀，钱！没想到！”

一沓整整齐齐的人民币掉在地上，我拾起来一点：四千四百元！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怕是假钱，仔细地对着阳光照了照，不假，真票子。

我先去割了十元钱的肉，又买了两条刀鱼。回来时，看见小崔，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对他说了我的“奇遇”他一听，来精神啦，立马说要我“请客”，我拿出一张一百的给了他，谁知他来了以后，说你发财了，也不能给一张，起码得给两张。无奈，我又掏出一张给了他们，这才算完。

“破财免灾”。我是这样想。

今下午，可忙坏了小崔，他忙里忙外，三家串，不时的撺掇出一些事来，过了一会，我正在吃饭，他过来说电的事，说你要同意就干，不同意就拉倒，你出五百元，让他的林哥给我拉上电，“材料由他出，你出钱。”“多少钱？”我问，他说“五百足够。”

谁知，这边刚一“定盘”姓林却非要八百元。

“捌佰就捌佰，只要能给通上电。”我这样想。

吃完饭，我回屋后，从那沓钱里点出了捌百无。

所以说：“有财不能露”象我今天，兴奋的过了头，把”秘密“透露啦，结果，价钱不干都不行。

其实，若真能给拉上电，这捌百没白花。

下午，去办事处提了一桶水。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小崔昨晚上，把邻家的一个废弃的大铁门给撬了下来，他说是“给我开辟了绿色通道”。他还说，他为此“请示”了“林哥”，他点头同意的。

看起来，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可小觑呀！

这也是一种“势力”，仆人和主子，你说呢。

若让我说，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一点不假，到今天下午，“鬼”也开始说“人”话啦。



自画像

今天，终于告别了蜡烛时代！

早上，正要外出，小崔来啦，他买了线和灯，正在和姓林商议如何装法。我说过：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同意这种说法，人也走得勤快多了，我去打水回来，帮我推车、卸水桶。

从早上八点开始布置装灯，走到午后，里外的忙活，灯给装上了，但他说他也是个“外行”，须等林回来检查合格才行。

屋里、屋外都装了。这时，他说，刘某来看我，我说“我没见。”

干到十点半，他说他得去拉趟塑料，他走后，我也没闲着，带上工具，出去了。走到河水路，恰逢居委会的人，她们告诉我，要我下午两点到河水路4号干活。

吃过午饭，继续装灯。

灯装好啦，就等林回来合闸送电了。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这次，居委会让我参加“劳动”，把我编入了“娘子军”行列，我同那些妇女们一起抬筐，一起扫地。

我们互相开着玩笑，活儿也干得轻松。

这时，干部们来检查干的情况，说我“能干”

我嘻嘻哈哈，没人把我当正常人”，因为我与众不同，头上戴着花，她们叫我：“一枝花”。干完活后，我又把扫帚等工具送回浙江路。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下午，天真的变啦。

小崔中午来给装了电视天线，从此，我有了电视，生活又有了新的开始。

三点半，去找林师傅修车，换了副内胎。林对我很照顾，整个一副新的内胎，才算了十元，我有点过意不去，我说：“林师傅，您真好。”

他说：“唉，你是困难户，不照顾你照顾谁。”

这时，来了个女的，手里提着两只破了的铁簸箕，要林师傅修理。

林师傅一看，说：“你这还值得修？”

她说：“没办法，上边又不发新的，只有修啦。”

林不愿接这活，但是，都是熟人，便接了下来。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一把新壶，第一天开始用它，便使它添了“新的伤口”。

由于烧火时太旺，不注意间把壶把上的垫木烧坏脱落，没办法，又给它如法炮制一“包扎”，包扎起来的水壶，很不好看。

出门时，看见小崔，他说他也感冒了，在家“卧”了三天。

今天，天气不错，虽说是“刹风”啦，但风还是挺硬挺冷，有点冻耳朵。

上午九点出去，收获平平，除了木头外，其它很少。

“两天多没干活啦。”我逢人就说。

“怎么啦？”有人问。

“啧，感冒了呗。”我说。

今早上，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嘴边冒出了些白鬍楂（应为胡渣），“妈的，老啦。”我说着，感觉人生匆匆间，不觉已经苍老了许多。

今天，环卫忙着更换新的垃圾箱，所以，沿途上，东西很少。

鼻子还是有些难受。

经过刘家峡路时，我买了一包红糖和酱油、笔。对方还是给了一些旧纸盒。从外面回来，恰逢小崔和老王在门口，打了招呼，老王说要过来焚烧电线。我同意啦。

因为，病还没好，下午我就不想出去啦。

小崔告诉我：老范又来咯，看见你不在，就又走啦。

我问他：“几点来的？”

他说：“九点来吧。”

嘿，不巧。我想。

老王要烧的电线不少，满满的一编织袋。

刚刚烧了一些，腾空而起的烟雾让老王有些害怕，遍忙不迭地对小崔说：“算啦，不烧啦！”

小崔说：“怕什么？”

老王说：“万一让人举报啦，不好。”

小崔说：“没人知道。”

老王坚决不干啦，把已经倒出来的电线又收了回去。

确实，烟味中夹杂着呛人的胶皮味，很难闻。

今天，拾了一条鱼。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天气还没完全转暖，一早一晚还是略觉寒意。

昨天，等了一个晚上，小范也没来。

拾的那条鱼，原来是条咸鲤鱼，我不知道，加了盐，这一加，不要紧，做出的鱼咸得没法下口，最终只得给了猫。

小刘可能又回家啦亦或是干活去啦，今两天都没在汶水路看见他。

在路过莘县路高架桥工地这段路时，因两边是工地，能通过车辆的路区又凹凸不平而且狭窄，我每次走上去，必得小心翼翼的。今天，有辆轿车在我身后，喇叭摁得山响，我很烦，因为走路慢，无法让它过去，这是一条颠簸得厉害的路。

我想：你摁什么喇叭？！路宽，我可以让你，路这么窄，我也让你吗？过了这段路，我舒了口气，这辆跟在我身后的小车，嗖地冲了过去，一点没减速，我骂道：“抢死啊！”

在广州路人医门口的垃圾箱处，刚停下车，就见环卫的马路清洁工朝我喊：“别捡啦，全是些揩腚纸！”

我没听他的，翻了半天，终于在里面扒拉出几只饮料瓶。

“小刘啊，你现在住哪儿呀？”

有很多认识我或不认识我（及我不认识）的人，这样问。他 / 她们多数是出于关心，而另外有些人则是出于嘲异，这些人多是知道我在卖房子的事上“栽了跟斗”，继而借此讽刺、挖苦，意喻为：看看，好好的房子把它卖啦，这不好啦，没地方住啦，活该！

这类人为多数。

人，谁能不犯错误呢？我知道，我犯的这个错误，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我在承受了压力之余还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负担！

很多时候，对这样的问话，我一般不予回答，但对于汶水路 10 号的张大姨来说，她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而且她又是原平原路居委会汶水路小组的主任兼组长。

她是“官太太”，丈夫原是市长，后来病逝，他们的儿子和我哥是一届毕业，关系不错。

我告诉她，我在“潍县路 19 号”。我在想：我的回答也是多余的，整日见面，她这不是“没话找话”么？

“呀，好长时间没看看你啦。”她这样说。

我没有回答，心想：是吗？你每天围着市政府门前的街心花园遛弯，锻炼身体，会看不见我？我倒是每每地从此经过却会看见您。

下午，跑到浙江路，发现有不少的木枝，便装上车，带了回来。

小崔因病未好，去了医院，挂了吊瓶。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家里还有十多只蜂窝煤，于是，我启用了拾回来的那只煤球炉子。

这种炉子能容三只球，也就是说，能同时燃烧三只蜂窝球。（平摆）

它体积大。

这点蜂窝煤，最多能用三天的时间。

早上，风大，春天的风多，昨天晚上，又喝了包药，感冒还没痊愈，仅仅是不难受啦。

听广播说，最近，又有谣言，说因日本地震影响，食盐要短缺。故此，引发了抢购食盐的风潮。中国人“风”跟得很紧，真正是“刮什么风，就起什么浪”。其实，盐，买多啦，积在家里也是个浪费，你总不能炖盐汤喝吧，大可不必担心什么。

日本的核辐射，不是也没影响到国人不适吗？凡事一定要“沉着”，不要去听信别人的传言碎语。

据小崔说，有一个五十多的老姬经常在我门口转悠，他怀疑此人“动机不纯”。“她转悠什么呢？”心想，我门口任何东西都没有摆，难道她想撬门不成？不过，50 多的老太太啦，她能干什么呢？我没看见这人，所以，仅凭感官想象，很难断定什么。现在，使我放心的是，我有了院门，出门时锁上，小偷再也进不来啦。

风，很大。

在广州路，人医门口的垃圾箱处，因为风的原因，袋装垃圾被扒出以后，刮飞了不少，老魏头不高兴啦，我不想再与他发生争执，索性替他干了一回“环卫”。

拾了两只大泡沫箱，还未等进家门，就被门口的小崔“收缴”啦，当然，他付了 1.50 元给我。

最后一段时间，拾不着衣服啦，遇见一 5 路电车的司机，他朝我伸大拇指，意为“好样的！”我也朝他笑笑，单手扶把向他示意“感谢！”

早上，在经过汶水路二号时，习惯的向三楼阳台上望去，只见门窗破碎，好像三楼已无人居住，门、窗在随风摇曳……

我走啦，老钱把房子卖啦，整个三楼已物是人非……

楼下，大门紧闭。

潍县路 19 号，109 户居民回来啦，正在更换不久前被人撬去的门栓。现在，整个院门成了“杂居地”，卖鱼的；卖水果的；打工的，全是“外来人口”。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今天的天气不错，预报说后半夜有雨。

市南园林有个司机，我挺讨厌他，每次见面，他都“没正经”一次，今天下午，在寿张路上，我们又见了面，今天他又开上了新车，一辆吊车，园林新买的，嗨，神气的不得了！

我不愿和他说话，他反倒说我：“没礼貌。”

我气得和他说：“我有礼（礼）没貌（帽）。”

他一上来就“调侃”我，他说我有弟兄八个，我反言道“嗯，我有十六个。二八一十六吗。”

他说我有“文艺细胞”。

我说：“你什么时候了解我有‘文艺细胞’？”

他又说：“园林下一步将给他们的民工一人发一个‘老婆’。”

我说：“你别太急啦，注意别太浪费了资源。”

我俩就这样，你来我去，在马路上“演”起了“双簧”。

他说我：“奶水不足。”

我说：“是你伺候得不好。”

我俩说得“天昏地暗”，周围的那些干活的民工哈哈大笑。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日

雨，“爽”约啦。

人们期盼已久的雨，并没像预报的那样来到人间。

尽管大地是湿漉漉的，但那只是一点点而已，能滋润表皮？

今天是周日，教堂的钟声早已响过，今天我想早点出去转转。

在周日早上，相对路人较少车辆也较少，略显宽敞的德县路口口腔医院门口，应该来说，不应该发生车祸，可它确实发生啦。

一辆红色的私家车，盲目的超车和一辆即将进站的一路公共汽车撞在了一起，（红色私家车）右前脸被撕开了一个洞。

在这之前，我与一个身穿“交通稽查”服装的男人差点相撞。

这人走路看天，不看前面，尽管今天车少，这种不看路走路的行人，我是不得不提醒他：“注意安全！”因为他差点“撞”到我的自行车上。

我下了车，还没说什么，他倒来“理”啦，说我的不是，“闯红灯？”今天，这里的信号灯总有黄灯在闪，哪有什么“信号”可闯？

对于他的强词夺理，我都懒得和他费口舌。

“哟，你今天好漂亮。”在团岛某居民区，正在拾东西的我，被一位标准的姑娘好一通夸赞。

一个熟人，她说我：“妆化得太灰啦。”

我心一沉，心想：真的吗，屋里光线太暗，有可能吧。

改妆是不可能啦，随遇而安吧。但当我走到兰山路时，遇见一个女的，她说：“你今天妆化得不错，挺好看的，衣服也搭配得好。”

我“唔”了一声，心里挺高兴。

看来，还不是那么糟糕。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日

“早穿棉，午穿纱，气得大夫满地爬。”这是句顺口溜，属谚语的一种。

今天八点出去，比往日早了一个小时，早上我说过，挺冷，可到了正午，太阳照得人身上暖融融的，我似乎忘却了寒冷，春天又回到了人们的中间。

上午，当我走到沂水路6号时，遇见一熟人，她给了我三大包衣服，说能穿就穿了，不行就扔掉。因之太多，我把它送了回来。

第二次出去，货一直不多，走到朝城路，看见一女士，她问我“纸箱要不要？”

我看着她，似乎在辨别这话的真假，我过了一会儿，问：“真的？你有，那我要。”她笑了，说我今天漂亮。说着，她从汽车后备箱里拖出两个纸盒，“呐，这会信了吧。”

我满意的点点头，我老谢她，可她已经站进了驾驶室，发动起车子，一溜烟似地走啦。

从外边回来，正逢小崔在家，他向我解释那天的事，纯属开玩笑。我说：“开玩笑？有这种开法吗，给我撕衣服？！”

他紧着赔不是，后来提出向我借一千元钱。

我吃了一惊，问他：“借钱？”

他说：“啊，我十六日还你。”

我问：“干什么用？”

他说：“买保险。”

我说：“对不起，没钱可借。”

他还不死心，又说：“真有用，借你一千元钱，16日还你，我不学老马。”

我说：“我告诉你，我手头也紧得很，没有多余的钱往外借。”

他说：“你真抠。”

他走啦。

我想：有也不借你。

“来，戴上花。”

中午吃完饭，正在家休息，他又来啦，一进门，看见我正躺着，“怎么，累啦？”

“嗯，跑了一上午，弄了一点东西。”我在床上懒怏怏的说。

“起来，戴上花。”

他从盒子里拿出花儿来，整理了一下，给我套了脖子上，铁圈箍得很紧，

我说：“松点。”

一会儿的功夫，姹紫嫣红的花围满了脖颈。

他看了看，“啊，这多好看。”

“好看吗？那我就戴着。”我高兴的说。

我俩玩了一会儿，说了会儿话，他给了我五十元钱，临走时，他不让我说这件事。

二零一一年四月五日

早晨起来，活很多，先去湖南路接了一桶水，看见垃圾箱边有几块木板，便一块带了回来。

回来七点半了，点着炉子，烧水，做饭，收拾基本的家务活，干完这些，吃了饭，化化妆，时针指向了九点，马上做出车的准备。

今天是“清明”，我没有烧纸祭祀亲人。我怕她 / 他们不承认有我这样一个“女儿”。

“不男不女，鬼也难容”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是很自信，没有人向我指出什么。老林果然住院啦，这点我猜得不错。很多天没看见他，心中不免有些惦记，毕竟他对我很好，有求必应。

早上，我在中山路看见了他。

打过招呼以后，他对我说：“如果有人找他，就说他出门啦。”

我答应着。

等他骑着他的那辆摩托车走远啦，我想：又有谁来向我打听他的消息呢？

老魏调到汶上路啦，让我在夕州路没看见他扫街，还以为他可能病啦或是回乡啦，他不是青岛人，是一农民工。在这里干清洁工已经二十年啦。

我同他干过仗，不打不成交，时间长啦，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什么“无话不说”，完全是见面以后，你一句我一句的“调侃”或拿我“开涮”。

我们就是这样，相互之间开着玩笑。

我今天看见他，和他又开起了“玩笑”。

我完全不在乎和不介意了这种善意的或恶作剧式的玩笑。

有很多人怀疑我的性别，他 / 她们大都认为“有可能是女的”，只是不认识的人的一种看法；但认识的或会看的，怎又会不辨雌雄呢？

中午回来，发现胡同口有一堆燃烧过的灰烬，灰烬中还冒着余烟，尽管已熄灭，人已离去。我估计是林某所为，他在门口烧纸，祭祀亡灵。“难道他就不去火化场或是什么地方吗？”果然，我看见林的妻子，那个疯女人出来打扫了“战场”。

这两天，岛城的山火不少，都是上次烧纸引发的，山火还吞噬了两条人命。大火无情，这无疑又是人为的，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指的是烧纸的俑者。

与之相反，今天还有结婚的。

在团岛，有一队婚车特别引人注目，新娘一袭婚纱，新郎西服革履，满面春风的捧着一簇鲜花……

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

今天，天气阴沉沉的。

早上，换上了一件连衣裙，昨天晚上，又把内衣给换了，同时也换了乳罩，把朋友给的那副海绵型内罩套上了。

我去打水时，碰见林师傅，他要外出，同时，看到他的场地被翻倒的垃圾

弄得很脏，便要我帮着他把桶扶正，把散落在地上的垃圾扫进垃圾桶里。完成任务后，林又要我帮他发动摩托车，发动了几次都没动，最后，还是他本人发动起了车子。

我向他要汽棒子用一下，后轮气不足，他说他没带工具箱的钥匙。我感到很失望。

后轮的气在是半瘦状态，我只能推着走。再回来的路上，碰见看车收费员小刘，他友好的向我挥手打着招呼，我也还了礼。

“哈哈，刚过了清明就过夏天啦。”他笑着说。

“唔，有点不合时宜吧，回去换。”我打着哈欠说。

阴风呼呼，确实穿它不会透，在第二次出去之前，我又把它换啦。

今天，从德县路至朝城路，我是空车的。

没东西拾。

回来在云南路修车点，给后轮充的气。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

最近，有人嚷着给我找婆家？而且说得是那么一本正经。

我心里明白，还是玩笑，又有谁能“娶”我这样一个“女人”呢？

我听了后，并不太介意这种调侃，毕竟是男扮女装人堆里“滚”了二十几年，什么样的事没见过。

德县路4号的小楼房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猝然倒地，化为一毛废墟。

没人敢问为什么，因为有“黑夜”的维持秩序，有那么几个人吃饱了撑的，拍手叫好，我看着那位颇为得意的面孔，心里想，不是汉奸也是叛徒。

这样的人，不得善终。

我诅咒他们。

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

一周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一个星期就过去啦。

昨晚睡觉时，就发觉自己做了一个恶梦，早晨起来想着有些怕，也许是昨天一天累着了吧。但我知道，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死的滋味很难受，我眼前浮现出我哥的惨状和我经历的一场噩梦。

昨天拾了两袋肉馅，回来清洗了两遍以后，其中一袋用来包了水饺，下了吃了，味道一般，没有咸滋味。

包了大约有二十只水饺，那另外一包馅怕坏啦，焯了出来，想给猫们上上犒劳，结果，一群猫中有的大口吃，有的猫连闻也不闻，另觅它食。

养了这么些猫，真的废了我很多心思，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我没亏着它们。

母亲生前说：“人对动物好，会有好报应。”那会儿，我家只养了一只，那是只大母猫，这会儿，我养了16只猫，会有什么“报应”呢？

我心软，见不得动物受罪，尽可能的收留它们，可是它们毕竟是小动物，不会对我感恩的。

从大窑沟穿过铁路桥，拐向莘县路，由于这一带目前是大桥建设工地，路面坑洼不平，要经过这段路面必须得减速。

我走过这段路面时，常被颠掉了链子，到了站才发现，链子没啦，只得再买一根。

广州路五金土产店的女老板人很好，今天经过那里时，她给了我几只空纸盒，虽然事小不值一提，但是，人家对我那是没得说，我感激她们。

又碰到那厮啦，上回儿，我提到过他，他也会拾荒，这次，他见过我，竟然对我非礼，伸出脏手摸我，被我踹了一脚，骂道：“回去摸你妈去！”

他爬起来，摸了屁股，腆着脸说：“摸一下又怎么啦？”

“滚一边去！”我边骂边推车走人。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日

由于环卫改变了工作方式，白天开始清运垃圾，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必须得提前，跑到他们的面前，否则，会什么都拾不到。

七点半就出去了，早市还没散，一路上，基本上空车，沿途下去，渐渐地满了起来。

下午，天阴了下来，刮起了大风，走到北京路时，我怕下雨，便提前收了车。天空布满了乌云，不一会儿，听见了“隆隆”的雷声，真的下起了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啊。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回来卸了车，吃了饭，十点半又去超市一趟。

门口有帮小媳妇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她们看见我，笑着说：“哟，美人又出来啦。”

我也笑笑说：“我想不出来，可肚子不干啊，一天不干，吃什么呢？”

她们中有人说：“少干点行啦，别累切啦。”这是句好话，是别人在关心着你。

我说：“嗨，就是个命啦。”

离开了她们，独自一人又陷入了沉默之中。

路经德县路的汽车又挤成了一个疙瘩，交警哪去啦，此时的红绿灯竟会失去了效能，那些不自觉的司机，不管不顾，最终谁也动不了。

我不得已甩开了沂水路这条线，径直下到了湖北路，是时，看见了我的几个旧日的同事，我佯装没看见。

其实，看见又能怎样，叙旧？看她 / 他们的眼神，就能读出点味道，大家现在把我当成了“精神异常”之类啦，能有好话吗，不跑就不错啦。

在这方面，我有自知之明。

小崔给了我一车木板，让我烧火用。

下午，我把攒了两个多星期的货卖给了他，收入了 70 元。

在聊天中，我知道了小崔至今单身的原因，是性功能的衰退和婚姻上的失败，这一点，我也不相上下。

我的性功能也在衰退，由于手淫的厉害，生殖器在萎缩状态。现在，我见到了女子，已经没有性的冲动和感觉，犹如同类。

我说我们彼此彼此。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这一周来，脊背一直很疼，不知怎么搞的。今天，借着换衣服，对着镜子一照才发现后脊梁上起了个包，是什么疤？怎么弄的，我想上点药；无奈

一人又够不着患处，干着急。

我怕再万一被感染。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

今早晨，岛城下起了大雾，潮湿的雾氲淹没了城市。

早晨，小崔在用快壶烧水，我是要去带水，在院里绑水桶时，他说，他这把快壶是花是一元钱买别人的。现在，他要把这把快壶卖给我，只需10元钱。我未置可否，说：“你快留着用吧。”

平度路开了一家“夫妻性保健诊所”，这是给那些性欲不良的人专治病的。

早上的雾带来一丝凉意，骑自行车被风一吹，感到好凉爽。

湖北路办事处门口停着一辆“华顺达”旅游公司的崭新大客车，游客们在看我从那里带水经过，她们惊奇的眼光中带来些什么含意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不在乎这种饱含讥讽的目光和言语。

二零一一年五月初

下午，我把我写的一本日记拿给了老李看，并不是说炫耀什么，而是让朋友了解我的心路历程，我都做过什么，是不是就此停留在口头上。

我的写作水平有限，但是，数年来，我没有轻易地放下手中的笔，这些年，

用坏了多少枝笔，我也说不清楚，可以说，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可以让我忘却一切烦恼和忧愁，把全部的情感经历倾注于笔端。

从小我就爱写日记，还是还是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雷锋日记》给了我很大的启迪……

今天，是周六。

打开日记，不知所云。日子过得很平淡，在平淡与无聊中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黑暗与黎明。

从九八年开始，我走了下坡路，穷困潦倒的生活，婚姻的连续失败，我对我的产生产生了畏缩的情绪，这是我最初的选择，流动卖报、送牛奶、园林、固定报摊我什么都干，但什么都失败……

这是我的悲哀！

打了九年的官司，最终又一败涂地，失去了房子，我万念俱灰，我开始了男扮女妆的生涯。

拾了袋羊肉骨头，回来煲了汤喝，虽说还是有点膻，但它有营养。

小崔把人家送他的蜂蜜给了我，他说他不喜欢喝这个。我说我喝得也很少，几乎不怎么喝这玩艺。

他在门口打地面，天不好，水泥不干，车一上去，压了一道车辙，他不愿意，说我给他捣乱。我本意是想和他开个玩笑，见他那模样，便打消了这念头。总之，我是对他有看法的。

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

雾霭散尽，太阳又露出了它的笑脸，正午的阳光照在大地上，夏天来啦，干了一上午的活，浑身汗涔涔的。

“这是个男的吗？怎么像个女人？”今天在德县路一对妇女在对话，我恰从其身边经过，我听了没言语。

“大概是女的吧。”另一个女的说。

我觉得有些好笑，但又笑不出来，我假若真是一个女子又该多好呀！可惜，

我不是，在生活和事业遭到挫折之后，我选择了逃避。现在，我扮了女妆，就这样下去，是否就真的毁了自己。

我问自己，但这十几年的坎坷经历告诉我，命运对我是如此的不公平。

下午，又起雾了，这几天，天气不太好，别的地方都下了大雨，唯有青岛市区下了很少的一点雨，能解渴吗？

下午在德县路，遇到这样一件事，使我感到了真正的温馨，当我正在埋头拾废品时，一个女孩过来倒垃圾，她友好地提示我，注意，别搞脏啦，请让开一点。我遇到很多次这样的事，他 / 她们才不管不顾呢，把手中的垃圾一扔，不管是否会溅到别人的身上，也不管周围是否有人，这样的人，挺缺德！

晚上，小范又来啦，他来给我送手纸。

小崔挺讨厌，每次小范来，他都过来摁门铃。我很烦他。

我的同事来，你这是干什么，又守着同事的面，说我“不男不女。”我“不男不女”碍你什么事？

小范又要给我一个炉子，我说路太远，算了吧，路上不好拿，但他说他要拿，我见再拦他也不是太好，便依了他。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日

身上又没钱啦，小猫们饿得“咪咪”叫。

今天出去，除了甩了一身的泥水外，猫食一点没有。我捡了些馒头和半只面包，后来又捡了几块肉，这肉我也没吃，全给了猫。

天气时晴时雨，令人琢磨不透。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今天是四川，不，是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的日子，三年前的5月16日，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向灾区捐了款，50元钱，并写了一首小诗。

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啦，汶川的人民从废墟中站了起来，重获了新生。

今天，外面风很大，我早晨去湖南路打了一桶水，回来随便地吃了点东西，今天，据说要检查，至于“检查”什么，鬼才知道，反正，老李两口子没敢摆摊，而是一人捧着一摞报纸在那卖。而这并不公平，我想：报纸是宣传品，是传播新闻的媒介，为什么不让出摊？难道怕什么？怕他 / 它们会污染？天晓得，怎么上面放一个屁，下面就“戒严”？这太不公平啦，简直是“因噎废食”嘛！

他们是在搞形式主义，搞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难道不让报纸上街就算“文明”啦这个城市就干净得“一尘不染”么？

他们搞这一套是在给谁看？是炫耀自己的管理“政绩”吗？我看是未必吧！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昨天的大狂风肆虐了一天，我是顶着狂风出去的，很令人失望，竟然比平日还不好捡，跑了一圈，并没满车。

早上，出去如厕时，发现死了一只小猫仔，它是被老猫咬死的，尾巴断啦，它张着嘴，死得很惨！

这几天，由于经济紧张，猫食一时供应不上，昨天和前天已经为猫食赊上了账，20元钱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缓过这口气来。

在这里，没人可借，这个月我已经向小李借了一百元了，再借，我也实在张不开口。

早上，洗出衣服，熬了一锅稀饭，吃完饭，我想早点出去看看，一来给猫弄点吃的，二来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东西，结果还是令我失望！

在天津路，看见了一个哑巴，他每次见到我，都用手在自己的脸上比划，意思是在羞辱我！就因为我男扮女装。我没理他的手势，因为这事没法说给他听。

我还碰见一个老朋友，呶，你也有朋友？有，是卖废品时认识的，他当时在龙口路收购站干，后来我搬走之后，听说他也不干啦，是站主换人所致。现在，他又回去啦，是因为那个站主又回来开业了，可是，当我今天看见他时，他竟拄上了双拐！我很吃惊，忙问及原因，他说他在一次装车时，

被废铁把腿整个轧断啦！

“还亏了站主不错，把我送到了医院，他给垫付的药费和住院费，前后算起来，十几万呢。也是我的命大，没被压死。”他说得很轻松，他说伤愈后，还想回店继续干。

我不好说什么，只是好心劝他，干活时，注意安全。他说：“谢谢你。”

我问他：“现在走路怎么样？”

他说：“唉，刚拄上这玩艺儿，”他扬起手中的一根拐杖，“看，就它，还真别扭，不过，也没办法，为了练习走路，我苦练了一个多月，现在好啦。”

我说：“好啦，也得注意休息，别累着。”

下午，碰见办事处的一个职员，她要抓紧时间办廉租房的事，“趁着这帮人还在位上，赶紧着手办吧，万一你那里要拆的话，你往哪里去？我想想也对，真有那么一天，还真不好办。于是，我去了办事处，但被告知，韩科去了党员培训班，大概在两周后才能回来。

从办事处出来，我又去了“观海山”社区居委会，问残疾证的事，结果是，这事也泡汤啦，是因为“你一点也不憨，挺聪明的。”看起来，这个证也不好办！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我办残疾证的事，现在看来一点指望也没有啦。用刘主任的话说，我的精神没啥问题。要办也得有三年以上的病历记录。

我小时候，是从“痴呆”的名义办的，后来进了服务站，一干就是十几年，拉着地排车满街跑……

可是，我原来的“残疾证”丢啦，若再补办，你看，麻烦这不就来啦。

再说办“廉租房”的事，少说也得等五年，而且，这申办手续，两证缺一不可。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老高领着他的孙子来啦，他孙子今年刚进幼儿园，是个男孩子。

那天在天津路看见老高时，我就说，快过六一了，想送给小家伙一个礼物，也就是玩具。

老高捺不住劲儿，回去说了，当下便领着孩子来了，孩子扬起小脸，甜甜地叫了声“阿姨好”。

我答应着，“让阿姨亲个。”小孩子听话，我就在他稚嫩的小脸上亲了一下。说实话，我挺亲孩子的，自己没有这个福气。

我没有食言，送给孩子一把小手枪和一支塑料小老鼠。

今天是发低保金的日子。

上午 11 点左右，我去了湖北路的工商行。

大厅两侧依旧站着两个“导银”小姐和男士。

我每逢这时来，所以，不费任何周折地进了大厅，营业柜台有几个男女顾客在办理存款业务，这时，又陆续的进来几位，我这时等在一米线的距离，和其他人一样等待取钱。

十分钟后，我领到了 460 元钱。

我大步地走出大厅，身后有个女服务生在关照“走好。”

400 多元，在如何分配上，我的着重点还是放在了还帐上。

我去了河山路 4 号的肉铺，还了肉帐 96 元，清帐之后又买了块肉。

在城建局门口，门前聚集了不少人，他们在干什么？搞什么活动？怎么连警车也在？究竟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开始并不知道，直到后来一个自称认识程琳的女士向我介绍了大概，是讨薪，说白了就是要工资。

她们要我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

我向她们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什么是资本？过去说资本家双手沾满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比劳苦大众多的多的收益，这就是资本。”

我不知她们听懂与否，继而发表了 my 观点，“你们不妨派出个代表，与资本谈判。”

她们说已经去了代表，她们正在等待谈判的结果。

我说：“那好吗，一定要有理有据，抓住要领，攻其要害，也就是说，抓住

问题的关键，穷追不舍，要资本拿出个还钱的方案来。”

众人啧啧称是，我是见好就收，因为我知道久沾无光啊，尤其是这件事。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共产党又搞了一次“运动”。名为“红色经典歌曲”，目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过去，这些歌曲天天唱，尤其是文革时期，又有哪一天哪一时不唱呢？从《东方红》到《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是唱着这些老歌过来的。

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歌曲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武器，一首老歌代表着一个时代。

《在北京的金山上》《红军长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歌曲，现已被人们所遗忘，毛泽东思想在 60 年代已经是在人们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全靠毛主席，唱唱红色歌曲，不是简单的一个唱。是让我们回忆一下，当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及八年抗战和三年的解放战争，是共产党毛主席带领我们从苦难中解放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唱呢。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拾了一面国旗，是在定陶路小学门口的垃圾桶里。

国旗被扔进了垃圾桶！

我认为，这事发生在定陶路小学，那他们应不应该负责任呢？我想，作为教师，人民教育工作者，应该知道国旗代表着什么。

国旗，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完全独立，平等和自由，1949 年 10 月 1 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飘扬在祖国上空时，无数只和平鸽在蓝天上翱翔，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啦！”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第一艘航船正在扬帆破浪前进，中国人像一只喷薄而出的红日，照亮了全中国。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面对这面国旗，我想了很多，过去老师教育我们要从小树立，爱祖国，爱

人民，爱国旗的思想，可是现在，怎么变了呢？国旗被当成了垃圾，是一时疏忽还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国旗在海外飘扬时，多少个海外赤子为之欢呼。

中国，是我们的骄傲！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清晨，被猫蹭醒，睁眼一看，天还不亮。打开灯看看表，才刚好 4:00。

小猫们饿了，在向我要吃的，我也无可奈何，喂它们面包。有的吃有的不吃，可真难坏了我。看着他们扬起的小脸，我的心难受极啦。

我的阴囊部位潮湿的厉害，一天下来，围上的布湿漉漉的，而且粘乎乎的，我觉得是遗精的液体，大腿根变得又黑又硬而且发痒。“完啦。”我想。

没钱去医治，而且这病也难出口，觉得羞涩和无奈。

我戴上了花，下面一点反应也没有，觉得平常如故一般，自从婚姻失败后，再无力去想这件事。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个月 31 天，唉，稀里糊涂的也过来了。31 天来，自己除了缴电费借款 100 元，基本上再无借贷，我清楚自己的还款能力，我也想多借或不借，但事实总是有悖意愿，这还不是为了生活吗？

在吃的方面，能省的尽量省，但也看不出什么效果，总是觉得入不敷出，我的收入基本保持在零增长，负数不减反增。致使我的生活总在生死线上徘徊。

这也许有点夸张，但对我来说，生活就是这样，来不得半点虚伪。

早上为了打扮得漂亮一点，尽可能找那些好看的衣服穿，为这耽误了不少时间。去打水也是 6:00 多了，马路上人多了起来。明天就是六一，孩子们可能已经放假，总之，今天上学的孩子不算多，但今天还是上学的日子。

湖南路上有许多外地游客，我的出现使他 / 她们非常好奇和惊讶，甚至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他们纷纷驻足观看，像是在看“星外来客”一般。市南

分局看汽车的青年说我“回头率在 100%”，我幽幽地说：“不能说 100%，起码也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之间。”

他点头含笑，说：“聪明，差不多。”

我哈哈大笑，骑车而去，完全没理会边上众人的面目表情，但我知道，他 / 她们会愕然不解，会当做一件新闻和故事带回去的。

有人说我是“花大姐”，我幽默的说：“只要不是臭大姐就行。”

反正，虱子多了不咬人，人见多了，咸（闲）话淡话也听了不少。

二零一一年六月五日

今天，一大早，又来了“例假”，（疝，小腹胀痛）这使我有“痛不欲生”之感，恨不能拿把刀自己解决这恼人的问题病症。

本想早起提水，只得延迟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后，疼痛消逝稍作休息之后，骑自行车去了湖南路。

天上轻雾缭绕，犹如少女披了层轻纱般，正在鱼市忙乎的女贩子们笑着和我打招呼，“哟，今天好漂亮啊。”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说。

另一个正在过秤的女人说：“今天才是真正的花姑娘。”

几句话，招来了几个男人的淫邪的目光，是那样的“凶巴巴”的可憎和可怕，他们也在笑着，那笑里还含着讥讽的刀刃，刻在了我的心上，我低头不语，默默地冲了过去，身后传来的笑声和风吹过。

本不想再戴花了，可习惯使得我又一次的戴上了花，它好看漂亮，衬托得我更有女孩的感觉。

回来看见小崔，他想和我说话，但我把头转了回去，没理他。

不敢和他说话，这人没法沟通，前几次和他开了几次玩笑，他竟动手给我把裙子撕啦，本来我不想再提这件事，可他却说了出来，意思很明白：我还给你撕裙子。那，我干嘛还找那没趣呢？

碰上这种人，没法讲理。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隔壁南方人在教训他们的男孩子，声音很响，以致吓得小猫纷纷往屋里跑。

我去问了，那瓶止痒水，48元一瓶，目前，我的力量还无法应付。

闲时，与某女士谈及疝手术的事，他以他父亲的病例为由说：“此种手术不用花费太多，有2000元到5000元足够了。”

他父亲当年也是因疝而动手术，手术费用3000元，由于认识人，只收了2000块，他考虑我的情况，如果做得话，也在2000元之间。

现在，它痛得我不能走路，每走一步，针扎般的疼痛，痒自不必说了，一瘸一拐，我不得不这样回答人们的疑问：“你的腿怎么了？”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父亲节这天，百盛搞了一次活动，凡满六十岁的男性老人，凭着自己的身份证，可免费领取一份“礼品”——一瓶酒。以至于什么酒，产地来自哪里，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是不得而知，不过，有人告诉了我，可我竟想把这些全给忘啦，所以，尽管我绞尽脑汁，也绝对难以胜任。

我的一位老年朋友，也可以是“忘年交”吧，他今年六十九岁，近70的高龄，林师傅，他去领了一瓶。

他说，现场很热闹，有很多女性也去领，结果被主持人回绝。

下体又痛又痒，简直不能自捺，昨晚痛的又没睡好，今天早晨感到异常的疲惫。

在家呆了半个上午，时间过得挺快，上午去打了一桶水，昨天傍晚的一桶水算连水带桶一块报销。

昨下午，带水回来，转身拿钥匙开门，就这功夫，就听身后“咣”一声巨响，再回身一看，我的那个妈呀，桶来了个“自由落地开花”一桶水犹如开了炸的水管，一泄就是几十米，我心疼呀，得扶起水桶，已经无济于事。

这桶水交代了惹得小崔不高兴，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

又去买了一根绳。

上午试着用“云南白药”喷剂，对着下体喷两下，结果疼得我死去活来，一时间，人如死去一般，我不知道这药是否管用，为了更有效果，我把那

些已经过了期的消炎药敲碎，放在碗里搅成糊状，敷在患处，看来效果还可以。

“城管又打人啦！”人们传的沸沸扬扬。下午，在天津路，老远就看见路口围了不少人，110警车也在，只见城管的“执法车”的左侧两个轮距之间，躺着一个妇女，他的水果滚了一马路，有好心的群众给他捡了回来，而城管们则站在那里似没事人一样……警察在疏散着围观的人群……现场气氛有点紧张。

那末，到底是谁的错呢？

我没有再看下去，因为我在那一站，又成了“众矢之的”，还不是趁早走开，免得招惹是非。

在朝城路保障房工地，一个我较陌生的中年男子向我走了过来，他微笑着，对我说：“……你哥挺好吧？”我一愣，仔细地打量着来人，只见他头戴一幅“安全帽”，上身白衬衣下着蓝布裤子，我轻轻地问：“你是——？”“噢，我是你哥的朋友，在湖北路药店干活时认识的。”

“哦？我可不认得你。”我说。

“可我认得你，你叫刘培麟，你哥叫刘青麟，对吧？”

他说的都对，于是，我解除了怀疑，对他说：“哎，我哥死去已有二十年了。”

“噢？怎么死的？”他问。

“俩口子闹仗，喝了农药。”我说。

“唉呀，怪可惜的。”他扼腕叹息。

“那你嫂子呢？”他问。

“改嫁啦。”我说。

“啊。”他没有再问。

“你在这里干？”这次，轮着我问他了。

“啊，在这看门。”他说。

他的话，我有些不相信，但又不能也不想再问下去，毕竟我和他之间，不是太熟。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早上，没听收音机，一是时间太早，五点多，怕再影响别人。

去打了一桶水，我是戴着花去的，没有人说什么，尽管路上许多人，但我的行动证明了一点，将神状态确实有看点问题。有一种潜意识告诉我：你是花姑娘，必须要带花，所以，我在脖子上带上了不少的五颜六色的花。

下面没什么感觉，失去了功能，这是一种悲哀。

昨天买酒差了对方三块钱，今天早上欲送去，却没想到她们没开门。

至到正午，我回来时，大门还是关着的。

下午的雾很大，我早早的收工啦。给猫弄了点吃的，自己去市场买了药买了肉。正在家做着饭，小崔不请自来，我挺烦他，没好气的对他说：“你又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他说。

“嚯，我用不着你看。”我不好说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因为我还不想和他撕破脸。

他站了一会儿，见我不搭他的茬，怏怏地回去啦。

我看着他离去，心里说：他来没好事。不是打猫就是打猫，不安好心。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下雨啦，今天，我可惨啦！屋里无处不漏雨，我在抗洪，雨水接了满满的两盆衣服，被褥、书、全部成了湿的，“妈的。全完啦！”我无奈的、无助的眼里充溢着泪水。

如果是这雨继续下的话，假若这是一场像南方一样的大暴雨，很难想象，我，就像电影中《汪洋中的一条船》那样，在屋里漂起木舟。

今天又能干什么呢？

炉子不能点啦，因为用来燃烧的柴火成了湿的，只有对付一顿甚至两顿了。据说，这雨要下三天，那样，我就更惨不忍睹了。

上午，接近10点多，我看太阳也出来了，心想不能下了，便出去了。

这次，我拾了不少的肉、鸡还有冰冻的食品，如饺子等。看着这些较诱人

的东西，我不禁埋怨起天来：早不下晚不下，偏偏赶上这个时候下。也是的，平常的时候捡不着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如今拣着了，天又不好，明天的天又能怎么样呢？

捡了不少的假发，以后化妆有了这个，自然添色不少。

走到朝城路时，天又下起了丝丝细雨。

这会可倒好，电视机又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不知什么原因，电视机“罢工”啦，据我估计，可能是受潮所致，先是没了音响，今天干脆，来了个“全线罢工”。

小雨时停时续，眼瞅着今天什么也做不成，肉和我在水里泡着，一等好天，立刻做出来，要知道夏天肉食坏的最快！

今天下午，小崔告诉我，我的天线被拔了，完全是彭刚家所为！

我该怎么办呢？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拾了那副金色假发，我迫不及待的戴在了头上，对着镜子一照，还真成了小嫚！我带着它，去市场买饭，（15天没法做饭），因为下雨，逛市场的人并不多，我走在路上，有点自信，有个青年叫到：“漫画中的美女来啦。”我心中暗笑。

回头大院，被小崔看见，“哎呦，染发啦！吆喝没钱，染发有钱，这没有五百多元拿不下来！”好像他知道似的，连价都定出来啦。

他“如获至宝”，跑到林的家门口，喊他出来看“金发美女。”我有点反感，没有如他所说那样，等着林某出来看。

可是，他在门口不算完，喊得更响啦，我不得不出去，我说：“你穷喊什么？！”

他说：“你看，金发美女！”

这时的雨停啦，估计夜里会来场更大的雨。

夜里，雨，一直在下着，入厕回来，看了一下表，凌晨四点，再有一个多小时，天就明啦。

醒了的，我再无睡意，索性起来，坐在床上，无聊的看着黑黝黝的天空发呆……

唉，但愿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

早上，带上花后，去湖南路打水。下了一场雨，马路是湿漉的，中山路上车不多，行人更少。

回来时，看到彭正在他的屋里收拾，看样子要卖货。有了前几次的“过节”，我们谁也没理谁，就作陌生人一般，但彼此心里都结满了仇恨。

小崔今天问我：“中山路你不敢走吧？”

我一愣，问：“为什么？”

他说：“创城。”

我说：“他创他的城，我走我的路，又有什么关系么？”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顾自去了。

乖乖，他问这话什么目的呢？

下午，江苏路的一小卖部突然关门打烊了，联系到刚才经过人门口，看到A的报摊已经撤下来，A一人在用一只板凳卖当日的晚报，于是，我想到了这又是“创城”惹的祸！“创城”就不让做生意了吗？

这是谁发明的，简直是损到家了，创城与做生意两者之间有什么利害关系吗？我觉得没有。那么，共产党又何必讲这一形式呢？

创城必须家家停业，有这道理吗？

哎，现在。有些是真是没法说啊！

二零一一年七月某日

付了报费，我成了真正的“穷光蛋”啦。

肆佰叁拾元，全部用在吃和学习上，有人会说：都男扮女装啦，写那些干啥？又有谁会看？我不这样认为，我用手中的笔聊天，把我的喜、怒、哀、愁之事，借助笔和本子，一股脑儿的倾泻出来。这些年，我就是这么过的，我视它为生命。

我有两次看见孙婷大娘，我不想再和她说什么，我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而且说起话语来，语言犀利，使我下不了台阶，所以，我一尽希望不要在看见她。

今天早上，倒了脏土，回来刚坐下，小崔就打上门来，为什么？为了一堆不知道哪来的猫的粪便，他便迁怒于我，扬言：“杀了你，我也不活啦！”并开始砸门，扔石头，对他这种私闯民宅，公然挑衅的行为，我保持了克制，最后我说：“你砸门不要紧，把钱给我退回来！”

正在争吵中，姓林的闻讯出来，不知说了句什么，他便退了回去。但自行车后轮他给我撒了气。

这是有前兆的，早上，我在倒垃圾时，他就找事，说我“该死啦！”我当时没理他，但觉得晦气。不久，他便打上门来。

在湖南路上，从一辆旅游车上下来一位女的，我没注意她要干什么，突然我感觉后背一阵灼热，随后闻到一股方便面的味道，回头一看，正是她扔的，我便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只是淡淡说了句：“对不起。”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日

昨天下午，当我做晚饭时，从天而降的一盆水（一盆污水）浇了下来，从头到脚被污水淋了满头，炉火浇熄了一半，锅里的油成了污油花，“妈的，这还让不让人活啦？！”

这是彭家干的！

我一天没做饭，晚上点着炉子，想做点饭，他们又来这一手！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也未曾发生或这类缺德的事，但昨天确实发生啦。

我与他 / 她们不共戴天之仇算是结下啦。

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

我想有必要把今天下午去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的经过说一下。

一个星期过去啦，修房子的事一直是我的一块儿“心病”，目前，对我来说，是住在“房东”的房子里，不是我的。

由于这间房年久失修，存在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我去找房东——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他们也有话说，我们也找好了施工队，预算都做啦。可施工队的人回来说，看人要揍他们。

他们怕挨打，焉退啦。

民政办公室今天上午去办事的人还真不少，我好不容易插一个空儿，对刘主任说了我的事。刘问：“不是我安排人去了吗？”

“是吗？我怎么没见人呀？”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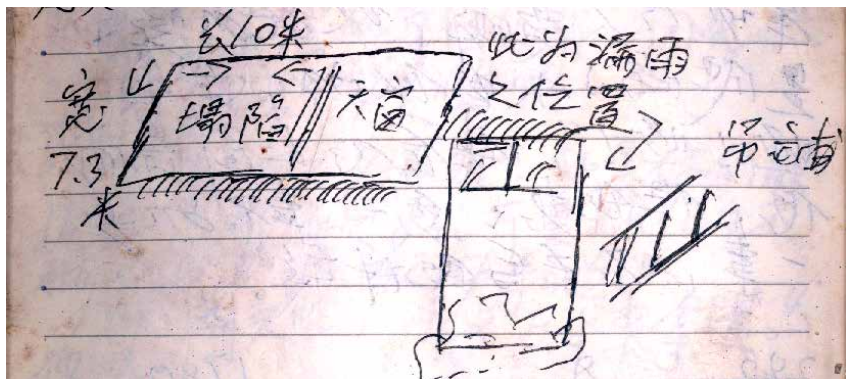
他立即让小韩打电话问一下对方，究竟是怎么回事。

电话打通啦，韩在电话里询问对方，对方怎么讲我听不懂，反正，韩放下电话对我说让我自己去找人修。我一听，懵啦，“让我修？钱，又怎么解决？我可没有许多钱。”

“钱的问题，由我们解决，给你一千五百元，足够啦。韩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说。

我接着又问他要“补助”，她说：“你修房的钱就是由补助成分出的。”

这下我明白啦。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日

凌晨，下了一场大雨，雨又使屋里成了河……

怎么说，面对这些，我已习惯了。现在，我欲哭无泪啊！

上午，雨停啦。太阳出来了，牙痛稍缓一些的时候，我仍旧出发拾荒。在路过办事处时，我想去拿这笔钱。

韩把我画的草图给我，问我：“你自己修？决定啦？”

“不修又怎么办？如果你们能给修，那不更好。可是你们又不修，我只好自己动手啦。”

“明天吧，明天上午来拿钱。”他说。

离开办事处，我发现，有个女的，始终跟着我，我停她停；我走她也走。我忍不住啦，问她：“喂，你跟着我做什么？”她不承认，我说：“行了，你快去办你的事吧。”

她就骑上车走啦。

我今天早上去民政科时，韩说让我下午一点左右去领钱，说钱还没到位。我信以为真，结果，上了他的圈套，以至于我向那些人爽了约定，人家说不定会怎么样骂我呢？

我本来？打算得挺好的，这一来，一切全乱了。

晚上，有人来看我，是“自由职业者”两个人，他们给了我口红和胭脂，夸赞了我两句然后回去啦。

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

大概修房屋也得看人去，等了三个小时，始终不见有人来。“去他娘的，来我还不修啦！”

因此，去提水的时间已是商务的八点，提了两趟水。

提水回来，看见了韩同志，他是中山路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的一位官员。他的旁边站着一个年约二十出头，不，也许只有十八、九岁的男孩，不，也应该称之为“青年”才对。看长相，和小韩绝无二致，我猜着为可能就是他的儿子吧，如果没猜错的话。

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

几天来，我在想一件事情：

通过去办事处反映房子的问题开始，我发现，我所反映的事人家根本不重视，也许是我的缘故，但不管穿什么戴什么，我是人，我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没有额外的要求。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

今天，又借钱啦。

不得不借，实在是为生活所需。牙痛还在继续，疝气处又有了硬块，不知是不是“病毒性”的，会不会引起“尿道感染”……这些都需要去看医生，可是，钱又怎么解决？只能去药房买点药吃。

没人给我报销，因为我没钱“入会”。

生活陷入了最困苦时期，生活上的低调并没改变我什么，但是，最近，饭量有点锐减。

也许是“苦叟”的原因吧。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这次病倒，来势凶猛，后半夜，突然就上吐下泻，情知不好，很想立即去医院，但身上没有多余的钱，只能苦挨着……牙痛加上头疼，一块袭来，家里没有药可救急。

一宿并没睡好，呕吐，使我有胆胆俱裂之感，我大声的呻吟着……

早上，坚持着起床，感觉天旋地转，我坚持着干完这一切，已经是上午差十分八点！

剧烈的疼痛加上身体不适，今天我放弃了化妆。在门口，看见了彭刚。我问他，“你老婆为什么那么坏？”

他不吱声。

“我的电视天线是你给我拔的吧？我单刀直入的问他，他一听，想抵赖，我说：“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那么坏，又有什么好处？彭刚，我还给你说，你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少在这硬充大瓣蒜！”

“上会儿，我正做着饭，是你老婆用一盒污水浇了下来，干什么？目的是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你错啦，我告诉你，在这院里，我不欠任何人的，只有你们欠我的，我一笔笔的都给你记着，必要的话，咱可以去办事处对质。欺人太甚！”

我的话，使彭无以对答。

今天，在家“窝”了一天，上午，有心想去附近的药店兑点药，可是我大概是进错了“庙门”，尽管他药价上的西药琳琅满目，但一男一女两个厮却坚称没有西药可治我的病。

我听，大失所望，忙说：“遗憾，偌大的药店不卖药与俺，你这厮也是欺人哟！”傍晚，老王和小马来了，他们是邀我一同去八大关的一家饭店就餐的。说实话，我不想去，但搁不住他们的再三相请。

他们听说我病啦，很关切地问我的“复原情况”，我说比上午强些。

一家很体面的个体小餐馆，名为“好时光”，这里古木参天，给人以幽静神秘的感觉。

我们在院里的一个小餐车旁落坐，老王介绍，这里的店主也姓刘，“是你的本家。”而后他向店主介绍我，店主说：“早就认识。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我们要了一些冰啤酒（青啤生产）开始喝酒，前来就餐的人不少，但很少有人来打扰我们。

席间的菜肴我并不感冒，一盘菜花；一盘土豆做成的“稀泥”，我的牙不好，这两天犯牙痛，先吃一盘“花生炒芹菜”，最后，上的是一盘虾。我着重吃了几条虾。

席间，我侃侃而谈，老王说，看不出，老刘你竟出口成章。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夜里，又下了一场小雨。喝了不少酒，头胀得要命，昏昏沉沉，半夜，肚子有点不好受，马上去解决，但又屙不下来。

昨晚的事，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他们中有人说我“被男人包养了……”等等，我听后，不置与否的只是笑笑而已。

确实，我很“自豪”，身边有两个大男人，我“小鸟依人”的偎在它们的怀里，感受我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人。但不管怎么样，我还不配。昨晚，趁着酒兴，我谈了要变性的事，他问我：“想法可强烈？”

我说：“想了三十年啦，只是想而已，看到别人变性，自己也是心里怪怪的，但没办法，自己没这个能力。”

他听了说：“这很正常。”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我出资，给你召一个妓女玩玩，如何？”那天，赵刚的话刚一出口，就被我拒绝，我说，我不想搞一夜之欢。他闻听，说我：“觉悟高，没想到你还挺正统。”

我继而笑笑，说：“我有过教训。”

我想谈但没谈，倒是他转了一个话题。

其实，我的思想觉悟并不高，实际上，但凡男人都爱美人，我也不例外。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有贼心，没那贼胆。”

找个姑娘，玩一夜，那不自找倒楣吗？就是有人给你玩女人“埋单”，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有钱抱得美人归”，没有钱，除非有那倒插门的或是体残智残的，但这些女人的门槛也不低。

对于没有经济实力的我来说，还是识趣为好，免得落下笑柄。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今天，早上想去提水，可去开车锁的时候，却发现车后胎扎了，这下，什么也不能干啦。

昨天晚上，不期而至的一场雨，使我猝不及防，一切又全乱啦。

早上，要去修车子。

心中的那个“他”来了，见我没戴花环，便说：“你是嫖，不戴花咋行？来，我给你戴上。”他说着，拿过早已准备好的花给我系在脖子上边系边哄我说：“系上好看。”

系上了五颜六色的花之后，他对我说：“别摘下来。”我听话的点点头。他要走啦，我看着他走掉。

我们做了那事，但是，它不争气，尽管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下边还是毫无反应。

他说我是“石女”。我不再说什么。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丝丝细雨下了一夜，生活对我来说，无时无刻不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你瞧，像昨天和今天的这种状况，起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是湿的。

买么？

身上只有二十几元钱，得算计着用，不到万不得已，这钱还是不能动。

秋风使我感到了凉爽。啊，春、夏、秋、冬，我不也这么过来了吗？

岁轮在一点点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或退回，我感到了后怕，有人为之说我“怕死”，哈哈，世上谁又不恋活能了。

房子的事，使我很伤脑筋，房东是办事处，而办事处又迟迟按兵不动，不知作何处理。

有许多人问我廉租房的事，问我“得到没有？”爱面子的我，这时会说什么呢？只能默然无语或“枉顾左右而言他。”

即便我打肿了脸充胖子，又与现实能划上什么呢？

目前，我只有在这危房中苦度日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何日才是我的出头之所呢？

岁月的年龄无情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刻上皱纹，直到生命终止，无有例外。一切皆为“命”，纵然不信命的我，也不得不慨叹：命运捉弄人呀。

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广庇天下寒士；我呢，面对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玉宇，扪心自语：哪里才是我的归身之处？

也许我真的是“乞丐”，但其又怎样呢？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绵绵秋雨下了一夜，屋里也漏了一夜，早上，屋顶上又掉下了几页瓦，这下好，在屋里就可以看见天啦。

昨天晚上吃饭时，由于不知什么原因，连停了两次的电，最后一次忍不住出门去看个究竟，见一些人围在电表盒子前正在修着，心里稍稍安定了些。小崔也在这群人中，是有林某在，说话更加放肆，对我很不礼貌，说了些齷齪不堪的秽语，我想回击他，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和这种人怄气，不值得。

早上的雨，还没停，一直在下。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那个裸体的男人，今天竟又出现啦，他坐在地上，又是那样的自然悠得，是“人体作秀”还是“艺术”？看来两者都不是，因为在他的周围再没有别人，他的姿态，吓得行人远远的避开。

我也被他的这种“行为”吓住了，本能的踩了一下刹车，看了一眼后，迅即离去。“可能精神有问题”亦或是受了某种“刺激”所致。

不用说他，我也不是吗？我酷爱戴花和穿女装，这说起来也算吧，但是我未曾裸露过肢体。

早上，收拾院时，意外的发现死了两只小猫，两只小猫还尚在发育哺乳期，却死因不明。

我怀疑是邻人投毒所致，否则，它们不会殒命的。唉，死了，死了，谁又能左右得了这个事实？无奈，现在的人太坏，容不下一只幼小的生命存在。猫，不会对人类形成伤害，倒是人，成了猫们的“杀手”。

我把两只尸体装进了一塑料袋，草地找地方把它们掩埋了。

这两只小幼猫，才两三个月，还未断奶，大的才三个月，小的也只有两个月零五天。

它们活泼可爱，只是它们不会说话，表达自己的感情。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院外，一拨一拨的妇女围坐在一起，有的在加工海鲜，有的在干着别的活计，她们亲热的说着私房话，不时的发出笑声和“啧啧”声。

她们中有人发现我过去了，用手指着，小声说着，我不听也明白，她们在说我呢。只听人群中迸发出一阵更加放肆的笑声，这笑声中夹杂着五味杂陈，我听见也无奈。

因为她们是“真货”。若和她们交嘴，我甘拜下风。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现在已是午夜 23 点，我望着这废墟，心想：吾命休矣！想不到，我刘某人的厄运从此开始。我的性命到此划上了句号？

外面雨还在下，而且愈下愈大，我已有三个小时没喝水，口渴的要命，我想：我不应束手待毙，现在，开始自救。

因为房梁和一块大板横挡在了门口，把出口给封住啦，我便找出锤子，一顿猛砸，终于砸出了一条生命通道！鞋、衣服统统都被土渣埋住，经过雨水一泡，成了黑色的，只有一双拖鞋幸免于难，我下了地，小心翼翼的走出屋门，找到了水壶，这才喝上了水！

现在，屋里屋外，凌乱不堪，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心里不免有些害怕……

我想了许多，想要不要打 110 报警；想要不要通知一下我新近认识的朋友赵刚；要不要喊人帮忙……

但所有这些，都被我否决啦，远水难救近火，把人们都叫来又有什么用处？有的人恨不得看我死去，他们也难得看这笑话，与其那样的难堪，不如自救。明天将是怎样的一个黎明呢？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无奈的我，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惨烈的局面，说实话，我哭啦，天空是黝黑的，没有星星，只有雨还在“哗哗”的下着，无声的痛哭，泪水挂满了腮，我尽情的倾诉着，倾诉着……

蜘蛛们在到处盘网……就这样，我度过了一个凄冷的夜晚，一个不眠的夜晚，犹如一个无家可归的乞儿，深夜露宿街头一样，悲惨而凄凉……

早上，五点钟，我便开始动手清理残局。

先把衣服一件件的从废墟中扒出来，因为太多，只得先清洗一部分。

这次塌方事故，被小崔知道了，他说是我所为。我斥他“胡说八道，愿意说就说，别再那里瞎闹哄！”

他没有表示同情，所以我又说他“幸灾乐祸。”

他说：“不关他事。”我说：“我也没让你管。”

这次塌方的事故，折射出部分人的冷漠。但也有人关心地问：“有事没有，伤着了吗？”

我没看清来人问话的模样，但我还是谢过了他。

忙完家里的事，腾出时间又去了办事处。

我径直去了二楼刘主任的办公室。

“老刘，怎么样啦？”他放下手里的文件，和悦的问。

我把屋顶坍塌的情况向他做了说明。

他说：“这一块儿，我们也正在争取资金，一旦资金到位，马上去动工。”

我问他：“听你这么一说，工程又遥遥无期啦？”

他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很快，报告已打上去啦。”

他问我：“估计要需要多少资金？”

我说：“我也没有数，前几次若及时修，大约千把元钱的事，而现在是大面积的坍塌，说实话，我真没数。”

他说：“这样吧，我让他们去现场勘验，再说别的。你也别太性急。”

我说：“我能不急吗，再过两天就是国庆节啦。”

他没有再说什么。

我看看多说也无多大用处，只得告退。

在路上，我突然想到了“上网”。如今，时兴凡事“上网”，可能也有他的好处，能起到一个“敦促”的作用。

我去问老李，问他在这方面是否“路子精通”，但他摸摸脑袋，也想不出再好的办法。

“你认识‘网虫’吗？”李问。

“不认识。”我说。

我问：“‘生活在线’如何？”

他说：“可以嘛。”

话虽这么说啦，但谁又肯帮忙打呢？

正午，来了位工头模样的人，他过来查看了屋内的情况。

我和他商定：他若来时，在门上留字条。

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

在这次“九·二八”事故中，我受损最为严重，电视机毁啦；暖瓶三只砸烂了两只；茶壶、茶碗（杯）悉数成了玻璃碎片；桌面砸得凹陷了进去，凳子砸断了两只；大米被水浸泡，面粉也未能幸免；鸡蛋成了汤并且无法食用……

面对这些损失，怎么弥补，谁来弥补？我申请的救济今无下文。

二零一一年十月三日

拾了一部手机。

早上，出去倒脏土，发现地下有一部手机，便拾了回来，以为是部坏手机，便随手扔到一边。还是得收拾屋里的卫生，太多啦，这次收拾卫生我才发现，衣服包括书籍烂了不少，尤其是图书，烂得使人心疼，没办法，只得当废纸处理。

看着这堆垃圾，我有点头疼，但想到以前学过的《愚公移山》，愚公能挖山不止，难道我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吗？说服了自己，又投入到紧张的清理当中。

说实话，活，是自己的，没人替，要死要活都得自己动手，毛主席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任重而道远，我必须拿出十二分的勇气来，战胜它！

在我第三次出去时，发现有个环卫工在逐个垃圾箱扒，看他那焦急的模样，似乎是丢了什么东西。我开玩笑地说：“看什么呢，那么仔细，恐怕丢了东西吧？”

谁知，我这一问，倒问出实情来，原来他丢了手机，“我今早扫地时，丢了一部手机。”他说，显得很焦急。

我多了一句嘴，事后，我挺后悔，自己留着多好，正好我没有手机。但话已出口，只好说下去，“我倒拾了一部手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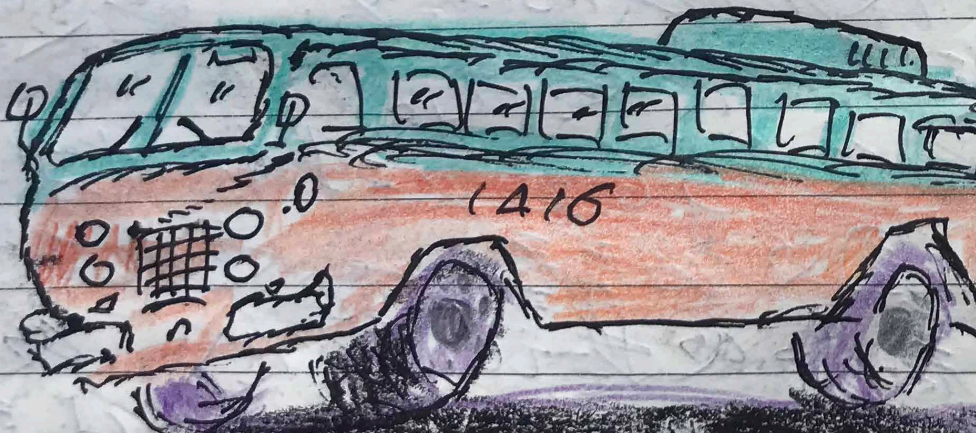
“在哪？”他有点着急的问。

“在我这儿，请问，你是部什么样的手机？”我问他。

“小的，牌子我忘啦。”他说：“要不我拨一下我的手机号，看看响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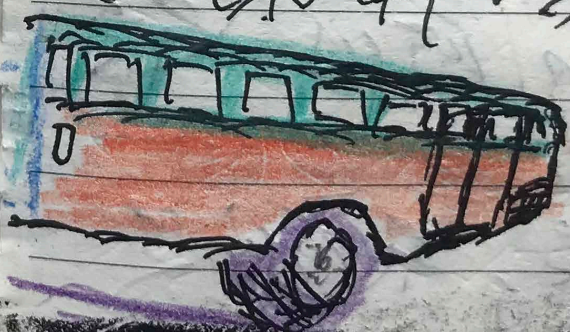
『平航』：『美航』
亂如之精，你扣信我這个
中儿意思！『要』有『現』呢？
我『把』她（他）『到』入『這』個『單』
『之』一『老』：『再』等，『不』『干』『再』『這』

4598



同事一樣，後來令人感到
自己受其苦難不與外人
合比本外，那些人家
面前：如潘英、陶新
銘、洪偉、陸進；

這些人都是我的
同事，從未聽過的，
括闲聊一次，



在還未動

谁知，我屋里却响起了手机的铃声。“就是它。”他喜出望外，拿着失而复得的手机，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说：“手机给你啦，给个钱吧。”

“多少？”他问。

我忖思了一下，也没多要，只要了他 20 元钱。

我这一次是否也算是“拾金不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

有人问我：“当年你曾和宝宝（乳名）小翟谈过一阵，为什么不谈啦？”

我说：“这事我不愿谈，毕竟那时还不成熟，加之她母亲的极力反对这门亲事。”

“噢，她常提及此事，说你是好人。”那女人说。

“好不好的，现在也无法说啦。”我说。

“那现在呢？”她作了个“合”的手势。

“唉，不行，我怕拖累她，没房经济又不好。”我说。

说完，她兀自走了，我陷入沉思之中。

是的，我不避讳，当年是有过那么一段所谓的浪漫史，可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在这之后，我先后谈了十九个女朋友，无一成事，最后一个，即 20 位，还是个智残，还是未能厮守终生。

沂水路 4 号有个女的，算是街坊吧，昨天，小崔在她那里打水时，她看见了我，原来，她在这里开了一家服装店。别看是街坊邻居，这些事我从来不打听。她说我：“出洋相”，我笑笑，未置可否。小崔接茬，他没有不插嘴的，他说我是“魔女”。

她没再说什么。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号

“哎，姑娘，你穿的这件毛衣是我闺女的，嘿，穿在你身上正合适。”在广州路 X 号，我意外的遇见一位老年妇女，她指着我穿的毛衣说。

“这件衣服是我在垃圾箱里拾的。”我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的体型真好，只是可惜啦身段。”她说。

“好有什么用？不是照样拾荒。”我说。

“拾荒怎么啦，孩子，不丢人。”她说。

她围着我，左看右看，最后说：“我那里还有好几件，要不要？”

“你若不要，我全要。只要是女装。”我说。

她说好，过几天拿给你。嘿，又是一个过几天。

这是第四个“过几天”了。我真的怀疑他 / 她们是不是真心要送衣服给我。

今天是周一，要干的事很多。

早上，烧开了两壶水，想起还欠林师傅的修车费五元，我心思不宁，现在，唯一的也只能靠拾破烂维持生计啦。

正在胡思乱想，龙口路老马的朋友的朋友来话，问我去老马那边卖破烂的事，我有点为难，因为这边有小崔收我的废品，一旦不给他啦，他能愿意吗？思索再三，决定先看看再说。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不料，下午出事啦。从办事处打了满满一桶水，在回来路上前轮被一块石头弹起顿时有些失控，车子朝路边冲去，恰边上停着一辆私家车，我看事不好，马上跳车把车投倒。

车子倒了，水洒了一地，新桶就这样子受到了一次冲击，幸好还没漏，但盖碎啦。

从路边出来一个青年，他看了看车子，显然，车子是他的。

他向我伸手要 300 元钱，说我给他划了车。我说没有，他指着车门下面一道划痕，指出就是我划的，我不承认，他恼羞成怒，挥拳打了我。

我俩打了起来，最后被人拉开，他又朝我吼了一嗓子。

我不得不又回办事处打水。

脸上火辣辣的痛，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哭啦。

我恨这些男人，恨！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现在，我还没法走出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阴影，总感觉危险时时地在我身边。是的，囿于欠部分款时间过长，她 / 他们要催债啦。

算了一下，总共才 100 来元。

我很长时间没有再去市场买菜，使他 / 她们疑窦丛生：是赖账么？这么长时间不露面，是何原因。

他 / 她们让小崔捎信给我，意思很明白。我对小崔讲，不是不还，而是实在无力奉还啦。

他问情由，我不得不现编了一套对付他，他信与不信，那是他的事。我说我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终于，其中一个捺不住了，来找我了，我对他讲了我的难处，他也同情，只说了一句：“别忘啦。”

我“哎”的答应一声。

我欠他 40 几元钱。

另外一个屠户卖肉的，我欠他 65 元钱。

我心里也不好受，每每想到此，心如刀绞，但自己又变不出钱来，如何是好。满以为卖掉货，能多弄几个钱，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在，物价在猛涨，一捆小菜就得好几元钱一斤。花生油我是不敢问津的，太贵，现在我还用着过年发的一桶花生油，好在用它的时候不多。

废品的价格在一路下跌，我只能靠捡来的食品为生。

“三百五十元的低保，又能怎样呢？”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拿起水桶，骑上自行车，去青医附院打水。

路灯还没灭，沿途的小贩们便摆好了地摊，有的正在卸车……嗬，整条沂水路犹如赶大集一般……

水塔前无人，我拧开水龙，灌满了一桶水，骑车往回走，那些牵狗的很讨厌，我要躲人还要躲狗。

你若仔细朝路面上看，嘿，狗屎比人屎还多，那些环卫根本不去扫它，任

它在太阳底下发酵发干，成了“黑蛋”。

潍县路上，加工鱼羊虾的妇女一早就围坐在一起，捡拾海虾进行加工。

“嗨，你们早啊，比上早班还厉害。”我打趣道。

于是，妇女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噉噉起来，“不用啦，我得赶紧回去。”八点钟出门，也不知哪来的那么些拾荒的，把垃圾桶全占领啦，我只得另择地域。

老远，就看见有一环卫工拿着扫帚，在垃圾桶里不时的拾着东西。“妈的，都让他们拾去啦！”我在心里想：得，今天恐怕又白跑了！

路过“玉峰”，看见小赵，打了招呼，见他没什么事，便离开啦。

位于寿张路的超市，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葺，今天重新开业啦。我看到，大厅里的摊位前挤满了人，似乎在抢什么商品……

我摇摇头，“他们在抢什么呢？”

我想进去一看究竟，但囊中羞涩的我，只得“望门止步。”

我的乳房增高啦，。是因为有了一副“假乳头”，穿上它之后，对着镜子照了照，感觉象个女人啦，美中不足的是那讨厌的鬍鬚，我天天刮，还是黑乎乎的一片，像到了“沼泽地”一样。

我寻找着各种方法，试图消灭它，但总是效果不佳。

不知你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女人的情结在我这里似乎日趋严重，女性化的倾向使我喜不自胜，我闲下来用它（她）打发着无聊和痛苦。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路经“五峰”，赵在上网聊天。我在他的招待下，吃了排骨，喝了一瓶啤酒。

“喝点酒，吃点东西，再走。”他说。

“对不起，这几天忙，日记没顾上看。”当我问及日记“看完没”否，他这样说。“慢慢看。”我说。

他非要节选。

主要是看我怎样写他与认识他的过程，其它的则不去看。犹如一个人，光

看其外表，不看其内心，如何了解他。他之所以看我的日记，不是了解我的生活过程，不是倾听我的心声，而是侧重于我对他的看法和态度。

这样一来，我以为，没有必要了，因为他不是我的一个主要倾诉对象。他毫不关心我的一切。那我再迫不及待又要什么意义呢？

这时，我问鸟食的事，两人没有人回答我，似乎没听到。

问了两遍，我不再问啦，因为他们根本没拿我当回事一样。偌大的空间，我并不存在。

我试探性地向他提出口红及粉的事，他痛快地应了下来，“但不知是否办到。”我暗想。

本来，我想依靠这个朋友，在我生活上有所帮助，看来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于是，我想问他，他曾经说过的，他出资帮我变性一事，是否能兑现，看来也没有问的必要。因为他根本不想了解你（我）。

有一次，我在老李那里遇见了一个不认识的妇人，她对老李的一番话，至今我记忆犹新。

她说：“别看他（她）打扮花枝招展，内心的痛苦只有他（她）自己知道。”“他是个好人，老实人，就是精神上受了刺激，再加上想孩子想的。”

她的这番话，说到了我的痛处。是的，十几年来，我的苦，我的痛，又有谁知道呢？

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混到这步天地，其状可堪其状可惨也！

二零一一十月十七日

早上在湖南路捡到了五个空纸箱。

在装车时，过来一妇女，和我搭讪了几句。

“哎，我认识你。”她说。

我想：你认得我，我还不一定认得你。

“你不就在青岛路住？”她问。

“早就搬啦。”我说。

“搬哪啦？”她问。

“潍县路19号。”我说。

“那边房子怎么样，大不大？”她问。

“不大。”我说。

“你一个人住？”

“昂，不一个人住，还能有几个人？”

“你吃饭怎么办？”

“做。”

“你有工资吗？”

“没有，只有低保。”

“多少钱？”

“三百五十元。”

“够吗？”

“不够也凑合啦。”

“你拾荒一天能挣多少？”

“不一定。”

“你有儿女吗？”

“没有。”

“那你将来怎么办？”

“没想那么多。”

“你很漂亮，今年有多大岁数？”

“唉，五十六啦。”

“哎，不象，你挺年轻的。”

我笑笑，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想变性么？”

“想。做梦都想，就是没钱。”

正说着，办事处维修队的队长白某来啦。

“嘿，你怎么在这？”我问他。

“没有事，出来走走。”他说。“房子修的满意吧？”

“行啦，不漏，我就念阿弥陀佛啦。”

“不能漏啦。”他说。

“你敢保证？”我问。

“再漏，你找我。”他拍着胸脯说。

“行，有保证就行。”

说完，白某掏出了十元钱给我，让我“买饭吃。”

我推却再三，拗不过他还是收下啦。

告别了这位妇女和眼前的这个男人，我来到了湖南路的15号，门口有一中年人在收废品，问我“纸盒卖不卖？”

“卖，你给几个钱？”

“一元如何？”

“玩去吧。”

我一听，5个纸盒给一元钱？亏你说得出。我没再理他，把纸箱送了回来。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现在，我该怎么说呢？很久没来的小S（不便透漏他的姓名）。男人嘛，总是在这时候来，而且找尽了各种借口。

我不过是他的玩物而已，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

我和他度过了一个晚上，我问他，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干什么去啦？他说：忙。

他是惜字如金呀，我不理他啦。

他是中午走的。

我炒了两个菜，他喝了酒，说：“老婆，我爱你。”

我说：“去你的，又贫。今天走，什么时候回来？”

他看了我一眼，把我搂在他的怀里，说：“想你就回来。”

我推了他一把，“没正经。”

这是虚拟的一幕，我太无聊啦。没人陪我聊天，只能在纸上瞎聊。

昨天的新闻使我一晚上没睡好，多好的一个小女孩，就这样被车轧啦，而且无人施救，天理何在！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节令已值深秋，樹葉變德枯萎啦，但是，难得的是這樣的一個好天气，秋

高气爽，阳光照在万物上，发出璀璨的光芒。

本想今天一早出去，但我想“冒险”去一趟“淮阳路”，尽管他有看法，木已成舟，他又如何？

我还是没有成行。

夜幕降临，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小范没有来。

下午拾了一捆茼蒿，洗了洗把他做了出来，这段时间，我拾了有“豆瓣酱”、“地豆”之类的东西，另外馒头和烧饼比较多

今天晚上，在切菜时，由于思想不集中，把手切了道口子，一股鲜血涌了出来，只得用一块布暂且包上，问及邻居有无“创可贴”回答都是没有。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问这话的是一位过路的妇女。这事发生在广州路上，这类的问题我不想回答，我也没理她，她只好走开了。

我“是男是女”关你屁事？！这又纯是吃饱了撑的。

浙江路的“供热工程”还没完工，我和那边的工人也都快混熟啦，他们听“叶塞妮亚”，我称他们“当兵的，辛苦啦。”

“卡扎菲死了，奥巴马来啦！”一个卡扎菲时代过去，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美国，曾出兵侵占阿富汗，又打伊拉克，他们没有一天不在发动着战争，他们是些战争的“狂人”。“9·11”他们大谈“反恐”，就不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也给别的弱小国家带来了威胁，而不是安全！现在，他们在利比亚发动战争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在石油上的争夺战，尽管是非正义也好，正义也罢，战争起来啦，遭受痛苦的是几千万无家可归的老百姓！

卡扎菲死了，一个时代结束啦，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下一个目标又是谁呢？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早上，忍着伤痛，把小“屋”给搬啦，它需要彻底的清理一下，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我的那只失踪已久的花母猫竟莫名的死在乱草中，内脏器官都被野猫或前一阶段出现的黄鼠狼吃啦，光剩下一张皮和四只爪子，尸身已高度腐

烂，它的死相很痛苦，嘴张着，眼睛还瞪得挺大。

它是只家猫，很老实。

我把它找地方掩埋啦。

干到七点半，吃了早饭，便出去拾荒。

今天的业绩不太好，当到了小港鱼码头时，我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拦住，我疑惑的停下车，问：“什么事？”

“过来，在浮桥码头后边有几个纸箱子，给你啦。”他说。

他们那里正在修建围墙，我们说话时，有几个工人停下手里的活计，看着我。我绕过一堆沙石，登上浮桥，走到一艘大船后面，那里果然有四个大纸箱子，正欲弯腰，旁边拴着的一条大狗，超我狂吠起来。

我拾起地上的东西，捧着走下浮桥。那人正在马路沿上，看见我走过来，说：“这下够啦，下次还有还给你留着。不过你怎么谢我？”

我还没开口，他又说：“你给我买盒烟吧。”

我一听，有点低估，“今天偏偏没有钱，怎么办？”我在想着对策，“你包里有没有钱？”他说话啦，而且指出我带有书包，我只好说：“下次吧，这次真的没准备。”

他没有再说什么，过一会儿，他又问我“想吃鱼吗？”

我不假思索的说：“想啊。”

“下次来我给你弄点鱼吃。”他说。

“那太好啦，谢谢你。”我高兴地说。

旁边一工人模样的人说：“这下，吃鱼可找对人啦。”

他又看见我车上有给猫捡的食物，拿起来，问：“你要这个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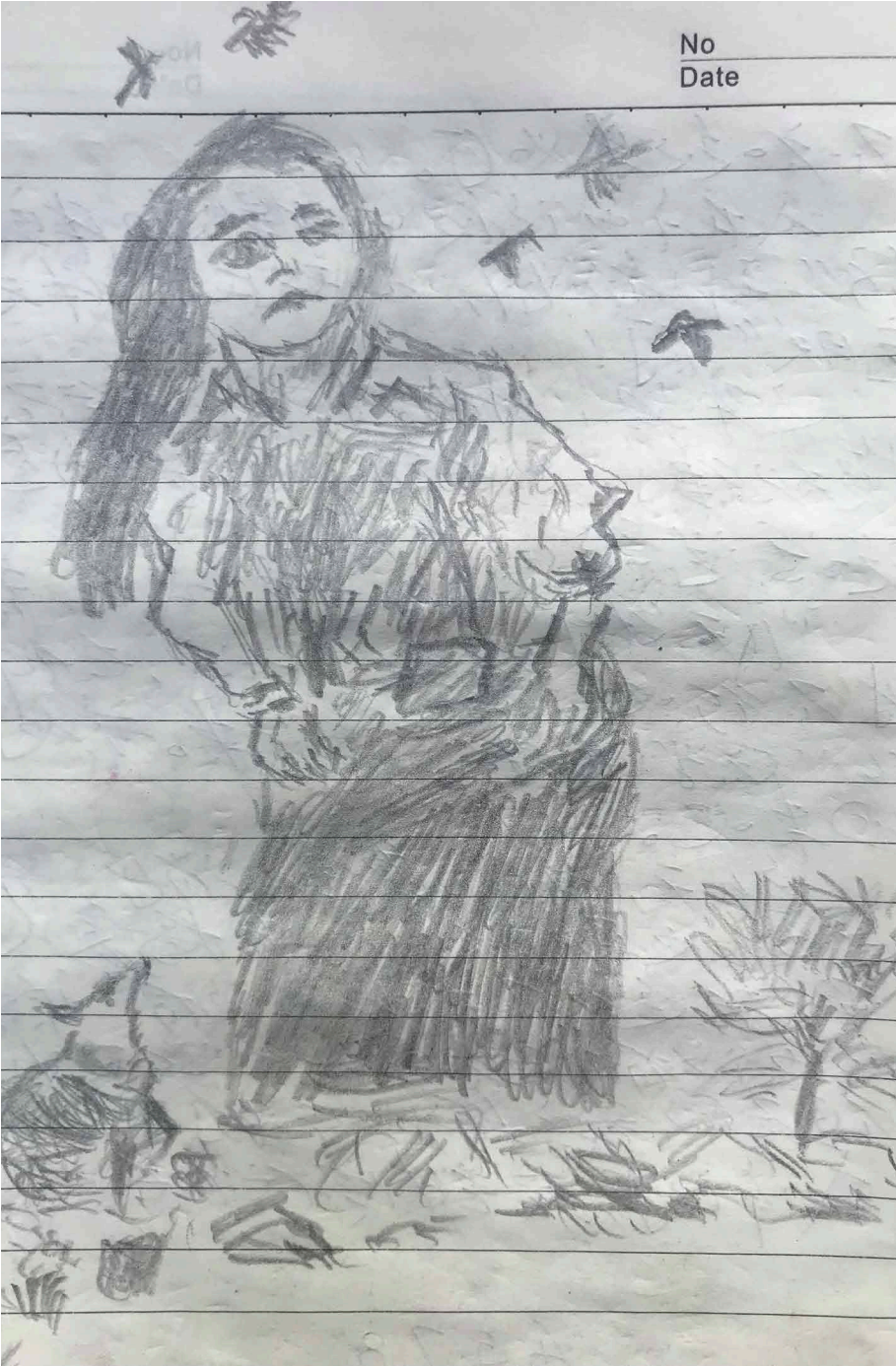
“喂猫。”我说。

“你还养猫？”他问。

“啊。”我笑着说

“给我了，我拿去喂我的狗。”他说。

看他这么不“见外”，我也就没说别的。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雨，在昨天晚上大约八、九点的样子停啦，我收拾了接雨水的大、小盒子，一盒半的雨水，这说明什么？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男人，方脸阔腮，我没问他姓什么，他却称是我的崇拜者”。他问我住哪里，我告诉他：“潍县路 19 号”如此而答，我却能经常看到他，昨天，再去云南路看到他坐在那里发呆，旁边还衣着一个随身的挎包。

他看见我，上来吻了我，之后，笑眯眯的看着我，从衣兜里掏出两枚发卡给我戴在头上，“漂亮。”他说他能弄到好看的衣服，他比划着。

他告诉我，让我晚上去“夜总会”跳舞，“打扮得漂亮一点，去那里一定会惊倒一片男士”他说。

我笑笑，说：“得了吧，那样，我的厄运也快来啦。”

他说：“不会。”

我和他聊了几句，无心和他深谈，便离开了他，这次，又忘了问他姓什么。

天，逐渐变冷啦，今天是“霜降”，下了这场雨，确实感到了凉意。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个老太太，在我拾荒时，风风火火的跑了过来，嘴里不断地喊着，“肥皂，有块肥皂，你看见了吗？”她的喊声，把我和其他的路人都吓了一跳。

“在只瓶子里装着的。”她比划着。

“哎，大娘，不就块肥皂吗？何必这么紧张，丢了再买块，不就行啦。”我不无埋怨的说。

老太太没吱声，亲自在垃圾箱里翻找，“快别翻啦，没有用，要有，也早就被别的拾荒的拾去了。唉，我以为您丢钱了呢。要丢上个三千五千，您老还不得疼死啊。”

老太太瞪了我一眼，说：“你别管！”

“好，不管。不过，我可声明：我没见什么瓶子也没见你说的肥皂！”

“算啦。”老太太大概也知道自己这么翻找是徒劳无益的，叹了口气，走啦。

见她走啦，我摇摇头：这老人，也真够过日子的。

仅为丢了一块肥皂，而急慌成这样，看起来，这老人家家境也不怎么富

裕……

中国人，又有几个富的呢？也许我是孤陋寡闻，不过，象老太太这样的人又有几个？

我天天都能拾到丢弃的还能用的东西，我也常想：到底是有钱啦，让钱把他们“烧”的……

在中山商城的花圃里，不知谁把装修下来的碎木块倒在了里面，早上，扫马路的徐姐过来告诉我，我正好要出去提水，顺便把那些木块带了回来。

有位白髮老翁在湖南路看见了我，问：“你精神上没毛病？”

“我，毛病？不知道，我精神很好，很正常。”我笑着说。

“那你每天打扮得那么漂亮干什么？”他问。

“习惯。”我说。

“那你和誰一起生活？”他问。

“自己照顾自己。”我这样告诉他。

“生活来源靠什么？”

“你瞧，”我指指车筐里的破烂，“全指着它啦，另外还有低保 300 来元。”

“你受过某种刺激？”

“可以这样说。”

“你有文化吗？”

“这个，有。从小学到初中。”

“哎呦，你的文化水平不低啊。”

“还行吧。”

老爷子的问题挺多，但又不能不回答。

“我为什么这么问，我经常看见你骑着车子从这走。”

“唉，老爷子，算你说对啦，有精神病敢骑车子吗？况且，路上有这么多的汽车。”

“唔，不差。”

他朝我摆摆手，说了声：“对不起。”

他走啦，我也继续朝前走去。

下午，本想去林那里还钱，顺便带着修修车子，可林又不在家，只得作罢。走到小港鱼码头，我被一群男人拦住，我问他们：“有事么？”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啦，原来又是网闹的！我在网上的名字叫“芙蓉姐”，又叫“大喜姐”。

“你是青岛数的着的名人。”一个男人这样说。

我感到很无聊很悲哀，不想再和他们就这事谈下去。

既然已经传到了“网上”，我想四方那边不能不知道吧，它们又会怎样应对呢？

十一年了，不知他们情况如何？三哥、二哥还好吗？

我十分想念他们。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下午出去，可以说，没抱任何希望，希望拾到点好吃的。结果，当走到广州路二七剧场门口的垃圾箱时，一看没有东西，刚要走，旁边的一堆冰块吸引了我，我用手钩随便一扒，却扒出了不少的肉，“太好啦。”我连忙用一塑料袋把它盛起，带了回来。

碰见一男子，他和我同行，聊起话题，他说：“人家说你是男的，我不信。”我故意逗他：“对，我就是女的。小时候生过一场病，嗓子便坏啦。”

他很惊讶的说：“是吗？啊，你是女的。”

我心里有点好笑，但我极力忍着，没笑出来。

“男的敢这么穿吗？”我又说了句。

也怪他，自作多情的跟了我一路，说了不少的废话。

到了路口，他和我分手。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又要开始选举啦，今年的选举在十二月份，去年及前几年的这类活动根本无人通知我，也没发给我“选民证”，好似我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我还没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这么做，从根本上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今天，我看到了贴出来的“告示”。

上午，因有事，没出去及至政务，我办完事，去打了两桶水，办事处今天值班的是位小姑娘。我对她说：“半个小时后，再打一桶。”

完了之后，我“谢”了她。

小刘从老家回来了，他的家乡在沂水，沂水在青岛打工或收废品的很多。我关心的问起他家乡的情况。他说大人孩子都很好，今年地里的收成也不错，国家还发了补贴。他这次回去是收地瓜。

“地瓜怎么样？”我问。

“全卖啦。”他说。

“嘿。我还想吃你的地瓜呢。”我说。

“下回吧”他说。

小汪今年猪养得不错，发了笔猪财。他还告诉我，小汪要盖楼啦。我恭喜他有如此的业绩。

我想起了小黄，他也是沂水人，他今年又怎样了呢？

自从去年一别，已有一年多没见了，而实际上，我俩自李沧分手也有五年的时间。他一直没和我联系。

他对我男扮女装有反感，故此，我也就不想再去提他。

但我很惦记他。

一次大风中，屋顶倒啦，把门砸成两截，自那以后，我便没有了屋门。曾要求修房时顺便给新装上一扇门，但是，没人理我。

我裹紧了被子，一抵风寒，但还是不得为暖。

早上又遇到了停电，漆黑的屋内无法穿衣服，只能捱到天色大亮才起床。

我担心昨天的雨，今天生火成问题，但还好，木柴干了一半，炉子很快生起来啦，开了一锅水，刷出碗筷，开始弄饭，吃完早饭，已是上午八点。

一天就这儿开始啦，外边的风还是很大，“唉，冬天的日子不太好过。”喃喃的自语着。

八点四十，冒着凛冽的寒风出门，在路过老李的报摊时，看到他一个人在搭挡风的大篷时，便停下车过去搭了一把手，帮他搭好篷布。

风很大，不时地挂起大篷的一角，使他有点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我主动地帮了他，他很感激，我倒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帮他干完后，我才拿着我的报纸离去。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灯，在风中忽闪着，摇曳着，突然间，它灭啦，周围又是一片黑暗。

我点亮蜡烛，它的光是跳跃着，跳跃着……火焰，它靠的是火焰，而人呢，他有一颗跳动的心，心脏一旦停止了跳动，那人只有死亡。事业是无限的而人是有限的，在生命之光尚在的时候，我有一个信念：写下去，直到生命终止那天为止。

黑暗代替不了光明一样，我的人生是在一种被扭曲了的心态中度过着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车站。

在他那里，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经常在广州路收废品的男人，一个是叫老曹的人，他我是经常见，他这个人，最初给我的印象是朴实和精神，而后者，则是一个瘦削的中年人，他是临沂人，在附近经营蔬菜，是典型的农民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干而且热情；前者比较奸猾，也许是在城市呆久了的缘故；而后者则完全是一种殷实而富有才华的男人。

他们在我眼里都是好人。

我啰里啰嗦写了一些，其为“杂谈”更为适合。

我的个性可以说倾向于女性，更多追求为女性之展现，但相形见绌之下，感到自惭形秽。

我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但我还是情不自禁的模仿女性的穿着与打扮，在不了解内情的外人看来，实为“变态”之举。

习以为常，我用这句话来原谅自己开脱自己甚至麻醉自己，为什么？为的是有一天自己会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性。

哈哈，这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我的家庭背景从一开始，就感到了一种压抑，因为自小喜欢女孩，便把自己打扮成女孩。但是，由于困难，这一愿望便为之破灭。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北京路社区，一帮义工在打扫他们辖区住宅大院的卫生，打扫出来一些木板，他们让我拿，我看木板太长，没有办法带，只有放弃。

这帮“义工”，我不熟识他们，可他们知道我，不断地叫着我的名讳，有的干脆叫我“刘姐”。

这无非是个称呼而已，我并不介意叫什么，赵称我为“刘哥”，虽然心里不太愿意接受这叫法，但不好说，因为出去脂粉，我还是个“雏男”吧。

在齐东路，有人叫我“阿姨”，我心里挺“恣”，但其并不代表我已“正名”或为女姓名，心里也有些嘀咕，但还是很高兴。

但有人称我为“太监”，我挺烦他，可不好太得罪，因为是邻居的小青年。不知为何，便不去如何。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早上，吃完早饭，欲早出去转转，人家说，出去早，好拾东西。

听人言，吃饱饭，可是，我有了早行的安排。顺路去李达付了这个月的报款并拿了当日的报。

这时，有一位妇女也在当场，她看见我打扮得出众，加上李一个劲地喊“美女”，她盯着我看了良久，问了句：“你为啥打扮成女的？”

我笑笑，说：“喜欢。”

这时，李在一边说“你别看他打扮的漂亮，在汶川地震时捐过钱，典型的高风亮节。”

她听了后，问我：“真的吗？”我点了头，说：“不假。”

她于是说：“你为什么还要捐款？这个事有国家政府来处理，你只要把你自己的生活料理好啦，就行啦。再说，这钱就真给了前线，还不是让他们那些所谓的大官们贪污腐化啦。咱交了税，一切由政府安排，不必去跟或捐什么款。我这不是挑拨你与政府的关系，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我问你，有人帮你吗？所以咱们只要纳了税，买东西付款也是缴税，一切由他们出面。”

她看来是一个身份极高的人，说起话有条有理，而且有些话，也真的说到我的心里。这就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说，对吗？

想一想，她说的也是。

捐款是那些有钱人的事，这话出自她之口，有一定的道理。试问：一个连温饱都有困难的人，又有何种力量去资助别人。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在臘月二十六日9天，我又去了医院复诊，泌尿科的男医生问我：“你是女性？是男性吧，没考虑变性？”

我笑了：“想，没钱。”

他意味深长地说：“关键是你的决心，钱，不应该是个问题。不过，你的病，这次挺严重。”

我问他：“到什么程度？该不是前列腺闹的吧？”

“有这种可能，这次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先吃吃看，十天后再来。”

“那是‘武装带’？”我说着，撩开裙子的下摆，露出“尿管器”。

“先不拔，再坚持十天，看看结果，现在摘除，万一再尿不出来呢？”他说。

我看着他，问：“那过年也得带着啦？”

“唔。”他说完，把病历一推，“去拿药去吧。”

有关变性的愿望，我觉得够强烈的啦，确实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放弃。

前天，新闻网来采访我，给我留了一个“作业”要我单独给他们投稿，说说我的是非题愿望。我觉得这题目手套，一时不知从哪下笔。

因为这声火灾，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尤其是“网”上的功夫，使我成为“名人”，大家都来关心我，给我捐款捐物，我实在是太感动啦，大火无情，人更有情，以前的思路在这里得到了质的发展。

有社会主义制度，有大家庭的温暖，日子会更有奔头！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大火过去一个星期有余，我也染病在身，痔疮的疼痛无时的不在折磨着我，生活一度又受到了“挫折。”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经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想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在心里给自己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

今天，外边的风挺大，气温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幸亏有了住的地方，否则，真的不敢想象。

办事处的领导昨天送来了“慰问品”，但没有进屋过没有交谈，交给我东西，小张照了相之后，他们就走啦。

当时，有新闻网在采访，我也一时难以顾人。

周同志昨天停歇来，他来主要之目的，就是关照我这几天要注意安全，防止被盗，并说现在各个网都在发你的消息，媒体曝光之后，因为你的形象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各种声音不断的出现在网上。

媒体希望报道：“大灾之后有大爱”，但是，第一次播出之后，便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和质疑。

我听了，心里乃不乏五味杂陈，我的装束又怎么啦？要么你们到来探访，采访之时，我的表现又有什么不妥之处，我表达了我对大火看法及对生活的渴望，难道不对么？

最后，有人咒我“为什么不烧死”他们对我受灾后，得到社会各方的关怀和慰问而感到这是对某人的威胁，由此在心理上感到不公平，用谩骂之卑鄙手段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恨。他们现在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很坦荡，由他们骂去，骂来骂去，最后倒楣的还是他们。我不想说得更多，鲁迅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龙年，唔，今年是“龙”的年份，偏赶上没有大年三十，二十九晚上，包得了饺子，喝了盒朋友送的“青岛啤酒”，打开了一瓶罐头，这些都是人们送来的。

我闷闷的喝着，吃着，这是我受灾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这样，和着泪水度过。屋外冷风嗖嗖，屋内尽管生着炉火，门口有棉帘，但还是感到寒气逼人！年，这东西，随着时代的更替，在人们的日常习俗中，有些陈规陋节业已被人们所淡忘。

不过，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更加讲究啦，年，在逐渐地殆尽它最后的疯狂。

我的这个年，在众人的携帮下，走出了火灾后的阴影，大火无情，人有情，再一次地证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在，什么困难也能克服。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目前，我需要正是“振作起来，努力地生活。”

夜里，肛门疼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在想：怎么办？

早上，刚吃完早饭，邻居小崔携子女上门给我拜年，一声“阿姨好”，使我心花怒放，这声“阿姨你好！”虽然听得晚了点，但感到了一丝亲切和温暖。我按照旧俗，回了礼，并每人给了100元，作为“压岁钱”。俩个孩子高举地收下啦。他的女儿帮我涂了指甲油，那是她送给我的。

他们起后，屋里又恢复了平静。

没有人会再来给我拜年。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今天是传统习俗中“送年”的日子！把送走，这个年基本上就算过完啦，下边的日子就是狂欢……

日头升起来又落下，一天，整整一天，哪里也没去。由于身体的原因，举步维艰啊！

“现在就差拄拐杖啦！”我自己悲哀地想。

十天，多么难熬的十天！对我来说：犹如十年！

没有人来。

今年的鞭炮放得不如往年热闹，去年春节，这边的鞭炮响得令人心烦，今年这个春节，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声鞭响。

看来，春节放鞭炮的习俗在逐渐地消逝。

小崔俩口子一早去走亲戚去了，临走，过来和我打招呼，他们走后，胡同里显得冷清和寂寞。

在家无聊的我，翻开了《钢铁是怎样烧成的》这部书，这部书我在上小学二年级时读过，竖排版，全部繁体字，并且有插图。

当时，这部书，鼓舞了不少年青一代，不怕苦不怕累月，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四十多年过去了，重读这本书，我在问自己：我干了些什么呢？与书中的保尔·柯察金比，我又算什么呢？

逃兵？叛逆？

我自时也干过对社会有益的事，但那是过去，现在又怎样怎样了呢？

一着不慎，输掉了人生。十几年的颠沛流离，给我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心的痛苦！

现代版的这本书，改动不少，我记得原版不是这样的。一部巨著，为什么要改删呢？而且有时改动的令读者摸不着头脑。

我是读着这本书长大的人，可以这么说，只是这一改动，读起这想法，无疑不切合实际，只有变性，一切皆有可能。否则，局部做手术，只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麻烦。

听她一说，我也只有放弃。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27周岁的生日。

天空布满了阴霾。

早上，因为没有煤，只能烧木柴。

因为过生日，我换了内衣，拿出了钱，让小崔出去买了条裙子及拖鞋、胸罩。上午十一点，史磊及其他几位网友过来给我过生日，他们买来了生日蛋糕和生日蜡烛。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度过了一个欢乐的生日。

点头蜡烛，他们让我许了愿，然后吹来蜡烛，由我操刀切了第一刀蛋糕。泪水盈盈，我不知该怎样开窍此时的心情。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在儿时，母亲经常给我过生日，但在成人后，尤其是在母亲不在了，生日便在我的心目中淡忘，是不怎么过的，今天，有这么多人给我庆贺生日，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起点”。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年，已然告一段落，各个单位也相继开工。我的生日在众网友的关怀下，过了一个欢乐的生日，使我感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过去的一年，我和大家一样，辛勤地工作着，这工作便是拾荒。

拾荒这活，脏、臭，但它能赚钱，没有人会说拾荒不对，它锻炼人们怎样面对困难，面对社会。

我想：待我身体全面福利后，在没有其它选择下，拾荒还是我赖以生存的目标之一。

二零一二年二月某日

有人在网上发表议论，说我如何如何的富有，我认为这简直是胡扯！

我富有么？

听说这件事后，我很生气，她为什么要这样？是我得罪了她么？我与她素不相识，直至上个星期她也不知为么来看我，言称：“是邻里街坊”，表示她不是“官方派来的”我至今不知她的目的何在？企图又是什么？

今天，她没来，我想是否心虚，不敢面对了？

最后，直到我去济南这段时间，再没来人。

下午，办事处“S”来同我一起去派出所办户口及《身份证》

正好，她愿同往，我很高兴，这样会省去许多的麻烦。

果然，事办得挺顺利。我把旧的身份证交了上去，也把那张照片一并交了，她们也说了，根据我现在的情况，为了照顾我，特事特办，已经从旧的底片中找出了我的原有的男式形象，复制了上去，她们让我再写个申请，然后去找副所长签上字便可。

这时，S向我诉苦，说为了我，她耽误了休息和吃饭。

我笑着说：“至于吗？该吃饭就去吃饭，长此下去，若饿坏了你，我岂不罪莫大焉。”

她故意嗔怪着说：“回去给我点好吃的。”

我说：“好，管够。”

我知道，她是在开玩笑，并不是真的介意。

一切办好，就等电话了。

下午，来了一帮人，开始清理废墟。

事实证明，有人在网上发帖子“捣乱”，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其始作俑者当属自称是“我的邻居”的那个女人。

很可恶，这一切，又与她有何干呢？

在与网团通完话后，恰有记者来采访，也是说了网上的事之后，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这很正常。总有那么一些人，凭借自己的想象来衡量一个人，完全丧失了做人的道德。”

我富有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大火发生后，我一无所有，在网友的关注下，在众多网友无私的援助下，我幸福的度过了一个春节，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春节。为了回应网上的质疑，我想，我非常有必要说明事实真相，还大众这一个清白，还原一个真实的我。

我与网友无亲无故，捐款也是自愿，我没有去向各位索要什么，也不想去依赖它度日，我曾经说过：人，要扔掉拐杖，才能站得直。做人就要这样，自立独立，日子才有过头，否则，一切依赖外援，一旦外援断绝，那还能过日子吗？

任何一种说法，都要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尊重实际，网上的传播，更要如此。

一场大火，烧光了一切，是党和政府及众多网友、热心人士的无私援助，我才有了今天。

我活了下来，不容易。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天气变化如骤，但并不怎么寒冷。

我又一次地被登报了。

今天，“信报”在 A17 版刊登了我的新闻，题目就叫“街道办开始给大喜哥修房子”并在题头刊加了我的一帧照片。

文中介绍了我病后的身体状况及我对网友的感激之情。

文章很短。

确实如文章中所说：有人对我的评价简直有点不负责任，完全凭着自己对某人某件事的感观而不去做深入地调查和研究，人云亦云，什么“作秀”，什么“富有”。这些“帽子”铺天盖地，但经不住推敲。

我目前家里的一切，都是网友们送来的，如电视机等，这里更多的包括吃的和日用化妆品和日记本，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舆论之力下。中山路街道办给送来了一张橱和一张电脑桌。然而，更多的是，网友们给我送来了精神食粮——书籍。

因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大病初愈后，我目前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静养，我想：待我彻底康复后，会重操旧业的。

因为更多地我不想再依赖什么“救援”，那样，只会加重“依赖思想”，拐杖如不扔掉，人生又何谈自立呢？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八日

很久就计划给山东电视台生活频道《请你原谅我》栏目组的副主编李光华先生写封信啦，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写。自从2月8日从济南回来，心理就一直惦记这事。日前曾给他去过电话，可能他由于太忙，没有时间给我复机吧，也许我从济南回来的表现令他失望吧，总之，近两个月来，我总有点惴惴不安。

那天在台上，我换了男装，但我不是男孩子啊，为了顾全大局，我换了装，走了台，到了台上，我觉得我更像一个小丑，丑的令我窒息。我紧张的不得了，因为是第一次登台，我在对自己说：“沉住气！稳住神！尽量地面对镜头，面对上百双观众的眼睛。”

当大屏幕播出了我的特写镜头时，我感到一种愧疚和不安，我在和邻居打架，那架式绝非我本所愿！观众席上传来了笑声，善意的或许是讥讽的那都无所谓啦。我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但我忽视了一个细节：我应该更详尽地说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但是，我的台风我的表现及我所说的一切，博得了全场观众的叫好和掌声。回来后，听有看了我的节目之后的人说，我得到了众网友的追捧，点击率为百分之六十。我听了后，高兴极啦，这是我从未想到的。据此，有人凭空臆传我得了多少万的人民币，难道我还没有数吗？在这里我奉劝那些爱搞小传单人，尊重事实，不要人云亦云。我上哪得到那么些钱？抢银行吗？不可能！

今天是星期天。

天冷，风大，上午瓦楞楞的天气，直到中午才又出了太阳。真正像老李所说，象征性地，不要跑得太远，就在附近转了一圈。

天似乎还下着小雨丝，我又顺着跑了回来，在河南路，一服装店的女营业员看见了我，放下生意，跑了出来，问这问那，很关心我。

回来后，时间还早，在崔家玩时，崔提出带我去洗澡，我含含糊糊就答应并跟了去。

我们先来到了平度路一家浴池，因为客满要等到十二点，崔又提出去旅顺路的一家浴池。

走在路上，不少人在注视着我俩，因为我俩走在路上，像一对“夫妻”。刚走到胶州路时，遇见一男的，老远就喊：“是大喜哥吧？”

“是啊，你好。”我不熟似熟的和来人打着招呼，礼节性的。说话间，他拿出手机要和我合影，我同意了，小崔帮着照的。

临了，他告诉我：他是中山商城女装柜的，欢迎我去挑选衣服。

这个男人，头发留得挺厚挺长，和我不同的是，他是在头上别了一个大发卡，似乎和我是“同类”，有点女气的那种。

他走后，我想，等以后有了钱，我会去的。

在旅顺路的一家浴池，我们进去问老板有否单间，和前面那家浴池一样，得到的回答是“等”。

我和小崔又去了对面的农贸市场，在那里小崔买了十只锅贴，我俩坐在一边的椅子上，吃了起来，旁边的一个大娘开口说话啦：“哎，你是不是整天在江苏路上？你会骑自行车吧？”

小崔说：“他骑得可好啦，你认识？”

她说：“我就在那边住，基本上常看见他，骑车很快，技术还好呢，再以后慢慢骑。”

在说话中，我们把买来的锅贴吃上啦。小崔又打了电话给家里，让她别做饭等他啦。小胡让他也在回来时捎着买点。

我们又回到浴池，时间还早，我们在大厅里的沙发上坐着等，侧边墙上的大屏幕彩电正在播着电视剧，我们在看着电视打发着时间。

十二点整，我俩进入了单间。脱表，卸去头套，我俩开始洗浴。

几年没正儿八经洗一次澡啦，以前，我总有顾虑，这次和小崔来这里洗浴，感到很舒服。他帮我搓去了身上的灰，我感到心里一阵温暖，感到这人可交。今天洗浴的费用是他给垫付的，回来我付了他 50 元，以示酬谢之意。

下午，正在他家休息，小玲给我打来电话，说给我买了两双鞋，要我去她家试穿。

放下电话，我就去了平度路，我们住的很近。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今天，在广州路的 48087 宿舍，有一个女的出来，看见我，说了一番话，她说以前也经常看见我骑着车子拾荒，认为我是神经病。可是，通过电视、报纸的几次登了我的事之后，她对我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我很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愿意穿女装的。她说这样很不好，颠覆了一个人的性格。我说我习惯这样，十几年来，一人独处，非常喜欢女妆。她说，不容易。不过，你有毅力，值得学习。

我听她这么说，心里真的五味杂陈，不知该怎么再说，只是笑笑。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在喧闹而奔忙的世界中平静地往前走，这是多么和平、安宁？

这几天，没有电话，一切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开始拾荒后，和世界其他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目前，为了生存，只有这样啦。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青年，好吃懒做，最后竟能把自己活活饿死！悲剧！可

想而知，一个人活下来是多么的不容易，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可不想被饿死，那滋味多难受啊！

可见，人到什么时候，千万不能懒，视生命为草芥。属于自己的生命一生就只有一次啊！

所以，自己拾荒，也算是“自救”。毛主席说，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有意义。

你要与周围所有的人友好相处，尽可能的不要放弃这种努力和追求。

但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似乎又太少，因为我的生活里，空缺的是有爱和信任。

今上午，回来时满载而归的。

八点钟出去十点半回来，今天太阳很好，小胡说他们是有本生意而我是无本生意。

名人就有名人效应，大概是吧。

在朝城路某小卖部，我经过那里时，被里面的一个女同事叫住，问我：“去济南回来啦？”我“啊”了一声，我准备过去时，她又叫住了我，从屋里拿出不少的纸盒和空旧塑料瓶及报纸，“拿去。看了你的报导，心里真不好受，钱没有多，给你点这个卖俩钱吧。”她指着地上的东西说。

我谢过了她。

我在往车上搁，这时，又过来一妇女，见到我，问：“宝宝你认识吧？”

“认识，那是我同事。”我说。

“噢，你和她是同事？”她惊讶的问。

“对。”我肯定的点点头。

那妇女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啦。

在天津路，药房门口，遇见一妇女，她和我搭讪起来，问我的情况，然后问我头上的花是“谁给的？”我摸摸头，说：“怎么啦？”

她说她在劈柴院唱戏，很喜欢也需要花，“你有多余的话，也给我几只。我

住在北京路 15 号，我姓徐。”

我听了后，说，那不一定。

她走啦，我想：嘿，还有向我索要花戴的，她不是在嘲弄我吧。

但愿不是。

下午，两点以后，又跑了一圈。在观海一路，正碰上办事处熟人老刘，他和另一个人，我忙停下来向他打招呼。他说：“你挺能窜，跑到这地儿来啦。”我说我哪里也去。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小胡的亲戚得了“肠梗阻”，上午我过去串门时，她提出要给我梳头。

她边梳边向我诉说着这件事。说亲戚得病后，需要万余元钱，但因没有太多的钱经济上也不景气。为此，她想得唉声叹气。

她以为我能“见义勇为”主动提出给她资助。可我也是心里干着急，没辙！我何尝不想做个“顺水人情”，可我有么？年前网上捐的那几个钱钱也变相地帮了他们不少，例如，给他们钱帮我买东西，找回的零钱我放弃了索回，都给了他们。从这点上，我对得起他们！

这次，谁也有个短处，我听了又奈何？

雨，下不停，“下午不行啦。”再看屋里漏水成河，正愁着，门口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拉着一小推车，上面有些东西。“啊，在家那。”男的说。

“啊你们是？”我迟疑的问。

“网上有人托我给你送点东西，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身体好吧？房子修好了吗？”他说，我说了“谢谢。”他又指着那一只大盆子说：“这是从上海寄过来的。全是化妆用的。”

我打开一看，可不，全是化妆品。“哎呀，这么多。”床上，大包小包都堆满啦。还有本子，里面还有两张挂图，展开一看，是故宫挂图。“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想不出来。

里面还有一张小纸条，上写：“刘培麟，你好！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事，我

被你的善良、坚毅和乐观深深的打动了。特送上些小东西，希望你不要嫌弃。在寻找如何帮助你的这条路上，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在做和我一样的事情，我相信大家也是因为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希望你生活的更加方便和愉快！虽然，我们的经历不同，经历的压力也不同，但是我想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候，是精神上的，满足！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很快乐的，那么就请你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情，生活就好像是苦行僧的修炼，精神的愉快才是最高的追求！

祝福你！

纪胖

没有署日期。

信，看完啦，我不得扪心自问：我真得那么好吗？我的另一面他们了解吗？又能了解多少呢？

人生有多少条路可走，我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呢？十二年来，我麻醉自己，不去问人世喧嚣，这又可能吗？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没有人再来看我，我也习惯了这种生活。关于账目的情况，现今，已偿还了部分欠款，尚有余款之额还没完成，所以，今后，我还得节衣缩食，靠自己的力量，毛主席曾经说过：丢掉幻想。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结婚，是人生这一辈子的幸福大事。可是，它来自于什么呢？≠金钱？爱情。亘古至今，爱情这两个词汇充满了诱惑性。青年人向往着纯洁无瑕的爱情，她有时可不像小说或电影镜头般那么美丽、纯真或浪漫。

我曾经说过：爱，是建立在金钱为基础上的，如果你要盖一座大楼，把它建在哪里？沙滩上？那么，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垮掉。爱，所谓的爱，没有哪一个姑娘会说：我不爱钱，那样是会被人当为“傻子”。

过去，结婚必须有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包括存款；没有这些，也就是说没有这一切，结婚，就是一句空话。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进入了汽车时代，爱的价码在逐步提高，房子、汽车、存款必须在几万元以上，而且没有拖赘。

你看，近期报纸上登的小两口刚结婚，就要闹着离。这是为什么？毋容讳言，就是让钱闹的。这里面，还有什么爱可言？在此之前的两人山盟海誓永不变的决心，在金钱面前变成了什么？一文不值。没有哪个女人不爱钱，天经地义。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这在今天，在现实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在经济发达的今天，只要人不懒，勤奋努力工作，钱，恐怕不成问题。但是，也有一种人，收入不高，既买不起房子，又买不起车，而且手头也不宽裕，这样的人，往往会被爱情排斥在外，或终身不娶或不嫁，这概莫能外的例子，本人就是一个。我没有房子没有地，更没办法有汽车，而且仅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哪还有资格谈情说爱，对我来说，那只是“痴人说梦。”

罢啦，囿于现实困于现实。

看破红尘，只为今天，爱情，不属于我，我更何求？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一个人吃饱，全体不饿，保持一种心态。

所谓：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也。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上午，疝气痛得我差点死掉！喝了水，吃了药，一刻钟后，情况稍有好转。正当这时，电话响啦，是山东电视台打来的。我问“什么事？”

“大喜哥，在家吗？”话筒里传来了一女声，知道是女主持辛燕打来的。

“在。”我忙回答。

“我是山东电视台，想请你再来济南做个节目，有一个男的，情况和你相似，想让你劝劝他。”她这样说。

“这事啊，我看就算啦吧。”我想了一下说。

“来吧，你俩认识一下，交流交流，对你有好处。车费给你报销，上次一样。”她说。

停了一会，她又问：“你还是女妆吗？”

我干脆地回答：“对”

她说：“卸了吧，到了以后，给我来电话，我派车去接，安排住宿。”

我说：“好吧。”

放下电话，我想了一会，只得忍痛卸妆。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前文说过，下车之后，发现手机没电，无法与对方联系的状态，我自行作主，搭车去了招待所，在那里与一帮去电视台录节目的人员成功“会师”。

在我等待电视台工作人员来的这段闲余时间，我与他们攀谈了起来，其中一个年岁比较大的男子，谈起了当今的官场，痛责那些贪官污吏。我们各自谈着各自的背景和所遭受的不公平，各有各的不幸。

谈完之后，有一位年龄比我小的女同志，她说她有点紧张，不敢面对镜头，：“到时我就怕说不上来。”她说。

我劝她：“别紧张，就当聊天，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有一个年轻人，我几番问他：“过来录什么节目”时，他总是闪烁其词，说“唱歌”，而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他和我录的是同一种节目：请你原谅！

大约在八点多钟，来了一个电视台的人，我认识，就是上次来接我的。我上前，和他说明情况，他高兴地拉着我的说，说：“呀，你终于来啦！害得我们找了整整一个晚上，以为你出事啦！”

我连说：“想不到，想不到！”

我们一行几个人，分成两拨，各自搭乘出租车去电视台。我和那对残疾父子及电视台的人三人共乘一辆出租车去了那里。下车之后，门口早已等候了一群人，他们中有观众也有早到录节目的人，我们相互打着招呼，握着手。……

这时，台主编过来问我：“怎么，今天没穿裙子？”

我开玩笑的说：“哪敢啊，你们一再嘱咐，我可不敢抗旨不遵。”

我俩都笑啦，他又问我：“最近身体咋样，生活还好吗？”

“谢谢，谢谢您的关心，还好，没有什么大恙，生活也算过得去。”我说。

走进化妆间，已经有一些需要化妆的同志等在那里。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这时，女主持小王奔过来，喊着我的名字，问我“来了没有？”我朝她喊：“在

这呢。”“哎呀，可急死人啦！昨天你在哪过得夜？我打电话找遍了车站，都没有你的消息。”她埋怨着，我于是向她述说了前边的一幕，“这样，手机没电啦，与你联系不上，干脆，我自己搭车，去了招待所。”

“真的！啊呀，你挺聪明！”她高兴地喊了起来。

“谢谢，谢谢关心。”我说着，眼眶有些湿润。

他们问我，路上有没有人认出你来？我说，没有。

她说：“这就是我们的大喜哥！淡定！”

她告诉我，你的事情捅出后，网上的点击率直线上升，说明你不错。

她说我由此变成了“名人”和“红人”，我反之不这样认为，我说，红，算不上。

因为名人也有面对生活面对现实。

我背了马老师送我的那首诗：盘古开天一股气，从猿变人能直立，三皇五帝传神话，民生仍然成难题。

她听了以后，问：“你还会背诗？”

我说，这诗不是我写的，是一个人送我的。她问，谁？我说，艺术家，马难穷，马老师。她“哦”了一声，再没言语。

这时，刘嫚过来问我：“要不要化妆？”

我看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有点蓬头垢面，笑着说：“我洗洗脸行啦。”

她问我：“有一个人，你见了没有？”

我问：“谁？”

她说：“难道你们住在一起，没有见过？”我摇摇头，想不起来。于是，她扶着我的肩胛，说：“不要紧，过一会儿，你会知道他是谁。等一会儿，节目开始时，你做为一个‘神秘人物’登场，给她一个惊喜。”

她走后，我想象不出，他是男是女，是何方人士。

过了好大一会儿，她又回来了，向我招手，说：“过来。”我朝着她走了过去。“什么事？”

她领我走进了化妆间，化妆师正给一个梳着平头的人化妆。我看他，身穿一件女式羽绒服，耳朵上戴着耳环，“就是他！”她说。

她走上去，说：“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大喜哥。”

那人站起来，朝我微笑着点头示意，“你好，我姓黄。”他说。我听出，他

说话发声似女声，有点像“小沈阳”，再看看他的穿戴，我明白啦，今天，我要面对的，就是他啦。

这时，导演过来，告诉我，你的节目下午才录。你可以先回招待所，休息一下，下午去人接你。我走出化妆间，向外走去。

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俩谁说服谁呢？我说服了他，我怎么办？正想着，早上认识的那个男青年走了过来，问“叔，去哪？”

我说：“回招待所，节目下午录。”

他说：“你不用去啦，太远啦，而且那边也太吵。你住这边吧。”

“哪边？”我问。

“跟我来吧。”于是，他又领着我走去了位于大院深处的一家名为丁丁的宾馆。门口正好有两位妇女在聊着什么，他老远就喊：“阿姨，我给你领来一个住宿的人。”

那女人回过头来，打量着我，问：“你么？”我笑着点点头。“欢迎，来，进来登个记。”我随她走进屋去。

这里的条件是比较招待所好得多。

“身份证”她说。

“有，不过，是旧的。新的正在补办。”我说。

“行，有就行。”她说

她拿过去，在电脑上划着，比对着。“现在管得严，我也没办法。”她解释着。我淡淡一笑，说：“知道，旅馆都这样。”

我又在登记簿上签了名，交上了押金，“一共一百五十元钱。”她说。我付上了两百元，找回了五十元钱。

有人把钥匙和电视遥控器交给了我。

“119号。”她说。

她们这里的钥匙和别的地方的不同，一块铜片，直插进锁眼里，不用来回扭动，门锁就会自动开启。

进了房间，丢下包，手机放到桌子上，开始打量这间房间。不错，宽敞、明亮。盥洗间就在室内，条件也不错，桌子上方，挂着一个像笔记本电脑似的屏幕，那就是电视。

我一屁股坐到床上，稍事休息了一会，约摸中午时分，知道自己所剩的钱不多，便在宾馆的服务台上，买了两盒子方便面，吃了起来。

吃过午饭，那小青年过来找我，我们又一同去了“演播厅”。那里，正在录其他的几组节目。先前和我一同来的那个女孩。正在台上边哭边诉说着她与丈夫的那些事……

我无心去听，为了不打扰他们的工作，我踱到一边，找了一椅子坐下。这时，在化妆间化好妆的那个男人款款地向我走了过来。

我站起来，笑着看他。“你好。”他说着。于是，我们在私下里又交流了起来。原来，他是德州人，姓黄。从小由于孩子间的顽皮，他受到了一些小男孩的欺负，他打斗不过，他说，“由此恨上了男人。”并发誓“永不接受男装。”呀，他的这一番“开场白”，我想，我有他的决心大吗？

这时，有一个老妇人走了过来，我问：“这位是？”

“是我母亲。”他说。

“噢。”我向老人点点头，“这是你儿子？”

“是。”她说。

她的表情木然凄苦，她向我诉说了一切。

原来，她这儿子目前已有妻子，妻子说不上漂亮，但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发生了这场事，她很痛苦。”她说。

我不得长叹了一声：可怜见的！不幸呀！

我问：“结婚几年啦？”

她说：“不到一年。今年刚过了正月十五，他又犯了毛病，而且，不能劝，一劝他又要自杀。”

我惊愕了，问：“自杀？有这么严重吗？”

她母亲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含着辛酸，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在心里说。那他父亲呢？不管么？我问。

“他父亲也没法管，整天在外地打工，回来也是长吁短叹。”她说。

“这可不行。”我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意思是，你既然已经有了妻子，成立了一个家庭，你就要有一种责任心，爱你的妻子，精心地打造你的一个和

谐美满的家庭环境，你又何必去整这些名堂呢？

“找了心理医生吗？”我冒出了这么一句。

“找啦，没用！”她母亲说。

“这就不好办啦。”我哀叹一声。

“你能劝他吗？”她问。

“唉，不好说呀。”我说。

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我的心情也很矛盾。说，是不说？于是，我找到了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说：“算了吧。我想，很难通过一场节目，就使他改邪归正，那样只会治标不治本。没有用的！”

主持人说：“试试吧。”

听了她的话，我无话可说，退到了一边。

这事，他竟又过来问我，“听说你也有过男扮女妆的事？”

我低声说：“你和我不一样，我没有家庭没有妻室儿女，而你呢？为什么不去珍惜呢？整这一出，有什么用？”

他解释着他的苦衷，我不由得眉头一皱，说：“别说那些，小时候的事何致于耿耿与怀？儿时又有哪个男孩不调皮？你恨，你恨什么？恨那些打你的孩子吗？长大成人啦，就应该务实一些。”

“我就是接受不了男装。”他这样说。

我又何尝不是呢？我想做好一个“角色”的确不容易，很难！

假若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的话，那只能是半斤八两，殊途同归。谁也别去说谁，都一样，在人生中，境遇不同而已。

节目是下午三点开始的，他上了台，面对着全场的观众和主持人，他声泪俱下，要求社会原谅他，宽宥他，给他以支持和帮助。

当主持人问他，你是否敢面对广大观众说，你有信心，在身着女装的情况下，走向社会，去征服每一个人；单位是否会接纳你，你之后怎能不受到任何歧视时，他却声嘶力竭的对着话筒，喊出了每一个字：“我能！我能！”我在台下听了后，心想：行，有魄力，敢于向世俗挑战！足可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

他们你看我，我看你，喜
笑着又走了。我摇头，
“哎呀！” 叹气。



轮到我上场啦，我同样面对每一个到场的观众和主持人，亮明了我的观点：是男子汉就要有担当！要对社会、对家庭、对妻子有一份责任心和安全感！放弃一切幻想，勇敢面对现实！不要以仇恨的心态面对人生，走出去，放松心情，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和幸福！

我的话，博得了在场观众的叫好声和掌声，

主持人在台上说：“好，这就是我们的大喜哥！他的话，说出了他的心声，我希望他回去以后，也能振作起来，面对社会，融入社会！”

我说，“朋友，去好好地爱你的妻子吧，做一个好丈夫！”对他，我是这么说，可是我呢？看看今天这一身“行头”，感到不满和别扭！

何不如让我来个“彻头彻尾”的“亮相”，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也只好“忍痛割爱！”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今天阴冷，有雾。

上午，在市南古村路，接到了我在电视台认识的那位男扮女装的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换上男装真别扭，怎么办？活也不好找。”

总之，他是向我诉说了穿男装的困惑，他难以接受的就是男装。我又何尝不是呢？但总得学会面对，要学会变通，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我鼓励他要学会忍耐，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决心。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树立自信心。

我告诉他，千万不能闲着，找点事干，哪怕出去拾荒，这也是生存的一个办法。当然，这也是给你出的下下策。我问他妻子对这事怎么看？他说他妻子不让他出去，怕他万一控制不住，惹出事端或被人欺负。

他问我穿女装时我的感受，我说我很自信，没人敢欺负我。有时要硬有时要软，能屈能伸。

今天，我拾了一套男式西服（裤），带回来，以应不时之需。

在浙江路，有一辆车，经过我身边时，女司机撂出这么一句话：“不是换男装了吗？怎么还是女装？”我朝着她喊：“我愿意穿！”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昨天，除了接听了德州那位小子的电话之后，一天，再也没有其他的电话。起风了，下午不想再出去，赵说：捡也不要紧，象征性的，千万别累着，身体要紧。确实，这几年，身体觉得一天不如一天，我总想，晚上脱下鞋，第二天不知能否穿上。这有点悲观，不过，黄泉路上无老少，总有一天，不可避免。

清明快来啦，也是祭祀亲人的节日。我有几年没去崂山祭祀，心中多有不快。去年在家烧了纸，今年呢？

拾到不少的刀鱼，挺新鲜的，拾了一篮子，足有二斤多吧，我想：回来洗洗，不也是一顿美味吗？

回到家，想了想，自己也吃不了这么多，随即分了些鱼给了小崔。

小崔俩口子挺高兴，她们家这几天又来了客人，住在这边，正好给他们“雪中送炭”。他说“行，没忘了我。”

我说：“能忘了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没有多少钱，也只能在这方面回报点啦。别嫌少，这是我的心意。”

确实，今年年初，若非他的照顾，还不知会怎样呢，我不会忘了的。

不管干什么，给人打工也好，做保姆也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心态要放正，手要干净，不要见财起意，那样做，只会毁了自己一生，对个人对家庭都具百害而无一利。我是这样认为的。

偷来的肉不好吃偷来的钱不好花，这是常识。我一生中最反感偷窃，反之，自己也被贼偷过数次！

在贫富悬殊的社会，这类人确实不少，他们不曾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偷机取巧，将一时之功利而忘乎所以，这样的人最可恨！

所以，我拾荒聊以自生，并无可指责之处，反之那些人和我无法相提并论！坦坦荡荡过一生是我的追求，苦中求乐，乐之安然！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今天上午的风很大，大约有六、七级的样子，吹风出去跑到天津路，风的阻力使我不得前行，只得作罢。

火灾，已经过去近五个月啦，可是有人还在这方面做文章，到处散布谣言，我觉得，他们的某些观点某些话，在我看来，不值一驳。因为他们不是善意的而是恶毒的诽谤和中伤。他们的“野心”可见一斑！

肥城路，今天有一女的问我这事时，我说“你累不累，事情已然过去，可以说是过去式的老问题啦，我不想再提啦。是是非非，由他们说去吧。”

对这事，我不想说得太多，毕竟我是“受害者”，我最有权利说话。至于政府如何那是政府的事，我一芥草民岂能左右？

在喧闹而奔忙的大街上平静地一人独处，觉得天是那样蓝，也是那么的阔，天地间仿佛在吸引着力量，这力量是无穷的。

和平与和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标准。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平和尊严又是一对相互携手的弟兄，没有和平，有岂能讲“尊严”？要与周围的人友好共处，大家都在一个国度里，享受着阳光，享受着所能够享受的一切高物质高福利。看来那是富人们的奢侈品，但弱势那些贫穷者都在流着辛勤的泪水和血水。他们用双手养活了那些“脑满肠肥”的寄生虫，而他们自己却在贫困中挣扎、哀嚎！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公平，一日之内又很难一碗水端平”。

我曾经想清晰地豪不遗漏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和追求，在某些人那里，却是无耻地背叛！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段故事，受众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各有各的不幸，我的精神苦恼，笑，犹如苦恼人的笑。

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共同点，富的和穷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观点，我感到了疲惫，因为这些不能同日而语！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今天，风力不小，和昨天一样，车到火车站，回走。

有人说：“大喜哥，出名啦，成了网络红人，感觉怎么样？”

我笑着说：“没什么感觉，很一般。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没有改变什么。”

她说：“行，大喜哥，不，我应该叫你大喜阿姨。现在，人们看到你，都很高兴，开心。你已经在青岛人的心里啦。”

我说：“是吗？太好啦。”

她又问：“怎么，听说你最近又去济南了？”

我点点头，说：“对，录了一个节目。”

她说：“什么内容？”

我说：“心理方面的。”

她问：“你吗？”

我说：“不是，别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这时，陆陆续续过来几个年轻人，饶有兴趣地在看着，听着我们的谈话，其中一个男的，看样子认识我，说：“大喜哥，别干啦，有钱花就行啦。”

我看了他一眼，问：“多少钱？本身就是没钱，才出来混生活，我够吗？看病够了还是还账够？你去工作，老板不给工资，你不也没法生活吗？一样，别看我昨天火，可过了这阵儿，该干啥还得干啥，改变了吗？没有。中国人本来就穷，再不干，那成什么啦，东亚病夫吗？一个人也一样，什么活不干，坐吃山空，不是一样会被饿死吗？听说 20 多岁青年在家活活被饿死的事么？”

我的一席话，说得他连连称“是。”

第二个问题：办事处现在管你吗？我问：“指哪方面？”

他说：“住房或医疗方面，他们不是说早就关注你了吗？”

我笑笑说：“你得会听。不过，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好啦。问题是：现在，他们变轻松啦，因为网上的那阵火劲下去了，对他们形不成什么压力，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啦。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他们可以管，也可以不管。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民生仍然成难题。”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头髮是女孩子的命根哟！这个学校的规定有点太残酷！谁家没有女孩子，做女孩子必须得理髮么？女髮的长短又跟学习联系得上吗？也许，有那么

一点关系，但也不可能用“强制的手段”呀！代替那位为护髮而死去的女孩鸣思！

女孩爱美是天性，一头乌黑而靓丽的长髮是女孩们美丽的象征。你不可能要求她们的头髮成为一种“模式”，一律平头！这和男生又有什么区别？

也许我孤陋寡闻，没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校规，这是对女性的人格的侮辱！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又有什么权利对女生这样的要求？现在，死人啦，学校不应该反思吗？

让女学生剪髮，这足能说明学校教育的失败和无能。

我也爱美，爱我的头髮，曾有人也要我剪去，我坚持住了。所以有了今天的我！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中国有句成语：“叶公好龙”。说的是古时有一个叫叶公的，特别爱好龙，他在所用的东西上刻画着龙，房屋的木梁上也刻着龙。这事被真龙知道了，来到了叶公家里，从窗户把头伸进屋里。叶公一见，吓得失魂落魄逃走了。比喻口头上爱好某事物，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怕得要死。

七点三十五，我想没什么事啦，该来的也都来啦，有什么改变么？临“五一”盛季，环卫又开始把垃圾桶藏起来了，这无疑说明以后拾荒是一个难处。

出去后，走到观海一路，路遇一男者，手提两只大鸟笼，在去市场的路上，和我搭讪起来。“大喜呀，还干？歇歇行啦。”

“歇着干啥？我不敢和别人比，我得吃饭呀。”我说。

“不是给你几千元钱了么？”他说。

“几千？我有这个数，我也就不干啦。”我笑笑说，“你干什么去？遛鸟呀？你这鸟不错。哎，上山多好，早上空气也好，鸟语啁啾，多好哇！”

“哎呀，现在山上人不多啦，都在家里门口的花园里。”他说。

“我说你这是只什么鸟？”我说。

她在丛中笑。

今天，收了一本本年度的挂历，上面有全幅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照片。我把它挂在了墙上，看着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使我又回想了那个年代的

一些事。

小崔又收了一张床的底座，他主动地给我用，把床给垫高啦。他说：“这会儿好啦，不用愁返潮弄坏身子啦。”

我说：“谢谢。”

今天，报上“文娱专栏”刊登了赵忠祥身穿婚纱的一副照片，我不禁心生沸漾，心想：连主持人赵忠祥都穿啦，我为什么不能穿呢？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其实，我就是说，又能说给谁呀？

我想得也很简单，认为此一去济南，回来定会改变命运，结果又是怎样？情况与现实它能改变了什么？它不在乎你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实实在在，通过这几年所看到的所经历国的，告诉我一个生活的真谛：与世无争与锱铢必较，但我还是生活的失败者。

人，无疑充满了自私，这是必然之规律，没有人类的自私何来的社会与矛盾，天下没有绝对二字。所以，我的命运取决于我的态度，我对生活怎么看如何对待，是我戏说人生还是重视眼前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免疫力”，而少数人则选择了轻生或走向歧途。这多少地与家庭、社会有关。家长的教育方式多数为“揠苗助长”或急于求成，恨不得自己的孩子一夜之间成为“才子”。“狼爸”、“鹰爸”的出现，说明了一个社会问题。怎样看待今天的孩子？怎样理解今天的教育，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随波逐流还是“矫枉过正”？我认为：打，并不能使孩子成才，成为孝子，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反感和抵触情绪，产生厌倦心理。

孩子在上到初中时，还处于一种幼稚朦胧期，对他们应适时地予以在学习、生活上给予相应的启迪和呵护。棍棒能解决的问题，只能使矛盾激化，走向一种质的反面。我们不应该去泯灭了孩子的天性活泼

早上，九点，继续拾荒。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对我来说。

面对着经济的急剧匮乏，使我的生活又面临着一次“生死大考验”。我说过：自己的日子自己过，没有人可怜你。在街上，又看见一讨饭的“叫花子”——

乞丐，可能是残忍吧，这个年代，让假残疾人弄得人们无法分辨谁真谁假，假亦真来，真亦假。谁“借”谁的一双“慧眼”，想把这“纷纷扰扰的世界看个一清二楚”呢？他趴附在一木板做就的小板车上，双手撑住地面，似划船一样，靠前运动，右手拿着一只破碗，向过路的男女老少，伸出那脏兮兮的手，抬起那充满乞求的目光，口里在喊着说着自己的不幸。没有几个人肯施舍，只有几个老嫗给他个角票……

看样子，是挺可怜！我边看

正在犯愁，门外有人吆喝的声音，正欲出去看个究竟，门一开，小崔背着一大包行李，后面跟着拾荒的老张。

“先放这人吧，明天再说。”小崔说。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哎，先别急着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没地方住，找我来啦，我想起你旁边的空着的那间屋子，明天，我安排他住那边，今晚，你俩先对付住一晚上。”他说。

“他有钱啦？”我问。

“他有什么钱，先让他住下，后边再弄他。”他说。

我心里不觉有些情绪，说：“没钱，招惹他作啥子？”

我问老张，说：“你怎么回事？”

他说：“挣不出来啊，一天弄个三十、三十元的，不够吃饭的。”

二零一二年六月某日

一阵雷声过去啦，雨，并没有下多大，但雨后的黄昏是美丽清新的。

“做饭啊？”有人和我搭讪着。

“准备吧。”我正在劈柴禾，听得有人来，抬头一看，是小王。

“哟，可是久违啦，快来，现在不能叫嫗啦，应该叫什么，叫女士，对，叫女士。你这是从哪来？”我高兴地说，“咱俩可是有十几年没见啦吧？”

“哎哟，找你真不容易，打听了好几个人，才知道这里。”她说。

“穷街陋巷，的确不好找。”我说。

“还记得南渠吧？”她问。她还是那个样，看你的时候，笑咪咪的，样子十分可爱。

“记得，怎么还不记得。”我说。

“我来看看你，听说你成了名人。”她笑着说。

“嘻，什么名人，听谁说的？”我笑了起来。

“哎呀，你现在在网上可火啦。”她说。

“火什么？火，你看，我哪里在火？”我哈哈大笑。

“行了吧，别得瑟啦，谁不知道你。”她说。

“说吧，找我什么事？”我知道她决不是为找我说这几句话的。

“没事儿，就是想过来看看你。”她说。

“孩子呢？孩子怎么没来？”我问。

“考试。”她说。“上中学啦。”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喝水吧。”她接过杯子，放在桌子上。

“你还是女妆？”她看着我，问。

“怎么？不好？”我笑着问。

“好看。”她说。

“真话？”我问。

她笑啦，过了一会儿，她说：“你能不能帮个忙？”

“什么事？”我问。

“借我一万元钱。”她说。

“干什么？”我问。

“给孩子看病。”她说。

“唉，这事，我对你说，还真对不住，我还真没有这么多钱，你要是借给我吗，还差不多。”我说。

“怎么？没有？”她问。

“没有。”我说。

“一年后还你。”她说。

“两年我也没有。”我生气啦，果不出我所料，她是为这事来的。

“孩子他爸呢？孩子他爸不管吗？”我问。

“她爸出去打工啦，没回来，我这不，想先问你借点，解解急。”她说。

“萍儿，我也不瞒你，一万，砸死我，我也拿不出来，这样吧，我给你五十

吧。”我说。

“那，算啦，算我没说，时间不早啦，我得回去啦。”说着，她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真对不起，啊。”我说完，把她送到大门口。

萍，真名杨萍，是我以前在南渠的邻居，我们相处的挺好。我搬走之后，再没联系，谁知她怎么找到我的。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日

手机充了一夜的电。

早上，洗出几件衣服，刚晾上，发现下小雨了，我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天气预报，预报说，今天有小阵雨。

听见此说，心里亦喜亦忧，喜的是终于要下雨啦，忧的是，刚洗出的衣服，别再淋啦。

这雨没下多长时间，不久，天又放晴啦……

早上，八点二十分出发。

出发时，我还和小胡开了玩笑，说“上班去啦。”但是，今天，也是怪，走在路上，老是觉得不对劲，手直抖，心头阵阵发紧，“怎么啦，这是，千万别出事。”

在路上（广州路）等信号灯时，看见前面有一女人在走路，从后背看上去，这人挺面熟，可能认识，及至绿灯一放，我紧蹬几下，赶在了她的前边，撒眼一瞥，果然，就是陈学英，昔日的老同事，在厂里她可是“呼风唤雨”式的人物，跑业务，是业务员，因为她是干部级别，平时在厂里不怎么说话。我没招呼她，佯装不认识，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家里出事啦。

据估计，可能是我刚出门不久，便发生了“流血事件”。

什么原因，目前，我还不甚明了，但有一条，我知道，一定是林家无事挑衅滋事。因为今年我被网上定为“名人”之后，又有病，小崔俩口子服侍过我一段时间，这事林一直心怀不满，在亲自上阵动手强抢我的东西之后，

被我报警，后又被网上制止后，一直是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小崔便成了他们挑衅滋事的基由。

本来，他家（林）和小崔挺好的，小崔也一口一个“林哥”的叫着，一俟有点风吹草动，他都要和林某“汇报”。现在，为了这件事，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且愈积愈深。据我所知，林反对他和一个东北女人结婚，为此而反目成仇。

婚姻自主，人家双方同意，你是什么人？竟敢从中作梗？！加上我的事，他没少找小崔的麻烦。

林连成一家人在这个院里可算是一个“毒瘤”。对于我来说，我惹不起他们，现在，他和崔家大打出手，政府又怎么说呢？究竟是哪一个先动的手，我这里不好下定论。

今天，回来拾了两件女式衬衣，本以为可以穿，哪成想：回来后开一看，全都被人为的破坏啦，有的一剪两半；有的索性剪个大洞，让你没法穿。

小崔俩口子在市立医院，我打过电话询问时，小胡说，伤势挺重，要住院。我本想去市立医院一探究竟，但又怕惹出麻烦来，不便前去。

下午五点多，崔一家从医院回来了，他向我讲述了事件的经过：

上午九时许，他看见有几个塑料袋被风刮到了胡同里，有一次还跑到了林的门口，他去拾时，这时，林出来了，说：“你干什么？”他说：“捡袋子。”林这时说：“是你弄的吧？！你等着！”崔回了一句：“不是我，我等着，又能怎么的？”看，小崔就是爱管闲事，这下管出事来啦。

两人言语不和，相互动起手来，林抄起砖头砸向小崔，致小崔额头受伤进了医院。

那么林又怎么样了呢？

他没说，不过，我估计，如果属实的话，林这是寻衅滋事，应受到“治安拘留”或“刑事拘留”，如果这两项都不具备的话，最起码也得受到应有的治安惩戒。我安慰他注意休息。

小崔他小姨也来啦，说：“这事不能算完。”

我说：“下手忒狠，简直不是人！”

小崔的在额头贴着纱布，“缝了四针。”小崔说。

“现在感觉怎么样？”我问。

“头有点晕。”他说。

“注意休息。”我说。

“小心点吧，狗总会咬人的。”我又说。

“他敢！”小崔他小姨子插话了，“他要是再找事打仗，我让他死！”

“那是他对你，对我，他还不带那个胆子。”小崔说。

“我的任务完成啦，下午没出去，每隔几分钟，就出来看看。”我说。

“唔，谢谢你。”他说。

“没事。”我说完，便告辞了。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拾了块花布，想自己做件裙子，可寻思来寻思去，还是不敢下手，因为自己虽然是服装厂下来的，但不会裁缝，要找人，找谁呢？

放下这个不提，今天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济南。去济南？还去干什么？不去啦。不过我没那么说，为了面子，我“骗”他们：“去！”“什么时候走？”那人问。“这，不清楚，等电话。”我给自己一个编台词的“空间”，为的是提高自己在他们面前的“知名度。”不过，这也是“徒有虚名罢啦，有我这样的名人吗？”

“你还干这个？”还有人问。

“干这个？”我不干，又干什么呢？总不能闲着吧。该做的都做啦，该说的都说啦，人家信不信是人家的事，与我关系不大，我还是我，我还得为一日之生计奔波。没有什么进展，徒增兴叹，谁还关心呢？

衣、食、住、行，人生这四件大事，又有哪一个人能逾越此规呢？循规蹈矩的生活，为了存活必须这样，又有哪一件事不是我事躬必亲呢？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昨天晚上，时间很晚啦，有朋友来看我，他给我带来了两瓶“泸州老窖”。

话题从我上网开始，也就是谈了失火前后的经过及状态开始，我谈了我的

感受和目前的生存状态。

我谈了从最初我的结论是大火无情人无情到后来的观念改变，变成了大火无情人有情。一人有难八方支援。

“那末，在网友无私地援助下，我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通过做节目，我改变了多少？可以说，没有什么改变。还是以拾荒为主，为了生存嘛，对于社会，或说社会上对我的看法，没有任何质的改观。这可能充分取决于自我，一个人意识形态上不改变，是很难依附于社会或团体。从我赤裸裸地把自己袒露在广大观众面前，袒露在媒体面前，没有任何的保留，包括我的隐私。

在客人面前，我侃侃而谈。我说了自己在现阶段，可以说是失去了一切，包括尊严。

“变性能好些吗？”

也许，但前提是在变性之前的生存状态远不如变性之后。通过变性，改变了人生，那时，社会认可你，容纳你。真正成为女人了嘛，找个丈夫，成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这可能是最终的归宿。如何能使愿望变成现实呢？这有一个距离，没有人出这个血，我更不可能。

我对来人大诉其苦，也许不应该，我说到我受到的不公待遇和歧视，我想过也许变性之后能够好一些。

他说：“变性期间很痛苦，它要整合一段时间，而且不是一次性的。这期间的费用，很昂贵，我没有这个能力，也许。”

我说：“这个我也想到过，但没有太大的经济实力。”

尽管报纸上曾披露过：某某人通过变性，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或是说成功地变成了女人，我很羡慕。

昨晚上，我很激动，第一次当着陌生人吐露了我的个人隐私及生活。

现在，有人说：我在网上的点击率在直线下滑。我很清楚，没有人再对我感兴趣，因为说明我的一切的那段插曲已经暗淡无华。

我谢谢这些网友，花无百日赤，人，也一样。今天河东，明天河西，事物总是发展的，它不是停滞的。我的出现，在岛城的大街小巷是个“靓点”，

也是“灰”点，没有办法。我对性的渴望现在近乎于零，我改变了一切对于人生的美好追求，只是活着而已。

女人是美丽的。

对我来说，扮女装已有十几个年头，象吗？仅仅是模仿而已，没有“李玉刚”那样的“天生丽质”，反串也好，正装也罢，一个字：像！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长的，天生的？父母给的？好象都不是。都是男儿身，我怎么就那么不“出彩”呢？

自从那些记者走了以后，我就盼着快一点见报，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啦，但是，今天拿到报以后，发现竟没有登！这使我有纳闷：怎么回事？李哥说：“可能在下期，排版不是简单的事。”我想：也是。但是总是感到一丝失望！

我打了电话给老校友 X 先生，他也不清楚。让我打电话问一下报社宋先生。我说没有他的联系号码。他又回去给我查了，发了一条短信给我。

我没给报社去电话，总之，要沉住气。

今天的电视报上有关于变性的报道和关于“伪娘”的几条评论，我想：综看报上刊录的几条知识，我具备了吗？他上面说：不是每个人说变就能变的，他要看身体的各方面素质，还要进行心理疏导，最后，才能够满足这一愿望，只要态度坚决！

报上还举例了几个男变女的实例：象小云（化名）等人，国家对变性有严格的要求……

我还想：这是否就是先期给我一个“信号”，要我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其实，这是件好事，不过，经费是目前最大的障碍。我想：我变性的需求是非常之强烈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今天，在路上，我还考虑这个问题。

拾了几条裙子，也许有人在暗中帮我，我很高兴，裙子很好看，回来我就换上啦。

在北京路，遇见了一队中学生，看样子是初中的，他 / 她们看见我，都在喊：“大喜哥”，有一个女生竟喊：“大喜姐。”路上有人不断的给我拍照，这一现象

经常见，我也就不拿他当回事了。

今天，变性的话题，《信报》又登了一位耄耋老人，84岁高龄，通过变性，变成了一位老妇人。

说实话，这需要勇气、毅力、决心三者或不可缺一的，我有吗？还是那句话，钱，是最大的障碍。李哥让我把银行账号上的钱启用，我苦笑一笑，说：“嘿，要有，就不想啦。”他让我找马老师讨主意，我想了一下，说：“算了吧，他这人说了不做，和没说一样，不管用的。”

聊了一阵这方面的话题，他问我的态度，我说：“我的态度是一贯明朗的，坚决变性！但因经济原因，那只有另当别论啦。”

我看，这事也只有说说而已，拿不上台面的。

李说：“要不这样，谁要投资成功，你可以给他/她当丫环，（打工的意思）。”

我说：“这也要有熟悉人便行。”

下午，去打了两桶水。

办事处韩科找到我说：“吃低保要参加公益劳动。”

我说：“行，问题不大，干什么吧？我干。”

他笑啦，说：“行啊，老刘，要不，你去擦椅子吧，院子里有新来的椅子，把它擦干净。”

我说：“好。”

院里共有二十几张椅子，挨个擦，幸亏还有人帮着，否则，我一个人，天黑也干不完。

干完抹椅子的活儿，又安排我去花圃浇水，共浇了四桶半水。还不错，干完之后，给了一张大纸盒子和几个饮料瓶，算做报酬和奖励。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昨天，傍晚给报社宋编打了电话，说了自己的想法，并索要了对方医生的联系电话。

第一遍没打通，第二遍终于通啦，但王医生的回答，令我想不到，他说他

不做啦，这种手术风险太大，现在也只做局部手术，譬如：拉眼皮、整容什么的。

既然人家不做啦，也没必要再讲什么，于是，我挂啦电话。

我想通过变性改变命运的想法，可以说，暂时受到了挫折。不过，真要做起来，还是那句话，钱，是问题。

宋先生没有再来电话。

我陷入了沉思之中，到底选择这种出路对不对？

因为男扮女妆之故，我受到各方的冷眼及歧视，选择此举，是为了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可以说，在目前，我的想法，无可指摘之处。84岁老人尚且如此，况且我乎？！

“浒苔又来青岛啦！”

早上，行走在广西路，看见三辆满载着浒苔的重型卡车驶过。我返回时，碰见黄岛路居委会的一帮人，她们也是去清理浒苔的！只是没人通知我参加。

看，这就是歧视！她们这些人身为工作人员，却在干着与身份不同的事——歧视弱者！无论什么活动都不通知，却到时候说“我不参加集体公益活动。”我吃人吗？如此害怕？我意大可不必。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遵纪守法，怕由何在呢？我真的闹不明白。

既然不通知我，我也别热脸蹭冷屁股，装作不曾听说过一样，清理？清理去吧，在这里碰见，你们也不让我参加，算啦，说这何用？去年我参加过一次“清浒”活动，在前海栈桥沙滩上，有很多人在那里，我不怕苦累，难道她们心里没数吗？

今上午，在天津路，大概是劈柴院的哪家饭店，清理出一些冰箱里的存货，扔了一垃圾箱，箱里箱外全是。我上前一扒拉，看到全是海货，有虾、蛤蜊、肉、丸子、鱼等。这些东西都还可以用，我用塑料袋装了三大袋，心里想：化了冻，自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

这时，从车站处过来几个小姑娘，她们中有一个年龄小的姑娘朝我挥手，喊：

“大喜哥！”

我一愣，问：“你认识我吗？”

“认识，你在电视上，好帅哦！”她笑着说。

“现在呢？”我想逗逗她，问她。

“现在，嗯，漂亮。”说完，她和她的同伴笑着走开了去。

“臭丫头。蛮会说话的！”我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这周的电视报，奇怪啦，李的报摊竟没报！越想越急！有话说：心急没有好粥。

我在天天盼着，盼，可到头来，莫非又要出问题？

唉，我也说不清楚，得暂时搁一边儿。出车！

下了面条，吃完早饭，我开始上路拾荒，作为生存之一，和其他人上班一样，开始了一天的营作。

正值上学高峰，走在了江苏路，随着车流，我开始减速溜坡和制动，路上的人都在看我，我想：有什么好看的，我和你们一样，吃饭，干活。经过物资总公司大院，里面有人在喊我，由于车速太快，我没听清那人喊的什么，也没看清那人是谁。

今天，下边很疼，每上一次车子，都似把肉体撕裂般的疼痛，咬着牙，强忍着痛感。这种情况，今天看来挺严重。

在山西路，看见了小崔，开着他的三轮车，车上载着货物，也经过了那里，他看见了我，响了几声喇叭，我也问他招手示意。

他很快就要搬走了，我有点舍不得，用我的话说：革命的友谊才开始。经过他们一个正月里的照顾，我挺感谢他们的，尤其是小崔，在我病重期间，不嫌弃，在给我抹药时，用手按摩患处。这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由此，我对他的看法发生了质的改变，以前，他对我并不怎么友好，但现在，判若两人的举动，是难能可贵的。

我今天恢复了健康，有他们小夫妻的功劳，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没齿不忘！

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从那天开始我深刻的理解了它的全部含义。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碰见欠我钱的张某，是在河南路上，他正在拾荒，我一见他，火就冒上来了，于是我大喊一声，老张还钱，他抬头看是我，便嬉皮笑脸的凑上来，说好听的。我怒斥了他，我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道理你不懂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糊弄于我，你问问你的良心，过得去吗？是！你拾荒赚俩钱不容易，难道我就容易吗？你说，你欠了几年啦？钱，虽然不多，但你够个人字吗？钱到手啦，开始装疯卖傻啦，对吧？！”

这时，旁边有个男的对他说：“做人要讲信用，不讲信用，还叫人嘛。”

张某说：“我不是没有钱，你也知道……”我一听，他开始耍“没皮脸”，我火啦，你没有钱？是吗？你晚上去玩女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他一听，脸立刻有点儿变色，他说什么：“曼儿，你挺漂亮。”我一听，“少给我来这个，说吧，什么时候还？”

他要我再给他十天的时间。我想了一下，说：“行，就十天，多一天都不行！惹急啦，别怪我不客气！”那人又说了一句：“你赶快还钱吧！”

他连连说：“还！还。”

不过，这一闹，他又要几天不露面啦。

这种人，典型的“泼皮”

现在我的睪丸两侧已经“病变”，两侧的肌肉都已变黑结板，很快每天每时都需在液体的浸泡之中，难闻的精液味包裹的布，换了不知几块儿，仍难以奏效，我看复愈无望。但我又担心再因此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我怕得上性病，但又没法去医院，只能拖着。

我不知道，我怎么得了这种怪病。走路非常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缩短了路程和运行时间，怕万一在路上出问题。

下午，仅出了一趟，拾了袋水饺，熟食及“可口可乐”一瓶和罐装饮料一听，别的拾了几件男士和女士衣服，这几件衣服都挺干净的，半新适合穿着。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

我从 22 岁开始找对象，到了 40 多，问题还没解决。她们嫌我穷，无法达到她们的目的，所以，我也就自认倒霉，对象找了一个班，连残疾在内，到头来，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我也想改变命运，可我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一个臭拉车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话之一。

第一次处对象时，刚一见面，女方就问：你是女的呀？弄得我很窘，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是女的？一来二去，没谈成，像是受了感染，接下来的情形“你太穷啦”或“你太老实”，“你太像女孩啦”如此种种，我游曳在婚姻的红线之外，徘徊，彷徨。男大当婚，我“婚”又在何处？好在 38 岁那年，找了一个，结果，又被女方骗了个精光！幸亏有人告诉我，否则，我连家都没有啦。44 岁，找了一个平度女教师，本想：这下好，教师，为人师表，人一定错不了。结果，一见面，就给了我“闷棍”：你有存款吗？问及数目，令我吃惊不小，没有 30 万，你想也别想！

好像谈了有近一个月，吹啦。理由是：你是女孩，我怎能和女孩谈，那不成了“同性恋”啦。我纳闷，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身男装的我，怎么在她眼里，我竟成了女孩呢？问她，她说是我的行动。从那以后，我决定，再也不提这事，从那时候开始，我还下了一个决心：扮成女孩儿！但是，促使真正变成女孩的，还是来自生活，经济的压力，在那时，想法很简单，很幼稚，没有想得那么复杂。

49 岁，有幸成了家，对象是一个真正的残疾人，二婚，带一个小女孩，本想：这不好了，热闹啦，进门有叫：“爸”。想一生就对这人好，扑下身来对付这个家。结果，结婚半年来，她从不让我近她的身，而且连孩子也看得紧紧的，弄得我很尴尬！最后，为给孩子辅导功课，她去派出所，告我：“强奸罪”；被传唤后，我百般喊冤，最终在解释事情的原因之后，我解脱啦，在没办法沟通的情况下，只有协议“离婚”！

自此开始，我对婚姻万念俱灰，加上经济上不好，又下岗失业，我哪还敢再找，干脆，扮成女人也许会好点。

又会好什么呢？

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

忘不了小时候的农村场景，那一排排的屋舍，那些红瓦绿树，夏日里一起到池塘游泳戏水，一起去田间地头捉知了，斗蟋蟀……

总之，人生的一切是美好的，我怀念我小时候的生活。……现在，让我怎么说呢？

有差不多三四十年没有再去农村了，据说，现在的农村，已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了，农民也住上了楼房，我想这可能就不太现实，那么怎么才叫现实，反正，我说不上，我觉得，现在的人毛病太多啦，有点“矫枉过正”，而农村则正顺应了这一点。

无怪乎说，如今的孩子经受不了挫折和压力，是因为他们从小被宠坏了惯坏了，稍有困难便会怨天尤人。有了困难，自己不知道去克服，产生了一种畏惧的心理。

怕，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困难是座山，你不想去翻越它，老是站在山下喊“难！”那还有什么出息？

如今，城市里的汽车出生得比人快，汽车在成倍的增长，这样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不可想象，噪音、污染比什么时候都严重。照这样发展下去，势必有一天，空间会被汽车占去，而人，属于人的空间在一天天的缩小，甚至在将来的某一天，汽车会使这座城市消逝，不是危言耸听！决不是在危言耸听！

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好事，他第一眼看到的将会是什么？大气的污染或是地球在缩小，承受人类的地球会不堪机械的重荷而呻吟，像一个衰败的老人，天啊，这又怎么得了，汽车在无节制的发展，它在与人类争抢着有效的空间！

我向往过去的那种恬静和谧，如今，却找不到了，城市在喧嚣中包围着，人类根本无法冲出去！

也许，这只是我的一人之见，不够充分而且没有依据。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

苏先生要我把我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我建议啊，你把你的事，用小说的形式写下来。”他说。

我心里想：怎么写？我可没有梁晓声那样的水平和经历，只不过道听途说罢了。但嘴里却说：“没时间啊。”

我想更正我说的，但又没有勇气，虚荣心使我掩盖了窘迫。

我想：现在的形式很好嘛，写日记，用日记的手法方式不也是一部小说吗？我还有这个能力。

二零一二年八月五日

拾了几件女式衣服，正是我所需要的。

这两天，许诺给我衣服的那俩口子，再也没去江苏路，因为她在那里摆摊卖东西，她们不去了，我也不知她为什么事。

路上，认识我的人很多，但我并非认得他们，大概是通过媒体的功能吧，我不得不佩服网的传播率和影响力，使我这么一个从未闻名过的“小人物”，一下子给“提升”了，变得那么“有名”，人人皆知，妇孺皆晓。

“这只能说明过去，过去的那几周里，自己像一个骄傲的公主，可这会儿呢？却像一个‘邈邈不羁，放荡无羁’的乞丐式人物。”

又有一双鞋和我“拜拜”啦！

一个星期的时间，穿坏了两双鞋，如此下去，鞋买不起啊！还是老日照佑我，没使我光脚回来，又拾了一双拖鞋，为我解了难题。

自行车的车座又坏了，换，还是不换？思索了良久，最后决定：换！给林师傅打了电话，问他能否给换，老人很痛快，立马给解决了。但因我身上暂无钱支付，和他商量好，先欠着，日后有了照付。

小崔在院里忙着收货，见我回来，笑着说：“媳妇回来啦。”我瞪了他一眼，笑着回道：“老公，有什么好吃的？”他反应也快，答：“亲爱的，在饭店里呢，要吃，掏钱！”

“去你的，掏钱，找你啊。”我笑着打了他一拳，他哈哈笑着。

“拾了多少？”他问我。

“娘的，拾的太多，我也就带回这么多东西。”我一指车筐，说。

“嘿，就这一点儿？”他撅撅嘴，“完啦，什么也别想啦。”

“想你个毬。”我笑骂道。

有了这般打闹嬉语，我感到轻松愉快，压抑的心情得到了缓解。

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以偷窃而被判刑的犯人，男性。

他的出现，不是戏剧性的，他叫“秦海山”，今年也是三十多岁，以前有过犯罪记录，我们叫“前科”，大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大都在从监狱出来后，不好找工作。

他，披肩长发，抹口红，涂脂抹粉，染指甲油，喜欢穿女性的衣服，经常这样出入各大商场，人们都认为，他，就是一女人。

再看看自己，不曾犯罪，也没有前科，却喜欢女性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他，兄弟挺多，据说，听说他这个弟弟男扮女装之后，都断绝了和他来往（这一点，和我一样）。并且，据他回忆，他在兄弟们当中年龄最小，父母就惯宠他，常把他打扮成女孩，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他小学没毕业，就回乡务了一段时间的农，后来就去打工，打工时，他是身着女装，他说话嗓音细嫩，和女孩一般（这点，我不如他），所以，有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为了方便起见，花了150元钱，给自己办了一张假的“身份证”，起了一个很女性的名字，而且籍贯也改成了别的地方。

他，很自信，曾声称，自己就是女人，因为他也上女厕，（我比他差点）。为了解决胡须的烦恼，他买了许多含激素的药品，（我不行，用刮刀刮），为了隆胸，他找了一种硅胶，着力把自己打扮成个标准的女性。

这次，他（她）若不是去偷一辆电动自行车而被便衣盯上，“是翻不了船的”，结果，还是再一次“被捕入狱”。

我没有他那么蠢，去触“高压线”，我是指着拾荒而苦行僧式的生活在半男半女中间。他说他“习惯了”这种生活，因为没有钱而结不了婚，因为一次

恋爱而被对方控告“强奸”，因此，被判二年监禁生涯（出来后，使他改变）对人生的态度：认为还是女性好，所以，便把所有的男人的衣服统统扔掉，穿上了买来的女装，穿上了高跟鞋。

我和他的经历不尽相同，我指在婚姻生活上，我也穿女装，而且到了“不穿不足以为任”的地步！

也有人问过我，我仅说“喜欢”。我的经历不算曲折动人，但也掩饰了我内心的动态。

我喜欢女人，和这位老兄一样，也是闹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至于往后（将来）的路怎么走，我是走一步看一步，而他，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女性，（我是辨证地看），也许不会，因为服过刑的人，法律上是不允许改变性别的。在对待婚姻上，我俩可以说是“同病相怜”，都是因为穷，而且一贫如洗而结不了婚，后来的一次所谓的婚姻又使自己不胜其寒！在这一点上，我有同感。

看完这则消息，我想了良久，确实，现实中，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是有的。但他们，这里也包括我，是生活中的弱者，是在歧视与被歧视中生存于这个社会上，也渴望尊重或被尊重，结果呢？一切皆乎于零状态。

看了这则电视报道后，我笑了，笑谁呢？笑我？笑他？也许我与他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基点是一样的：都特喜欢着女装。

其实，对他来说，十万的变性手术费用是拿不出来，我也拿不出这笔费用。他可以用他的特殊身份去打工，而我不能，因为，我不会“变脸术”，只能是穿着而已，嗓音上还可以听出是男声来，所以，比起他来，我自愧弗如也！回过头来，再说他，在面对警察的询问，他也坚称自己是女人，不过，在那里，他的那种“坚持”只是坚持了不到几个小时而不得不吐口自己是男人。

警察也去他租住的屋子搜查过了，据警方讲：像是走进了一间“闺房”，里面有全套的化妆品，全部的女式服装、鞋子，而且还有月经纸（带）等，为此，警方也因此认定他（她）就是女性。可是，令警方对此也哭笑不得的是，他的户籍档案是一个纯爷们！

读者，当你看（读）完我写的这篇文章后，会做怎样的感想呢？

这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怎样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

恼人的雨还在下，我本以为今天不能再下，中间也确实停过一阵，结果，出门走到平度路，雨，又开始了。

昨天，在朝城路移动通信营业厅，与那里的一名女工作人员聊了起来。

“最近，没出去？”她问。

“没，出去干什么，没人请。”我说。

“歇歇吧。”她指指门前的石墩。

我上前坐下，说：“这天，真热。”

她问我：“跑一天，能挣多少？”

我叹了一口气，说：“唉，也就是凑付吧，不能干大事。”

“最近还能出去吗？”她又问。

“不知道。”我说。

“你现在成名人啦。”她说。

“名人？有我这样的名人么？我还不如人家‘大衣哥’呢。”我直截了当地说。

“慢慢来。”她说。

“欲速则不达哟。”说着，我站起来，准备离开。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一日

晚上，又下雨了。

我想说的不是下雨，是今天干的活，得到了区区的二十五元钱，没干别的，没还账，对不起，这钱毕竟太少啦，25元，又能干什么呢？俗话说：人生苦短，我受的苦还短吗？四十五年来，我又有哪一天过过好日子，过个“衣食无忧”的日子？25元钱，让我又能吃上什么？山珍佳肴，还是稀米薄粥？这些都不重要，我要的是一个女人的公平和尊严，有吗？笑话！假扮女人，还要什么尊严与公平？

对不起，人生这辈子，什么事都能发生，什么事又能拿得起，放得下呢？

男人，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他们能摆平的事，而女人不能吗？

实在对不起，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25元钱，买了点小菜，余下6元钱，这6元钱，又要陪着我做梦！我不敢

奢望我哪天能发财，这一点，老天最公平，不佑我，所以，至今我还是“白丁”一个！

有人以为，我深藏不露，家具万贯金银，错啦！他们凭的是想当然，以为我收了多少石“麦子”，而实际上，这些钱的出处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拾了大半瓶“北京二锅头”和“山西老陈醋”一瓶，以为这就是“发财”，不错，有这些东西比没有要强，因为买这些东西，要花钱，而现在的物价水平又是一天一个样，实难保证我一天的生活水准。

营养？笑话！没钱消费哪来的营养，这已经似乎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竟我还有两条腿，能动弹能自给自足。

我想：我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还能要求我什么呢？

廉租补贴，没人给我，因为我还拣着一个“空户头”，那这些，谁又能为我鸣不平？！

25元钱，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我的无能和无奈！想想，我比别人似乎又强点有余！

有句话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有句话叫：打肿了脸充胖子，难道我不是吗？

五十六年来，我得到了什么？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听到有些人的风言风语，也可以说是“冷嘲热讽”，我应该去计较呢还是“笑脸相对”？

今天，遇到一个不熟的女士，因为经常见面，所以，在语言方面便是毫无忌讳。我不想记录她所对我的“辛辣”的语言，只是，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譬如她说：“你的乳房小了，应该大点才对。”这是一个女人所说的话吗？

“你怀孕几个月啦？”听听，这不是在讽刺我吗？我也只好接“球”，既然这“球”扔过来了，我干嘛不接呢？“我呀，怀孕三个月啦。”反正，当“笑话”说呗，别拿自己太当事。

有人说我是“小丑”。

那好，我想做这种“小丑”。

既然我选择了这样活着，就不怕别人的说三道四或冷言冷语。

不过，说实话，我何尝不难受呢？变，又变不了，就这样，已经十二年啦，还能有谁顶住这种压力，坚持到如今？不容易！可以说，坚持到今天，无人喝彩，不是也过来了吗？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一觉醒来，顿觉天气有些凉意，“嘿，这才是秋天的味道！”我在自言自语地说着。

很多时候，我就是自说自话，没有第二者，已经习惯啦，可以说我走进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无法解脱。

一天也就是从这开始了。

奇怪吗？

“你不是在沂水路住么？”

早上，信步走出大院，来到院门口，适逢一清洁工在扫街，见到我，他说道。我打量着他，一副民工的模样，我不认得他，于是，我便问：“你认识我？”他笑啦，露出了一口被烟熏过的大板牙，说：“谁不认识你，出了名的大名人。”我说：“出名？出啥名？”

不知他是没听见还是不愿再接茬，他上别处去啦，我一人呆呆地愣在那里，半晌，我猜想：人怕出名，猪怕壮，一点不错。不过，我“名”又出在何处呢？出了名的人，财气必定跟踵而来，我有“名”有“财”吗？这财又在何方？

不知道，很凄凉！

如果这也叫“出名”的话，我看，那“名”也不值几何？

你说呢？

早上，六点刚过，又下起了小雨。这雨一直在下，“行，今天休息。”我想。下雨天，什么也没法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雨，一直在下着。

等雨势完全停止是在上午的九点四十。

出去时，走到口腔医院时，遇一妇女，她对我说：“你的艳照已经在网上发布了，你现在已经出国啦，在澳大利亚的官方网站上就能点播到你。”

“是嘛，我还出国啦？”我问她，“对，还漂亮了。”她说。

“呀，这么伟大，简直不可想象。”我高兴地对她说。

她走后，我想：出不出国，我也不知道，反正是“飞机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了。

上午去福彩站把那包东西拿了回来，我去找了一个姓苟的，一个挺瘦的男子，他把那堆东西交给我，一堆破烂——原来如此呀！我心中充满了反感，但嘴上还得来上几句客气话。

都什么东西：旧报纸，还是湿漉漉的，破纸壳，几十本用过的旧本子。“好点的他/她不会给你。”姓苟的好像看出我的不快，说道。“是这附近楼上的姓李的给你留的。”他说完这话，朝门外的一幢大楼指了指，我心不在焉地“啊”了一声。

我的梦想彻底地破灭了，我原还以为：一定是好东西：要么是女式衣服；一是用的东西。但这两样东西都是幻觉。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九日

大雨过后，风挺大的。

出去的晚，基本没拾得什么东西。

今天没堵车。

在朝城路，遇见一认识我的男人，他笑着说：“大喜哥，你话不能兑现，说是换男装，你还穿女装，看山东电视台还能来找你。”

我也笑着说：“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既然已经穿啦，就不怕别人说什么，我欢迎他们能来，我也希望我能再次受邀，去济南一趟。”

不过，希望能代替现实。我回来后的一切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至于为什么再没有找我，其中不乏这方面的原因。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能保持清寡廉而不染，实因为我囊中羞涩，别人消费

得起的，我消费不起，别人能享受的，我却在“望洋兴叹”！所以，对我来说，目前，“封闭”这个字眼从门外“挤”了进来。

自 2000 年至今，我还与人交流过吗？没有。

我是在青岛土生土长的人，对青岛，我应该有所认识，但是，现在，我却成盲人”，每天疲于奔命的忙，为了自我的生存，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现在是温家宝时代或胡锦涛时代，人们肩上的压力在逐步加大，人的生存不外乎有这几个压力：就业的压力，上学的压力，底薪加奖金的压力，买房买车这是现之人们的普遍追求目标之一。

活着是幸福的，怎么才叫“幸福”，那种在生活上无忧无虑，一掷千金的那才叫幸福，吃苦的永远不是也找不着他们，他们才是人之骄子。

忽然就想到这些，写了下来，实我内心之写照，怎么想就怎么写，这也是一篇杂文。

人们从手写到使用电脑，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进步。不过，我还认为：中国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电脑代替了手写，那以后中国的汉字不就消失殆尽了么？珠算，作为数学来讲，在近几年几十年，被人为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电子计算机，只有那东西才会丰富大脑，丰富自己的智慧。

总之，老祖宗发明的一切，都被高科技所取代，焉知是社会的进步吗？答曰：是肯定的。

我怀念旧时光，毕竟朝代已去难复还啊。

下午，接到电费通知，通知说本月应缴 72 元电费。

这钱要缴，不能拖，但现在的情况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手头又没有多余的钱，我匡算了一下，加上电风扇的八十元，应该为 152 元。

电风扇钱他不能不要的，已经给宽限了一个月啦，按他的性格，他是不可能给免的，这事自己也要自觉。

鉴于我“拾荒为还债”名风已经在外，不想再在这事上让人说三道四。

下午，江苏路小徐把衣服给送来了，我等他走后，打开一看，衣服的花色不尽如我意，其中有一件涤毛料的连衣裙，颜色我不是太喜欢。

江苏路的玲玲，因我钱不及时，她把衣服又扣下了，我也不好死要，那样

只会把事情搞糟，所以，只好忍了下来。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家中被因雨停了电，一片漆黑，端坐家中，欲写不行欲看不行，出又出不去，觉得不行。

已近正午，肚子饿得“叽里咕噜”，怎么办？没钱，没电，又下着小雨，得，揣着仅有的几元钱，去市场买馒头，屋里还有前几天拾的腊肉，还有一盆昨天做的南瓜菜。

“可以啦。”我边想边去了市场。

市场里的人很多，我和几个认识我的摊主开着玩笑，去了前边的馒头小摊，摊主是个小姑娘，一个很秀气的小姑娘，我无心和她开玩笑，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练出“仙道”，那女声，我还差的远着，一说话，就露了，所以，对她，我尽量“端着”自己都觉得无趣的是：我的姿势，分明就是一个男人的姿势！这使我很没有自信。

市场里买东西的人，都看着我。

这时我不用回头，便知道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我不在乎！

可是，我将面对一个极其标致，漂亮的女的目光人时，我却羞恶的低下头去，眼看着地面，觉得自己是个“小丑”。

“哎呀，大嫚儿，真丰满！”传来了邻摊那多嘴的女摊主的喊声，我笑着瞪了她一眼：“快卖你的货吧”我这样说。

“怎么，不买点？”她朝我扬起手中的称，说。

“要，只要你免费供应，我全要。”我笑着说。

她听了，撇了一下嘴，说“把你美得！”

我“哈哈”大笑起来，不管众人如何态度，分开人群，大步的向前走去。

回到家中，来电啦。

这腊肉已经吃了好几天啦，桌子上的菜，一盘南瓜放了一夜，竟然馊啦，我吃了一口，便放下了筷子，小霍来啦，看我在吃饭。

“吃什么”我一指：“看，菜。”

“吃这个？”他问。

“那你吃什么？”我又问。

“我出去买的现成的小菜，喝了瓶啤酒。”他说。

“行，幸福生活啊。”我说。

他没做声，坐在了旁边。

“什么事？”我问他。

“今天报上有什么新闻？日本人还打不打了？”

“打？”我摇摇头。“打不起来哟”

于是，我抓起报纸，给他读了一段今天的国际时事。

读完报，又和他聊了一会儿身边的事和国际上的新闻，他便起身回去啦。

下午，顶着濛濛细雨出工，感觉雨不但没有停歇的意思，反而愈下愈大。坚持跑完半程，路上没拾到什么，到时拾了两小袋鸡蛋，麻花。

今天是个阴霾的天气，也没挡住旅游者的脚步，前海一带，外地游客不少。路上很少有人认识我，在路过那些候车的人群时，听得有人这么说：“看，这女的真能干。”

这时，有那多嘴的就插言了：“什么，那是男的！”

“啊，男的！”于是，响起一阵惊呼之声。

我想，路边无青草，倒有多嘴的驴！你不说话，别人还能把你当哑巴卖啦么？！不过，要不让人说也不现实，嘴长在人家那里，爱怎么说让他们说去吧！

回到大院老远就看见了小崔正撑着把雨伞，站在那里，看着我回来了，上来问：“这么个天，你出去干什么？”

“哈哈，不出去闷得发慌，出去又没拾着什么，到是让雨给淋了，谢谢你！”我说。

“快点，我给你撑伞，赶紧回家，别冻着！”他说。

短短的几句话，我感到一阵发自内心的温暖。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今天下午，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在路过德县路“上海建筑实业所”门口时，那里有一看车的揶揄说，我的形象能在晚上把人吓死！我心里不觉“咯噔”一下，“咦，我吓死谁啦？”想与他“抗争”几句，心里却又想：算啦，和他说什么？，又不认识，枉自费神。今天说怪也忒怪，走在路上，遇到了不少的“白眼”或是冷嘲热讽，有些不怀好意的男青年还不时的一边起哄。

我有点沉不住气，但还是强抑了这种情绪。

我暗自觉得，现在在我的这个形象，是不怎么样，也都是为这个，网友们来的少了或根本就不想和我进行“沟通”。

江苏路12号的小徐的一番话，使我想了一下午，真的，或许找个活儿干要比这强，他说：干扫院保洁工，每月拿一千多而且还给投保，“何乐而不为？”他劝我走出“阴影”，真正的“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面对这些话语，我费了思量：与其这样不阴不阳，倒不如真正的见了“太阳”。我心里很乱，找不着人商量……

实际上，我现在入不敷出的经济现状，很大程度上就是“栽”在女妆上。

但是，我还是不想这么干，那么我的“面子”呢？又有谁来保证以后不会受到监视？

我不后悔！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小白又生产啦，它产下了4只小猫崽，“若要活成的话，又将四张嘴”我想。

上午七点四十出的门，秋高气爽，又是个好天，在寿张路，拾了两大袋熟鸡蛋，在云南路，拾了一袋油饼，昨天拾的油酥火烧还没吃完呢。

我还拾了一本《故事会》合成本的，这是人家看完扔了的，拾了两捆空酒瓶，（啤酒瓶）……

今天是“七夕”，在市南区，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陌生朋友给的两件连衣裙，因太破而不得弃之一边。

这一段生活，主要是靠吃从垃圾堆里拾来的食物。

中午，吃完饭后，睡了个午觉，这时，小崔来叫我，说他拾来一些碎木柴，让我去拿，在拿这些柴禾时，遇上了前来这里看旧房的大娘，她问我：“房子没事吧？”

“房子有什么事？谁也拾不走。”我说。

“看，这妮子，说话就这样，你大娘问问你，还不行？”她笑着说。

“得，大娘，真的，您老不用太操心啦，没人动。”我笑笑，说。

聊起我的生活时，我说，我拾了两袋鸡蛋时，大娘说：“可不能随便吃啊，我那边有个人也是拾了几个熟鸡蛋，结果中毒了，上医院也没救过来，毒死啦。”

“是吗？”我觉得事起严重，后果也严重，不过，转念又一想：也未必会被我遇上，再说，这么吃也吃了十几个啦，也没有什么事。

于是，我释然的一笑，说：“没事，我是抗造性的。”

“再抗造也不行，人，是肉长的，死了没有第二次。”大娘说。

“也是。”我说

“往后可注意了，轻易不要捡着吃。”她加重了语气。

可是，依我目前之生活状况，这可能是我生活中必要的一种生活状态，否则，还谈什么生存呢？我已经这样做了，并没觉得有什么大碍，因为我离不了。我也清楚，凡是在垃圾堆里的食物，再好，也是被污染过的，这不可避免的也是事实，可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去想，吃饱了肚子，比什么都好。

说垃圾，人人作呕，我也是，因为我也是个人，是人都想吃好的。

山珍海味，奇肴珍馐，我何尝不想吃？可是，钱，钱又在哪儿？

有人捡到一万，悉数上缴或物归原主，恐怕我做不到，我做梦都想有一天，我也会拾到一笔不小的数字，这不过是在“痴人说梦而已”。

它丝毫改变不了我的命运！

今天下午，小翟他花了一百元买了台缝纫机，“蜜蜂”牌的，是青岛本地产品，只不过这玩意儿已经过时，有谁还会缝缝补补？我这样想，当然有许多不对之处，现在，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啦，又有谁再去为破衣服而劳神费力。这还是一个戏言。



人生离不开钱，钱，能通神，能载万物，但也能杀人不见血！它是可以使一个人为此而身败名裂，也能使一个人光宗耀祖，添香门楣，成一事者而得天下，败事者尸殍旷野而无闻也！现实很残酷，人生很冷漠。

周克华，不是抢劫了十几万么，有什么用？又有谁能去拿这些钱，赔上自己的一条命？这世上没有傻瓜蛋，有的是蠢才蠢贼，没有“劫富济贫”这个词汇再在中间发出幽光，因为这个社会，人人都在努力，没有人会去选择达不到的捷径。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时间在漫长的煎熬中度过，转眼，明天就是开支日子，这无疑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兴奋之余，冷静下来，还有些事需要对付需要自己去做，否则就会得到唾骂甚至会“引火烧身”！你想：欠人家的不还，人家能算完么？一来二去你怎么再在人前混，再说，这样的日子将是持久的，要打“持久战”。我现在处于前无援兵，后无粮草的境地，每走一步即如履薄冰般的小心翼翼。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藏家，是一大户人家，家族庞大，据说到他祖爷爷那一辈儿家也颇宏……藏广宗，是藏家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大的，弟兄姊妹8个，对他家的历史我不是太了解，只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过，一起上过学，他家和我们家关系尚好，两家老人之间经常串门聊天，难得包饺子，都请她或他到家做客、吃饺子。

那个年代吃顿饺子那是多么的奢侈的饭。那时我们主要是以吃粗粮为主，国家供给制，每人每日都有定量，到粮店购粮有粮证，每月都发粮票和油票，那是一个凭票的年代。

我是五六年生人，从记事那天起家里就吃苞米面做的饼子，地瓜面做的肉包，母亲时常给我们调剂着伙食，我记得有一次，在吃高粱面做的粥时，我们全家喝了以后，大便解不出来！不知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都这样，

吃了高粱面都消化不好。

后来，也就不吃它了。

听听我们吃地瓜蔓，那时条件很艰苦，但我们挺过来啦。

……

现在的人娇气，碰着冗头啦；凡是在生活中遇到的琐碎事，都会诉苦、抱怨，甚至还有的轻生，甚至在遇到挫折时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自己咬咬牙，过去也就没事了，可是，有人偏要张扬出去，仿似不这样，心有不甘之虞，大可不必。

人，生下来就是受苦的，不是来享乐的。

今天，是星期天，破例，休息一上午。

豆瓣酱，麻酱甜酱，花生酱，麻汁酱。前天，这些酱弄了四、五桶，自己弄来也发愁啦，自己根本吃不了这么多，送人，送谁？现在不是60年代，说实话，现在的人太娇气，别再怀疑这怀疑那！我是受不了。

下午，天阴了下来，断断续续的下起了小阵雨。

在沂南路，服装店的女店主给了我一些空鞋盒，她笑着说：“越来越漂亮了，18岁少女。”

我笑了说：“你也越漂亮的，不过，我还差老大一截！”开了几句玩笑，刚骑上车，到了天津大药房门口，雨，下大啦，车装到药房门口避雨。

这时，跑过几位姑娘，也是进来避雨，我挪挪身子，她站在我旁边，谁也没看见谁，就这么站着，稍后，雨不下了，我俩各自跑开了。

在朝城路看着小翟，便问他：“麻汁酱一般都怎么吃法？”

她说：“你有麻汁酱？”

我说：“有，大半桶，你要吗？”

她说：“麻汁酱拌凉菜不错，明天我上你家，倒点给我。”

我说：“可以。几点过去？哎，对了，你去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在家等你。”

她说：“上午。”

不过，一会儿，她又改口说：“下午。”

我说：“不管你什么时候，给我电话，最好别半夜来。”

我的话，引起了她的一阵笑声。她半正经半开玩笑的说：“不过，在你那里睡觉也不错。”

我笑着说：“欢迎。不过，一宿贰元。”

崔来电话，催我回来，我没问他干什么，但我知道，一定是斧子弄好啦，二十元钱，没白费。果然，他给我烧好铁柄的斧子，说：“你那饮料瓶就那么100啦。”言下之意，抵斧子的费用啦。

抵斧子的费用啦。

我和他开了几句玩笑。心里暗想：要不是上午我说的几句话，你能干吗？

看来，有时，话到位事业挺好办。

我笑着说：“我也没指望钱找到我手。”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欠我钱的老张和老马一样，“销声匿迹”啦，老马是因为酗酒而猝死在大街上，他也是借我钱不还的人之一；老张，太可恶！当面说十天还钱，可到现在人迹皆无，有句话说：狡兔三窟。兔子很狡猾！我发誓：若要再看见他，一定不能心软！上次就是听了他的“花言巧语”自己才上当的。

三个月的时间，他连电话也不来，钱也不还，十足的“赖皮张三。”

有人说他：有钱就找小姐玩。玩完之后，因付费发生争执，被小姐一气之下，扒光了他的身子，一丝不挂的“绑”了好几天。……说得有鼻子有眼，我想：这样的人就该这么治他！

太阳出来啦，天气又变得又闷又热。

今天，拾了不少铅笔，有的还没用。回想一下，我自拾荒以来，就这些文具就拾了不少，这就叫“资源浪费”。

铅笔，尺子，圆规，橡皮，圆珠笔，中性笔也有的拾。

贫困山区的孩子，没有铅笔，他们用拾来的铅笔头写字和用小棍在地上画字，而我们的这些城市里的孩子，都在浪费，想一下，城市里的孩子和农村里的孩子，都一样，都要接受教育，教育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学校，

爱集体，他们受这样的教育，但还是在浪费，他们也许觉着“无所谓”，一支或几支笔不用了完全可以扔掉！但是他们没有想贫困（山）地区的孩子们，由于经济条件受限，买不起笔的难处，完全可以把这些“资源”捐出去，使它们有“用武”之地，这样做，何乐而不为？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这两天，我头特别痛，我怕极了，如再因此得上病。想去看医生无奈没有钱，只得放弃。并不是我不在乎，实在是经济太糟糕了。

今天，我染了发，但效果并不怎么好。

前天，拾了几包“染发剂”，通过上面印的字体，知是韩国货，但字我却一个不认识，但在下角的一行中文，使我知道了它的用途，“染发用”的。我自语着，看到袋面上印着一位漂亮美女的头像，我便打开了包装。

里面分了几十小包，打开小袋，里面有些末状颗粒，散发着一股类似中药的味道，“就是她。”我按照说明书的说明，倒一点，用温水调成了糊糊状，十分钟之后，我使用手往头发上抹（当然这是在洗完头之后进行的。）

抹上后又等了二十分钟，用清水又洗了一遍，下来的工作是黄色的，抹干头发，对着镜子照了照效果并不十分令我满意。

“没有人帮忙，就是不行。”我看镜子里的，我自言自语着。

“凑合吧。”于是我又有了信心和满足感。

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

昨天晚上，可能是后半夜，痔又痛了起来，翻身坐起，约三分钟后，淌血水了，摸一手黏糊糊的，我对自己开了个玩笑：来月经了！我赶紧找来布，擦去血，又找来准备好的卫生巾，敷了上去。痛！我想：坏了，可能让我抓破啦，血不多，一会，就止住了。

我静静躺在床上，任凭疼痛自行消失，我关掉电灯，闭上眼，想让自己睡去，这时的我没了睡意，感到特兴奋，心里想：我要是个女的该多好，可现在我不是，充其量是个“假品牌”。

我又想起了那恼人的电话，怎么办？自己真是“山穷水尽”了，和赵的通话，使我又看到了工作的希望。

痛！

下边还是有些难受，我在床上翻起了“筋斗”，这时我想去医院，“谁给你买单？”“你就敢保证现在的医院真的不收钱也看病？”思索了再三，“算啦，能挺就挺过去吧。”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着·····

早上，洗了下身，换了卫生巾，不疼啦，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女的有鸡吧么？”我想起了有人曾经这样说，我就想一剪刀把它剪去，可又下不去手！

变性，想了十一年，年年落空，但我即使这样，也不想恢复男性。我说过，讨厌男性，喊过“女人万岁”，没有用，一厢情愿罢了！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还有三天（录制山东台节目）。

这次去，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和形象出现？自己很难做出一个选择：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女装。因为你是青岛的大喜哥或大喜姐，在青岛乃至全省有名之人物；一种声音是：男装，穿上男装意味着女装时代的结束；承认自己的失败，因此也承认自己本来就是男性，纯爷们。

原因在：不要让人觉得失望，但自己目前做不到。

这几天，自己心神不定，说不上什么原因，也想去也想不去。去的原因是想在这次活动中，拿到更多的好处，当然，钱是主要之诱因。不去的原因：是自己不想再“出名”啦，没意思。也是因为在服饰上很难做出一个抉择，是女装还是男装，至今犹豫不定。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开了钱，等于没开。

为什么这么说？

上午，十点，我们去了广西路银行。

厅内人不多，我是 53 号，我取了号牌，坐在长椅上，静等叫号。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在一直注视着我，我打开了报纸边看边眼角的余光看她的反应，一切如常。

还有二十分钟，开始叫号了，轮到了我，5 号窗口，接待我的是一位小伙子，他很客气。

“480 元。”他说。

“哎呀，多不了。”我叹了一口气，说。

拿了钱，走去肉店，一问“嗬！这个月吃肉，超支严重，共有了 225 元的费用。我把心一横，牙一咬，还！

还剩 200 余元，付了 150 元的报费，还了昨借的 10 元，一切交接完毕，又去市场，把欠了两个月的 50 元鸡肝账，还了，忽然，想起还有话费，便又去“移动通信”交了 50 元话费。

现在，我又一无所有了。

上午，路经办事处时，看到有部队的大卡车停在了办事处门口，有人在往下卸货，小韩站在那里，和他打招呼，他却不理，我是热脸去蹭了冷屁股——自讨没趣！

看着这一车货，我知道这是过十月一和中秋节的，可能是给低保的。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院里住着一位“乞婆”，说她是“乞婆”又不是，因为据说她有每月一千余元的退休金，可谁又说得清她的身世和原因呢？她的家庭，她有儿女吗？她家到底还有什么亲戚？不，什么也没有。现在，她露宿于街头，置身于垃圾堆中，每天看到她那苍老的面容和那枯槁如羸的身子，不由得我不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我今天问了她，问她为什么不回家？每天在街头露宿，刮风下雨怎么办？万一有病怎么办？她说她眼现在不好，看不见，有人要把她的东西扔了……我想再问下去，她又不肯说啦，倚在墙边，我看到她身边堆满了拾来的破烂，

我摇头叹息：“真是可怜！”但有人说她不值得可怜，因为她不知怎么搞的，就是命运堪舛！

我曾经觉得，我就够可怜的，可还有比我更可怜的人。但是好像又比不得她，她怎么说也有份不菲的收入，可我呢，有吗？

她没人管，任凭生命在苍衰之际变尽风雨凄苦，我想起了有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她之间，同命相怜吗？

一只航船，在触难的那一刻，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竭尽全力，活下来，活下来，就有一切，就是幸福。

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她还睡在一堆破棉絮中，在夜风里，蜷缩着，满头的白发，使我不忍再看下去！

真的，我不知道她的一切，只是凭感觉，为什么，这个世道，就没人出来管一下呢？就算是文明和谐，面对这样的一位老人，我们怎能又束手无策！我不想说的更多，因为她的现在，无疑就是我的将来，可能我比她更加惨不忍睹。

老人在街上又睡了一宿，其状可惨也！它怎么就没人问呢！谁家都有老人，如果是自己的亲人，又当何如？

她仰卧在冰凉的水泥汀路面上，任凭早上的寒气侵袭着身体，那样的坦然与无助，我看着她，不由得潸然泪下，我也在马路上睡过，那是〇三年，自己从莱西水集骑自行车回青岛，走到城阳时，天色已暗，自己停下了车，茫然四顾，夜色昏暗中，几盏路灯发出昏暗的光，不知此时时几点了，反正，肚子“咕咕”直叫，“有四个小时没吃东西啦。”旁边就有个饭店，可自己身无分文，如何吃饭，于是，想起了垃圾桶，于是，在垃圾桶里开始找食物。天无绝人之路，终于在垃圾桶里拾了几只剩包子，吃完包子，自己又找了一无人处，和衣躺在湿漉漉的地上，睡了一夜，其实中，还有几个人过来问我是“哪里人？”后来，就干脆没人问啦。独自一个人，躺在夜里，数着天上的星斗，不觉进入了梦乡……

所以，我知道露宿街头是一种什么滋味。人在这时才想起家的重要……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节日前夕的青岛，到处洋溢着喜气，祥和，我则不然，我是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徘徊，彷徨，郁闷和纠结始终缠绕着我。

眼瞅着双节来临，我的经济陷入了绝境，今年这个节恐怕再盼有谁来“援助”，只能是“望洋兴叹”。

办事处宣称今年不会再发福利啦，并说明了前段时间发的礼品就取代了过节的礼品。

我听了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我还想着这一天的到来。

前天，办事处格外开恩，给了我两盒月饼，除此之外，便是沉默的过着自己的日子。

今天上午，拾了两条大鱼，算是上天对我的照顾。

从外边回来，打开自己的家门，此时，我真的想哭，但始终没有哭出来，因为我要坚强的面对每一天，面对着这一种凄苦无助的每一个日子，也许以后会好……

走在路上，我微笑着对每一个和我打招呼的人，不管是陌生和熟识，对他们的讥讽调侃，自己也只能听而为之，不管是“大喜女”还是“大喜阿姨”，这个名字，已经不胫而走，不管我是否接受，但自己还是接受啦，因为“这是大喜哥”更多地使这种称谓，似乎比较随和和随便，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毫无顾虑的这样叫。

此时，什么“个人隐私”，“人格的尊严”，统统的不复存在，对于我可能是一种轻视和污辱”，但他们这样做了，我没法抗议！因为我实施了这一举动：男扮女装，可是有那么一些人就是看不惯，我又怎能奈何得了呢？对他们的轻佻的语言只有听之任之，……

过节啦，还有两天吧，发泄出来，总比埋在心里好。

我想，假如我真是一个“精神病”又当如何？是否我会被贬谪到另一个世界……在“大喜哥”的名称下，我忘了自己的姓氏，以为“大喜”代表了我的另一个人生符号。

望洋兴叹之二，是我为借钱的事，无意中得罪了一个人，事后，我向他道歉，但对方却挂了我的电话，我陷入了另一种沉思：难道我又走进了死胡同？

校友 = 心理疏导专家，多么诱人的称号，我对他敞开了心扉，讲了一个我的故事，我不愿讲，但我想到的是“诚实地对待”每一个来访者，但我错啦，我没想到，在我想得到他的帮助时，他拒绝啦，这也是我的错误之一，我就没有从长远地看问题，以致陷入了另一种尴尬和无奈。

真的，我非常后悔当时的举动！

当然，山东电视台——济南之行也取消啦。

我办了一个账号，但长期以来，一直默默地躺在抽屉里，没有人往上面“挪一分钱”，我苦笑无语！

年初，网友小赵让我去办一张“银行卡”，我筹虑再三，还是办了，但办了又能如何呢，那天，银行问及这事，我苦笑了一下，“没有用的。”我叹息到。若有人要援助我的话，他会通过短信告知的。

我想会是这样。

下午，报摊小李把他们存的一箱旧杂志都带给了我，还有一包褥子和一件衣服。

前些天，他们还给了我他们用地瓜面包的菜包，说起这地瓜面大包，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粮食按定量供应，母亲也总是每顿饭调剂着给我们吃，有一次，因为吃地瓜面大包，我那时小，不懂事，有些挑食，吃大包时，把肉馅抠出来吃掉，而把皮扔进了小抽屉里，因为怕被妈妈发现，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母亲把我好一顿揍，从那时起，我就再没扔过皮。

记得妈妈曾说：浪费粮食是对农民伯伯的不尊重。长大了以后，深知，农民兄弟脸朝黄土背朝天，每一粒粮食都渗透着他们的汗水。

我今年 56 岁，一晃五十多个春秋，现在，想念过去的那段日子，真想再次的回到母亲的怀抱，听妈妈讲故事……

现在，生活好啦，但不能忘记过去，列宁说过：忘记过去，等于背叛。抚今追昔，过去的那段日子，总是令人难以忘怀。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院里的那个老者，在我路过他家门口时，他叫住我，说：“姑娘，我不叫你小伙子，叫你姑娘，麻烦你点事。”

我问：“大爷，什么事？”

他指着门口放着的一个垃圾桶，对我笑着说，“帮我把它倒了吧。”

我答应一声，替他把垃圾倒掉了。

这事被卖海鲜的女摊主看见了，说我“学雷锋。”

我笑笑，说：“这谈不上，邻居之间，帮帮忙而已。”

我可没多想什么，他就是上次给我毛毯的那主人。

我每次从外边回来，总是有意无意的朝门口看，因为那里躺着一位花甲老人，看着她那白发在风声中摇曳……，唉，谁家没有老人呢？

老人仍躺在那破旧棉絮里，她就这么地躺着，是活着，还是死了，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注意到她，因为她太普通了，这院里的人没有一个人同情她。

今天是八月十五，我想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些，可是，什么才是最漂亮呢？

看看我那衣服，没有一件是最好看的。

昨天拾了几件婚纱，但都被人为地破坏了，只能当“纱丽”披在肩上，也只有这样，才显出一份自己满意的漂亮。

没有了那份心情，虚幻的梦想并不能代表什么，而实际上的困顿、困惑使我又陷入了另一种纠结。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但我呢？由于家庭的衍变，贫困、潦倒又使我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网友还会来吗？想再重现过去的那段日子么？大喜，这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但又能改变什么？

什么也没有改变，因为中山路办事处并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我也没必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今年这个“双节”，什么也没有，想在这一天吃饺子，也成了泡影。

没有钱，什么也办不到，真的，昨天我对她们说：别看你们现在涨了工资，有了每月几千甚至几万元的收入，但物价又使你不能不去“穷于应付”，因为所有的大事，包括婚丧嫁娶，这可是一笔昂贵的开支。

都说现在衍生了一批“啃老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付出，远远地超过他们所需要的，而他们的那份工资收入又远远不能支撑他们的“高额消费”，例如：一场婚宴，就要花去你的全部，但这还不要一定能够。这就是“啃老”的来历和原因。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

岂是说了这些，便说明了问题所在，不！在我“八年抗战”期间，就是吃的垃圾食品，说来你也可能不相信，但是，我就是这些扔掉的食品，养好了我，续及了我的生命。

没有人可怜我的遭遇，自己可怜自己，这是一个悲剧。在有限的生命里，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曾几何时，我也胸怀远大抱负，但一个个的如同肥皂泡般的破灭了，自己无力东山再起，只有“认命！”

幸福，只有那些衣食无忧的人，而我，则永远地过着贫困如常地日子。幸福不属于我。

我不知该怎么说，真的，前边的话可能有些过激，但是，处在目前这么一个困难的处境，我该怎么办呢？

有人说：你换了男装会好些，起码生活有了指望。但我不这么想，因为来自人们的偏见和嘲弄会比原来会来得更猛。我了解自己和这个社会，我又能干什么呢？

我喜欢女装由来已久，所以，我不会换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又会是一个什么角色呢？

生命很可贵，所以，在我的生命里，任何的一件事都要学会忍耐！

上午，在平度路，我正在看一袋大米，有人扔了一袋敞口的大米，我打开看看里面有无异物或虫子，这时，走来一女士领着一小男孩，只听她说了句：

“吓人不，你不听话，把你给他。”她在吓唬孩子，这孩子大约在五、六岁，小男孩。

我听得清清楚楚，尽管她声很小。

我说话啦：“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我怎么着你了，亏你说得出口！”她被我一番抢白，顿时卡了壳，我余怒未消，斥责她“欠教育”

这是无能的表现之一，用别人的缺陷吓唬或教育孩子，这只能是他能力所能做的事。因为她不会，也不想去正面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人，不配做母亲。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日

赊了一棵白菜，摊主是个妇女，她称了一下，告诉我：“7元。”

嗨！七元！

我牙一咬，说：“要啦，只不过要让你帮一下了，怎么说，我没钱，这钱得我卖了货再给你。”

由于我经常去她那里买菜，相互也都认识，也是我比较讲信用，这样，他才没有过分的为难我，见她同意了，我才抱着这棵大白菜回来。

昨天晚上，临做饭时，为晚上的饭我筹思再三，最后下定决心，去市场上碰碰运气。

在经过卖鱼的摊前时，殷勤的女摊主让我秤条鱼吃，我笑着谢过了她。

今天，结婚的车队不少。

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祝他们好运连连。

早上，早市收摊，浙江路交通挺乱。这时，有一位妇女叫住了我，笑着对我说：“你若是个女的，比现在还漂亮。想不想变性？”

她问到了我的伤心处，我为这事不知哭了多少回，但又有什么用？电视报主编倒是帮我沟通了，但对方不干啦。原因不详。

变性我从一开始就想，想了近四十年，有人说我是“二异子”，“病态”。

前几年，曾有人想给我完成夙愿，但最终也没完成，我想这主要是卡在经济条件上，若条件允许，变性，是不成问题的。

我在“饮鸩止渴”似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过节还干？”有不少人问。

我淡淡的一笑，说：“过节，就不吃饭啦？”

那人也笑啦，说：“出去玩玩，别光干。”

我笑着说：“玩，目前不是我的专利，谁不想玩？有经济实力，没问题，没有经济实力，玩也不开心。”

确实，假如你一贫如洗，还能玩得下去吗？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

36元钱，我是这么处理的，还掉电池钱6元，女摊主话里有话的说：“我以为你忘啦。”

我一听，起来气，这不是明摆着不信任我吗？我回了一句：“我记性还没那么坏！”我想：我若不给你，你还不骂死我呀！还余下三十元，又去还了借的二十元，还有十元钱。

还钱是本能。不能也不取“过河拆桥”，关系（系）到以后的事还好办。我想起有人说“红包”的事，我就琢磨，说这话的人是何居心？

这钱的出处又在哪个人手中？

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

早上，当我骑到了广西路安徽路口时，为躲避一帮旅游的男女，猛踩刹车，只听“咔嚓”一声，好似链子撻啦，车子猛地往前窜，我一看事不好，单腿强行拖地，车子倒了，正好倒在一辆公交车前身的右侧，好悬！幸亏当时都在等红绿灯，没酿成大事，事后，我感到了后怕！

后轮轮毂有半年多没修啦，估计内里零部件由于长期的磨损出了问题，否则不会这样。

思考了半天，决定修理，车子在我手里，不能留下隐患，那样会贻害无穷！给林师傅，约好了修车时间。

在刚才的那一瞬间，有一只男人的手帮助了我，才没使我摔倒在地。

我感谢那人！真的，好人！

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

生活应该向谁诉说，幸福的指数又是什么？

不知道！不知道。很多的无奈，一个人独撑着！在我的后半生，应该怎么写应该怎么做，才是一个人最终的选择。

我喜欢女装，作为男人，是一种悲哀，是一种变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改变了人们对我的所有看法……

我不想往下在说什么，只有一个字：难！

二零一二年十月六日

一个家长，把孩子写的毛笔的纸给扒啦，在我走到垃圾箱前时，发现她正在逐个箱看着，我颇费解：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在找什么呢？我忍不住问她：“请问，你在找什么呢？”

“孩子写的毛笔字。”她告诉我。

“怎么会扔掉呢？”我忍不住的又问她。

“唉，没注意呗。”她叹了一口气。

“在哪一个箱子里，还有印象吗？”我问。

“没有。”她摇摇头。

“没有一点线索？”我说。

“不是我扔的。”她说。

“什么样的纸，是作业本吗？我说的是临摹楷字本。”我又问。

“不是。是普通的一张纸。”她说。

“别急，我帮你找找看。”我说。

“那谢谢啦。”她说。

她又用手去扒拉，我阻止了她：“别动，挺脏的。”

我给她扒了好几个（实际上，一共八只箱子），却什么也没找见。

我对她说：“对不起，我也没给你找着。”

“算啦，不找啦。”她说。

见她这样，我再心里为她着急，也不免埋怨她的粗心。

给小猫拾了袋鱼头，回来煮了，它们吃。

一大早，崔就开车走了。

出去的早，经过沂水路时，看见早市上了马路两侧，给交通带来隐患和不便。

节日的八天长假，明天是最后一天。

办事处今天是到书记值班，我去提水时，他给开的门。

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互相开了几句玩笑话。

一对华侨夫妇，在平度路拦住了我，自恃他们是“华侨”。他说：“你是名人，在美国，都能看到你的事迹。”

我“哦”了一声，有点惊讶，心想：我的事居然出国啦。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下午，有点烦，关键是心绪不好，不知道为什么。

二零一二年十月七日

昨下午，近四点时，来了两女一男，女的自称：过去曾在我这间屋住过。

我不解其意，后来她们之间又说了句什么，然后，她们就走啦。

“她是这间屋的主人？”我想。

这几个人，我从来不知道，突然地今天就过来说这房子是她们的。也许今天不会有什么，但不保证后来会发生什么。

身上没有钱买肉，又得赊账，但我过去时，由于是星期天，肉店早已打烊。没办法，又去了鸡肝店，向那里的老板赊了10元钱的鸡肝。

我是戴着花出去的，很放肆的一种心情，花随风舞，我觉得好飘逸，心中有个感觉：做个女孩真好。走在路上，引来不少人的目光，特别是那些姑娘们，我发觉她们在笑我，这场景又使我感到羞愧而且无力。

这种感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感受的到。

有一只讨厌的狗，总是在我经过时，撵着我狂吠不止，仿佛它也会看懂人事样，我怕它咬我，便躲着走……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你这身打扮，真漂亮。唉，你这会儿坐车不用花钱了吧？残疾人免费的。”一位老妇人这样对我说。

“可惜，我还不是残疾人。”我说。

“那你怎么不去办啊？”她说。

“不行，办过，我没有病，所以，我还算是正常人。”我说。

真的，为了想去办残疾，我舍去面子和尊严，在办事处书记领队的情况下，一同去了医院，但结果没办成。

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我都答上来了。这大概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表现，为此，我有点后悔。

我常有点黑色的诙谐说：“这是一条单行线。”光想当然不行，在医院里，尽管我穿着与别人不同，女装，但思维的空间并没混乱。

看来，我并不适合当“演员”。

生活的艰苦，经济的拮据，如同一座小山向我压来，我不想被打垮。

如同有人说我“心态好”，这些都是来自“自我调节”，由于从小受过苦，所以，自抑力和意念比较强，并没在生活中败下阵来，但在精神的空间及在与别人交往中成了一个“空缺”，我进入了另一种“自我封闭”的时代。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身上只剩下了两百多元钱，今天，再去还了肉账，基本，不，基本上是一无所有啦。

昨天，小郭给我 20 元钱，我没要他的，不是嫌少，而是根本不解决问题，二十元，仅够一天的吃喝，下边呢？下边的日子还得过，不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很难。

遇到了一帮贩假药的女骗子，她们时常在江苏路青医附近或在别处用假药坑害群众，简直太可恶啦！

但她们善打“游击战”，所以，根本不好抓她们。她们从进药，贩卖，在这过程中，还有两个男人在给她们望风或充当打手，一旦被识破，她们轻则

骂上几句，重则大打出手，她们的这种伎俩，我在当时在江苏路卖报时，曾经看见过，曾试图管点“闲事”，但被她们识破，偷着给执法部门报案，却在这时，她们却在钱得手之后，作“鸟兽散”，很难抓住她们。

我恨这帮骗子，干点什么不好，干嘛非要骗人呢？这对她们有什么益处呢？或许能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之外，道德呢？人性呢？这些对她们来说，是不管用的。

她们花言巧语，伶舌如簧，似泥鳅般地善于滑脱，伪装自己……

今天，得以碰上，恨得牙根痒痒，但又怎能怎样呢？

有一名患者的家属，她丈夫身患癌症，在住院治疗，她们听了这位患者的病情之后，便吹嘘她们的这种药如何了得，喝下去，用几个疗程就能治好病，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

“哎哟，大姐，漂亮死啦。”其中一个说。

“姐妹们，看看这位大姐，是不是漂亮？”她们齐声附和。

我不愿搭理她们，装作没听见，拿着报纸，看也不看她们，径自离去。

身后，有人笑我，有人说我不懂礼貌，架子大，等等。

唉，她 / 他们哪里知道其中的缘由呢？

我不知道她们又要去哪里行骗；或许刚刚行骗得手，看看她们一个个意得志满的样子，我想：这就是社会，这也是一帮社会痞子。

今天，经过多少次的考虑，终于狠下决心，削减报纸的经费开支，由原来的三份减成一份，仅保留了《半岛都市》，现交了二十四元，大约还欠他的账。今天，我把那本硬皮的本子送给了李哥；目的是保持关系——为的是以后好办事。

这次去，正巧，他妻子也在。

我说了我目前的经济状况，严酷的生活现实，使我不敢再“奢侈”，三份报纸的开支，现在感觉有点头沉。

今上午去沂水路的肉铺结算，账目下来，207元！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没有二话：交！

和女老板聊起来，他提议让我去办“残疾证”，“还能有个补贴吧。”

我苦逼地摇摇头，告诉她，曾经去办过，但没办成。关键是查体没查出啥毛病！她要我装。我说，装，装了十年啦，可还不够格。

下午，正想出门，走到院中，却发现后院一妇女领着一个老太太向我住的这边走了过来，我见状，上前主动的问：“大姐，有事？”

“没事，过来看看。”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指着墙上的水管问我：“这是谁装的？”

“什么？”我问。

“墙上拉的胶皮水管。”她说

“今年夏天，一个青年装的。”我告诉她。

我不知道她们问这个事的目的，至于这根水管在铺设期间，小崔帮着干的，我并不认识这位青年。

傍晚的时候，我又被那男精神病患者强姦啦，他进来时，我正在写日记，他上前粗暴的把我绑了起来，并强行进行亲吻，并说：“美人儿，让我亲亲。”尽管他吐字不清，但我还是听出了他的意思，我奋力挣扎，终因绑得太紧，我动弹不得被他压在身下，他很有力，我试了几次，都未成功。

耳环被拉掉了，一阵疼痛使我差点昏厥过去。

衣服扣子掉了两颗，他这时又用丝带把我的嘴勒住，使我无法喊叫，在他起身换气的时候，我挣脱了束缚，掏出手机，报警求助。

在这时候，我看见了小崔，便叫他过来帮忙，但他来以后，仍不见效，他躺在地上，两手乱舞着，口里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我让他起来，他不起来，气得我抄起一根木棒，试图吓唬她，这时，110来了。我向他们反映了事情经过，他们一看，笑啦，说：“他是个神经病，你和他计较什么，真是的！撵走就是啦，还打什么110！”那警员说。

我说我一个人治不了他，他很有劲，我不是他的个儿。

后来，在110的“震慑下”，他自己站起来，走出门来，并自己走掉。

临走，还要来亲我，口里喊着“阿姨，漂亮！”

唉，我真他给治住了。

外边看热闹的很多，他们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纷纷笑我“太像啦。”

像什么？

我不这么认为。

上会儿发生过这么一次，也是他所为，所以，我心里挺窝囊，若是遇上好人，该多好啊！

晚饭时分，我出去买饭时，还听见有人在议论着。

他们又有了谈资。

门口开了间超市，专营小百货并兼手机充值，当我走进去，欲给手机充值时，被告知，“目前还没办好，充值得下个月。”

走出门去，心想：这里即将被拆迁，你们在这开门面，还能干得长吗？

回到大院，听见彭刚的胖老婆指着门口的“告示”说：“又是在忽悠，别信那一套。”我不禁在心中暗忖：这个院的人让这个事给忽悠得够惨啦。

谁又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五十元钱：在包里静静地躺着，不敢花，时刻想着要给手机充值用。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我想象着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难道像我一样，被一个“精神病”人惦记？太悲剧了，世上没有这样的，做个女人不容易，真的！

当我被绑起来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想到会被他勒死；想到会被他强暴；自己纵然不甘心。

他提出要我“嫁给他”时，我真的哭笑不得！

他身上有一股臭味，就像是“腋臭”，令我窒息，所以，我拼命地摆脱他的控制。最后，我选择了报警，但他也挺知趣，在警方到来时，他竟乖乖地走开。

这件事，可能明天就回被传开，成为人们的笑柄。

今天，是星期天。

我不知这一天该如何度过。

自昨天发生的那件事后，我想了一夜，不如我就委身嫁给他，又当如何？那会成为岛城的头号新闻，大喜姐（哥）嫁给了一个残疾人，而且两人又

都是同一性别——男性，以后是否会“开花结果”？

低头看看自己的一身女装，从头到脚，又有哪一点不似女人呢？

脖子上的纱巾，花朵，随风飘舞，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神仙般的梦幻世界”，当我披着婚纱，走进这幻觉般的天堂时，感到自己心醉了……

但现实并不是这样，没有人会喜欢我，更没有人会这样的，放肆的去爱我，毕竟我是“同性别”的一份子。

同性恋结婚，有过先例，但又怎样，事实证明，这样做，并不会长久，因为从伦理、道德层面上讲，它都是短命的。

昨天，我没想到，也使我措手不及，我不知该怎么解决，无奈，我打了110。

他走了，只是暂时的，说不定哪天还会再来，因为他是脑瘫儿，神经质地预见，将来他的寿命不会长。

戴上了花环，不想让它解下来，但又怎样？别人会怎么看？

若我不戴，又不是我的个性，喜欢披红着秀的我，还是戴上了，对着镜子，照个不够，“臭美！”我对自己说。

只有这样，我才感到是一个女孩儿。

早上，打扮停当，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心忖：这才象一个真正的女孩儿呀。心旌激漾，仿佛看到了男人在向我求爱，我笑啦，……

知道这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

盛妆的我，走到河南路，恰路边停着一辆大面包车，我也停下了，因为这有一个垃圾点，就在这时，突然，车窗里伸出不少女性的脸，朝我“哈哈”大笑，我想：她们这是在笑我呢，怕吗？我愿意！

拾了很多的奶，没过期，但不知什么原因扔掉了，还有苹果、蛋糕、麻花等食物……

正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才不至于饿肚子，因为指着那点钱，不足以说明什么，大项的花费实不堪当此重任，只能委屈求一饱。

回来时，在家做饭，这时小郭来了，这次，他没进屋，就在院子里，他向我汇报”了事情的进展情况。

他说，事办得差不离儿了，他也打听到，摆地摊不收摊位费，随便摆。我听了说：“那更好。不过，你打算上哪种项目呢？”

他说：“衣服，卖衣服。”

我说：“卖衣服成本大，万一卖不出去，还要占着资金。这些，你考虑了吗？”

再说，现在，卖服装的又挺多，你能一下子站住脚吗？”

他说，他还是准备上两个项目，肉串也要搞。

我问他：“人手够吗？”

他说：“现找。”

我想了一下，说：“不简单，你这刚创业，资金够吗？”

干买卖要有周转资金，况雇工人要付工资，这些怎么解决？另外，房子和人，住哪儿？他说，房子租吧，打听了，480元/平方米。先租半年。

他还问我，能不能帮他看摊？我说没问题。

他说要我换装，我觉得没必要。

深秋的夜，下雨啦，在这秋风寒雨中，一个老妇人孤独地躺在冰凉的马路上，惨淡的路灯下，照着她那灰白的鬓发和那苍衰的面庞，她如同一具死人般的在这风雨中，是那么地无助和凄惨。

她——就是这个院的老人，一个孤苦无依的人，也许，她有人照顾而故意做出这惨状？谁不愿有一个温暖的家。

我不愿多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来到了月底，经济已衰退到了谷底。

摆在我面前的，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不归路？我理想社会的不公平，也理想过造物主的吝啬，为什么我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为什么我天生就是要受苦受难的人？

谁来拯救我的灵魂？

我在苦海中行舟，在怒涛声中寻找安息；在哀叹中度过那耐得住寂寞的48小时……

一切对我又太陌生了，我不懂电脑的操作，不懂现代科技的普及和应用，思想固有的保守和看不惯，总之，在我后半生中，是一种凄苦的日子。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日

清晨，下雨了。

昨天晚上，来了个男人，陪我睡了一夜，这个男人自称姓丁，莒县人，也是个苦出身，婚姻上几度受挫。

他对我的打扮颇感兴趣，谈着谈着，我们进了高潮，这时，他看到了那束花，主动地要求我戴上，我依他所愿，戴上了那一束花。美丽的花朵衬托着我的脸颊，飘舞的纱丽，我俩亲吻着，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各种动作。

下边开了蠕动，似小虫子般地挠动着，一丝冰凉的液体，不，它带着体温，流了出来，他趴下身子吮吸着，“啊，我终于如愿了。”他呐呐地说。

“我们不会长久。”我告诉他。

突然，我想到了钱！

应该向他要钱！于是，我说话啦，“玩，可以，你有钱吗？”

他一听这话，抬起头来，愣了半晌，开始向外掏钱，可是，他掏出的全是零钞，有七、八元钱。

“就这些。”他说。

“算啦，到此为止，你回吧。”我淡淡地说。

“我还没玩够。”他说。

“别他妈的玩了，一分钱没有，还想办好事？”我有点火。

他见我有点不愿意，悻悻地退出门去，消失在夜色中。

床上，留下了液体的痕迹和他的七元钱。

他走了，一屁股坐在床上，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蓦地一抬头，看见墙上的表，已经指向半夜的两点，我想到，他这会儿出去，让他上哪去？再去找旅馆？或是回工地？……这时，我想把他再叫回来，但出得门来，“又上哪找人去？”

我索性回了屋，上床睡觉。

朦胧中，觉得身边有人在喘气，我睁开眼，看见他正站在我旁边。



“怎么又回来啦？”我问。

“没地方去。”他说。

“你走吧，我不能留你。”我说。

“不，我叫你一声，大姐。”看着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我的心又软了下来，说：“洗洗，睡吧。”

天刚微亮，他就走啦，这次什么没说，拿走了他留下的那七块钱。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看到报上登的一对男性“同性恋”结婚的彩色照片，此组照片登在《速谈》期刊的扉页的背面：上有两个男的，一个男的身穿婚纱牵着一个男的手，两人并肩走上了婚姻的殿堂。

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也会披上心仪已久的婚纱。

两人很浪漫，他们的婚姻得到了认可。

这可能是中国土地上的唯一一对有情人。

我渴望有这么一天。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我们自然相信科学，崇尚科学，不可能为几个“传言”所击倒。

我看，玛雅人也不过如此，她所推崇的所谓“末日”一说，完全是虚伪的，经不起科学的验证和判断。

太阳照样升起，人们照旧安详的生活，这“世界末日”的言论竟“不攻自破”。原来我还以为有如此一说，一定有它的理论出处，但是经过冷静的思考，发现它有悖于科学，是蛊惑那些不理智的人，不懂科学道理的人，利用这一天，去做些不合法的事情，例如“谣言惑众”达到他们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目的。

谣言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传谣者和相信者。在科学极度普及的当今天下，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宣传科学弘扬科学理论的目的到底够不够给力。据报载，“玛雅”人很愤怒：因为人们误解了他们的说法，而他们指的“末日”，是在这一天，旧的时论已经结束而新的一个起点又正在开始，它将带给人们新的生活。

没有电话，也没人来。我搬到这里，实在是无聊！昨天，有几个放学不回家的孩子在街上看见了我，朝我扔东西，我忍了。我不想惹事，因为我面前的是一群不懂事的孩子。

但也有一些这里的技校学生，出怪样，辱骂我是“太监”和“变态狂”。

我反击了：我说，我是大喜姐，你们可能不知道，回去上网一查，便知道啦。

今天你们骂我，我不与你们计较，希望你们学会尊重人！

他们听了“嗷嗷”乱叫，我又说他们是从牲口圈里出来的一群牲口，只会“嗷嗷”，不会讲人话！

我的这番话，震住了部分人，他们走回了自己的校园，不再乱喊乱叫。

今天，外边风大，我没有出门。

吃了饺子，过了冬至。

今天“交九”了，一九的第二天，外边寒风朔朔，我的感冒刚好，不想再折腾病了。

话费也该续啦。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给手机充上电，我开始阅读奥夫托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部前苏联的长篇小说，是描写保尔怎样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的。

这本书，我从前读过原版本，竖排本，繁体字的。那会我还小，不懂书中所描写的那些事，曾把它撕了，被母亲知道了，责骂了我。

如今，重读这本原著感到里面的内容改动了许多，加入了“打工”的字眼，过去的著作中没有这个词汇，很显然，是后来加上的。

书里有很多篇幅都与原版本不符，例如没有了保尔曾在火车站食堂受堂信欺负的章节和阿尔青回来后，对保尔说的那几句话，都被删了去……

下午，去把筐里的货卸了，又去附近给手机充了五十元钱的话费。

也许是由于天冷，偌大的水清市场，显得有些冷清。

这次出去，连充值带买菜，又花了小一百元。

下午，百无聊赖中，真的无事可做，便想起了“自办”一个“节目”，整理一下以前网上友人送的化妆品。看着这些尚没启用的化妆品，有“抚物追思”之感，想起了那段日子，差不多快一年了，我由衷的感谢并想念他们，并祝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万事顺利，身体健康。

给“信报”的年轻记者纪国亮打了电话，问他还是否记得有个“大喜哥”，他“哎哟”一声，说“你好。”我说我很冒昧，他说他最近没上班，因家里有事。

我告诉他我搬家了。告诉了他具体位置，最后，我祝他圣诞快乐。

给小翟的电话，听出来她很忙，所以，没说上几句便撂机啦。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早上洗头，卸去假发，看到镜子里的我，头髮近乎全白啦，成了“白毛女”，咳，不年轻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呀，才 56 岁，头发就白了。

无论怎样掩饰，都无法掩饰岁月留下的刻痕！

五十而知天命！

山东电视台的电话一直没来。

我彻底的失望了！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昨晚上又做梦了，梦见我站在橱窗里，身穿着洁白的婚纱，一动不动的在那空间站着，用一种微笑面对所有经过这里的每一位客人，不论他是男是女；也不论他是否欣赏，反正，我就是那么站着……

这个梦好温馨，好浪漫啊，可当我沉醉其中的时候，一泡尿憋醒了我。

四周静悄悄的，人们还在睡梦中，夜里没有月亮，我拧亮了手电：才半夜三点二十分。

破碎了，一个永远破碎了的梦，这个梦，永远不会被实现。

我很清楚。

杨白劳与黄世仁之间，根本就在这个“钱”上，你借我一石粮，一石麦子，

到秋，你就得还我两石粮和麦子。不换，就拿女儿顶账！

我拿谁顶账？

有人要我吗？没有哪一个傻瓜蛋，会这么办事。

临近年关，谁都用钱，自己也要用钱。忙乎一年了，还不得添点有用的东西，可是钱，就成了问题，杯水车薪哪，天上不掉钱，我也不能干那丧天良的勾当！

有时，好话也不能当饭吃。对方一奉承几句，就找不着家门口朝哪了，那是贱！

今天的阳光很好，可是，上哪去呢？

在这边，拾荒成了一大难题，这里，封闭小区太多，根本进不去，而马路上，又很少有垃圾桶。看来，真的要“改行”啦。

可又能去干什么呢？

肯定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一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二也是心理上的原因。

要想不干，光吃那微薄的低保金，还真不是个事，总得找点事儿干干。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触景生情，想起以往的种种，心潮跌宕起伏。

这十几年，他们的变化肯定不小，也不知是否还在人民路住，他们住的那片区是“面粉三厂宿舍”。

我很无奈，但我在媒体上露面的事，他们肯定知道。

……

我们刘家并不团结，从小我就知道，母亲骂他们是“白眼狼”，因为这个，亲戚之间，少有往来。

大哥、三哥在下乡插队时，每逢回青探亲，都在我家落脚，偶尔也回“周村路”的家，他们管我这边的老人为“二爷，二娘”。

每逢他们回来，母亲都很高兴，亲自给我们改善伙食，那个年代，国家经济困难，老百姓的生活也紧张，买东西都得凭票供应。

他们的到来，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了“年”的味道，因为他们也带来了乡下

的土特产，有鸡、鸭等平时吃不到的好吃食。那时，我还年幼，大哥总是抱着我，亲不够。

因为家族关系，母亲让我喊他们为“叔大哥”，有了这个称呼，小时候倒不觉得什么不妥，但当长大成人之后，感觉陌生了许多。

我的母亲是继母，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她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因为父亲罹病，多年卧床不起，大小便都离不开人，一日三餐总得有人喂他。父亲患的是“脑中风”，半边身子不能动弹，就这样，母亲含辛茹苦的伺候了他十八年，那时，她还年轻时，有人劝她改嫁，她不同意。可以说，母亲为了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

我身边有个小哥哥，小时我们是“对头”，长大以后，好过一段时间，但是，在95年的时候，他竟为了家务琐事，喝了农药，自杀身亡！

他死啦，父母也没啦，想，小哥活着的时候，也苦过，累过，在外边他干临时工、合同工，在药店拉过地排车……但他生性倔犟，不善言说，用母亲生前的话就是：一针扎不出血来。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好认死理。

那时，为了家里的生活，我们全家卖过冰糕，那时的冰糕，奶油的是五分一支；一般的冰糕是三分一支。

我们全家总动员，在1966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就以卖冰糕维持生计。

父亲的单位后来为了照顾我们，让我小哥哥顶替了父亲，去服装八厂上班，好高骛远的哥哥，在服装八厂干了几年之后，竟提出要调动工作！

为这事，全家人少不了说服他，劝他，但他“一根筋”，死不回头，后来，他果真调动成功了，去了位于湖岛的汽车三队干修理工。

干了两年，也安稳了两年，后来，他又以有病为由，经常旷工，不请假，厂里派人找到家里，母亲为此很是生气。

……

回忆过去是甜蜜的，但是也有不少苦湿的味道。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2012年的日历，剩下了最后的一页。

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自己由“红”变“白”，因为一场“火灾”，我被网、媒体

披露，从而我一度“红”了起来，来看我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天能接待三、四拨前来看我的人，他们带来了钱和物，更多的是带来了人间的温暖和爱心。

因此，我却活了下来，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生活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没有人再来救助了，我又白又蔫了下来。前一阵子，还在潍县路时，也曾稀稀落落地接受了“青岛电视台”的采访，什么也没给，只是给拍了不少的照片；十二月的中旬，“山东电视台”李光华又率人来青岛，找到我，说要拍我的宣传片，称可获奖金十万。

这奖额很诱人，我从未敢想过的事，他事后让我听消息，一天，两天，三天，半个也过去了，可那“天文式的数字”并未降临，而且从此便没有了下文，打过几次电话，都无人接听，后来有人接了，说要给答复的，结果，又是十天过去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啊！

朋友听说后，让我“放松心态，不要过分的去想这件事，对自己身体不好。”我想：这也太欺负人了吧，不管怎样，你那边给个态度，总是可以的吧，不能老拿我开涮，用着我了，拿过来折腾一番，事后什么也没有，你们还是国家级电视台，应该是“言而有信”吧，可归来归去，令我失望！

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

早上，气温骤降，呼啸的北风狂嚣了一夜，仿佛要把天地翻过来。

这个天气，无疑给我骑自行车带来不便。

玻璃上的窗花遮挡住了外边的视线，太阳出来时，它依然没有褪去的意思，坐在屋里，听到的是“嗖”的大风和被风刮得“瑟瑟发抖”的窗纸。

还有三天，我这是什么也没准备，因为没钱置办年货，只想“对付着，打发着这无聊的春节的来临”。它给我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压抑和痛苦。

今年绝非等同于2012年，那个年是“众网友”陪我度过的，安慰与鼓励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凡事看得多了，有时也会被一种假象所迷惑。态度是关键，每到一处，迎接我的是轻蔑和嘲讽，我时常告诫自己：挺住！不要乱了分寸。在现实生活中尤为如此！

实际上，从潍县路来到这里居住，条件是比较过去好一些，但是，为此，有很多人找不着我，和我联系不上，虽然有电话，但总得是：嫌太远，来去不方便！

老儿样才叫方便？我不理解。

真的过起了“离群索居”的日子。

昨晚上，打电话和小翟聊天，问起“年货”的事，她说，你说的那些东西基本没有。也就是说，过年的福利，她没有份。我说你不是残疾吗？她说没有。

我说，别人有，为什么你没有？

她没有说出具体原因，只能这样。

“没有一样过年”，我安慰她。

我说，过年了，没置一件新衣服，她说，她也是没买一件新衣服。

生活在欺骗着我们，我们却无能为力。

一因为，我们是弱者。

二零一三年二月八日

我觉得，老林这个人很有意思，怎么这么说呢？难道他对我的帮助不多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他的这个病—糖尿病和心脏病，大夫肯定要他注意饮食和少抽或不抽烟，确保身体健康。

他说人老了，上了年纪了，便也不管不顾啦，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他的烟量没减多少，私下里还是抽，所不同的是抽的次数有所减少。

这一是对病和身体不利。

二是因为我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也是我经常找他帮忙修自行车或经济上有过不去时，向他借过车，他也很爽快，加之我又讲信用，所以，他在这方面帮过我。

我那时在月底时给他买了一条香烟，他很高兴，但他也说：“抽你给买的香烟，良心不安啊，因为你困难。”尽管嘴上这么说，可还是收下了，要知道，我下决心买条烟并不容易啊。我的低保，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我还是觉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想我个人帮不上什么忙，给他买条烟还是做得到的。

我总感到自己能力有限，再加上我是女人（现实中的假丫头），不能这么的不讲思想。

今天，我和他通话时，他却主动地提出了这件事，反倒弄得我很被动。因为这条香烟是拾来的，质量好坏，尚不得而知，又在我处放了有半个月之久，终没打开过，因我不抽烟。

那再给他买上一条，目前来讲，确实也没那能力，这条烟，似乎有破损之处，怕他挑剔，以为我把烟撕开了，是对他的不重视。

不给吧，以后有个事情，还得求他帮忙，不想做“过河拆桥”的事。说实话，他是个好人。

虽然，他家我没去过，但他老婆我是见过的，一个胖胖的，身材比我差不了多少的女人。我们见面也不生分，也有说有笑，市场开个玩笑，所以，从我揣测上讲，他们一家人对我没有“恶意”，像一般朋友似的对待。这，我就很感激了。

玻璃上的窗花，冻得很厚，太阳还是从厚厚的窗花中射了进来。

晚上，睡得很晚，早上醒来时，已是八点半多了，忙穿衣下床，洗梳做饭，今天是腊月二十八，再有两天就是春节。

对于这个春节，我很“纠结”，没有什么准备，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只有像平常日子那样打发。

我没有亲友可走动，所以，帮我的人就少之又少，很多人又不知道我搬了家，这样一来，就很难去幻想什么啦。

人，还是现实些好。

我觉得。

今天，天气总的说，是不错的，但寒风还是有“余威”的。

早上，出门时，没有电话。

街上行人挺少，车辆也不是太多。

我只到了商河路，车，满了，沉甸甸的一车货，再挤到市南，那没那个必要，

我折了回来。

我的装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不少人在切切私议，我已经司空见惯了，不去管他 / 她们如何，走自己的路，况又没扰乱治安。

去商店买了四支笔，花了6元钱。一年下来，光买笔就得花去六、七十元钱，还不算本子。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邻居的小男孩在晾台上放小鞭，“噼里啪啦”火星乱串，我几次想提醒他注意烟火，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也想到在这时千万不能说话，本来他们对我的入住成为我的邻居稍有微词，并几次见面不说一句话，孩子更是如此，如果我这个时候不识时务的冒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恐怕会迸起更大的“火星”。

所以，还是不说为好。

我退了回来，对面小男孩在看着我，我瞥了他一眼，回屋关上了门，外边，小鞭还在响着

……

今天是除夕，明天就是春节，做什么呢？不知道，没有鱼，也没有菜，这些我都买不起。

唯一的可能，就是能吃上饺子。

昨晚上，接到潍县路的电话，说是过年要来给我拜年，放下电话，我有小难，他要来，我拿什么招待他？

很纠结，今天，各大商场都打烊啦，就是买，钱从哪里来？没有外援，日子还得自己过。

其实，小崔来，还有另外一层目的，就是要“磕头钱”，多少不拒，我这人爱面子，心软，同时，也想和他搞好关系，为的是以后他能帮我处理破烂。

可是，这一切，都需钱来铺路，没有钱，人家凭什么帮你？

看来，这是个问题。

所有的，认识的人都指望不上，老林能帮，但是，他连续住了将近一个月的医院，从他昨天说话的口气中，就能听出，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报销

得在单位啦，另外，光是看病，他也花了不少钱，将近一万多！
所以，我也无法开口。
很难！很难！！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日
春节
守岁。

除夕夜，电视里播着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这个年夜饭，本来是阖家团圆，其乐融融，举杯畅饮的欢乐时刻。可对我来说，一切犹如水流般地逝去。没有可口的菜肴，因为经济的原因，我只包了88个水饺，看着电视，听着外面的鞭炮声，心中百感交集，是呀，我这也是过年，没有儿孙的祝福和笑声，有的只是泪水默默地装在了心里。给几个比较说得上的“朋友”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向他们表达了我对他们的祝福，尤其是孙高艳，本来我不想给她拜年了，因为年前的电话，她一直没有回，事后，也没听到她的声音。她还是个孩子啊！终于，我也给她拜了年，她还是说要来看我。我含含糊糊地答应了，心想：来不来是人家的事，对此，我不抱任何奢求和幻想。至于，有朋来而不亦乐乎，只不过是一种浪漫的幻想，有谁能来呢？

小郭这厮过年也不来个电话，这使我很生气。

为什么？就因为我向他提出借钱么？况他又没借，却也竟不来看我，行呀，主意我也给他出啦，对他提出的有关“创业方面”的信息和经验之谈，也都向他交了底，他来与不来，没人强迫，只是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的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守岁到天亮，黎明时分，稍稍的眯了一觉。

这点的鞭炮声稀少，但年味还是给足了，家家的菜香诱人鼻息啊！

小崔一大早，打电话过来，说要来给我拜年，“关键时候还是老公好啊，但不管怎么说，还不嫌弃自己的妻子。”我想，但这个“妻子”与“老公”之间是加引号的。

但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慰藉。

昨天晚上，小胡给我拜了年，祝我未来更加漂亮。

林师傅来电话，叮嘱我要在节日期间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这话应该是我对他说才对啊，他比我老了一句还多，快七十岁的老人了，还惦记着我，这比什么都重要！

2012年成为了历史，新的一年已拉开了帷幕，“鞭炮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

今年这个春节，人家过节我也过节，只不过略为磕碜了许多。

炸麻花、炖肉……一切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现实告诉我必须节省开支！现在，还有一百余元的现金可以对付，如再不节省开支，难堪的不是别人，只会是我！在这也可不是向任何一个人可借得钱得，所以，对目前的状况，我是心知肚明呀。

这里离老三家有 100 里路，近是近了些，可能去吗？

兄弟阋于墙而斯乎？人囿于怒而忧乎？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盲目的踏出这一步。在我罹难时，他们选择了袖手旁观，在我“成名”时，他们视若旁鹜而无动于衷，既不出面驳斥我的某些观点和想法，而采取了“默然处之”的态度，这足以说明，他们已公开了态度，和我这个“弟弟”一刀两断！

本来，老人健在时，我们亲戚之间就隔了一层“膜”，有一种解不开的疙瘩，今天，由于我的过失和错误，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他们了还来不及呢，何来的“橄榄枝”？

“忘掉幻想，准备生活，”人，活着的每一天，就得为实际去想，去做，任何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是徒劳的。

客人来啦，我应该盛情招待，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也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什么端什么，我做了一个蒜薹，切了一根香肠，还有不多的牛肉及炸鱼，打开了一瓶久存的 50 度的“金六福”酒，也算是招待客人吧，溜了昨天剩下的饺子，我们边吃边聊，气氛很融洽和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说我今天很漂亮，我们做了那事，他叫我“老婆”，我叫他“老公”，彼此演绎着夫妻间的那些事。

我们尽情地玩。

这一刻，似乎血液停止了流动，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安逸。

终于，我们停止了“蠕动”，他笑了起来，“这是干什么。”他说。

“挺有劲啊，你，弄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整理着衣裙，说着。

“我要走啦。”他呷了一口水，说。

“好吧。”我知道留不住他。

“你做的饭很好吃。”他说。

“谢谢夸奖。”我说。

“没有好吃的，惭愧。”我说。

我们开始了亲吻。

送走了他，我觉得又失去了什么。

今天的天气不错。

他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人，在初一的日子，我感到郁闷的日子，他来啦，有些事，还用说么？

小翟来了电话，她又改了主意，主要是嫌远，不来啦。我听了说，随便吧。

除了这些之外，一切都是静止的，在春节的这一天。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一日

今天，正月初二，是“送年”的一天。

我们迎来了2013年的新春，送走了过去的2012年。

去年的今天，我正是“火”的时候，各路的网友络绎不绝，她/他们带来了这人间的温暖；而今天，则是“门可罗雀”。是啊，没有这造不出任何的新闻价值的我，被“束之高阁”的“放”在了“低隅”的一处“贫民窟”般的住处，从此无人问津，任凭我自生自灭。

今天，还能有人来吗？

今天的我，很难凭着手中的一张旧王牌而“呼风唤雨”，这条载着我的“破船”正在艰难的“逆水行舟”。好啊，男扮女装，多么漂亮，使我很难走出这“人生的另一面”有点“欲罢不能”啊。

我可以说不，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我就是女性！我要穿的不是破衣

上午，没有电话进来。

4480



烂衫，我要穿的是漂亮的衣裙，要画一个漂亮的妆容。

也可以说，我是在毁灭自己。

但是，我毁灭的是一个男儿的意志和阳刚之气，我需要的是女人的温柔和娴熟，也许我不懂这些，对男女间的种种糗事，不忍拂言而去吧，我很想去变性，从此成为一个女性。

可是不能不说的是，现实很残酷，她使我不伦不类，尽管我刻意地打扮着自己，花枝招展，有人说是“妖精”也有人说是“太监”和“人妖”，凡此种种，在我的心里，全然不在乎这些的流言蜚语，对他 / 她们的嘲笑和指责完全的充耳不闻。

过年这一天，没有人给我拜年，只有我的老公来给我拜年，并在我这吃了饭，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还需要说明什么问题？

我比常人更需要的是温暖和爱抚，可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人言可畏呀！有时候，不得不去面对！我记住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记得去年夏天，岛城的电视报记者来采访，特意给我拟了个“专题报道”这就是“别样的人生”。这就是我——这就是“大喜”；

——这就是“网名”，从未有过的事，我有了“网名”而成了“名花”。

过年了，我需要的是新衣服，可没钱买，只得“望衣而兴叹”啊！

说实在的，看见电视里女人打扮得如此漂亮，我也嫉妒和羡慕，恨不得有人也给我穿上艳丽的衣裙和饰品，我看着她们，有点“想入非非”，我知道不可能，没人欣赏我。

院里很安静，楼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今年春节，我是第一次的在家“休假”，往年春节，凡是没我什么事，我是一天也不会回家的。只是因为今年春节，有人许诺会来看我，但又不知对方什么时候来，又不敢离开，毕竟出去就是一天，而且接到电话，想也很难很快回来。

闲的至极，看看桌上的手机，它也一言不发的看着我，我不禁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天到这般时候，不会有人来啦。”

墙上的挂钟在忠实的记录着时间，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我摸着身上的花朵，对着镜子自我欣赏着，不觉感到下体有些异样，用手一摸，一股粘

粘的液体从龟头处溢了出来。

这花环是昨天晚上戴上的，戴上它，感到很舒服，呀，满头满身的五颜六色的花朵，加上飘逸的纱巾，心中不免荡漾着一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看着电视里的那些女演员们的色彩艳丽的服饰，不禁心旌映荡，不知自己是否会拥有这些艳丽的服饰。

花，是拿不下来了，我把它系得很死很紧，对着镜子前照后照，十分的好看！就这样，我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只恨自己不是真正的女人，没有好看漂亮的衣服和头饰。

“我这是怎么啦？”有时，我也这么问着自己，有时也承认这是一种病态的美，但我无力自拔，毕竟十几年都这么过来啦，什么“心理疏导”，统统放屁！我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抵制了一切男人的东西，凡是男人的东西，我统统送人，一个不留！

但是，尽管这样，我不会去骚扰公共秩序，更不会去做某种缺良心的事，我像一个“怪人”一般的，生活在这个鬼一般的社会，像常人一样，吃饭、休息、工作。

我所谓的工作就是拾荒，它能给我带来乐趣有时也会带来烦恼。

我也有情感，这些年来，我把它埋在了自己的心里，有点失落和惆怅。

大家有时看到了我写的日记，又有什么用呢？无非是把它当成了一种消遣和笑柄，很少有人用一种同情的，帮助的眼光来对我有所关心和疏导。

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没有地方可发泄自己的情感。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二日

今天是初三。

还有四天，就是我的生日。

上午，又要下雪啦。

本来，我想出去的，这下，又憋住啦。下去苦盖了货摊，院里没有人走动，几只野猫也早已躲回了自己的洞穴之中……

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想起了一句谚语说，打了春的雪，狗也撵不上。也就是说，立春时节，下雪时，雪花是随下随化。但是，这是个天寒地冻的

季节，地上已经盖满雪。由此，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下午，雪停啦，马路上边道路两边的积雪都被清理干净啦。

我出去了，在家实在憋得难受，便想出去走走，沿途捡点东西。

起风啦，大概在4级以上吧，拉出去的弓，没有回头的。我硬挺着风，到了潍县路。

院里没人。

彭刚的货堆了一院子，用塑料布盖着，上面覆着一层雪。

“小霍！”我开始喊，无人答应，知道他不在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知道他在国贸那边，便说：“不等啦。”

今天，沿途商家开业的不多，小摊贩们则抓住了商机，你看吧，买水果的遍地都是，他们还有的捎卖着“山鸡蛋”……

在四方路，遇见那个大姐，她过年没回家，在这里过的年，我给她拜了年后，她给了我两件女式衣服和纱巾。我说给她钱，她说：“不好意思要。”我说：“咱人情归人情，买卖归买卖，多少钱，你给我个数，否则，我不要。”她一听，心里自然欢喜，连称我是“好人”。

我想：“我要不这样，你还不得在背后骂死我呀，以后再不用办事啦？”我给了她40元钱。

我不能白拿呀，所以，也就这样把衣服买下啦。

聊起家常话，她给我的评价是：“很正常，说话没有瑕疵。”我听了，笑笑，说：“你以为呢？疯了吗？”

离开了她那里，我是想买点肉来着，可是，看了看，除了水果和山鸡蛋，

什么也没有。

打消了这个念头，顶风往回走，感觉右耳朵轻快了，用手一摸：呀，又掉了一只耳环！这大马路的，上哪找？便有些后悔这一次的出行。

走到加油站，接了小范的电话，让我过去一趟。

我去了以后，他给了我一斤挂面；手纸及别的东西。

回来时，被一不认识的水果摊贩叫住，他给了我一个纸盒和两只塑料筐。

“这会不会是小郭的人？”我在想，彼此不认得，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小郭这人一直没来电话，“被我吓住了？”我想，不至于吧。

有人说，今天的这场雪是“瑞雪兆丰年”说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景。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瞧，这是个男的。”一个男人说。

“啊？”另一个男人有点惊讶。

“怎么我不知道？”这个男人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吃惊。

“来了两个多月啦。”还是这个男人在说。

这时，还有一个男人插嘴说：“这又是个人才，嗨，怎么赵本山不知道啊，也真是的，应该给赵本山打个电话，让他来发掘人才才是。”这是这个男人调侃的，略带幽默的语气说。

“这么勤快，找个好婆家嘿。”一个沙哑着嗓子的男人说。

有一个女人在一边捂着嘴笑，我也想笑，但我忍住了，因为和他们不认识。他们在继续的开着玩笑，我走进了自己的院。

今天，走在路上，看见有不少人在回头看我，尤其是那些姑娘们，“回头率挺高嘛。”我暗暗的有点得意。

于是，小崔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你是青岛的一大怪人，也是一大名人啊！”我当时还说了句：“名人说不上，你看，如今花也蔫啦，没人再对我感兴趣啦！”

崔说：“也是。去年，有的是找你照像的留念的，现在，一个也没啦。”

我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觉着，这很正常。我没有“大衣哥”朱志文的那般才艺，只不过是

挂着一张女人皮而已。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六日

天气逐渐转暖，年——春节，已过了大半，明天或后天，就是厂矿企业、机关上班的日子。

都忙起来了，谁还会顾得我呢？本来口口声声说过年回来看我的人，却自食其言，没有一个人来呢。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人两口子乘飞机去了南方，而其他人呢，也许更无暇也许更有借口。

其实，来与不来，说明一个人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如何而定的，例如我，无非是说说而已，又有谁把我当回事儿呢？

说实话，这都无所谓，那是他们的事。我干涉不着，但还不如不说，说了做不到，成了废话。

——这就是叫“虚伪”。

还有位朋友，年前口口声声说要过来和我一起过年，乖乖，不知何故，他“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行啊，没有那份心，何而言之呢？！我不明白，与其这样，不如干脆点，这样多痛快！

为了“等”他们，初一到初四，我放弃了一切事情，可往往使我失望至极！

早就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相信他们的话！可是，我还是抱有幻想！

不想说啦，有人一拜年，十五不晚，你说呢？

包了饺子，芸豆馅的。本来不想包它啦，可拾了有一袋肉馅，刚扔的，是伙房扔的，我打开看了，也闻了，没有变质，所以，我不想浪费它，临时改变主意。

今年这个生日，就这么过了，没有生日的祝福，没有人来给我庆贺，默默地，度过了一个生日的夜晚。

没有电话。

邻居出来进去，和我碰面，没有一句话，我不知怎么得罪了这位“仁邻”，那眼神，很不友善，似乎有一种仇视与蔑视，我不需要什么，更不需要他们那种神态，我要的是公平。

马老师今天的电话，可能是在李哪里打来的，他的主要目的，无疑是我“保持卫生”和“乐观向上”的姿态。

你们能来则来，何来的那么多说法，其实，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七日

过了生日，觉得人生没意思，真的，或者，到底是为了什么？

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感到幼稚和脸红。谁都知道，活着是为了幸福的生活着，夸张的说，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贬低了说，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这一切，我有么？

早上，天是阴的。

洗出衣服来，正好看见邻居开门出来，嘿，谁知，她看见我晾衣服，竟又折了回去，一句话也不说，我哪里得罪她了？我在纳闷。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听见我进屋了，才又出来，跑着越过了我的门口。

乖乖，我可怖吗？

她们为什么会这样？是自己吓唬自己吧。

我于是无言的冷笑！

搬过来很长时间啦，石头也要焐热了吧。她们为什么看不到我好的一面，反而往那些子虚乌有的事上考虑，生怕我如何“犯浑”？我觉得，这些都不靠谱！我的生活如常人一般，很低调，为什么得不到公正的，常人般的礼遇呢？

这无疑是典型的“叶公好龙”者。

生日是过了，没有歌声与欢笑，一切都随风而去。我不可能为了自己的这个生日再去麻烦别人，人，要有自知之明。

昨天上午的鞭炮声很足，是在给我庆祝生日吗？也许是吧，估妄这么想。高兴点，毕竟比那些流浪者好上百倍！有地儿可住，有饭可吃，这就足矣！实际上，就是嗨！

虽说苦点，但苦中有乐，乐在壮哉！

上午，外边又响起了鞭炮声，“初八的鞭炮还是不放吧”也就是说说而已，

又有几个听者呢？初八开业放上一挂鞭，商户老板们是图个吉利和发财，迎接“财神”与“吉祥”，无可厚彼而小也。

不过十五，不算是过完年。

小郭这厮一直没来电话，也不来给我拜年！很好，这就是口口声声地说“过年时一定来给你拜年”的朋友，一个“知恩必报”的朋友。哎，不能说啦，人，各有志，不来不强求！不过，我想是可能回蓝村了，他家可是那里的。

可就算回家过年，打个电话总可以吧？

算啦，依靠别人是蠢蛋！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起风啦。

昨天晚上，在解手时，我竟然晕倒在地上，没人帮忙，我挣扎着，头顶着墙，那一刻，我感到“世界末日”到啦，只觉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顾地上的脏污，两手撑着地，好歹爬起来，回来后，我只得换了内衣裤。。

外边风大，我不想出去了，因为风大，骑行有阻力。

我今年生日已经过了，想想：五十七岁的人啦，毫无建树，苟苟且且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很疲惫。

这个世界的变化，令人惊讶，尤其是令我惊讶！活了这么大岁数，没有走出去，看看这个社会，看看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感到遗憾！

李哥俩儿子畅游了祖国的南方诸市，令我羡慕。但是羡慕归羡慕，自己还真的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很难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今天，是初九。

这个春节，来“看”我的人，几乎没有，在沉闷无聊中度过了一个令我窒息的春节。

如今，年，在鞭炮声中已然接近了尾声，再有可能一周的时间，便是一年度的“糖戏会”，闹了十五，一切便归于平常之行举。

早上，感觉不舒服，想休息。

在上午八点多，接到了报摊李哥的电话，让我务必去他那里，他有一些啤

酒瓶，要给我。

我答应一声，“去。”便扣了电话，稍收拾了一下，下楼提出车子，边干边走，到了市南区，当走到天津路药店时，才十点一刻。

今天，风大，但不冷。

出汗啦，我把纱巾从头上撸了下来，露出了小辫子，整理了一下，和药店的姊妹小N说了会儿话，她说我“很漂亮，小心让男人抢了去。”

我笑着说：“快抢，我正愁没钱花。”

“哎哟，我的妈，还抹指甲油耶。”她笑着，把嘴一撇，说。

“怎么啦，不好看？”说着，我伸出了十个手指头，手指上的红指甲油正闪着耀眼的光泽。

“太美啦，太美啦！”N连声称赞。

“那是当然，我还有好的呢。”我故意炫耀似的说。

“真的！”她“啧啧”称奇。

又聊了会女人间的事，我走出了药店。

到了德县路，李老远看见我，忙向我伸手示意，“欢迎，欢迎！”他还是那样。那个王姐今天也在，在相互问过好之后，谁也没提去年的事，去年她说要给我裙子和鞋呢，结果，四个月过去了，但这次我若提，肯定会很不合适宜也容易得罪人，所以，我就没有提。

大家谈了会儿别的，谈到节日加薪的事，我说：节日加班有双倍的工资。她说，公交公司早已实行啦，等等。

李这时把那些酒瓶子递给我，我把它们装上了车。

在那边又玩了会儿，我去了办事处，我主要是想问问煤气罐的事。

进门之后，韩和另一个女的在屋，我给他们拜年问好，然后说了我的事，他答应给问问。

他告诉我去居委会领元宵票。

在去观海山居委会的路上，碰上小贺，他问了我的情况，态度很热情，毕竟我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

领了票，小崔来了电话，她说去看糖球会的事，我说我没时间。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九日

太阳出来啦，我走在去市里的路上。

“嗨！大喜，又上哪去？”路上，遇见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一个中年男人，这样问我。

“呵，出去转转。”我淡淡的回答。

“哎，忙什么呢，有吃的就行啦，反正你是一个人。”这人说。

“话，不可以这么说。你可以去干别的，闲，可谁不会闲，但是，只要能想到未来生活的路还很漫长。我现在把电、水、煤气的费用形象的做了一个比喻。就是“骑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不过，我的这一说法并不被认可，但是，我认可，因为我没有经济实力，每一分钱的用度都得掂量着，计划着，买盐的不能买酱油，这样计划，有时还是拉不开栓。”

那人回头走了，我想这人如此没修养和涵养，话听了一半，不打招呼就走啦。

位于昌东路文化街的一年一度的“糖球会”开幕啦，从那里路过数次，想起了小时候，那时这里还是一个大沟，哪里有一间工厂，叫“轧钢变型厂”，土路，路得两边都是些钢材和，那时，正值“文革”，很乱。我有一次和三哥去那里偷铁卖，那时的生活困难，尤其是他们这些下乡回来的知青，不这样又怎么办呢？三哥让我在一边看着，他下去铰铁材，把它装进一个大麻袋里……

如今，这事已过去四十多年啦，但每逢走到这，都会想到那时的情景。

现在，一切都变啦，昔日的烂土路变成了宽阔大道，破败的院落厂房变成了“文化街”……

来逛山会的人很多，熙来攘往的，有很多事我认识或不认识的，她们纷纷在被我所吸引，指指点点，我完全不顾这些，因为我有一份自信，相信我就是我，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要说不同，就是我化了妆，因为我觉得，要自信，我就是女性。

四方路来了电话，说我那件事已经说好啦，可以给我做，只是要付加工费，我说我没问题。

我曾经和她说我有块花布，有心想做条裙子。

放下电话，我想着我穿上新裙子时的情景，这时，电话又响了！一看显示，是小范打过来的，时间很晚啦，他又有什么事？只听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要我换件衣服过去，我一愣：这重要吗？又不是去相亲，非要那么正式。我略想了一下，走到穿衣镜前，补了妆，重新换了条裙子，拿起手电，骑上自行车去了他那里。

已是万家灯火时分，那边的市场还没散市，夜市场很是红火，人来车往……二十分钟后，我去了他家。

他给了我一袋火烧、挂面和一只咸鸭蛋。

我说不出的感激他，但是他的辅助，我才得以走出困境。人得学会报恩和感恩，但我目前做不了什么，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

气温在升高。

素有“七九雁来，八九河开，九九耕牛遍地走”的谚语，随着冬天的结束，春天正迈着大步走来。

上午，我把那块花布拿了过去，那环卫大姐让我在她那等这个人，随即给那人打了电汇，回说一会儿到。

过了时间不长，那女人回来了，嘿，这么巧！她正是黄岛路居委会的王某。几句玩笑过后，言归正传，她问了我为什么要穿女装的话并问了我所要的款式。

她拿出了皮卷尺，给我量了腰、胸的尺寸，并逐一记下。

市场上的小贩都回来了，四方路又被卖水果的把路挡得直剩一狭窄的通道。环卫的那个大姐又给了我一些头饰和一条女式内裤。

她夸我身材好，匀称。她答应回去给我找几件漂亮的衣服。

我的鬍子真讨厌！

有人提出这问题，说，要扮就得一毛不剩，这象个啥？我拿出小镜子，一望，

唉！好不给力！鬍鬚已经露出了寸长，黑乎巴拉的。很沮丧！我只好掩饰道：“昨天刚修过。”

有个老太太嫌我身上的裙子不好看，我说：没有哇！我也想穿得漂亮些。

正想着，小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问我：“来这干什么？”

我掩饰道：“有点事。”

他没再问什么，说了句：“走，咱吃饭去，想吃什么？说。”

我想了一下，看看他，说：“都还没开门吧，算了，凑付吃点吧。”

在一边的大姐说：“去苟不理呀，它开业啦。”

我说：“算啦，太贵啦。”

最后，小崔去市场买了馒头和方便面。

回到他住的小阁楼，打开电炉子，一口气下了三包，我俩边说边聊。

他说：“我觉着，人活着没劲。”

我说：“怎么没劲啦？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看我，混到如今这个地步，惨不？我不也活下来啦，你得把眼光放远一些，心态要乐观一些。”

他说：“你看，现在生意不好做，生意惨淡，花出去的钱，一时又赚不回来。小胡又和我不一心，本来想成个家，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家庭。现在，你看，他光想着钱，不想着如何把持这个家，我活着还有什么劲？”

我笑了，说：“你今年多大？”

他说：“四十九岁。”

我对她说：“你的路还很长，以后的生活会好起来的。实在不行，我看，你应该再去找一个条件好的女人。”

他没说话，两眼瞪着天花板，象是自言自语，说：“回天无术。”

我说：“那倒也不一定，说不定，上天会保佑你的。”

又说了会话，他说了一句话，我笑了起来，“你要是是个真正的女人该多好啊。”

“那好啊，那我一定嫁给你。”说完，我俩都笑啦。

我心里说：“下辈子吧。”

又说了他和林加德矛盾争端，我说：“那会儿，你也没少和林挤兑我。”

他说：“都是林挑唆的。”

我没再由这个话题说下去，转开了话题。

十二点，我从他那里出来，去了中山路的悦喜来超市，领回了元宵。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贾玲玲，她是我第三个女友，只是命运不舛，没能与同结连理之好，是因为她的大舅妈在香港给她介绍了一个条件比我好，有存款，有汽车，有房子的阔少。分手的那天，我在向苍天祈祷，但她去意已决，无奈只好听便……三十五年过去啦，她还好吗？

想她，只是没了联系，想她现在已是孩子的母亲了。

她是好人，也是爱虚荣的女人，和我见面第一天，她就提出各种古怪的要求，为了取悦她，我放弃了一切，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她。

我不知该如何说，我与她之间还能有什么？

在一次闲聊中，我记得她说了句：“你很像一个女人。”我吃惊不小，就问她：“何来此言？”她说我走路特象。

有了她的这句话，我便想入非非，幻想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只是，现实弄人，与婚姻几次过招，都以惨败告终，于是，便有了我男扮女装的行为。

初时，感到很兴奋，穿上了连衣裙，扎起了小辫，那时的头髮还是短的，于是，下决心，留起了长髮。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头髮留长啦，终于扎起了辫子，前边还弄了“刘海”，照照镜子，感到超像一个女孩子。

有一就有二，逐渐的，我放弃了男装，穿起了女装。谁说我穿女装不好看？但是，化妆品从哪弄呢？

于是，我开始留心起了红油漆和红油泥，但它们涂在脸上并不好看，也容易伤及皮肤，而且还很难洗掉。所以，后来，我放弃了用它们。

再一次偶然的场合中，拿到了一套真正的化妆品，便开始了试装。

效果自己感觉还不错，擦上粉的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我，那一天，我很高兴。

那时，我穿的是惟一的一件白色的纱质连衣裙，走在大街上，吸引了不少

人来看我，我感到了不好意思，有点羞赧。

这事被一邻居发现了，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家中，问我为什么要穿女装？我坦然地告诉她，自己非常喜欢和向往做一个女人。她笑了，于是，在她的热心帮助下，学会了怎样化妆和怎样穿女装。

她把她的衣服和她闺女穿过的衣服统统的找出来，让我试穿，效果果然不错，于是，她说，别说，你还真是一个女孩的胚子。

久而久之，我便厌倦了男装，非女装而不行。

那时开始，我便有了去医院做手术的想法，但是一打听，做这个手术很贵，而且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把这个心愿埋在心里。

在看了几则男变女的报道之后，更觉不可思议，为什么别人行而我为什么不行？尤其是看了李玉刚扮女妆的靓照后，自己更是难捺心情……

现在，我终于可以在公开场合穿着女装，并得到了默认，于是，我也有了自信和欣赏我的人，有了这两样，我还怕什么呢？

穿女装十五年来，尤其是在火灾后，有了自己的“网名”大喜，虽然，后边带个“哥”字，但也觉得凑合了。至于为什么叫“大喜”，我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两个字的含义，但有一点我非常明白，无非是我的乐观心态，有一次，我在自己的小镜上写下了一句话：新的一年开始了，加油！没想到，这句本不起眼的话，在来看我的俊男靓女的眼中，成了“励志语”，于是，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手机，拍照留念……

于是，这件事更惊动了电视台和几个媒体，在他们的笔下，我又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去山东济南录节目，在我的生命中，是第一次。

在那里，我收到了了观众热情地“礼遇”。

观众的掌声，使在台上的我，有点昏昏而去，也有点忘了自己在干什么，忘却了一切，大胆地回答着主持人的问话以及有时似带有尖刻的语言……

时间很快地进入了二〇一三年，我的人生又开始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春节，我变得有点神经质——因为在这一年，没有人再来看我，没有人会给我无私地援助……

但是，有人每每的许诺，都使我失望和伤心。

但是，我“不死”，我的那颗心还在跳动，但支持我的还是信念和追求。

这就叫“别样人生！”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过了十五，今天是正月十六，这个春节结束了她的尾声，昨天傍晚，外边的鞭炮响得很猛烈，似一枚枚炸弹在这个城市的上空炸响，震耳欲聋的响声，淹没了电视机的声音……

人们在这个即将结束的假日，猛玩一把过过瘾，行啦，PM2.5又要升值啦，现在，人们用不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这一切的雾霾天气全是人类的无节制的排放烟雾造成的，所以，政府下大了气力，抓了这一点。

科学家的证据，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于是，鞭炮便不再首冲。

我放鞭炮的时候几乎没有，也就是前年的春节放了一回，今年便没有再买，不是因为响应了政府的号召，而是实在是囿于经济上的原因。

实际上，我胆量小，大的爆竹不敢放，也就是放个“滴滴筋”小爆竹什么的，从小我妈就说我是女孩的性格，直到现在，我还不es不太敢接近这些东西。

没有钱，这个年也过了，老天有眼，让我有幸发了财运，否则，这个年我连中央的春节文艺晚会都看不上。无怪有人说，春晚是老百姓桌上的一道菜，味道如何，只有老百姓知道。

生活永远是残酷的，面对现实，不容退却，在享受快乐的同时，更要坚定生活的现实与无奈。

一夜的爆竹，炸的地面残留着爆炸过的痕迹，就象经历了一场“战争”，空气中还有些许的硝烟味。

出去时，刚下点，一路走，没有多少东西可拾，我以为我就破例够早啦，可还有比我早的人，这不，在不远处，就有一老太太在拾着垃圾箱里的纸盒子，我恨得牙根痛！妈的，又让她给佔了先！她穿着很时髦，完全不是拾荒人的装束，“真是吃饱了撑的！”我在心里暗暗骂道。

只见她得意的把纸盒一只只的拆开，装在一黑皮袋子里，然后旁若无人的推着走过我身边，我真想踹她！

从这里到大港第五路，这中间，车并不满，只有些碎纸壳和几只“青岛啤酒”的瓶子在压阵，我很不甘心！

直到德县路，车还不满。

糖球会结束啦，华阳路变得清旷了许多。但走到海云庵时，又被困在了车流中，因为那里的“糖球会”还没散，摊子摆到了马路边，交警在维护着交通秩序。

“快看，那人。”一个小女孩用手捅捅身边的同事，“我知道，他上过电视。”旁边那个女孩说。

“上过电视？”那女孩似乎有一脸的迷惘。

路上有不少人在看我，因为我的装束么，没什么特别之处，我觉得。

每个路口都停着一辆“救火车”，这是为防止事故而准备的，那些城管——那帮“黑皮”在指点着我，说着什么，肯定是有关我的话题。我担心会在这人流集中的地方碰见老三他们，所以，我尽量地躲避着来往的人流。

在宣华路，一辆私家车和一辆7路公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我目睹了整个过程，是因为前边公交车减速进站而后边的这辆私家车，大概是由于粗心没有减速，一头顶在了公交车后边，使公交车的后置发动机盖被顶撞，露出了整个发动机，幸好，没有插进去，否则，会出更大的事故！

这样一来，三车道变成了两车道，车流又压住了。

好在交警及时赶到，否则，还不知会被“压”到什么时候。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日

听说，低保又提高了，这事我还是不太清楚，只是在二月份，我多取了捌佰元的低保金。

这消息是昨天，马老师告诉我的，消息是登在报纸上的。

假若准确的说，那么，我将有壹仟元的低保收入。

现在，我主要是靠这份收入维持生计，拾荒的收入只是用来补充不足部分。壹仟元，不算多，按照我现在的消费水平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因为，物价在猛涨，原来几元甚至几角钱的东西，现在，翻了一番还多。假若我要买一条鱼，他绝不是过去的十几元，而是一倍的价格在那摆着，严格意

义上说，我买不起，只能“忘鱼兴叹”！假若有病呢？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日

两天没干活了。

周五那天是因为大风，阻止了我出行的脚步；周六是因为接待客人，又停了一天。

今天，是周日。

接待客人，我是失败的，有点窘迫，或许是长期以来，少于与人的交往，在别人看来很简单平常的理解，到了我这里，变得手足无措，既高兴又忐忑不安，生怕在哪一点上，或在说话上得罪了他们，或是说对他们的不尊重，被他们又来挑剔。

老李的不打招呼的离去，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想：完啦！

于是我有些急也有些语无伦次。

这是我的弱点。

我尽量地想显现我的女性温柔待客的一面，但是男人的本性却不自觉的显露了出来，我有点恨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嘛，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不满意我的表现！

天，开始暖和了。

星期天，这个院的孩子不少，我回来时，就遇到三、四十个，不确切的说，十九个孩子，五个男孩，四个女孩，大一点的男孩，看样子十二、三岁，小点的也在十一、二岁左右，他们是跟着我前后脚进来的。

起初，他们藏在楼梯通道处，伸出小脑袋在朝我这边看，充当着“侦察员”的角色，他时而探头时而向后边说着话。

我有些好笑，故意绷着脸，招手让他们过来，但他们这些孩子却一哄而散。我没撵也没喊，专心地卸着车。

这时，他们从侧院绕了过来，个个手里拿着“武器”，我抿嘴一笑，轻声让他们过来。”他们不听，其中有一个大点的男孩在相距一米的距离问我：“唉，你是什么人？是男还是女的？”我看了他一眼，见他正站在一块石头上，煞

有介事的喊。

我没回答。

他们见我不吱声，便各自散了。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放假了，各色人们都在家休息，我也尽量的注意自己的举止，尽量不惹事上身。但有时在不经意时，也会不期然地有事发生，刚在，就在还完车，回来时，把垃圾袋扔进厕所时，遭到了同楼女邻居的不满和斥责。

“别往里扔啦，你看里面都满啦！”女人说话态度很不友好，我忍住了，不想和她争执，便笑着说：“这里面自我搬来就是些垃圾，这又是谁干的？”

“都是你扔的！”她很蛮横，有点不讲理的味道，我还是压下火气，再次地忍下啦，因为我知道，此时我若与她“顶牛”，实在是不值得！

这间厕所里的垃圾由来日久，恐怕不是一两日所造成的，怕是也有个年数了，今天，她是见我扔了，那别人呢，她敢吗？

“吃柿子专捡软的捏。”我想起了这句话，我没有人撑着，如这时发生不测，吃亏的根本就是我。

再说，谁能站我这边呢。

这是第一次与她“零距离”的接触，就出了这件事，耶，怪也！

今天。挺晦气！

从这里出发，在门口的垃圾箱里，（第一站），拾了一袋女式衣物，（回来时才发现里面还有些垃圾），大喜，扔在车上，跑了一圈。

今天，那几个孩子没来。我想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你怎么不穿条红裙子？”今上午，在经过4路公共汽车站时，有一个年轻的男子突然对我这么说。“嗯？”我看了一眼对方，“什么意思？”

“穿红裙子才好看。”他讪笑着对我说。

“你给我吗？我没有。”我也笑着说。

在说这话时，后边就有几个女的在那里站着，听着，我没注意她们的表情。在经过火车站时，在和对面过来的几辆公交车错过之后，不想，从旁边涌

过来一些人群，其中有一个抱孩子的中年农村妇女，不管不顾，也不看有无车辆，跑向路中心，我以为能躲过她，不想却被她推倒在地，车子翻了，后面一辆8路公交车，紧急中刹住了车，我躲过了一劫！这时那女的却埋怨我“为什么不刹车？”

我气急了，朝她喊道：“我来得及吗？”

旁边有个女的说：孩子没事，算了吧。”

我火了说：“你把话说清楚点，谁的错？你以为在自己家里呢，走马路也不看着点？”

我爬起来，一边扶起自行车一边说，旁边的人都在看着，没有一个人作声。我重新捆好货物，让那辆公交车过去后，才感觉到：腿有点疼，卷起裤腿一看，擦破了一层皮！

“妈的，晦气！”我暗自说道。

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

早上，腹疼。

昨天下午，她给我戴上的花，一直没摘下来，她让我一直戴着它，我答应了。她怕狗，我说以你的个性，什么也不怕，怎么还怕狗？

她说一直怕。

她对我男扮女装的事很不以为然，说我：“死猪不怕开水烫”，说“你算是豁出去啦。”并说在网页上还能看到我，说我在网上的照片和形象很漂亮，足够以假乱真，说我：“有水平。”

我问她网上对我的评价如何？她说不错。当她看到墙上挂的几幅字画后，问我谁送的？我告诉他，也是个“文化人”，她问谁？我说一个叫马难穷的人，她问：“马难穷是谁？”我告诉她，马难穷是一个书法家，是市南文化协会的人，“也是我的朋友，他很欣赏我，所以送了幅字给我。”她伸出大拇指，说：“你可以。”

她说一定给我买连衣裙。

我说，你看着办。她于是问我要什么样的？我说，我也说不上，反正，你

看着买吧，红的，绿的都行。

她问我在这边有没有人嫌弃我和欣赏我时，为了打消她对我的看法和顾虑，我随口诌了一段从未有过的故事，她竟然信以为真，连连问我“感觉如何？”我回说“挺好，麻酥酥的。”

她听了后，笑说我“有男朋友啦。”

她是空手来的。

二零一三年五月五日

早有雾。

早上，又完成了一本，3904 篇日记，记录了我的生活状态，它是真实的。我在不断地述说着我的每一天的故事和动态，这不是一本小说，但比小说读来还有意义。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内心世界，我把我的想法，观点，都毫无保留地跃然纸上，这些年，从未间断过。

这是我唯一的精神慰藉。

长期以来，养成了这个习惯。

雾，直到正午，才逐渐散去，太阳又露出了她的笑脸，今天，没有什么好的消息，但也没有坏的消息。

礼拜天，人们大多都在休息，一路上，没有什么好的东西。

在商河路，看见了原来在浙江路修自行车的老刘，搭讪了几句。

“你好啊”我说。

“你怎么跑这边来啦？我记得你不是在市南吗？”他问。

“那边不是要拆迁改造么，办事处牵头，把我安置到了纺机宿舍。我在二单元二楼 213 号房间。”

“你还记得我不？”刘开始发问。

“嗯...”我摸着后脑勺，心里在想着如何应他“早搬啦，在水清沟。”

“在水清沟怎么上了这边？”他不相信。

“这边好拾，加上老客户多。”我这样说。

他刚要再说下去，有人叫他，我借这个机会，也离开啦。

慢慢地往前蹭，突然有人叫我“大喜姐！”我闻声看去，只见一辆“雪铁龙”

轿车在缓缓的行驶，从副驾座上伸出一个姑娘的脸，朝我一喊，我仅挥了挥手，表示知道啦。我料定不会有啥事的。

果然，他一加油门，车子蹿出老远。

305路公交车在杭州路小衙门停着，车上车下，围观的人还真不少。我看见，警察正在记着什么。

“有人盗窃。”我知道，凡是这样的事，都是发生了盗窃案。我没有去围观，因为，这和我关系不大。

在李的报摊那里，李正在向一位女士介绍着我的“事迹”。我听得有点不好意思啦。

看见了小崔，他正在湖北路收货，他问了那碟的事，我笑了：“你还真当回事儿？”

天主教堂门前，婚纱模特还真不少，我有点羡慕的看着她们，心里在想着：我什么时候也能穿上婚纱？

有人提出，下火车时，在火车站看不见大海。

真是吃饱了撑的，想看大海，过一个路口就是前海栈桥，怎么就看不见大海？

据说，有关部门还就采纳了这一提议，准备让游客在火车站就能看见大海。

“有钱没地儿花啦。”我看完这则报道后，心里就想，这些人也真是的，你多走几步路又能怎的？

看来，那边又要开始改造，还说要建一个什么“中心公园”，真是“天晓得！”我没有参与进去与他们讨论，因为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

“中国的事很复杂，要想在一个早上就无比灿烂，哪有那么容易。”我在想。在中国，恐怕这类的事件和新闻是不少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要在短期内治愈国内某些人的腐败和堕落，不下猛药不行。

二零一三年五月六日

关于我，关于家庭？是啊，人不可能一辈子年轻，总有老的一天，到那一天，应该怎么办？人总得有取舍，舍去这身红妆吗？这几天，我总在考虑这个问题，它对我太重要啦。



心灵的创伤总是难以愈合，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一切赖以生存的机遇，这些，是我永远的痛，没有人教我该怎么做，我在放纵自己吗？

最近几天，没有人来，没有电话，尽管给了对方号码，人家又能如何？所以，还是不想的好。

几天前，在这个院里，我同一个小男孩相遇，他问我：“你是女的吗？”

我故意问他：“上几年级啦？”

他看着我说：“上四年级。”然后他又问：“叔叔，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了一会儿，笑着说：“你不懂，你长大就明白啦。”

我想，你都叫我“叔叔”啦，我男是女，你还看不出来吗？但愿你别学我。

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呢？心里的这个创伤，无法愈合，想变性，又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只能这样半阴不阳的苟活着，甘心吗？不甘心，又能怎样？为什么呢？

赵本山的小品剧，公鸡下蛋，讲了一只公鸡，不谙本职，竟然学了母鸡，下起蛋来。这是一个笑话，但我说，世界之大，可以说是无奇不有。在国外，可能也有过男人怀孕的事，那仅仅是个例。现如今，科技发达，什么样的奇迹都会产生，不信吗？

我倒是想，可没有那套设备，想也是白想。

所以，有人说我是青岛的一条最靓丽的风景线。听了这话，我有点想入非非，假若我真是一个女性，又能如何，还不得终日为一顿“美餐”而“嗟之颜淡”吗？人之爱美，皆是常情，这是习性，不是罪过。

我在想，那天见到陈丽云以后，她能再给我打电话，结果，一个星期过去啦，她的反应如何？对我又是一个什么看法和态度，不甚明了。

想起了她，又想起了看钟楼老张一家人，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张进和张娟还那么傻吗？

他们的结果，也许会好，也许会坏。

有一个漂亮女人，她父母在时，凡事依赖父母，在她父母死了以后，这个漂亮女人，便没了“主见”，一日三餐吃不进嘴里，头发脏了不知洗，衣服脏了不知换，有一天，她却央人给她找一婆家，说谁要不嫌弃她，要了她并照顾她。想想，这可能吗？

一个女人，邈里邈遏，谁又会要她呢？

这在说我么？

可能我比她还强上几倍，起码，能够照顾自己，一日三餐，可以说，寝食无忧。但我的情况又和她不尽相同，我的主题是：吃饱吃好，不管其他，凡人说事，由他自去。

这样的人，最后的结局也就是走向自我毁灭。

上午，处理货，两车发泡塑料及铁罐，矿泉水瓶 124 只。

“来啦，媳妇儿。”废品站老板打趣的说。

“来喽，不来能行吗？想你。”我也开着玩笑。经常去卖货，也就彼此不计较什么了，我祝老板“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老板高兴的接受啦。

老板的女儿说我“越来越漂亮了。”

院里也有几个前来卖东西的农村人，听口音，他们大多数是沂蒙和济南、营县一带的口音，乡音中夹杂着南腔北调，其中有一个是河北籍的年轻后生开玩笑的说：“你要在我们那里，早就被抢啦。”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我们那边有个剧团，招不起人马，抢你去，也只是为了要把你关进笼子里，当猴耍。”一句话，惹得他们哈哈大笑，气得我真想上前揍他，他说完这句话，兀自推着小车跑开啦。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又是半个月的时间。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记住这句话，在这艰难时期，唯有这样，才能度过难关。

和了面，烙了三张油饼，前天晚上做的菜，稍有馊味，但还是吃了它。

晚上，小狗崽门外狂吠，我想这会正是下班时间，小狗可千万别惹事。正想着，那个讨厌的邻居就过来了，他板着脸，好像我欠他的似的，对我吼，好像还说了脏话。我不想惹事，只“噢”了一声，他是嫌狗在他的门口撒尿，“夏天有一股骚味！”他说，“要么你扔了它，要么你把它捡起来！”最后的这句话，像是下“最后的通牒”。

我没理他，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社会，又有几个不养宠物的，值得这样大呼小叫！

很想和他打一架！但是，我忍了这口气！仅因为我和他是“邻居”。

我恨这样的男人！恨！恨！说不上什么原因，假若我是男人，他会怎么样？！恐怕不会，至少不是这样吧。

其实，我就是个男人，不过，扮了女装而已，这有什么？天塌下来了吗？地陷了吗？他们怎么这样？

很多的不明白，我不想搞得太清楚。

人生，其实难得糊涂点好，我是女人，他们不是妒嫉又是什么呢？

改妆十几年来，我自认为，我是女人，这又有什么呢？

盛夏又将来临，我在这里独享着一个人的夏日的浪漫与温馨，挺好，感觉不错。

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

告别了“繁华”的四流路 18 号，来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没有人再和你打招呼，没有人再向你“问安”，一切变得孤独和无聊。

说它“繁华”，是说它的周围杂人居多，三教九流，无所不聚之地，在那里，时间长了，有人向你问个好，孩子还叫一声“阿姨好”，还有人问你“吃了没？”而在这里，举目四望，除了自己，还是自己，满目惶惶，甚是凄凉。

人们看我的目光是惊悚和惧悲，我更象是一个星外来客变到了非人的待（冷）遇。

这一切，皆是因为我的装束，其实，我的装饰并不特别的妖艳无比，比起她们来略显拙色。

开门看见大街，大街上尘土飞扬，不时的有车辆经过，司机的目光，总是在不意间看我两眼，意欲深长……

我更象是被“流放”的“女囚”，没有人肯上前与我搭话，不知为什么，这种离群索居的日子使我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惶恐和内心的不安。

我是女人，我是女人！这倒是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我会在我的有生之年，为实现我的梦在努力奋斗着，直到生命终止。有人说不

会实现”，不知为何，我却在等待，等待着一切美好的东西。

……

我似乎听惯了女人们恣意无肆的大笑与冷笑，她们的目光似是冷漠与鄙视；也有善意的笑……在这片荒岛上，我感受了世间的不平与坎坷！

我是女人，我就是女人！是那种被抛弃了的“丑女人”。

在这里，有一种被人抛弃了的感觉，惟一与我相伴的是不会说话的小狗贝贝，似乎瞬间与世隔绝，等待我的会是死亡，而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寂然而无语，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是可怕的！

今天，天津路的路口，垃圾堆到了马路上，堆的垃圾和污水，横淌了半条马路，全是附近的饭店倒的剩菜剩饭什么的。

“这就是干净，整洁，和文明。”我想。

随便扒了扒，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值得捡的，恐怕早就有人捷足先登啦。

干别的没有，抢拾垃圾的倒有的是。

没有清理，我离开了现场。

出租车也挺可恨，在路口随意停车上下客，以致我在拐弯时差点与对行而来的公交五路车相撞，亏我措施采取得当，否则，非吃亏不可！

我是为了避让它而不得已拐了大弯。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日

“看他漂亮的，还搽胭脂”……沿途，听到不少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佯作没听见，大摇大摆的从她们身前走过，说这话时几个女士。

“嫉妒，嫉妒，十足的嫉妒。”我想。

“李玉刚打扮的比我还妖艳，我这算什么？没见识。”

我在心里这样想着。

2日晚上，接了小范一个电话，告诉我，星期六休息一天，祭拜神（基督），接着他又谈起了又要我易装的事，说只有还了男人的衣服，万事好办，他会帮着我找份差事，保证比这样强。他还说，我穿女装，是给别人看了笑

话，不利于自己。他说他今年72了，没有几天了，他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帮我走出困境，否则，没人会帮我。

我挺反感，但又不好说什么，不好回绝他，只有含糊的应答着，他问我有没有信心，我只有说，试试看吧。接着，他又说李转让报摊的事，他的意思事让我接手，我说不行，没有钱给人家，再说那活儿一个人干不过来，无论进报、接报确实不行，我又不是没干会儿。他问他要多少钱，我说大约五千元吧，我哪找五千元去。他说，少来少去他能帮我，多了他也拿不出来，我说那是，我没有经济实力。

四十分钟的谈话，可以说毫无结果。

我可不想换回男装，不是输赢的问题，穿女装十三年了，很难下决心，再说我喜欢女装，决心做一个女人，这个梦，我做了大半生。目前，这个想法虽然尚不能实现，是三年的努力，不想功亏一篑。

可以说，范式苦口婆心的规劝，虽我心也有锁动，但最终我还是说，算了吧。他还说我让别人看了笑话，我说，看吧，无所谓，已经这样啦，豁出去啦。

二零一三年八月四日

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命运一样，充满着跌宕起伏，王林，他怎么就成了“大师”，并和贪官刘志军揽在了一起，原来他俩的命运是相辅相成，没有刘志军的提携”，恐怕就没有王林的“大师”之路，魔术与气功两个恐怕是风马牛不相配的吧？

杂技中有魔术这一项目，它是给观众一种神奇的，带有幻觉的视觉艺术，是正统的，但都到了王林那里，为何就变了味儿呢？

我们今天拿王林说事儿，是应该还是不应该，这要拿到学术上去研究他批判他还能说得过去，若说他因此而诈骗，目前他又多少套房屋，都被揭了出来，又点“落井下石”之嫌吧。

这个年代，谁不想赚点钱？

除非是傻子，他不想，因为他想也没用，没有谁会平白无故的给他银子。

我，刘培麟，男扮女妆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谋取利益，他谋取了吗？没有，他诈骗了吗？也不存在这一事实。

他也是靠劳动吃饭，生存着，所以，给人一种空间的存在，不否认，有的人特别有一技之长，能唱会跳，一举成名，这样的人有。但是，我不行，曾几何时，我要再聪明一点，何止于此呢？

我因此而想开去“大衣哥”之所以成了“大红人”，就是因为他是男人，而我则是“半男半女”，无疑，这可以说是一种病态。在济南，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我的人生中，这也就是最后一次，我毫无顾及的，面对广大观众，说“实现我的梦想”——而我的梦想，无非就是想做一名真正的女性，但是，遭到了主持人的反对，他们的观点是，这个梦在目前无法实现，“为什么要去做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呢？”

所以，这一切，所能达到的，必须是有一个坚不可摧的东西——经济实力，说白了，那就是“钱”！没有钱，万事不通！

刘志军若是不贪，哪有今天的王林们？话又说回来，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做支柱，更重要。

我们今天宣扬的“中国梦”，是什么？就是要多赚钱，买汽车购洋楼住别墅。而要实现它，单人匹马的努力，是达不到的，这就是人的聪明之处，便可发挥了出来。

王林，他走的是一条“官”线，到底是“发了财”紧跟着，“霉运”也来了，原因之一是他到底没看清形势。

“谁的钱都好赚”吗？所以，得出一结论：人生还是低调一些为好，凡事不要张扬跋扈，不可一世。想想，吃亏倒楣的还是自己。“救人若救己”王林们可能不会想到有这么一天。

听说李玉刚又要在青岛开演唱会了，他是红人，可以说，他的女人扮相，有不少女人为之倾倒。媒体称他为男性，可他有先天之女相，这一点，我自愿弗如也。想想，老天如此不公平，给了他一副得天独厚的女人胚子，我羡慕有点嫉妒。

昨天，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路过我门口时，见我正在吃饭，便站下问我。“吃饭？做什么菜？”男的开口问，女的则站在一边，光笑不说话，女的长得很漂亮。

“冬瓜。”我说。

“没有肉吗？”他问。

“有。”我说。

“这是你的房子？”他又打量了一下屋内，问道。

“不是，租的，刚搬过来。”我说。

“你指什么生活？”问。

“有低保。”我说。

“多少钱一个月？”他问。

“五百四十元。”我说。

“够吗？”

“不够。”我实话实说。

“那怎么办？”他问。

“拾荒，靠拾荒来维持。”我说。

“拾荒一个月能赚多少？”他问。

“不一定，不是死费。”我说。

“你，没有家眷？孩子呢？”他问。

“没有。结婚后一年，离了。”我说。

“为什么？”他问。

“照顾老人。”我说。

“噢。”

他说完这一句，什么也没再说，就同那女人走了。

今天，走在路上，也有不少人问我的生活起居。

二零一三年八月六日

今天，在大港，遇见一胖女人，她说：“都是女明星啦！干嘛还干这个？”

我一听，忙笑笑，说：“现在的明星太多了，附手即是，有点滥。我这样的名人，不算数。”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不是什么“明星”，可有人偏偏这么说。

名人有名人的效应，她们有经济来源，我呢，我指什么生存？

要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论是什么人，从事何种行当，生存下去

是第一需要的根本所在。

这些日子，感冒一直未见好，鼻涕挺多，挺讨厌，吃了买的那药对我的病毫无作用。

上午，去办事处还了5元钱，这钱是刘师傅借给我的，我今天顺便把它还给刘师傅。

天气很热，大汗把妆冲得一干二净！

报载，黄岛区一个“哥们”也学我，男扮女装，不过，他比我年轻，才26岁，想起来比我更象。

他被公安抓了，理由是“嫖娼卖淫”一个这样的人，如何的去卖淫？难道是“男对男”？恐怕是不可能吧，和女的乱“伦”……不知道具体细节，不过，我倒挺佩服他的，能做到这一步，委实也挺不容易。

公安对他的处理时“训诫”和罚款。

其实，我要说的是“穿衣戴帽各人所好”，只要安分守己，不去触及“法律底线”，是没人管的。

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

这个夏天，化妆有点“挂不住”，所有的妆，全被汗水冲没了。不干活还好，一干活，什么妆也不行。

露出的两只胳膊被晒得生疼，今年这个夏天，我有点“熬不住”。

六点钟，天气还比较适合，到一到了中午，热得有点受不了。联系林家，一直没联系上，我想：算啦，她的那点东西，指望不上。

拿出手机，意外的发现，我有一个电话未接，“谁的电话？”按照号码打过去，提示是“空号。”我有点疑惑，“怎么会是空号？”

在广州路307路车站，在候车的人群中，有一位妇女笑着问我：“今年多大了？”我笑笑，开口说“50”，她好象没听清也好像故意的，问：“才31岁？”我将错就错，“对，31，谢谢你。”

和你素不相识，一开口就问岁数，我能告诉你吗？

路上，看见路边商店有一件很漂亮的连衣裙，我是看上了，但没钱买下，

这事我已想了好长时间啦。

裸妆走在路上，惹来不少人的目光，有鄙夷的冷笑，有赞赏的目光；……我自己的感觉是，很讨厌！这恼人的胡渣说明了我男人！但又没办法，因为天太热，早上出门化得妆已经没了。

很尴尬。

那补助的事，一直没消息，又不能问，即是问，人家也不会告诉我确切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二零一三年八月八日

早上，有人在舞阳路上烧荒，那里有两大堆垃圾，这厮可能是怕麻烦，索性一把火烧之。

岂知，这样一来，更污染了环境，还弄得到处都是烟雾，这就是“环卫工人”干得好事！

我不想管这闲事，若是用手机拍下来，这厮吃不了兜着走……

今天，比较昨天，是凉爽一些，但是还是有点热！

途经恩县路干路总站时，那里的女胖调度给了我一袋桃子。

进入夏季，外地来青旅游得大巴把整个湖南路全停满了。

拾了四包鲜奶，两小包小点心，这是游客吃剩扔的。

在德县路遇见小崔，说了几句话，他看见我车上有一个大泡沫盒，便要了过去。我笑骂他“强盗！”他笑着回了一句：“不抢白不抢。”

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

二零一三年八月九日

今天是8月9日，搬过来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日子不算短，在这一个月里，没有奇迹发生，也没有人关心我在这里是否安全舒适，甚至连个问候的电话也没有。

一切的过程很简单，不管你同意与否，一辆小卡车，装上我所有的家当，象一个流放的奴隶一样的流放到这个与人隔绝的地方——周口路 341—1号。

这还是一个村，周围的邻居不多，门口的道路年久失修，到处凹凸不平，汽车一过，尘土飞扬……

这些场景，我都描述过，可事已至此，又能怎么办呢？自己找租房，力量所限，根本无从谈起，政府出面租房，不管房间条件如何，只要能住人，就行，什么安全啊，环境呀，等等，一切都是敷衍简单了事。

这怪不得他们，他们也是为我着想……

高温！高温！

到处都是高温，浙江达到了最高温 42℃ 最低 28.9 度，青岛目前最高也在 30 度左右徘徊，相比较而言，还可以，主要是靠海边近，最近，老天一丝雨也没下，干巴巴的，热得人受不了！虽说是立秋了，但秋老虎，又要发威了！

这天气，这温度，我感到热不可耐！

预防中暑，政府号召人们再高温达到三十左右以上，必须停止工作，而我，没人告诉我应该如何，但经验告诉我：我也必须休息，否则也会中暑！

我以为我不行啦！

周末，八点出门，竟跑了近七个小时，回来感到体力不支，怕是中暑，于是我采取边走边歇的方法，到家时，看表：下午两点二十分。

今天，我以为，出去的晚，没东西可拾，可今天，这一趟总不负我望，满载而归，虽说累点，心里高兴。

上午，在馆陶路，看见了老史，他正在仓库里点货，见了我，埋怨我：一个月没见人，问我上哪啦？我没说搬家的事，只是说去济南了。他说给我留了一个月的东西，见我不来，他只好处理给了街上的小贩。

我觉得挺遗憾的，便给他留了我的手机号，让他以后有货跟我联系。

在近午时，滴了点小雨点但未成气候，骄阳似火，我头顶烈日，肚子在想五提“抗议”，十二点了吧，我心里有数，在走到橡胶厂附近的超市事，进去买了两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

出来时，找了一个荫凉处，吃了面包就着那瓶矿泉水。

边走边歇，心里感到有一股莫名的烦恼，同时感到有些想吐的感受，便疑是“中暑”。

有句话叫“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我还没有因此而倒下，就得干，于是，我在心中默念着伟人的一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路，在我脚下一米一米地在缩短，延伸，横下了心，不这样不行，烈日炙烤下，我，很难受！

今天，没去李那里，在广州路买了一份《齐鲁晚报》。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

秋天的早上四点，天还黑着呢，小狗贝贝已经在家待不住了，狂吠不止，弄得我也没法再睡，只得起床，打开大门，把它轰了出去。

马路上很静，一个人也没有。

今天是九月一号，明天，孩子们的暑假就结束啦，新的学期又开始啦。

我想着我的小时候，第一次进学校时的情景，那时，没有家长领着，自己背着小书包，老师就站在教室门口，笑吟吟的看着每一个新入学的新生。

……

时光如水，眨眼间，人变时立，社会也变时立，从四清运动到文革，自己也经历了许多，但都不是太深刻，因为我那时傻傻的，什么也不懂，那时家里也困难，父亲常年卧床不起，家里的一切主靠着母亲一人支撑，我的母亲是养母，脾气暴躁，自己也常惹她生气，她生起气来，暴怒万分，抄起擀面杖，朝着身上，屁股就是一阵棒打，打得我痛好几天，不敢挨座位，那个时候可没有“家庭暴力”一说，都是“棍棒下边出孝子，”也是，我们兄弟俩个尽管矮了不少棍棒，但对父母大人还是维系了孝道。

母亲也有脾气好的时候，时常给我们讲故事，她有她的一套教育子女的手法，在她的教育下，我们也逐渐地长成了大人。理解了母亲，所以，对母亲十分的敬重。

嗨，往事悠悠，不想再提及。



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

也许走这条线的时间长了，（胜利桥——火车站），我的这身装扮，人们大多也都看惯了，见怪不怪，都这么认为啦，倒也正常。

有不少人说，我是青岛市区的一条靓丽的风景线，也要有经济基础啊，没有钱，风光不起来，还“靓”什么？

所以，这一说法，我并不认同。

一段时间，我听惯了这是恶意的说法，不会介意这些，因而心情不那么拘束，敞开而自然了。

我不知道，这段时间的“网”是不是“收网”了，不再是我的“名号”啦，“点击率”恐怕也较前阵低靡了许多，不再有人支持和捧场啦，人们可能会用一种比较理性地思维来看待我及我的这种异常。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它动摇不了我。

从湖北路到周口路，这又是一个回程，估计了一下，大约又是三十余里，那未，加起来，大约有总里程的一半还多，我大约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因为没人可以在负重的情况下，骑着自行车，纪录这么长的距离。

二零一三年九月七日

夕阳西斜，附近工厂的工人下班了，三三两两的小姑娘，说说笑笑的从我门口经过时，我正在做饭，她们的表情不用看，我也知道，只不过不说罢啦，看着她们的背影和活泼可爱的样子，心里真是有“自愧弗如”之感，别看我也是女性装扮，但要想神似和全部女人化，恐怕在这辈子是不能实现啦。“能保持这样，已经不错了。”这样想着，也在安慰着自己。

本以为出去地晚，会一无所获，可是今天“超载”了，还是走到热河路，巧遇前面堵车，在时停时走的时候，绳子松了，掉了不少东西，只得下来整理。

这一整理，堵得更厉害了，我有心想让他们快点过去，但货不捆好，无论动车。

经过一个小时的整理，捆九完毕，才继续前行。

早上，在经过馆陶路时，还是选择性的绕路，在经过市场时，马路两边停满了车，旁边还有一些菜贩子的摊群，会车相当困难，有个小车司机可能是个新手，间距我给他让了出来，别的车都过去啦，唯独他，往前拱拱再往后倒倒，弄得后面的车摸不清他的意图，包括我，看他实在不行，我又往后倒了十公分，终于可以过了，可气的是，这位老兄的素质相当的差劲，给他让了，他还开口骂人，他的车号是“部-E1XX620。”

我没还嘴，让他骂去，全当骂他自己！

在过市场二路时，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小车不断地从邮局大院门口驶出，同样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还是“先停先让，若不这样，非刮车不行。”在大沽路，拾了两个小拖车。

今天早上，拾了两袋红糖，一袋生鸡蛋。

由于车子不能再装了，火车站那边，今天我就没过去。

在龙山路1号，一个认识我的人，给了我不少东西。

二零一三年九月八日

昨晚上，我做了个梦，我又回到了沂水路2号，我的老屋，老邻居都搬走了。看见了沂水路2号甲的孙某，欲和她打招呼，但她却视而不见，板着脸，从此，眼前消失了，我不解地望着她……

梦醒时分，觉得很荒唐可笑！一种空虚感攫住我的心，过去的一切，又都似电影般地浮现在脑海里……

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

现在，农村中的年轻一代都不去务农了，他们或组团或独自进程务工打拼。他们也想过城市人的日子，所以，在现阶段，这是一个趋势。

现在，有一个口号，叫什么“蓝色经济”，什么是“蓝色经济”呢？过去是“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如今，什么都提到了环保上，好像不如此地球就塌了一样，真的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

我怀念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物是人非，人是物非，无所适从。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

应该怎么说呢？

今天还是第29个“教师节”；这里的花店在前一天就被孩子包围了，她们在选购着合适的花；献给自己敬爱的老师。

我那时没有什么“教师节”，但我们也从那个年代里走到了今天。

早上，收拾完，已经七点多，便匆忙出门，走了一半，想起了正在充电的手机没带，便又回来取。

这时，有不少打工妹，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我端着一盆水，也和她们开个玩笑，嘴里喊着：“二、三、一”有个姑娘“哎呀”了一声，向前走去，我的一盆水也正好泼出去，但方向不是她们这些人，只是想闹个邪招，完了，我马上和她们说，“对不起，别恼，纯属玩笑。”那几个姑娘没说话，我也就不再去理她们。

离中秋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但大街上已经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人们开始购买过节的礼品了，人们手里提的，汽车后备箱里，尽是一些过节用的礼品。

我现在过着另外一种生活，粗茶淡饭，看着这些，心里真不是滋味。补助的事，如石沉大海，我也是有点无可奈何，心里有情绪，无处发泄啊！路上，有认识我的人，可我并不认识他（她）们，他们或开车或步行，时不时我：“大喜！”不清楚处于真心还是嘲弄，我都要保持这另外的一种“风度”，尽可能地回应着，无为不可。“他是网络红人。”这时，我听见路边有人这么说着，我无意的瞅了那女人一眼，心想：闲的，名人怎么的，还不得拾荒生存。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四日

入夜，随便打开屋门，看着这漆黑的夜幕，天上没有星星！我感到了一阵无聊，好无聊啊。

昏暗的街灯下，没有人走动，不时的只有几辆汽车经过，风，吹在身上，有点凉意。几只狗在不远处，是在觅食吧，我不想知道它们此刻在干什么，对于我来说，生命就在这里蕴含了它的全部意义。

……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啊，活着的人，又有哪个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蝼蚁尚且惜命，何况人乎？

我和人说起了我的过去，干嘛说这些，我也不知道。处于一种心理，让人家了解我，了解我刘培麟是为了“救母”而罹难而落魄，所谓的“孝子”之命运也。我不学无术，人生浑浑噩噩的，混了近半生，如今，而尚知天命的我，竟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别人为我租赁的房子里了却残生，尚以苟命！

其情可怜，其情可恨！

我曾经也有过梦想，想过上好日子，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这种想法，岂止是现在才有，早在青少年时期，心里就有这种夙愿，只是囿于家庭太贪闲而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

如今，也不是忽而又想起这些往事，而是自己知道，以我的条件而言，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女人相当困难，而条件不好的女人，自己又看不上眼……另外，则是由于自己的经济实力，远远地达不到要成家的标准……按现在

的“行情”看，一个男人，没有事业，没有票子，而且没有房子，而车子更谈不上，用什么去“谈情说爱”，与其让一个女人为我受清贫之苦，倒不如放弃此念，做一个“孤由”之人。

十三年来，按捺不住，扮上了女妆，一发不可收也。男人不能离开女人，而女人也离不开男人，自古红颜知己而薄命，如此，如此……

也是想起了这些，不禁潸然泪下，“三军可夺帅，大丈夫不可夺志”，而我，又算什么呢？有人说知难而退，退而求全，也许这就是我的根本。

是啊，梦，这东西，只是心头之念而已，十三年来，又有哪次成真呢？

回想过去的那一次婚姻之变，心中懊恼不已，自己被一个残疾人给“耍”啦，还差点为此丢了性命，想想，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命！

我由此而没有了选择，我的余地很小也很窄，那时的我，很笨也很蠢……

天，是瓦灰色的，一层薄雾轻绕在天空，雨，没下，风也没刮，今天的气温还是可以的。

一路拾去，净是些碎纸壳，在高河路，有院内打扫除，给了我一些废塑料瓶之类的东西。

在天津路吃早饭之后，走到广州路，拾了一些木板正好带回来烧火用。

下午，起风啦，风很大，我庆幸自己上午抓紧时间跑了一圈。

真的要变天啦，自己还没准备，过冬的东西都想买。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今天，在陵县路X号，看见了我以前的同事周志云，他正在和一个人说话，我在一边看着她，女人上了岁数，再加上不打扮，显得格外的苍老，她没看见我，或许会认不出我了，因为在这之前，她离开了单位，也是在后来得了病，据说是丈夫待她不好。

三四十年过去啦，不知她的情况如何。

我想起了我在年轻时曾经追求过她，那时她还是单位会计兼团小组长。

那时候，我是在单位出大力的，拉着板车各处送货，记得当时的业务员是张善光和赵世魁。

但这两个老头是对手和对头，见面就吵架，谁也不买谁的账，厂长是一妇女，名姜大疤”——这是人家送她的绰号，其真正的姓氏我也说不出。她是莱阳人，有一红色的历史，那个年代，这样的人很吃得开。

所以说，当时我追求她，也是不谙世事。不知道人家根本瞧不上我，以后被她拒绝啦。

又在中山路的工艺美术附近看见了孙承斌，这次，我没喊他，只是远远的跟在他后面，他比以前老了许多，腰似乎躬的厉害啦，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他今年也逾七十左右岁的年纪。

我不喊他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因为我的缘故，二就是见了面又能说什么呢？在华阳路看见了小杨，他是我认识了有一年的朋友我们在那里聊了一会儿。今天，没拾着什么值钱的东西，去浙江路拿我昨天没拿完的东西，被徐师傅（我称他“老大”）埋怨了一顿，他问我昨天怎么不回来拿？我编了一个理由，但他却不相信。

不信就不信吧，这事儿，无所谓。

下午，小赵又来了，她给我捎来了包子和三百元钱。

聊天中，她和我谈起了以后的生活，问我：“以后做什么打算？要不，去养老院。”

我讲了，我对养老院的看法。并举了去“救助站”的几件实例。

她说，那是个例的现象，养老与救助不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系统，因为他们统属民政局管辖。

不过，他们说的与做的确实不敢恭维。

2012年的救助站之夜使我看清了他们是怎么“人性化服务”的。

在对待流浪者的问题上，形同犯人，动辄呵斥，虽说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让人总觉得不快如哽在喉，噎得要命，但也没办法，那时的我总有一个意念：赶紧出去，一天也待不下去！

今天，有了这三百元钱，如同汽车加了油，有了“盼头”，这钱是及时雨呀。我去菜场买了菜。万物在眼，琳琅满目，我一时想不出应该买什么，怎样如意的消费，最后，只买了白菜和芸豆，买了肉、葱，回来自己炒了三个菜，打开了那瓶八月十五朋友送的德国葡萄酒，没有多喝，也只有两、三两的样子，酒的味道不错，淳正浓浓的一股香味。

我不是今天吃了，不顾明天的人，这些年的生活磨炼了我，使我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它透着艰难而且辛苦。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人，来到这世上，不是来享受的。……从小到大，看明白了，人是怎么活着。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门口卸的那一堆沥青小山，可成了一些人“现成材料”，先是下院小闫用簸箕挖到了他的门口垫路，继而来了几辆小面包车，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用铁锨往车上装；这个刚走，又来了一辆……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一股冲动，拨了110，但对方“线路正忙”，另外，我又想到：万一不实怎么办？再说，我还在这住着，万一人家报复，我又找谁？……

反正，想了很多，随后，我便把它扣了。

其实，还有另外层原因：我这一身穿着，警方会如何处理。

那堆“黑山”被削平了一半，“唉！……”我摇摇头。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换了这个新手机，机号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电话很少，要说告诉，也只告诉了为数不多的，自己认为还能“靠”得上的人，他们的电话也很少来。15092190425，对我来说，不如15092421583，“5”代表无人和我联系，而“3”则说明“散”；但“散”中还有很多人会找我，包括电视台。

这次，他们不知道换机号的事，所以，他们用旧号还是打不通的。

其实，已经做了三次节目了，该裸的也都裸出来啦，整个山东都知道有一个男人在青岛是出了名的人物——扮女装而因此出名。

没有什么动人的事迹，平平仄仄的一生，若不是有“孝心”这一说，恐怕至

死是不会有今天的。

我尽量按着这个说法往下继续着我的故事，不刹车，匀速前进着，没有人出来反驳和发表不同看法。

令我担心的，是我的那些“亲朋”们，而他们采取了默认，至今没有人因此而站出和我面对面。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有亲戚吗？我会断然地否认，同时，因为我，刘家后边也不会再有什么“根”。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正月十五元宵节

本子，又换了一本。在这正月十五的时候，门外又响起了几声鞭炮声。过了十五，年，算结束，一切又步入了正规。

早上，有些冷，但比以前似乎又强点。赵说今天回音，心情很复杂，盼他何来由？非亲非故的，可是，离开亲人已久，非常渴望会有人陪伴我左右，至少我不孤独。

又一次戴上了那花环，戴上它，使我忘却了烦恼和忧伤，在那些日子里，是它陪伴着我……

今天是“元宵节”，又是西方的“情人节”。

不知该怎样讲，情人节，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节日吧，或许，只是个名称而已。

情人，指结了婚又在外边拈花惹草时，认识了婚外的另一个女人，或称“妾”，情人也是指未婚男女之间的一种别称。

我没有妻，更没有情人，欸，谁又那么傻呢？

元宵，大家常吃，都知道它是圆圆的，生面或糠或别的什么东西，交互，吃到嘴里是甜甜的……它象征着团团圆圆，是么？

每逢佳节倍思亲，人之世故，无可指贬，可是，我的亲人又在哪里，随便到某一场合，认一个，啊，你是怎么想的，“神经病！”有人会这样认为，这也正常。

人，不可能为了这么一件事去想不开，或去冒认一个“官亲”，也许笔者认为这并不妥。但是后来的结局又会这样，悲伤，忧憾，那样，对身体不好。

一切向前看。
夕阳已迈西山，
还待何时；
风华已去，两鬓斑驳，
更指西山枫叶，
惟两茫茫；
谁人在我心中，
苍茫大地，
无以回声。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正月十六七九第一天

昨下午，闲来无事，整理家务时，也整理了自己的那些日记，有些已经散落，从2008年到今年为止，不下二十万字，有用吗？不知道。

我还有些日记散落在了乡间，那年去乡下，沂水上马住闲时，带了过去，回来时，因仓促没能带回，这一直是我的一桩心事。

昔日我的朋友小黄，一个农民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人是会变的，近十八年过去了，难说他不会有所改变，或许已经成家。

日记，我一直是笔耕不辍，我想，这也是一种财富，虽现在不是，留到以后，或许会在我死了以后，它会被人们重视。

其实，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自作主张把房子卖啦，最后落得无家可归。

我住过许多地方，但都不长久，欸，怎么说呢，这杯茫酒还得自己咽下去……

早上，胜利桥河里的水还没有融化，风似一把剪刀，冻的双手指疼。

走了一段，稍感好受点，海云庵糖球会还在继续……

人，很多，加之今天是周六，车子走到这里，立刻“陷进了”人海里，人边走边停，走到前边，似乎没有路了，因为摆摊的特别多，我不得不跟着322路1480号车缓缓前行，呵，一串的公交车排成了长龙，挤得一点空也没有，我看穿行无望，只得停下来等候。

我看到许多人从我眼前走过，他（她）们中有不少人对我指指点点，有一个妇女大概知道我，说了句：“这不是大喜吗？真厉害呀。”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哪方面“厉害”。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突围”，冲出了这个路段，令人窒息的道路。

在回来时，路经沂水路4号，碰见了我以前邻居，一个姓王的大姨。

给她问了好，接下来，我俩聊了起来。她主要还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我回答了她，说请她放心，饿不着。

早饭是在天津路吃的，买了一碗馄饨，边吃着，我想起了一件事，于是，我就给打了电话。

我的目的是除了必要的问候之外，主要还是问问衣服的事，还没等我对她说这事，她就叨叨起“廉租房”的事，让我抓紧时间去办这件事。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只得在她说完之后，挂了电话。

有点热，我脱了外衣。

我没想到家里会发大水，停下车，和往常一样，打开门，我向屋里看了一眼，这一看，吃惊不小，原来出门时，竟忘了关水龙头，水，把屋里的衣服、箱子全泡啦，好在损失不是太大，赶紧关掉水龙头，拿来簸箕开始往外舀水，足足装了三桶水。

水龙头是在前些时，因为天冷冻啦，打开了竟忘了关。

欸，这脑子！我拍了拍脑瓜。

下午，抓紧时间去卖了点货。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六日

早上，六点起床，洗出了几件衣服，听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

吃了点饭，想出去，准备了一下，我以为过了春节，能有，可以说，能拾到好吃的或衣服什么的，可是十几天过去了，春节也过去好几天了，竟什么也没有，很沮丧，可又无可奈何，没有就没有吧，别胡思乱想。我这样劝着自己。

没有好衣服，求人也不能，因为这话不好出口，尤其现在是。

从外边回来，脑子里想着乱七八糟的事。

孩子们明天开学啦，这个寒假很快就结束啦，上班、上学，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

可我又在求什么呢？

人生有两件事，吃饭，生活，对我来说，就这两件了，别无追求。也许，这太没意思啦，岁月磨了后人，我也变得无所谓啦，夕阳西下，还指望什么呢。

幻想，它不是生活中的一切，现实还是残酷的。

今天，拾了一袋黄瓜炒鸡蛋，这是有钱人吃剩下的，他们把菜打了包扔在了垃圾箱外面，行，还算有心，知道会有人拾去，也算接济了一把穷人。

另外，拾了一件饰物：金链子，是不是项链，我估不透，及此，这也是有钱人扔出来的，还有手链。

回来时，还是经过了四方海云庵，那里的糖球会仍热火着呢，它没吸引我，因为我没有钱去消费。

肚子饿了，买了碗拉面，速吃速决。

没有电话。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人，到底怎么生活？

这个问题由我嘴里提出，有点幼稚和荒唐，难道你活了大半辈子白活了吗？

真的，这个问题很早我就问自己，只不过今天又拿出来“晒一下”，不为哗众取宠，我觉得，人，这一辈子，除了为自己以为，还得学会为别人，为公众的利益而生存下去，融入到社会之中，这才是人生之根本。

也许，这才是源泉，才是动力，失去这些，人，不过只是一具空壳。

人，不能孤独的活着。

我，没有做到，且也做不到，我是下半辈子中走向了一个反面，从生活的各个角度封闭了自己。

在心灵深处，我做不到，我坚信自己是个女性，可是，我又错了，又有些离谱。

怎么办？

我不知道。

道理谁都明白，可轮到我了，越想越糊涂。

今天早上，忽然就想到这些，但是改变不了，我为女性而痴狂，那颗心永远也不安分！

我讨厌男人，昨天是，今天也是，根深蒂固。

早上，穿上女装，感到此时此刻，我就是女人！

现在，讲“实现中国梦”，我的梦无非就是想做一次女性，实现自己穿婚纱的愿望，不过，这从各方面来说，目前，自己还不具备，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毫无可念之地。

有人说，我投胎投错啦，我也这么认为，可是，没办法，女娲就这么把我造出来了，想再“折”回去，是不可能的。

看了赵本山演的小品《公鸡下蛋》，虽说是个笑话，不过引观众哈哈大笑而已，细揣个中滋味，令人哭笑不得。

济南，我是不能再去啦，因为“朽木不可雕也”，既然我是块“朽木”，再雕，也出不了好作品，不如就这么下去。

自己的底座还是好的，能抗八级风浪，无论怎样，我不去做那些昧良心的事，纵观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一路坎坷，不也走过来了吗？

虽然后期形象不好，但还是被人接受的。

……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哎——”

“哎——”

正在卸车，听得不远处有人叫我，抬头看时，却又找不见人，索性不再理会，也许不是叫我。

“哎——”又是一声，这会儿看明白啦，原来是对面加工厂单位宿舍，喊声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我决定过去看看，问问是什么事，如果不是，也就算啦。

“哎，你过来，我和你商量个事。”居高临下，他这样说。

“什么事？”我喊道，第一次有人找我商量事。

“你上来吧，三楼。”他对我说。

于是我走进了宿舍大门，上了三楼。

他在门口等着我，见我上去，便打开了楼道间的防盗门，把我让了进去。

“坐。”他一指沙发，让我坐下。

我趁这间隙，打量了一下房间。

房间很大，大约有十五六平米，能住 3-4 人。

屋里挺乱，一张小饭桌，桌上，吃过的碗、筷、还有几只空酒瓶，地下也是，挺凌乱的。

对面有一双人沙发，有一张双人床，铺盖没有叠。

“你一个人住？”我问他。

“老婆没上来，在家照顾小孩。”他说。

“什么事？说说看。”我急于想知道内容，于是，我开始问他。

“让你去贴小广告，怎么样？”他说。

“小广告？怎么贴法？”我试探着问。

“我一天给你二十元钱，你就在你去拾破烂时，就干啦。卷帘门，这个你知道吗？”

“知道。”我说。

“你就在卷帘门上贴，凡是有卷帘门的地方，你就贴上它。”

他拿过一沓不干胶粘贴的广告，对我说，并做着示范动作。

“这，我会。”我说。

“可千万别拿回去，一把火给烧啦，——我要见效益的！”他说。

“你放心吧。”我说。

话，说到这里，他给了我二十元钱，算是第一次的酬金。

“行。”我说。

我拿着这一沓广告回来，边走边想，这任务，说轻也轻，说重也重，就看怎么去完成啦。

这事万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贴出去之后，是要有顾主上门的。

我决定，先试试水。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最初，接到贴小广告的任务还担心会不会被抓，要知道，现在的人反对这些东西，认为它会给环境带来污染。

贴几张小广告就会污染？我真的不相信，但有些人真的被“洗脑”了，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的老头老太太们。

今天，我从这里开始贴，一直贴到了市南区的中山路、河南路，凡是有卷帘门的地方，我都给贴上了。

还好，没碰见麻烦。

贴这个，分散精力和体力，贴时，得注意周边是否会有城管的人；

而贴小广告，也耽误了我的“主业”。

今天，一路下来，收获无几。

我后悔答应他啦。

不知道他姓什么，而且这期间不能去找他，他会来找我。我认为：20元，有点少，可有人说，值。

我被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金华路，有个男人说我是“戏子”，并问“唱什么角，花旦还是青衣。”我笑笑，没有回答。

这么说吧，贴了一路小广告，以致差点忘了我的事。

在湖北路，老于的报摊上，邂逅了一年多没见面的老马——马难穷。

他曾经给了我精神上的慰藉——送给我一幅他亲手绘制的“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是出自毛泽东的一首诗。

我给他拜了“晚年”，没出正月，还是年啊，这会儿拜，任何人也不会“挑礼”。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月底啦。

一个月，说快也快，说慢也慢，总之，生活这列破火车，带着我，不知疲倦地又到了下一站——2014年。

回忆过去的每一刻，无不在别人的资助下，磕磕绊绊地生活着，使我最难

忘的是去年2013年12月的电费,四百元呀,若不是朋友的鼎力帮忙,这一关,怕是过不去。是她,及时地给我付上了这份昂贵的电费,使我终生难忘。这个春节,我过得最低调最寒酸的一个春节。由于政府紧缩了开支,使发放的低保福利少得可怜,而自己又很难去大肆地布置春节应有的一切。2014年,我还是我,还是以拾荒为主业,由于路途远,只是半天“营运”,半天在家休息(或为卖货);我还是女装,有点神经质的“妄想症”,总想象我为女性的形象,结果还是令人捧腹!令人不可思议!于我的智商相看,又是那么地匪夷所思。

我还是继续着我的写作——日记,不知写给谁看,但我还是笔耕不辍。四千多篇,不知所云,在我的一生里,除了卖房,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使我悔恨一生,不能原谅自己。

其实,非当时不能这样为也,时事逼人,每当回想这事,总是有一种阴翳,伴随着左右。

“安得广厦千万间,广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名句,但是,这句话用在我这里可能不太合适,因为十多年过去啦,颠沛流离,几经迁徙,总不能有自己的安定之所,想到此,无不悲催呀!

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

不想打扰你们,没这个打算,只是一下子想到了这里,亲情嘛,总是割不断,理还乱。不知为什么,今年心里好想你们,但不敢贸然登门,也是近十几年,青岛变化太大,取消了四方区,改为了“市北区”,不知你们是否还在人民路居住,也许你们早已搬了新家,因为你们有钱,足以买套新房了,而原来的房子或许住不下你们这样的大家庭。

有房就是好啊,现在,我深有体会,因为这十几年,自己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地变换居住地,不断地迁徙,在迁徙中,丢掉了傢俬也丢掉了自己。

而现在的我,是女装,一色的女式装备,可算得上是“半个女人”啦,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用男人的身份去生活,用女人的身份来做节目”。

的确,自己自从有这两重身份,忘掉了自己的痛苦;也忘掉了自己的性别。

不知为什么，穿上女装的我，感到特别的舒服和自豪！

但得到的是什么？在这里，不想多说，只要你们看过我写的日记，就知道我是怎么生活的。

也许你们会说，咎由自取。不敢瞒你们，的确过了几年非人的生活，屈辱的日子和着泪水度过。

我颓废，是扶不起的“阿斗”，我自诩“阿 Q”但又不知学阿 Q 什么。

去济南做了几个节目，在台上，我信马由缰，口若悬河地发挥着演讲内容，台下的听众们在哗笑中听着，渐渐地，他们被我的精神所打动，……

我曾也想过，后果会是什么，结果，你们沉默了，你们不再去“拍案而起”啦，这是你们对我的态度。

我知道，你们也看电视，在电视中，也能看到我站在那里，讲着故事……

我知道，你们对这事自始至终，了如指掌。

网上给我的名字是“大喜”，我的事也由网上传开啦，传得沸沸扬扬，也确实感动了不少人，尤其是我的“谬语”，更是不少信男信女们的“座右铭”……或许，在这之前，你们以为我死掉了，不在人间啦，可我还活着，坚强地活了下来。有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自己被自己打倒啦，爬起来，生活还在继续。

我知道，不可能你们会去帮助我，因为从我记事那天起，我们之间，我们父辈之间，就存在着隔阂和矛盾……

这很正常，人，就是存在于矛盾之中。

啊，我的那些侄子侄女们还好吧，我想，现在，他们中也为人妻为人父了吧，也许，你们也有了自己的汽车，成了“富人”或“土豪”。

但我，不羡慕你们，没用！路，是自己走出来。

别了！哥哥们。

写下这些，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或许，对这一切，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也不是聋子、瞎子，我的一切，你们想必也确实了如指掌！

我不想说别的，作为我，不可能指责别人一二三四，只是没了一份亲情，

多了一份悲哀。

我相信，人间会有真情在……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

昨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怎么过？吃什么，不是太了解，听得远处响起了鞭炮声。

晚上，随便炒了两个菜，蛤蜊，喝了一瓶啤酒，不，自己没有那个“酒量”，只喝了一半。

今天，照常“上班”。

河堤上已经有人干活啦，是园林工人在整理路边的花圃，河水早已解冻，一台挖掘机正在平土造堰。

春天，是万物苏醒的时节。一路上，欣赏着这大自然赋予的万千景色，心情怡得，不由地哼起小曲：沂蒙山好地方。

“唉，快看，那骑车的是女人吗？”路边传来了两个女人的对话声，我不由地回过头去，看了对方两眼。“咦，是男的？！”那个子稍高点的，长得还算秀气的女子说。

“不会，你看走了眼。”另一个女子说，这个女子满脸雀斑，也扎着两小辫。

“这个世界有点乱。”那女的来了句，我不由地暗笑。

今天，还是无货可拾，但也没空车，平平的一车，拾了袋“黑芝麻糊”和“泡打粉”。“泡打粉”是做面食的。

在天津路小憩了一会儿，花五元钱在路边吃了碗馄饨。

附近商场里扔出来一些大约八、九岁女童穿的小衣服，不见得我能穿上，正在踌躇间，被另一环卫老者拾去，装了一口袋，我立刻有点后悔自己的犹豫。

很快，我又不那么想了，因为是小女孩的衣服，尽管漂亮，自己未必能穿得出去。

还是那片待拆的空楼废墟，那里的花儿已被别人拾了去，我过去，有意想捡点什么，但只是空空如也。

还好，只拣了一束花儿和一缕纱丽。

没有人看到，我把它带了回来。

半路上，有一妇女，喊住我，给了我一些她拾的废纸和几个空塑料瓶……在湖北路，碰见公安退下来的老张，他患“脑血栓”，因治疗得及时，只是口齿有些含糊不清，他拦下我，聊了起来，话题自然聊到了老李，我说了我的疑惑，他说：“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和他聊了有十几分钟，在这十几分钟时间里，不断有人围着和窃笑不语。

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

呜呼哀哉！

今早上，梳妆时，惊愕地发现，一夜之间，竟白了头！

满头的白发，使自己陷入了痛苦之中，唉，人亦老，老亦然，自然规律，怕又有何用？

但是，现实告诉我，有许多衣服不能穿了。男扮女装的岁月到此结束！

是悲？是喜？

悲的是再也不能穿那些漂亮好看的衣服啦；喜的是，终于要回归本性——男儿的本性！

但我不甘心，不甘心！

五十八岁了，再有两年，就成了老人，真是岁月催人老呀，不服不行。

看来，只有戴假发啦！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人民，忠于党……”唱着这首歌，长大成人。今天，再回首，难见当年之雄姿，翩翩少年，已成白髯老翁。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七十周年的纪念日。

现在，重走雷锋路，纳入了新的概念和时代的轨迹，提倡“做好人，做善事”，人“以信为本，信则立”，这是这个时代提倡的。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

雷锋、郭明义，他们不愧是时代的楷模，为人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向他

们学习，就是学习他们的精神。

在我们周围，英雄人物很多，从焦裕禄到新时期的村官，都体现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

人，是有精神的，而它的精髓就在于奉献。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昨天晚上，接了两个莫名其妙的电话铃，接过去，却没了信息，语音提示又告诉我：“此号为空号！”

“这谁？这样讨厌！”我无奈地放下了电话。

电话便没有再响。

翻遍了电话记录，却没能找到这个号。

今天，拾了两大绺假发，长发。我高兴极了，因为我做梦都想做女人，这事就这样，你我坚持做这件事，老天也帮忙。

今天，一天也没什么事。

下午回来，去卖了些东西，得款8元。

老板说，现在矿泉水瓶的价格又跌落了，今天我还按0.08/斤给你，明天清了底盘以后，就是0.07元/斤了，看来，这东西回价是不可能啦，只能越来越低。

我听了，心想：如今想要指着它们发家是不可能的啦，纸壳不值钱，矿泉水瓶再跌下来，以后还咋办呢？

不知道。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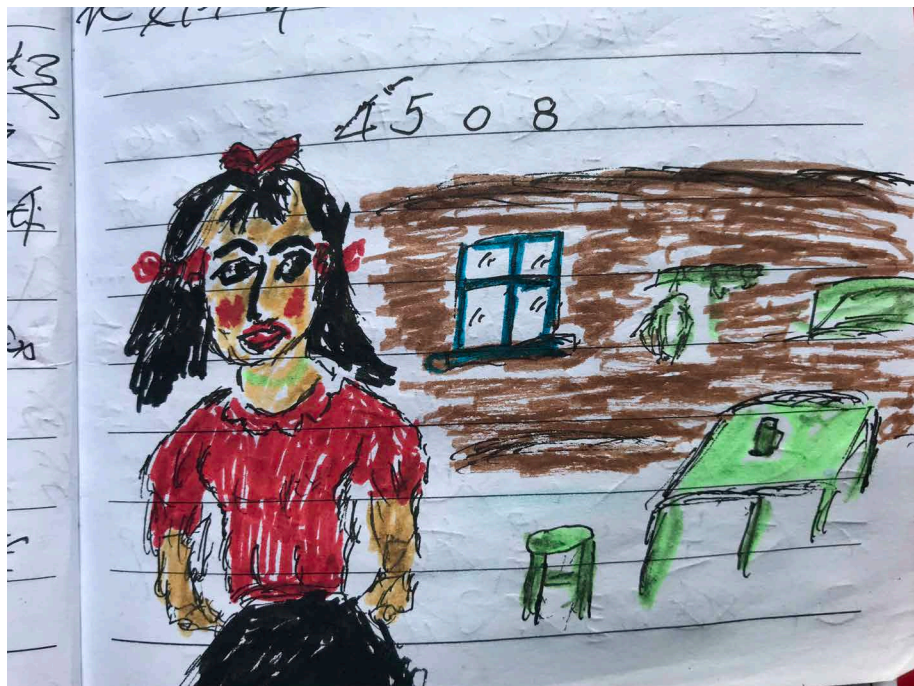
从别人收的废品中看到，破鞋及旧衣服都在收购之列。

这就给我以后拾荒中又有了一个新的目的和目标。

早上，把昨天包饺子剩下的面，做了四个“死面”馒头。

蒸出来的馒头，是黑色的，因为没有添加发酵的缘故。

就着拾来的炸小鱼，嚼着新馒头，心里是高兴的，嚼在嘴里是甜的。这足以证明了我的生存能力无虞！任何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面缸里的面不多啦，我自言自语道：“又好买粮啦。”话到为止，没想别的，但巧就巧到这里了，我在商河路的垃圾箱里竟然拾了一袋面粉！真是“无巧不成书”呀，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不能不说“也费工夫”，从商河路运到周口路，是得费一番体力。

自行车加上这一袋粮，有点“超重”，路上还要应付各种复杂的路况，终于，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

上午，有点事，出去的较晚，我还是去了18号，那里有个报亭，主任姓张，他们两口子承包了那个“治安亭”，每月上缴人民币一万元。

今天，我去时，小张不再，和他老婆聊了几句，他老婆说我的项链好看，并用埋怨的口吻说她和小张结婚也有二十多年了，没见过他给她买过一枚戒指和一条项链。“穷死啦。”她说。

“唉，都说爱情，什么是爱情？俺俩个坎坎坷坷的也过来啦。”她说。

我听了说：“嗨，就那么回事，慢慢过日子吧，总之，有个伴儿比有什么都好。”还是取了报后，进了大院，小猫没在那等我，大概它没等着我，自己走啦。我每次都给它从垃圾箱里找食物吃。我看它还是太小啦，本想抱回来养着，无奈，家里已有了一大一小两只狗啦，再养它，三个非打仗不可。

8号和5号都没什么东西可拾，叹了口气继续往前走，16号院的垃圾堆成了一座小山，已有两个多月啦，没人清理，“环卫这帮混蛋！”我骂道。

这时，有几只野狗在上面觅食，它们看见我，叫着跑开啦。

“嗨，大嫚儿，又见面啦！”说话的是一农村上来的收废品的老头，他说，现在废品价跌得太过分啦，矿泉水瓶七分钱了，连易拉罐也降到了一角了，“不好干啦。”他说。

“不好干也得干啊，否则，吃什么？”我说。

“唉，也是。”说完，他推着他那辆小手推车走了。

商河路有个男子在加工着鞋架子，一个鞋架子在那放着，这些木质的架子，他光负责往上边拧螺丝，“加工一个一百元。”他说。

“好。”我说。

我看了一会儿，便走开了。

那里有个邻居，给了不少吃的食品。

今天，我还拾了不少从电冰箱里倒出来的冰的丸子之类的半成品。

“哎，过来一下！”有人在后边叫着，我认为不是在叫我，而事实上，正是在叫我，他叫我过去拿一个纸盒。

“我认识你，你上过电视，对哦？”他笑着说。

“对，对。”我连忙承认。

这已是两年前的事了，如今再提还有什么用呢？

看看，车已满了，便从渤海路往回走。

这里，为了建“高架桥”，迁走了不少的住户和企业，连铁道线都挪了，甚至拆除啦，这里在过去，我经常拉着地排车来这里提货和送货。

原来的铁路库房早已拆了，成了一栋栋的高层建筑。

“唉，变化太大啦！”我悄然感叹。

二零一四年四月五日

又是一年的清明节。

本想去祭奠一下故去的亲人，但是，经济萧条的我，拿什么去见他们？！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房子没了，家也没了，现在，唯一的生存目的就是拾荒。可是连拾荒这唯一的来钱之路，都被跌价跌得无法指望了。

怎么办？

现在，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啦。

下午，大风还在继续，我吃了饭，卸了车，两点钟，便又欲赶往沂水路。公交公司又进了一批新车，冠名“为世纪快线3路”，是从胜利桥发往世博会的。阳光不错，一路上，我算计着时间，忽然，车子“咔”的一下，“糟了！”我立即停下车，检查一下是哪里的毛病，一看，嘿，是大风把筐里的绳子刮了出来，正好缠在了铁链上，很死很死，这下，两个车闸也弹落了下来，忙乎了一阵，又发现闸皮没啦，这可是安全隐患！正好经过小张那里，过去一看，嘿，老兄打烊啦！“这事闹的，得，赶不了啦！”

没有对方的电话，只得自作主张的放弃此行，走回家中。

今天是清明小长假，人少车多，舞阳路的工程还在继续，沿途，栽了不少的柳树和松树……

二零一四年四月六日

在四流南路七号院，垃圾箱旁边有一包旧衣服，展开一看，嗨！没有一件是我需要的，全是些油渍麻花的男人服装，有旧西服、裤子、棉大衣和线衣，全都脏兮兮的，无法下手，我翻了一阵，没得到什么东西，便不想要它，再看看，车上也实在装不下它，“算啦，不要啦。”我自己对自己说。

其实，这些东西也能卖钱，只是我不愿意弄这些脏呼呼的衣服。

拾了一条红裙子和花内衣裤，另外拾了一只过了期变质的烧鸡，它主要是用来喂狗吃。

路上，碰见一个人，他主动和我搭讪，说我如何漂亮，并问我有无“金货”，我瞟了他一眼，“没有。”继而问他“金货”怎么卖，他说得分等级，好的当然贵啦。

那人走了以后，我想，拾荒能拾到金子？没听说，可也别说，兴许偶而一次碰上呢？

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

日子在一天天的过去，这几天，我的饭都是节俭的不能再节俭了，随着废品的跌价，我的经济又一次地受到了挑战！

这种生活还能维持多久，唉，走一步看一步吧，赵姐说来一直没来，她目前来说对我很重要，她能在经济上援助我，虽然这种几率很少，但总能缓解一下我的困窘。

现实生活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像解几何题一样，需要我去破解它，找出路。

我说过：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当失望值大于希望值时，需要的是冷静思考，沉下心来，调整心态，迎接困难，战胜它。而这就需要坚韧的意志。

八点半出车，一路无话。

又在大港那边拾了一个木板凳。

在返回时，从华阳路中段开始堵车直堵到长途站，中午一点才到家。

今天有雾，而且刮着风，在经过沂水路时，肉店老板告诉我，有一包土豆你拿去吧。我一看，嘿，不少，大约有二三十斤吧，在大网兜里装着，考虑到车已满载了，便说，下午取。

这两天正好家里没菜，有这些土豆正好填补一下。

脚上的鞋开口了，凑付一下，还能穿。

今天，在中山路原老环球文体商店门口，又一次的与孙师傅相遇，我向他打了招呼。

想和他说点什么，可有千言万语不知从哪说起，忖思了一下，只问了问：“身体好吧？”他笑着点点头。

我俩就这样错肩而过，谁也没多说一句话。

雾还没散尽，下午的雾还是不小，挺冷的。

下午两点半从家里出发，一路疾驰，到了沂水路，装上了那包土豆。

包里还有十块钱，回来时又买了十元钱的肉，晚上，炖地豆吃。

今天，还是拾了不少女鞋，但还是没有一双合脚的，看来，这鞋是非买不可啦。女人中我这号的脚码是不多的，也是不好买。

嗨，怪愁人的。

有人要给我一些男装，被我拒绝啦，当时，他拿给我，我看了看，说：“你留着吧，我没男人。”

他问：“你不是……？”话没说完，被我打断了，说你看好了再给。

晚上，正吃饭呢，忽然，灯灭啦，屋里霎时一片漆黑，“怎么回事？停电啦？”慌张忙乱中，忘记手电放哪了，便寻着用手去挨个地方摸，终于在床头摸着啦，有了手电，心里不再慌张，“找人？”上哪儿找人？我自己又不懂电，唉，就在这六神无主的时候，来了两个青年，他们是后院的邻居，他们也问是“怎么回事，停了电？”我说：“我也不清楚，正吃饭呢。”

那青年要来凳子，站在上面，仔细地查看电表，最后才得出结论：保险丝烧啦。

手上没有现货，问我，我说没有。他俩商量了一下，便用了一种土办法，就是用一截绞断的铜丝接在了闸刀上，两头拧紧，合上闸刀，第一遍，不行，又来了第二遍，在第三遍试过之后，终于又有了电。

我鉴于他们说，闸刀要换的事，试着问他们，他们说：“唉，这闸刀早该换啦。可找谁凑钱呢？就这么个条件，爱住不住，凑钱，说得容易。”

他的意思我明白啦，在这种情形下，也只能维持现状，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修。

事，就这样，还有话说吗？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浙江路，天主教广场上，美女如云，她们个个袒胸露背，身穿漂亮的婚纱，迈着婀娜娇人的步子，她们在干什么？她们在拍婚纱广告，这里也可能就有新娘佳婿。

我每次路过这里，不由放慢了脚步，我在欣赏她们的美姿和放纵的步伐，我看着，看着，不禁旌然心动，眼睛有些不够使，我在想：我若有这些，该多好啊！

这时，一个正在化妆的“新娘”看见了我，朝我笑，那含眸一笑的情景，至今令我难以漠忘。

我幻想着……

关于做节目，我想，自从手机换号以后，和那边就失去了联系，他们也就无从知道我这边的情况。所以，这件事也就无从谈起。关于我，还是我行我素，可能从这点上，辜负了她们对我的期望；也辜负了上百乃至上千人的心，也可能她们对我，也放弃了原有的希望和打算。

唉！怎么说，节目是做不成了，但日子还得过。虽说是“名人”，但这也是“虚名”，不像“大衣哥”一举成名，一炮走红。

论天赋，我没有，所以，希望有一天红得发紫也是等于零。

伯乐和天赋，是一对矛盾体，没有才能，再怎么着，伯乐也不可能就垂青于你，包括我。

也许，对于女装，仅仅是喜好而已，谈不上别的什么追求和目的。

昨天，有两三个男童在门口叫板，让我出去，我没理会他们，不是怕他们，而是不想去与两个不谙世事的，乳臭未褪的小子对峙罢啦。

叫了一阵，他们也自知无趣，自行退了下去，一切又平安无事啦。

真的，当时，我很生气，这是什么样的教育呀，也想出去与他们决战，但是，那样做，好像又不值得。

不管怎么说，对方还是孩子。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中午，雨，大概停啦，出去一看，还在下着。

不想出去踹泥，便没出去，这中间来了两个附近的民工，他们在门口，问三问四，出于礼貌，还是回答了他们。

“你哪里人？”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子问。

“青岛人。”我说。

“我问你老家是哪里？”他又重复了一遍。

“益都。”我有点不耐烦。“走吧，跟你们有关系吗？”

“问问。”他爱说。

“你自己一人做饭？”他问。

“是。”我回答。

“你指什么生活？”他问。

“低保金，拾破烂。”我说。

“够用吗？”他问。

“怎么，你给点？”轮到我反诘啦。

“嘿，我一个民工，哪有钱。”他“嘿嘿”地笑了两声。

“那是，你就别问了，好像你是多大的干部似的。”我说。

又站了好长时间，双方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离去。

“多余，闲的！”看着他们离去，我说道。

脖子上的花环围得有点紧，可是，下边一点没有勃起的意思，“精液没啦，我没生殖能力了。”我暗忖道。

这病现在就能治，可是，好意思去吗？那又得花多少钱？想到了钱，我又叹了一口气，现在离开支还有十天左右，自己已经拉不开弓啦，若不是朋友小赵给了一百元救急，恐怕我这几天，日子难熬。

那天，她劝我“还俗”，被我婉言拒绝。

不过，我承认，她说得也有道理，如此下去，又怎么办？

我向她诉说了我的窘境和现状，她仔细地听着，脸上现出了有些无奈的微笑，其实，她也帮不了多少，这次去台进言，路费全部自费，估计四个人得一两万进去，恐怕还不够，因为还要吃喝、住宿。

她这个女人和别人不一样，愿意出个“冷门”，钓鱼岛的争端本不是一个平头百姓所能管的事，可她偏偏要“出这个风头”，整日挖空心思地写稿子，我说这又有什么用？可不管怎么说，这次去，有了一定得效果，我问她对方的态度如何，她说，让回来听信儿。

我心想：够呛，人家看来只不过是应付罢啦。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早上，推开大门，雨后的清晨，空气中透着一股清馨和舒畅，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撕人心肺的哭声，我意识到：这里可能有人家有了丧事。

拿起扫帚，扫了门口的垃圾，这时，并无人走动，车也很少。

狗们在门口撒欢蹬蹄，给它们喂了食物——但它们不买账——“哎，让我宠坏啦。”

回屋后，下了面条，吃了早饭，我不习惯出去买早点，认为那是懒人的习性，还是早上早起点，自己动手，一是省钱，二是安全。

梳妆打扮是我近十几年来养成的习惯，如果有一天不打扮自己，心里像是失去了什么，这一天，都会心情压抑。

试问：又有哪个女孩不爱美呢？天性如此，我是后天形成的，虽不美，但也一般。

今天，干什么呢？

出车，拾荒，打发一天的无聊与寂寞。

今天，我更像是被注入了“强心剂”——因为有了别人的无私帮助，一百五十元钱，虽不多，但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几天的生活问题。

赵姐给了一百元，我用它买了台灯、鞋和其他的生活用品；而这后来的五十元钱，我会派给它更大的用场——“要仔细地去花每一分来之不易的钱。”我想起了这句话。

高消费——在我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经济条件限制，所以，在生活中，我仍保持着低调，但尽管是这样的生活，还是在经济上有点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不怕你们见笑，至今我还有外债，不多，仍吞噬着我的心，借钱还债，古往今来，这是一条永恒的定律，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良心、

道德——约束着人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行动和言语。

“人无信而不立”，这是格言，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誉，今后还怎么在人前立足呢？

扯远了吧，如果是自己这样做，又当何如呢？

“人可穷，但志不能穷。”

上午，到了四流南路18号，发现车胎有些异样，知道又不知什么时候扎了，不修不行呀，便找了老张，花了5元钱，补了胎，调了刹车，一共花了7元。修好车，骑出18号，刚到四流南路加油站附近，一阵头眩，不由自主地从车上摔了下来，没有人看见，我停了一会儿，清醒了一下，便又推上自行车，继续干活。

河南路没有电话，我想：难道找件衣服这么困难？几天啦，一个礼拜过去啦，音信皆无，这不是在耍人吗！实在说，我有些生气，话是她说的，不是我提出来的，为啥这么不讲信用呢？“也许被什么事耽误了？”我这么想。

沂水路肉店老板给了一些碎纸壳，在收拾时，由于蹲得有点猛，加上衣服本来就瘦，就听“哧”地一声，不知什么地方被裂开啦，好在无大碍。

这件旗袍，我穿上是有点瘦，扣子扣不上不说，好歹扣上啦，一喘大气，“啪”它又开了，露出了大半个前胸。作为女孩儿，就忌讳这个，没办法，只能用布绳拴住，以挡要害。

今天，拾了几件内衣和一袋洗衣粉。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今（18号）我又斗胆给自己买了一双皮鞋（女式），剩下了20多元，又买了12元钱的肉和两捆蒜薹，50元钱只余下了大约八元多钱。

市场上，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想买，鸡蛋吃完了，想买；……唉！这些钱，只能节省、再节省！

我逃出了市场，是怕自己再“眼花缭乱”的“控制”不住乱花钱。

小贩们的目光和众人的指点，我全然不顾，没有钱，什么都是零状态。

又是一个早晨！

早上，起床后，穿上旗袍，开始梳洗打扮，不由自主地又把那花环系上，太漂亮啦！昨天，有附近民工姑娘，说：“太漂亮啦！”

我很得意。

女孩就是一枝花，不刻意的打扮自己，怎么能显出女性的味道和感觉，那是一种温柔和体贴。

岁月催人老，可我不甘心。

今天，是周六，按照我的作息时间排定，应休息一天。

小狗贝贝也有脾气，昨天，它不知上哪去滚了一身臭泥，成了“脏狗”，跑回来，跳到床上，我骂了它也打了它，好，它跑开了，一下午不回家，直到晚上七点多，我才从一辆汽车底下把它拽出来，拽它出来时，它嘴里还不时“呜呜”着，仿佛在说：“我不回去！”

我没听它的，强行把它抱回家，用水给它洗了澡，身上的臭味没啦，我说它：“人不大，脾气不小。”它瞪起那双好看的大眼睛，看着我，甩甩尾巴，看样子挺高兴。

洗完澡，给它擦干身上的水，它又恢复了淘气的模样，不时地舔着我的手，站起身，用两个前爪挠着我，啊！太可爱啦！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今天，18号修车老张的老婆问我要修理费。

我告诉她，待开支后一块儿付吧。

真的，卖破烂，真的卖不上好价钱，仅能维持一般性的开支上，那种说是拾荒能供得一个大学生的说法，实在说，不敢苟同，除非她（他）有蹊跷路径可走，否则，绝对不可能的事。

如今，废品的价格一跌千丈，你拾一天又能拾多少？你如果说算上全家人忙乎，这可以，也说得上，如果单凭一人忙乎，类似也赚不了多少钱！到头来也只能维持个温饱，有低保做后盾，心里不慌。

所以，我是按我一个人的生活来说的。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

“我知道，你上过电视台，台里对你的评价如何？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病态吗？”他又问。

“那好，请问，你看我现在的状态是好呢还是坏？”我问他。

他看了一下，说：“好啊。”

“那是，不好的话，我能去电视台吗？人家能让我去吗？电视台可是国家办的，他能让一个神智不清醒的人上台讲吗？”我反问他。

他好像有点语塞，半晌才说，“那是。”

忽然，他又问同性恋这方面的事，我有点不悦，问他，“和谁同性恋？我有吗？我还告诉你，十几年前，自己就是一个人这儿过的，没有哪个男人会看上我，除非他是傻子。”

“你没退休吗？”他问。

“还有三年吧。”我说。

我俩说话的时候，围上来不少人，他们在听我和这个人的对话，说实话，我有点反感，说“没事了吧，我还要赶路。”

“你怎么不骑呢？”他问。

“车子坏啦，推去修。”我说

“唔。”

我推着车子走了，他也走了。

今天又是一个周末。

三天的小长假，今天，是最后一天。

旅游季节到了，岛上增添了不少南来北往的有人，现在，青岛又有了好去处可赏玩：世纪园。

这是个什么去处，我没去过，不过据介绍，她建设的很美丽，这里还通了四条发往“世纪园”的快线车。

现在，青岛对东部的建设改造进度很快，青岛的快速发展，使我这个“老青岛”有点跟不上形势啦。

随着工厂的大批迁徙，昔日的青岛，已离得是我陌生起来，高楼大厦林立，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其实这一切的变化，我又能“享受”到几分呢？

老年人乘车免费；看大病可报销……现在，连创业都有了补贴，我真的是落伍啦。

不过这也没关系，从我的角度看问题，这些改造与发展，与我没有半角钱的关系，我只要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真的有一天，老天爷要收我，我去就是啦。

这很悲观，但又很现实。

今天，外地的风力较昨天又小了许多，变成了3-4级或是4-5级，阳光还是明媚的。

不出门不知道，出门这一试，风力还是挺大，今天拾得挺多的，拾了两瓶辣酱菜，一瓶花生酱，另外，还拾了两袋熟食：鱼和鸡。

整个“五一”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来看我，其实，我也明白，就我这扮相，有谁能来哟！不过，不来也好，这说明他们的心理素质并不这么高尚。我不过就是爱化妆爱穿女装，有什么啦，碍他们什么啦，如此的吹毛求疵，还是人话吗？

我其实，并不想为自己辨别什么，事，这样发生了，我也知道，这是病态，可又有谁真正地救人于危难呢。

大人也好，孩子也罢，他们对我，是一个什么态度？今天的一件事让我十分的恼火，一个装卸工对我吆三喝四的，成什么样子！一点礼貌都不懂，在素不相识之下，要么你别开口，坐你的车干你的活，咱们各为其主各位其事不行吗？这些人的心理素质确实差劲。

今天，就还有人夸我：漂亮。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我真的漂亮吗？连我自己都怀疑。

下午，又顶风跑了一趟河水路，因为上午这里有一餐馆要给我东西，我当时是车子装不下啦，答应下午去拿的。

在路过堂邑路邮政局的报刊书售卖点事，我发现现在的期刊少之又少，货架上几乎是空的，是有几本《读者》《青年文摘》之类的刊物！闲下来的货架上却摆着不少矿泉水和食品等杂货，过去，我特爱去那里买上一本杂

志的！现在，你要去买什么呢？读者喜爱的刊物一本也没有，像科普之类的书看更是少得可怜！

如今的青岛邮政局，真的不再是过去的模样啦。我在旁边停下车，看了又看，找不出一本让我喜欢的读物。

真的，改啦！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刚刚完成了一本，又换了新的本子，日记（故事）还得继续下去，我这一生中，别的不干都行，惟独日记不能停下，只要有生命存在，写作一天不能停止。但是，写给谁看，目前来说，没有定数。小车不倒，只管推。我是这样的。不是满腹经纶，也没有诗文大作，也就是写写我的后半生成长的故事及观众愿看的东西，实在不成其为作品。

写了不少，也丢了不少，让人疼心呀！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下雨，淅淅沥沥的小雨，不是像报道中的那样：中雨，而是小的不能再小的雨。

这雨，时而下时而不下，摸不清它下还是不下，天阴阴的，风挺大，在家呆了一阵，见实在不下啦，便想出去。

附近的打工妹都陆陆续续的上班啦，她们三五成群，有说有笑的从门口走过，这时，有个小嫚儿喊：“小嫚儿，还不走？！”我抬眼望去，她正朝我笑，说：“哎哟，今天真漂亮，像画里走出来的。”

我笑了笑，说：“你也漂亮。”

不怎么下了，从家里到了18号，雨，没再下，拾了些破东西，在途经一流四流南路店时，又被叫住，又给了一些书本和纸壳。

刚收拾完，雨，又下了起来，这次，挺大，像是浇花的喷头似的浇了下来，我想了一下，只得冒雨返回。

一路上，我被浇了个“落汤鸡”，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流着，我想：完蛋！妆，毁啦！

今年的雨水奇少，虽说是过了“龙抬头”的时日，可这雨，却很吝啬，是天上的“龙王爷”不管事了么？

有很多地方都是旱啦，山东也莫过于此。

雨，还在下，在家闲着，甚感无聊。

奥巴马这次访日，有点“不自在”，日本在这之前，为了迎接奥的来访，来了一个“集体拜鬼”，这无疑给奥的访日之行，增添了阴霾。

奥巴马这次访日可以说是“无果而行”，不得不只待了一天之后，去了韩国。日本的“集体拜鬼”，又一次的引起中韩人民的不满和谴责。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这里不下雨，尘土飞扬，一遇下雨，则举步难行，到处是水坑，小沟里的水没过沟沿，溢了出来，又黑又臭的污水和着雨水，臭味难闻中，就这么个环境，“不用指望他们再修路啦。”那天，我无意间提出这个问题时，废品店老王这样说的。

下午，真是有点“步履艰难”呀，跳过无数的坑洼，像是在雨中跳舞。

雨，一直在下着，风力加大而且有些冷，市场上，人很少，摊位也少了许多。

“下雨，谁还出来。”忽听后面有人在说着。

“这雨，真该下点啦，再不下，旱死啦。”有人说。

“可不是，我们那里已经没水浇地啦。”说话的是一个卖茄子的摊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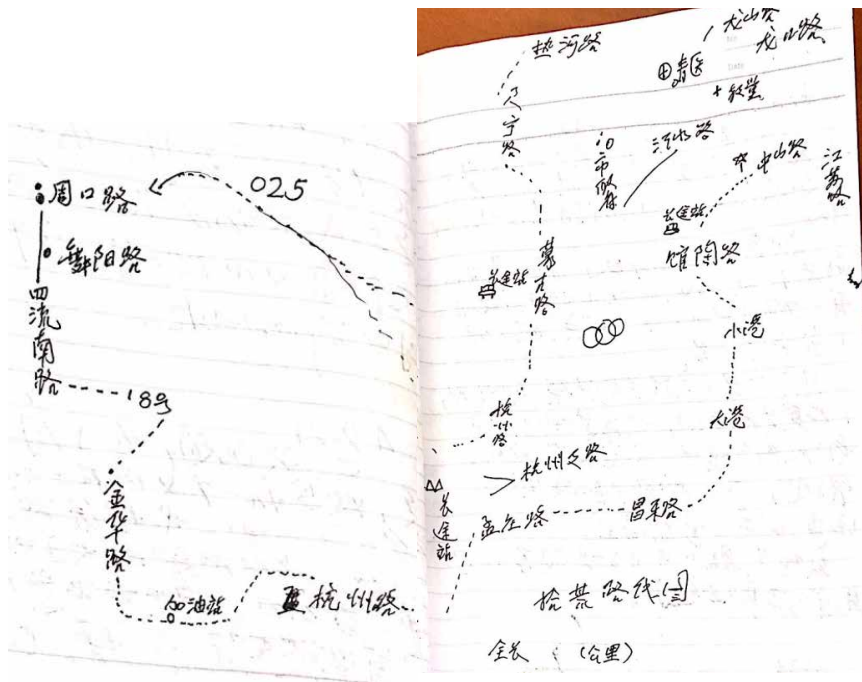
大风刮得伞有点撑不住，稍一失手，便会随风而去，我拿紧了手柄，顶风前行。

一辆汽车飞驰而过，溅起的泥水迸在行人的身上，他们怒骂着，可是，丝毫不起作用，汽车并不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停止前行。

“缺德！”一个妇女在喊着，在风雨中，她的呼喊，显得有些无力与凄惶。

有几个村民在用锨疏通着沟里的污泥，污水顿时涌上了马路，形成了一道浊流。

我小心翼翼的躲过这些让人讨厌的地方，只感到从家中到市场的这块百米的路是那么令人无可奈何。



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

下午，抓紧时间处理了一批货，卖得 27.90 元。

在去卖货的路上，碰见一个爱说话的男的，他和我搭话问我“你的狗怎么没跟来？”

我说了句，小狗在家坐月子，不知他是没听明白还是故意逗我，于是，他问了句：“怎么，你怀孕啦？”这句话声挺大，以致在一边卖柴的女摊贩“哈哈大笑”，我见状，就说：“别找茬，我还没那套设备。”

这句话不说犹可，一出口，又引起了一片笑声。

在笑声中，他们知道了我，说话是个男人音，于是，他们笑得更起劲儿了。

在市场上，又买了块肉，我得伺候小贝贝呀。

又去买了两枝笔，卖笔的说：“你挺能用的，干什么呀？”我说：“我写东西。”

他很惊讶，问：“你还会写东西？”

我笑笑，说：“那有什么，写东西可是我的长项。”

他笑着点点头说：“没想到。”

在一片废弃的山坡地上，一个男人在开荒，他说我今天“发财啦。”我问他在“干什么？”他指了指脚下的地，“种地。”

“好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丰衣足食呀！”我说道。

他说：“好啊，要的就是这句话。”

在忙碌中，疝气又一次的出来捣乱，我不在乎它，因为我知道了它的脾性，一累大了，它保险不干，出来“抗议”来啦。

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

在市场上，有一卖旧电视机的，他见了我就喊我：“大哥，发财啦！”起初，出于礼貌，我还能应酬几句，可是时间长了，我就有点烦他，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说他叫“大哥”也对，我也不好说他什么，可是我是女装呀，也叫“大哥”，不就有有点“那个”了么，叫我“大姐”或“大姨”不是更好吗？

可，这又上哪说理去？于是，我觉得有些“不公平”但是嘴里又不好说，让人家改口的话，那样，人家会多问你，你是女的吗？若再纠缠下去，会对我不利。

我得想到这一点，强忍内心的不快，还得点头应付着。唉，都这样，很少有叫“阿姨”或“大姐”的，除非是那些“别有用心”的或是一些不谙世故的小朋友，否则，是听不到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说，造物主不公平，偏偏让我是个男人相。

好了，不说了，事已至此，平心而论，“大哥”的称号还是得“担”起来。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把啤酒瓶卖了，30个，另外还有捆纸壳，共卖了10.50元。

在去卖货的路上，有个小女孩喊我：“奶奶好。”我，成了奶辈，我有那么老么？这和上午在金华路时，也是一个约三、四岁的小男孩，他也叫我“奶奶好。奶奶，你在干什么呢？”当时，我正在途中休息，听得此喊，友好的向小男孩笑笑，没说什么。

是呀，头发中的一半都已白啦，不叫“奶奶”又叫什么呢？前几天，当有人

开我的玩笑，称我为“白发魔女”。我笑着说：“我可没有盖世的武功。”

拾来的两个炸鸡，吃了一个；另一个却发了霉，我把它剁碎了，给狗，狗且不“埋单”。

这几天，我大概得了“便秘”，想拉拉不出来，明明有预感上大便，却蹲下坑后，几个小时屙不下来。

我可不敢得病，前年，得了“尿炎”，忍一个多月，还是上医院，插上了“导尿管”，治了一个多月，那滋味，不是人受的！

那年，有网友的倾力帮助，可如今，找谁呢？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

卖货得了 24.90 元，买了 11 元钱的肉，车子有故障，又去修车，修好后又付了 11 元，共花了 22 元，还余下贰元玖角钱。

“唉，跟没卖一样。”我感叹着。

夏天的阳光，真的是骄阳似火，在我去修车时，还是去的香里后街，还是找的那老头儿。大概他熟识了我，话也较多了，问我“卖什么货？”

我说拾荒。他问：“一天能拾多少？”我说：“不多。”

沉默了一阵，他在修着我的车子，旁边坐着几个老人，其中还有一个残疾人，他坐的是轮椅。

他又问我：“在哪住？”

我说：“香里。”

他听了后，说：“哦，不远，一前一后。”我没问他这“一前一后”是什么意思。这时，从旁边市场里跑出几个小孩儿，他们仰着小脸看着我，嘻嘻笑着，又跑了回去。

“那天早上，你来哩，是吗？”他问。

“哪天？”我把这事忘啦，于是，问老者，“下雨那天。”

“噢，想起来了，是来过，那是因为脚蹬子坏了，过来找您修，您没出摊，于是，我就走了。”我说。

“我是八点以后出摊。”老者说。

“啊。”我答应着。

连修支架带修胎，他要了我 11 元。

其实，修支架没有换件，仅仅就是敲打敲打，紧紧螺栓，然后再松再紧，这一来一去，单项就是 6 元么？

唉，知道这样，也不修了，可不修它又支不起车子，更麻烦。

不过，他也太贵啦，公平点，十元不就行啦么，干嘛还得拽个小尾巴。

害人哪！

就这样，又扔出去了 11 元，一次卖的这点东西，不扛折腾的。

唉，明天，还得解决电费的事。

小赵把这事封口了，她说，电费的事让我自行解决，她说她也没钱啦。

买了那点肉，还不够伺候狗狗们的，它们吃肉若放开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天怎么说，也得两斤多肉甚至更多。

眼看着小狗崽一天天的长起来了，它又是一张嘴，三只狗，以后够我忙的。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有人问：“你捡了这么满满的一车，能卖一百元钱吗？”

我笑了，说：“干嘛，抢银行呀，现在，废品价跌的惊人，我这一车，也就能卖个三、四元钱吧，多了也卖不上。”

“那你还干它干嘛。转个行，干别的，来钱也快。”那人说。

“嗨，干什么呀？没有资金，又能干什么？我工作，就这德行，得，人家能要我吗？我也不怕您见笑，本人就这样啦，混呗，反正，能混饱肚子就行，不求山珍海味，只求一生平安吧。”

那人叹了一口气，说：“换换模样，不行吗？”

“唉，难哪，病入膏肓啦，要一下子纠正过来，难变着呐！别，我谢谢您，别说啦，我有数着呢，不偷不抢，有就干点，没有，全当旅游啦。”我说。我觉着，眼眶有些湿润，一摸，是眼泪，什么时候，说着话，眼泪下来啦，“心里特难受。”

那人走了，没再留下什么话。

话是说啦，但心里酸酸的。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为了应对没钱买干粮的现实困难，我还是自力更生，和了面，烙了六张饼，熬了一锅米粥，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樱桃上市啦！

红红的樱桃，黄橙橙的杏子，绿色的桃，石榴张嘴笑弯了腰……

这些东西，小时吃的不多，人到这会儿，更没那份福气。

早上在出门前，按了一个电话，对方是在调查市民对交通的看法，我说不堵车蛮好的，一堵车受不了。她又问我是开车还是乘坐交通工具，我回答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夏天，饭，不敢做得太多，做多了吃不了，往往容易变味。

有人问：夏天，你最怕的是什么？

这还用问吗，蚊子、臭虫、虱子，当然，现在，臭虫和虱子已不常见啦，过去，农村人一旦进城，城里人最怕的就是这些害虫。

其次，是昆虫类的东西；还有蛇，老鼠。

冬天没有这些东西，因为冬天天冷，它们有的冬眠，但一到了夏天，它们就有了活动的机会。

今天出去，没有什么变化，能拾的东西很少。龙山路土产店老板，在我路过他门口时，给了一大纸盒子。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热！

今天的我，有点不一样，早上出门化的妆，经汗水一冲，了不得，难受！干脆用布抹去汗水，这下，原形毕露了，露出了男人相！路上行人不时的哈

哈”大笑，我也很无奈，只得对此视而不见！

拾了不少瓶子，车子有点超重，我担心刹车不好，路上尽量注意避让。拾了几袋饮料，回来可冲水喝，昨天喝的是“天山果园的半边桶”，味道不错，可解暑。今天拾的是“桂林牌”的“陈皮应子”，估计也是冲水喝的，但不知效应会如何。

拾了半包饼干和点心及瓜籽，晚上看电视有嚼头啦。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

日记写到5050篇啦，这是全篇在记录了我起初的生活和情感的小说，有的是思想，感悟及情感，她有点冗长和不知所云。

但是我写啦，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总有一天，她会被别人看到，或许，我等不到那一天。

今天，碰见了平原路20号的小刘，她炒股发了，她见了我夸我“越来越漂亮”，问我什么时候出嫁。我笑她口无遮拦，得什么说什么，我还没有找婆家呢，怎么样，帮我一个？她笑我说，到猪八戒那边去，猪八戒要我。我说：甭管谁啦，只要有人要，就行。玩笑玩过，她问我还有几年退休，我告诉她，还有三年吧。

走到花店，花店女老板让我进去，诡秘的笑着，我问什么事？她说，过来，说着，她给我套上了一个大花环，用旧绳给勒上了。

“照镜子，好看吧？”她笑着说。

我在镜子前，镜子里的我，成了“花花公主”，脖子上的花朵，五颜六色，配上纷丽和彩带，“好看。”我说。

“好啦，戴着它，走吧。”她说。我一直把它戴回了家。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

有时，我更像托基茨斯笔下的一个“被流放的囚徒”在一个“孤独的小岛上，四处没有人烟”我常常想，谁来拯救一个湮灭的灵魂，“这个灵魂终究会被人遗忘吞噬。”



在这个世界上，万花缤纷，有这样的一个不被人知道的角落，犹如困兽般地，挣扎着“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隅”。记得这样的话，我以前也说过，而事实也证明，我的后半生的确是这样过的。

女人如花一样，而男人是什么？是绿叶？是土匪和富豪吗？眼看着我一天天的老去，岁月的无情，它在用小刀在我的那张脸上铭镂着不可磨灭的印痕。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她们还是孩子，还是些没出校门的学生，和她们说这些有用吗？

她们走后，我陷入了沉思之中，……也许，她们是有一种猎奇的心理，好象这也说得过去。

18年的男扮女装生涯，形成了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环境的改变并没有是我看到什么，反而觉得我在这条路上，已经成了“陌路人”。

歧视与嘲弄，我看透人间的伪、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我这里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哀嚎也好，呻吟也罢，有谁听得到，谁能真正地坐下来，像正常人一样的交谈，成为朋友和兄弟？

没有。

甚至没有人来看我，春节、元旦，“默默无闻，两眼泪，耳边只有风雨声。”像这种生活，使我厌倦了么？没有，我仍然抽空学习，看书看报，写日记，日子在笔与纸的摩擦声中溜走，不觉间，新的一天又来临。有时，我觉得：人生是那么的美好，活着，就要珍惜她的每一天，光阴似箭，有去无回……有时，我脑际之间，多生了一些幻觉，感到我是——就是一真正的女性，变性，是我唯一的追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早就压在了心底，成为了一个不被人知的秘密。

做过模特，穿过婚纱，似乎真的与女性融为一体，可当我脱下婚纱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常态，没有人再约你，甚至有了一种障碍横亘在中间，于是，我有了“青岛第一大美女”之称号，见面都冠以“美女”，在网上，可能还能找到我的照片，以及在山东电视台的“造型”，有些忐忑有些语无伦次，台下有那么多的眼睛看着我，紧张么？那是肯定的，第一回上台的我，面对麦克风，想说的话很多，从容的面对，面对镜头和语言犀利的女主持人，对答如流，没有一丝的怯场，这是我的第一次，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的观点，甚至我的讲述，我是说在这次采访活动中自己的表现，可以打满分。我是那样的从容稳定，谈吐有度。

完成了她安排的节目，我们坐在一起，聊起天来，从“文革”一直聊到用眼卫生和在使用电脑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我们是在探讨汉字在电脑中的应用及“为什么会提笔忘字”，从大脑的思维程度及脑细胞的运用以及它对人的思维控制。

临别时，我和她们互留了通话方式。

尽管我是那样的“恋恋不舍”但是，再好再漂亮，她们也是我的小妹妹，她们叫我“叔”，我应管她们为我的“侄女”，在她们面前，我侃侃而谈，在这之中，没有人提出质疑，而当主持人问及我个人感情经历时，我是那么的“侃侃而

谈”，以至于博得了场下的阵阵掌声！

二零一四年六月七日

早上，雨，停了，我认为，它不能再下啦，天阴沉沉的，挺凉爽。

刚走出四流南路 18 号，雨，就下起来了，开始很小，随着走是越下越大，中间一段，是不下了，可走到冠县路，又下了起来，只得冒雨前行，到了福彩门口，我已经淋透啦。

“福彩”还没开门，留的东西就在门夹旮旯里，我把它们清理出来，开始装车，这时，雨，有点大了起来，这边有一个卖货的男人，他对我说：“我认得你。”我一听，问：“何有此言？”

他说：“在网上有你的照片和事情。”

我一听，嗨！原来是这样啊！

我告诉他，请他留意一下最近的网页，可能有我的新作。“昨天才拍完。”我说。

“什么内容？”他问。

“和以前一样。”我说。

“什么时候播？”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留意就是啦。”我说。

雨，越来越大，我骑至一个大门洞处，在那边避雨，一辆“305”路车的司机还朝我喊：“这个天，出来干什么？”

我也喊：“和你一样，吃饭！”

他朝我笑笑，开车走啦。

俩小女孩下午又回来了，说再补充几个镜头。

她们又问了我几个有关婚姻及个人方面的问题，我有些尴尬，镇定了一下，还是回答了她们。

她们还提到了那个“哑巴”，我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在谈到对生活及其他事情上有没有感到“不公平”，想没想到要去“上访”，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到自己的利益。

我说：“没用，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徒劳的。何况是我染上这个病的人呢，他

们能听你诉说吗？”

她们又提起两年前的那场神秘火灾的事，我再三申明，有关这事不要再提啦，因为它与我无关，因为那次火灾，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她们还提了好多让我难以启齿的问题，有的我做了回答，有的干脆就拒绝啦。

她们问我“穿女装有什么动机？”我说：“没什么动机，纯属个人喜欢。”

“你这样打扮，与你的几次婚姻有关系吗？或者说您是在报复某一个人？”

她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和婚姻有关，这个我基本承认，但说到‘报复’，在这十几年来，我又报复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呢？是人家报复我吧。十几年来，自己为这没了人格的尊严，被人嘲笑戏弄及歧视，无处不在，我报复了吗？没有。反而我忍下来啦，不管外界怎么评论我这个人，我，还是我，改变不了什么，也许，到六十以后，是这样。”

采访结束后，我让她们给我照了几张相，她们高兴地答应啦。

她们说：会给我送过来。我想留个纪念。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拾回来的“土鸡蛋”，今早上煮了六只，嘿，等揭锅一看，耶，惊人呀！炸了两只，其他的四只，个个都是“凝固弹（蛋）”，完全没法吃，只能把它掰碎了喂狗，唉，狗还不吃它，闻了闻，舔了几口，扭头而去！

采访结束啦，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状态，有人说：“她（他）们是那我当猴耍。”

我不知道是不是会这样，反正，这次她们来采访，一分钱也没留下，按理说，采访是要付费用的。我是看两位姑娘是学生，心有恻隐，一直就没提这个事，两位女孩子也没问也没说，我也不想捅破。

在整个过程中，我是循规蹈矩的，没有对她们说些什么，面对这些比我漂亮的美眉们，我们毫不感觉不出有什么异样！现在我也是女装呀，也是女人，怎么好做出怒视女人的举动呢？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我心里的“火花”忽明忽灭，所以，别人察觉不到。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那个要来看我的人，一直没出现，是谎言，我又一次的看清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无非就是嘲弄我而已，他不知道，这样做，这样对待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是否就是真的“人道？”

早上，幻觉告诉我：必须戴花！

昨天，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戴花啦？我反问他：你给我准备好了吗？他笑了，说，我上哪准备？我说：那你就别操心啦。

他说，看来，不戴花不象你，大姑娘就得戴花。

我笑啦，说，你说对了一半，没人给我，我又戴什么？

旁边有人插话，说就是呀，你这个当老公的不买谁买？

他开始出言不逊啦，我笑他杯弓蛇影，不像男子汉。

大家又都笑啦，笑得很开心。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专家？

一个铜锅匠，年前挂了只牌子，上写“铜锅专家。”

我哑然失笑！

幻想：眼下，专家泛滥，连几岁的小毛孩都号称自己是“专家”。

这“专家”也不要太泛滥，太不值钱！

专家指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在技术革新上和科学研究上有一定的造诣和发展成果，那才算是“专家”。一个破铜锅匠也敢号称自己为“专家”，是不是有点过于吹牛？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进入夏季，做得饭菜吃不了，放到第二餐时，它都馊啦！唉！挺不好办的。小范昨天给的馒头、大饼，今天早上，有心想拿过来放在锅里一焗，结果，打开一看，全部穿上长满绿毛，这是“捂”了！就这样的东西，他还捂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而且用的是手纸（卫生纸）。我想：这人呀，真怪，明要送人的食品，却要它变质酸味！

这好像又不全怪他，谁让这天气这般炎热呢，怨他没道理。

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

告别了七月，七月是流火，闷热的夏季，使人平生了许多烦恼，眼看着一座座大楼平地而起，直插云霄，可就是没我的一间，至今为止，我还是租房而居。

这个夏天，不再去济南，不再去“表现”自己。

枯草、憋闷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就这样，我过着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日子。有人说这是“抑郁症”，说外人治不了，须自己治才行。

也许是吧，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想这是个性，我正是表现之一，我坚持过来了，顶住了各种非议和指责，甚至歧视的目光。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

我想听火车的汽笛声而现在却听不到了……一切却是安宁的，死一般的安宁，这个城市没有了这些，似乎没有了生气和氛围。

老火车进站的汽笛声，是人会感到一个生命的存在，而如今，却不敢有响声，怕污染，有点扯淡吧，可又没法说，怕人家说你无知和对现实不满；沙土该没事吧？不行，得盖上一层“被”，美其名曰：怕扬尘。

如今的汽车太多，简直就是一群蚂蝗，于是，产生了噪音和污染，这些东西，可以说，应该限制生产汽车，而群众购买力也在日益增强，买汽车如同买自行车……

看不惯到司空见惯，这是一个过程，难哪！不知什么时候，再来一个大的事件，到那个时候，唉，我还能活到那个时候吗？

早上，四点半起床，天还不亮，昨天晚上，电视没了信号，没了图像，便关了机。

拧亮手电，去到外间，开始洗昨天下午买的海蜇，做了面条吃。

味道不错，自己吃了两碗，忽然一阵困意袭来，便放下碗，倒在床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已经七点多了。

“走。”我说了声，并出门看了看天色，这时，雨，已经不下啦。

走到了路电车队门口，掉链子啦，便停不下来，排除了故障，一路边走边收拾，待到了商河路，开始下雨啦，雨，越下越大，霏霏的细雨，陪伴我一直到家。

下午，雨，还在下，“这雨还真有个下头儿。”我暗想，就这么个下法，报上说，岛城明年还要旱，下这断语是否还早点？

明天还有雨，看来，明天的活儿又没法干啦。

报上登了在劲松五路，昨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个老人骑着电动三轮逆行，把一出租撞了，经交警勘判，三轮属逆行，负全责。而驾驶员当场要老人赔付一百元钱。

就这100元，难为了老人，老人拿不出来，是在场的交警还有好心人凑足了100元现金，作为赔付金时，出租司机见状，声言不要了，刚才那么说，是要警示一下老人，下次骑车上路要小心点安全，那么大岁数啦，不容易。看了这则报道，我没去现场，不管怎样，这事是挺感动人的。

我试想：假若是我，打一比方，又会怎样呢？我要说没钱，对方会是什么态度，挥起老拳，胖揍一顿么？

我骑车很谨慎，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心里明白：如今这车这么多，万一哪天哪次出了事，都不好交代，你说，我若残了，余生怎么活？死了那当然是一了百了，所以，在马路上，别人能抢，我不抢，宁停十分，不抢一秒，抢了这一秒，对我也没什么大意义。

前面司机的那个说法，完全是一个噱头，表明自己是如何的大度，正能量，能忍让，做到了“文明”这个程度。而实际又是怎么回事，只有他心里最清楚，当着记者，他能说“面露不悦（凶相），或不依不饶”吗？

不能说，打死不能说，因为这要扩散出去，他知道后果是什么。

我记得，我在八零年时在当时的市南区人民医院门口，当时这医院还没迁，还在德县路上，我早上骑车去上班，不小心与出租车相刮，司机下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挥起拳头，朝我鼻梁打来，向我要赔偿金一千元钱，我哭

着说没有，他不听，反而用脚踹，那时，我没有手机，没法报警，而路人又没有一个人相帮，没办法，我被他拖上车，先是开车去了他的朋友那里，和他朋友说了，他朋友又把我打了一顿，扣了我的身份证。

所以，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真的，心有余悸呀，从那时起，我就告诉自己：骑车要小心，灵活。能抢不抢，保证自己的安全。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开始每天把卖回来的钱攒了起来，开始是一天一元一元的攒，到后来干脆把用不了的零花钱全算上，并暗下决心，不到万不得已，这钱不能动！这就是“小金库”吧，“私房钱”，不过，没有那么私密，一个人单过，省着点呗。

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

昨晚上，整理以前的旧日记，才发现已被老鼠“光顾了”，部分日记被吞噬的面目全非，里面的残页很多，我看着，心中懊恼万分，这都是我这几年的心血啊，再看看装日记的箱子，已被咬出个大洞，耗子就是从这里钻进去的，我封了洞口，重新收拾好，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二零一四年九月七日

一天天就这样过去

身后是巨兽的嘶鸣，粗哑而尖利

寂寞、恐惧……远远近近

撕裂我的心啊

大地

请证明这一切

在这座孤岛上

假若有生命的存在

那是奇迹。

二零一四年九月八日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年年都这么说，可以说，熟的不能再熟啦，对我来说，有用吗？亲人在哪里？所以，一切都是扯淡！”

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团圆，我在想，也就是想想而已，三十年过去了，人去事非，去的则已去啦，没去的，也只有在等着，还能回头吗？

今天晚上，云遮月，夜空中没有星星，据说，这是天狗在捣蛋……不过，明天的月亮会更圆更大。

没有月饼，没有佳肴，这个十五，是我记忆中过得最为平淡的一天。

上午，跑了一圈，稍有收获。

下午，一点半，又发了趟劲松一路，本想给那边借二百元钱，结果，老板不在。回来时，他给了一些纸壳儿，在路上又拾了几个纸壳子，不想，一路颠簸，掉了不少。

到家是五点，想卖货又来不及啦，只得明天再说。

中午时，邻居给了两个自己种的丝瓜，我从没吃过这种瓜，不知该怎么做，只知道离了油水肯定不好吃，便试着少炒了点，吃来味道还可以。

这个十五，没有一个电话，太孤单啦，可也没有办法，回来时在路上，我就看到人们对我指指点点，想是没有什么好话，他们就没看到，我为了生存，在努力地干活，奋力的挣扎……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

昨天傍晚，被几个丫头片子扔了“黑”石头，我听见响声，跑出去时，小丫头已经跑出去很远了，我放开嗓门喊了一嗓子，她回言说我“不是神经病就是性变态！”隔着老远，反击已经无能为力，我无言的摇摇头：“臭丫头！等以后有机会非让她哭不可！”

也是，我的确有点“神经质”但究竟是病态呢还是真象她说的“性变态”。反正，我喜欢女装已到了根深蒂固的状态，从根本上，我是挪除了男性的一切装束，这个心理学都“知难而退”啦，她一个丫头片子又奈我何？

估计，她可能是零七后或零八后，从年龄上看，也就十七八、九岁，顶到家，

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被她这一骂，我心里很不舒服，干嘛，我并没去招惹你们，你们这样做，合适吗？

今天，又拾了几件女装，挺高兴的，总算辛苦没有白费！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拾了两只月饼，现在的人，“不差钱”。吃不了，就到处扔。

月饼，是粮食做的，我们不应这么大手大脚，搞浪费。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下雨啦，小雨。

一场秋雨一场寒，再下上几场，那天就会变得更冷。

不知道今天能否出去便行，只能在家静候。

“怎么不戴花啦？”突然有个声音在对我说着。

“戴。”我未加思索的说。

不由自主的，顺手拿起那束花环，带上了它。

“嗯，好看！”那声音又说了起来。

“就戴它出门吗？”我在想。

“可以，花姑娘吗？就得有花陪伴。”那声音又说。

不置可否，决定试一试。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四日

昨后半夜，被一阵尖利的狗叫声惊醒，叫声很惨，我以为进了黄鼠狼，鞋没顾得上穿，赤着脚撵出去，脱下，我看见的是一只大狗，而且是瘸腿狗，正是白天在门口转悠的那只大黄狗，正叼着贝贝的脖子，朝它的洞口走去，“贝贝”前腿离地，后爪还在蹬着地，尖叫声划破夜空。

我赤着脚撵上去，用棍子砸那头大黄狗，它这才松了口，放下了“贝贝”，仓皇逃去。

本想到就此完结，可救下来的贝贝，却又朝它的方向追出去，直到没了身影。

都说“狗通人性”，它这动作分明是无视主人在救它。“唉！到底是畜牲！”我骂了句，只好回来。

赤着脚走在满砂砾的路上，那滋味可非同一般，我忍着疼，坚持走完了这二十米！

脚硌得生疼，但也没办法，只有忍着。

我躺在床上，此刻，却没了睡意，半个小时后，贝贝才自己回来，趴在我身边，用舌头舔我，那意思好像是“道歉”，嘴里还“呜呜”的叫着。

我试着往外推它，可它却没有离去的意思，我搂着它，慢慢地，又睡着了……早上，醒来已是六点。

太阳升得老高啦，我没出去，因为我又戴上了花。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早上，我突然感到腰痛，想是夜里睡觉又冻着了？便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唉呀，活儿太多啦，首先，昨晚上的车还没卸，还有一块面；在盒里，要把它弄出来，还要烧水……

总之，有的是活儿。

天还不亮，手电筒已经坏了，打开了关不掉它，就开着，亮了一夜。估计是开关坏了，“唉，又得买，可眼下还不行。”

看看面缸，里面的面粉已经不多了；前天拾回来的那袋苞米面已经变了质，只能再扔掉……

这么忙着，不知不觉的到了七点，“到点啦。”这是习惯，是上班时养成的。急匆匆地化了个淡妆就出门了。

拾的东西不多，但也没空着，突然，身后有人叫我的大名，我循声一看，一辆白色的“金杯”面包车在我旁边，司机是个年轻人，他笑着说：“我在网上认识的你。”

我“哦”了一声，心想：难怪，有不少人知道我的大名，原来还是网上的事。想来这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自己和网上也少有联系，过去的风光不再，如今，还不是照样生活。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它不是那么的温馨和浪漫，它总有着那么多的烦恼和忧伤。

交了电费，扔掉了心头的石头，日子还得过。

我的日子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不是。

出去拾荒，不是生活所迫，谁干那玩艺儿，可是，为了生存下去，什么脏啊臭啊，统统不在话下！

就这样，生活还是捉襟见肘……

有些人拾荒不是为了生存，而是寻求一种所谓的“刺激”，那些衣冠楚楚的先生和夫人也在有意或无意的在垃圾桶里寻觅着他们需要的东西……

这些，我都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相反，我产生一种未名的恨！恨不能上去踹上一脚或干脆抢回他们所拾的“胜利品”，可是，我忍住了，不可为的宁不为，对自己没啥好处！

现在，我开始攒钱啦，一元一元的攒，知道生存的利害，没钱的痛苦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阶段，再不积点“家底”，恐怕死了没人愿收尸！

俗话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一旦出去，不知会发生什么，万一出点事，自己可能就交代啦，因为现在车太多啦，车多就容易出事，所以，为了保全自己，还是得小心为上！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有个电话，是征婚的，这女人的条件很诱人，欲征一个健康的男子，同意后，她付给男子一万元，三个月后，再付五万……

我怀疑，能有这样的好事？况女方已有一个孩子，不管谁抚养，孩子是娘的心头肉，等以后，谁敢说没有麻烦？

至于是不是陷阱，还不好说。反正，我不上当！

夜里的一场雨，增添了些许的寒意，穿衣起床，打开大门，屋外天还不亮，路灯发着昏暗的光束……

雨，还在下着，我不知今天还能干什么？

早上，没有吃的，只吃了两个冷馒头。雨水早已打湿木头，生火已是不可能，

只有对付。电饭锅已经坏啦，这是第三个了，没有了电饭锅，只能生炉子，而生炉子，光烧木头不行，还要买煤，而煤又太贵；买煤气，又是烧不起！唉！钱呐！

老天爷似乎在一夜之间竟变了脸，温度急剧地在下滑，好大的风，上午出去，穿了两件上衣，没感到怎么热。

今天，拾了一袋大米，我说，这人有钱啦，买了大米可以扔掉么？

“嫚儿，天冷啦，多穿点，别感冒啦。”今上午在刚进村口的时候，遇见一老太太，她这样说，我觉得心里挺热乎的。

只要一下雨，不管多大，舞阳路中段总会积水，而且挺深，水深及脚踝部位，这样，我还是涉水而行。

天短啦，下午从河马石回来已经是傍晚五点了，卖货已经来不及啦，卸了车，五点四十，又忙着伺候两只小狗，忙完了它们，这才开始劈木柴点火做饭。一个人有些事，确实忙不过来。我这会才想有家的好处，至少回来能有人帮着做饭，洗衣服……

雨，停了一天，木头还没干透，只能对付着做了一顿饭。

下午，拾了一瓶酱油和醋，这下，调味品不用再买啦。

……

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

今天，三百元钱全换成了百元大票，除了买了一口电饭锅花了65元钱，那么，就是买菜、买肉，另外，还花了10元钱买了一只电插座。

今天，过节，不管怎么样，要吃上顿饺子，买面粉花了48元钱，这就是今天一天的花销。

废品站今天关门了，想必是人家也过节休息，所以，今天放弃了卖货。

我在包饺子，被邻居残疾小闫看见了，夸我饺子包得好，他说他不行，他不会包，只是去饭店买现成的。我听了客套了几句，说那好，今晚就在这吃吧。说完了，他没有再说话，就坐在了门口，逗狗玩，我在忙着，他过了一會兒，突然问我：“姐，喝酒不？”

“你喝吗？”我问。

“喝。”他说。

我想了一下，说：“对不起，这儿还没有酒，等会吧，等会儿，我倒出手来出去买。”

“不用，我那有，我回去拿。”说完，他一跛一跛地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心想：今晚上，这顿酒是非喝不可啦，而且还是和他一起。半个小时后，他果真提了四瓶啤酒过来，我一看这阵势，说：“行，放那吧。”我们闲聊起来，他问我，厨房怎么不装电灯？

我说不会，没人帮我装。

他自告奋勇地说，他会，他什么都会。“拉电的事，你交给我就好啦。”他说。我是半信半疑，说那行，不过，安全第一，别冒失。他说没事，他家的电都是他鼓捣。

他还真就在这里吃上了。

4瓶啤酒，我们俩一人两瓶，我炒了辣椒和芸豆，这时，外边有人叫我，给了我半只鸡腿。

他说：“我们是俩口子，你是我老婆，我是你男人。”

我是看他喝得差不多了，于是，半真半假地问他：“真的？你真是这么想的？”

他说：“你饺子包得好吃，合我口味，你是女人。”

我说：“好，那你就放开了吃，不够，还有。”

我是与他第一次在一起共同喝酒，心里没底，他酒量到底有多少，这一下，看出来，他的酒量其实也不大，两瓶啤酒下肚，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他说了第一次看到我的情形和别人对我的看法。

“我觉得你这人不坏。”他说。

“噢？何以见得？”我问。

“你看，你从来不和别人来往，而且你从来都不闲着。”

我幽幽地说：“闲着？那就坏啦。”

他提起了退休的事，我说我还有两年。他说他今年底就可以告老还乡啦。

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

填了两样家具，一件是一个小半柜；一个是一个方凳，这两样东西，都在拾荒途中拾来的。

没有家具，不像一个家，就好似一个家庭没有女人一样，总觉得不上调，没劲和缺少一种气氛。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二日

冷！

下午，大铁门被风吹下来了，要说谁也不会相信，什么样的风能把大铁门吹下来？可它就实实在在的被风吹下来啦，倒在地上，幸亏无人，若有人，这不就麻烦啦。

气温直降到零下，难道今年还不如去年冬天吗？

大铁门自己一人拿不动，好歹使出劲来，欲上，可是够上不够下，又没人帮忙，旁边有人还乱起哄，我骂了他，你不帮忙就算啦，起啥哄？！

也许是刮风的缘故，行人变得少了……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集邮，那还是在八十年代的事，那时“文革”刚结束，人们兴起了一股“集邮热”，只要谁有了新的邮票，都会端端正正地放在“集邮册”里，做为炫耀的资本，据说那时的邮票公司大大的赚了一笔……如今，这股“热”逐渐“冷”了下来，不再那么热啦。

为什么今天会写这些呢？因为今天，拾了一些人家扔的当年的旧邮票，有山水的还有人物的，尤其是毛泽东的图像。

我是如获至宝，把它们从垃圾堆里捡了出来。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又是一个周末。

昨天晚上，有人往门上扔石子，待出去查看，早已没了人影！

这是第一次遇这事，怪吓人的，我不知这是哪个混蛋小子干的。

上午十点——下午两点半

天，阴沉沉的，气温尚好。本认为出去晚，不一定能有东西，并计划着如果真的无货可拾的话，就去洪山坡那边。

没想到，车刚到商河路就满啦，这次有意外收获，就是拾了一些化妆品和发卡之类的，女性用品。另外，还拾了半桶“可乐”和几只冻水饺和排骨，这边还有人给了一袋馄饨和小点心。

硬货很少，全是小纸盒。

看看车子满了，便放弃了去洪山坡的计划，在商河路调头返回。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市场上有人打架，从远处看，围了一群人。我不知是为什么事，站定仔细一听，敢情是卖方与买方不知为何发生了争执，俩人互不相让，小伙子有点“爆粗口”。

女的倒是挺冷静，反唇相讥，俩人闹得挺僵。我说了句：“和为贵。”引来不少人的哄笑，我说：“你们笑什么？和为贵，不对吗？相互谦让一些，有何不可，为何非要闹个脸红耳赤呢？这样一来，你也少卖了菜少赚了钱，而且还生了气，不值得。我就这个意思，自己考虑吧。”

谁知，我此话一出，小伙子朝我来啦，说我“多管闲事。想挨揍，滚远点！”我一听，“好，好，你们打，实在是荒唐！”

我走了，但再返回时，民警来了，正在劝他俩双方。

我对周围的人说：“这下好啦，何苦呢！”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昨天晚上，喝醉了，微醉，并没有失态，稀里糊涂的睡着了，以致电视剧《我的抗战》之最后两集，也不知是一个什么结局。

人，有时就是这样，自己麻醉自己的心态，不知不觉的办了什么事或许说了什么，无从而知。

一个人，只要是在醉态之下，才能发泄对某个人某件事的尴尬，不满情绪，

获得基本同情，但醒来之后，却大言呼：哀哉！自己又作了什么孽！说了哪些不该说不该做的事。

天晓得，作家莫言却是一个“错别字专家”象这样的作者写出来的书却被捧上了天，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

有句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类似这样的事，并不是都司空见惯。我就不看他写的小说，觉得没有看的必要。打开书，映入眼帘的全是错别字，连排比句都不会写的人，别想着出什么书！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舞阳路的变电塔门口，一个男人叫住我，让我“歇会儿”。还说，我知道你是“纯爷们。”

我听得此说，只得停下，憨憨的一笑，问：“你好，有事？”

“事儿倒没有，本来我就没少看见你出来进去，觉得这女人不简单，后来听了你的事，更觉你不简单。”他说，“有孩子吗？”

“有啊。”我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说出来后，我才觉后悔，不该撒谎，既然话已出口，只能“圆”下去了。

“男孩女孩？”他又问。

“女孩。”我决定编下去，不只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要达到某种目的。

“多大了？”他问。

“19岁。”我说。

“哟，还上学？”他又问。

“不上啦，在外边干活。”我说。

这时，即墨的一辆货车从身边驶过，他对驾驶员说了句什么，司机开始往后倒车，我问了一句：“拉什么的？”

他指着身后地下的几块大石板“他要两块这个，没人帮他弄上去。”

我看了一眼，说了句：“我来试试。”

他说：“让他给你俩钱。”

我没反对。

那石块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好搬，好重啊！一人干不是个儿。司机是个青年人，过来和我俩个，一人一头，他那头起来了，可我还没离地呢，使出全身的力气，它纹丝不动，我想放弃了，可我嘴里还是说：“再来一个人就好了，在中间一烧火，就上去啦。”

听我这么一说，那司机又去找来了几个正在干活的两个园林绿化的民工，四个人一起使劲，石块抬上了车。

抬完石块，司机问：“给你多少钱？”

我说：“唉，十元吧。”

他二话没说，掏出了一沓钱，从里拿出两张五元的，给了我，于是，有人劝我“找份活儿干，”我何尝不想，但是，我又能干什么呢？出大力，体格不行了，力气使不上了，不是年轻那会儿，几百斤的大包不当回事，如今，自己也已是 50 多啦，正在往老年队里考虑，不考虑也不行，因为生老病死是天注定，抗拒不了，不光是我，每个人都全是这样的。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几天，在晚上，经常会有人扔石头砸门，经察看，发现是几个女孩子，她们扔了就跑，很难抓住她们。

嘻，就是抓住，又能把她们怎样呢？

我还是原谅了她们，不去与她们计较，毕竟自己还在这儿住，没必要去惹她们。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午十一点，决定去劲松一路肉店，把欠下的帐结了，我不想欠下他们的帐。中午有点热，才走了不到 20 里，就觉得热得不行，头上的汗珠滴了下来，偏偏是长沙路的大上坡，很陡，我慢慢的推车上到了顶，在两点半的时候，到了劲一的肉店门口。

经过结账，费用是 113 元，付了账，又拿了一份肉回来，在回来时，又在伊春路遇见了以前的几个女同事，因为我的缘故，不便与之说话，笑笑，就过去了。

现在，唯一的心事就是电费了。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昨夜里的狂风，又把刚刚铺好的塑瓦给掀了下来，屋顶又漏了，早上处理完盆里的雨水，已经是七点了，预报说，今天还有雨，风力在5级到6级转3-4级，看着门外的积水，想着今天这个天气是否还要出去。

但不出去，它们吃什么，我吃什么？还剩下一百元左右，总不能依靠这100元吧，它总有花完的时候。

今年还有最后的一个月，在这最后的一个月里，会有什么发生，会有什么变化，没有答案。反正，天冷啦，自己要注意保暖，我要倒下了，一切全休。

乌云压顶，我担心的雨终于没下。

上午，在拾了一些大纸壳送回来以后，十点左右，发车到了劲松一路。

今天，有点冷，但还好，在回来时，拾了一大袋衣服，这袋衣服很重，一路上，累得我腿疼。

“大嫚，上哪去？”路上，碰见一个不曾相识的男青年，他减缓了车速，探出头来问。

“有事，带点东西。”我说。

“这么远，不累？”他问。

我叹了一口气，说，“累？不觉得，习惯啦。”

他“哦”了一声，开车离去。

对这样的问话，每天不知要应答多少，他们是关心？我有点迷惘。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又完成了一本日记，有人会说了：你写这些干什么？有人看吗？

确实，这是问题，谁是读者呢？我想恐怕没人会去找时间看的。

嗨，写就写吧，已经写了十几年啦，就像与人说话一样，没人的时间太无聊了，有一种孤单之感。不是瞎说，如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恐怕日后的交流都是问题。

哑巴和瞎子我不想做，只有写，锻炼自己的写作，用笔与人交流，这也许是自我想象，是虚拟的，但是充满着快乐。

今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那么过了今天，十二月了，也是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份。纵观这一年喜怒哀乐无不在其中，不过这会儿要对这一年做个总结的话，还为时过早。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今天，12月的开始，老天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狂风带着啸音令人恐怖的刮了一夜，一夜之间，天地翻了个个儿，瑟瑟的寒气又使我感到冬天的恐惧和寒冷。

没电了，怎么会呢？夜里习惯的起床小解，一摸开关，发觉没电了！真是的，偏偏赶巧凑在了一起，怎么搞的，不知道。

在漆黑的屋里不知是几点了，我和衣坐在床上，静等着风中的黎明。

无奈之中，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歌曲，这是交通台早上五点到五点半的节目，今天的气温是3度到零下

一度，显然，今天的风力到了九级，不能出门，更不能骑车了。

没有电，无法做早饭，便去了附近的餐点，买了早点，又去拿了当天的报纸。外边很冷，屋外的狗盆里的水结了一层冰。

看看这天气，又得知，未来的三天又是不能出门，还是风大的缘故。

三天啊，不能出门，吃什么？

如果电不能解决的话，我该求助谁呢？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水龙包得挺紧，在这个天气下，还是冻住啦。两壶开水没烫开。

去附近工厂接了两桶水，又收拾了几包东西去卖，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一切收拾停当，路灯亮了，才五点多一点。“这天黑的也太快啦！”我咒骂着。赶快走吧，走到半路，因捆得不牢，掉下几包东西，便又忙着重新捆扎。

到了废品站，天已大黑，小王打趣说：“又上八大关了，怎么才回来？”

我笑着说：“哪儿也去不了，我家水龙头冻啦，烤了半天没烤开。”

老王这时插嘴说：“一个人，买几瓶矿泉水就行啦。”

我正色道：“嘿，您说的简单，一个人就不生活啦？几瓶矿泉水能管什么用。”

老王笑笑，没作声，看样有点尴尬。

两大包塑料，一包矿泉水，一袋纸，才卖了九元七角钱，这与我的希望所差甚远，唉，怎么办呢？

我想起今天有人问我，一个月能赚到一千吗？

我笑了，说：“一千？画饼充饥吧，除非抢银行。”

她说，人家拾的都说能赚不少。我说，不知道，大概是连偷带揩吧。

我就不相信一个月能赚一千的鬼话。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一盒“山鸡蛋”就这样静静地待在垃圾箱里，它的主人怎么啦？吃够啦么？大概它的主人很有钱，不在乎这一盒大约有三十只鸡蛋的命运吧。有人看见，“啧啧”叹道，这真是浪费呀！”我因见得多了，并不以为然地说：“这人不错，知道怎么送人礼物。”

这就是富人们的“生活经”，吃不掉就扔呗。

我把它们带了回来，打开一只，看看并无异常状况。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朱之文，是全国闻名的“大衣哥”，是在我“出名”之后的“后者”，如今，他却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唱歌，一炮走红之后更加了不得。现在，又成了山西台广告的代言人。

有句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也没法比，我以为我大喜就够闻名的了，没想到后边的他却跑到了我的前头。现在，他名、利全收，而我呢，却依然一贫如洗，没有人再提起我。所以我曾说我是蔫了的瓜，只有丢掉的份儿。当朱之文的形象出现在电视镜头里时，我感到不公平，我想当初也是在济南出过风头，为什么没人找我呢？也许，我还不够格吗？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冬至这一天正好是“一九”的第一天！真正的数九寒天到了。

这两天，还是“圣诞节”，有钱人开始玩“狂欢”了，我可“狂欢”不起来，我得为生存而疲于奔命。

还记得，“卖火柴的小女孩”么？不过，我的命运还不如她。

没有钱的日子不好过，这是真的，你看现在，报上一再鼓动那些有钱人今天抢这个，明天抢那个，什么海参，皮草，甚至连药在内，无所不包无所不抢。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抢什么不抢那玩艺儿，但有一条，那可都是“保健品”，现在的人有钱了，矫贵。不象没有钱的穷人，能维持个温饱就不错了，哪有心思去抢那些玩艺儿！就是抢，也没有钱哪！

嗨，有钱，买什么不行，还非得去抢？

我没有钱，不富裕，屈于贫穷中下层，顶多算是“贫农”。能吃饱了，就不错啦，我可不敢想入非非。

有钱的不去想那些没钱的苦处，他们在想：我们是富农，你们穷，你们不劳动，去吃嗟来之食。他们错了，这个世道，没有不干活的，除非是那些纨绔子弟，游手好闲者。收入不菲，或是只靠微低收入的穷人，所谓穷人，是不能与富人去比的。有句话，人比人气死人，真的！人分三六九等，我属最末的一等，最穷，最想有人会帮我，但还是那句话：嗟来之食吃不得，吃一口得吐十口。

今天你有钱啦，得想着明天怎么去还人家，去报恩。

所以，钱，这东西，能使你成为人上人，也能使你成为“人下人”。什么是“人下人”，就是“囚徒”，象那些贪得无厌的大贪官，有句民谣说：不怕你今日蹦得吹，就怕你明日拉清单。拿钱拿得顺溜；阴影会随之跟着你，到那时，倾家荡产之日，恐怕你再无颜去见祖宗啦。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贪官淹死！划不来，今天我吃了，山珍海味，五饌六肴，能使这些东西在我腹中久存吗？不能！你得为将来怎么去面对而绞尽脑汁，而人算不如天算，所以，共产党的“锦衣卫”是不吃素的，抓其一点，不计其余！他们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大衣哥”--朱志文，肥啦，不用再去卖他的那件破大衣啦，这几天，山西台的广告，播得是他做得广告“形象代言人”，这下有钱了，名也真出啦，不象我，每天还得拿着钩子去垃圾箱，为生活而四处流浪，一天不干就没饭吃。

这就又说明一点：还是有人好啊，朝里有人好作官嘛，我就不相信他朱志文，就没有一点背景。

真的，人在困难时，只有在后面帮一把，我想没有过不去的槛儿。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的“玉照”不知被谁给发到“微信”上了，今天，水清问市场的小赵（译）她和我说这事，我还不相信呢，她拿出手机，用手一划啦，我的像片成系列的呈现了出来。

“不好意思。”我看到自己的模样后，捂着脸，她用手拨开我的手，“多漂亮啊，你现在成了新闻人物啦。”

“嘿嘿，早就是啦。”我笑着说。

卖家电的老孙也不失时机的用他的手机，忙不迭的给我拍照。“不好，衣服不好。”我说，同时用手比划着，老孙笑笑，没说什么。

我想起今年的夏天，好象来过一帮姑娘，她们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她们自称是寻访我的。“她们给钱了吗？”她问。

“嘻，都是些学生，她们有么？我也没往这方面去想。”

当时，我是想让她们在门口拍了几张，本想留念的，但是，她们回黄岛以后，打来电话，说是学习太忙，没时间来送，同时，还说，她们被分配到某某地方去了，等等。我一听这事儿，也没十分的去逼他们，相片的事也就无从考虑了。

临近年根，在外边打工的有的提前开始返乡啦。

上午，我看见有俩位小姑娘背着行李，拖着那种有轮子的旅行箱，开始了返乡旅程。经打听，她们是小姐俩，四川阿坝人，她们在我门口的“服装厂”打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又是降风7级，天气好了两天，又要坏事！早上，听了这天气，心里想着出不出去，明天就是开支的日子，这个月有取暖补贴，估计能拿800左右。这仅仅是保守估计，也不要希望太大以免失落。

小王昨天跑上来，是我想不到的，她是我以前的恋人，以前我们好过，但后来由于她母亲的缘故，我俩不得不分手。

她是一个孝顺的女儿，现在她也快50的人啦，依然风韵犹存。

我俩共进了晚餐，说起往事，不胜唏嘘。

她如今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都是男孩，丈夫在一建筑工地，去年发生了事故，不幸遇难，现在，只剩下她和孩子三人度日。

说起往事，我们有聊不够的话题。

已经很晚了，她才回去，我怕她一个女人家，晚上坐车不好坐，她莞尔一笑，说：“没事儿，好坐。”

墙上的挂钟已指向了夜里十一点，我把她送出门，看着她消失在漆黑的夜里，心里不禁有些惘然若失。

1980年，我们相识直到89年秋天分手“唉，老天作弄人呐。”

她是在网上知道我的消息的。

我问她是怎么找着我的？她说他也是多方打听才知道我住在这里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

我述说了我的遭遇，她听了，挺同情的。

她说，下次来，给我捎几件裙子。

昨天，包饺子剩下的一块面，今天，我试着蒸了两个馒头，至于效果如何，我将用事实说话。

上午，风大，没出去，在门口，看着上学的，上班的人们，急匆匆从我眼前走过，心中充满了羡慕和向往……

一九七七年，我被分配到街道自办产业——鞋组，联务是出大力，出大力，干什么？拉地排车，装卸货物，一天捌角钱。

那个时候，一天捌角钱也算可以，物价平稳，叁角五分一碗的大卤面，管够，

吃饱，而且，吃完后，向柜台里的工作人员索要一张报销凭证，回来就可以据此报销。

我的零花钱并不太强，只要有点钱，就去书店，买小人书看或看电影，再就是在街头报摊上买上一份当日的报纸，那时，报纸一张三分或伍分，很便宜。

我看报纸的嗜好就是那时养成的。

正遐想着，开锅了，看看表：十一点四十，于是，开始装锅，嗨，我想说，一个人生活真累！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五六年的二月十六日，是阴历的正月初七。

我不知道那时是不是过春节，我在这个时候，哭着来到了人间。

我的到来，丝毫没使这家人欢乐，反而更增添了忧愁。

我的家庭算不上富裕，但我们家的亲戚中还有一个参加革命队伍的，跟着陈家元帅，走南闯北，为革命事业命不顾的人，他就是我的四叔。

我和这位四叔并没谋面，只是老人不时的提起他，那时的区人民政府还颁发了“军属光荣”的大匾，端端正正的挂在了墙上，家里还有区长亲自颁发的证书，这一切，那时的我是不懂得的。

我的父亲是位传统的老人，纯朴，善良，为人忠厚老实，但是，在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回来后，就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十三年。

他有血压高，这次的病，经医生诊断为“半身不遂”，也就是现在的“植物人”，这简直就是飞来的横祸。

后来，经过多方的医治，病情有了好转，能够下来，拄着棍走路了。

但是，两年之后，他再次倒下，从此就没有再站起来，喝、吃、拉都需要人伺候。

母亲辞去了当时在电器厂的工作，回来照这一老两小。我有个哥哥，那时才8岁，我尚小，大概是三岁半吧，为了这个家，母亲含辛茹苦的支撑着这个家。

母亲的性格变了，变得暴躁起来，但是性格在另一方面还是挺温柔的，但

是遇到大事，容易暴怒，不理智，会动用“家法”，我们时常会享受那种家法的待遇。

——这就是我的养父母。

我的生身父母也在青岛，他们生育了四个儿子，即老大玉麟，老二吾麟，老三兴麟，老四瑞麟。

我是最小的一个。

据说她有精神方面的病，这就和我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因生父擅喝酒，酒后伤人，母亲一怒之下，跳井自尽。

关于这一点，我不是了解的太多，只不过听养母时常提及这事。

所以，过去的一切，我不是从头到尾的特别清楚，但知道的是，养母市时常骂他们是“没人性”的“畜牲”，我搞不懂，是因为生母抛弃了我吗？

从我记事起，我们这个家就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父亲卧病在床，生活十分的艰难，在我上小学时，由于太笨，简单的算数一直是我的一个难以逾越的槛儿，所以，时常不及格，考试得的是零分，这让母亲十分的恼火和伤心。她拿出火柴杆让我数，然后再拿出一些或减掉一些，可我愣是不开窍，为这，算数课上，我经常被“抢堂”，就是补课，人家放学回家了，就我一个人被留在了教室里，冯老师，一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姑娘，在我对面坐着，仔细的给我讲怎样算数。

一个学期结束了，我还是被留了级，别的同学上了三年级，可我还在上二年级，等到我毕了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刚到二中，上初一，上了有一个学期，便学不下去了，因为同学欺负我，旷课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养母知道这种情况后，没少揍我，用擀面杖打，屁股被打肿了，青了，不敢坐，第二天，上课时，只能坐半边，同学们都笑我。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屋后是电业局的仓库，一大早，来了几辆车，响声很大，看看表，五点四十，“外边这是干什么？”我穿上衣服，出去查看，天还不亮，路灯下，工人们也在往车下卸竹竿，又粗又长的大竹竿，不知干什么用的，估计是工程上用？成捆的大竹竿卸下来占了大半个马路，早上，这里的车不是很

多，只有几个推着手推车的男人和妇女，“他们这么早去推什么？”鬼才知道，大概又要去下边河床上发财去啦。

他们市场在那里的工地（汜河工地）上拿东西，大到铁（三角铁）小到木头（方木）……

不知他们拿这些东西，工地上有人否？或许是人家同意的？

一个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趁天不亮，偷。

今年夏天，有人对我说，要我也去，我说我才不去呢，谁爱去谁去，发财也不去。

我明白，我斗不过他们，万一出事，后悔不及。

今天出去的晚，只在附近转了转，多少弄了点东西。

在四流南路某社区门口，有一垃圾箱，我还是下去看了，见里面有东西，便往外拾，这时，不知从哪冒出一个管闲事的保安，他过来斥责我，说我把东西扔了一地。

我瞥了他一眼，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井水不犯河水。”

谁知，他更来劲啦，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我说：“你要干什么？”

他不是这里的保安，我知道，所以我不怕他，加上我这身行头，他能奈我何？

“你穿那身黑皮，吓唬谁？！你管得着吗？！”

我做好了斗架的准备，这时，一个过路的“好心”人把他拉到一边去了，指指划划，好像在说着什么，也许是替我讲情，也许是在“败谪”我，“随他去。”我想。

这次，仗，没打起来。

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还有两天，就是月底，一月份结束。

二月，紧接着的就是年，春节，这是举家团圆的好日子。

团圆？这是我一个人过的第二十个春节了，前面当然不用说，有家有父母兄长，大家在一起，乐也在其中，虽然苦点，但是，还是不错的。

现在，面临的又是一个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亲）。这个话，都让我背烂了，有用吗？没用！一点作用也没有。孤零零的一个人，漂沦在异区（域），

心头是什么滋味，肯定是酸、苦、辣、湿，只是少了“甜”的味道。
现在，我是“人比黄花瘦”，有点抑郁，有点忐忑，说不上的心情，啥都有。
……

如今，举目无望的我，依然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大家管我叫“美女”或“花姑娘”——这两个绰号，算是叫开了，妇孺皆知，彼此见面，语言已经是不正常了，取而代之的是“哈啰”，好像我是“从地球以外”来的人，乖戾异常。

从讨厌到习惯，自己倒成了真正的花姑娘，大概这也是“宿命”的安排，人家都以为我是一姑娘（女性）。

记得有一天，人家喊我“奶奶”，我笑了，不开心又怎样，人家已叫出口啦，自己也听到啦，难道去捆他的嘴？不妥！唉，我尽量的克制自己，我知道，此举已使我失去了做（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十几二十年来，哪天又不是这样呢？

试图改变自己，但是难其诱惑，久而久之，自己“破罐子破摔”——由着来吧。结婚？这辈子没有这个念想啦。

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人问路，老远喊“阿姨你好，”但开口前，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便转身，一句不说地走掉啦。我也纳闷，但我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想问路的，到某一区或某一路怎么走，但是，他被我“吓”住了，选择了“逃避”。

这样的事，我碰到不少，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扮女装，已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我不惹事，不想去找那些不必要的麻烦。

关上门过我的日子，互不相扰，你想搭讪我不反对，任何人都一样。

前几天，有人雇我去清理垃圾，我干得很出色，对方很满意。虽然没付报酬，但他却以料抵工，事后，给了不少废旧的东西，他说能“换钱。”

自然，这最好。我不愿不劳而获，让人背后戳脊梁骨！

那没意思。

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早晨，从热乎的被窝里爬出来，感到一股寒气直逼过来，我边穿衣服边自语：我发誓，这么冷的天，真不愿这么早起来。可是，想想，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临近年关，是清理卫生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些他们不用的东西扔出来，包括衣服等……我算计着，扳着手指算天数：十一日是小年，那天正是腊月二十三，而我正是在经济上青黄不接的时间，所谓“青黄不接”，就是19日过初一，而我们开支的日子是26日，前后差距拉大，过节用什么呢？总不能不添置一身新衣服吧。

于是，我想到了借钱过年的事，属于我的年前补助款是否会有，我不敢指望，他们也知道我的情况，他们实在“刁难”于我，我也没办法，只能走“自救”这条路。

过年就是过关，富人过年，穷人过关。这话从早从老人嘴里常说起，那是自己还小，不懂其中之由。如今，现实迫在眼前，与其后退半步死，不如前进一步生。生的希望是巨大的。

回顾一下，2014年的哪一天不是“跟斗咕噜”地“翻”过来的。

毛主席说：在困难的时候，要学会游泳，不能呛死……这句话是从一本过去的书中看到的，不过，很有道理。

不知谁在18号的垃圾箱旁放了一些破旧破褥并点燃了一把火，起初浓烟呛的嗓子疼，后来一阵风起，浓烟变成了烈火。就在这些东西旁边就是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而且距离挺近，一旦火势蔓延到车体，很难想象，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我没有水，只有把破棉絮拖开，以免引起更大的火来。这时，从旁边的“美发厅”里走出一中年人，他拎着一桶水顺势浇了上去，火苗瞬间被压了下去，变成了一股浓烟，第二桶下去，火，灭啦。

很危险！

这把火是谁点的？我想肯定是环卫工点的，你想，他们为了图省事，只能以火焚之，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式之一。

这时，过来一男的，大概是从出租上下来的，问：“大喜呀，还想在这里点

一把火，再出把名呀？”

我笑着说：“去你的，我大老远跑这里来放火，我吃饱了撑的我，要过年啦，捡点好的说。”

他问我前年的那把火是怎么回事时，我回答他还是三个字：“不知道。”

在18号一无所获，正欲离开，从旁边一楼上的阳台上，有一妇女喊住了我，我问：“什么事？”

她让我等着。

过了一会儿，她从阳台上扔下了不少的破旧纸盒。

“嘿，她真能攒，攒了这么多，看样子，时间不短啦。”因为盒子已被晒得褪了色。

大约在九点五十，又发了第二车，这次18号之行，大失所望，没有东西可拾。那些被烧毁的棉絮，扔的满地，没人理会这些。棉絮上有的还冒着青烟……“你把18号的钱全挣了。”一个老头说。

“谁说的，还有挣不到的时候，你看，这第二趟就不如第一趟。”我说。

那老汉哈哈乐着走了，临走前还说呢：“过几天，够你忙的。”

对，今天是腊月十二，再有个五六天，真的，够我忙一阵的。不过话是这么说啦，到时有没有还两说着。

正说着，有人来倒垃圾，我一看，全是我需要的东西，把它拾了出来，筐，又满啦。

从18号出来，只跑到金华支路，看看中午了，便觉无趣，计算了一下时间，只得返回。带的东西在路上颠掉了一捆，等我发现，下车去拾时，就这么巧，一辆出租，不知是出于何种心态，许是故意的，直接给轧上了，毫不减速，一包货就这么给轧碎啦。我一看，挺来气，但又不是什么值钱物件，他的这种行为令我气愤！

你说他没看见吗？那么，请问：驾驶员的职责是什么？不就是保证个人和财产安全吗？

二零一五年二月一日

先说这么一件事。

昨天在经过五路电车总站时，被一男电车司机叫住，他关切地问了我的生活，然后劝我“回归自然，回归男性。”并说“岁数不小啦，该找个伴儿啦，不能这么孤单下半生。”

我笑笑，说：“算啦，这辈子不找了，费那个神干什么？我没钱伺候他们，至于换装，我可以明白地告诉您，我不想换了。”

他说：“那不行啊，得克制自己。”

我说：“试试吧。”

下午，在去劲松那边时，路过合肥路 36 路车站时，被一个正在候车的高个男人叫住，他说网上很关心你，“他们都很想你。”他这样说。

“你现搬哪住啦？还在潍县路吗？”他问。

我告诉他，现在在香里住。

他“哦”了一声，继而说：“打扮得漂亮点。”

我没说什么，只是笑笑，但是，我心里在说，我也知道漂亮，可哪有好衣服啊，光说不行呀。

他最后让我注意安全。

自从换了手机，有很多人与我失去了联系，这情况已延续了一年多至两年。现在，可想而知，我成了聋子和瞎子，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成了孤家寡人。本来，来到这个地方，举目无亲，每一天每一时，形同坐牢，但怎么办呢？以我的这种身份，没人想和我交流，这并不奇怪，他们不理解我的精神世界的枯萎，我有时似“祥林嫂”，捐了门槛却还是无人理会，有时似“阿 Q”，形式一有转机，便会忘乎所以，忘了昨天的自己，如何愁眉不展，丧容满面。

下午，去卖了两袋铁桶铁罐之类的东西，还有 4 包纸壳，换回 9.06 元。

回来时，有人送来了一包女式衣物，打开一看，又是内衣，没有外衣。

下午的天气暖和了，只是一小会儿。不过，后天就是“立春”的天气。

我的这台电视机收不到本市的，特遗憾，他们说，装上有线就能看啦，我

没这个经济条件。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日

天，变暖和了。

上午，到金华路时，接到了小刘的电话，她要我去趟办事处，但是答应她之后，走到大港，看时间实在来不及，便没去成。

跑完全程，收获不小，拾了一大包女式衣服。

我在拾这些东西时，有一个人一直在看着我，我瞥了他一眼：心事不小。我想。

二零一五年二月三日

没用，你觉得你现在还是个人物吗？不，什么都不是。充其量，你就是一个乞丐，一个穷拾破烂的。

我常这样去想。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2015年，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并没有感到，属于我的时间在一天天地缩小。

写了那么多的日记，顶多也是个精神寄托。

“你还会写东西？”有人持怀疑态度，直到看了我写的东西后，便改变了态度，称“奇”。

“奇”也好，不“奇”也罢，日记是一天不落。这像是任务也像是小学生写作业，是每天的必修课。

二零一五年二月四日

这芸芸万众之中，就有那么几个（一群）欣赏我的人。昨天，在18号，碰见几个闲得没事，在外聊天的女人们，她们看见我，叽叽喳喳，各抒所见。

“唉，你看，你阿姨来啦。”

第一个喊的是位大嫂，她身边有一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那小孩跑了过来，围着我看了又看，瞪着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站在那里，不出声。

“快叫呀，叫阿姨。”旁边的女人催促着。

小女孩还在矜持着，我忍不住地想笑，但没笑出来，对小孩说：“去吧，这里脏。”

这时，另一个女的出现了，她喊道：“呦！这不是美女吗？你看，人家会穿的，红衣格子裙，像个小嫚儿。”听得这句话，一个老太太说话了：“嘿，我看像个老妖精。”一个中年妇女过来了，她说：“你老可不能这么说，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的大喜哥，网上有名的大名人。他的大照我都有哩。你别看他这样，他不疯也不傻，写得一手好文章，你们哪个能和他比？我佩服。他就是喜欢女装，是个丫头胚子。”

一个胖大嫂说话啦：“他原来住我们这里的。唉，这会你去哪里啦？”我告诉了她们地址。

这时，围过来了几位妙龄女郎，她们边听边“嗤嗤”的笑着，边笑边走了过去。还是那个中年女人说话了。

“他挺会搭配的，红衣红裙子。”

“惭愧，都是人家穿剩下的。”我说。

她们不再说什么了，一直都在看着我，刚才那个小女孩也不知去哪儿啦。

这时又过来一妇女，问我要衣服的事，并要当众脱下她自己身上穿的那件羽绒服给我，被我拒绝啦，我说不用了，我已经有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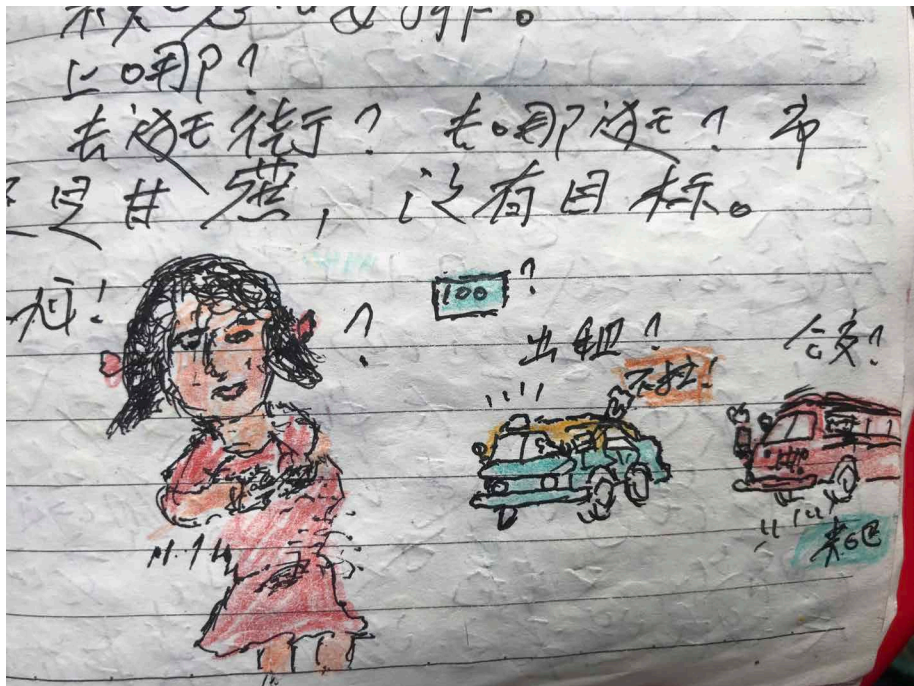
其实，她身上的那件羽绒服我并没看上。它灰不溜秋的，白一块灰一块的，像打补丁。

她之所以当众这样，是在羞辱我，我就是再傻，也能看出来她的用意。

戴上了花，也许我最漂亮。早上，按耐不住，难抵花的诱惑，还是戴上了。今天，我可是要去“婚介所”的，是结婚登记？那天，我把自己“嫁”出去一会儿，无人喝彩，只有自己默默地祈愿着“幸福、如意”。

今天又一次戴上了它，标志着什么？心情一时是矛盾的，不知会遇到什么。我说过：死猪不怕开水烫，既然带上了，那就大方点，让他们去“点赞”吧。

今天，是要去那里开具“离婚证明”，证明我还是单身，是处女？（男），否则，答案只有一个：嫁一个老公，过一辈子。可是，没有呀。中国“同性恋”很少，是应该悲哀呢，还是庆幸，心情复杂难陈。



今天是情人节,我的情人在哪里呢? 在想象中,他应该是什么样? 膀大腰圆,似个骇人的狮子? 那么就是一个责任心强,有男人气魄的,这样一个男人,将是我的幸福。

那么,就现实一些,随便找一个女人,结了算了,省得有人乱讲话。可是,这样的女人,何处去找? 也许,我就是那个女人。

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

昨天跑了一天,今天觉得有点累,但上午还是跑了一圈。

拾了一只烧鸡,但没敢吃,我记得在三年前也是吃了拾来的一只烧鸡的事,那次幸亏有邻居帮忙,才幸免于难。

所以,拾了这只烧鸡,旨在喂狗、猫,但狗不吃它。

上午,去了趟办事处,算是给那些领导们“拜”了个早年吧。大家“嘻嘻哈哈”一阵,言归正传后,我说了昨天的事。他(小韩)说:“你放心,绝落不下你。”

有他这句话在，我才放了心。

中午刚到家，电话就打过来了，是居委会徐伯田，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明天去他那里领年货。

半个小时后，范永安又来了电话，约我明天下午两点去他那里拿东西。

今天，天气很冷。妈的，这两天的风算是和我较上劲啦，明天和后天，仍然是5-6级大风。

下午卖了8元。

二零一五年二月九日

假若有一天，我有了“英雄式的壮举”，世人会怎么看？媒体会怎样看，大众又会有着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假若有一天，我会走上“犯罪”的路，世人又会怎么看？也许会遗臭万年，这两种：“假若”也许不能在我身上体现，所以，这种“假设”是一种虚拟的，不足为患。

我常这样想：人生一辈子，还是低调点好。

假设，“英雄”只是一种良好的虚幻，在现实中，还有哪一天会让我，“壮大”起来？

因此，我相信我自己，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不致于“摔”得太狠，心中有法律，行动就有底线，时刻告诫自己。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今天，是个普通日子，但它又不普通，因为今天是“小年。”

我在想：我的出路在哪里？今年的这个春节真的就过不好了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由于电费，使我的生活又“雪上加霜”。难以想象，我不敢指望有奇迹会出现，我想唯一的就是有“不倒翁”精神，困难面前压不垮，垮了的是“熊蛋”。

今天是小年，按惯例，应该吃饺子，喝酒，全家人其乐融融，令人羡慕。可我只能面对杯羹残饭，和泪而泣啦。

今年不同往年，所以，我更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走出生活的“沼泽地”。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喂，你的事在网上传开啦！”今天有人对我说。

我很吃惊，忙问：“什么事？”

她说：“就是你的事。”她似乎在卖关子，我急了，“到底什么事？”

她说：“你扮女装的事呗。”

我笑了，“嗨，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她也笑着说，“行，你现在成了名人啦。”

我苦着脸说：“名人？给名人提鞋吧。”

她笑着走了，我有点惶恐而不知所也。

“又传开啦，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干，还是怎么的，难道是在给我点赞？还是想借此机会，再给我来点实惠的？”想是这么想，可没敢表露出来，在心里骂了一句“娘”。

今天，初三了，从初一到初二，没人来看我，更不用说是“拜年”啦。就似我不存在吧，我早就说过，到了这里，如同“发配和流放”没人与我为伍”。悲哉！嗨也！

他们是“叶公好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午，在家换了贴身的内衣，换了乳罩，擦洗了身子，这时，门口有个男人在往里看，我骂他“不要脸！”那人满不在乎，我说要“报警”了才离去。

“这人挺讨厌的！”我对自己说。

晌午时分，去市场看看，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有买蛋糕的想法，可是，去了才发现，除了卖元宵的和卖菜的外，没有一家开业的，就是卖菜的也仅此一家。

我买了芹菜；蘑菇；苔菜，这三样要了我：16元，店主说，过年过的，菜都涨价啦。

想买元宵，但一算计，还是放弃了。

下午，天阴了上来，似乎有雨，今天说预报说有雨，但是“局部”，看这天色，

要下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煮了三包方便面，算是午餐。

人，这东西就是怪，说不去想老三他们，可是在闲下来的时候还是想他们，不知孩子们还好吧，还在公交5路吗？？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照猫画虎般的又戴上了它，唉！这发誓没有用呀！

戴上这些五颜六色的花，心中有种舒服的感觉。从早上天不亮就开始戴一晃，八点啦，出去吗？

今天是元宵的会开幕，我是去庆祝吗？没人选我。

扎得很结实，刹时，身上开满了花朵，我被衬托得异常漂亮。

想出去，解还是不解？心里挺矛盾的，我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大喜，喜爱女装。

昨天有几个男孩子从门口过的时候，喊我“假丫头”和“美女”，我不愿听这些乳臭未干的男孩子这么喊，于是，我嗔怪他们：“都滚回去！别在这没大没小的。”

家里的货堆满了，收废品的还没开磅，院里门口，堆满了各式货物。

心想，也是，这几天带来东西放哪儿呢？

二零一五年四月五日

今天，我以我的方式祭奠了已故的三位亲人。

稍后，又把昨天晚上的剩面和剩馅包起来，刚吃完饭，那个面包车又来了，停下车，和我交流了几句，那两个青年又进屋来看看，问我的生活琐事然后提出，要我剃去长发，还正常于人。我听了，稍显犹豫，说：“不舍得。”他说，剃了以后，他帮着找个老伴。我婉言拒绝啦。

临走，他要走了我的电话号码。又让我跟他去他单位拿了二十余只青啤空瓶。在返回时，他又给十只煮鸡蛋。

当然，我还是谢过了他们。今天的阳光不错。

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两本不同版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本是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生语文课读本”，翻开内容一看，和我记忆中的老版本内容完全颠覆：

保尔·柯察金的哥哥—阿尔青，在这版成了“阿尔焦姆”，而引导保尔走上革命道路的水兵朱赫来却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和原来的版本出入很大，我不知该相信哪一篇才是忠诚于原著原文。

其实，这本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在童年时期就拜读过，那时候的理解浅，仅是读过而已。那个年代是繁体字版，竖排，中间有插图。

现版的图书，取消了中间的插图，为的是节省时间？

今天的天气，气温相当怡人，是踏青赏花的时节，也有可能要从此卸掉厚重的冬装，换上飘逸的春装的开始，可是天公并不给人们这个机会，这不，从明天起，又有一股强冷空气入侵我市。

如此一来，刚升温，老天就来个“下马威”，真是又来了“倒春寒”的天气。

下午，跑了一趟，还是原来的那条线。拾了不少女装，今天纸壳最多，以致为此满了车。

回来时发现门儿有一男子领一孩子在门口徘徊，我的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小偷？”我脑子里迅速闪出这么一个镜头，但仔细观察，又不像，只见他的孩子从地上拾起了个什么，朝着这个男人跑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那只“磨与铁”，只见他从孩子手里拿过去，看了看，又放回原处，并在教育了自己的孩子。

我没吱声，从不远处看着这一切。

二零一五年四月七日

还有忍耐三天，这“倒春寒”现象不仅只在青岛，脱下的冬装却又换上，我不禁地想起老天爷来：“老人家，你这是在干嘛呢？”

噢，这也是大自然的规律。我自嘲地笑啦。

上午，因牙痛，耽误了一个半小时，八点左右上车。

今天有人捡了一些厨房用品：有箩筐、勺子、筷子；肥皂；刮地豆的刀；有大米一小袋；面粉一小袋；奶粉一小袋；红枣一小袋；就这些东西，装

满了一车。同时，器皿有不锈钢盆一个；针线一宗等。

回来时，遇上堵车，原来是市政队在给马路“打补丁”，正好挡死了马路，它能不堵吗？

第二车是近正午时出去的，又是丰收势头，这次拾了一袋儿童饼干外又拾了些酒菜，回来正好美美地吃上一顿。

今天，小闫过来得挺勤，光我知道的就有两次之多，我怀疑他是有企图的，他是熟悉我作息规律的，弄不好，东西就是他拿的。你别看他残疾，心眼可是歪的。

嗨，反正东西也不值钱的（老王语），可是，我风里来雨里去容易吗？在干这之前，不拍拍自己的良心，够吗？都爷们吗？

这些日子，一个电话也没有，这个月的充值钱也泡汤啦，拿什么去充？这是个问题。

四流南路某院有家商户给了我十几只青啤空瓶，带回来放下之后，吃过午饭，已经两点来了，这时，又有人来给我送了一件新衣服，谢过来人后，我开始了忙碌，先是洗衣服，后又刷了碗筷，一下午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半，四点半钟，又找出几件东西去卖，卖了十元零三角。

在市场上，有人叫我“小媳妇”，我愉快地答应着，不觉地引起了一阵哄然大笑。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可笑之处，媳妇怎么啦？当人家说我“不男不女”时，我笑着大声说：“我自豪！我是女人！”

那女人撇撇嘴，不屑一顾的笑骂：“那你生个孩子我看看。”

我笑着说：“非得生个孩子吗？那不能生的女人有的是，为什么她们行呢？”说完这话，我有点恼火，但也不便再说别的。

这使我想起某日的某天，一位妇女拿着两张半旧??，对我说：“大姐，给你。”当我说：“谢谢”时，她大概听出我声音不对，便说：“是男人呀。”这对我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大的伤害，但又不能反驳，想哭得很。

二零一五年四月八日

我的事，我的形象，有人在电视或者网上看到了。每每拿这个说事儿，“我终于在电视上看见你啦！”说这话的人很兴奋，当我问她“评价如何”时，她

当时就说：“漂亮，歌也唱得好。”

她问我：“什么时候你再去？”

我想了一下，说：“怕是去不了吧。”

她问：“为什么？”

我说：“该说的都说啦，还去有什么用？”

她鼓动我说：“别灰心，还会有机会。”

我无言地摇摇头，叹了口气，心想：但愿如此吧。

早晨，有些冻手冻脚的冷，但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出汗啦，也许是太累的缘故，“热！”

今天的东西不多，原是出门早，六点四十就出门了，结果是适得其反，就拾得了一个大纸盒外，其他的很少。

顺着四流南路转了一圈，终无所获，只得打道回府。

我想过，跑完全程，也就是从四方到市南，想想又无必要，路程长，间距就长，况且也不一定就有收获，于是，便放弃啦。

回来的时候，去拿报纸，当天的《齐鲁晚报》，卖报老兄说，看过你的节目人家给你一身男装，为什么你还这样？”

“你借了十一万，为了给老人治病，把房子也买去啦，是不是？”

我心想：糟糕，这事弄出去了，必定会有反响。

于是，我笑笑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不过，关于男装，我不想穿，送人啦。”

今天早上，就有一老太太在街上喊着问我：“大嫂，变小么？！”

“变什么？！”我在街上大声问。

“变什么，你清楚，变臭虫！”她笑着喊了一句。

“骂谁！”我也喊道。

在走到洛阳路，在等灯时，过来一个男的，也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不认得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等一变灯，我开始起步前行，只听他“哼”了一声。

我想：真是的，三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也就又拿出来回顾，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拾了两件衣服，一件是绿色的女生装上衣；另一件事女式背心。

吃的没有，给小狗弄了袋骨头，回来拿给它们，但“大花”不吃，闻闻，走开了，“贝贝”不错，过去闻闻，吃了几口。

第二趟是在十一点半出去的，18号有好人给了我一袋咸鱼，我又拾了几包奶，已过期的。路上，又有人问这个话题，我很生气，因为他们问话的态度非常的不友好，所以，我拒绝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又拾了一件女式上衣，灰底白红方格的上装。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

毕福剑—“毕姥爷”，今天，他摊上事了，有视频报说他“唱京戏”“智取威虎山”有污蔑毛泽东的嫌疑。

这件事可非同小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的解放事业就是他老人家领导的，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我与毕姥爷见过一面，没有交流，只是看见了，互相一笑而过。那还是在去山东台录节目时在化妆间看见他的。当时，他正和一些群众演员在说话，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我相信，他肯定看见我了，因为我扎着两条小辫，显得与众不同。

当时，有人说他在济南挑选演员上《星光大道》，我们还在宿舍议论了一阵。今天，看了这则报道，着实笑了我一跳，“有这等事？”还要在“文革”，那可真到了大霉啦，如今，有了这事也不是轻松事儿，“节目停播四天，接受央视调查。”

我早就说过，现在，网络四通八达，莫说不是你毕福剑，就是“是”，这事一旦属实，也够毕姥爷喝一壶的！

赵本山怎么样，红极一时，如今不是也“偃旗息鼓”了么？

如今的事，不好说啊！

正所谓“言多必失”，“失一城而知琼也，非君所虞乎？”

这就说明，有些人就是“贱”，或是说“断章取义”，动机不纯呀，也许这？？没被“临幸”选进“星”台，便使出此招报复！

此招不为不毒也！

毕姥爷，挺住了，据理力争，我相信，毕姥爷不会倒的。

脚上，穿了一冬天的靴子。

今天，它张了嘴，鞋底与鞋体分了家，实在没有其他的鞋可换啦，想去买

一双，但受经济力量的制约，始终没有买成。

看看日历，今天是十日，又是一个难捱的时间。

早上，不由自主的又戴上了花，一时间，我成了“花神”，但下边始终未见勃起的迹象，这次，玩完，欲去治疗，需花费一笔昂贵的钱，能行吗？虽说现在可以报销，但至于这种病，报销的几率又是多少？我又需要花多少钱呢？自己心里没数，只得不做。

“二？妈”来啦，所以今天出去的晚。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的照片被发到了“微博”上，“小模样漂亮死啦。”上午，在四流南路邂逅了久未谋面的广州路的小李，他骑着的还是那辆摩托车，“刚干完一个活儿”他说，说起我的事，他拿出了他的手机，从中翻出了我的系列照片，确实，那上面全是我的“玉照”。

“妈的，什么时候发的？”我问。

“问你自己呢。”小李说。

“能不能翻下来？”我问。

“可以。”他说“不过，挺费事，得转到网上，从网上有一种东西，插上它就可以啦。”

我一听，得，还这么费事。

今天，拾了一袋辣椒炒鸡心，给小狗拾了一些吃的。

我是下午两点半出车的，这一趟是“大获丰收”的。

拾了一盒“便当”的方便餐盒，上面有米饭和几样小菜。

在返回时，刚过了鄱阳路的桥？，后面就跟上来了了一辆蓝色的小汽车，只见他摁了一声小喇叭，示意我停下，我以为什么事，便在他的后面停下了。

“是大喜哥吧？”车门打开，一个男青年走下车来。

“是。”我回答。

“可找到你啦。”他说。

“有事吗？”我问。

他说了我在电视台的那一段，说我的话“挺感动人的。”并且还问了我的生活起居，我一一作了如实回答。

“你刚才说的，我的话说得好，我就这么想的，一个人，在面对千万名观众

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我还考虑，借钱还钱，是每个国人的良好的公知，为什么呢？在问某一个人借钱时，山盟海誓，发咒赌物的，作出了一付乞讨的状态，但等钱到手啦，又是另一幅面目，有的甚至赖账不还，直至诉诸公堂，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人类的渣滓。”

他听了，说：“不错。”他掏出了二十元钱给我，说让我不要亏了自己。还说了他对我化妆的看法，我说：“知道啦，但已习惯啦。”

回来以后，是下午五点，收拾了一下，又去卖了点货，卖了6元。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二日

我以为，变性这事并不一定就说明这人道德沦落到哪里去，也不一定非要去指责，给人以宽容，理解的心态不行吗？干嘛非要用“亵渎”一类的词汇来鞭挞之呢？

人，有时他有各种嗜癖，这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我以为，这事很正常，换我，我也会这么做——变性。

为什么呢？

当一个人为其男人身份而压抑时，找一个机会放纵自己，当然，这个“放纵”并不是指去犯罪做违法乱纪的事，而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去达到个人的需求。

而“变性”正是这种需求的表现。

这是我的看法。

今天，预报说有雷阵雨，等了一阵，没见其动静，更别说有下雨的迹象？

为了生存的目地去拾荒，这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自食其力，无可厚非，在现阶段，我选择了些种手段，其目的在于生存。

在生活中，寂寞无处不在，而排遣它，需要的是精神和发泄。其实，我尝试过，发泄是针对自己的没有第二者或第三者，喝酒，不是我的长期，在大醉过之后，发誓永不沾酒，烟，也是如此。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难能可贵啦。

有人说我“心态好”唉，不好又能怎样，苦酒是自己酿的，自己不喝，让别人替吗？

常这样想：卖房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无论怎样的山穷水尽，总会有办法解决。

但话是这样说啦，还有挽回的余地吗？八年的官司，使兄弟反目成仇，至今落得个“寡人”一个，怨谁？只能怨自己。

回想对媒体讲的或对外讲的，事实如何，没有一人站出来，否则，我就是错的，乃至犯罪。上帝饶恕？使我得到了超生。

我想：甭管怎样，男装也好女装也罢，过日子，活下去，是我这一生唯一诉求！

因为如此，我抛弃了一切，不惜与世隔绝的过关苦行僧的生活。

在生活中，笔，是我的朋友，它默默地，老实地改造着自己的“义务”——把主人的想法，看法及动态一一地展现在杯子上，而本子，它就是一架“录音机”，十几年二十几年来，我的一举一动，都毫无保留的在上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我这样去描述它的重要性和不可缺的一种目的和追求。

闲来无事时，打开箱子，看着满满一箱子的日记，心中不免有多少的感慨：这些日记，忠实的记录了我的生活。

除去被焚烧的方式或丢失的以外，保存下来的或是现在完成的，是我的命根。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几个民工围坐在一把太阳伞下，侃大山，修车的在太阳底下忙碌着，我想，谁家没有老人？这帮年轻人也坐得住，眼瞅着老人在炎太阳底下晒，也不去把阳伞让给老人，唉！中国人哪，怎么那么柏轻？文明，在他们那里如粪土！

这些民工模样的人都是住在附近的，他们就是靠着“打零工”维持生活，这帮人的文明程度应该给零分！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真的快撑不住啦，女装的诱惑时时折磨着我。

怎么办？

真的就没办法了吗？现在，我十分后悔改变了装束，我甚至怀疑我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是真实的吗？

现在，从物力、经济实力上再次变回以前的模样是相当的困难了，首先是服装，没有了来源，要全都买齐，还要有一大笔投资。

小唐说的，还是一个遥远的等待……

下午，一切回复了往日的宁静，心里还是幻想着，守护着这份情愫，却不知该如何去面对这种现实。

不管你是否换装，房子依然没有我一幢，就连这小小的要求都达不到，还求什么呢？

莫要等到老得不能动啦，房子才能解决吗？今天去问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只是一句话，爱莫能助，像你这样的困难户太多啦……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某日

有很多人不解，这不怪他们，因为泰国有“人妖”，中国有“娘娘腔”，还有个字叫“反串”，就是男人反串女人，也有成功的例子，像京剧太师梅兰芳，他一辈子唱戏，就是用的“反角”，所以，有人还把我叫做“梅兰芳”。

我否定了这种说法。

因为这样传出去，是对梅先生的一种不敬和侮辱。

我之所以这样，纯属个人原因，与别人挂不上号，说此话者，休矣！

很多时候，自己问自己，但还是未能说服自己。

坚持了16年，从2000年算起，如果往前追溯，那先是个“萌芽”期，那时还不敢公然穿着上街，因为没有化妆，那时一切都没有，偶尔用油漆往脸上抹，充当“胭脂”，有好几次，差点洗不下来，好在抹得少，没有连老命“扒”下来。

小时候，我就特爱女性的东西，所以，有这种意识也不奇怪。

长大了，开始对男性有些反感，尤其是男装，因为男装基本都是白、蓝、黑、黄，没人敢穿花胡哨的衣服，改革开放了，街上出现了喇叭裤、花衬衫，青年都烫着那时候流行的什么“爆炸头”发型，女孩们更加漂亮和妩媚，所有这些，都无不勾起我对女装的向往和追求。

但是，造物主偏偏把我打造成了一个男人，所以，我不安份！不满上帝对我这样的不公。

现实是不能改变的，这角色我要面对而且保持着男人的状态。

在工厂，我拉大车，出苦力，但最终却得不到领导的青睐和表扬，换不来女孩子们的“芳心”，从20岁开始，自己就没真正地接触过一个自己心仪的女性！

虽然介绍人介绍了不少女性，当见面时，她们都是一个“台词”：“你是个女孩儿吗？”，短短地问话过后，便是分手。

苦恼，郁闷加之家庭的原因，这事一直住在心里。

那个年代，没有人对我讲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没有人对我讲社会的分工和实际意义的女性的不同，所以，自己仅仅看到了表面，而忽视了内心的世界。“文化大革命”，每逢遇到什么“节日”或那个“革命”造反派占领了“某个大楼”，党中央毛主席又接见了哪个人，都要上街游行，那游行队伍中的男人扮成嫦娥”“宫女”令人叫绝，绑着个大辫子，令我神往，我常常看的忘记了吃饭，忘记了自己当时要去干什么。因为，我想：如果那个人是我该多好！

从小就有这么个想法，真的，直到今天，没有后悔过，我对任何人都说：“喜欢”而已。

没有谁对我的此举进行过指责……

这种生活，我过来了。

电影《少爷的磨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剧中陈佩斯扮演的反串女孩儿的镜头，使人心荡神摇，电影《瞧，这一家子》我又苦恼自己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像电影中的那么漂亮的女孩儿呢？

《海霞》，我看过了4遍，每次看到海霞的漂亮，我都会联想到自己。

……………

啊，回想一下，生活就是这么折磨人！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五日

因为搬家，什么也没拿出来，只能再次停下手里的笔，可是安稳下，再拿起笔来，我已经判若两人，换上了男装，尽管不情愿，也只好这样啦。

昨天，在这里的一个饭店吃饭，我因为是第一次在饭店就餐，多少有些放不开，不知点菜怎么点法，有点发窘，好在这事一看便会，便也如法行走这他人，唉，说实话，自改了“行头”，第一次受到如此的礼遇，有点受宠若惊。

昨天下午回了趟周口路，难以相信的是，到了家门口，毫无一人认出我来，狗狗朝我狂吠着，瞪着两只黑眼睛，我不忍再看他，进屋后，看着凌乱不堪的局面很是心酸，只能硬下心来，找出没带走的東西，骑上自行车离开了那里。

一路狂奔，但还是在常宁路和绥远路迷失了方向，只能将错就错，七弯八拐，七冲八撞的走小路，拐上了中韩村的路，然后顺着徐张路驶入了银川西路，杀出了一条通往目的的路——劲松一路，一直向前，看见了熟悉的大楼，心稍微放下了，这时，夕阳已经西斜，还有四十分钟，我看看表，稍稍定了定神，找准方向，哈哈，终于，看见了“速8”酒店，功夫不负苦心人，车流如织，顺着车流，在红灯亮过之前，拐向了佳木斯路——这次“旅行”的目的地，看见了公安七处的大楼和国徽。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六日

我是昨天晚上接受的任务，目标还是“发达”商厦，我的任务是在那里拿到钥匙后，留守一夜。

他做出的这一决定，我并不感到意外，而最使我意外的，最使我不能理解的就是他做出的另一个决定：给我洗屁股！

我是在心里感到不解，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长这么大，没想到，这屁股还要别人洗。

他有这个“洁癖”，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所赐，不得而知，他说，人家日本人一天洗两次澡，对这种说话，我好像没有印象。好吧，就这样，也许

是一种性格所决定的吧。

说实话，在人屋檐下，又能说些什么呢？

拾荒的生活，毕竟翻了过去，生活将给我的是另一种抉择和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自己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又怎么说呢？按照他的安排，都在“异味”之列，是不能登堂入室的！

我觉得，此举感觉多余，但是，你能作主吗？尽管有不同看法，但还是按照他的安排，全部的扔掉，部分的或将寄放与门洞，幸好没有屑小之徒，否则，命运堪虞也！

书、本子都被封箱啦，电视机放在了一遍，这两天，电视没得看，只有忍耐着，等待着安定的那一天，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空间。

当我在帮他母亲择菜的时候，他说：“妈，不用做啦，我们出去吃，让他一个人先吃，吃完啦，好洗澡，洗完澡之后，还要去发达，在那里睡觉。”

我再次感到不理解，但也只好顺从。事后，他又对我说：“去了之后，不管拿到拿不到，给我来个电话，我去处理。”

事，不算艰巨，小事情，他说他很忙，只能我一人代劳。

菜，在微波炉里热好了，还是中午在外边买的菜没吃完，回锅一并煨热啦，两片馒头，我拿出了酒和买的那听罐头，吃了起来。他母亲已经把被褥绑好了，在一个小行李车上。

我喝了酒，但还清醒，洗完了澡之后，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随他们一起去了 228 路车站。

夜幕笼罩下，228 路车站上，人，不多，正好有一辆待发的车进站，我跳上车，坐到了座位上，车开了，随着车体的摇摆和晃动，我渐渐地睡着啦，不知过了多久，听得车上扩音器报站名，“下一站，是 xxx 车站。”我听错啦，以为到了中山路，便下了车，结果，还是下错啦！匆忙之中，看看夜幕下的，黑魆魆的树丛，在树丛中，有一丝光亮，仔细一看，已是深夜了，刹了一下脚，心想，不会有车啦，正在这时，后边开来了一辆 26 路公交车，在我面前停下啦，司机打开车门，说了声：“上！”我赶紧跳上车，上车后，付上钱，司机说话了：“去哪儿？”

我告诉他：“中山路的发达商厦。”

他说：“都这么晚啦，还去呀。”

我说：“啥法子，干的就是这个。”

他问我：“家是哪儿的？”

我告诉他，我也是青岛本市人，他说：“是吗，没看出来，我以为你是来打工的”在这无味的谈话中，车子已经到广西路，下了车，拖着行李，直奔“发达”大楼。大楼淹没在夜幕中，进了大楼的门，见门卫一人正在睡觉，我上前，轻轻的叩门，他醒来，揉着睡意惺忪的眼，问：“干什么？”我说明来意，他说：“没人和他说过有这事。”

我说：“有吧，老板说啦，就在这里。”

他打开抽屉，拿出了两串钥匙，其中有一把带着红绳，这是我捡的，我记得，于是，我说：“就是这一把。”

“是它？”他问。

“是，没错。”我说。

他给我了以后，还不放心，送到电梯口，非要我打个电话给小赵，确认一下。“打就打。”我拨了小赵的电话，接通以后，我把手机给了那门卫，而后，才得以确认这事。

他走了之后，我上了楼。屋里仍然没电，只得用手电。

屋里都让小赵给打扫干净啦，进来了，看看表，时间已经很晚啦，没有电视看，只有睡觉。

大海，今天，我又见到了它，见到它，我真想大喊一声：大海，我又回来啦！象一个久别的亲人，我又回到了她的怀抱，我停立在栏杆前，久久凝望着大海，今天，没有大浪，平静的海面上，停着几艘轮船，远远望去，象一座小岛。

早上，晨练的人挺多，在这些晨练的人中，大都是中年人和学生，没有熟悉的面孔。

我收回了目光，慢慢地又向前走去，我在想着过去的那些好时光：和妈妈一起赶海，拾蛤蜊的场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我顺着江苏路继续前行，那里有我的母校，江苏路小学，现改为“实验小学”，

这可是省重点小学，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江苏路 10 号，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玩，这里有不少是我的“发小”，小贺，他的父亲，原来是个剃头匠，解放后，他开了一个私人理发店，经常的，隔三差五的去给我父亲理发，他很健谈，每次去我家，都和我母亲说得很“投机”，那时，我是女孩打扮，他也时常逗我……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啦，我现在已经 60 岁了，我摇摇头，叹息着……

姜大爷，他是开救护车的，在青医（山大医院），那个年代，救护车很少，他也经常开着“救护车”出差什么的，回来总是捎些土特产，他人很好，很热心，他的妻子——我叫她“姜大娘”，我那时时常在她那里吃饭，她做的饭很好吃。

她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名叫“小丑”，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取这个名，那时不懂，小儿子叫“小龙”，女儿叫“芬儿”。我们都是一块儿玩大的。

这个院挺大，有个“地下室”，很宽敞，也挺潮湿，60 年代，我院的资本家，一个叫“周文坚”的老头，曾被红卫兵抄家后，撵到这座地下室住过；丁兰芳，人称“二地主”，也在这里住过……，后来，丁兰芳不知怎么搞的，又抢占了资本家周文坚的私宅，我和丁家的四个千金，都在一个学校上学，而且是一个班级，她们的父亲姓陈，在东方菜市做会计，据说以前有过“劣迹”，在“文章”中也被红卫兵批斗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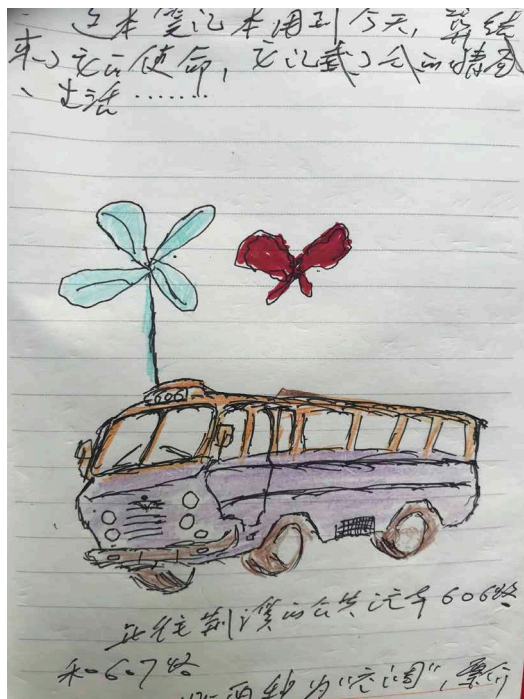
这些往事，都在脑子里出现，只不过，现在的这些楼院，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模样啦，我住的院，那幢楼——沂水路 2 号，已经改成了“中介”和“托幼班”，原来的老邻居早已不再啦，他们都搬走了，包括我。

今天，在这里，没遇上一个过去的老街坊和老邻居。

沂水路，这条老街，原来很安静，现在，这里成了“市场”，早市，迁到了这条街上，使这条本不宽敞的小街，变得更加拥挤了。

这里在 60 年代，只有一路环行（公共汽车），而现在，有十多条公交线，从这里路过，车多了，人也多啦，加上周边停满私家小汽车，这里变得一片嘈杂，这里由于有了“市场”，那些卖假药的，专门玩人的骗子，每天早上，都在这里“设局”，专门坑骗那些有病乱投医的患者，主要是外地人和

农村来的患者，她们三五成群，有一人“望风”，望风者，是她们的“头目”，一有风吹草动，一声吹哨，立刻四花奔逃……



逛完了超市又去了早市，今天，没买什么，想买鱼，又怕上车不让上，所以就放弃啦。

在老于那里拿了报纸后，回到商厦，门卫的那几个人还是没能认出我来，我想：我换装了反而让我生疏啦，包括老于，换装前，在我穿女装去拿报纸时，还和我说话，现在，反而不理我啦，为什么？我想不明白，难道我又错了吗？

换男装，本来我就不同意，可是，我还能拒绝得了吗？人家能收留我，已经不容易啦，再想穿女装，是不是不可能的事啦，大家反对我穿女装，我又何必要坚持呢？

我回想过去种种，想起穿女装的好处，也为之哭过，但又能怎样呢？

九点半，乘车返回错埠岭四小区。

回到家，小赵还是在蒙头大睡，他太忙啦，忙什么呢？整天坐在电脑前，面对电脑，就那么看，我给他说过长时间看电脑，它的辐射力，能够杀伤人体中的脑细胞，造成脑损伤会导致视力衰退等病症，可是，他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让他别太迷恋那东西，可总是得到的回答是：不看它不行，因为有许多事情必须用它解决。

再就是抽烟，我持反对态度，告诫他抽烟不好，在床上抽烟更不好，万一睡着了，烟头会酿成大祸，却总是被他轻描淡写地去对之。

他晚上睡得很晚，生物钟被打乱啦，长时间得不到良好的休息，人会变的疲惫异常。

他总是怀疑自己有糖尿病（大夫诊断？），他很固执，又是会对人大声吼叫，尤其是对他母亲，一句话不对，便会吼起来，我看不惯这个，常说他，可又有什么用处呢？

下午四点左右，他领着我去附近的一幢楼的一楼，见了两个人，这是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年轻人，进门之后，他问他们介绍了我，然后他们给我们倒茶，沏茶，又递烟卷，我谢绝啦，我说我不会抽烟。

他（我的主人）随后给他们谈起了话，大体是让对方支持他的事业，从谈话中我才知道他是搞“性解放”这一套的，什么“离婚”呀，“共产共妻”啦，“一夫多妻”啦，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仿佛对他又陌生起来，“非要搞这个吗？”他们还在谈着，他的侃侃而谈，使我佩服，但又迷茫，我看不出它的命运会与我的将来会有什么联系，他在谈，对方在听，我也在听，他的话，我是一半明白一半糊涂。

话说了有四十分钟，天色已晚，最后大约敲定了意向，双手握手告别。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了很多，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他的事情，我插不上言，更摸不透他究竟是做什么的，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夜里，我又做梦啦，梦见我身穿旗袍年，漂漂亮亮的走在大街上，……

醒来却是一场梦，难以实现的梦，因为我已脱离那个时期。我心里难受，

我哭啦，可眼泪又有什么用呢？

我恨自己，为什么会是男人！

小赵说我有“异装癖”，我承认，没有它，我支撑不到现在。是它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使我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若不是因为房东的苦苦相逼，我还不会今天。

怎么办？

是后悔还是庆幸，但人生是难受的，可又不能表露出来。

没办法渲泄，只好唱歌啦，他母亲是音乐老师，她教我如何识“五线谱”，如何定调，A，B，C，D这三种音，哪种音更适合我，我说，我不懂，只会唱而已。

昨天，他给了我大门和后门的钥匙，让我回来时自己开门，这也是一种信任，他们接纳了我。

昨天晚上的饭菜不错，都是我爱吃的，我喝了酒，边喝边和他们聊起了我的过去，说着说着，似乎有点激动，我不想再往下说啦，恐言多有失……

8点，我又该上班了。

下午，小赵醒来后，给我的任务是给他去买烟，就在我出门下楼梯时，惊人的一幕出现，而且是我预想不到的，放在楼梯道间的几箱书和本子，其中的三箱被盗！我一看，大事不好，看看盒子，空的！我把小赵和他母亲叫了出来，让他们看，小赵对我有多少只箱子心里有数，此时也无话可说，是他的固执，导致了我今天的损失！今天这损失是有点惨重，2016年的日记被悉数偷走，只剩下了几本，而其它的几个箱子也是空空如也！我真的气坏啦，这是我一年多的“心血”呀，我就是靠着它支撑过来的，事后，我和他母亲亲自去了附近的两个收废品的站点，但都一无所获！

我真想和我的老板大吵一顿，但我是忍了下来，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

可“谋”在哪里，心里一点没有数，和大姨分析了一下，楼内的人不能干，因为它不值钱，那么，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些推车收废品的，但是，去问了几个，都显得很无辜的样子，称他们不知道。

之前，她去问过她们楼下的一个邻居，一个男人出来，显得神情很紧张，问什么事？”我因为刚搬来，不便上前询问什么，还是大姨问了，她问

他“看没看见”或“知道不知道”时，那人坚称：不知道。

我挺恼火，但也很无奈！

“亡羊补牢，唯为晚也”，我还和我的老板交涉把书搬回屋去，但他还是守口不变，还是称“有味”，我说：在外边晾了一个多星期啦，还能有什么味儿？！他说要我听从他的安排，等等，后来，我也不管那些啦，和他母亲一起把书搬回至屋内（在这之前，我们用胶带封了口），但就为这，老板还是不悦，还是和他母亲大吵了一顿，有点声嘶力竭，也有些过分！事后，他母亲解释说：他人是好的，善良，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我听了，也没表示什么，只是听着而已。

2016年和2015年的日记，没有了，“再回想一下，还能回忆点什么，再补上不就完啦？他的话，令我很生气，也有点哭笑不得，谁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去重写那些文章？！那里计述着我过去的生活片段和后来发生的与房东的矛盾纠结，直至后来的一次搬迁的事和在冠华那里参加活动的心得和文章，这下，全没啦！

面对这些，我是欲哭无泪！

他还是很固执，认为损失的那些可以上网再查询补回来，有可能吗？！

下午，给冠华的电话没打回来，估计是他忙吧。但是，晚上，房东的电话又打了过来，问我“搬了没有？”我不想和他多说，把他的电话扣啦，后来，他又来了几遍电话，我都没接，我认为，没有必要和他叨叨什么，这样的人，不值得为他付出和回答什么。

事后，我明白，老板始终就是对我的东西不是很看重的，认为都是一些“垃圾”，可有可无的东西，否则，他为什么这么固执呢，或是对我的损失不表示什么呢？要说他一点不表示也不对，事后，他说“要他们好看”，让“我再找其他的收废品”的“来占领这块市场！”这哪跟哪！我又不是收废品的头目，他们能听我的吗？况且，这些人都是些“亡命徒”，你又能“扳倒几个？”

我想：算了吧，我也不追究啦（追究也没有用），就这样吧！还是那句话：在人屋檐下，岂能不低头？

老板和老板娘的意思是：若找着啦，出钱把它赎回来。

这事可能吗？

这事既然做啦，他们也不傻，也不彪，岂能在你眼皮底下出手，肯定是转移了目标。

（但我还是坚信，是他们的邻居所为，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们所为）补，是补不回来啦。

晚上，临来“上班”前，在老板的提议下，我们仨到了一家名叫“小胖子”的拉面馆吃了饭。

这家面馆，我是第一次来，门面挺大，里面吃饭的人很多，我们随便找了一张临门的空桌坐下，老板去点了饭，两大碗拉面端了上来，可老板本人并不吃，他说他还有事要忙，要我们先吃，并布置了任务。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入夜，北风呼啸，海面上，波涛汹涌，我在漆黑的屋里，躺在床上，看着书（用手电照明），感到一丝疲倦，合上书，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

早上，还是五点钟起床，天还不亮呢，四周一切还是静的。坐在床上，无聊至极，遂站起来，眺望窗外，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了小青岛的轮廓，床上凝满水珠形成的雾气……

七点，去逛了沂水路的早市，在那里买了裤衩和腰带，毛巾等东西。

这次回来，易了装，便很多人都没认出我是谁，和他们主动打招呼，却没人搭理，有一个，是我的邻居，竟然认不出我来，还说呢：“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说完，不等我解释，拂然离去，对这一切，我感到一阵失落。迷茫……

“唉！”我叹了口气。

我回到商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看到对门房间有人，便想去求点开水，不想，却吃了“闭门羹！”

“我们这里没开水！”回答是生硬的，不礼貌的，“对不起”这三字，对他们说，是吝啬的。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有人在网上搞了一次“投票”，上面说：“支持我继续穿女装的人 78%，反对我穿女装的人 59.1%，持中立态度的人 12.6%。

从投票结果看，支持我（穿女装）占多数票，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还是应该穿女装。

看了这消息，我挺高兴，但后悔的是，衣服全没啦，买要花一笔钱，而募捐来的又全是很脏的男装，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昨天，没回去，不知老板又搞了什么花样，今天准备回去看看。

现在，我思想波动很大，房子是没希望了，找工作找老伴成了一句空话，我面临的将是继续的漂流。

今天，将要迎来新一轮采访，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单位。

这次采访，山东的没有再来，“半岛”也没人来。

十点多，他们来啦，是一男一女。女的挺瘦小，但漂亮。男的曾见过一次，是在万象做节目时见到的那个摄影师，但不知他姓什么。

他们给我带来了水果，我挺感激的，接待了那么多媒体，没有人给我买东西的。

可以说，今天，向她，我是敞开了心扉，有啥说啥，先说了现在的状况，也说了以前的种种状况和生活处境，也说了我目前的思想动态。

送走他们，我去德县路的小吃店吃了饭，回来时，写了点东西，想回佳木斯路洗衣服，这时，董哥来了电话，让我去他那里拿衣服，我又去了他那里，是乘车去的，在路上又接了白大姐的电话，她问我老板的事，我说了，是，不错。这先生是我的老板。她才放心。她说，在之前，老板去电话给她，商谈对我的帮助，她怕是“骗子”，所以，想核实一下。

我让她放心。

放下电话，又接到了冠华的朋友莫某的电话，他说他要来和我说手术变性的事。

晚上，九点，他们来啦。

黄金，我们见过，在“万象”山城，他是扮演了一位“大夫”，而我是扮演了

一个“女护士”。

同来的那个小伙子也来了，他就是上午来的那个“摄影师”，在“万象”，他的身份仍还是摄影师，他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少言寡语。

黄中，戴了一副眼镜，挺斯文的。

他和冠华是好朋友，文章写得很好。

这次，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挖掘我的过去，谈谈我的未来。同时，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变性人”金星，她的资料，通过她的变性照片，变得还不错，他们走后，我仔细看了一遍，直到看完，我大呼：变性不是那么容易的：做这个手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一旦手术若是失败，很可能面临的是死亡和残疾，看了这篇报告，我开始退缩啦，不想做这个手术啦！60岁的人啦，还抗得住这番折腾吗？

做这个手术，费用多少要在二十多万，还不算后期的一些费用。

想了一夜，决定还是做做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他答应，这次回去以后，立刻就筹备这次事情，争取尽早还我女儿身。

他来，给我带来了一盒奶。

现在，我才真正的体会到做一个女人不容易，男变女也不容易，他要遭受很多的磨难，但想想，为了能够梦想成功，自己也是豁出去啦！

我有16、7年的女装经历，估计能够通过。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昨天，我在向老板（赵小春）汇报这里的情况时，曾提出向他要点生活费的事，他的态度使我非常生气，但为了生存下去，在没找着房子之前，我还不想和他闹翻。

他说，你吃我的，喝我的，住房不用你掏钱……但却在那边充大个儿……我一手托着4个人的生活，我的总监，我母亲，你……，就差点说出让我滚蛋的话来。

我忍啦，为了以后，我不知声。

谁都有个困难，我在这边，电我得自己掏钱，不能做饭吃，只能买着吃，~~同学聚会他怎么算算呢？~~就说从周口路搬过来以后，凡我能做的都做啦，

要我削发，我从啦；要我不穿女装，我也从啦；凡事都要顺从他的意志，否则，就不行。

我的朋友和同学听说了之后，都说他这是在变相的软禁我，说他有“同性恋”倾向，等等。我都是替他“遮掩”过去，说他人不坏，是个好人，只不过有点小毛病，谁还没一点小毛病呢。

关于那些东西的丢失，有朋友怀疑他所为，否则，他为什么提去“赎”呢？赎，上哪赎，丢了的东西，没有目标和证据，能赎的回来吗？

所以，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犯罪！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挪动他人财物，即使丢失，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既然已经丢啦，找是找不回来啦，再和他为这事纠缠下去，会对我不利。

要在这个时候，退，我往哪退呢？

没有了退路，所以，只得忍耐。

他在我困难的时候，拯救了我，我感谢他，除此之外，我又能怎样呢？

尽管心里很矛盾，还是要生活下去，16年的困难都熬过来啦，还差这点吗？

是，亲戚不能指望了，我还能去依靠谁呢？谁又拿我当亲人呢？

也许，这就是命！

我来到这里，从10月25日算起，已经是一个月啦，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你有文化。”他（赵晓春）开口啦，“我低估了你。依你看，下一步该如何？”他说。

“这，我没想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至于以后，我更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一个家，安度晚年。”我说。

他把话题又一次的转到了我的那几箱书上，仍然固执己见，说它又丑又脏而且还有虱子和臭虫，提议要晒。他的话又一次的触到了我的痛处，我不愿再听他叨叨下去，站了起来，走进了里屋，在窗前，我伫立很久，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我测过神，抹去了泪水，这时，他跟了过来，“我也没想

到，会被人偷，这是我的失误。实在不行的话，咱出钱把它赎回来。”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再也忍不住了，厉声说道：“赎！赎！你上哪赎去？！那是我十几年的心血，你懂不懂，现在，你说赎，去哪儿赎，你有目标吗？！这些日子，我告诫自己，不去想这些事，既然你今天提出来啦，好，那来，我问你，这书和资料到底去哪儿啦？”

他说，他更想知道它到底被谁偷去啦。

我说：“既然你也说不知道，你却说去赎，我问你，上哪儿赎？你给我一个目的和目标！一直以来我不再提这事，今天，你这是在我的心口捅刀子呀！”见我这么说，他母亲也说话了，说他做得不对，不该这样。他说，他也没想到会这样，这是误会！

我想了一会儿，把手一挥，说，你把它处理了吧，这样，我们也不会再吵，眼不见心不烦。

听了这话，他母亲首先反对，说，不能卖，留着！又回过头去责备她的儿子，固执，偏见，听她这么说，老板进屋了。

我还是站在那，心潮起伏，为刚才的事，我还是怒气未消。见我这样，他母亲就来劝我，想开点，他就这样一个人，心不坏，没有坏心思，等等。

罢！罢！罢！既然他妈都这么说了，就让一条路，大家都不再去提这件事。于是，我叹了口气，说，人不逢时啊！

就在这时，他忽然又从屋里跑了出来，与刚才相比，判若两人，只见他高兴的大喊：“我又有一笔钱到账了，xx万！”转而又嘻笑着对我说，“咱不差钱！你的事，我一定办。”

说完，他提议，全家人去台东（大光明电影院）附近去吃坛子肉，“那坛子肉可好吃啦，刘姐，你没吃过吧。”见他这样，我无可奈何，他就像什么呢？我摇摇头，忍住刚才的火气，说：“没吃过，也不想吃，要吃你们吃，我没心思吃！”

他妈就劝我，还是去吧，“你去吗？”

“去。”他母亲说。

我没有再说别的，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还不错，在今天晚上，他给了我一台电热器，当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万家灯火，我闻到了一阵炒菜的香味。

他又叫了车，在车上，他兴致未减，一直在说着他的规划和蓝图。

司机在开着车，夜晚的风是凉的，有些寒冷，他又要抽烟，不错，还问了司机：“能抽吗？”司机笑笑回答：“最好别抽，抽烟不是好习惯。”

晓春说：“我也不想抽，可我忍不住呀。”说着，他说了他为什么抽烟的故事。

司机说：“只要想戒，其实也很简单，不去想它，把注意力引向其他场合，比如看个书呀，打个球什么的。实在忍不住，嘴里含上一块糖，比什么都强。”他又强调说他有糖尿病。

“那就更不应该抽啦。”司机是位“热心人”，劝他放弃吸烟，干点儿别的，吃点好的，保住身体很重要，我们往往劝别人时会说，注意啦，不要吃这个抽那个，但轮到我们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想，司机的这番话可谓说到家了吧，可我们的赵老板，却丝毫不当回事。话题又转到现时的时政大事来。楞把毛泽东的一句：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说成是江泽民说的，我听了，立刻给予纠正，司机也说他没有历史知识，怎么会说是江泽民说的呢？这话是毛主席说的。

我想，他一定会很尴尬，但他没有，仍然侃侃而谈，从文革说到“六四案件”，又说到“改革开放”等等。

车到台东，我们去了一家饭店，叫“万和春”的饭店，他向我介绍，这是一家老店，它就位于“台东电影院”的旁边。进了店，老板挺热情，我们在那里，吃了“坛子肉”，边吃边聊，今晚上，老板的兴致很高，也挺爱说些“荤段子”。他搂着我，说了些亲昵的话，我感觉挺别扭，就像小两口似的，他母亲一过来，立刻就又恢复了原态。

我们仨吃完了饭，出了门，他去银行取了款，从银行出来，他给了我两百元钱，让我仔细用。

他去送她母亲上了36路车，我俩打的回到发达大厦。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这月就要结束啦，而我，现在的境况也不是太乐观，

脱离了拾荒，变成了“闲人”，脱去了红妆，变成了“小老头”。

我不是为了出名而这么做的，确实没想过，只是想法很简单，为了今后的生存，忍痛割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尽管我很喜欢女装，但是，在万般无奈脱下之后，懊悔过，哭过，可却挽回不了啦！

这些天来，我无不在问我自己，就这么闲着么？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归顺了“朝廷”，就得服人管，你说是吧？

也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该结束的，就让它结束吧，一切从0开始。有人说，我做出了非凡的举动，在困难之中，不忘还债。我说这是良心使然，人不能没有良心。

也有人说，金星和我大喜比，她算个什么，只不过是“戏子”而已，而我却做出了使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你比她伟大！我听了这话，心里却在叫苦啊！变性，这个唯一的梦，在60岁来临的时候，被无情地浇灭啦，我也清楚，这个年龄啦，老啦老啦，还想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不情愿又能怎样？顺其自然吧，没人说你啥，还得自己想得开。

人在做，天在看。

我无所谓。

昨天，晚上，老板娘给了我一些换洗的衣物，却在临走时被老板发现，给扣下啦，理由是：不干净。而具体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就是：我还没恢复他所要的常态的卫生标准，这是心里的阴影，老是觉得别人不如他干净！这种洁癖，引起我强烈的反感！怎么能这样呢？可他就这么做啦，而且理由“充分”，不容反驳！

可我又不能说“不！”，因为这句话一出口，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应，他又会说：不干净使他又损失了几十万的话，那样，我赔不起！

对他的举动，我是爱不能恨不能，拿他没辙！有时他好起来，高兴起来，你说什么都行，而且还会上前亲我，吻我！，而一旦他不高兴啦，却是凶巴巴的，模样变得可怕！

唉！真不愧是研究“婚姻学”的专家！

有时候，我不得不哀叹：做个女人怎么这么难？！

说实话，自己不愿脱下红装，但有时也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

我的个性使我喜欢上了它，而厌弃一切，当早晨外边的一切还掩映在晨雾中的时候，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化妆，穿上红棉袄，尽管这是我唯一的装束，但我还是不厌其烦的穿上了它，前文说过，现在不敢穿上街啦，头发没啦，等它全都长出来还不知什么时候，现在，我真正的体会到了那次在济南做节目时遇到的那位也是异装而扮的男青年的话了，他也说：唉，做个女人挺难的！

曾几何时，自己看到那些浓妆艳抹，穿着华丽的女人，也是心绪动荡，恨不得自己也身临其中，可是，命运如此的不公，安排我做了男人！

如今面临着有人愿意出资给我变性，我却退却啦，为什么？我不得不从全局考虑，从生存考虑。

无可奈何，脱下那件棉袄，换上男装，出去拿报，今天，报上登了“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终年 90 岁。

看着这篇报道，记起小时候，那时，我正上小学一年级，就有一句话：“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并配上了一幅幅漫画。

那个年代，中国还很困难，政治风云变幻，毛泽东领导的亿万中国人正勒紧裤腰带，生活陷入困顿的年代。

古巴，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古巴盛产甘蔗，所以，他们的糖业也丰盛，曾进口中国市场。

菲德尔卡斯特罗同毛泽东一样，也是为着本国人民而进行折不屈不挠的斗争。

今天，青岛又出了一个“大度哥”，从“大度哥”到我这个“大喜哥”这样被叫开去，也叫出了名，孰悲？孰喜？从此以后，忘记了正名，诨名代替了一切。是这些人闲着没事干了吧，被认为是“小事一桩”的现象，也被套上了“正能量”之衔。

而这位“大度哥”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当医护人员在抢救病人时，不小心碰

掉了这位“哥”的手机，（唉，也是，你不知道躲一下么）手机的机屏摔碎了，而这位老兄，捡起手机，准备离去时，被一位护士看到并拍了下来，就这样，岛城就又有了一位“大度哥”。

本来，是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却使一个人出了名，冠以了“正能量”，今日记者采访了他。

而我这个“大喜哥”，被“招安”后，前几日，的确也是“红”了一把。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上午给冠华打电话，他还在福州呢。我说了做女人难的事，也告诉他，关于变性手术这事，我想做，让他问一下专家，像我这个年龄是否适合，风险有多大。他答应给问一问。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屈指算来，我和黄学义认识也有1年啦，那年在振华路的中介，我们一块儿干过很多地方，因为老板月底尅扣工资，我俩才不干的，后来又干了很多地方，后来我去了钢厂医院（女装），做了陪护，后来，我俩就没有了联系，直到10年才联系上。

昨天，同他喝酒时，聊起那时刚见面的情景，不禁哈哈大笑，我说：“一晃十一年过去啦，弹指一挥间呀！”

他说：“可不，那时，你还扎着小辫呢，小辫上扎着红绸子，我还以为你是个小姑娘呢。可你一说话，使我又吓了一跳，是不是？”

我说：“对，那会儿你还问我，男的还是女的。我说你是干什么呢？”

后来，为了工作，不得已脱去了花衣裙，到了园林，干了几天，我说不好玩！因为我挑过担子，比别人吃力。

从那里回来后，继续拾荒。

下午，带着换洗的衣服去了老板那里。

一个上午，没有一个电话，想写点什么，此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感到了寂寞和孤独。

看来，这沂水是去不成啦！

他给我出主意，要我的那位农村朋友，回去后，转达一下朋友的祝福就行，不必前往。“东西？告诉他，打个快递，不就省事多啦。”

我没理他。

他母亲出去买东西还没回来，屋里挺静，我在沙发上打了个盹，这时，只见他竟光着腚走到客厅，我装作没看见，回过头去，他去了他母亲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出来，在我面前蹲下，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穿裤衩！我感到恶心！甚至我后怕，后悔不该过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啦，说：“这房子是我妹子的，我还有一套房子，在母亲患病时，我把它卖啦，这房子我只有居住权，但是，我还可以出租，只要我同意，我妹子不可能说啥，要是她不同意，那只能说明她不要脸！”我想：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我又不查户口。他说我不懂，又是他的那一套理论，“我在网上，咨询费是一万，我不能分心，一旦分了心，我这一万就没啦！”云云，反正，他的“事”挺多，令人反感！可是，我又不能说啥，“在人屋檐下”的感觉，又一次攫住我的心。

饭后，和他母亲聊起以前拾荒的事和今天无事干的，甚至不能穿女装的痛苦，他母亲说：“哎呀，真不知你是这么想的，女装就有那么大的诱惑力？”“是的，离开它，我很痛苦。”我说。

他母亲说：“男女不一样，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并不一定好看，女人穿男人的衣服，她就好看了。”

我说，“我反对，我觉得我还是穿女装好看。”

他听见啦，从屋里出来，说：“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穿。”

我问他：“机会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呢？”

他又烦了，说：“别叨叨那个，我以后有安排。”说完，又进屋去啦。

屋里又陷入了沉静，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他母亲说了句：“搞不明白。”我说：“其实，我也恨自己，为什么不安分的做男人，但是，有时，就是控制不住的想她（它），穿它。”

他母亲说：“看来，你还真是男人身女人心呀！”

我看时间差不多啦，立马起身告辞。

走在黑夜的马路上，我特别注意垃圾箱里有没有我“喜欢”的东西，可是没有，啤酒瓶、空盒子倒是不少，可我没法拿，只得叹口气，自言自语的说了句：“真倒霉！”

我提着那半壶白酒，上了 36 路车。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晚上，是在这住的最后的一个晚上。

不想漂泊，却又要漂泊！

我以为，换了装，走上了正轨，就不会出事啦，尽管是临时的，过渡的，我想，我不和他们犯事，各人关起门来过各人的日子，可就连这一点小小的想法，也被无情的打碎啦！

下午，当我回到老板那里时，老板告诉了我这一消息，并给我罗织了一个小“莫须有”的“罪名”——“有味！”什么“味儿？”根据房东的说法是我一个人臭了电梯！而且有人举报！我一听，火冒三丈，当时，我就和老板顶了起来，他说，这只是房东的说法，他也觉得我身上有味，说房东说得有道理，我和他吵了起来，他见我生气啦，又和我说好话，说他也不愿这样，房子是房东的，他说了也不算，我说，行，我走！他母亲拉住了我，劝我道：“孩子，你能去哪里呀，认了吧，让晓春再给你想办法。”

我问他：“你不是说住到 7 月份吗？只要你不破产，你就继续住下去吗？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他说：“是我说的，可人家不是不干了吗，我有啥法，他昨天下午才和我说的这事。”

“他和你说的这事，你就拿我顶事儿，是不是？我在那边住，我和谁也不打交道，他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要说有味，谁身上没有味儿，你身上难道就一点味都没有？！”

我在质问他，他却说：“你是什么人，你是名人，是名人就得有度量！”

“是名人，就得受欺负，是吧？我扎辫子，你嫌给你丢人，好，我换，可今天呢，又是为什么？！我给你说，这个理由不成立！”

可是，吵来吵去，还得听人家的，这次，又得搬回他给安排的小旅馆，说是离家近便，也好联系。

我想：我真倒霉，本来想就此安稳下，过了年再说，这下，全又乱了套！老板又说了他的安排，由他出面，找我的几个同学谈谈，让他们出资给我治病。他说，你刘培麟不是我赵晓春的。他们现在是你的同学，就应该责无旁贷的出资帮你治病。否则，他们就是不义气或是说不愿帮这个忙。那我再发帖子，把你推向社会，让社会的力量来帮你。“我一个人打不了几颗钉子，只有大家出一把力，才行啊！”

他说同学指望不上，就全当没有这回事儿。不过，你的病还得治！

我觉得，我这会是彻底完啦，没有了住处，何谈生存？看起来，他说得“天花乱坠”，可谁知我以后还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唉，还是先回来再说吧。”他今天，又到账九万，他嫌少，后来又进账三万六千元，“这里还有两万七，有钱啦。”

他拿出了两百给了他母亲，做为零用，而我非但没给，还在我这里“借”了十元钱去。

我憋了一肚子火，这时，疝又一次发作，他们一看，也不和我再吵啦，张罗着给我倒水，按摩，我说，没用！这病不能生气，一生气就痛。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他们在歧视我，我本来以为，通过了媒体的报道，那么，我以后的生活会好些，尤其是换男装以后的生活会更好些，尽管我不愿意，但为了生存，也就委曲求全啦，可谁承想：昨天的事，真是飞来的灾难！我竟第三次被撵出发达大厦！

我没有了退路，只能再次流浪！

他现在以“救世主”自居，对我软中施压，我能说什么呢？

如今，我再次地选择，是无奈的，也许，再次拾荒是我最好的选择！

别了！发达！别了！永别吧！这里，没有什么留恋，有的，只是伤心！

七点半，我推着自行车，车上装的我全部的行囊，几袋书和日记。我想象不出我应该去哪，在湖北路吃了点早饭，去了办事处，还没上班呢，在门

口石柱上坐着，一边看报纸，一边等。

时间不大，刘科来上班了，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便哭诉了前情，我说我这是被又一次的撵了出来，为什么？就是嫌身上有味，什么味？我也不知道，总是被房东毫无理由的撵了出来。

他说，他还要去开会，他让我明天上午去办事处找他。他说他会向领导汇报的。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算是敞开了一道门。

我想自己去找旅馆，只是没有身份证和钱，只有再转回来，回大厦等待。

同情我遭遇的人还不少，前些年，在西镇拾荒时，认识了一些人，她（他）们对我都很好，至今，他们中的有的人还想着我，那么，现在，我的事被媒体曝光，公开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所以，他们今天派了几个人来看我，我很感动。

我向他诉说我目前的困境及所遇到的现实状况，问及原因，他们说有异味。他一听，说：“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异味就不让住房了吗？！”

他告诉我：“微信上有人要替我主持公道，把沂水路的房子要回来。”

我听了，喜忧参半，一喜是终于有人给我出头了；忧的是，孙平他们甘心放手吗？已经打了九年的官司，我已经伤透了心。对此，他问我有没有信心，我叹了口气，说：“大哥，难呐！”

他大概把我说的全录了音，我也和他合了影。

他让我实在不行，去栈桥演讲，把你的事说给大家听，同情你的人还是有的。我对他说：“这个社会如果真的容不下我，我再回去拾荒，不要紧，16、7年都过来啦，我怕什么？”

“我今年60啦，不想再流浪啦，只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哪怕是一间小窝，我也足矣！”

我说：“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他说，“一点也不过分，这是很正常的。”

有时，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是女人，他的这身破衣服，我真不愿穿，今天，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发达不能住了，原来的始作俑者就是老板本人。昨天晚上，他都招认啦，什么“嫌味”。完全是他想提前筹款，因为他怕资金链断裂而破产，转而想起这一招，不惜牺牲我的利益，使我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于是，他起意与房东联系，以“我臭”和“群众反映”为借口，提前解除合同，所以，才对房东和他签的合同，不再坚持，而只要拿到钱为主要目的。过后，他还厚颜无耻的说：“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好。”他认为：我住在那里，离他太远，不方便。云云。

往后退，没地方住，往前走，前面的路又不知该从哪走，面对这么一个老板，有时我觉得找错了人！在吵架时，他撵我走！他说社会上没人会管我，爱干啥就干啥吧！我气得浑身哆嗦，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听他说完这一切之后，我挥挥手，说：“别说啦，我全明白啦！”

“你明白什么？！这不是什么内幕也不是我蓄意要这么做，我没怕你脏了我的办公室，让我租不出去，拿不到钱！你懂吗？！你在这里的一切花费都是我出，我这么做，难道不应该吗？！”他忽然朝我大吼了起来。

我也不示弱，大声说：“那你们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我也有个准备！你完全不尊重人！”

他母亲就在一边劝，他又吼道：“我要让他明白我是干什么的？！”

我们出了门，乘车来到了一个叫“小胖子”的餐馆，一进门，我就被店里的服务员认了出来，都在朝我挥手朝我说，有一个女的还对我说：“你了不得哦，你的行为感动了我！”我谦逊的一笑，说：“哪里那么好，谢谢你的夸奖。”在那里吃过饭，之后，我和老板又去了超市，买了东西，然后，又送我回小“烟酒旅馆”。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我又想起那天晚上，当我提着老板的那只大旅行箱走上电梯时，一个小姑娘，笑着对我说：“叔叔，你提的这个大箱子，能装进一个人去。”

我看看箱子，又看看她，似乎在哪见过，但我又想不起来，眼前这个小姑娘，使我想起了我的小侄女：红红，她也就这么个个儿，长得不高，一米五几

的个儿，她有哮喘病，身体也不是太好，如今，不知怎么样，嫁人了吗？
于是，我笑笑说：“是，它能装很多东西，但它不能装人，人是装不进去的。”
她笑啦，我也笑啦。

她说：“叔叔，我好像见过您。”

我说：“是吗？”

正说着，电梯站住了，到了十楼，我也没顾上多说什么。

想到这里，我不由地笑出声来。



我想起，过去，七十年代，费翔唱得那首歌：归来吧，归来吧，别再四处漂流……

现在，我归来啦，却是两手空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我已经厌倦了这漂流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有我真正的家呢？

想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

恐怕没人能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生中的重点，不容忽视！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这很正常，不要去笑话谁，生活在这个年代，怎能放下这个心结呀！

下午，他母亲让我穿上了女装，（但没化妆），戴上了丝巾，这也是一种娱乐吧，只是以后不能再穿啦，心中感到一阵莫名的哀伤！

老板给我用手机拍了录像，他说我“像农村的大嫚儿、丑妹儿。”我们嘻嘻哈哈地乐着，这时，我的一切烦恼好像又全抛开啦，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这只是暂时的而已，更多的烦恼会在后面！

这时，派出所打来电话，让我明天上午去派出所拿“身份证”，我听了，高兴极啦，终于办下来啦！老板听说此事后，立即给我安排明天要办的事，说：“这是任务，必须完成！”

他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他列了张单子：

- 一、拿身份证；
- 二、去青医附院，建服务档案；外科
- 三、街道居委会，询问医保卡、社保卡的事。
- 四、移动营业厅；

看到这些繁琐的事，我叹了口气，幽默地来了句俏皮话：“皇帝下圣旨啦！臣等照办！”

他听了，高兴啦，说：“你的事，我后面抓紧安排，没错的。”

四点半，他要和我出去一趟，任务是买鞋，这时，天都黑啦，我想：人家都打烊了，上哪儿买去？

我俩去了他常去的“超市”，他买了许多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而鞋，没买是因为卖鞋的打烊下班了，他说，明天买。

今天，跑了一天，那叫一个“累”！

早上，七点出门，去了这里的早市，早市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汇成了一幅“交响乐”。我在那里吃了两碗馄饨，然后，我来到了沂水路，在那里下了车，步行去了观海路，在路上，打通了王所长的电话，他说：“来吧。”但到了所里，再没见着他。

因时间还早，我在外边看报，等着他们上班，这时，有认识我的警察让我

区大厅里坐着等，“石台多凉呀。”我去了大厅的长椅上！不多时，有个警察出来倒水，我问他：“王所长在吗？”他的回答令我吃惊，他说他不认识王所长！

得，同僚却不认得自己的上司！能怪他吗？

户籍科民警上班后，我进去取《身份证》，今天，那里换了一个男的民警在办这件事情，他让我出示《户口簿》，我说我没带：“你们也没说这事呀。”我说。

他闻听，又去请示另一位女同志，那女的说：“不要紧，都是熟人，有回执单就行。”

取回了自己的《身份证》，无比的高兴，自己又有了新的身份，这就会给以后带来好运！

我先去了居委会，见到老田，问他廉租房与公租房有什么区别，我能办吗？”

他说，能办，但必须得有《离婚协议》，还有《户口簿》及《身份证》及相关的一些资料才行。我一听，便问他，政策上不是不允许再开什么单身的证明了吗？他立刻说，你误会了，不是证明，是协议。我说，老哥，别再难为我啦，我一直是单身，这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的事，还要什么协议呀，这协议也早就在不断的迁徙中丢失啦，上哪儿找去！

他还是说不行，必须得有。

没辙，只得再想办法吧。

嗨，现在的山大医院已今非昔比，往日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到处都是汽车，这医院简直就成了“停车场”，各色的小汽车排成了一排，哪还有空间可走呀，唉，好在已经麻木，司空见惯也是见怪不怪啦。

一直没有机会再进医院，门诊大楼大厅也变了样，什么“自助机”摆满了大厅和在各个科室之间，让我这个“门外汉”一时是满脸的无奈和茫然不知所措。问了“导医”，“导医”让我去6楼排“普外科”，我上了电梯，左拐右拐，像是在“走迷宫”，好歹找到了6楼，请教了一位女导医，她挺热情，帮我在“自助机”上挂了号，我付上了100元钱，过了一会儿，那女护士把证从机器上取下来，递给我，说：“叔叔，这是你的卡，收好，这上面有钱。”

走完了这道程序，她让我在“候诊大厅”等着叫名或号。

大厅，候诊的病号挺多，都在那里坐着等号。我找了一处空椅，坐下开始给老板打电话，告诉他我在医院里，中午不回去啦。

很快，叫到我啦，我来到了门诊屋，大夫不在，我问旁边站着的一个小嫚：“大夫呢？”她说：“刚出去。”

过了一会儿，大夫端着一杯开水，进来啦，他问我：“怎么啦？”

我把情况向他一说，他让脱下裤子看了患处，“呀，不小，早干什么啦，怎么不早说？这得手术才行。”他说。

我问他：手术得花多少钱呀，他说，至少在一万或两万。“这几天，床位紧张，你还得再等几天。”他说。

在医院和出医院，我都给老板打了电话，告诉了经过和结果。

他说了很多，不想在这里一一记述，总之，有一点，他是这么说的。以后，你可以离开我，但我是想帮你把病治好，这样，你就可以干活啦。我还是想联系一下你的同学和那些帮助过你的热心人士，把他集聚起来，让他们出资，你这个病，就不用愁没钱治啦。

但，你也可以不治，但不治，你以后也别在我这待啦，我不能用一个带病的人，给我干活。另外，他还说了分餐的事，说是避免感染病毒，说我在外边闯荡了这么多年，身上还有一些没被消灭的病毒，我不在乎，可我母亲她老人家年纪大啦，万一传染上，这责任你能负担起吗？

他又说了我穿女装的事，说他并不在乎这个，“穿就穿吧，只是别化妆啦。可是，社会上的人并不这么看，给我的压力也不小，所以，给你换了衣服，穿上了男装，这些，你别恨我。”

他这时，才露出了一点笑容来。

“我太忙啦，没时间管理你，这你理解。”

他对我的这番话，无时不在刺激我的神经，几次想和他争辩事实，但还考虑到了以后的事，忍住了，听着他的不是理由的理由，那些颠倒过来的话，听起来非常的刺耳。

晚上，吃饭时，他又罗唆个没完，我没心思再吃下去啦，只得回旅馆。

他也跟着我一块儿，在路上，他又说了不少和我无关的话题，什么“到账了多少，赔了多少”，我说：“这不管我的事。”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看看这大千世界，哪里才有我的归宿，什么时候不再听到他的那一套“歪理邪说”呢？总之，我厌烦了这种生活。

到了旅馆，老板俩口子都在，他们告诉后：“今晚上电视播你的事。”我一听，忙问：“哪个台？”他告诉我“二台。”

回到我住的5号房间，打开电视，调到了二台，果然，上边我的身影出现在了屏幕上，配上解说员那浑厚的声音，她说出了我的心声。

这次的播出，会不会影响到我下一步与办事处的关系呢？我担忧起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他又走到我身边，用手摸我的脸，笑哈哈地说：“我今天就让你穿上女装。”说着，他站起来，走向他自己的屋。

不多时，他拿出了一摞女人的裸体照，摆在我面前，“看看，有她们漂亮吗？”这些图片上的美女，个个貌若天仙，一个个全是裸身而且还摆出了各种“骚”人的姿势和造型，我抬起头，看看他，他的脸上露出一些邪淫的笑容。

他上来亲我吻我，他那嘴里的浓烈的烟味，使我拒绝和他“做爱”，我说，“你这是干什么？！走开！”

他笑着说：“我就要猥亵你。”

他的手很有力气，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他用手摸我的全身，而后又去摸下边，他捏住了我的“鸡巴”在揉搓，疼得我“晕”了过去，不知什么时候，疼痛消失了，我感到了凉悠悠的，一股粘液流了出来。

他给我穿上了一件粉红的连衣裙。

我没有反对，欣然接受啦，他母亲从外边回来了，看着我穿着连衣裙，笑着说：“漂亮。”

过后，她又找出了一条丝巾给我围上，“好看吧？”她问。

“好看，”我摸着胸前的丝巾，不由得说，忘却了我对他们不满和成见。

但是，我没有对他说出今天小葛给我说的那件事。

我俩都是“单身”，对女性的向往是正常的，而我俩现在算是什么呢？

他又成“正人君子”啦，又坐在那里，继续在电脑前“工作”，看都不看我一眼。过了一会儿，他让我给他倒茶，又下来教我如何使用茶具，说：“这就是茶道，而女人就是伺候男人。”

沏上了茶，倒上，他又说了给我治病的事，又许诺说给我在网上买长发，等等，“我很忙，会很慢，你别怪我。”等等。

为了回旅馆，我脱下了这条裙子，叠好，放回原处。

我想：此时的我，已被社会如此关注，而且，此时的我，也不能像16年前的那会儿，穿着它出门，那样会引起非议，对我不利。也只能把这种对女装的“爱”，埋在心里，让时间去磨灭它。

我摸摸自己的“光头”，不由的摇头叹息：再次问自己，为什么是男人呢？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这天气又冷了下来。

天黑啦，刚刚来到这个地方，有些陌生。

辽阳西路，以前拾荒时经常走这边，但是没有想到会在这边住下来，今恰逢好心人相助，住到这里来啦，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我完全意识到，在这里不会落脚太久，因为种种原因，老板也不可能会让我久住下去。

这里有很多银行，像什么“招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等，就是没看见有工商银行。

地铁，在这里施工，到二十一世纪，青岛将会是一座有“地铁的城市”。

昨天晚上，6点多的时候，想给葛记者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入住的情况及心里还有一些感谢她的话要和她说，可她并没回电话，也许是我“自作多情”。也许人家已经对我“厌倦”啦，或是由于我的某种原因，这个电话就等于没打和白搭功夫！

有点自责。

想了一下，给冠华去了电话，问候了一下，然后，我告诉他，我已搬到辽阳西路的事，他说：“哎呀，这么快就搬过去啦？”

我把情况简要的和他说了，他说，他在网上已发起了“众筹”。我劝他：要

谨慎处理。

他说我是“道德的模范，文化的精英。”

他汇报了众筹的情况。

我告诉他要慎重，面不要太广。他说，帖子发出去啦，肯定会有很多人关注。他在网上主要介绍了我的有关情况，包括性别的困惑及颠沛流离，男扮女装的情况，他还说了很多。

关于出书的事，他也提到了，希望对我有个关注。

我和他进行了长达 55 分钟的谈话，而后挂了电话。

老板来电话啦，还是那副臭腔调，说住不住你随意。……那地方说实话，我没看好，太脏太乱。这等于说，你从一个贫民窟出来又到了另一个“贫民窟”。

社会的关注，而关注的最后结果便是让你又一次无奈地住进了“贫民窟”。他还是让我住“小旅馆”，可能他和那个老板有着某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他总是让我去住这人的“烟酒小旅馆”。

老孙，我的朋友，找到我，费了好大的劲，因为路不熟，大约开着车转了有两个来回，围着南京路和辽阳西路，幸亏有手机进行联络，否则，还真够呛！

他来后，看了看方位，我住的位置朝南，位置又太低，信号调不出来，无奈，只得放弃。

电磁炉带来啦，价格为 260 元，我付了钱，约好和邻居商定后，再重新拉线路。老板来电话，一开始，他让我找同学和朋友借五百元，我开了支再还人家。这招，把我弄懵了，不知道他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这次，他是亮明了家底，说他没钱帮我啦，让我以借钱为目的，和同学商量筹。

我觉得这不靠谱，心有疑虑。

此后，他又给我来了两遍电话，解释其原因，我说你不用解释啦，我全明白啦。

不过，我告诉你：第一，钱，我是不能借；二，我今年 60 岁了，你就让我过个安稳日子，好吗？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你是好人，千万不要为

了我，自毁形象。

他说，别叨叨啦，我很忙，不过，你的事我会一直关注的，直到你做了手术。说完，挂了电话。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自从被招安（变成男装）以来，前段时间是平静的，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记者蜂拥而至，长枪短炮的一阵“乱轰”，自己面对镜头，说的那些话，使那些人对我有了另外的一种看法。本来他们还认为：我不过只是一个“疯子”而已，说穿女装，是一“奇葩”，但是，当他们真正的接触到我本人时，他们的看法却不攻自破，我的谈吐，有幽默感和风趣感，甚至有些人生的哲理。

面对镜头，我侃侃而谈，谈自己；谈命运；也谈人生。

他们这时才领悟到，他们原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有些偏见和偏激，这我理解，不怪他们。有时，自己也觉得过分，但时间长了，也就成自然啦，那时，我还有一种自信：自己就是女性，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有时也产生了怀疑。但是，痼癖难改，一直是这样的打扮。若不是租住的房子出了问题，和房东产生了矛盾，自己也绝不会是这样以一个小老头的形象重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我将会一如既往地拾着破烂，过着自己想要的日子和生活，任何的一切不再会改变我。

可是，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使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事情发生啦。

因为房租的不合理，致使我今年在缴上上半年的房租后，下半年的房租，因为种种原因卡住了，没能及时缴上，而这每月 800 元的房租确实使我有点犯难！

因为在还掉一部分账目，自己真的回天无术啦，求他宽限几日，可他却步步紧逼，逼得我实在没办法啦，一夜之间也实在拿不出 2400 元钱来，于是，情急之下，我只得打电话找人寻求帮助。

这就是我为什么投到赵晓春麾下的真正原因。

初始，我挺感激他的，对他也有好感，可是，越到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我对他有了些不好的看法，是因为他的“洁癖”和“刁难”，并为此丢失了

我大批的资料和笔记。

上午，去逛了市场后，回来时，车蹬子摔了下来，十点多，看看没有电话来，也没什么事，便骑车去了老藏那儿，一是修车子，二是看望一下老朋友。嘉定路那边（人民路）市场开业啦，挺想进去看看，可手头又没钱啦，只得作罢。

顺便去了由姐那里，她正好和一个女子在说话，等她们说完话后，我才进去。她让我在她那里吃饭，我谢绝了，她把那条裙子给了我，说，免费啦。她说她送给我这条裙子。

在那里，遇见了许多熟人，他们说：“变模样啦，不是丑小鸭啦。”我听了“哈哈”大笑：“丑小鸭，北京丑老头啦。”

在那边停了车子，付了钱，又拿了几份报纸，才告辞。本想在路上吃顿饭，但知道身上所剩钱不多，我是饿着肚子回来的。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我说过，如果社会再容纳不下我，我可以再去拾破烂，无所谓，二十年都挺过来啦，还差这点吗？

人为了生存，会做各种事情，选择不一样，走的路也不一样；有的是坦途，有的就是歧路，这条路，我不走，我还走我的路，拾荒，这个看似不起眼，有点龌龊，脏不及的活，它能养活我，这钱，花得舒服、坦然。

我就这么想的。

过来时间不短啦，可工作一直没有消息。

我知道，没人会用我，一个曾经扮过女装的人，一个拾荒的穷叫化子。

关于牙，一直没消息，治与不治，我不知道，一直在等待着。

告别了“烟酒旅馆”，住到了“辽阳西路 85 号的地下室”，已经是第 4 天啦，今天应该是第 5 天。

原来，我以为能在“发达”住到 2017 年的 7 月份，这能给我一个缓冲的机会，没想到，由于老板的自私和偏见，提前结束了这种“优越”的生活，使我再

次地陷入被动。

这事后来虽然他也跟我多次解释，但是，他避讳了一点，他至今不承认这是他不尊重我的表现，还在为他的无理开脱，不就是我没钱吗？

他在我来之前的承诺，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化成了泡影一样，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老板啦。

这几天，我平静了许多，没有人再来看我，同时，我也没了外界的任何信息。这是好事？

有人说我“脱离社会太久”啦，确实如此，过去是，现在依然是。

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什么“人物”，我认为，我还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一个老百姓而已。

有人说我“是高手”，是“奇葩”，甚至有人还认为“我是一个才子。”这些，都对我不重要。

目前，房子问题依然是一个重点问题。

关于沂水路的房子，虽然有人愿帮我讨一个公道，但我看希望不是太大。因为至今没人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毕竟事隔了三十多年，有些事令我伤心，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出于一片好心的话，不怕麻烦的话，可以试一次，但总的来说，难度太大啦。

但我得说一声：“谢谢！”

那两条好看的纱巾，在老板家时，都被主人丢弃啦，我找不着了它，很是心疼，那两条一红的和花的纱巾陪我度过了七个春夏秋冬！

它丢啦，再也找不回来啦，我疑是老板所为，这次搬走，我也没“饶”了他，要了他母亲的一条花纱巾。

但看来，“女人”是做不成啦，象征性的，在没人的时候，我还是想穿它戴它，怀念过去的日子，那段“风流史”那段“没事人生”的日子，令我心旷神怡。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昨天晚上乘4路车往回走，在十五中车站，上来了一群女孩子，个个都是

那么的漂亮，天生丽质，不用化妆，她们穿着各色的旗袍，脸上都化着淡淡的妆，他们欢笑着，肆无忌惮的欢笑着，我看着他们这花一般的年龄，不禁心里有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如果是我，我是她们中的一个多好，可是，我已经老啦！我还是个可恶的男人！嗨！老天不公呀！

这种想法很短暂，为什么要有这种奇怪的想法，是因为嫉妒吗？还是因为自己不曾是女人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作用，反正是五味杂陈。

在这车厢里，我没敢拿双眼去看她们，怕我的错觉，错误的想法会导致错误的行动。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让漫游的思绪折回到现实当中，看见她们在延安站下了车，这才从心底里吁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否则……其实细想起来，我这辈子挺冤，活得挺冤，至今没有真正的碰一下女人的肌肤（孙爱清不算，她有残疾）……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女装的缘故，也是我惟一的情感寄托。

其实，这种思想，这种情感，又有几人知道，我不敢说，在当着女性面前，我极力地掩饰着自己，我象走在沙漠上的孤旅一样，忍受着干渴和饥饿，这种感觉不是吃几块饼干喝几口水就能解决得了的，它是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折磨着我，是一种无情被另一种无情鞭答着……

自从看到了那位热心的女主持人——小葛，一种冲动，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使我想和她成为忘年之交，成为朋友，是另一种意念上的“朋友”，但我还是把这心情压抑着，不敢说出来，因为怕被拒绝，怕被人耻笑！只能在随笔中曝露出来，因为只有纸和笔，能够真正地抒发自己的情愫，这也是一种隐私……不能被人发觉，不能被人挖掘一样，埋的很深，很深！

直到有一天，我不知道会怎样，老天会不会惩罚我——

如果会这样，我甘愿受罚！

当她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总有一天，我会得到她……想起了这首歌词，但我不知，我的那个“她”，什么时候能走进我的心田，送给她一个“甜蜜的吻”，也送给我一个“温馨的回忆”。

有人说，我这辈子挺不容易的。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孙悟空经历了

九九八十一难，我的这点苦难只能算沧

海中的一粟，茫茫大山中的一角。

曾经看过的电影《少爷和磨难》，陈佩斯扮演的“少爷”，男扮女装，经历了各种苦难，我这又算什么呢？人家那叫“艺术”，我这也叫“艺术”。不比朱之文差到哪里，只是没遇上“识货的人”。

我这样想，有朝一日，我也会走上舞台，展示一下自己，可惜，这些在我的後半生当中，不可能实现了。

包里还有 60 元左右，还能维持两天，只要坚持到最后，“英特奈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我这样鼓励自己。

关于治病，关于“义医牙”，去他娘的见鬼去吧！事过境迁，谁还会为你而去投入一份“精力”呢，何况，这成本，人家不算吗？

关于“瘤”，初诊为“晚期，悲生病变”要两万至三万元人民币不等，因为这只是手术费用，天哪，我上哪儿去筹这笔钱？砸锅卖铁也筹不上呀！老板（赵晓春）提出要我以个人的名义向那些未曾谋面的老同学借钱，我上哪找他们去，就算找着啦，第一句话就是借钱吗？

这恐怕与理违悖吧，我没法完成这任务。

紧接着，他又话里话外的要我还上他在我身上的投入。

我想想，也是，亲兄弟还明算账，何况是外姓旁人，我决定，这个月，从工资里先拿出一部分，还他的钱。

我匡算了一下，从被他招安那天算起，连住宿在内，总共也不超过一千元钱。我是这样计划的：本月先还他 500 元，下个月再还他 500 元，争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还掉这笔良心账。

只是，我还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困难，也只是暂时的。

其实，不管事情怎样发展，不利我的一面肯定会有，但只要不是“暗箱操作”，透明、公开，这样，我还是安心的。

有病要治，这是实话，谁不想治呢，这还要看个人的经济实力，当然，我也不拒绝外援。

给唐的电话打通啦，寒暄几句之后，我给他读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我几乎

是带着感情朗读完这篇文章的，我感觉我激动的语句有哽咽。听后，唐问我：“你怎么哭啦？”

我能不哭吗？

几十年来的感受，借这篇文章，一下子发挥出来，淋漓尽致。

我感觉我发挥的还不够充分，不够具体，没能够充分地体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他听了后，说：“写得很好，有关你的事，我正在全力的办……，以后黄金会去找你的。”

他问了我在这里的生活状况，我说，还可以。他又问了老板对我的情况，我说了老板目前对我的状态，给我规定的“纪律”，没他的允许，不许上门。他还说，黄金来会办好的。

他说我写的文章很感人，问我会不会拍照，我说不会拍，他问，人家不是给了你一部“新手机”吗？我说让老板扣住啦，借口我不会用，我用的还是旧的手机。

他说，知道啦。

下午挺冷的，气温真的降了下来，有点猝不及防。

去市场买了菜。

遇见几个陌生的“认识”我的人，问了几句，回答完之后，各人走各人的。

由于钱不多了，买的很少。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大喜，大喜，喜，从何来？

电视上，我出够了“风头”，可报纸上，却只字未提我的“这种精神”之可学之处在哪里，也许我，根本不屑人们去效仿，不是让人们都去男扮女装，而是不赖账，用另一种的生活方式，诠释了“信、诚”两字，那些可爱的“达官贵人”，房子有几处，车子有几辆，就是一个赖账，宁肯开着“宝马”哭穷，也不会拿出一分一毫来还上欠人家的债务，直到有一天，法院上门了，才弄明白，为什么这样，可惜已经晚啦，那时再还账，朋友没得混，人也没法做啦，谁还会相信你呢？

我不认为我高尚，但我至少给他们做出了表率！

显然，我是出了名，可社会并不买账，各种说法充斥于耳，不值一驳！有人认为是“骗子”，这种人大有人在！还有人认为我是“精神不正常者”，对于媒体的宣传和报道，不屑于顾，权作一笑而已！

所以他们可以“出尔反尔”，说定的事，可以不做数，而且也谈不上什么“非”与“不非”，你电视台怎么了，我照样不买账！

我认为现在的社会，铜臭味太重！没有一点人情可言！

我有自知之明，既然这个社会不容纳于我，放心，我也不会“赖”上这个社会，我有我的出路，所以，我提出我的方式：拾荒。

我不会给任何一个人惹麻烦，人要生存，取其一而乎不虞也。

高贵者最愚蠢，而卑贱却最聪明。那些自以为高贵的人，反而会不高明；反之，那些被斥为“没文化”的分子能做出比聪明天更想不到的事情，那才就聪明！最聪明！

天寒人冷，世态炎凉，我感受的最充分！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不拾荒啦，闲了下来，又无处可去。

这一天，只是在傍晚时分，接到了老板的电话，电话里问我：“近期有没有人联络你？”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就先待在那边吧，我很忙，回头再说你的事。”他还说，他现在是一个“穷光蛋”，叫他母亲的病都没办法治。我说，行啦，别哭穷啦，没人借你的。他冷笑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挂了电话。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事业无成果，也看不见有一兵一卒，却口称“经理”，没有经营成本，却成天去乞借，用他的话说，就是“借东补西”，假若有一天“资金链断裂”，他必死无疑！所以，他做出决定，不惜让老人再受颠沛之苦，也把现在住的房子处理掉，为了钱，要他什么也做得出来。

可怜他母亲，还在为儿子“辩护”呢，说他如何心好，善良，但我看不出，我看到的是，和他母亲大吵大闹！他母亲一张嘴，他就斥其：“闭嘴！你知不知道你一说话我损失几百万！”似这等话，我不得安之，曾劝其对母亲好

点，他却称：“他有压力。”什么“压力”？有压力就该对其母不敬？有压力就该对外人不敬？我甚至怀疑他“救”我的目的，是因为什么？为炒作？还是为了财？我没有财帛，那么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在他身边，我待了 35 天零 26 个小时，发现他一旦遇阻，便暴跳如雷，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惟自己为真理。且执拗如斯！

一旦在网上发了点“财”，便又改换了一副面孔，“温暖如春”般地让家人陪他干这干那。出去享用他从网上得来的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又怎能看出他究竟在干什么呢？

有一次，我问他：“你干的这叫什么工作？怎么没有工作人员呢？”

他回答说：“你不懂，慢慢你就知道啦。”

“我不懂？”是因为我脱离这个社会太久啦，他常这样说，不管你承受得承受不住，把这话挂在嘴边的目的，是在贬谪我，看不起我。

他说，他不在乎我“扮女装”，可却软硬兼施的让我脱去女装，说他们对我，有“压力”，我为了大局着想，也想过，如若不从的后果是什么，我在想：我从了他，没有退路，不如就这样吧，忍痛割爱，把頭髮削了去，留成了小平头！

我不甘心，不甘心又怎样？本来嘛，自己就是个男人呀，也该“回归自然”啦，想到此，便也释然，只是削掉頭髮后，苦不堪言，有时想：莫不如穿女装呢！看看那些从各处讨来的男装，件件都不如意，便心灰意冷，这到底有啥好呢？

不过，这也倒好，所到之处，再也听不见非议之声，再也不受歧视啦，享受的是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可我却还是喜欢女装，却一如既往！

现在，脱离了他，有了自己的小屋，虽然不大，却能容身，闲暇之余，写写东西，其主要还是所见所闻，谈感想写体会，每日就是这些，但对女装，还是恋恋有结，但这些“行头”，要靠谁来买？靠自己再置，没有经济实力，想见捡，却再也拾不到了。

感到失落和无助。

原形坦露之后，自己也感到吃惊！原来的女儿身不见啦，面对自己的是一个爷们儿，纯爷们！那不施脂粉的脸在摄像机下，苍老而又衰败，惨状目

无可言，自己真得不敢面对！目前为止我是郁郁寡欢，身边们是空空的，没有女人，我想红妆，但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般风光！

我也想干点什么，但能干什么呢？找工作？我这岁数了，有人要吗？电视台不是不帮忙，他们帮着给找了一个工作，这不，唉，还没走马上任呢，就被无情地打了回来！

他们那些人出尔反尔，从无诚意可言！

我想再去拾荒，却没了工具，而老板也不让，说如果我再去拾荒，他将会如何如何，有点“脸面尽失”的意思，再说，我再看看周围的实际情况，那些环卫工人可“积极”着呢，把桶里的那些“好”一点的东西，都尽数拿去！

唉，只有叹气的份儿喽！

有时觉得：真得干不动啦！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他们在下午三点左右来的，打前战的是一男一女，后面相继又来两位漂亮的姑娘。

我把他们让到屋里，双方落座，聊了起来，话题围绕着我这段时间的生活和前期在“发达”时的感受，说了我对老板的看法。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的拍摄，想让我再美一次，问我意见如何？我说，我当然高兴啦，做梦都想着有一天会真正地走在大庭广众之间。

他们还商量很多细节，谈完了，他们就告辞啦。

临走，他们让我等着好消息。

他们是坐地铁过来的，这里开通了三号线。

他们是冠华的朋友，是冠华介绍过来的，当然也是我的朋友，这么说不过分吧？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有一天真的变成了女人，但这仅仅是梦想而已。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年底的时间，去年的这个时间与今年的这个时间又不能相比，离开周口路已有一个半月啦，那么脱去红妆也有60多天了，

4548



违心的说了些“从今后，再不穿女装。”但心里难受呀！

一天天的熬，看着自己不施脂粉的脸，有点惨不忍睹！多么想重新回去，再穿上女装，还我女儿身！可现实又一次打碎了我的这个梦。

早上，化好的妆，在我出门前，必须起去，因为我怕穿上男装后，不好看，再惹人耻笑与非议，不得已再洗去，心有不甘，但我还得维持下去。

登了记，是为了买小收音机，免费的，从而又试探着走进了老年人的集体活动中，体验着他们的生活和乐趣，感到自然的多了，心里烦恼一下子全跑光啦！

这就是我，我具有复杂的两面性：对女装的青睐，对男装的仇视，但却为了生活生存，不得已重拾男装而非所愿，违心地接受了它并穿上了它，感到别扭。

按照生活的规律，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不可避免要选择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男人或女人，这是个人无法选择的性别，但是，在生活中，在人群里，我必须正视这一点，任何的漠视都是错误的，而个人又有着个人的好恶，有的人喜欢女装；有的人讨厌女装，因人而异，不可强求。

对此，有人说我是“异装癖”、“奇葩”、“变态狂”……一切的一切我都不在乎，既然选择了它，又有何惧之呢？

对此，我的老板要研究我，探讨我的人生轨迹，但他却没有结果，在这种状态下，他强行给我剪去了头髮，脱去了女装我很愤怒。但想想，我犹如困在笼子里的小鸟，任他宰割罢了。

现在，想再恢复，是难上加难了，由于媒体的再次介入，我也在电视上，在这以后，我怕引起社会各界的无端指责和猜忌，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了一切安排……

说实话，要让我重新选择一百次的话，我还是首选漂亮的女装！

看这天气，明天又得“变天”。

快到年关啦，这一年，我活的怎么样呢？

可以说，前半年是“彩云飞舞”，因为是女装示人；后半年，中间是“阴霾密布”，“屋漏偏逢连夜雨”，是因为房的租金而出了茬子，不得已，先接受“招

安”而“原形毕露”！

人生，就如同一场戏，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扮演的角色不同，有工人；有讲师；有干部；还有农民（现在得叫“新市民”），不用台词，大幕一拉开，大家都习惯了，每到年终，大家都要回头看，看看那些还有不足之处，哪些需要补进，适当做些“盘点”，跟商店里盘记货物金钱一样，国家也要算一下账，国家进了多少账，又出了多少账……

假如人生就是一台戏的话，一年就是其中的一折，从年初鸣锣开始到年末结束，曲终人散，大家就这么唱着，高歌猛进，从春光乍现到枯叶凋零。不管人生扮演着什么，穿衣吃饭总是必须的。

人生没有顺风顺水时，总有逆水行舟的时候，人生有时会遇到狂风巨浪，

在这个时候做到什么呢？是游刃有余呢？还是“游戏人生”？

不要不高兴，其实，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是“戏子”，天天在演，有悲；有喜；总的来说，还是“悲情”少些，而喜剧多多。

心甘情愿也好，身不由己也罢，这由不得你我。

人生若演的出彩时，满堂喝彩；情绪低下时，可能是嘘声四起，艰难苦涩，人生就是这样，不能光看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时候，还要处处预防“风声鹤唳，艰涩难堪”的境地。

人，有时不能光想着自己，也要时时事事想着大众，否则，这戏会演不下去，会演砸！

使然而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除此之外，人，还得学会“自我调节”，火大了不行，人家会说“粗暴无礼”；火小也不行，人家会笑你“软弱可欺”；一般采用“和事佬”方式，处理起问题来，可谓“得心应手”，但时间一长，人们也会不自觉的离你而去。

人生如戏，该装就得装，而且要擅装，装得让他“天衣无缝”，反正，发生的一切，必须得学会应付自如，这才是人生，这才是交际手段。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认为：我昨天下午的表现很好，自己可以给自己打一个“满分”。

我当时想：我是一个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的人。不是那种情格低下的，没有素质的，行为龌龊的人。

所以不管男装也好，女生也罢，我都表现出一种固有的气质。虽然也有遗憾，但出于维护面子，告诫自己：低调！别被人看出我的情绪的低落。

但是，女人的情结我一点没减，回来后，还是给自己上了彩妆，但是没有了假髮，只是“象征性”的！

这组相片还没拿到手，估计很快。

我在等待着另一组人的到来，那就是唐的朋友，他们来给我照一组真正的化妆照。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下午，按捺不住，给冠华打了电话，在闲谈中，知道黄金去了他那里，因为他那里也需要人手，所以，黄金过去的。他说明天是“圣诞”，他让我可以去教堂做一个祈祷，因为戚文在那里主办这个活动，我说，可以去。

我们也谈了网上的事，他说，现在还是有许多人在关注着，希望能与你有个交流，可你又没有微信不会上网，他问以前的那只手机的事，我说让我的老板扣住啦，他惟一的借口就是我不会用，等会了再给我，但他也不教我怎么使用，老是说他忙。这事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况且我也不想用那东西，我觉得，我这个老手机就挺好的。

他说，他有机会，给我邮一个手机过来，说“你也学一下，它很好学。有些事，在网上交流一下，让人知道你现在的一些状况。”

我说：行，那就谢谢你啦。

放下他的电话，给戚文打过去电话，嘿，这老先生“牛”得很，不接，两边都没接，算啦，不打了。

刚放下手机，我的那位老板又来了电话，还是那幅论调：什么“协调”啦；什么“没有时间啦”最后问到我：“发了工资没有？”我说：“发啦，什么意思？”他说，问一下，既然有了工资，你就先在那里老老实实在地待着，等我有了时间再安排，等等，我听得有点烦，没有新意，我不等他说完，挂了电话。戚文和老徐这一对家伙，是在半夜的零点二十几分给我打来的电话，在电

话例，嬉笑怒骂，好一个正经，最后还是老戚说了几句正经话，我告诉他，我不在发达啦，现在“芙蓉花园”辽阳西路 85 号住，并说了这里的情况。

又在一阵嬉谑之后，挂了电话。

经他们这一闹腾，物品完全没了睡意，索性起来，拿起笔来，写我还没写完的日记，边写边等，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来还是不能来，在发达那会儿，也是半夜，打来电话后的半个小时后，他们真的去了那里，可这次呢？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这牙，我这满口的牙，由于营养不良，全都丧失了咀嚼的功能。

在上个月，大约是 11 月份，在电视台的报道下，有家民营的医院——位于辽宁路的“博士美容学院”主动义务为我承担了治疗牙齿的义务并且称：是免费的，我在小葛的陪同下，去了两次，分别是 11 月 10 日和 11 月 14 日，大约就是这个时间，不想再那里又遇见了那个房东，和他几句起来，从那里回来后，一直到今天，医院没有再来电话。

是继续治还是不治啦，放弃了，谁也没说谁也没表态，这事就这么悬了起来。我想：人家不告诉我，治还是不治，那就等着呗，可这牙这两天，感到不得劲，象是要掉下来似的，挺不好受。

问谁去？

前些日子，老板问及此事，说他给协调一下，找另一家医院做，可是，还能行吗？我已经在他们那里有了备案还做了体检，况老板，唉，谁知他是怎么弄得，反正，到现在，谁也没消息。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我在老板的庇佑下，生活过得很自在，他每月开给我一千元钱的工资，所以，人们都这样去认为，不必再为我“出力”啦，因为有老板在。

我说，非也！从接受招安到现在，没见他给我开一分钱，我用的全是我的那点退休费用。这点，你们可以去调查！

他所说给我开多少的工资，完全是欺人之说，他自己都朝不保夕，还顾得上我？

他也说过，他一旦资金链断裂，银行的利息还不上，到头来，他得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而现在，他正在打自家房子的主意，发达卖掉了，现在连自己的房子也不放过， he 现在是东挪西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何谈给我开支呢？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2016年，已经走到了尽头，2017年即将拉开帷幕，看着日历上的最后的两页，心中感慨万千：没想到我的人生，会在这里发生改变。

光阴荏苒，岁岁匆匆，如今，我已是六十的人啦，对人生，不再象年轻人那样，有着美好的憧憬和追求……

我对自己说：过一天算一天吧，不会有奇迹出现。

头发还没长出来，着急，没办法，不得“揠苗助长”只能“悉听尊便”便是。

晚上，写完日记，闲来无事，还是给自己化了妆，这次也只能是“凑付一次”而已，服装的缺失，迈一半不能成功，“象征性”的吧。

电视台预告没通知啥时播，昨天晚上，突然播出，自己这边看不到，想去别处欣赏一下自己的“光辉形象”，却可又找不到一处可去之处，也只能听别人讲述我在里面是一幅什么“模样”。

他说，我象一模特，此话不许，那天，在摄影棚，我是任人摆布，象一只牵了线的木偶那样，很不自然也不自在。

我喜欢女装而非男装，除现在之外，别无他念。

想想，有点遗憾终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昨天，一天中，没有一个电话，正午出门去买菜，发现并没有人认出我是谁，尽管我的报道一再播出，可最终反应平淡。

寂寞中，还是想到了学义，没有人比他更能了解我，虽是农村人，他又比我小，可能是现在吧，觉得离不开他，是个什么感觉呢？

西镇的那个叫“王涛”的人，说得比唱得好听，什么“会来看我呀”等等，都

是骗人的鬼话！自从在左达一晤之后，走了就再没见面！

给陈茜女士的电话这些日子，一直没有复话，不知衣服（毛衣）给找得怎么样啦，心中着急，却也没法，这事又不能问。

我不想跟赵晓春联系了，还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吧”。因为，我从各个方面看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厚道持重的人，他有些奸诈，有时还很固执的人，和他再在一起，得到的会是什么呢？

给冠华的电话，不知是因为忙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复音。这也难怪，我是太过多情了吧。

给朋友刘春的电话，因信号不好，只得挂断，但他并没有再打过来。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不愿和我有“瓜葛”，也许这并没有什么，我也没有恶意，只是想聊聊天而已！

山东电视台一直在保持沉默，我认为是这样，自被“招安”，回归原态，山东电视台一直没有消息，一直在沉默着。

2012年的电视台之行，可以说是“济南之行”吧，到今天，四年多的时间过去啦，他们却并没有反馈过来一些信息。

我想得挺简单：认为曾经在他們那里做过三次节目，应该在他們那里有记录在案的，为什么没有一点“祝贺”的消息吗？对他们来说，说声“祝贺”就那么吝啬吗？

所以，今天。做为2016的结束想起来，写下这些遗憾！

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名人”，还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有着七情六欲之人，面对这一切，我看得不是太重要！

2016年，我喜欢女装的情愫一点也没有改变！

相反，如有机会，我会第二次再“复出”。但是，这种社会，现在看来，是不会有有了。

首先，在装束上，要舍得花钱，一件好一点的女装，可能要价格不菲；好看一点的首饰，也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去拥有它，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现在，还是后悔当初，不应抛弃那些漂亮的女装和服饰，这些都是我沿途拾来的或是别人送的，在这之前，有人还鼓励我，但随着现实的逼迫，使我不得不选择退出或中止。

在我的生涯中，反串了将近二十年，有喜有忧；有褒有贬；有磨有难，受尽了各种的白眼和讥笑与怒骂，但我还是一路走了下来！

我忆起了拾荒时，我一个人过年的情景：进入腊月门，我一天也没歇，一直干到初一。

初一早上，没人来拜年，自己下了饺子，吃完饭，八点多，再拿着工具上了路，我想：这一天闲着干什么呢？就这么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节，人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想了一下，我的亲人又在哪里呢？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孩子如今沦落到了拾荒的地步吗？唉，知道了又会怎样？他能改变我的命运吗？不能，一切还得靠自己。不是吗？

2015年的春节，自己给自己化了个浓妆，打上了鲜艳的红绸子，穿上了最漂亮的衣裙，打扮停当，照着镜子，左看右看，自己十分满意。

可是，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半年多以后，我竟给自己填写了“毕业证”书，这“毕业证”是自己为了房租的事，不得已，接受了赵晓春的“招安”，使我从此在反串的生涯中划了一个不详的句号。

我这个瘪角演员终于毕了业，走上了“正途”，但心有不甘，女人的情结一直在我的心中，不能随之消退下去。

揩去了脂粉，脱掉了女装，悲从心来，但也无可奈何，当初是为了什么？现在又是为了什么？可恶的房东，把他的那问题房子，租金提到了800，一个月，我能承受得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撤退！如今，自己都不满意自己的这一身男装，但是，生活的戏，还得演下去，直到曲终人散为止。

前些日子，在电视台的主持人，自己在她们的安排下，照了一个“写真集”，尽管自己不满意自己的，所为她们认为“帅”、“像大学教授”的那一身的西装革履的男装照，但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而为违悖了自己的“初心”。在女装的安排下，也不是尽如我意，我想象的婚纱，由于太小，而放弃，只匆忙间，找了一件蓝色的连体裙给我换上，划了个淡妆，戴上了假髮——这只是暂时的，我知道，这次，我是“昙花一现”呀，不可能也不允许我象往日一样，肆无忌惮的走在市井之中！想到这里，我不禁在心里叹道：可惜呀，可惜呀！

他们在照完之后，让我卸妆，我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

在返回的途中，我偶在车里，一言不发，他们也不再谈论刚才在化妆间给我化妆的事，也没有说几句什么，我只是在听他们谈论着别的话题，使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

那天的雨，一直在“哗哗”的下着……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日

看到电视上那些漂亮的女人饰品，漂亮的女装，总是心旌拂挫，我知道，我目前还是个“男人”，不能着女装，但我还是不能释怀已安呀！

几年前，有位与我有着类似情况的小伙子，对我哀叹：“做个女人怎么这么难哪！”当时的处境，我不能去安慰他，只能对他说，你既然已经有了妻子，而且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你就不要去想三想四啦，总之，做男人要对家庭负责；对爱人负责；对孩子负责！我还说：男人就要有担当，对你的婚姻也好，对你的家人也好，要拿得起，放得下！下台来以后，他家人表示向我感谢，我没有多说什么，其实，我心里又是想得什么呢？

老天如此不公，社会上的偏见，使我们这些有异姓想法的人，难上加难呀！那年，这个小伙子刚刚三十岁，我那年才 56 周岁，我批评别人，是那样的不拘言辞，可下来后，我自己却不是那样的，下了台，依然换上女装，打扮得漂漂亮亮，走出了电视台，我当时是很自信的……

事隔十多年了，但想起此事犹在昨天。

……

往事不堪回首，真的，自己没想到在 2016 年岁末，能够接受一种使自己想不到的结果，后悔呀！

世上有句话叫：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果有，我真想买来吃下！但是人生匆匆，面对实际状况，自己也哀叹：红颜已老矣！

接受了“招安”，心想事成会有所好转，可是，又能怎样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又使我连呼“上当！”因为，对方不是真正的尊重一个人，而是处处的刁难、侮辱我，使我有苦说不出，当时的状态是：想退，无路可退！只能任其摆布！好在电视台在某个网页上知道了我的事，蜂拥而至，接连不

断的采访，又使我“叫苦不迭”，有心说出自己的心事吧，又怕被人耻笑，不说吧，心里真是憋得慌！

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想到这里，便有些坦然，也是有这个方面的经验，于是，面对那些“长枪短炮”般的询问，我是侃侃而谈，毫无惧色。可是，等到事后，等来的却是什么？

老板有老板的目的，他不能白“捞”我，总想在我身上捞点什么，我看出了他的目的，但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实以为以后会好一些，可是，面对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他给我丢那些日记和化妆品的态度，使我看清了他这个人的不靠谱，“不能把我的后半生交给他！”

于是，我千方百计地想退，正好也是借助了媒体的力量，有人愿意给予无私的帮助：把一间面积为7个平米的地下室的房间给我住，就是那位赵女士，现在，我就住在她的房子里，这里显然面积不大，但却能遮风挡雨。

有了这间房，我有了退出的理由，带着我的那些残存的书和日记，走进了这个房间。

后边的事，大家可以想象：正是由于我的固执，使老板大为光火！

二零一七年二月三日

正月初七

今天的节气是立春

今天是我的61岁生日，每年都有这一天，我有，任何人都有。都说，孩子的生日，母亲的难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作为女人，这一天，格外的重要！响起了鞭炮，我不高兴，我在压抑着我得情感，我在掩饰什么呢？

没办法。现在能够证明我曾经是女人的身份，是几件花棉袄个一条裙子，一天丝巾，夏天呢？不知道。

早上，还是扎上了小小辮，扎住了，我很兴奋，因为它长起来了，就像小苗。涂脂抹粉，一套下来，再看自己，哪像是一个六旬的老人，分明又是一个“姑娘”，显然，一切尽在不言中。

她说过，我还是穿女装好看，不限岁数还漂亮。可是现在呢，一切都在改变，它在改变着我的命运。

看着自己的一身男装，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呢，招安半年来，我在拼命的掩饰，可总也掩饰不住，总之，自己喜欢女装还是不容改变的，外在的压力，只能使我痛不欲生！

今天，是我的生日，61岁，意味着不再是年轻时代啦，和过去挥挥手，说声：拜拜！

人，只有活在现实中，才知道中心是悲苦，角色，是男人应该有担当，为社会为家庭但其已分责任和义务，幸福，不是想象的那么浪漫，爱情也一样，它充满着未知数，力量永远在前面，前面是活，而退，只有死！

命，运，在人生中是正负两极对应，想分子式！有的人好，有的人坏，这就是命！

古人讲：修炼得道。现代的人，也在“修炼”它是一种技能和智慧，有了这些，人生可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拥有美女如云；没有这些，今天可以，明天就可以跌入深谷。所谓：人生可虞之也，处而不极。

后生可畏，人皆如此。

这个春节，赵晓春没来给我拜年，是到不懂礼数，定是装疯卖傻，只有他知道。

因为我没听他的话，对外界没了他的事，这不地说是我瞎编也不是乱造，事实就是这样。

我看不见他的任何诚意，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人，尊重别人不去揭别人的伤疤和隐私，他没做到，而这事当时已救世主的面貌出现，让我去依附它（他），把它看成是我的救命菩萨。

他没想到的是，我也有思想！我不傻也比无知，别人对我怎样，我一眼便能看得出来。他给我描绘的蓝图，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他能办到吗？

事实上，他一件也没办到！

这又叫我怎么去相信他呢？

但是，我不能“过河拆桥”，总想找份机会报答他的这份情，可是，我没钱，办不到！只能是尽尽礼道而已。

可他，连这点也做不到！论年龄，他比我小，论辈分，他叫我“哥”，我听

腻啦，但还得听，但我这个“哥”在他心目中是什么呢？

电话打过去了，是在初一春节那天，可他呢，吝啬的连句暖人的话都没有。暖瓶破了，热水当然没有啦，不论是人也好，辛辣也罢，总之，没有一句让我听来够用的话，为此，我很失望，也很失落！

他没有成果，只会借钱，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拆东墙补西墙”，为了能够“带运”下去，不问外借高利贷，不指积攒的利益而获得他的“资金链永远不断”，他知道，一旦出现上述情形，他会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它总是能够超越这一切，使人刮目相看！

我认为：做人还是厚道一点为好，指导自己几斤几两，不去到处炫耀自己如何如何；尊重别人也是在尊重自己。

不给我拜年，不让我去他那边，这只是一件小事，年，在哪一眼过，我，刘培麟，不是那种不知高低的人，也不是离开谁，这个节就过不了。

好啦，不说啦，总之，我感谢他的招安，没有他，我可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后记：

选择做自己，并非了无牵挂。——从大喜哥到刘培麟
做自己——轻描淡写了一种生活态度。但对有些人而言，需要付诸毕生的精力，甚至尊严。

“我叫刘培麟，今年 63 岁，人们管我叫大喜哥。二十年来，我骑着自行车，男扮女装在街头拾荒，很多人不理解我、歧视我，但我自食其力、遵循自己真实的想法活着。”

“最困难的时候，我一无所有，睡在管道里，捡着吃，捡着穿。那些化妆品、裙子，都是我捡来的。现在，我收到很多快件，是大家寄给我的化妆品、新衣服……生活彻底变了，恍如隔世。”

刘培麟在家乡青岛生活了 63 年，经历了被迫下岗、亲人离散、卖房被骗等一系列事故波折，她开始穿起女装在街头拾荒，一晃二十年，城区的人们都多少保存了关于她形象的记忆。以“大喜哥”的身份被广泛认识，是在 2012 年，青岛一处老式居民院着火了，新闻视频里有个身披女性衣裙、留着麻花辫、裹着浓妆的“男人”，是失火现场的受害者，网友为其取名“大喜哥”。落魄的她，在被同情和被帮助之外，少不了对她形象的嘲笑和讥讽。此去经年，鄙夷从未远去，生活没什么根本的改变。直到 2019 年的春天，一次奇妙的转折。

2019 年 2 月 19 日微博网友发布关于“大喜哥”的相关信息，并附募款链接
2019 年 2 月 21 日善款数额达 352460 元，募款发起人之一唐冠华开始受到网络质疑

2019 年 2 月 22 日凌晨捐款通道关闭，唐冠华委托财务人员核算退款等事

宜

2019年3月1日 刘培麟从青岛飞抵福州，落户南部生活

2019年3月4日 完成财务公示；网募善款 305528.93 元全部交予刘培麟本人

2019年3月8日 刘培麟个人微博发布《致网友公开信》

2019年3月11日 刘培麟接受疝气手术，手术成功

2019年3月29日 刘培麟与正荣公益基金会达成共识，联合设立专项基金——“喜公益”项目成立

“喜公益”专项资金

由刘培麟在正荣公益基金会捐资发起的专项资金项目。旨在为性少数群体提升网络可见度和社会接纳度，并鼓励、扶持草根创作者实践原创价值。

选择做自己，并非了无牵挂。——从大喜哥到刘培麟

大喜哥：居无定所的拾荒者，打扮跳脱的异装人

刘培麟：一位 63 岁的跨性别人士，一位反歧视的倡导者

其实，刘培麟不喜欢大喜哥这个称呼，她更喜欢被人喊一声刘姐，被小孩子呼一句奶奶。

很多网友记得她写在破败出租屋镜子上，用来激励自己的那句话：“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这是刘培麟自己说的，是在鄙夷中挣扎的少数群体的自我取暖。

如今，落脚福州的刘培麟，仍在进行她坚持五十余年的日记写作，并协助日记的出版工作。她结交着新朋友，体验着新生活。她开始与网友通信了，在解答年轻人困惑的时候，是个幽默而坚定的“过来人”。她不建议年轻人效仿她的活法，她认为下一代人拥有更广阔的机遇、值得更美好的生活。

无论如何，今天的刘培麟，仍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告诉人们：“我们不是

疯癫，而是顽强。我们倡导平等、反对歧视，我们在坚持自己并默默创造价值……”

“我希望社会给我们这种人一定的宽容，让我们拥有合理合法的生存空间。”刘培麟说。

在信息拥挤的时代，性少数人群被隐藏在认知的边缘，对大众来说，他们陌生而疏远。但是，对性少数人群自己而言，他们的脉搏真实的跳动，承载着痛苦和欢愉。

人生不易，坚持小众的生活更难上加难；生而为人的我们，何必在别人的寒冬里雪上加霜？多一分包容，多一分尊重——你的包容，是对他们权力的尊重。

“我想说，这群人有权拥有合理合法的生存空间，你得让他们生存。只要不做违法的事，就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子——不要管我们穿什么。我们贡献过，付出过自己的努力，我们需要生存空间！我还想说，不要听别人的闲言碎语，要走好自己的路。”

——刘培麟

刘培麟，以少数的名义，为少数发声。“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

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姜姗说：“我们支持公益创新和多元化。基于对平等和尊重的美好向往，帮助更多元的群体发声，是公益组织的功能之一。我们尊重性别多元，也认同刘培麟捐出款项支持性少数群体和草根创作者的做法。我们会尽全力去做好每一个公益项目，也希望有共识的人可以一起行动起来。”

项目将通过宣传片、影视作品、摄影、出版书籍等方式，改变和重塑以往在媒体上的刻板印象，为弱势群体发声，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改善生活，为弱势群体发声。

基金会提供战略支持并聘用专人负责项目执行。

打破偏见看见更多

喜公益期待更多合作的可能，欢迎伙伴联系我们

项目负责：Sisu

联系方式：13573202083/sisus@foxmail.com

公众号：

家园计划 / 公益大爆炸



书名：我的一生
又名：刘培麟日记
作者：刘培麟
监制：国家精神需求管理委员会
校对：王俊
支持：正荣公益基金会
合作：荒唐制造
编辑：唐冠华、黄金、钱荣荣
出品：家园计划（AnotherLand）、喜公益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关中村故乡农园
邮政编码：350101
电话：+8613573202083
微信：sisu--
微博：@刘培麟与大喜
邮箱：guanhua75@163.com

开本：160x236mm

版次：2020年1月第1版

家园计划 (AnotherLand) :

“家园”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省，是对如何延续人类文明的探讨。“家园”不是苦行僧对人类自身极限的试炼，而是研究如何让人类生活的更加舒适健康。“家园”不是反城市化，而是让人可以在城市与“家园”之间自由选择。“家园”不反对科技，而是探讨科技与自然融合。

www.AnotherLand.org



联合出品

喜公益
正荣公益基金会

家园计划 (AnotherLand)

